居來先生集六十五卷

〔明〕張佳胤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居來山房集六十五卷》提要

張居來先生集序

夫物無盈器器無兼量必兼而盈焉千百世偶有之玄造不縱物以防汰不私物以滅公余讀居來先生集竊擬于天道夫陽燧靺鞨之寶赤堇延津之靈寧與凡物同貫哉縱而若私必有以也先生西蜀異人起家滑令以神明聞入佐秩宗洊登大僚敭歷中外餘三十年大都廟堂開雲臺建鴻禮則置先生

交戟下而朝夕沓其大猷疆
圉有非常緩急則出先生風
煙馬箠間而倉卒倚其石畫
頃海上脫巾之徒譟於轅門
至辱及大吏姦氓乘之横掠
都市莫敢誰何業煩
朝廷東顧之憂乃出先生以少
司馬杖鉞開府至則用奇計
禽馘渠魁散其黨從談笑指
顧而東南帖然方内召先生
無何而西北有事則又道從
先生薊門提劒西嘯甫及解

裝而漁陽大捷至矣獻俘告
廟書勛所常郁烈休哉
朝廷盖倚先生若左右臂載馳
載驅殆罷于奔命而先生所
至則又主持風雅弘奬人倫
推轂名士暇日或引元戎小
隊觴咏山閒水涯流連日夕
惓矣忘歸盖結交盡天下之
賢豪而登覽盡天下之靈壤
即簿牘塡委高韵蕭然羽書
交馳意氣整暇門列戎士座
盈詞人出按營壘入譚羽衲

口不絶于軍政而手不輟乎篇翰雖孟德鄴都之風庚公武昌之雅方斯蔑如以故發爲詩文往往天藻飈激玄思神來氣必摧堅才必破的束髮與瑯琊歷下諸君子對壘

若晉楚治兵中原卒難主客馮軾而觀者多走下風所題咏方輿佳山川時踐九州時摽五岳山壑海若爭寶焉至吐名理散朗神澄能使深源掩口支公郤步見于岳麓道

院雪菴禪師諸文何其超超玄著也古英榷提劔而起仰抉浮雲俯斫海水功畧茂矣而或乏挾天之辭風雅韻士篇抒鳳藻語苑虹梁文心麗矣而或缺經世之具廊廟之

畯修其三事鄂不韡韡乎置之丘壑則枯山澤之臞驂麐麖而擘雲霧標夾泠然矣投之大亭或窘先生獨得其盈身兼數器峨眉劔閣之秀益部參井之祥其書彙于先生

一人邪不佞隆以雕蟲竊東
海虛聲其中故枵然無有也
而先生誤以為竹箭也者而
收之不佞銜國士之遇誠莫
知所以為報而先生乃以集
序見屬且曰余文媿左太冲

待玄晏之文而不朽嗟嗟先
生之為太冲不啻過之矣不
佞玄晏也乎哉然而不佞頗
自許知先生深夫靈明一竅
窅窱而出之何所不辨先生
心握上玄德超純白觸之機

駴推之波流守于規中而動
于吹萬宜其道學勛業辭賦
文章收前喆之難兼而成一
人之獨詣含光若翳流照若
爍道固然耳夫瀛海之波浸
絕大地陂塘之潦涸不崇朝

量烏可同日語哉耽圖史稱
詩賦而不聞大道雖甚汪洋
則陂塘之潦也

旹

萬曆十二年嘉平月

東海屠隆長卿甫撰

門人新安詹濂書

張居來先生集敘

居來先生吾楚人也舊從居蜀州有積德感異夢而得先生先生幼負大志慨然慕趙武周亞夫之爲人識唐占昇社稷器云自釋褐迄歸田所著詩文亦十餘卷一梓于蜀傳弗廣今年嗇厥嗣墀信參軍晋都再梓以傳謬屬余敘余始而辭既而思余生也晚不及從先生游今獲以是沒挂姓名文字中幸也則爲之

敘敘吕明堂之棟必需杞梓千里之驥必就銜轡自古名世大臣才稟諸天學克于人是以勳著華夷嚴施永世詎顧特文藝焉哉且儒者伏習受書所貴濟縣官緩急且藉令施用靡效譬之鞶華不實世奚賴焉先生不然令滑賊逾弱冠而計擒巨盜膽畧機警有老吏所難能者生平勳業歷胎此矣繼而靖皖軍之亂體統肅然士論稱快繼而

開府上谷雲晉擁鐵騎入先生旋縛而旋赦之所省緡錢以萬計繼而浙變兩作岌岌殆哉先生用　廷推往奮不顧身誅亂民利用速誅亂卒利用緩沉毅勝算人罕測焉繼又去浙還　朝而檀州制府之　命下矣先生素善籌邊曰吾在薊主撫在遼主勦毋遷制毋倖功果三載而三捷三告

郊廟

原缺第五葉

天子深用嘉美錫幣恩膺錫寵
駢蕃其建豎類如此世謂文
武兼用于天下吾不信矣計
先生戡禍定亂要皆社稷之
功時人擬之裴晉公韓魏公
知言哉蓋天厚先生以文武

才復克之涵養學問故譬諸
干將出匣輙用輙效非偶然
者夫文武建立大功未免高
睨濶步先生威望服人在
朝諸大臣胥以其進退爲輕
重先生忽念吾家子房辟穀

朽具矣　朝廷尚有易名之
典俾與古昔名臣相等埒其
斯爲厚報先生哉抑又聞之
甫田沃壤嘉穀迺蕃大澤深
淵龍魚斯孳物固有繇盛也
矧世德之族乎先生有五丈

夫子及諸孫皆彬學纘行纘
纘國器光日夕需其先太保
之遺業不傳傳或不廣是之
謂孝不忘親忠不負　國余
故得並著于篇詩不云乎文
武吉甫萬邦爲憲先生有焉

又曰永言孝思昭哉嗣服則
先生後人之謂也
萬曆甲午冬月
賜進士出身奉政大夫南京禮
部精膳清吏司郎中楚邵陵
後學車大任子仁父撰

門人新安詹濂書

張居來先生集叙

南新市人年家子李維楨譔

嘉靖間郎署五子以文命代而
三甫者羽翼之其一為肖甫即
蜀張公也諸君子名相次起而
新安婁江晚並建旗鼓江左總
之得九人九人稍有先後而獨
公識歷下婁江于為令時餘子
自新蔡新安外皆同舉庚戌進
士無所不遇合弇州新安新蔡
為部院貴臣他皆不甚達或蚤
夭而獨公為大司馬横玉而服

象龍之服最貴倨諸貴者亦或
領疆埸之事然渺戰功而獨公
少年為令誅劫賊為中丞誅叛
卒禽黠虜八賴為少司馬定越
叛民叛卒為大司馬誅土蠻仰
逞二家奴首功累千

天子所以褒美甚至官其子世執
金吾已用予告歸〻二年卒〻
年六十有二子孫十許人翩〻鈴
詩禮禪其家聲為蜀冠族流俗
言文士無用仕進故多不顯公
位躋于師保望隆于朝野威震

于華夷名懸于金石勳勒于盟
府慶流于後昆文士咸藉為重
公童子時以留侯自期許其次
則趙文子周條侯弇州稱
明興文武才公鴈行王文成而出
楊文襄王肅敏若猗歟備矣公

詩文六十有四卷季子壐以授
楨使序之先大夫同公成進士
楨以通家子事公甚密公亦謂
楨可與論文數推轂公卿間即
無能識公大者何敢辭為集敘
序曰按謚法古之所謂文者大

則經緯天地道德愽聞勤學好問次則剛柔相濟慈惠安民修治班制炳季以來擧而歸之詞章而復以韻耦故離詩与文而二之抑末矣枚數其人而讀其遺言工于詩不必工于文工于

文不必工于詩即工于詩文而或以理勝或以詞勝或以氣勝或以格勝不必兼也夫詩文雖小道其才必豐于天其學必極于人就其才之所近而輔之以學師匠高而取精多專習凝領

之久神与境會手与心謀非可襲而致也公有異資日記誦數千言知深而勇沈外闊達大度而中實理緻太公故善詞賦未就外傅業已授經史甫弱冠及諸君子講業燕中文法先秦兩

漢詩法漢魏六朝初盛唐用志不分而假道甚捷師友漸摩日引月長才与學兩得之故其詩文詞不奪理而理不掩詞氣不傷格而格不靡氣就蜀山川而論之雄拔孤絶若銅梁玉壘摩

峭摩空峨嵋積雪吟然幽勝也富瞻蔭麗若沃野千里賄貨山積濯錦浣花卷舒絢爛也綽約雅靚若巫峰十二膏雨初沐雲鬟婀娜秀色可餐也凌厲沛艾若瞿塘三峽汨潏漂疾自天而

下也兹公將略而論之體製莊嚴若明斥候擊刁斗甲仗華整部曲行伍營陣步伐不愆也奇矯遒迅若銳卒鐵騎果勁壯往以一當百也温雅閒適若輕裘緩帶白羽綸巾雖在劻勷談嘯

自若也天授公全才而學以究之其大者發揮事業既已見于天下矣其緒餘乃為詩与文而試之若是諸君子所不得兼有於公兼之豈偶也哉善乎司馬長卿之論賦与左太沖之賦蜀

都也包括宇宙總覽人物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為質卓犖奇詭倜儻罔已考四海而為雋當中葉而擅名游談者以為美造作者以為程舉此兩端評先生文可也即其文之大者亦足

相辟矣

萬曆丁酉仲夏吉旦

居來先生集目錄卷之一

卷之一

賦

卷之二

詩

卷之三

詩

卷之四

詩

卷之六
詩

飲王孫莊上得河字時蹇子修欲東
行矣
秋夜泛舟東溪六首
放鸂鶒二首
久客雁上辱兩王遠餉偶賦二章呈
謝
晚上峨嵋原寓目
姚渠氷合久廢遊眺見方舟瀟索感
賦二首兼東地主孫侍御

甲子元夕二首　王孫別館題壁
萬泉　遊張園
上䃜王子聚萬石為山又結木橋大
似棧道索余賦詩二首

卷之七

詩

五言律一百二首
風伯雨師祠
贈平川王孫　生孫

行從芮城東餞明府
贈餞芮城明府
送王廣文擢任京學
宿永樂宮四首　山行
馮徵君築室索賦
劉戸曹分署宴集二首
原平感懷
湖北寺訪林臯王孫
湖北寺夜話再別吳汝觀

陜州別謝生盤谷
恭謁祖陵一首
正陽舟中
春日孫環山郡守王成山少叅石皆
春少府邵樻椒大理召飲醉翁亭
二首
桃源舟行追余章南憲副不及
中都雨行追劉博士不及因走筆約
會濠上

伯兄為園成走書報余寄詩四首
清江浦送王南岷少司徒因納凉道
院偶成
宿州晚行　浮淮
舟蛩吟
同文子進昆玉遊興福寺二首
即事四首
與子進宿山房却贈
壽郭老　宿阿永驛

同陳雨泉先生朱海峯臺長遊園通
寺四首
天井鋪有作　大理得家書
送曾心泉餉武定軍
吳憲副園亭四首
文給事子進棄官二十載今年詔
起不赴旋亦病卒張子客滇聞而
傷焉遂賦四詩
送沈生遊蜀中

聞報十首呈呂沃州大司馬
問何振卿病二首
楊林道中　望中和山
再訊振卿
走筆答朱僉憲次韻
書葉大夫挽冊代作四首
春日閒步小亭花木明媚瀟然寡營
賦詩四首
席上聽何振卿談大理山水

行部通海觀玄窽作
畢節道中喜晴
途中寄盧憲長二首
燕谷八景詩八首
寧鄉道中　祁陽道中
府江舟中二首　廣運驛
春日過馬氏園二首
寄題倚劍亭

卷之八

詩

五言律一百七首

卷之九

詩

卷之十

詩

五言律四十九首

居來先生集目錄卷之一

居來先生集目錄卷之二

卷之十一

詩

矣每念先大夫南溪府君平生所
誦說張先生恩義者乃不知即若
翁太公也前歲蓋始得聞里中長
老胡石屏中丞云時公起撫中山
不佞某起撫上谷遂走筆寫三百
二十字抒情道故感舊懷新工拙
曷計哉

卷之十二

詩

七言律八十一首

陳郎中告病歸閩

平遠臺晚眺同吉侍御李戶曹

同陳雙山憲使偕其弟季山水部登
烏石山四首

同敖子學夜集邢良登得聲字

春日同敖子學敏上人遊西泉山得
登字

奉和諸公遊舒將軍石壁

春日遊南城山竝謁先壠

升菴載酒訪予紫房洞中叢訂峨嵋
之約得橋字

大觀臺晚眺同曹少岷太守楊升菴
太史朱嶌山少恭熊南墩董豸屏
二進士

九日

治平寺張子畏僉憲携酒見訪得煙
字

宿養道窩和眞人張三丰韻二首

中秋夜集飛鳳山待月不至

再遊大伾山同盧仲木孟得之

別王大伾

秋夜飲高伯宗懷其弟叔宗得傳字

送何原學僉事赴貴州

送丁廣文赴萬安

寄陳于韶　寄題汪氏園

齋居偶成柬省中諸友

送余舜畊曹長歸嘉興

春日同黎惟敬諸公泛舟鄭園分賦
三首　與吳明卿夜坐

高伯宗席上詠櫻桃得寒字

送温侍御屯田晉中

送別吳明卿之宋中二首

送陳獅崗太守之夔府二首

送敏公還西泉山兼寄山中社友

送時睿夫太守之北地

別余德甫憲使還閩中

寄金中夫學憲　別田廷翰
黎惟敬病戲東之
同伯宗出洪法寺餞德甫得長字
秋夜過惟敬宅得秋字
代人送客
送楊祠部擢兵憲之閩中二首
甘比部宅餞維南得青字
九日同曾三甫過彙甫登樓得虛字
十日客至

秋夜餞別甄子一侍御使江北得君
字
寄陳仲文太守
送趙子唈文學之閩鄉
別譚朝憲之南都
送戴叅軍之南都
陳于韶至夜坐得峯字
送蘇光祿之南都便道還蜀
除夜

同甘征甫過曾三甫水部有感時事
得何字
雪夜同陳于韶張助甫過高伯宗時
陳高將行矣得槎字
人日柬高伯宗陳于韶
人日登樓
夜過伯宗右史席間賦別得舟字
雪夜高伯宗右史陸道函大理黎惟
敬掌故陳于韶憲使吳化卿舍人

洪從周山人見過席間分賦餞別
伯宗得寒字　送許舍人
于韶彙甫見過時于韶有越命矣賦
別得雲字　登蔵經閣
戴錦衣招飲園亭同錢庫部下舍人
姜客部得開字
沈園水亭偶成
送郭少叅之關南

卷之十二

卷之十五

詩

卷之十六

詩

七言律七十四首

卷之十七

詩

李侍御行部潤州書來與董中丞為
　甘露之飲因有此寄
　董中丞校士京口回建業
雲間謁徐存齋相公以軸索詩因賦
　二首
松江諸大夫招飲朱謙林園亭
贈荅傅少巖御史大夫

居來先生集目錄卷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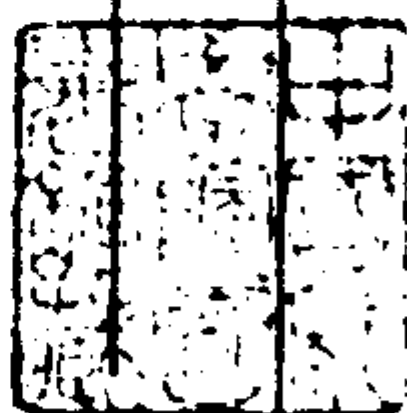
居來先生集目錄卷之三

卷之十八

詩

七言律八十首

送向侍御告病還四明
題潘中丞留餘堂
立秋日送王子仁右史之鄭府
范宮允主試南畿
宮允何啓圖主試南畿因便歸申陽

　省覲
冬夜黃首卿昌廷佐二同年招飲萬
　竹園次首卿韻
除日和周通政用來韻
人日病中柬周與叔
寄武昌譚博士
燈夕病中董中丞周通政謝饒二道
　長見過酌次周韻
送汪奉常轉北光祿卿

陳學憲約遊釣魚城余以他事未赴
承枉篇什賦此謝荅
同高太史諸公赴紫雲菴之招中遊
阻雨留飲山莊泛舟一首
劉生訪余山房談藝贈別一首
月夜同諸公泛舟瀛洲池醉後限剛
堂霜梁荒五韻即席成
宿赤松菴　宿九龍山房
登香爐峯宿玄天宮
自玄天宮入巴嶽寺

送熊醫
壽涪陽陳憲卿憲副七十
乙亥生日
送曾中丞三甬拜少司馬還朝二首
秋日同高太史諸君遊羅睺寺
秋日閒步郭外諸山夜歸
寄劉維南中丞　維南喪子慰之
八日約諸友登高聞有招遊者

再遊羅睺寺
有報余之官者元美中丞遂除館賦
詩待余梁州而余方上書堅臥作
此謝之
乞休不允漫賦　壽吳太母
起家南行張司戶同諸文學餞于釣
魚城山
再遊六嬴寺見先中丞題壁有作因
示照月和尚

山中喜聞董子才由晉藩晉陝西巡
撫
飛練亭
蟠龍洞偶成
朱太守餞別澄清樓
朱太守賦二詩為別次韻荅之二首
王元美昆玉招飲小祇園二首
壽胡石屏中丞七十
雲陽奠桓侯廟

卷之十九

詩

七言律七十九首

卷之二十

詩

七言律七十六首

沙苑得潼關朱使君秉器書賦荅

關中寄李本寧提學

鄭制府舊按吾蜀有聲顧未嘗面也

近始謁於陽和

都督余公乞休燕邸然頗躭仙學詩

以寄之

元夜鄭制府讌集有作

王敬美憲副入計以病乞歸吳中兼

呈元美

送王中丞雲衢晉少司馬而余代王

上谷也二首

鄭制府餞余陽和城南賦別

得王明輔書却寄

歐楨伯以詩問余山中久未報荅且

聞楨伯有南歸之興

贈王明輔方伯且期後會

壽晉撫高公

荅余君房孝廉見寄

姚嘉州性初久不調今入計南歸

南充陳相公七十其子太史君請歸

上壽敬賦四詩為祝

寄京城劉仲脩同年

擬過蒲州不果荅惟襄宗公

梁公智以詩問予上谷用韻荅之

送鄒道甫下第還臨川

卷之二十一

詩

七言律八十五首

喜魏懋權高第寄之

春日奉陪鄭制府登張家口市場同

馬都督呂戶部王憲副劉僉憲諸

君子次鄭公韻二首

春日邀鄭制府登北山用來韻二首

諸城丘懋實太常遣榮海上躭情著

述然頗以用直忤時一日寓詩上

谷因次來韻賦荅

寄壽周公瑕七十
郭劍泉自吳遊越且談山居梅花之
勝於其歸也贈之
初晴與孫侍御泛舟西湖
西湖送張幼于遊剡中
張侍御東巡還省讌集湖中有贈
同年徐廓源高望梅許少岩錢熏山
招飲湖上作
題桂林張母壽册

山陰訪趙太宰　登招寶山望海
海上觀夜操　沈純甫自嶺表
召還會於武林邸贈

卷之二十二

詩

七言律九十三首
閱海操作
同金中丞侍郎巾子山讌集
閱溫州城　江心寺

余與王百穀神交逾十載矣而始會
於武林且期秋中為虎丘之遊
蕭中丞以秦撫轉浙與余代於吳興
留別二首次來韻
登岱岳四首
余解越節　召還樞筦矣即被薊門
之　命大司馬鄭公總師西鎮凡
五易寒暑廷議代余樞筦乃竟不
果莫非王事余與公勉之余甫抵

檀州公介使緘書勞苦良篤作詩
寄之
大宗伯徐叔明　予告給驛還吳
張虞韶出使楚中便道壽母椷軸索
詩
鄭大司馬以款貢功　賜蟒衣一襲
賦二詩為賀用來韻
送趙汝師宮贊　册封鄭府
檀州過訪劉仲修同年

寄邊撫顧中丞
人日余君房膳部屠田叔太常移觴
為別
董行人使蜀便道烏程省親
余候　陛辭間過廣濟寺與蠲公論
禪並示靜修和尚
王司馬自蒲趨永樂宮期余為別賦
贈
途中謝穆憲副送酒

林阜宗公候我於靈寶相贈以詩次
韻答之
謝魯州守送山藥
卷之二十三
詩
七言律二十七首
謁西嶽祠
永樂宮答襄府長公
寄耿大參

湯陰留別耿中丞
山中答趙僉憲用來韻
山中寄答劉子玄用來韻
將抵閬中陳于韶遺詩來迎和答二
首
陳于韶餞余錦屏山得分字
東河　鳳嶺
謁武侯墓
七夕與客泛舟園池

園池舟中　芙蓉池
芙蓉池小集
江倅傅雅有文署崇邑五月有治行
一日過字川草堂執幣稱弟子辭
謝以詩
將營眞宅漫賦
詩
謝秦王送牡丹
盼素雨阻嶽遊得詩四首依韻答之
立春前一日山庄觀漁
丁亥除夕　除夕

送蘇阜山應貢赴　廷試

卷之二十四

詩

七言排律九首

寄壽楊虞坡少保一百句

送少傅陳松谷相公請告還果州近

體六十句

題張司空兩祖並封冊

寄壽申陽何封君

檀州夏日過仲修小亭亭前一槐如

蓋愛而賦之

寄壽高平劉少參六十四歲

寄壽陳四松父母七十

壽海寧陳母七十七歲

壽洛陽董太淑人八十一歲

卷之二十五

詩

五言絶句四十八首

詠扇　詠硯

詠杖　三物張真人所遺

赤佛鋪聽流泉四首

溪居偶成二首

題鄭公小冊八景八首

最景園　團雲徑

蒼雪塢　叢蘭館

挹華軒　爽然臺

春旭樓　餐英館

右軍池　通華徑

題畫冊二十一首

卷之二十六

詩

六言絶句二首

題畫二首

卷之二十七

詩

七言絶句一百八首

卷之二十八

詩

寄荅張助父中丞十二首

題畫　又題畫

初夏過劉仲修小園看牡丹四首

又題牡丹　山居日暮送客

題畫二首　又二首

新開嶺陡嶺有作

署中對霧靈山雲物可愛遂訂明日之遊

閱邊古北首婦率部族扣關行酒四首　神宣驛作

足病愈贈熊醫

與熊諫先乞竹二首

昭素遊山歸出斗酒勞苦二首

居來先生集目錄卷之三

居來先生集目錄卷之四

卷之三十

文

序十首

送大中丞朱東原擢撫應天序

封奉直大夫蓮庄唐翁壽序

賀合州貳守熙吾王公膺薦舉序

送任樂山僉憲考績序

贈豐都令文郊左公考績序

賀朱秉器郡伯擢河南憲副序

蜀撫臺雲澤王公壽序

張侯嘉禾瑞應册序

賀張芝陽明府奬勵序

送侍御義烏虞公奏績還朝序代作

卷之三十一

文

序十首

刻華陽國志序

文

卷之三十五

文

卷之三十六

文

居來先生集目錄卷之四

居來先生集目錄卷之五

卷之四十一

文

墓誌銘六首

亡友邢良登先生墓誌銘

廸功郎直隸南樂縣縣丞鶴池李公
暨配張氏合塟墓誌銘

舒配李氏墓誌銘

處士全前溪墓誌銘

周鎮平府奉國將軍崑崙公墓誌銘
代作

中憲大夫陝西鳳翔府知府南泉孟
公合塟墓誌銘

卷之四十二

文

墓誌銘五首

承德郎禮部精膳清吏司主事掌中
書科事雙塘許公墓誌銘

累封太淑人高母王氏墓誌銘

文林郎湖廣衡州府酃縣知縣涪川
趙公墓誌銘

齊庶人乾塢先生墓誌銘

脩職郎奉新縣縣丞柏山李先生繼
室王氏墓誌銘

卷之四十三

文

墓誌銘四首

加贈奉政大夫大名府同知崔公配
穆太宜人合塟墓誌銘

冷太母朱氏墓誌銘

中順大夫雲南廣西府知府虢田許
公墓誌銘

鍾母張孺人墓誌銘

卷之四十四

文

墓誌銘六首

卷之四十五

文

卷之四十六

文

卷之四十七

文

卷之四十八

文

卷之四十九

文

先考都憲南濠公先妣太恭人沈氏
加贈請　誥命行畧

居來先生集目錄卷之五

居來先生集目錄卷之六

卷之五十

文

雜著三十三首

頌

讚

卷之五十二

文

卷之五十三

文

卷之五十四

文

書牘二十五首

卷之五十五

文

書牘二十六首

卷之五十六

文

書牘二十八首

與朱明紅太守
與陸叔平山人
與陸平泉宗伯
與陸與繩廷尉
與武昌李太守
與姜守冲大尹
與董李村中丞
與蹇文塘僉憲
與趙良弼中丞　與熊郡丞

與莫中江方伯
與錢兼山郎中
與黃總兵應甲
與王伯同秀才
與孫太守同年
與雪菴和尚
與陳我渡廷尉
與李本寧提學

卷之五十七

文

書牘二十三首

東屠長卿　復王敬美督學
與南太宰丘懋實
與南參贊潘時良
上蒲州張相公
與唐府孔炎宗公
與子厚宗公
與郭君賓中丞

與楊伯謙南戶書
與潘時良大司寇
與周公瑕山人　寄吳明卿
與王元美　與王元美
與王敬美
與蕭可發中丞
謝劉直卿翰讀
與沈箕仲比部
與汪伯玉

卷之五十八

文

書牘二十二首

卷之五十九

文

書牘十四首

卷之六十

文

啓書三十一首

餞蔡中丞 代守巡作

餞王方伯學甫赴中州

三司請劉紫山侍御赴太平宴

賀少保冢宰楊公

三司請總鎮赴太平讌

大名兵備到任謝少傅冢宰楊公

賀趙大洲入相

賀撫院朱東原生日

邯鄲送楊虞坡太宰致仕

河西五道公宴撫院

張掖到任請楊中丞

賀王鑑川總督

代諸生讌邑侯張公 公沅陵人

送鄭範溪制府年禮

回高鳳渚送年

請鄭制府公讌 請蔡兵憲

賀曲周王封君楊坡壽

賀張太夫人壽

賀申相公生日

賀制府鄭範溪生日并冬節

回董潯陽大宗伯來賀生日

賀潘水簾拜相 請潘水簾

回應天按院蔡梅岩

啓應天按院蔡梅岩

回董宗伯

謝董宗伯賀平亂

回董宗伯賀生日

賀申相公壽

回高少宗伯報親迎

卷之六十一

文

啓書十六首

賀徐相公八十一歲

卷之六十二

文

卷之六十三

文

卷之六十四

文

卷之六十五

附錄

明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贈
少保居來張公墓誌銘

居來先生集卷之一

銅梁張佳胤肖甫著

賦

崑崙洞賦

噫吁嚱厥洞峻突鴍兮肇鴻濛而倚岭嶠爾其幽澒隱穆崆峣殷殷層崟壘窗寶窈蒸雲晨光斆霽爾兮艴紅辟靂對沉寀兮數千尺硉礧杈枒兮石乳涓涓而珠泎迺有閟爐萬丈業截矗崿崧栢倚焉實流淵約丹蕪紫莖耀錦俩艭遠而望之杳杳邃閟兮若帝閽之啓扃近而察之石室閴寂兮若虬龍潛淪而泠泠下則有無底之谷披坤軸而劃艮脈伊盤古氏之朕靈巳揚神而奠宅是以二儀判玄黃剖陽烏飛陰兎走厥嶽攸擘洞乃呈泐爾其井絡上應峨峨下首挂巇崑之畔極寮渺之阜盤礴以為辟截嶨以為梁枝礎以為欘裂礙以為堂奚掄幹於太古之崗奚礱硌於玄圃之崝不鏤琢而製奇不陶鍛而規京乃有班輸束手離朱喪睛匠石斷斲揹

巘失精若其勢磅礴逆折峻若[illegible][illegible]羅計排其
前黎山殿其背左包巴字之水右搣宕渠之瀸
蘅蘺蘼蔓靡𨻶磈磊近而復遠紆廻霪霽其陰
則積氷凝雪儵晦焱明交讓黝靄金碧呈英其
陽遊飈走霧若斷若續東有蔽日之林蒸雲之
谷西則楮龕龍縟霞層層曲曲若爾椒櫻桂檜杞
榆桐櫻沙棠文杏紫楸丹楓梗楠巍藹於峻石
松栢蓊菁於崇峒爍珠榦紛琪枝揚葩簸氣寶
藏蕃滋至其俄頃而變觸膚而起也薆薆乎鼓

霆與雷波駭山靡不崇朝而雱霈沛一瞬於千
里其上則鵁鶄鸛鴿布穀黃鸝白鷺玄鶴鳺鸛
鶴鵰鷦鷯鸐鶬鴻鵠鳧鷖鶺鴒鴈隼百勞子規
鳶烏雉鵠斥鷃鸕鷥或巢林木或宿江涯浮沉
上下雲集風披其下則虎豹蹲踞犹玃捷呼豪
豬麕麏狼兎麢狐麝香玄麞文狸野駒乃有牧
子樵夫唱和雲林蹀躞嵓峽振響麓陰於是乎
發巨靈煥精玄降崧嶽應配天篤鴻儒佩龍泉
峩冠冕呌帝閽脩禮樂登金門揖讓公卿之右

兮匹夔禼而揚華眷山水之靈睨兮奮智略於
皇圖爾其著雍當歲脩病權主句芒司馭羲和
停午考躍於降婁唫夢於天姥乃探奥獵秘振
策而來茹芝之拊松肩盧洞開爰使莊生子牟之
徒蜎蠉聃翟之倫齒次歴屋輪坐苔菌扣杖抵
掌劇談騁論窮巨極細鉤賾探神上析剛柔下
陳憲章出入邃初抑揚虞唐使軫儀箝口髠奏
括囊若爾幽窟之棲真兮三三兩兩曳雲霓其
旖旎兮控白鹿於霄壤於是僧擊鉢歌曰春艸

兮萋萋思君子兮傷悲採蕨薇兮山澗幽望天
路兮雲悠悠二童子歌曰玉芝之茁茁兮白雲長
折贈君子兮壽無疆余乃報歌曰山洞崛岉兮
春景鮮雲冥宵兮泉水淺淺懷幽人兮長夜半
望爐嶽兮心歴亂明河耿耿兮何時旦

居來先生集卷之二

銅梁張佳胤肖甫著

五言古風六十七首

驅車上東門

駈車上東門艸色光陸離徘徊睋中野春澤何瀰瀰垂柳照金勒廣路交追馳上有九原臺下有白楊枝哀音振林末惆悵清明期命駕遵崇岡山水分逶迤流鶯向我啼谷風向我吹河清苦難俟行樂須及時營營者誰子試聽雍門辭

遊巴嶽山

冒險逾層辟眷言姤塵想野橋瀉脩湍長松落餘響枕石碧蘿寒流雲塞天壤萋萋杜若芳律律崟嵒廣躭游隅下寰忘歸藉蘭蔣嘯口輕蘇門縱屐東山上高懷渺以綿悠哉任偃仰

贈別林邦陽四章

屢會不覺喜臨別多屏營念子平生友濡跡三湘行晨風飛尊俎徂兩遵城闉河津浩無際雙鳧寒沙鳴攜手從此逝惻然傷中情

中情一何深情深難具陳子本沉冥者余亦淡蕩人閉戶發皇覽廣陌紛朱輪取舍從所好動靜各有因去去振風雅庶以結同心

風雅匪淪沒相期楚水長鸑鷟不棲棘鴟鴞空翺翔物類儻如此非君誰可望形影日以乖江漢廣無梁斯須豈再得立馬殊徬徨

徬徨發孤䏶易水東南流燕歌激清徵鬱鬱增煩憂睇彼洞庭埜悠悠黃鶴樓秉憲不為薄良時樹嘉猷慷慨欲有贈頫視雙吳鈞

贈李于翔太僕三首

首冬發皇邑嚴風吹路衢黃雲塞燕嶠廣陌耀車徒握手不能語相顧鳶與鳧鳧會有期遊子歸何時玄陰重霜霰去去厚征衣昔作同袍士胡為渺天涯日月倘不易庶以托吾私

結髮事鉛槧與爾排天闇相將共翱翔雲泥悵中分爾今曳朱紫余饑銅馬門浮沉不足惜所傷陌上塵行者日以遠茷茷旌旄翻石柱障錦川駟馬何駪駪寧親既有志負弩安可論

人生重結交結交亦何為北鴈竟南下東旭恒西馳形骸匪膠漆安得長相隨流景不可攀木難贈將誰大江杳予望立馬搴裳衣顧戀豈在影懷哉令德期垂盟指碣石揮手從此辭

洪慈寺規公山房讀楞嚴經

夙因素所累初地偶相尋葱氛既已遠悠然芳艸深慈雲冒雙樹春旭涵空林四大我何有色妄紛五陰磐落翻經館一一迦陵音彎綫儻可脫長清無漏心

大梁二首

策馬大梁城空臺擢平陸荊榛蔽層梯秋風颯高竹徙倚深踟躕浮雲下寒木憶昔全盛時蛾眉映羅穀軍容壯九野賦客紛華屋人事忽古今轉移若輪軸豪貴倘可常亭榭無樵牧

我本倦游者飄泊來梁園遠峯見芒碭洪流迴崑崙遐睇不滿意悠哉傷心魂蹇予秉微尚中路轉荒榛曾聞老監者意氣薄秋旻殞首報知己死生何足論此道久淪喪雙淚揮夷門

甘泉瑞柳詩二首

曩余守白馬總轡遊魏城瀉鹵盡原隰俯仰思金莖邈有陳拾遺謁 帝依承明遠游忽成賦行唫洹水津空齋偶踈鑿靈湫欻泯泯醍醐出瑩竇琉璃澄琤淙九野被餘潤家給一何仁精氣應東井醴泉兆西京神閟藐千祀希瑞方及辰詎苦長沙濕聊抱漢陰心愿言澤寰寓神哉沛甘霖

伊彼柄元化栽培迺華滋物性有常經疇能洞

淵微茲惟魏臺野東第及傾頹中有謫仙子含笑聊畀棲河裡截梁木人代焉可知枯榦漸淪蠹誰謂紛華莫玄理杳難測青葱暢其枝柔條既婀娜密葉亦葳蕤綠陰滿四壁景風吹高榻休奇駭耳目瑞掩黃金芝榮枯諒無定天柱豈嘉倪甘棠蔽北館交讓臨清池豈比翳形者千秋良可唉

立秋二首柬徐子與

涼風厲商氣颼然驚蚤秋白日下園景大火西

南流年序忽不處陳蔡難久留蓬室抱形影寂
寂寡營僝案牘繁以迫胡為相綢繆洪河逝如
斯艸蟲夜啾啾凌厲偶千古遺則固前脩女蘿
挂喬幹玄蚓吸深湫托勢有崇畀適志其良謀

又

相如本蜀客旅食倦游梁婆娑賦宛丘飄泊盼
江鄉高旻澄秋色蒹葭被微霜安仁忽成詠宋
玉悲以長眷言遵北渚湖氣天茫茫丹翠爛如
綺芙蓉鬱相望金房結心曲紫蓋裁衣裳願與

同袍士携手步方塘不惜折贈難恐散雙鴛鴦

自平陽趨蒙城

首冬邁川塗跋茲平水路霾雲遙迴盤汾流莽
奔注滃汜沉曦陽僕夫阻昏暮馱轍遵蒙城攬
衣浸霜露碪杵環郵軒解裘貰村酤四壁依蘭
缸孤唫托情懐嗷嗷西來音無匹冥鴻度歷亂
江上懐北風吹庭樹

從軍行二首

徙兒渡涑水刀槊紛相牽問之何方來云自鴈
門關關候氷雪盈家窘征衣單悲風裂沙磧毒
霧吞狼山羽書日夜至龍荒慘烽烟甲冑滿饑
蝨昏旦不及飡一從占募後親戚忍相捐目送
南飛鴻淚下如流泉邊事難具陳今歲偶生還

又

少年不曉事服習陋章句運掌矜封侯曳襦笑
闒吏募牒昨夜下睥睨無當岳父母泣難留況
匹子與妻抽身鳴寶刀持纓邁關路厲志取右
賢定策輕五餌事業徒苦心時運遞乖阻空名

壯士籍青幕竟誰顧龍豹塡孤衷落脫窘天步
殺氣連九邊白骨相撐拄歸來見鄉邑衰哉淚
如雨

途中詠懐四首

妾本西隣女氷心厲蘭房綢繆感君意贈我明
月璫明璫佩羅繻結髮事君堂十年理瑶瑟雙
棲金鳳凰霜露偶零落蕙艸摧其芳明璫還致
君形影參與商明璫色不改賤妾心如常塡海
易為力君懐獨難量

出門起四顧四顧俱無雲雙鴈西南飛嗷嗷求
其羣誰家遊冶兒弓劒相續紛彈發亦累百何
由戾青旻天路廣無極人心浩難論我非燕雀
侶於世寡所營萬物各有役恩怨各有情寄謝
少年子翩翩入太清
城隅羅第宅朱樓暨高霞繐帷日夜捲鐘鼓相
喧譁秦箏行玉斗齊瑟揚青娥豐膳充方物四
座顏已酡萬壽東致辭千秋西復歌世事若流
水日月苦推磨滄海難久恃桑田變其波盛滿

不知止勢去將如何
我行孟冬月去去何所之理策於平陽運化觀
無為陶唐不可作含意將告誰姑射既西峙霍
雲還北飛宗州發瑶洞日夕天風吹四海不足
步逍遥臨華池左撫黄帝肩右攬神人衣功名
非長好天地以為期

戲題惱呂子

池上雙芙蓉燁燁爍秋水采芳夫何為日晏未
云已客子畏簡書膏車度清沚[illegible]鮮藂霍取

彼桃與李寄謝山中人辟穀從此始

詠懷一首

毒暑不辭鍛嚴冬尚為漁裘葛有本性生事因
其居伊余觸世網轉與青雲疎一謫孟諸野再
遷首陽且纓緌被叢棘牛馬紛相呼素位守明
誠何為哭窮途貴者日以貴古今等斯須賤者
日以賤天地遵良圖

雨中讀水經

我行息汾陰槐風吹蘧廬玄雲起西北龍門鬱

盤紆驟湅奪炎伏奔注鳴廣渠魏宮久荒寞漢
樹仍扶疎掩軒撥文牘夏禽喚前除揮麈攬綈
服空齋讀古書奇蹤極遐裔臥遊盡方輿曠哉
達士觀井窺秖區區

趨平陸

急雨過條山涼風吹遠客頹沙没通川高嵐疊
深壑望望嘉樹林蓁蓁蔽宲廓牛馬下陰岡禾
黍紛廣陌六月無大暑瀟瀟恣行役豈在美遨
遊眣晦展心適

大江行

白雪去廣陵徘徊竚江汜海霞欻東升色射鯨波紫臨流頫長江大半三巴水一自辭峿崍滔滔數千里何時復西歸傷哉遠遊子

發泗水二首

凌旦發盱眙日入龜山宿迅雷激奔濤秋陽走西陸回首都梁雲昏嵐障林麓石渚媚中流驚飈颯陵木毿蟀傍舟吟攬衣聊躑躅烟波愁人心屏慮成幽獨緬思羊裘子高臥眇帝腹而豈

乏明時卷舒從所欲

梅福變姓字嚴莊多湛冥曰余嬰世網勞歌負伊人孤篷雷雨折洄漩亦揚舲淮水蹴天起瑟瑟秋風鳴愁來夜方永形役心始營漁笛發商氣對鏡改素鬢魏緌拙無用陶尊稱達生矯跡良有托峿崍鬱崚峋

青蓮洞

晨風戒徂兩去去碧雞關陰洞闢遥實列嶂何嵬屹窅窅一門豁萬象垂其間鍾乳蔭苔綠琮琤響流泉怪石紛谽谺白晝吹寒烟華陽阻江漢三茅迥且艱茲境信靈異習習生羽翰終焉諒可託絕域起長歎

英武關雨行二首

曉度英武關石徑雲中立山鳩高樹鳴雷雨轉呼吸平疇響流泉紫芝行可拾茲土況恒暘懼聲動簑笠

喬松槩高清鑾烟罥行色僕夫夙嚴駕征鴻渺南極山空響鷓鴣徙倚巖洞黑曠哉江上懷浮

雲起東北

古意

鬱鬱喬松樹亭亭立千尋韡韡黃金花颯颯吹中林彼美越萬里離思故難任深衷托明月月光蔽清陰清陰不可掃躑躅傷我心

愛山庄古詩二首為呂司馬賦

沃洲信靈境奔泉激東流注漾雙横塘灝灝開原疇臨池清可濯嘉竹一何脩結屋負層岫下見林與丘烟鬟繞其室高臥希天遊俯仰愛逾

好蒐裘計可投理策屛生慮三徑發長謳衡廬
非我鄉辰韓故難求會心不在遠斯言良可酬

又

奇想大禹穴夢發天姥吟懷哉會稽野東南山
水深中有至人榻窈窱護邃岑左顧天台出丹
霞散成陰靈氣炳英特夙昔多所欽風流王謝
侶玄言支道林伊人巳陳跡夫子揚徽音文章
旣經國勳猷沛甘霖蒼生望方切奈此江湖心
圖形待麟閣然後抽華簪

晚入通海

天伐昏正中脂車卽廣路松燈馬首明嚴飈起
夕霧海氣蒸春衣擬金識高戍微茫偶褰帷不
辨山與樹城邑行已遥寒濤響孤鶩萬里誠遠
遊宵征何以故

潋江道中

二月來炎方絺綌戒春服崇崗吹黃塵雙麥秀
廣陸夾路花欲燃空林響秸鞠俯觀海水流蒼
茫翠可掬風疾無行舟波濤震百谷青氣蔽天
地山嶽傳矗振衣愜素衷濯纓承飛瀑容心
寄寬山川聊寓目

平南舟中苦熱

鼓枻襄江水戴星逝長川極島没孤樹回洲生
夕烟遡瀨苦奔浪斥帆高不懸捲簾望河漢北
斗燦以連癘氣起叢薄煩襟鬱難宣毒暑人所
避况在炎瘴天封疾旣無分胡來看墮鳶

魏郡大水獨坐言懷

露槐起晨鴉苔堦對深碧秋雨紛下來跡檐凉

風射人吏散官衙百憂從中積輿念蒙　國恩
簡書苦相迫全魏舞商羊沃壤疑震澤魚鱉哀
烝民矯詔漢廷策抒懷申兹章素餐詎能適

雷公山廟有作

兹山信靈異廟貌亦崇嚴雙九跪左右閟宮抱
巉巖凌厲振高策鴻影蕩垂檐頫瞰邢州城大
陸引顧瞻載酒屬秋序燧色方熙恬心賞諒非
一飛烏遠西崦

黃寺暑中讀藏經作

山齋日寡營高天湛秋露充棟緗佛書焚香坐朝暮大悲啓兜率圓教廻東度貝葉億萬卷一一尊者句震旦紛群宗初祖說龍樹真諦隱醍醐頓漸貴超悟一切光明相本以無心故性海豈在遠經言秖文具

余請告歸結赤松菴更買九龍山房而適起家南䣊再乞不報將東裝而南僧方慶請菴名命之曰招隱蓋取左太冲陸士衡詩語且以徵尚告山靈也

欣解中丞節長揖歸田廬邴祿竊已過山資聊自如既結赤松社復卜九龍居理策日無暇税駕從卷舒逝將老雲壑倉皇來鶴書乞骨不得意含情在絕裾一往成小草安能學轅駒偶詠陸左倡招隱良起予移文未可及菴名見區區

三甫入渝余不能謁承枉書問且督南征並訂郢都之會而寄以詩

良時不再至嘉會復何如孟冬厲霜氣蓬蒿沒敝廬興言念友生抗旌向巴渝便欲往從之山川鬱盤紆感茲綢繆意遠及銅梁書加餐字未畢慇懃勸脂車漁樵討已定樊籠日愁予聞君下夔子目極生踟躕孤懷入大江萬古只東趨郢國有白雪期我獻歲初醉罷陽春臺然後歌驪駒

自合州舟至長壽登陸抵萬燬甚復舟下夔峽賦此

水行厭巴渝總轡遵長壽投萬我馬瘏挂帆乃仍舊蜀道誠危哉岐途兩難就去去近夔門銅

雲遍田首垂領白髮親提抱黃口幼岳爐尖主人酒徒散何驟漁樵討已堅寘心薄紫綬乞骨事不諧簡書迫且又君德高似天勉效牛馬走下流恐難居鐘鳴豈待漏便出袖中章角崩九關扣

晚發雲安阻風作

挾輈不得意下峽理方艓凌晨發雲安霄路驅豐隆濤聲裂山石江流莫敢東魚龍負舟起馮夷失故宮日月雙蔽虧寒霧飛濛濛獨羨西歸

客布帆飽天風而余復何待浩歌不相從

劉簿送行圖 代作

讀書三十年不如諳習簿莊誦古人言别君思良苦商颷日夜吹寒江月東吐驪駒挽不來留作册青譜

白市山行寄朱太守

躡屩風氣佳廻光照谷口樵徑分羊腸巘泉濺馬首白雲非一態烟嵐蔽林藪上發青天謎下若建瓴走寺鐘穿峽來松花映邨酒田膡巴渝

城舟霞散培塿掃石時一謳懷此區中友山水疲雙眸寄言永嘉守

嘉禾 代作

嘉祥不虛生貂徠迺人事張侯三楚材桓桓青雲器圖駿黄金臺牛刀聊小試礿政洽黔黎太和荅玄賜瑞穀登南田神功駭靈異萬寶呈秋郊同頴吐岐穗九野擊壤歌千古中牟治我皇邁漢宣公車旦夕至四長豈足多諸侯亦寡二請待釆風人列傳冠循吏

上谷使院中課園丁有作

小園開臺西群芳會首夏散襟退自公移觴托休暇敀服課園丁灌泉任飛瀉膏雨抽新條胡雲拂高榭間關衆鳥鳴葳蕤萬紅藉悠然抱甕情亦在南山下忽念巴川隈松筠恐凋謝豈不識頭顱行矣税吾駕

芝林詩為大司馬潘時良作

五湖表東南群峰界澤國二儀浮精光金紫遞相射主人受延搜結廬展蘿席神草被陽坡丹

霞絢真域煌煌耀六英燁燁闘五色以彼商顏叟採之翼火德符應乃在兹産此昆山側含霧天目移蒸雲具區得建礿發泉陵三秀獻宸極慈仁協瑞圖神功超古昔不但賦潘園芝房照天册

胡荆父山人出塞謁余將歸洛中賦詩送之並寄洛社諸友

行遊向河洛辭我於龍荒子本淮海士所志在四方笠墳肆幽討逃名托詞章邊聲厲商氣胡

鴈日南翔擊皷行駝酥那能不烈觴萬慮各有
役曦天浩茫茫少林削卅壁白馬三塗陽大地
兩芒屩香山即故鄉寄語蓮社人吾將謝羈韁

予去歲脫一左齒因讀鄭範溪紀齒落詩
其先得我心哉遂和其韻以資撫掌

謇予負七尺伎倆百無一聽茲土木形毋抱烟
霞疾忽忽五十四希心此天逸禮法自来踈世
網任教密行樂不及時浮生安可必羈贏二氏
書沉㝠窺道術一齒報衰端痛楚㡬百日偶尔

辭左輔夜向盃中出微軀天地間而豈松栢質
漱石尚相宜兒齒異倚匹霞氣鮮髗髀鬓服又
違恤萬形誰不朽種種諒非實五岳從此行何
須婚嫁畢

暑愁公署客有繡衣冠請謁談内典謝絶
以詩

炎蒸客不禁問候伏衸至緇塵攺異容投館謝
群吏北窓啓微風披襟愜玄思力拔清凉臺移
之方寸地萬緣脫沉㝠庭槐落交翠請辭纎纎
人多言世尊忌

寄題永嘉王陽德陽湖精舍

招隱豈在深智者秉微尚伊人卧陽湖幽襟謝
塵鞅卅霞邁崇椒南北兩鴈蕩萬象羅景光㚇
緬非一狀鴟夷任所之滄浪發高唱吾家博望
槎逝將剡川放

夜渡錢塘江大風作

東風吹大江亭午海潮退高雲歛曦光况乃日
爲晦飛廉欻縱横濤翻六鰲背桂席奔浪中辨

方竟莖眛想像問篙師狠云西興對河伯一醮
雖恬波不相待豈無水犀手試觀吾小隊

題東原子小像

此君節俠流藏名隱於賈王襟據匡牀含情在
今古九州涉有八群岳探將五義高等秋旻博
物寡倚伍散盡千黄金英聲滿縣寓遇酒便登
嘯齷齪馬足數肖貌得其神良工心自苦

陸行奉化作

方舟辭甬水攺陸遵崇丘雖云車馬勞山川豁

我聠午雞和村巷派泉走田疇翩翩海氣發浮雲見明州隱隱出青翠人言是黎洲

寧海道中

流水在屋下青山在屋上挾輈已彌日茲地信休暢人言赤城奇入境媚青嶂紫氣發喬林閑花落孤杖晴雨相間作烟霞千萬狀浮門闢東溟卅丘欝相望何如三畝宅棲遲托徵尚浮門卅丘俱地名

行部台州樂其山川民風之美爰賦茲章並示司牧

列郡浙東西繁華不愜意首夏遵赤城遐討謝塵累紆組尋幽蹊先民詠高致人家似避秦山水表神異樵牧大海濱畊讀外無事前修振芳軌時賢欽國瑞靈傑相委和名都信寡二一自鯨波揚蒼黔漸凋悴疆理固依然還淳藉有位伊余執其咎申章告群吏

讀明卿懷十二子詩不佞濫焉不佞於諸子中猶抱王後之耻賦此寄之

鄒軻傷雅亡道喪亦云久作者代非一名家矜澈帚伊余下里生聞郢棒腹走明卿良起予平生金石友八音奏明堂清濁分曹偶誰為拾玄珠竟入罔象手齒牙謝高言天路遂驟首五君何足詠七子不挂口初唐六六材一旦相先後還語千秋人試聽鍾與缶

清涼界作

霧露散朝曦理策指南陸透迤陟崇椒賈勇遵其麓受趾紛陂陀痛躓馬與僕豁然闢天門烟

霞嵌深谷陰壑藏層氷陽岡帶文木首夏改朱明猶作玄冬肅西桃石鼓形東揖群峰矗片片太古雲常抱松間宿幽穆洞有天清涼地為福以茲塵鞅心逝將返初服

檀州南園池中生雙頭蓮二首

帝載十有二閼逢與涒灘朱明既改序黍谷豈復寒長日麗蘭沼輕盈何團團潮川桔槔進涼風生夕湍連房相映碧駢華互成丹二神瀟湘渚雙佩漢江干瑞卉喧四野邊人欵來觀造物

良有托臥護誠獨難

紫塞匪澤國嘉蓮植何自乏醴鮮根源此花信奇異橫塘對南山雨後含蒼翠欣賞開四筵園英逅柤媚芹林伐靈鼓黃鳥雜繁吹　皇運當于代鷹臣盡交臂碧筒那可停頹然一關吏

王學甫司馬約會永樂宮出仁和張子文太宰與公偶和詩冊余視之公進稍晚辱國士之遇余今亦請老還蜀因書數言于冊尾

二老俱耆舊余皆奉周旋王公方叔侶張公山濤賢出處偶同趣意氣生相憐南北逅酬倡興言爛成篇伊余得請老給驛放歸田行經函谷口期扣洪流舩對雨聊展卷如侍几杖邊近得虎林耗又登龍門天耿余一宵人何幸俱執鞭越中饒佳境河東富山川益州亦不惡神奇海內傳願言各鳧立千秋握真詮黃梁歎往夢休哉勿復宣

遊琛臺觀

夙齡尚幽討嵓壑多奇緣不謂茲路艱鬲來埶宴筌大夏城東隅孤峰何嶙屼玉臺象雲構日月摩其巔雷洞閉霧青宮雜瑤編葛弱紉可捫梟梟生蒼煙條華翼肘腋龍門落高天河汾去如髮濯湅聲潺潺萬慮欣自失曾是棲人間負嶠信方託婚姻空留連

介子祠

荒祠展高揖介子昔稱賢從臣皆覇畧功賞一何偏清風激夏木靈波逝汾川矯枉發孤憤傷哉綿上田

郭泰墓

矯矯東京士林宗世所師皇風下鳳覽雲路垂鴻儀丘墓汾川曲南山鬱參差停車日將晏三復蔡邕碑

居來先生集卷之二

銅梁張佳胤肖甫著

七言古風四十三首

送趙生還合陽

趙君仙術追涪翁六徵神訣開旻穹長桑俞跗不足道夜燒大藥呼天風爐昆氣寒飛鳥絕江上丹楓重離別橐中一卷把似君九煉相期崦玉屑 九煉山名

濯足圖歌

齊紈新製峨嵋月尺練光明鑑毫髮畫者落筆如有神馮凌物表何超忽舉手長江萬里來天風不動孤帆開絕壁倒流青鏡底野雲時在碧山隈舟前老人坐烟霧瀟洒中流濯雙足雙足搖波白日愁魚龍瞬息生風雨君扣舷兮我放歌塵埃盡拔穎川波滄浪一曲為君起舉世皆濁將奈何

觀打魚歌

巴江三月春濤漲漁父操舟走江上舉罾提網驚衆魚仰視皇天色惆悵大船小船競奔馳大魚小魚失相向翻飛跳躍色如銀蘭橈蕩破長川浪漁者相誇好身手臨淵奪食蛟龍口江湖之利列如麻扣舷且貰斜陽酒可憐此物含生成寧期失意風波驚吁嗟一物尚如此人生得喪寧安乎君不見北溟鯤番天羽翼排帝閽又不見南海鯨駈雷拔浪翻太清縱使任公詹何之徒在其側且爾投竿舉網無所圖漁郎漁郎胡為乎

猛虎行

虎居深山食人乃性山可不入何由殞命爾今胡為繞羅村落殺人城闕使民巢居重足屏息先民有言災祥在德九江渡河弘農負子物固蠢然感召者理今此殘毒曷其有已聞之不憂畏之寡兼我欲告之泰山之君河無梁路無軏猛虎聞之怒向我磨牙撐腹雙眼赤我生有命在真宰南山白額寧爾虓嗟嗟虎且勿噪精誠貫日石可射不比黃公金赤刀

招仙詞

有美人兮山之且喬六翮兮朝玉虛左蒼龍兮右赤鯉前豐隆兮後玄蛉美人去兮雲悠悠靈連蜷兮空愁予愁予兮無聊捫蘿兮山椒拊長松兮鶴唳吹步虛兮鳳簫疑羽衣兮洞月聆環珮兮春飈山何為兮曲岪水何為兮潺湲把金光兮爐嶽不可留兮塵寰美人有楊兮中阿胡不乘彼白鹿兮與余往還

送杜博之江夏

送君無那塵沙黃邊烽五月飛漁陽少年奏賦獻天子狗監無媒空自傷去去且誇文學掾南浮江漢遵武昌橫經早授楊何易多士齊升孔氏堂十年抱玉休回首萬里題橋終激昂楚材門下豈淪落青氊莫畏秋風凉洞庭湖上丹楓出黃鶴磯頭芳草長握手燕臺匆遽別解裘同醉酒爐傍

送徐元禎曹長使薊鎮兼呈虞坡太保

漢家大使乘輶軒擊筑高歌出薊門烽烟廣照

三千里伐鼓摐金度塞垣胡騎年来徼邊土天王易置更神武大將令數霍嫖姚儒生持節稱謀主黍谷盧龍瀚海傍霞標六月飛清霜錦袍十道秋風滿碣石高懸關路長書記翩翩駈四牡黃雲望斷春楊柳萬馬邊聲接戍樓三軍夜月傳刁斗壯君此去真英雄甲士材官入彀中賜稾何須誇陸賈請纓已識終童慷慨平生重知己酒壚拔劍燕歌起悲笳日夜吹漁陽國士酬恩自此始揮手期君意不䟽相逢誰是吳專諸躍馬且贈繞朝策歸来幸示安邊書

醉歌行送王懋行僉事之豫章

秋聲搖落黃金臺執手河梁雙玉盃易水東流白日下燕歌慘淡悲風来衣馬翩翩五陵子朝謁金張暮許史與爾論交世俗前十年郎署風塵裏胡為遠向豫章潯帆影長隨楓樹林逢人難說挍珠事閉户空懸抱甕心浮世功名會有數英雄自古隱屠沽况看執法傍紫微致身應得干明主歌殘長揖西山清王郎拔劍秋崢嶸

臨岐肯作兒女别壺中已盡君當行

短歌行送張生西歸閬中

早歲翩翩裘馬塲半生蹤跡江湖長白璧毎酬燕趙客青樓作使邯鄲倡豪俠慉然厭吾子更向王門趿珠履此日諸侯誰愛材何如横笛嘉陵水西看劒閣千芙蓉寒流倒挂雙飛龍他年倘遂拂衣志與爾煑石青雲峰

三滏篇為陳太夫人壽

三滏懸流浩瀚濤烟光嵩丈通七澤瑞色遥分

南霍雲金精千古閟氤氲百靈不改山川氣振珮人間漢水濱應知毋氏西池侶大乙親傳白海神有子翩翩文武名有孫羽翼青雲程壯圖直上麒麟閣獻賦終朝白玉京此日萱花十丈長楚江華屋開滄浪兒孫如雲絢綵服蘭堦明月流霞觴鳴呼人生富貴胡為爾北堂但願羅仙史紫誥清時下九天捲簾賓客皆珠履座上誰操山海音盃中酌盡湖湘水

冬夜飲黎惟敬賦得仙人騎白鹿圖

黎君大隱金門吏積鼻相過見豪致當壚不惜鸘鷫裘雪夜呼盧坐燕肆堂懸壁素赤霞生四壁氤氲起空翠中有仙人芳玉顏咲把如意揮青山驅馳白鹿凌玄圃靈巖珠澗非人間古滕岳盡蒼松黑孤洞窈杳碧雲入来往青冥何處尋元氣淋漓萬峰濕樹色長随座上流欲将鴻寶問丹丘七星未厭犧舭與四駕難逢李耳遊此画飄飄誰作者云是東吴戴生寫沉淪異代同幽期黎君好之意瀟灑聞君乆作羅浮賓余

家亦是青城人按圖不覺氣飛動胡為騎馬驅風塵君不見滄洲神物千年來宜春上苑稱蓬萊白環使者無人見與爾且醉黄金臺

長歌行送宋生歸黎陽

薊門冬月塵沙黄宋子彈鋏思黎陽鳴鞭走馬城南陌執壺相送傷中腸昔我為郎守白馬論交置驛漳河野盧生與爾皆英雄片言把臂怔山下盧生有才成禍胎爾亦偃蹇棲塵埃鸚䳇賦就黄祖怒飯牛歌罷南山哀歲暮天寒何所

之黄金白壁空相知袖中長策不得售九關虎豹風雲悲書来近報盧生死衆人欲殺無知已郢惲交情真丈夫飄零遅爾托妻子嗚呼男兒生有千金材時乖落魄終蒿萊星辰氣燭豊城獄雷煥而今安在哉君不見班仲升傭書洛下誰其稱玉關萬古看飛騰又不見衛仲卿牧羊自鬻平陽城佩印封侯雄漢京平生志在報天子失意難遺身後名飲爾酒為爾歌壯士無媒遭轗軻須知蛟龍不是池中物且去射獵浮山

阿

送宋進士使雲中便歸覲省

曉渡桑乾十丈氷千家殘雪来諸陵雲中夜拂雙龍氣紫塞長風吹白登西望岷峨江路遠斑衣對日春濤暖負琴功名何足榮黄金崔嵬待君返

題黎惟敬陳端滄江烟雨圖

聞道陳端老畫師亂灑墨汁光淋漓南海黎君最好奇購之呼予前致辭嗟予本是烟霞姿高懸茅屋心相期四壁如聞雷雨墮尺縑落手江湖隨中有雙艇風浪吹鎮日不動操者誰披簑荷笠極浦黑長竿挿破碧琉璃烟光射水幾萬丈青林颯颯寒山移地拔天昏飛鳥沒藤風摇雨滄江垂野寺依稀楓樹枝石梁駕浪黿鼉悲醉問舟人何所之波濤白日蛟龍窺黎惟敬可與友好事滿京洛相知空白首珍玩紛紛燕市中豪華肯落千金後風塵不厭滄洲情黎君意氣頽哉耦嗚呼黎君可與友

題侯職方望海圖

潮頭日挂扶桑樹渤澥驚濤起烟霧委輸折木鵬風高灑雲掣地無朝暮碣石誰臨望北溟君侯千載開精靈氣吞沆瀣三山竭日撼朱崖萬島青君不見爰居近日東門翔鯨鯢鼓鬣天吴忙看君早振佽飛劒一嘯長令波不揚

題仙壽圖

長安日日飛塵埃歲星空老黄金臺畫圖偶識仙人面尺縑萬里生蓬萊碧桃春色開玄圃紫

芝雲氣齊靈芝欲到承華問青鳥白環使者何
時來

題徐儀部竹鶴圖歌

本朝呂紀稱名筆墨跡往往人間出徐君博古
真不群購得此圖更超逸翠篠亭亭白石垂仙
禽矯矯青田姿尻高不落琅玕實婀娜如聞風
雨隨知君標格本相同好尚寧論畫者工解珮
歸來對春省綠窓凉月生清風君不見瀟湘雲
黑江天杳羽衣不來怨華表乘軒食肉空眼前

握手期君意非小鶴兮竹兮秋氣深龍鳳千峰
長夜吟峨眉鴈蕩倘有意冠上誰留白玉簪

送胡正甫僉憲之楚

使君意氣廬山高燕含相逢解佩刀平生一語
照肝膽深夜論文醉濁醪胡為別我三湘去孤
帆暮拂江天樹執法星垂使者軒雙旌目斷雲
飛處黃鶴磯頭煙水平武陵洞口桃花明武陵
黃鶴杳何許寄遠能無芳杜情

三峩山歌送沈侍御按蜀中

昔聞東井之精墜梁益化作峩眉凌太白霞標
直插九關傍清虛下視雙珠坼南北星河不敢
流關立轉見天門窄上帝聞之苦踢躇廼使巨
靈事開擘大峩在西小峩南中峩崛岉千峰赤
四十丹洞紫翠空金光照耀纏飛虹鶴鳴尾屋
不足數青城玉壘空從蘢上有綏山之桃大如
斗綠眼仙人夜相守石冷芙蓉古雪飄地搖蒼
壁青龍走長川駕浪滄溟去赤水平羌注江口
開關陰霾日夜橫蛟螭豺虎向人吼愁雲片片

崑崙邊寒月垂西極連魍魎重巖叫秋色悲
風萬壑吹流泉沈君伏節歌青天振衣先上峩
眉巔飛鷹攬轡豐隆前中原指斷珊瑚鞭豺虎
遠山避白日蛟螭長夜愁重淵豺虎蛟螭靖西
土錦江之野號天府青驄踏破巫峰雲孤匣深
懸劒閣雨袖中草疏千琅玕使者乘風扣玄武
吁嗟峩眉之山天下雄使君竣節峩眉同峩眉
未到我放歌朱霞萬丈浮盃中秋空君去擊霜
隼慎勿阻我西飛鴻

別材生

予訓當年下京洛逢迎爭走黃金絡大斗長飡承露臺揖余且問青城鶴送君西去綠雲中江上峨嵋凌紫空何人不道曳裾客肯信淮南延八公

韓生別余燕京余傷其抱志不售也遂作歌

燕歌聲落紫霞杯雪花吹上昭王臺青門柳色不堪把送君西去何時來憐君本是韓彭匹況

復文章楊馬筆少年不得謁明光中歲翻然宗劒術胡為抱策伴春歸長使英雄淚欲揮麒麟空鎖青天閣江漢愁看白石磯君不見海水東南揚赤氛胡蜂西北燒黃雲天子築壇在今日眼前豪傑孰如君

送李左史

楊花二月春風生壚頭送客斑馬鳴酒酣拔劒白日落請君聽我燕歌行憶昔燕山臨易水高臺千尺青雲裏黃金當日如丘陵駿骨於今亦

[illegible]悔[illegible]歲謁明光十載齋名題柱郎胡為[illegible]席瀟湘去[illegible]草其如江漢長孤鴻聲斷洞庭野君心自是悠悠者交情曾說楚亭爪得失寧知塞翁馬勸君且醉薊門春共是東西南北人古來英雄重投壁江潭憔悴徒苦辛君不見梁王少愛稱帝子漢皇晚識賈生美明主遭逢會有時何必投書吊湘水

送陳于韶之浙江

十載同為岐路悲相逢忽及暮春期買舟復作

江南去愁殺青門楊柳枝豪俠翩翩五陵子百年意氣吾與爾爾帆直挂赤城霞吾心亦逐桃花水東溟日夜翻長鯨下瀨樓舡使者名英風曾說亂鬢賓客書劒難量白面生關河一望浮雲隔明月千峰五湖白寄遠須探禹穴文逢人莫叱天門石送爾鳴鞭跨錦韉嗽裘吾獨滯幽燕長纓繫越豈不得何故區區日草玄

飯王道士館談玄却贈

飈車忽到赤松家劒氣雙飛凌紫霞坐擁鸞笙

墮明月一瓢今夕飯胡麻紛紛世慮我何有舉
眼人間易白首誰將丹液灌金花空把朱顏變
蒲椰相逢片語清道心飄飄如共秦臺音他年
灑掃崑崙石若無仙骨安可尋

題葵陽子卷

台象垂光會稽野相門北第青雲下美人築室
吞滄江種樹灌園日瀟灑堂前靈草列如麻經
過宛在武陵家千葩萬卉不稱意紫霞爛熳皆
葵花葵花葵花吾語爾豐條恐逐西風起問君

手植一何為共把丹心照秋水捲簾不斷彩霞
隨對月時聞花氣吹檀心借色黃金盞昴井藏
精碧玉枝看君本出常平宅黃閣尊人今柱石
朝陽赤素久傳家桂樹葳蕤並蘭陌余也西川
葵藿姿戎花蜀水舊相宜誰向五陵問寒素羨
君心事山不移曾聞金谷鮑奇卉花木由來尚
豪貴紅白無言成徑蹊紫黃異代稱姚魏眼前
園圃盡華林衛足那堪道術深倚風承露何人
見青天白日知君心

秋日登吹臺懷吴明卿

梁王城外秋風鳴夷門道上秋草平日暮荊榛
遍原埜荒臺獨立傷中情憑軒却憶王侯宅羅
幃珠履俱陳跡俠氣難銷嬴亥名文章尚說鄒
枚客英雄落魄自古今山川到處堪沉吟混俗
廿從千日醉逢人空有百年心君不見此臺杜
甫高與李當時酣唱悲風起浮雲仰視旁無人
至今氣撼黃河水君今不來臺欲摧廟前斷碣
封莓苔和歌誰是楚狂者梁園秋色總堪哀

兜山道上別子玄入試

狂沙捲地萬木垂長風為我吹別離呼童洗盞
淮水涸伏劒寧同兒女悲子玄老弟清都客袖
中無數補天石紫皇如問謫仙人嗚呼汝兄肖
甫今踽躇

送鐵脚道人還恒山

鐵脚山人八十五朱顏蒼鬢腹如鼓挂瓢欲駕
恒山雲沽酒淮陽坐風雨天路秉春雪正稀梅
花吹落丹霞衣一聲華表歸來鶴誰識當時丁

令威

別王子宣

楊花吹落夷門道濁酒相逢醉芳草看君顏鬢已蒼然白石商歌令人惱英雄骯髒自古今燕臺此日千黃金幽期共了風雲事別有蓬壺一片心

藴湖醉歌與謁者任良

任良本是羽林兒俠氣翩翩揺赤髭少小出入五侯宅擊毬挾彈風雲随一朝衰草鳴鵾鴂主人已去豪華絶謁者馮驩抱蒯緱説客君卿重脣舌我也當時侍從臣一麾兩載淹梁陳宛丘見爾慰岑寂立譚四座驚飛塵且向淮陽夜沽酒昔時豪傑今存否氣槩曾鬪斷赤虹懸河俱付任良口黃金華轂真鴻毛落日秋風解佩刀人生得失浮雲態白首何如寄濁醪鼓檝芙蓉瀾成綺波光欲動舠歌起不向雄談慨古今醉來吸盡藴湖水

戲東冷上卿僉憲上卿今年六十六歲避

客山居復為客所苦

放仙風韻古今殊六十六歲宦吳都一朝解謝金陵節歸向青山理跏趺公今不飲建業水抽簪裂組還叢髡神羊冠服擲中道行藏酷似長公蘇今日佳辰懸蓬弧正宜張宴吹笙竽胡為厭客奔泥途衡門帯雨棲邨居吾聞城中諸酒徒咸驅車馬填君樞借問新酒誠有無甲酬乙獻争歡呼萬一報到瓶將罄縱解金龜何處沽勢非李斯難逐客始悔避客非良圖

放歌荅呂舍人

掛冠君昔歸平陽黃麻紫禁無輝光削迹吾今走雷澤蘭省容臺動年隔吁嗟往事勿重陳尊酒相逢意氣親生涯君已甘丘壑消息吾難托鬼神羨君家住藐姑射洞口神人雙眼碧大聖親緘玉笈文列仙時駐飛雲舄便欲因之騎启羊龍門霍嶽相翺翔金光不數鳳池草丹液何如鷄舌香

題山陰王釋氏抱麟圖歌

玄枵之精凌太乙等閒不向人間出畫者能傳
抱送圖赤光往往橫朱室烟霭千秋照紫美長
松萬丈垂靈芝天闕石麟摩寶誌玉書丹綬生
宣尼叟疑聖德植根本瑞應神機詎矛盾東平
元是積善家奕世王侯生滾滾麟乎麟乎天上
來振振大韻風人裁帝王苗裔非凡胎明珠玉
燕皆仙才中條佳氣分蓬萊華封有願歌金閨
軒冕朱輪何為哉

同山陰王過孫侍御山居泛舟是日雷雨
四垂獨川上晴霽衆皆異之遂大醉作放
歌行

大行之陰姚渠水秋濤倒映群峯紫湖氣氤氳
五姓來涑川奔注層波起中條主人真歳星上
書當日謝天子養痾盡斸松間苓挂杖常垂屐
前齒伊余家住青城山放逐中原久未還落日
行吟傍雷澤感君念我依廬袁鳴榔招結滄洲
友西嶽蓮花許共攀是日雨腳挿四極排天抜
地迴遭黑衆異平川澄霽色環嶂空明静如拭

或者風雷避酒徒不然敢借貪天力奇事相誇
邁會同神靈此意誰能通也知造化容吾黨胡
為局促棲樊籠不解狂歌避驄馬有時脫帽當
王公更向青溪濯雙足搖波直犯陽侯宮俯身
拾得中流影便欲寄之扶桑東扶桑東渺何許
若木非難折烟霞命儔侶眼中世事草頭露白
石饑來夜堪煮君不見首陽二子太拘束荒塚
纍纍向空谷身後虛名那得聞何似生前泛醽
醁醽醁逢君且呼吸此地鶯梁巖洞濕天涯到
處有蓬壺豈必乘風負雲笈便可釀取王山粒
造築糟丘一百級與君醉皷長川樅坐使湖邊
之五老千秋只在尊前立

黄河舟中餞別蹇使君得水字

方舟共泛黄河裏秋波片片浮雲紫問君東向
何所之衛上滄烟度千里五馬長驅越觀峯孤
帆直挂清源水別後中條不可登愁心恐逐西
風起當筵請勿聽驪駒古今離合應如此我已
爛醉君好去雙劍相將照行李

題白石圖贈孫少卿

突兀孤峰揷天姥紫烟日日飛羣宇長松撐柱蟠虬龍危石硌砑噀風雨中有老人稱歲星胡床一嘯秋天青坐倚雲山不歸去冥心似欲草玄經君不見飯牛曾起白石唱甯生自是齊廷相

雙林行為張封君題

金陵畫士蔣三松束絹橫開千萬峰下𡼭雙林隱玄豹鬱葱秋氣花蒙茸谷口老人似蒙叟採

芝自少滄雷首紫詔曾頒鳷鵲樓青藜仍訪江湖友有時枕石歌雙林天風吹出梧桐音手中咲把金光草膝上長留綠綺琹雙林雙林信高潔亂枝百丈根蟠結野雀鷦鷯不敢棲鳳毛無數巢丹穴

逐鹿操二首

鹿兮鹿兮游山隅呦呦中野鳴其雛時不遇兮逢武夫青山矗矗雄哉羿我生千歲凌高臺叶奉王母兮升蓬壺神之惠我寧爾謀叶

巴山崖巃有鹿中阿白兮玄兮神物不儺蘇躭往矣遂遭爾罝叶嗟彼武人聲之丁丁殆欲不出天王聖明

久雨初霽昭素遂作巴岳之遊

巴岳三十有五峯面面削出金芙蓉朝暮雲霞絢丹壁飄颻天籟吹長松飛流作字繞城郭穹巘磨空攢金鋒巨靈闢此幾萬載作鎮銅梁稱名封有客平生夢天姥數百里外芒屩從問天句就困霪雨羲和不得驅飛龍偶尓金烏行碧

落新晴早報山寺鍾攬衣舉趾振孤策直扣帝座窺天容洞門好問雙玉童汝師可是張三丰道窩仙去丹竈冷竹杖生苔歎遺蹤搔頭試放驚人語滿地仙茅任君取下有崑崙三洞府石爐含烟守龍虎看尓人中有靈氣姓名莫漏神仙譜

昭素倏爾言別賦此留之

君似王猷剡溪船數百里外来巴川我似翟尉張雀羅柴扉剥琢誰經過相見且置樽與寒人

生會合誠艱難呼兒次弟摘園蔬門外因多長者車為君倒屣延朋侶為君破戒作綺語更持牛耳贈君行好續吾鄉楊馬名最愛巴岳知我情千峰萬峰爭相迎力疾轟飲醉不顧眼底斯人亦有數

送昭素還果州

巴岳無言不解留巴川作字只東流平原十日難稱意渭城三疊可勝愁白水江澄靜如練深冬帆落梅花片來時借問何所聞今去不知何所見

星士羅嘉詒乞詩與之

黃粱熟矣夢初破乞得江湖結跏坐最愛杯中綠蟻浮一任階前白駒過吾家子房知出處辭侯日伴赤松侶何來謁者談縱橫別有寘心難語汝斷除妄想人所難鄙哉剛成信唐舉

居來先生集卷之三

居來先生集卷之四

銅梁張佳胤肖甫著

七言古風五十一首

近江行代作

句章城外江水清海風吹浪天冥冥紅潮夜半拍玄渚錦樹帆前環翠屏聞君舊作煙霞主結屋瀟然近江浦石洞長飛島嶼雲柴門不斷慈湖雨君家丈人黃閣臣君心更與滄洲親自合彈冠傍台斗相依劒履行楓宸君不見當日羊裘隱故國謝家臺榭東山側功成長揖待君歸着屐垂竿便亦得

五子歌張子行於脽上書來報我添丁感今懷昔遂走筆述家世興替之因作長言五十八句將以告毋氏焉

歲杪行役汾陰祠脽上浮雲日夜垂南來尺素走霜館孤矢今懸第五兒人言有子萬事足更復何心辨白眉秋風亭外客沽酒感君飲我金屈巵私懷悠悠向誰訴停杯且聽五子詞伊余

先世家雲夢明興有祖奔西隱欲卜田園寄耕
鑿定居遂住巴川涯枝葉紛披各揺落垂垂不
絶綫如絲家門壁立金鐵響宗族形單里胥欺
父兮炳靈降爐獄窮經搦管稱英奇子虛賦就
狗監死武擔石折龍蛇悲賴有遺孤與伯氏庭
前相顧吹塤篪我兄年大甫一子幸爾頭角看
岌嶷我今行年三十七諸兒膝下肩參差大兒
弱冠近有室古人章句窺藩籬次兒十二好紙
筆三兒四兒猶諧嬉寧知燕姞夢蘭草中衰世

業承兮箕敢望八龍同五桂但教豚犬恊熊羆
六代家聲托微眇禮樂躬逢堯舜期曾躡天閽
瞻帝座胡為楚澤哀湘纍久聞多取真宰怒倚
伏乘除信有之不見霍家無噍類也知龐老善
謀貽獨怜劒外三千里萱堂七載長相思兒孫
别後皆老大藍輿導引當何時邴尚風流我所
欲安能轅下嬰羈縻最苦寧親毛義檄誰言薄
祿東方飢從今婚嫁更有役龍豬任爾相雄雌
酒闌歌竟月東吐露濕高臺星斗移題書一緘

西飛鷹天風為我吹峨嵋

大石行寄崇原王子

黄河水應星漢星漢傍白石爛河[illegible]袢告天帝
博望死君平逝此石空纍纍誰遺向人世世上
中條似崑崙盈盈[illegible]走靈河源精光磅礴幾萬
載崛起異人稱天孫天孫者誰是自號大石子
抗志超沉寘朱門厭羅綺平生不作硜硜流補
天礪齒騎蒼虬乘楂取得支機物置之幽谷成
丹丘函關前龍門後砥柱左仙掌右千巖萬壑

鬱相望石髮天風吹更長赤氣鞭笞滄海血青
山叱咤金華羊有時掛雙舄遠訪穀城迹島上
鰲簪亦彈丸江中灔澦如卷石石手石手象昆
吾霞標壁立雲模糊美人許寄真形圖側身西
望增煩吁

行部淝上友人邢良登寄我草堂誌題品
甚誇便欲神往援筆作歌報之

誰草名園誌千里寄淮淝開函落紫雲片片沾
春衣我離鄉縣偶八載坐使君屋花成園北海

清尊客應滿峿崍主人胡不歸詐奉藍輿養慈母白頭怯犯瞿塘口明年蚤上　皇帝書瑶池綵袖歌春酒此時揺筆驅芳菲金谷華林亦何有天風夜来吹高峨叱咤傳盟字水濱分付園花莫亂笑留待東西南北人

源泉書院示諸生

天造西南十九峯業榆削出金芙蓉寒壁磨空翠堪拾長風萬丈懸飛龍霞標倒影挿海底烏曲洞漩三百里上結高齋隱翠微門巷瀟然對

滄洱地靈人傑古有云衣冠今代聯青雲東倚宮墻聲松檜千秋日月垂斯文增前横流錦浪水窮討真源吾與爾源泉可望不可留逝者悠悠固如此袖裏長懷海嶽圖蒼煙洱樹雲糢糊紛紛望洋信餘子振衣濯足稱丈夫

三石篇

太眞以西三巨石錯列荊榛對孤驛文彩天開海嶽圖面面晶光盈十尺吁嗟此石生㸃蒼云誰置之古路傍停車顧盼日將晏僕夫語罷泣數行往年　天子新明堂厥材萬國爭梯航燕山之石白勝玉何求此物勞要荒守臣當日功名亟檄書夜飛人屏息程途杪不計山谿男婦徵傭無漢棘鞭石難尋渤海神鑿山誰是金牛力那許終朝尺寸移積屍道上紛如織中與令主堯舜姿一蒂聖德超茅茨（皇上曾有一蒂可居之諭）天門萬里竟不知幾使黔南無子遺君不見旅獒古訓老臣策枸醬雖甘亦何益三石硊砑風雨深千載行人增嘆惜

石屏歌寄王元美

碧雞西去洱水長一十九峰俱㸃蒼巨靈笑攬芙蓉氣叱咤天工挟混茫五色氤氳奪萬象珠巖片片皆文章世人往往入雲窟斵霞削玉千峰出指掌居然海嶽圖真形不數丹青筆若有人兮隔滄溟滌蕩秋波似洞庭側身東望暮烟紫何以報之錦石屏石屏石屏産南服萬里隨君坐空谷雲母虹霓徒自高零陽雪浪非其族有時寒壁吹江濤酒酣夜半歌獨漉若將此物

比昆吾便鑄雙龍隱魚腹

還山歌送何振卿

何君磊落真英雄遠遊直欲窺南中點蒼太華顛甫畢上書發達明光宮金魚紫衫擲中道翩翩兩腋生長風賢哉大夫未云老祖帳春風金馬東世人往往談高致勇退如君亦寡二赤城以西海岳愁百靈晝夜隨雙屐登臺笑拂子陵竿抽毫草遍名山誌君不見巢許原無詞賦名班揚終少風雲氣古來豪傑難兼長看君此行更得志

題後丘卷

梧桐生矣彼中丘蒼幹千尋拂斗牛江天海月陰滿地洞庭左右吹高秋有鳥有鳥度寥廓德輝下覽開林薄前丘後丘靈氣長鳳毛無數巢阿閣

題竹谿六逸圖歌

青蓮居士烟霞主西出峨嵋走東魯客久任城結酒徒陶裴張韓與巢父遯跡徂徠萬壑幽松鈞吹落蛟龍雨泉聲人語聽不聞谿上浮雲照千古談碁把盞山樹深明月清風還自取異代爭傳六逸名風流更作丹青譜君不見長安甲第親仁坊天寶胡兒勢如虎去國寧知達者心大駕蒙塵在西土

送沈太守入覲詩代作

皇帝改元越明年諸侯萬國歌朝天舟車鱗集金臺下玉帛雲屯滄海邊滄海金臺對雙闕帝座磨霄攬日月嵩呼隱隱丹陛來仙雲裊裊爐烟發爐烟丹陛邊鵷行沈侯入計開明堂天子臨軒賜顏色治狀異等稱循良循良太守三秦傑分竹憑熊邁往哲五馬如龍天上行父老江干看臥轍君不見黃次公金車召賜明光宮又不見郭細侯河潤聲名遍帝丘茲行入拜股肱郡巴水空懷張益州

烏蠻灘

烏蠻灘前石齒齒盤渦轉地驚濤起險絕空傳灧澦堆估客帆檣愁欲死萬里江源異域來右

出夜郎左交趾青天赤日雲四垂跕跕飛鳶墮深水我本西梁遠道人瘴鄉奔逐胡為爾停舟一奠伏波祠丹荔黃蕉前致詞英雄心事無今古神物風雲各有時銅柱功名儻難就澤車欵段隨所之

朱元意職方告還金陵歌以送之

本是文武材前籌借樞莞黃金正圖駿長纓待君縮鍾山一日偶移文若挍三蹶辭　明君神武懸冠甚得志眼中世事如秋雲漕河一片風

帆起翩翩直掛秦淮水草堂曾傍謝公墩巾車曲轉長千里前代豪華數建康石城天闕相翺翔登臺指點諸陵在最是江山萬古長看君登覺盧生夢蓬徑相過惟二仲釣捲烟霞燕子磯醉携風雨華陽洞君不見吳蜀首尾蟠真形岷峨句曲通精靈陸沉我豈塵埃客一任人間道歲星

黃寺校士行

邢州城西大行麓千峰萬峰聳巖谷使院中開專備胡師徒歲歲來樵牧璽書授我天雄軍兩載白猿論劍術八月書傳五單于引弓抹馬漁陽出選鋒部下俠者流精銳自古稱河北秋原草枯天氣清紛紛藝選千夫力甲士材官總好武伐鼓撾金振戎伍瞪目橫拖丈八矛俯身爭挽千鈞弩懸旌白日捲恒雲鳴鏑中宵貫石虎魚鳥陣成山月窺翩翩劍客旋風舞椎牛大饗秋馬驕誓檮祁遠生捕虜近報邊關無片賊羽書不動狼烟息年来空厲勤王師反令壯士少

顏色君不見班定遠玉門白髮何時返又不見馬文淵澤車欵段心可憐情願銷兵作農器不教烽火照甘泉

書高苑張節婦卷

帝遣雲門奠海濱精靈往往播陶甄上書曾比緹縈志湧水猶傳顏氏神高苑張公有次息委禽長白稱儒紳百年自分齊天地半載剛能奉藻蘋良人弱冠先朝露婦也飲泣呼蒼旻不學臨江成望石還將薄命等浮塵羅帶明璫忽捐

棄青天一墜終其身蟠桃那愛八千歲破鏡休言十七春引綆甘作溝中雉比目求為泉下鱗吁嗟此道沉淪久賢哉烈婦持天倫郡國新承寀舉　詔築臺豈但過先秦正氣磨霄　帝曰咨　奎章綸制来　楓宸海岳千秋共流峙留愧乾坤齷齪人

余病痔垂二十年所比撫吴作楚且甚聞盱眙簿鄒君受異人術延治之果瘳乃捐俸為謝簿頓首固辭而願得余詩簿倜儻

有物外意余亦屢章乞骸骨旦夕為岷峨老矣遂走筆為長言貽之

君不見宋國曹商西入秦賜車五兩矜時人自從此術遇蒙叟遂令伎倆行風塵又不見爾鄉董奉善療病不受一錢但種杏杏園嘉樹欝成林流風千載稱神聖余生病骨憂負薪臥起匡牀二十春浮白有時謝醲醁看山到處空崚峋南遊金陵更作苦瘍醫忽得盱眙簿簿也昭武本世家一七靈丹隨手取根株頓拔名轉高贊疣脫盡身如羽奇哉鴻術真神功肘後傳自蜀涪翁吾蜀山水天下雄異人何代無仙風余胡為兮守樊籠乞章兩上明光宮別有烟霞成痼疾只恐藥物難為工看君枳棘苦匏繫如此陸沉無芥蔕功成不願報瓊瑶心遠還因托蘿薜意氣似董不似曹懸壺聊玩人間世小吏遊仙自古聞挂席吾將凌紫氛異日相招採藥去鸞書先報武夷君

自題居来圖

屢屨跏趺者誰予居来之山同畏壘黃梁僊夢破邯鄲烏角先生還錦里乞章三上便抽簪張翰歸當秋氣深華髮玄經了生慮長松白石知我心

李子訪道成都贈之

字江高起仙人閣飛檻歸然對巴岳洞口常留太古雲石鑪不斷長生藥中有人兮好樓居自號仙樓隱城郭結髮曾授羲皇經晚年却養蘇躭鶴口稱方上遇真人內外金丹命堪托最厭

風塵多嫁婚欲持天地收橐籥閟道成都饒玄
宮青城玉壘相聯絡萬峰日月一簟瓢千里烟
霞兩芒屩吾家道陵君家耼談經玉局曾為樂
覡中玄牝世難知試一扣之今何若方士如麻
盡說鈴此行只恐岐途錯歸來且驗術有無然
後相携遊大莫

曾翁少叅緘卷索余詩作陽白歌寄之時
長公撫蜀而公且誥進中丞矣

南岳以北號石城山川駊騀包襄荊漢水盈盈

九天落雲夢汪汪三楚平才地風流古來有邑
子宋玉成時名楚宮日載詞臣筆驕誇春雪聲
錚錚遺蹟樓臺乗郢里漢濱夫人今崛起蚤歲
摛辭薄大言中年射策朝　天子一命高卧白
雲司公為郎北部再命偏傍商山芝公条陝守商洛有官不
向時才伍有子知為帝者師歸持二華仙人掌
雙擲朱衫徒此辭吾聞白雪之飛樓上與星斗
齊盤空十二磴宛宛青雲梯梅尉浩然人已往
蘭臺在東陽春西夫人據梧日何事刻羽流商
時杖藜　賜緋特下神羊製岸幘難忘戴鶡栖
麒麟朝有閣麒麟家有兒扶日擎天堪報　主
誅茅結社隨所之君不見太原王霸尚清德有
子猶存微賤色又不見陳留蔡邕多簡編何如
竟付王仲宣乃知公也稱蕪全如此人兮思執
鞭騫余搖落羈巴川辱公兩世生相憐頌公習
得下里篇由他春雪高青天

巫峽行

北斗闌干漸欲墮朝雲曉待扁舟過長年一唱

千聲傳箜篌琵琶遞相和十二高峰生眼前晴
光次第開蒼烟危石曲藏古老洞斷巖倒挂飛
來泉江深百丈清且寒下見窟宅蛟龍蟠須臾
巨浪蹴天起雲霾四塞迷巑岏峽盡更有峽灘
下還復灘借問揚帆子東遊歲將殘前路風波
猶未已空舲使君君試看箜篌琵琶俱峽名空舲使君俱灘名

結交行寄劉玄子

與君各是梁豫人少年結交巴水濱作賦相期
準揚馬斷金不得誇雷陳君家大人余先生拂

衣中原君侍親余名偶題駟馬柱君材旋值九
方歎是時先生臥玄湖横經著書稱大儒雲間
小陸並崛起家聲突過眉山蘇一朝世事忽中
變先生考終令弟徂瞿氏庭前堪雀網魏其門
下少灌夫鄉里小兒太無賴虎冠之吏何其麄
深文巧抵延年獄多難誰憐楚相孤親知猶落
石貧賤何相忘朋仇猶兄弟賓客徒滿堂匣裏
雙龍氣飛動仰視河漢横秋霜平生不作悠悠
者一片交情千古長

自鴻臚移光祿卿歌

當年歸作岷峨老看山鼓腹蹲鴟好恭承嘉惠
旋抗章　君王不省陳情草以茲起色三峽來
攢眉東帶長安道長安公府半臺城閒適無如
大臚卿吾老纔為典屬國建節虛傳開府名署
中萬竹真吾友碧玉空齋分左右袒跣那知夏
日長便長子孫亦非久已而除目天上來承乏
叨登九列首金馬門前可陸沉騏驥群中稱下
走不愛黃金腰作花只愛步兵廚有酒吏人五
日署一牘素食深慚大官肉閒將書卷動伊吾
肯信官曹似休沐後卿不減前卿清到此方知
主上恩君不見鴻臚孔敬休有秋七百斛不了
麴蘖愁又不見光祿阮思曠棲心托沉冥東山
秉微尚千載風流二子賢余也蕪之意悠然舊
京不比周南地願從留滯覽山川

余病瘧郭帥致黃花菜巨蟹相問信筆作
歌謝之

經旬伏枕長千里茅齋不蔽秋風起最苦造物

誠小兒枉有虛名稱壯士（壯士漢光武語景丹云云）舊京車
從填鍾陵我愛閒曹冷似氷沉冥共道阮光祿
瀟散何如張季鷹塏户千峰木葉脫金馬陸沉
差不惡感君意氣衆人前黃花紫蟹來交錯宜
男有草百不憂左手持螯右堪酌那將委頓助
呻唫起視江天問雙鷸將軍若非桓石虔何以
聞名即斷瘧

書丁户部孀督後明卷

丁公入郎大司農昔守馮翊多陰功當時父兮

蚤見背毋氏哭夫兩目矇豈但輕雲能蔽月漫
言黑漆點方矑延醫到處百不遇仙郎仰天泣
如訴何來方士渭川陽自道姓名李萬庫口稱
曾拜長桑君上池神水飲無數以茲秘法流人
間毋向青天撥雲霧仙郎齋心告慈帷擇日焚
香姑試之金針一轉運斤速巖電雙飛綠玉垂
十年幻翳散阿堵歸鴻忽送千峰雨頓令長夜
回輝光再見斑衣日歌舞我聞金篦陀也奇開
盲玉脣稱神醫李生綟抱青囊訣或恐天道非

人為君不見齊國有頰善哭夫天地震動頹其
郛又不見孝行通天張孝始佛燈普現親盲啓
丁家世德積誠厚食報宜乎執券取李生之來
翼者誰無乃天假斯人手不然斯人南走金陵
肆病者紛紛術何有噫嘻天耶人耶事非偶請
問丁家之孝子與賢毋

星士宋大頭苦索余詩走筆貽之

大頭老子八十六舌上星辰轉輪轂願得名公
隻字傳卻走巴丘扣空谷詞客從來在斗牛世
網相逢亦蕉鹿饒君草閣高懸河古往今來寄
雙目混沌從教儵忽謀尸祝翻嫌畏壘俗蔡澤
區區只問年聞道之書可曾讀

余防三關報甘征甫憲副挂冠泰山奇矣已而邯鄲道中遇張載禎給事棄官歸跨一蹇又奇哉二子皆余里中好友愧未能與俱也走筆作歌相期異日吾三子者狎主三峩之盟

金川觀察甘征甫卻厭京塵溷神武有所思兮

在泰山柱後惠文挂梁父江陽拾遺張載禎瑣
闥華要趨楓宸拂衣北走邯鄲道跨蹇那知侍
從臣吾鄉二子皆才豪結交燕肆稱同袍旬月
偶作此奇事棄擲紫衫如弁髦我今抱關日防
胡檄傳新牧五單于款往從之不可得徒羨賢
哉二大夫余也豈真轅下駒胸中日日開江湖
爾去山靈先報我早晚封章入上都西州夙駢
山水鄉大峩小峩鬱相望更有中峩浮紫光與
爾鼎立分翱翔騎龍來往天帝旁要如三茅據

華陽肯作區區一楚狂楚人陸通棲遯此山

題譚博士壽圖

此老何年坐空谷青峰倒挂芙蓉服千花席地開文菌丹書萬卷便便腹共道神傳南極星巳將名載長生籙孤松雙鶴相翶翔芝草氷桃勝梁肉吁嗟圖此者誰子一幅生綃白雲裏畫堂開出秋天高頓令四壁烟霞起主人晚歲賦歸來方丈衡門對巴水明窓自寫蕋珠經名山不斷宣城履野夫歆結香山緣令人笑向圖中指

朱秉器行余以遠阻不能送解所佩劒一具介使貽之而侑以歌

秉驄使者將欲行秋氣蕭蕭班馬鳴紅樹江頭開祖帳峰烟半落渝州城伊余索居康成里孔融惠好殊無比關門遥憶攀轅人恨不相隨諸邑子涪白飛濤天怒摧黎山九折車堪𢌞清酒百壺不得送側身東望心悠哉寥廓霜空暮雲紫同心難隔千山水蒯緱三尺平生親脫贈相將照行李君不見吾家茂先佩干將斗間之色從豫章君生豫章望氣否神物會合終當有明到中原曉渡河帆前津鼓撼洪波風雷瞬息劒歌起始信龍泉與太阿

嘉禾謡代作

倬彼甫田巴川涯有禾蘄蘄穗且岐邑中兒女歌相隨擊壤鼓腹家恬熙帝力者誰俱不知噫嘻張公為政樂難支

嘉禾行代作

四郊禾黍秋離離中產嘉穀神且奇此物去宋

六百載宋嘉定邑中曾產嘉禾人事天心會有時細聽道上踏歌者嵯峨突起口前碑君不見自古巴人多竹枝歆效漁陽頌兩岐張公之樂何可支

龍骨歌潘時良為少司空屬淮揚大决潘公奉　命往塞之功成獲龍骨獻於　朝晉宮保大司空索不佞作歌

縣官外府東南州漕艘歲歲安淮流鴻水突决弛延道齧桑四望天相浮平沉盡作魚龍宅汜濫時廑宵旰憂疇咨四岳寄邦土僉曰司空才

最優司空生長本吴越秘園宛委曾撰謁銜命乘檝入射陂胼胝參身洪流竭投璧沉馬鄃子歌搴茭揵石陽侯窟隄盤虹影稱黄金槎泛銀河凌海月鞭起蛟龍不敢藏各抱驪珠走溟渤鯢將白骨照滄波觸之尚恐風雷發神物那可留人間瑶函歸獻雙龍闕君不見蒼牛鬭死馮夷哀龍首拾得商顏類支祈鎖定龜山限宣房宫開萬福來乃知自古勳業歸豪雄玄圭告成

帝衷誰纘禹績光黄熊淮沂作乂潘司空協

不信請看專車之骨登紫宫射江亦偶爾擾豢難為工河渠着書垂汗簡岣嶁片石磨蒼穹

題松芝圖為鄭總督壽

一丈生綃雪同皜筆端横把松芝掃高枝詰屈蟠蒼虬三秀葳蕤發神草他時應共帝師遊茹之曾駐商顏好舉觴持以獻使君千秋日月歌難老

送少司徒胡公歸河西

供帳東都看出祖有客高冠挂神武渭城春雨度陽關金魚紫衫擲如土憶昔使君東南行前茅一指闔閭城海邦立救稽天浸吴語翻然特地鳴男兒身名不堪辱那能轅下甘局促回首崑崙萬里西玄圃瑶房從所欲君不見　温綸日下金鑾坡抗章高尚崇君何先遺妻子入山去然後策蹇行且歌始信冥鴻未可羅蒼生目斷東山阿任爾風濤拍天起千尋砥柱孤嵯峨

少保大司馬方公致政歸武昌

本朝樞筦稱元功三良鼎立俱楚中華容崛起

在孝廟嘉魚全盛李與公憶公弱冠通朝籍内外佃翔遍足跡直至中年結　主知開府東西列畫戟名王奉表欵龍荒九塞鴻猷垂竹帛三孤兼領春宫師八座還虚夏卿席麟蟒袍寛世金吾玉帶腰纏曳朱舄薄海咸知司馬名丹書自照金縢冊山川曾覽方輿志告成之岳楚居二江漢滔滔萬古流洞庭雲夢表奇異巨靈降神會有時公也生来豈無自四七雲臺將相姿二八虞廷公輔器是時　朝廷百無事一旦慉

然動高致　天子聞之念老成倉皇大失蒼生
意請老其如高尚何乞草天門日三至　溫綸
慰留苦不得寶鈔乘軒　特頒賜都城供帳列
如雲賢哉大夫稱不置君不見范蠡一平吳扁
舟三江水張良力辭侯遂從赤松子直將軒冕
等浮漚名姓千秋壯青史嗚呼古今英雄舉動
類如此

獨石行

獨石城南一片石突兀霜空削如壁古松屈鐵
盤雲根紫翠千峰莽相射陸海俄翻瀲灩須堆流
沙直接崑崙脉奇標眼底不常見誰其置之巨
靈蹟祕擬吾家博望機驅來未信祖龍策讖慨
長歌出塞篇撫膺對此懷今昔猶憶風塵已巳
年六飛曾狩犬羊天於時此石豈無恙蒼苔翠
壁俱腥膻猗歟我　皇神且武歲歲稱臣左右
賢屬者問罪五單于（近於張家口罰治諸酋）遂令氣色回
山川居胥姑衍杳何許勒將此石畢然自古
禦戎不足齒赫赫威靈有明始十年稽顙方未
央從茲何得言驕子不佞慚稱鎖鑰臣爾也砥
柱長如此萬古巖巖北嶽胡石乎石乎吾與爾

書李子中憲副春兩圖

誰將幽意托豪素空翠峰頭鎖烟霧雙閣參差
古木橋千林淅瀝丹楓樹雷聲白日滄洲移蜃
氣浮雲春水暮歸去臨流濯足歌蛟龍瞬息行
風雨

陳元之祠部招飲巾子山陳免官甚蚤醉
中作歌贈之

君官僅逾八十日君祿不過六百石祇緣舊業
傍天台掛冠神武振孤策數畝卅岩種秫田酒
常滿尊坐滿客城南一山喚作巾雙角峨峨幾
千尺與君岸幘酌松根看君頭上巾將圻好向
山靈乞得來漉酒岩阿醉今夕

嶺店吏

赤城以南黃岩縣縣南古驛是嶺店嶺店門迎
鴈蕩峰官者俱道神仙掾那知職在牛馬走倒
持手板汗流面靈巖幽壑不在心蝸角蠅頭成

纔絲冠上空留天柱雲衣間枉落烟霞片生来
㠯少仁智情苦縛微官自輕賤尚平婚嫁日嬰
懷叟容辭祿稱時彥少文四壁山水圖梅尉當
年姓名變古今人品不堪齊鴻鵠燕雀從所便
吾且理策驅風雲手按圖經足將徧仙家處處
開洞門丹灶初炊白石爛與豪欲草名山志壘
㠯堆成青玉案

石門洞

青田縣西七十里兩峰左右天門啓碧谿一曲

通靈源瀑布高懸洞前水水落蛟龍潭底眠洞
深窈窕吹蒼烟五月到此寒侵骨始信仙家別
有天

題鄭司馬範溪圖

大行西帶玉京紫氤氳蒸作溪中水靈秘千秋
會降神爰有異人出其里所謂伊人水一方長
松錦石開茆堂坐把道書白日靜此時夢已回
黃粱蒼翠交流散成綺飛泉亂走疾於駛誰為
此圖知君心對景悠然成畏壘我有名山君有
溪他日相尋還杖藜鄭真谷口長如此携来但
有赤松子

題當潮柱石圖寄贈蕭中丞蕭泰安人

天風吹立滄溟水當潮一柱排空起日月翻騰
心目搖亭亭砥障長如此有客家住東海頭巖
巖泰岳凌千秋此石為君曾化鵬就裏能藏忠
孝侯

屠長卿儀部以才落職別余檀州遂作關
塞之遊示以長歌余亦和歌別之

四明狂客不得意東走軍城發豪致帶雪飛馳
白鼻騧登臺欲斷匈奴臂丈夫生來不封侯何
如振策臨九州著書堪副名山裏卜地還為三
島遊日暮歸來片雲起拔劍豪登塞逾紫平原
擬盡布衣驩聞道揚帆洛川水羞澀貧厨熱洛
河羊羔不厭金叵羅（長卿不飲而喜嗜羊羔酒）樓頭北斗低
可挹為君慷慨歌伏櫪舞將如意碎琅玕男兒
不作窮途泣努力烟霞千古人與君揖罷青山
立

吳人張復寫喬岳萬松圖為大司空楊公壽而索余題余觀之絕似華岳乃賦之以代崧高之頌

東吳山人張元春筆下山水驅風塵寫出松岳生精神千巖萬壑凌紫霄虬枝鐵幹飛寒潮金芝玄鹿田仙標此景方内誰比肩岳如蓮花掌拍天松如華陰稱萬年靈氣降來不偶爾眼中閱人亦多矣關西夫子楊伯起

送鄧方伯分守涼州

憶昔使君備雲朔邊人日唱從軍樂繫得單于款白登掃淨胡天見玄亡誰憐為吏長子孫誰將勞烈陳帝閽近日河西苦番虜授君簡書之玉門玉門西接昆侖水萬里之行從此始雪花六月天山飛涼州一曲胭脂紫古來多才多苦辛北山大夫恨如新宦情莫厭潘安拙志士還將傳介倫虎頭看君具骨相封侯絕域是何人

送劉子玄進士齋試錄金陵

子玄尊人是吾師橫經昔日巴川湄過庭曾共聞詩禮翻令我輩先鞭馳子玄枯盡陵陽淚丙科果解匡衡頤雙龍終作雲間氣千里那甘轅下嘶江天夜望星星為客　詔下明光開兩掖千佛名經載玉函子玄捧出長安陌別余南向江東去且醉燕沽聽鴻語子玄亦在佛位中錦衣清晝行梁豫負弩題橋爭咤迎原與子玄無重輕要識英雄恥牛後始信悠悠世上情

大司空楊夢鏡與予同乞骸西歸因寫墨竹為贈賦謝

司空家本渭川曲胸中千畝真不俗揮毫驟落瀟湘雲把酒如坐篔簹谷風塵同上乞骸書西嚮關門薄板車持得此君歸老去山中何物勝吾廬

張封君雙梅方塘圖

月寃香雪蒼龍吐留寄人間擇其主益州山水天下奇大庾羅浮何足數吾家老子張玄真錦里消搖烏角巾華簪朱紱不入眼穿池種樹大江濱池銜碧浪分汶瀆樹選寒梅占發春有時

東壁詠仙姬有時滄浪歌漁詞笛裏聲淒却月
觀竿頭影落桐江絲盍部耆英説吾省鄉達如
公亦高等釣璜終載周後車結子留劉商家郢

馬道驛作

余家　恩還蜀行經馬道其驛官耄矣以
好語諭之歸優不能聽遂信口作歌且以
自解

馬道驛臣八十五身寄西秦家東魯耳聾齒脫
鬢如霜出入逢迎狀傴僂路接青橋與武關棧

道崎嶇無與伍不卑小官有展禽不薄乘田有
尼父爾心豈是學聖賢蝸角蠅頭良自苦余也
東朝師保臣困生六十負君親抗章十數不得
請今始給驛歸梁岷宦情見爾如膠漆方信余
為勇退人

柴關公館次趙閣老韻

還山西走長安道入棧青春聽啼鳥弱冠登朝
忽已老杜宇聲聲歸去好人間何事不堪了直
到臘除悔不早君不見七十二洞紫栢深苦海
人人爭欲沉

呂生行呂生別余山中且索拙筆信口作
歌送之

呂生弱冠學從軍要繫南越晢功勳五火陣成
祝融怒胸中百萬徒紛紛周流久抱益州恨西
向青天凌紫氛是時老夫魚已然剩喙柴門揖
清芬十日不滿布衣飲一幅相貽白練裙沽酒
且作江湖別山水依依難贈君爾去不知何所
見部恠來時何所聞

安邑聽王明府彈廣陵散即席賦別

徽君飲我蔔蔔酒瑶琴飛出廣陵聲竹葉千竿
倚溎石菊花三徑垂金莖中條嵯峨暮安往孤
月𣲖風被蒼涔胡為結綬行車塵五斗媿殺陶
元亮

居來先生集卷之四

銅梁張佳胤肖甫著

五言律一百一十四首

王廷實侍御陸道函董子才二明府孟得之進士盧少梗山人登大伾山得峣字

大伾欝岧峣捫蘿近碧霄風流齊杖屐心迹半漁樵禹蹟山河古龍光石洞揺平生登眺意五嶽更相招

病懷東明卿子相元美三子二首

長安初作客一病忽逢秋高枕星河上開軒桂樹幽五陵過白馬七貴夾朱樓獨有青冥子風塵不可求

矯矯西京士才高日起予入門慚蒯子多病臥相如一望黃雲塞長懸白羽書秋衣揺落後流景重躊躇

子相招飲以病不赴賦荅

豈是離群者居然不可招茂陵臥秋草仙掌見雲霄玉屑憑誰拾星河未是遥還期阮吏部待我脫金貂

寄盧柟二首

患難論交日飄零出夏臺書曾梁獄上賦逐楚魂來天地容吾黨文章失爾才世情饒按劍白首重徘徊

浮淮聞欲賦前路竟蹉跎秋到憂兒女情深有薜蘿疏狂千古態毀譽衆人多好報投瓜者江湖劇枕戈

夜過汪正叔

慘淡交遊意秋從匹馬來蟲聲亂燈火月影靜樓臺把臂風塵色長歌皷角哀文章重知巳世路轉悠哉

余有閩廣之役同余德甫宗子相王元美夜集吳明卿宅得醪字

秋色千門近悲歌向爾曹藤蘿牽月上鴻鴈背風高夜語生岐路時名借濁醪不知滄海去山水共誰操

秋夕德甫元美明卿集子相宅各賦詩餞

別席上荅諸子得長字

屡餞不協意非時爭我觴離歌和鼓角秋夜指河梁世事語中盡壓心別後長海鵬如可托来往白雲鄉

諸子於元美宅賦別得山字

龍劍欣相合驪駒偶爾鳴艱危軍國計繾綣友生情滄海浮天闊寒參半夜横臨岐何以贈公等特時名

慈仁寺別周一之兼寄沈禹文叅軍

秋色一尊去風塵誰可過牽衣出山寺忽雨到藤蘿天地兵戈滿江湖鴻鴈多叅軍問孫楚長揖近如何

淇門盧仲木至夜坐分韻二首

三秋別後盡一舉夜深杯世路難容汝翩翩何處來沉冥湖海氣浩蕩古今才好把青囊術乗風去不回　得来字

何緣淇水上雙騎落青山過鴈如相問高雲不可攀寒燈移静夜畏路損朱顏欲寄東南信茫

茫滄海間　得山字

雪中望太白

看山意不薄太白已深冬八水凍無色千崖寒幾重冷雲飛驟雪蒼靄闢長松杖策益門去回頭第一峰

不寐

不寐移殘燭天寒鴈自鳴憂時甘旅鬢處世豈才名江海鯨鯢亂乾坤鼓角聲渭川深夜月故故向人明

棧道雜詩十六首

去矣陳倉遠危扒蜀道前羊腸蟠絕壁鷄嶺刺高天世路何由定風花殊可憐五雲看極北多處是幽燕

疊嶂藏丘壑東河夜未闌無情浴鷗鳥隨意數峰巒白水千崖落青松萬嶺寒細聽行路者欵欵話艱難

明皇曾幸蜀駐蹕草凉樓廢址樵人說青風使者愁驅馳仙闕伏辛苦翠雲裘慎重君王寵千

戈不自謀
奉使浮湞渤蕭然此驛亭雪留千石白天落片
雲青凭几成軒豁披襟動窅冥昔遊何禽莽猶
似未曾經
萬山孤宿夜霜靜月相看閉户深防虎喧溪下
急湍晚雲封甕牖明燭愧衣冠舞劒心何壯更
長北斗寒
石逕穿雲細藤橋挂壁斜忽聽南去鴈帶雨過
三巴縛屋懸深谷為漁坐白沙無書附黃犬客

計信天涯
鳳縣依山曲城居似野村楓林傳隱豹霜館哭
窮猿饑饉寒相向誅求日更繁獄租消息遠延
頸漢庭恩
心事時堪折浮生動渺茫經綸天地闊道路古
今長谷口號青兕雲林走麝香岩懸將墮石吾
意重垂堂
一洞深巖際人傳張果居山花寒不落水石坐
来虚物外餘丹竈褱中秘道書風塵心已倦及
此愧吾廬
日落松林道危橋萬嶺西牛羊歸去晚麋鹿遠
相攜獵火焚山澤清泉引稻畦風光疑故里到
此忽能迷
去秦逢晏歲歸蜀破愁顏匹馬青天過商歌白
石間雲開子午谷地接鳳凰山雙鶴飛何處黃
昏獨未還
戍堞頻回首長安信不聞金臺雙睥睨閣道萬
山雲滄海横蛟窟中原屬聖君誰將銅柱績遠

繼伏波軍
紫栢出雲標群山盡遠朝流霞千丈色晴雪四
時飄水氣衣蘭若金光隱石橋洞天七十二隨
處足逍遥
驛亭荒水竹寥落問庖厨九坂寸心折千山一
劒孤持尊看柳瘦炊雪憶彫胡不盡浮雲態天
長鴈自呼
昔聞有賢達避世此沉淪抱甕漢陰老耕嵒鄭
子真山川頻歲月天地漸風塵隱几歌千古時

歙白㲲巾

又徑纏飛壁驅車亂石多鷄頭峀倒影馬道夾清河岐路楊朱淚青天李白歌褒斜逢地主歷歷問蹉跎

宿楠木寺

山寺霜鍾吼雲林石榻移客來峀片月地僻長玄芝不減周顒好難逢支遁詞江聲清夜出心跡照磨尼

過廣慈寺

孤寺群峰外寒鍾萬壑傳高僧持白業法雨噴青蓮花雜陰崖雪門開大地煙藤蘿知客意牽引上諸天

青谿曉發

果州南去路曉色度青谿細雨聞桐葉寒山動曙雞江關松竹近客計夢魂迷數載莊生恨今来急馬蹄

春夜集邢良登草亭

物態成予懶因君春夜來群峰亭外出明月醉中開鼓腹銀河落搔頭玉露催更長歌一曲江色共徘徊

野色些亭古江風挂席門青天峀惟石白月墮芳樽琹鼓春雲亂文從子夜論醉來峰底臥何事問崑崙

涪陵逢姜泰倩扶櫬還廣安

涪水相逢日愁顏見爾多開帆挂明月倚劒落銀河旅櫬閬山遠風濤峽口過生芻無可薦灑淚向江波

湖灘守風

寒棨依春渚揚舲二月濤大風開水石宿霧罩江皋欲進湖灘險深怜估客勞檣烏故飛去目斷白雲高

瀼水夜行

入夜舟仍下春風晚更吹瀼西灘石轉江上月華遲炎海頻流血蒼生豈祭眉艱難今日事憂苦寸心知

萬縣夢先大父

夢覺驚吾祖山多失故邦臨風衣袖短見月淚
痕雙瀑水斜虛壁春星落大江幾年松柏路伏
枕照銀缸

夔萬

片帆去不盡旅食亦虛名雲薄黄金島天高白
帝城山多分石色夜静得江聲未息東南戰朝
廷憶請纓

宿黄牛峽

春到黄牛峽江辭白帝城楚雲高不落巴水去

無聲絶塞書難得孤舟月更明櫂歌聽自短幾
處夜猿鳴

清化驛夜坐

三湘客路盡七澤楚雲青雨色寒春夕松聲屬
晚亭慚非蒼水使愧是益州星世事多南北時有倭夷山陝地震之異何人哭漢庭

武陵

炎海路仍遠滄江人未歸風吹武陵曲花落使
臣衣微雨沾春樹長天指釣磯生涯逢世態將

息漢陰

益陽道中

楚水東南去山從白鹿分忽看衡岳鴈高逼洞
庭雲横笛清江斷流鶯野樹聞綠蘋千里色湖
氣晚氤氲

晚次萍鄉

窮途殊未已日色暗中原人語非吾土禽聲似
故園江楓千樹暝石塔二峰尊忽憶登樓賦空
銷楚客魂

邵武水亭

風塵来此地世事忽相拚水引樵川盡天垂海
氣寒山光春可摘萍實秀能飡念別池亭外仍
歌行路難

題字濱亭上假山二首

取自何山石能移字水隈形從混闢有景向草
亭開巖洞人難到藤蘿月易来酒狂將挾去寒
色並崔嵬

杖策平生意年来湫未從那知青草室亂起白

雲峰種藥山頭滿臨軒花氣重毋論拳石小亭
外即塵蹤

三山偶病訊李員外

同病何無那羇棲大海濱共言蒼水使並作茂
陵人草色愁高枕簷花別暮春怜君裁七發予
亦臥風塵

感懷東張户曹宗儒

君為避亂客予是異鄉人共有江河恨淹留各
此身黃金酬國士赤羽自風塵向夜滄溟震天

心近北宸是月海上夜震

挽梁公實五首

羅浮望不極石壁照滄溟草奏辭　明主長生
托歲星紅顏翻自損丹竈竟無靈揮涕橫東海
波濤萬古青

鴻雁音初到龍蛇事可憑百年嗟未半一疾滯
相仍獨鶴歸遼海遺文得茂陵君門無俗友吊
客豈青蠅

燕臺曾作客訪爾過諸天共坐三花樹同參七
祖禪追思猶頃刻見面已山川莫聽隣家笛縱
橫淚泫然

不惜朱顏擲先逖白首歎蒼梧南斗落大海暮
雲寒天欲斯文喪才知我輩難敢辭班固續新
論未應殘

一哭秋山震論交生死深東閤臨大海灑酒泣
中林世路投珠嘆天涯擊筑心延陵若有劍贈
豈待如今

翁希登李實夫二使君見過留酌凌雲臺

空臺白日晝雙騎雨聲間飛輓知吾拙高車見
爾還野風吹大海醉語落青山恐別寒江去浮
雲不可攀

病中荅陳仲文水部二首

懷人何所有江上釣龍臺豈惜山公醉難招水
部才空齋楓樹瞑高枕夏雲來旅病淹歸計時
添越舄哀

積雨客心亂愁看薜荔紅院墻封夏草海鳥會
高風持論文中子談玄河上公浮雲不可問吾

意任鴻濛

東陳郎中

不共元龍語時添平子愁三山雲氣白日夜渡江樓草臥文園色天高大海流聞君理舟檝亂後欲何投

秋夜集舒元錫得雲字

亦有悲秋賦西風思不群黄花一雨後紅葉九天聞蟋蟀人同夜梟盧客易醺歸来聽鴻鴈聲斷萬重雲

夜集舒元和得何字

世事我何有浮生足放歌舉觴移燭影長話轉天河入户秋陰合寒城鼓角多醉深頻問轄其柰故人何

遊金床岩四首 中有流盃池

天地留名蹟相携上客来杯從流水送春逐野花開出郭能違俗磨岩見異材蘭亭千載後此會亦奇哉

社若春將歇林泉此會難流觴隨意得飛瀑滿岩寒畏俗耳丘壑提壺傍藥欄不須投轄飲山水足盤桓

塵埃非客計泉石舊相宜繫馬青楓樹臨風白玉巵水聲岩際落草色坐中移定有睞狂態何須醒後知

城南千古石遊賞一何遲封或山靈重名應我輩疑據床紅日墮岸幘白鷗窺只尺雲霞地時人竟不知

升菴送余歸于寺賦詩贈別因答四首

不盡長江話仍同百里舟攪衣青竹寺對酒碧雲樓楓葉聞寒雨帆檣急亂流誰將然別賦愁絶問湯休

南浦傷心地東林解襪情一鍾破山色千石轉江聲語語君恩重茫茫世故輕賜環知異日丘壑且浮生

不重金蘭契寧知渭樹悲慚無青玉案勞贈白雲詞極浦汶川闊長天巒嶽垂楚騷公賦後何處釆江蘺

扶病還能送追歡白首新相逢同笑語徂作異
鄉人世事江湖遠生涯杯酒親誰知消渴者特
筆在詞臣

雨

積水滄浪闊輕帆五兩開岩花承露重石鷲過
江来雲失千山樹波翻四月雷野農心甚切豈
爲楚陽臺

宿玕公山房留别

礽地遠塵劫彌天得化城瞑鍾明月臥髙枕白
雲生煮石開山色談經雜鳥聲主人能怨別珍
重惠休情

飲馬民愛園亭二首

疋馬浮雲色相携此地歡野池新菡萏曲檻舊
琅玕坐嘯青山落披襟白羽寒名園誰可負還
共月中看

偶来雲水地深見主人情白日琴書冷青天竹
院明談棊動山色把酒出鶯聲愛此文園會君
才自長卿

過金銀山

立馬分晴望江山四面看野橋雲霧隔青壁蕨
薇寒夜識黄金氣心飛白羽翰旅情翻倒極行
路不知難

詠大悲像

山河開色像萬劫坐来空玉貌齊金闕毫光射
杳宫豈應千手像自有四禪功倘悟浮生理虚
無落照中

詠古栢菴

結菴雲霧裏古栢上參天影破千峰月煙飛百
道泉清風寒歳後髙榻玉山前回首浮名夢吾
將學問禪

詠黎山

巴嶽浮空出黎山拂面開川原紛迤邐雲樹並
崔嵬遠水千岩白長風萬壑来登高徒仰止人
事日塵埃

詠木蓮花

異種何方得新看自給孤緑條明翡翠髙樹雜

珊瑚裊裊寒香遠娟娟碧澗隅雲山堪有托桃杏滿玄都

詠龍井

玉泉肴淼淼石竇出山隈猿鹿青霄飲魚龍中夜哀桔槔松院少煙霧貝宮来願以甘霖澤隨風瀝九垓

詠玉版

懸石聞洙泗浮金出漢宮巴山白玉版清韻古今同戛擊横秋水鏗鏘引谷風伯夔曾舞獸好

奏未央中

詠芝草

野山空翠合香澗長玄芝夜月明春谷晴雲護紫枝葳蕤三秀色窈窕六英垂倘遇韓終侶飡霞千歲期

詠香爐峰

香爐標絶巘型冶自何年紫氣凌千仞飛流注九天夕陽霞噴火朝雨霧生烟大藥無人識紅壁珠可憐

送周別駕之雲南

金吾執戟舊貲綬佩刀宜秋月徧能遠浮雲未可期碧雞寒郡閣炎海度旌旗莫道西南盡還探諸葛碑

雪夜陸道函温和甫二廷尉携壺見訪得詩字

並馬寒雲落因君盡酒巵呼盧簷外雪刻燭醉中詩樹色連城起天風入夜吹深勞剡溪棹郢曲幾相知

元夕四首

客久逢元夕春風暗裏催玉繩千樹動金勒九衢来宵擲聊從俗笙歌轉落梅漢宮祠太乙仙曲滿蓬莱

鰲山連萬户夜氣並嵛菱濁酒意無限清宵興可乘歌聲蹈楊柳月色闘春燈不見貴公子鳴珂度五陵

漢宮無夜禁春色自都城卜畫非吾意祠門見物情雪残千騎影燈擁萬枝明聽罷長安鼓誰

為金石聲
管絃誰第宅客夜轉深愁明月三峨遠春烟二
水流長拚燕市醉無術廣陵遊謾道傳柑事朱
門何所求

送楊驛丞之東光

地即弓高舊官從瀛海知萬方通王帛十道出
旌旗古舍鶯花發春風柳葉吾蓬廬駐置馬期
兩鄭當時

春日遊常園六首

韋庄聞夙昔嘉樹偶淹留草色便房滿春風到
柏愁綠蘿依石動曲水隅花流尚想東園盛新
豐舊列侯

地闊芳菲破林深塔影遲歡呼携客至桃籍為
花移月放桓伊笛雲空支遁詞但知枝轄好何
處尚書期

客計風塵薄幽懷水檻偏傳杯雙鳥過脫帽衆
人前紫闕雲中見青峰樹杪懸悠然帝杜曲尺
五欲瞻天

滄水有天地遊人變古今流光隨物理痛飲見
吾心日氣銜亭樹鑄鼇散石林即論三遲外何
處可沉吟

郊垌駐騎望春色盡浮杯地接華陽館天圍駿
馬臺方池迷醉客綵筆辯題才明日風塵裏芳
菲可再來

園亭新賞鑿雲樹舊交歡翠裊春衣薄池凌石
檻寒白頭偕俗易青眼向人難萬古沉冥氣長
令達者看

寄款子學二首

山人久不見別後賦何如明月心無盡青山夢
有餘詞源趋渤海生計擬樵漁莫待秋風起征
鴻始寄書

沉冥吾愛汝闢道俗難容窮達隨流水行藏任
短笻白徒空自失青眼幾相逢萬　堪贈巴
山第一峯

送王文學之武昌

銜恩辭帝闕別酒送燕臺時命遠題柱功名列

市槐片帆黄鶴近明月大江来勿念青氊薄傳經畫楚材

夏夜過蘇給事二首

偶過青瑣客坐我白雲居各有忘形態馬知禮法踈歡呼流熠燿長話落蟾蜍何處邊烽起尊前報羽書

河朔千秋事吾曹日可尋捲簾侵竹色坦腹坐花陰鄉思盃中斷交情客裏深酣歌不知去城柝故蕭森

秋夕靈濟宮訪劉惟南分賦二首

桂影瑶壇静秋風石殿凉偶然騎馬至把酒意俱長寓目花無數清歌夜未央蓬壺重可約只恐賦河梁 得長字

世事何須問仙家白日閒鐘聲傳萬户秋色滿千山歲月空流水烟霞好駐顔聊將靈鳳曲飄灑向人間 得山字

過陸道函園亭

珮環吾可解蘿徑爾能招騎與秋風到歌從子夜驕紫榴垂户牖孤壁見雲霄念及荒蕪處青天萬水遥

翩翩五陵子築室果何人各有風雲氣相憐土木身孤琴寒素壁散帙暗飛塵舊業俱南北經過可厭頻

秋夜夢子相感懷

别爾成千古相思每大招寃同秋鴈至夢與夜鐘遥氣色青山盡時名白雪飄東風一灑淚波接廣陵潮

挽盧柟四首

憂患人俱有飄零爾獨偏生難容濁世死豈負皇天鬼録甘從餕遺文姤不傳山陽誰把笛吹向故人前

伾山曾落日携爾醉氤氲紫翠亂相拾至今寒不分望摧華表柱愁結大河雲萬一盧敖鶴人間使我聞

猶思梁獄裏十載上書難窮谷春初動芙蓉秋已殘曾深兒女恨况乃布衣寒檢篋紛詞翰那

能不淚看

才凌司馬賦人得禰生狂死去悲鸚鵡愁來憶鸕鶿薜蘿孤隧冷秋草白雲長不見浮丘客闢河淚萬行

送冷翁之桃源 代作

儒冠元不薄官地况桃源丹洞花如待青牖道自尊壺觴臨别路裘馬望中原文學君非忝公車日在門

病中柬于韶

為客能同病寒城隅紫氛渴深金掌露桃共茂陵雲詞賦愁偏得沉冥意不群非君念流水七絃肯相聞

春夜同韓考功集范比部宅限韻一首

疋馬度芳菲殘雲傍晚飛城高來夜柝客久換春衣笑語當風落愁心得酒稀不知投轄者明月可同歸

臥病山房張子畏寔子修見訪賦此留別得微字

旅病掩江扉鐘鳴度翠微洞雲侵石壁露氣薄秋衣醉月諸天近登臺一葉飛不妨重秉燭別後故人稀

居來先生集卷之五

銅梁張佳胤肖甫著

五言律一百六首

對雪二首

晏起醒難撥春迴興可尋城高先白雪客久倦
黄金欲拾梅花落其如酒盞深幽蘭吾有曲令
古念知音

雪色有如此青尊奈爾何風吹天地白雲傷帝
城多入戶紛瓊樹沾衣想玉珂狂來學劒舞寒
氣滿山河

春夜同洪山人過惟敬山房得城字

落日下燕城寒鐘山館鳴看花春已半對酒月
偏明燭晃琴書色風驕鴻鴈聲更闌猶繫馬[illegible]
乃故人情

宿龍華寺

地有龍華勝心隨石榻清春風一枕到孤月萬
松明花散諸天雨鐘鳴不夜城抽簪如可得於
此悟無生

萬福寺

囂諠忽有寺清淨遂相依古壁丹青落空林鐘
磬微逢僧論浩劫投馬足芳菲大地春風起曇
華向客飛

送李別駕之任吉安

官以題輿重才從展驥名楚天千里色忽作挂
帆行明月西江水浮雲北斗城佩刀吾解贈不
獨別離情

小館成惟敬化卿見過得闌字

築室心何遠開尊興未闌雲深留客醉春老見
花殘笑惜千金得歌飛九陌寒不須重秉燭明
月在欄干

入蘇門山道中偶成

仰止蘇門久斯遊亦壯哉平原紛迤邐一騎忽
崔嵬石逕花如待村醪月共開山靈應識我先
遣白雲來

月夜獨酌噴玉亭懷陳衛輝太守

[illegible]玉泉仍噴長竿夜可投心空羣象失天遠一

尊收片月移孤辟滄洲老白鷗何當如衛水日
抱郡齋流

行役新蔡東助甫二首

暝色渡洪流驅馳豈壯遊片雲能傷客新月故
明樓失計辭鴻鵠無端應馬牛風霜倦行役數
攬黑貂裘

物態何須問相逢總畏途羣疑紛折軸斯道厭
投珠名豈風雲得身驚歲月徂因君論出處吾
欲着潛夫

冬夜劉子玄子眞昆玉見過得登字

天涯逢二仲豪氣失陳登嵩洛名非薄風雲夜
可乘星河垂大埜尊酒盡寒燈恨別何須賦相
期在固陵

望金剛臺二首

蒼靄高臺隱平原立馬分寒光搖紫翠靈氣浡
黿鼉辟有千季雪峯攢三楚雲征途渺天路猶
鶴想為羣

一騎轉崚峋寒銜石遐新雙峯驅日月萬辟綴
星辰翠幰翻溪樹飛流灑路塵高山隨處見似
欲傷旅臣

雪夜商城道中

缺岸頻回馬衝泥兒晚程野流奔衆壑飛雪犯
寒旌藍縷殊方俗青山過客情何須六百石始
欲謝浮名

福山鋪曉發

幽懷貪野宿不分簿書忙海曙窓中得鄰雞嶺
外長晨風吹短髮劒室滿玄霜欲問西飛鶴曾

經到故鄉

雪夜別劉子玄子凝昆玉席上賦

夜久殘銀燭歌清落晚霞芳尊開地主靈劒合
天涯江漢人千里樓臺雪萬家河梁未可賦容
易渺仙槎

春日遊中泉

北泉看不極振策忽中泉脉絡元同地清虛別
是天雲移千澗石鐘度萬峯烟悟得無生理紅
塵殊可憐

遊南泉寺

看山青嶂合舉酒白雲齊塔影浮孤壁鐘聲過野溪流觴石上得好鳥坐中啼愛此空林住何妨春日西

張田寺追王太守不及

陳蔡經過地驅馳日易斜雲依靜着楊樹雜野人家法磬疑天籟寒窯作雨花何當參五馬聊欲演三車

陽夏別朱子遜

乘春來白馬去路轉黄河芳艸客中綠浮雲天外多風烟成夙昔歲月各蹉跎楚辭今三獻寧敎泣卞和

陽夏別楊鶴年

陽夏逢春雨傳經憶滑臺慚余困陳蔡念爾尚蒿萊細艸迷芳徑千花照客杯豈無楊得意留滯子雲才

泛舟蘇湖三首

芳艸澂蘭渚刻遊興自豪苔痕留步屧桅水亂

魚舠鷗鳥當人立風花去岸高魚龍久寂寞應得慰春濤

中原舟檝少得此勝桃源易足孤臣分難忘明主恩扣舷窺野老岸幘對芳尊歸去春風晚藜花半在門

雨晴閑放舸眺迥衆流分銀鯽隨時得香芹到處聞梅花沉玉笛湖氣濕青雲便欲乘烟霧滄洲弄紫氛

別張子實

疋馬去何急蕭蕭河上鳴風花吹萬樹尊酒送孤城留滯安吾計飛騰寄友生獨憐陳蔡厄爾有及門情

晚入夏邑

當暑仍投馬更殘夏邑城雨深禾稼色水淨芰荷明蓬跡虛環轍風塵憶濯纓月華誰不見獨抱兩鄉情

七夕二首

天涯歌管夕握手慰梁陳寒壁飄千葉香車過

二神貧能標犢弄醉可答風塵田首明河路微茫苦問津

秋氣驚搖落酣歌興未闌星猶今夕會月作異鄉看鴈影中原急砧聲萬戶寒相逢乞巧俗拙宦自潘安

飲彭大夫南庄二首

主人能好客慰我在陳心箕坐秋雲上盃停竹塢深空臺標四野嘉樹盡千尋便作幽棲得為園老漢陰

南墅經過晚深慙長者車宿醒醒水竹幽意及樵漁怪石當人立秋螢度牖虛行藏成吏隱那得念吾廬

輓李鴻臚並慰其父川甫

中朝遺典客地下竟為郎河嶽秋無色弓裘業自長庭辭斑服蚤人憶白眉良未必東門叟情將我輩忘

謝答南陵王

西園一以眺愛此芙蓉池甲第青雲滿珠樓碧漢垂賦慙梁苑雪醴重楚王卮欲待秋風起淹留綠桂枝

過張四昆仲却贈

夷門看意氣秋色滿平臺二仲過蓬室三張自駿材壁酬知己盡驛置故人來況是羈棲客長令蔣逕開

贈蔡生

所逢梁國彥無復似中郎骯髒風雲意聲名歲月光龍門非白首狗監得長楊紫氣曾相識青雲牛斗傍

量移蒲坂留別王大夫二首

歡極曾冥契愁深重解攜晉梁今道遠陳蔡昔畀棲秋老羣鴻急河流遠岸齊登臺千里目日落大行西

艱難逢末路意氣得君庚心事黃金斷人情白眼收雲泥隨去住歲月任沉浮河水蒲關外情將東北流

滎陽觀音堂偶成

雙樹高臺隱千峯古殿陰洞雲蒸石榻蘿月照禪心霸氣山川盡秋風草木深遊梁客已倦且欲扣空林

元峯殿下招飲西樓得松字

西樓供遠眺倚檻盡芙蓉樹色分三晉河流轉萬峯秋臨平野菊風起夕陽松欲借緱山鶴吹笙第幾重

過延祚寺

客來山館寂扶杖出微鐘紅落含霜葉青攢古

殿松雙珠懸法界五老對秋容誰識鷲漿處南瞻第一峯

宿侯馬驛

峽徑趨侯馬山園滄水明暝雲遲倦客村火暗前旌霜洗寒星白風長古樹鳴旅魂招未得漂泊任微名

猗氏

剗首初行幰人傳猗頓居古封猶姓氏舊業已丘墟野曠風烟慘家殘賦斂餘誰將五犉計沾灑遍寒閭

宿樊橋驛柬蹇子偱

暝烟環驛店來者問投車素月啼陽烏寒星宿綺疏勞歌情自得旅食計全疎只尺憐同病天涯話謫居

還蒲坂

長阪分蒲望初冬雪與歸天隨孤鴈沒雲挾太行飛宦拙潘安鬢途窮阮籍衣羈棲如有待欲剪首陽薇

宿延祚寺

北風吹落日投馬夜鐘微竹榻窺山月禪燈散石扉天空五老立煙擁百梯飛浩刧行將問遐心重拂衣

至日山陰王讌集得冬字

西園追羽節長日轉寒冬傲吏疎狂甚王門禮數重浩歌誰白雪物候任黃鍾豈是燕昭客吹葭黍谷峯

山陰王招飲南庄分賦十首

在大河洲

猗氏道中感懷

魏國山河壯浮雲望欲迷親季頻喜懼宦跡厭
羇棲龍劒時相問鴻書杳未題由來陟屺者亦
在析城西

人日見二毛

吾季三十七雙眼又逢春心以憂時折家緣久
宦貧乍驚霜落鬓且共日為人不必巫咸卜浮
生任大鈞

過裴山人却贈二首

愛此青山客能將世味踈與來唯海嶽計定只
樵漁雙劒偶相識一瓢常晏如席門君不忝長
者媿吾車

千古吾同抱茲遊重討論文章傳太史道術啓
軒轅是物風塵喪多君韋布存宾搜不在遠姑
射並龍門

元夜晏集襄垣王池館十首

金榜揭星橋蘭膏上斗杓杯前行大澤月下俯
中條泉賤鮫人室臺吹鳳女簫天官有封事萬
里望青霄

片雲扶邸第步櫫散花叢夜共千金得燈分七
寶紅壺觴移洞石樓殿入春風太乙懷今夕祠
官在漢宮

良夜堪吾醉傳柑笑物情危梯千石轉濯水萬
珠明片月高相避寒泉靜有聲與來成爛熳霜
角墮長庚

簾起山河遊池環水竹齊王孫意不淺況復艸

萋萋火樹枝難折林塘路轉迷梔花有消息別
作武陵谿

不夜城何在傳燈有道場偶來尋帝子更得禮
空王灰劫身如寄春心坐已忘摩尼懸法界未
許百輪光園中有古寺

薄遊非傳食知我必雲林石榻琴書靜春風蘿
薜深張燈聊俗習醉月撇鄉心忽縱層臺目中
天挂井參

榻共西園下歌能北里來九枝爭夜發千騎踏

春廻白雪飛梁苑雄風過楚臺稱生曾被譴謫
歎動餘哀
卜築成三徑招携借一丘春飄元夕勝尊擬幾
人愁綺席明朱邸銀河倒畫樓霓裳今夜曲虛
說廣陵遊
曾放金吾禁鳴珂醉五陵身逢雙鳳闕夢繞九
華燈泛梗終難料臨軒秖自凭他時談作者斯
地老枚乘

趿履過平樂臨流愛石磯無端逢地主幾欲典
春衣河漢杯中落梅花笛裏飛天光涔夜亂從
此滯忘歸

寄理姪

千里推兄子家聲藉爾傳風塵諸父隔頭角衆
人前玉樹看如此羅囊不可懸阮門南北勝自
覺仲容賢

宿堯城店

野店開蓬簀勞歌問解鞍山隨沙樹暗月度塞
垣寒道路攻雙鬢風波寄一官飛塵冠上色踈
遠向誰彈

趨靈石

征途辭大鹵立馬萬峯來石徑纏汾曲山城列
戍臺曾聞驅虜騎誰是斬關才三晉東南地安
危保障哉

趙城道中

烟雨路冥冥斜陽騎未停鳥聲隨樹轉嶽色逼
人青大暑行難賦飛流靜可聽轍環元宦跡何
事感浮萍

洪洞道中

環郊成沃野帶郭更清汾流水村相學芳蓀路
轉聞千山逢偶雨五穀盡如雲煙景同吾土能
忘鷗鷺羣

過呂舍人山居二首

山第依汾曲青山並馬來冠曾神武掛尊許白
雲開卜築隣仙洞躋攀破石苔世途君不見日
日有塵埃
未厭臨池興還同倚樹歌舉觴雙鳥去抱膝片

雲過流水分阡陌絺衣挂薜蘿烟霞元有癖投
轄奈君何

雨過平陽東裴山人兼貽以酒

我馬逢今雨平城一水限秋風吹道路煙樹出
樓臺容易青山客艱難白雪才致君桑落酒疑
作問奇來

再過呂氏山居二首

再入汾西路幽居亂水中聽鶯曾夏木題竹更
秋風沃野尊前出烟霄雨後空經過無俗物百
遍意何窮

重起貪山興那論下榻心危言無濁世箕坐必
長林巖洞看如昨風雲直至今似聞姑射頂招
隱列仙吟

同呂舍人裴山人酌池上得荷字

日落涼風至方池動夕波青山留客醉白月向
人多促席移星漢裁衣念芰荷誰為清夜笛秋
色起藤蘿

過裴太守山居二首

卜宅能依水登樓更有山青雲心已薄白首意
俱閒雞黍來三益風塵問九還石蓮千丈色僊
掌若為攀

君已郊居賦吾將吏隱俱相看皆五馬何事有
岐途河水侵杯出條雲倚杖孤尊鱸秋思起無
日不江湖

飲王孫庄上得河字時蹇子修欲東行矣

嶽麓開山第秋隨一騎過臺高凌素月水曲似
明河宦為郊遊拙杯因客思多天涯聊此會誰
者唱驪歌

秋夜泛舟東溪六首

繫馬丹林外鳴榔學釣徒秋星垂萬象烟水拆
雙珠髩易浮生改心難此夜孤從教妨案牘不
敢負江湖

郊遊能寄傲況乃大湖東醉月人同夜揚舲水
自風蹤林秋色裏千嶂鴈聲中欲扣蛟龍窟茫
茫河伯宮

木葉千峯下蕭蕭隔岸聞漁燈行遠樹湖氣結

青雲五老深知我三秋合共君虛愬南崙客谷

擬北山文 五老峯名

吾家山水地對此卽依然觴政甘浮白談鋒敵大玄一鐘何處寺斤月滿谿船只恐迷烟霧乘槎牛斗邊

愛此烟霞釣蒹葭一水長湖香天盡白菊染地俱黃醉語喧簫鼓舷歌進石梁纓塵元不到何意問滄浪

肯擬懷沙賦偏諧吏隱心卽看官况好轉覺主

恩深石壁翻青鏡秋泉雜素琴中條千萬壑處處可抽簪

放鸚鵡二首

有鳥何方得黃山萬里西是誰憐辯慧爲爾脫羈棲隴月心常切關河路不迷卽看田野雀隨意上林啼

歲月牢籠久將歸意不孤對雲翻羽翮繞屋更踟躕言語隨凡鳥虞羅愼畏塗山林如自得豈敢望銜珠

久客雁上辱兩王遠餉偶賦二章呈謝

嚴冬倦行役不爲哭途窮自效燈前舞相思雪後同孤雲依旅舍豐膳出王宮一飯千金意長懷國士風

汾陰勞謁者百里見情親菀死經時別山梅幾處新談天非食客授簡或詞人彈鋏吾何意支離笑此身

晚上峨嵋原寓目

路出峩眉阪川原望不孤陰巖殘雪在落日大

河隅暝色來天地鴻聲乍有無中條南盡處彷彿見虞都

姚渠氷合久廢遊晩見方舟蕭索感賦二首兼柬地主孫侍御

一繫秋波後鳴榔遂渺然壺觴虛歲月氷雪倚山川用舍初何意陰陽自有權相期春水發航海爲君前

雪映孫康宅門開張翰舟秋溪一笑後寒色滿滄洲天鏡層氷合山雲赤石流桃花消息近擬

作武陵遊

甲子元夕二首

山舘風霜厲張燈獨夜情青春前日到火樹隔樓明門閉中條月鐘淒古解城細聽年少者金勒往來鳴

四海行歌夜人含去國愁可憐千里月不作二江遊庭雪戎戎薄山雲𡡉𡡉收青燈有何意照我敝貂裘

王孫別舘題壁

石倚晴窓立風生碧艸斜會心從坐臥隨意即烟霞花落高人揚春逢帝子家地因題竹後翻使辟疆誇

萬泉

睥睨沿山麓春風引使車環郊無沃野負郭盡陶居峯巒片雲出臺臨雙眼舒良哉司牧者問俗幾踟躕

游張園

抱案誠何事尋春扣野扉看花罵自語隱几竹

成園步履迷芳徑村醪典容衣斜陽猶繫馬明月與同歸

上磐王子聚萬石為山又結木橋大似棧道索余賦詩二首

恠石何方得移來邸第間雨雲成楚觀大小即淮山螭首泉如注羊腸路可攀不須人境外別美洞天開

何事梁園裏來如漢道趨飛橋宮樹上絕壁棧雲扶人力疑天造層梯據一夫畏途吾歷盡愁見此崎嶇

居來先生集卷之六

居來先生集卷之七

銅梁張佳胤肖甫著

五言律一百二首

風伯雨師祠

萬栢糝天起遺宮儼地靈空山明日月古壁漢
丹青玉輦千秋過春風一騎停拂苔尋斷碣飛
雨驟冥冥

贈平川王孫

川水平如掌靈源四瀆尊流雲牽砥柱蹴地劃

龍門紫氣橫汾後孤楂貫月翻思君一片石無
乃是天孫

生孫

未老添孫子題書到舜城兩儀難報答四代荷
生成敢道麒麟種聊存豚犬名遥思家慶日喜
動北堂情

行役芮城東錢明府

曉發渠豬水行經芮伯祠東西河勢出表裏嶽
雲垂地險依村盡林深度馬遲釆風來魏國好

賦伐檀詩

贈錢芮城明府

十畝當時地千峯自古城白雲庭際落幽鳥案
頭鳴問俗猶勤儉遺風見質成中條秋夜月應
共使君清

送王廣文擢任京學

經術西河似贍依北斗同祖筵開夏木關路漸
秋風天禄宮墻近橋門壁水通看君鳴佩玉楚
楚日華東

宿永樂宮四首

税駕南山麓投棲永樂宮地偏雲下榻殿古夜
垂虹舊里眞人後浮生過客中相期華表鶴來
往大行東

老栢知何代殘碑不問年斗牛行晝壁枕簟出
飛泉玉檢神霄秘金宮絳節懸石壇中夜月吾
欲採嬋娟

扶筇探勝蹟深爲碧雲停河勢迴遭見峯陰表
裏青鴨湖看衆衆函谷接冥冥方丈蓬壺外無

如此地靈
兩年疲郡閣一日臥雲林瑶艸隨人把山花遶砌深眼前皆大藥身外是華簪何故遺榮者難忘婚嫁心
山行
征途賦大暑涼氣晚來空馬怯蒼陵谷風存魏辟詩泉聲雲裏落山態雨中奇杳杳危峯上何人拾紫芝
馮徵君築室索賦

埒厭鋪金勝門如挂席成三峯攢石色四壁走河聲城市名堪隱風雲夢已輕玄亭非寂寞奇字有逢迎
劉戶曹分署宴集二首
代北銜杯地賓鴻醉裏聞黄花能好客紫塞獨逢君池引滹沱水亭標句注雲郎論三徑外赤羽夜紛紛
絶塞杯堪托高軒興不窮鵰盤胡地雪角響戍樓風趿屐穿蘿徑張筵傍菊叢醉來呼壯士爭

六鈞弓
原平感懷
斯地何多難含悲問往年三關無戰伐百里遂腥膻驛破青山在霜飛白骨前門庭如可禦猶勝勒燕然
湖北寺訪林臯王孫
何因虢寂寞來寄此浮圖野水秋逾白柴門月自孤霜鐘聞大地木葉亂平蕪我欲投蓮社君無禁酒徒

湖北寺夜話再別吳汝觀
不盡臨岐恨難禁共榻心一遷何意緒相對各沉吟伏枕青山落窺軒片月深汀洲鴻鴈起故作別離音
陜州别謝生盤谷
君抱風雲氣銜門竟索居才高春艸夢名重孝廉書砥柱銜杯外中條落木初青山有詞賦誰為薦相如
蒜謁　祖陵一首

勝地橋山似名都鎬邑同洪基開　列祖大禮達先公　陵木風雲上淮流日夜東小臣瞻氣色萬古只葱葱

正陽舟中

古鎮大淮東樓船犯北風岸迴深見雪客久厭聞鴻白水千帆外青煙萬井中棹歌聽自苦江漢意何窮

春日孫環山郡守王成山少叅石皆春少府邵槙楓大理合飲醉翁亭二首

曲逕排雲入峯環偶一亭泉聲吹谷轉石色挿天青吊古真成癖逢人畏獨醒平生躭吏隱對此欲沉冥

扶杖俱高士名亭况醉翁青春天地在丹壑古今同改席因泉石憑軒進谷風夜歸成倒載不為學山公

梘源舟行追余章南憲副不及

朝發梘源渚仙舟去若馳千帆誰可辨一水坐相思淮樹縱橫出河濤日夜吹無論成遠別只尺杳難期

中都雨行追劉博士不及因走筆約會濠上

聞道劉文學銜恩過帝鄉夏雲人共遠雷雨路偏長山抱飛龍氣淮澄白練光名都今夕語樂地有濠梁

伯兄為園成走書報余寄詩四首

弟薄風塵吏兄為隱士家書來當二月夢已過三巴嶂色環亭立溪流逐樹斜定知園圃内無數紫荊花

結構亦人境心閒郎道居鑿坏非避客穿沼欲觀魚綠蟻輕浮盞玄關轉太虚功名兒輩在架滿鄴侯書

伯氏躭泉石精神本少微孤亭天不礙隱几樹成圍嶽氣蒸窓戶川光飲釣磯春原啼鳥處獨羨鶺鴒飛

草莽當時地烟霞此日亭何由歸鳥道祠對説熊經一水穿梁白千峯鬬竹青菟裘終有計好

勒北山銘

清江浦送王南岷少司徒因納涼道院偶成

客去漕河晚鐘聞一水邊登臨迷洞竹瀟灑坐雲煙暑氣瑤壇失簫聲絡節傳誰言人境外更有大羅天

宿州晚行

淫雨被禾黍睢陽生暮愁雲來山盡失水闊地俱浮長路憐車馬黃昏抱驛樓涼風透給服七月不勝秋

浮淮

半年十渡此每與逆風期道路疲帆席樓船改鬓絲青山應自笑流水去何知欲擬浮淮賦悠悠空我思

舟蛩吟

鳴鵙秋始至孤蛩夜微吟在埜乃物候來舟傷客心啓牎没河漢零露沾衣衾念此閨中婦涼序催寒碪

同文子進昆玉遊興福寺二首

忍艸春能綠禪枝夜可披青天隨二仲散屧為花移路險捫蘿入林深見月遲抽簪吾有意應與白雲期

古寺躋攀處千峯杖底懸偶來乗片月相對即諸天雲臥星河出危言鐘磬傳迷方如可度從此問金仙

即事四首

天造銅梁勝名曾劒閣俱如何妖孽起萬室苦奔趨微服諸侯計腥風百雉孤不知渤海吏亦恃地形無

太平二百載不復講干戈偶爾黃巾出相憐白骨多林棲春鶯語甲著釣魚簑避地吾何適浮生空自過

聞道提兵使翺翔江上行舉烽他自急飛檄爾何名有路填骸骨無山不賊營將軍能惜死多難只蒼生

狂悖昌州賊巴江得禍先哭聲遍畎畝殺氣照

山川僞號縱橫起妖書遠近傳官兵兩無賴厭
亂或皇天

與子進宿山房却贈

風雲各有氣杖屐偶相從夜黜人間語盟多物
外蹤晚鐘傳大地高枕落青峯海藏無須問今
宵伴臥龍

壽郭老

南極新垂象中嵩此降神羽觴飛月下珠履放
歌頻九老呈僊籙千秋頌大椿長生吾有祝巴

嶽共崚峋

宿阿永驛

漸入殊方俗荒山偶一亭晚庖行紫蕨孤壁起
明星雪片春猶見猿聲醉懶聽客居初不陋及
此問夷經

同陳雨泉先生朱海峯臺長遊圓通寺四
首

天地西南闢雲林抱一隅簿書餘夏日杖屐得
浮圖金碧寒相向樓臺晚自孤滇池望不極心
已落江湖

何意叢諠地深藏大士家鶯聲來夏木人語散
天花紺殿樓巖洞青尊注海霞會心忘去住林
壑已昏鴉

屏跡元吾性登臨仗酒杯客兼師友勝地爲薜
蘿開樹杪浮雙塔雲間辨五臺昆明非漢鑿何
處問遺灰

名蹟開南裔躋攀我輩强諸天當永日異域共
飛觴石壁盤雲古藤枝繞磴長勝遊如可繼肯

爲簿書忙

天井鋪有作

偶作炎方客來披六月裘山高赤日薄樹老白
雲留聽瀑全疑雨臨風絕勝秋煩心如到此何
必玉壺遊

大理得家書

變後辭鄉縣浮雲絕國看此書春夏隔疋馬道
途難髮入蒼山雪心搴下澤蘭慈親聞善飯頓
使百憂寬

送曹心泉餉武定軍

天兵能盪寇芻粟賴明公飛輓千峯裏乘軺五尺中秋從金馬度路為木牛通諸將分封自先論轉餉功

吳憲副園亭四首

上書辭北闕避世愛南荒抱甕千畦滿高齋六月涼棲遲惟水竹談吐但耕桑到處匡牀好將無學坐忘

青山能負郭高樹欲浮天五色分芝草千林響杜鵑龍池盃底闊仙閣坐中懸曠達看公等居

然晉七賢

計然曾授策勇退遂為園城市藏丘壑雲霞老席門生涯三百盞事業五千言車馬吾何意將因畢嫁婚

勝地開南極移文自北山廬非人境外心似洞霄間應馬初何意冥鴻未可攀嬰兒時有態花下鉢衣班

文給事子進棄官二十載今年　詔起不赴旋亦病卒張子客滇聞而傷焉遂賦四詩

自得巴江信倉皇事轉疑別時姝健在未老竟安之豈合龍蛇讖空懸日月期武擔千丈石一折使人悲

陰報已如此憑誰問有無天年偏擁腫囊粟飽侏儒靈氣長江在秋風四壁孤安車新束帛空肖傅巖圖

去住陰陽理如君獨可哀半生扶病過萬事拂衣田永訣成山寺今春同遊江上諸寺脩文掩夜臺吞聲

向天地吾道日塵埃

誰發山陽笛淒然感舊遊峨嵋頻北望江漢已東流天欲斯文喪人應異代求客中雙寶劍留待掛松楸

送沈生遊蜀中

風雲君有氣書劍負清秋天欲西南盡人同去住愁寒林分碧馬歸棹問黃牛詞賦他時進平生此壯遊

聞報十首呈呂沃洲大司馬

聖主西南顧中丞將相材便宜逢盛世戰伐掃渠魁鶴唳千林震龍旂萬嶺開鐃歌十二曲直欲獻蓬萊

開府稱元老分明呂太公六韜王者佐二表漢臣忠閫制新龍節天兵伏犬戎豈因甘枸醬勤遠學唐蒙

賊計驕三窟軍威撼七州功成雙匕首象隕一旄頭渭耻令全雪燕銘或可留平南洪武後再

見穎川矦

徵符酋長集萬甲大滇西露布羣峯遍烽煙列戍低版章收冉駹簞食擁雕題未及書盟府磨崖且碧雞

節制提封遠風雷下五兵帳中司馬法江上呂蒙營塗地烏蠻血垂天白羽旌酬恩青幕客一一似荊卿

鞠旅自蠻荊閭閻伐鼓行蘖街隨地可京觀與雲平家載神龍譜秋懸白馬盟翩翩看使者雙綰漢臣纓

銅柱將軍界奠琛蜀相碑何期黔父老復覩漢威儀拓地方千里編氓盡百夷他時勤事者誰報九原知（張僉憲死于賊）

渡瀘頻飲馬壘岩盡屯軍地抱金沙壘天空虎豹羣瘴江紛白骨刀劍起青雲應念禽俘日腥風不可聞

滇城連武定反狀久鴟張孽孀頻鈐種危依燕雀堂千金來劒客一戰掃龍荒上國圖王會夷

歌獻白狼

曉風吹吉語散入穀昌城天地終何事閭閻卜此生典衣村市酒撫掌陝童聲滇海澄如鏡歸來待洗兵

問何振卿病二首

讀爾陳情疏將因採藥行三休俱未可萬事忽相輕伏枕來金馬遐心滿赤城天台且莫賦明主念蒼生

山水元成癖逢人況畏途法門懸世網枘鑿自

吾徒書上雙龍闕囊收五嶽圖散盧多難後無
處乞江湖（余邑新遭妖賊焚陷）

楊林道中

微雨濕前蹊塵氛净不迷海平天上下雲抱樹
高低搖落聞紅葉棲遲問碧雞金城雙石洞隔
水見丹梯

望中和山

古城東北望蒼翠隱芙蓉臺殿星辰近雲門日
夜封紫烟和瘴癘大舩度霜鍾寄謝緱山侶将
詩

因跨白龍

再訊振卿

病卽經旬臥愁應絕域增坐令青桂侶如對白
雲層露氣思仙掌霜風下茂陵霍然君有意七
發愧枚乘

走筆答朱僉憲次韻

美人拾瑶草寄我西南天似識青城客還驕白
雪篇放歌千樹立獨坐萬壑懸千古沉冥意風
塵得爾憐

書葉大夫挽冊（代作）

筮仕當山邑神明遠近聞田廬無吠犬齋閣有
閒雲家祝生前像碑傳去後文至今閭父老疑
是武夷君

誠子言如範居身德可風皇天元善報素日况
陰功世澤三鱣兆家聲萬石同門閭堪駟馬豈
獨漢于公

河東聞望郡五馬舊驅馳束濕初何有褰帷事
可師循良留漢史剪伐詠周詩繞郭中條石分
詩

明峴首碑

蚤棄二千石來歸七十峯（上饒靈山有七十二峯）蒼生竟
不起玄室涕何從靈嶽曾歌鳳南巖擬臥龍瞻
公遺像贊古道杳難逢

春日閒步小亭花木明媚瀟然寡營賦詩
四首

天地此亭小微風步屧行短墻猶竹色黄鳥已
春聲敢負花前酌那論身後名會心寧在遠吏
隱是吾生

炎荒辭臘後絕勝暮春前暖氣通花木條風識歲年雲移亭北岫艸碧日南天隨意供瀟洒何方更學仙

高齋無案牘閉戶謝塵氛一鳥窺人去千峯隔樹分焚香和海氣散帙起春雲雙屐存苔跡行歌待日曛

紫薇標雪幹蒼栢寫虬形溥暮春風發浮雲四辟青垂天金馬樹隱几太玄經况對梅花酌悠然似敬亭

席上聽何振卿談大理山水

衣裾蒼洱色得意總看君蠟屐西南盡天雞日夜聞杯前流海氣舌上起峯雲便擬逃名去翩翩入紫氛

行部通海觀玄竅作

巨浸浮天地東奔似建瓴誰其玄竇鑿眞作尾閭形曲水穿千嶂寒流隱列星何當運鵬翮與爾下南溟

畢節道中喜晴

積雨山行久愁心虎豹邊巖懸茆屋上雲墮馬蹄前瘴嶺分深箐蠻烟隔澗泉斜陽偶爾出始見夜郎天

途中寄盧憲長二首

金馬別何易浮雲遂渺茫萬重峯自遠五尺道俱長杜後星垂座臺前夏有霜褰帷知氣象奔走夜郎王

獠部行難盡荒丘野望餘耳憎寒箐雨心折故人書宦跡仍南粤斑衣且敝廬浮湘夙有志不為弔三閭

燕谷八景詩

芙蓉浮漢上紫翠落衡門帶東山形瘦雲垂谷口昏晚風鳴杖屐孤月對乾坤獨有忘言者攜琴坐石根

右雲帶

素練千巖轉寒濤劃地雷秋風吹不斷江月望頻來洗耳臨深碧持纓濯錦苔雲遊天漢女曾此弄珠回

右水泉

石竇穿孤壁門深杳靄間氣蒸子午谷靈並鳳

凰山神物風雲護蟠泥歲月閒伲時借霖雨來往近龍頹　右潛龍

容有烟霞癖冥心學種魚穿池容日月傲𡸁在樵漁浴髮芙蓉館垂綸水竹居登龍穿何許好報腹中書　右池魚

蒼翠徂徠種移根到伎陵海濤秋自湧江月夜堪凭偃蓋聳華屋高枝拂玉繩上公曾入夢從此問飛騰　右松

瀟湘千頃色忽見漢江頭夜雨秋聲動山風龍

氣幽扶節青可摘投餌興堪尔但對此君老何須萬戶侯　右竹

禽語茆齋亂端居羨物情林深啼不盡坐久聽逾明對爾銷朱夏悠然見紫荊誰云靜者室無柰此嚶嚶　右林鳥

地擁山川秀園成艸木開池亭百和出紅紫萬枝來抱甕寒江水飄香鳳女臺茂陵芳樹裏色色勝蓬萊　右花園

寧鄉道中

三歷星沙路茲遊歲欲闌天容江勢闊霜落鴈聲寒竹塢沿村出松雲立馬看官程有如此行矣不知難

祁陽道中

楚地行難盡言連祁水濱地多石似玉家以桂為薪天隱憎林茂山空聽鳥眞浮生類萍梗足跡遍風塵

府江舟中

昭潭一鼓檝畏路駭經過估客帆檣小騰蛇草

木多日高猶毒霧山靜得猺歌譚罷蠻夷傳終思兩伏波

灘水千峯夾蠻雲四塞連進舟防石瀨不寢問戈船猺語荒山出猿聲翠壁傳自憐非逐客滯此瘴江邊

廣運驛

百粤安危路孤舟此驛過問名存廢址頹壁長青蘿雲接蒼梧雨嵐吹桂水波古今無上策制越竟如何

春日過馬氏園

第宅西偏好林園十頃開花名諸譜失禽語隔江來愛竹沿芳徑移尊趁紫苔殊方懷土意得此足徘徊

春事炎荒蚤相將野興幽暮雲隨客至膏轄任君投籬捲千峯雨池穿二水洲何人學大隱城市有丹丘

寄題何劒亭

開闢西夷地茲亭遂有名磵[illegible]花木變[illegible]詩

新城匣貯芙蓉色秋傳鴈鶩[illegible]氣夜夜照昆明

居來山房七卷

居來先生集卷之七

居來先生集卷之八

銅梁張佳胤肖甫著

五言律詩一百七首

余攝左江巡道因題心遠亭二首

孤亭憲府北蕉樹鬱成林窈窕能違俗清虛會此心刺天防木杪趁席得花陰遐僻空藏拙悠哉信陸沉

攝事初臨郡高齋偶寄居亭幽堪退食草碧已前除物候中原是交親絶徼[illegible]宗半天地到處作遽廬

居來山房八卷

久雨不到園亭荒草沒人矣漫賦一首

倦遊非習懶積雨竟為淫四壁行蝸篆千林送鳥音扶童防砌滑撥艸隔花深欲闢蹊間路誅茆自夙心

鄧駕部以封事見示覽畢而作是詩

上書今不少茲疏轉九行逆耳存孤直批鱗決一死生言危邦有道　主聖爾無名青史留他日千秋想鳳鳴

橫州夜泊浮槎舘

奉使豈張騫仙槎此地傳舟來豚鬱水人及荔芰天容舍懸新月鄉書已舊年田思一片石今在錦江邊

送亦叅戎還橫州

暫解將軍印聊從黃石遊風如特地起恨入大江流老去閒魚陣生來自虎頭遭時非李廣難道不封侯

寄答梁思伯舍人

絕徼親朋隔裁書見友生開緘來海色無字不秋聲瘴癘經時病江山動客情西歸有消息念我只青城

宿玉泉寺

蘿逕盤雲入鐘鳴得上方山川悲蜀漢鼎碣自隋唐木葉聞松舘泉聲過石牀焚香窺夜氣心忽到羲皇

答王元美見寄用來韻

旅病寒城北天南一鴈來人從春裏至書共雪中開名借王生襪愁輕張翰盃漢臺空突兀無復柏梁才

劉文安彰恩十詠

共訝生前寵還驚歿後榮朝廷黃髮重師保桂宮清鼎望堪垂世天言特易名壹闕留姓字千載竝崢嶸　右贈謚

九原開葬地埋玉照佳城塚賜祁連象阡如京兆名便房藏秘器剛栢起秋聲豈似安陵坂諸生負土成　右賜葬

一老奪何易清都罷市朝祠官遵國制天語下雲霄漢使中牢出周封古隧進哀榮備生死不用楚詞招　右諭祭

經術推元德儀刑切睿思朝堂謝几杖邦國想耆龜綸制山河竝奎章日月垂始知稽古力恩寵冠明時　右頒誥

寒山一片石巖業頫仙堂幼婦詞千古塗人泣數行螭頭蟠睿藻鳥跡盡文章漫說汾川曲名書擅蔡郎　右墓碑

雕龍梁國重說死漢京長制作從公出何人稷揠場掞天才不世華國道逾芳使者求遺艸徧無封禪章　右遺集

故里祠先達山川惜典刑春秋脩祀事日月表英靈俎豆神如在蘭堦色自清公子孫讀書其中不須親絳帳對越即傳經　右祠堂

中原誰望族上黨說諸劉戴氏經相授公世習禮經韋門業竝收河東曾鳳鳥冀北自驊騮郄桂紛紛折惟公第一流　右芸科

孤卿八座貴三達兩朝尊棹楔青雲竝枌榆綠野存式閭傳棨戟東帛下丘園不學鳴珂里軒車耀國門　右達尊坊

儒術河汾在耆英洛社同生為王者佐歿傍聖人宮月旦評相重蘋蘩祀不窮祠前有喬嶽萬古共高風　右鄉賢祠

贈洪山人二首

十年悲去國見爾歲將闌被褐寒猶昔投珠事已難心能田鴈蕩吳欲老長安雙鋏提携處逢人不可彈

擊筑從燕市登臺或楚歌貧堪一字賣病與半生過瀟散惟書麓交遊盡王珂爾家赤城北不去欲如何

旅食枝江甚久時將赴大名矣謝別冷尹

君庚能好我忽別向中原暫假天雄節徒銷地主蒐情投淹歲月客久長兒孫國士遺風在難忘一飯恩

界山

鄖襄紛楚望一嶺界東西疊嶂泉分下浮雲馬共齊班荆時聽鳥投驛轉迴谿明日桃源去先愁出路迷

馳謁兩臺飯文殊寺作

晝辟村何代文殊寺有名常山青作供霜磬梵為聲秋盡逢僧老雲填去路平槃鞭看自厭況是折腰行

法興寺

迴川勞厲揭問寺急投車斷碣前朝殿鳴鐘大

士居五臺雲屢换八月鴈仍踪誰道真空境年
年度羽書

歙人吳生索題東原

舊業黄山下平皐歙浦西窓中天目頂水曲武
陵溪足遍江湖跡囊曾海嶽携春風原上艸時
見鶺鴒棲

題畫菊

湖石青雲立秋花疋練生篠霜凌素節甘谷吐
金莖送酒籬全綴餐英眼故明成蹊吾不羡三

徑古今情

得陳于韶書

西風一鴈起是爾寄書來薦𨇤空傳並徵車豈
盡才稱臣猶艸莽厭俗且尊壘所以人龍者門
因三顧開

野雞店南驟漲土人以孛羅渡之

新漲奪平沙中流渡語譁形疑五石瓠穩似一
星槎風岸洪濤撲秋山夕照斜鴟夷從此逝湖
海意無涯

聞于韶生子却寄

何物此如姬天蘭入夢奇百年愁萬事一日展
雙眉况是抽簪後兼逢改歲期見時應解語吾
欲問無之

八日宿宋家庄

戍堞千盤入藤蘿一徑通泉懸巖共白霜老樹
俱紅秋氣纏龍匣鴻聲起朔風扣關飛羽檄愁
傷薊門東

嚴關天地設投馬愛山家枕撲西風葉尊邀野

菊花峽妝窓外月辟放海東霞明發黄榆嶺彈
冠想孟嘉

秋夕讌集黄寺水亭二首

羽書亭障息吏隱得滄洲鴈度杯堪影泉穿地
欲浮飯魚頻倚檻携月待登樓有客洞簫發泠
然萬木秋

圓沼澄天鏡飛泉掛石龍酒顏紅樹奪山榻白
雲封青送孤亭眼寒流野寺鐘秋衣今好製吾
欲采芙蓉

洛城過呂文川園亭

田負洛陽郭門迎關塞風眼當平野谿花欲滿林紅看竹烟霞表登臺天地中名園醒石在莫令酒杯空

築室依金谷山河遶四周池銜松檜影花落洞門幽把酒浮嵩岳憑軒俯澗沠玉關春不到得此故淹留

題怡雲館贈許秀才

出岫無心物多情獨有君窓虛通靉靆竹繞半氤氳坐結中原氣還成五色文人龍知地主早晚借風雲

寄文岡長公因懷其父祖

昔者西園讌觴歌每夜闌飛蓬成夙昔題竹想團欒生死交情見風波竝態難因君懷帝子長向閣中看

涇州喜雨

旱久逢春雨胡天接地陰霏微猶片雪沾灑盡甘霖雲已崆峒失烟從汭水深清塵吾稍喜不似老農心

秋夕集許雙塘膳部宅得深字

得入高陽里何愁夜不深酒堪疲鼓柝風易響秋碪書幌侵燈出蟲聲和客吟非君能好我天地幾知音

飲許太保東園二首

地有東偏勝經過興自長條雲齊點碧河氣盡飛黃臺勢盤天漢蘿烟轉石梁休將金谷擬曾是臥龍岡

愛此鳴珂里清秋況對君卮言花裏出詩字坐中分眼闊山河界霜侵鴻鴈羣樓頭瞻帝制天翰起風雲

許虢田太守挽詩四首

長生不易得百歲豈云遲一往君何意千行淚自垂雄心杯可托華髮鏡相知獨謝中郎筆慚書有道碑

閥閱三公後家聲萬石傳鳴珂猶故里挂劍已重泉葬近祁連塚祠留瘴海天酒壚經過處淚

盡竹林賢

蚤棄二千石歸來每晏如山川雙屐齒天地一樵漁垂並留遺艸傳家有賜書堪憐載酒客不復子雲居

猶記傳書日加餐字未乾光陰雙轂轉生死異途看天意承家學君才豈世官當時山水操從此對人難

同兩省僚友飲陳承奉園亭二首

塵氛何意緒草徑偶來宜白送梁園雪清分楚

醴危林塘隨地勝歌席趁泉移插遍黃金菊寒香上鷓鴣

王宮老給事彷彿大長秋地借西園好人俱上客流四星同秉燭片月擬登樓滿目華陽館名因侍者收

裴山人謁余太原贈之

踏雪來千里寒燈夜語中霍雲堪並馬旅舍細聞鴻近體邁唐律名家自晉公布衣能不朽未可歎途窮

咸京送張懋功

青氊承世業白髮戀慈闈捧檄心何切投珠願屢違炎涼從物態天地且儒衣四壁甘貧者終乘駟馬歸

青陽道中

山行時雨後溝溢萬流分村樹浮天盡松風夾谷聞家看千畝竹地散九華雲愛此田間趣悠然隔並氛

訪隱者談湖上山水兼出所作

一畝官何僻余其問水濱湖山堪作長草莽遂

稱臣賦掩生花筆頭懸漉酒巾清言終日聽無字是風塵

秋夕孫刑部園池二首

衡門通海氣秋色晚經過曲沼分潮汐孤亭隱薜蘿景能新雨勝語出舊時多並態看如此風塵柰爾何

若解浮雲事方知行路難五千言可老八十日縣官古意焚香得清狂取醉看惠文雖不惡自

有鷴為冠

送李大使入滇

一官仍委吏再往復南中邊廩應紅腐蠻雲落紫空粟從流馬運路到碧雞通蕭相文無害左多轉餉功

春日邀客徐園客散與周與麓對酌山亭得浮雲二字

獻歲趁同遊林塘借一丘景留詞賦客春拖帝王州危石環亭立高雲跨檻浮知君能好我

車轄不須投

去住從諸客冥搜祇見君酣歌便水竹氣象各風雲改席花相值清言石共聞試聽三徑外車馬自紛紛

王兆縣量移周府棄官還京口

有意能投傳何門更曳裾向人悲往事失路是除書五柳東籬酒三山下澤車莫將梁苑賦猶欲比相如

自廣德趨宣州

赤日發桐衲東風與客西松濤時在耳竹樹自成蹊問俗猶吳語提封漸宛溪看山懷謝朓心已敬亭棲

宿建平山館時候乞休之　命

投館卽山林逍遥萬竹陰隱囊堪對客獨石傍微吟消渴文園病懷歸栗里心乞章今已上應是許投簪

立秋前一日病懷二首柬周通政與叔兼報往什

此恙不能已棲遲感索居風雷移伏枕藥裹罷觀書心折高人榻門曾長者車霍然吾有意七發竟何如

海上傳書後風烟遂至今病催骸骨疏客老歲華心交道存亡與生涯總陸沉驚聞秋欲到張翰意何深

陳情不遂客抱悵然周與叔以詩慰問賦荅二首

病讀天官草　君恩[illegible][illegible]深明時何敢負微分

故難任鞅屬長江邑臺堪大海臨宦遊[illegible]
其奈倚門心
歸計雙垂橐何官不可休虎頭生未有雞肋恥
相留貧仗蹲鴟在家終兎屋求難馴是龍性知
我或君侯
題錢穀畫扇寄贈謝學院二首
使節江南北文星列上台門環栴李樹地接棟
梁材紫氣千峯起龍光五夜回陵陽抱玉者不
復向人哀　右栴李門墻圖

畫指青驄使秉秋出舊京栢寒烏雀影臺竝鳳
鳳名佳氣通冠冕詞塲倚檻衡孤心一片石殿
柱與崢嶸　右栢臺柱石圖
在告中周通政馮憲副載酒相訪謝以二
詩
稱病違朝謁相逢獻歲初有亭慚問字何客竝
停車望逺金莖露情關北闕書不才吾自棄
明主幾曾踈
五陵曾結客皂馬自紛紛漸逺孫寒士猶高兩
使君彈棋依桂樹解帶醉春雲別後眞人氣氤
氳到夜分
送任參軍之官興都
吏隱官何擇棲遲且漢濆名今任定祖才昔鮑
參軍臺逈操春雪帆長入楚雲陵園風雨夜劍
氣對氤氳
周與叔通政考績行以冊索予詩一日暴
卒遂成挽歌四首
暴卒果何病驚心伏枕時書方晨起到酒欲晚
來移（辛之日走書期日晡携壺見過）朝露忽如此皇天不可知

哭君無限意萬事總堪疑
乞骨吾將去臨岐爾欲分朝中方　奏績地下
已脩文嫁娶生難見泉臺夜不聞錢塘江上月
千古照孤墳
居嘗憂百歲畢竟失中年岐路丹書裏（公好講長生而頗溺他術）藏身白髮先目難遺恨瞑寃豈大招全稍
喜駒千里將因慰九泉
管輅才天授人間六八年井桑曾入夢辰巳亦

堪憐邈矣山河隔悲哉玉樹前所嗟朋友喪寂寞伯牙絃

余侯代白下郭少卿自茅山來謁出扇索詩賦此為別

不淺華陽興言從建業過屐留芳艸色衣帶紫雲多世路堪銷骨門墻好設羅扣君茅氏訣歸去老岷峨

余得請還蜀紀別駕送至濠上為詩別之

以爾陸沉意長淮重別時宦情雞肋似世路馬

蹄知杖屐堪從我風塵好向誰圖經豈不見山水在峨眉

答劉孟眞二首次韻

歸計何勞問山川古益州儘堪行處樂不擬臥為遊有客容三徑懷人起四愁相忘誰是友日日狎輕鷗

北堂頻喜懼不去欲如何饌入江魚好門惟烏雀過黃粱曾假寐白石自為歌君繫蒼生望胡然問芰荷

吳詹事生子

明月夜投珠寒光滿太湖幾時蘭入夢此日鳳將雛婚嫁休生慮宗祊自不孤蹇余歸老去未及試之無

午憩義昌驛書懷

不堪崎嶇路投館獨宜人書上中丞節名甘艸莽臣高槐驅赤日新雨失紅塵自是岷峨老瀟然烏角巾

憩陳倉寺

車中疲棧閣道左得人天霸氣山川盡珠光日月懸一僧雙樹暝孤磬萬峯烟紫栢平明路吾將問四禪

與敖山人以文學晚集伯兄南庄泛舟得先字

小閣斜臨水憑軒得月先耕桑俱負郭艸木欲生烟烏立垂綸石雲開種秋田棹歌時有客不謝剡溪船

初遊聖泉寺

六八吾生過人天此一遊晚繼田大夢始覺負
滄洲嶽對香林起川從寶地浮自今求杖屐次
第盡冥搜

春日讌集髙太史瀛洲二首

選地西園勝烟霞隔市塵水連星作渚亭以木
為天鳥語蘼蕪外春容睥睨前從來觀物意自
負掛冠年

問字玄亭𠁣春風竹徑虗池環學士館地接聖
人居攲席斜臨水投竿巧避魚文園君好似司

馬諱相如

款山人拾飲山居二首

偶下高人榻慚稱長者車雨添巖畔瀑春散席
前花菜甲堪行酒園丁解種瓜閒居吾已賦好
與論桑麻

南郭歌拾隱幽居萬竹夯客非題鳳日地擬臥
龍岡石辟泉常掛蓬蒿徑自芳尾盆無不可春
興渺難量

送人遊雲臺余以事不果

芳艸昌城郡仙都接大雄青山依客棹斤席上
江風春到桃花水人棲黑帝宮平生扶杖意天
路若為通

舒園泛舟二首

十載名園別茲遊似鄧林池亭藏曲折水竹轉
蕭森路恐桃源失盃從金谷深班荊與不淺舟
復待松陰

結構平生力全供一日看花名遺譜外嶽勢出
林端天落江齊動松深石並寒故園多勝事誰

道掛冠難

過陳子髙宅

南郭先生地經過水一涯竹深人散酒春老樹
交花漱石依蓬澤鳴榔似若耶聚星占太史因
在仲弓家

劉子春罷官歸富順

筮仕猶玄髮如何蚤掛冠姓名除目避人去折
腰難丹室終仙骨（子春好仙學）西湖且釣竿以吾堅
臥意青眼向君看

大千和尚還石佛寺索詩與之

買山令作長振錫欲何歸跡與行雲似身隨片月飛大千浮並界不二卽禪機面壁能從我將傳七祖衣

過范家菴故址

癹寺樵人指空山鐘磬微化城千刼盡貧里一僧歸塔古歎林薄苔深繡石扉惟餘叢桂樹香氣襲秋衣

巴岳山房贈李四

松門不共榻屈指廿餘年歲月人俱老風雲氣自徧開尊當大岳把臂上諸天種種看成幻惟君可問禪

山庄

中年頗好道三疏得歸田流水村庄並青峯阡陌連牛羊松竹徑風雨稻花天定此菟裘計東山臥愈堅

避暑道院寒氣侵人因懷高太史作

河朔非無會氷壺別有天寒生流火月坐想授衣篇赤日風能薄青空地自偏因思城市者大暑賦誰傳

上乞疏二首

訪落明王事恩波及野人公車不易就小艸見愈眞霜露扶衰骨桑榆近老親乞章如報可萬里慰沉淪

紙筆兒粗好冠簪我易抽浩歌安白首起色到滄洲宦薄成雞肋生無類虎頭耕桑差負郭卒歲復何求

蘇處士挽詩

雲卿蘇處士白首愛棲遲名姓無公府江湖托酒巵封看龍馬鬣庭長鳳鸞枝太史曾銘墓何慚有道碑（高太史銘公墓而借余名）

田子美生孫

傳家知有子衍派復添孫先代衣冠族今時孝弟門堂看三壺徤身戴兩儀恩爾抱龎公德遺安及後昆

梁封君秋夕招飲東園四首

梁園傳勝槩斯地况中山千日何妨醉高臺好
共攀恒雲簫管外秋色芰荷間語及風塵事更
闌不擬還

何勞頻折柬癖性在烟霞不遠嘗為客相忘便
是家席移親水竹雨過見桑麻杯底懸河漢疑
乘八月槎

東門抱甕者豈是種瓜人龍誥先朝賜林棲晚
歳眞灌園依薜荔開府屬麒麟所以山中相猶
稱一老臣

五柳深藏徑三槐舊勒銘井因投轄鑿舟為看
花停負郭田俱秫邀賓玉作瓶秋空耿南極長
伴少微星

題東溪卷

卜築東溪畔烟鬟起四圍池摇仙掌影雲接大
嵩飛裁服新蘿薜鳴陽舊瑣闈水邊一片石應
作釣璜磯

送李于時掌教穀城

昔余師孔日鯉也正峥嵘家學傳詩禮儒冠度
楚城祭峯横講席江漢送書聲不淺風雲氣還
題鴈塔名

送傅子佩掌教開縣

詞場初戰後謁選即稱師宦地家仍近鄉評衆
所推秋帆雲雨峽門徑李桃枝異日徵文學開
江且下帷

居來先生集卷之八

銅梁張佳胤肖甫著

五言律八十七首

南行意頗不適遂賦四詩

辟上解懸車辭親出敝廬留妻操井臼托子餧
江魚才短慚除目時艱畏簡書遺榮別有策心
折倚門閭

兄弟常輕別茲行淚眼同氣衰萬死後形寄半
生中種藥山山好從心事事空加餐須努力長

詩伴紫荊紅

渝州三子送巴曲兩嬰留山界東西月江分去
住舟鍾情偏在老為客不禁愁千萬臨岐語慇
幃正白頭

有姪渝江畔離尊幸不空單門存弱子多病感
而翁泣杖心常在題橋事許同東山終戀叔倘
繼謝玄風

宿分水驛書懷

梁萬東西路田畔引夕曛山從天地共水自古
今分孤燭移檢月雙龍宿斗文乞章不得報吾
意已浮雲

夜泊白巖待諸兒舟不至

晚泊依寒渚烟邨萬嶺中蓬窓燈共影江路夜
難通雲重霾新月更長數去鴻一舟期不至豈
為石尤風

立春前二日宿巫山二首

繫舟當蜀徼歲序感深冬風和笙篌峽天開雲
雨峯驚心春又到覽鏡雪相從無賴高唐觀霜

詩淒此夜鍾

積雪人千里孤帆地一隅雄風江上至神夢夜
來無鄉樹遙分楚山形巧作巫陽臺兒女俗簫
鼓對當壚

宿巴東

水宿巴山驛猶歌蜀道難江聲從枕得峽氣倚
人寒鴈帛知誰托村醪強自寬明朝帆似馬定
避使君灘

晚渡漢江

湖岸寬春樹江雲覆晚沙問津銀漢渚解珮水
仙家列炬波光亂寒星夜影斜慚余非博望來
此一乘槎

王寺岡別子玄夜投春河作

固陵東去路風雨一從之共把千秋意聊同片
語時春烟人裏散旌旆雪中遲野店烏啼夜寒
生古樹枝

峽舟懷山中親友

容易辭愚谷倉忙就畏途愁看侵鏡雪去指背

檣烏漸老憐兒女無端散洒徒何曾因紱冕不
念到江湖

江上別何中丞

斧鉞青冥下旌旗白鷺前三山横祖帳二水出
樓船人羨題橋去名從建節傳醉携江上月送
到夜郎天

生日屛居報恩塔院同年黄首卿貽我二
詩次韵答之

門厭桑弧設秋從兜率來稍能逃紱冕自覓得

金苔鐘磬隨風到芙蓉繞塔開獨將般若性不
擬衆人猜

流光駒隙過秋色鴈王催忍艸人頻藉禪枝雨
自培冥心超萬果夜氣澹三台金粟當時意吾
生豈後來

王比部改北賦別

南北時人眼驅馳國士心去知依日月自可慰
浮沉紫氣隨帆度輕塵借客吟奕鳩官不改重
坐白雲深

周公瑕許我為金陵之遊書來不果且聞
有吳語中之

聞道鍾山意靈文為爾移鴻書一日別鳩杖九
秋遲待價長安紙孤吟下里詞可憐羊叔子猶
遣衆人疑

吳叔嘉山人南還賦二詩來別病中走筆
依韵答之

伏枕三秋盡惟於藥裹親高齋堪避客青眼待
逢人業但供貧病歸將學隱淪平生天姥夢蚤

晩謝風塵
籍甚吳都譽凄其越嶠歸客驚秋杼過心恐故
山違詞賦無今古榮名有是非斯文天未喪去
好問傳衣

秋夕杜金吾招飲靈谷寺

平明投馬至東壁上朝暉色借諸陵紫寒生古
殿徽席開龍虎地秋愛薜蘿衣不必金吾迫應
同片月歸

冬夜劉子玄周山人見過聞鴈得低字

齋閣客同夜賓鴻次第啼天風吹更起月影照
還低跡寄江湖闊聲和鼓角凄帛書如可托萬
一過巴西

避暑山居對局有作

河朔由來會山居此一區解衣時挂樹留珮付
當壚日永碁能短林深暑漸驅莫將謝墅事故
欲擬潛夫

冷文學以詩賀余田居次韵荅之文學山
庄郎比鄰也

何須論沃壤藉此話桑麻軒蓋從人過蓬蒿敢
自誇田依千嶂合門逐一川斜訪戴非無意秋
溪傍爾家

余覽魯治山水圖宛然陳家江閣景也因
題詩上方寄贈憲卿父子且作異日訪戴
之質云

圖裏對滄洲心棲江上樓雲疑三澨雨山奪五
華秋羔鴈羣如昔星辰聚不妝陳家賢父子能
竝孔融遊（三澨五華皆沔陽山水名）

同馬用禮宿劉戍之山庄二首

去號鳴珂里幽棲秖見君秫田俱負郭芸閣起
論文紫氣關門送青烟竹樹分洞深龍臥虎早
晩挾風雲

南郭峯陰合山花竝馬香艸侵衣帶綠書放墨
池光雨裏牛羊徑田間鷗鷺行北窓聊借榻心
已到羲皇

春日同蹇僉憲蘇大行馬山人諸公遊塗
山[illegible][illegible]孝廉招飲靈覺禪院

登高輿方劇降壑心轉幽谷口隱初地杖頭分
滄洲眼同芳草醉瀑挾孤雲流共此虎谿語人
人陸靜脩

送冷玉卿省兄滇中

離歌聽不盡大半鷓鴣詩瘴雨啼猿急風花立
馬吹見時談道路醉日和塤篪峴首他年石還
墮棠棣碑

午日小舟初成與諸公同泛巴川觀魚二
首

卜地置全避臨流興愈高製舟當午日舉網更
漁舠絲縷聊同俗鳴榔轉自豪蒲觴由爾泛未
許讀離騷

有渡何須競吾鄉異汨羅青川學字轉黃鳥傍
人歌舟許餘皇似山疑剡曲多歸帆挂瞑色燈
火亂烟波

張明府奉檄有事諸邑寄懷一首

一捧霜臺檄冷然六月寒烏窺清晝憶峯避使
君冠隨意揮斤易邪愁叱馭難日聞諸父老祝

願在加餐

雨抵招隱菴忽霽遂書壁上

諸天帶雨入大地鳴鐘開眼界山河盡濤聲雲
樹迴捲簾垂日月披霧出樓臺如此蓮花社將
因歸去來

除日立春以果食遺譚廣文

臘將一日盡春作兩年看爆竹聊從俗辛盤且
自安江湖人共得天地髮同殘蜀記存風土憐
余餽歲難

贈瞿生

紫荆掩江介倒屣忽因君傾蓋片言合銜盃白
日曛龍門當客禮牛斗識星文去矣秋風近騑
騮自不羣

贈周醫幼科

聞飲上池水神人出禁方良心存孺子道術重
咸陽城市懸壺隱雲山採藥長平生懷少志見
爾未能忘

郊關送用章

日月別何易山川會亦難河橋春樹直風雨洒
尊寀道路客無盡交情君試看宕渠歸可托尺
素念加餐

讀熊諫先悼時賦因為序之并贈以詩

籍甚時名久居然屈壯圖臥雲依水竹改玉得
江湖賦準文園令騷疑楚大夫慚非玄晏手為
爾序三都

壽友鶴蘇老八十

耄耋看今日方瞳鬓尚鬒公門元絕跡市井遂
稱臣鳩杖扶逾健麟兒業未貧蘇耽曾跨鶴恐
爾是前身

黃岩袁尹文㲄入計京師以書及近作問
余上谷賦答

忽漫乾坤老朋遊散舊盟何來雙塞鴈氷雪下
孤城氣象干吾黨循良且吏名尚方今日履未
可便南征

太原過王明輔園亭六首

冥搜不在遠小築與堪乘對此同心友俱稱有

髮僧洞門藏窈窕臺勢削峻嶒為問輞川主太
原王右丞

愛此汾川曲為園地一隅雙珠圭實圻五岳筆
牀鋪月色黏𧄼薜泉聲轉轆轤始知城市裏亦儘
可著潛夫

語到浮生理知君此意長漆園容傲吏畏壘學
庚桑宅抱青山色窗含白雪光吾廬雙劍外松
菊可曾荒

天上紫微使山中白板居焚香窺二氏作賦薄
三閭辟挂高人榻門停長者車因君言下語鹵
莽就徵書

陳臬當年事寒霜上惠文一官成草卒十載厭
紛紜君業無生進余心有漏分五臺看只尺相
與揖清氛

依然三畝宅紫翠落恒陽坐輒移星斗尊仍伏
鷦鷯蓽門存古意仙枕櫛流光容膝如堪借拜
州亦故鄉

塞上得姚嘉州書欲歸省母并以大名去

思碑見寄

鴻鴈忽差池傳書絶塞時關雲依客久芳艸見春遲畫舫新從鷁江魚正及鮪逞知過魏博三復峴山碑

呂戶曹招飲張園

名園新雨後景物畫圖間紅散花前酌青環塞上山木丸泉自轉夕樹鳥知還無限芳春意誰云不度關

小飲郭侍御署中時郭氏期近矣

一畝舊為宮瀟然栢府東徑荒餘古意臺迥得春風白水光浮筆青山色借驄氏期屈指到忍令酒盃空

尹戶部餉雲中畢還京

遠廬傳使者轉餉自雲中紫氣度關近青冥倚劍雄容心俱鴈塞鄉語出蠶叢盡此須臾酌驪駒首欲東

九日衙齋夜酌得然江二字

他鄉驚節序秋氣坐瀟然人共飛鴻語庭深入暝烟客衣玄塞授風帽紫萸偏負此燈前酌黃花殊可憐

燈影夜幢幢青尊滯此邦登臺秋倚杖泛菊玉為釭笑語疲殘漏鄉心落大江興闌看北斗久矣宿紗窓

塞上送別鄭子脩司訓麻城

玄風吹大漠歲暮忽逢君明月窺榆塞南天但楚雲青鞋寒始贄岐路若為分念此平生友何如鄭廣文

送張司訓大昌

羨君官遊近不淺故山思鄉路一帆水桃花二月時鱣堂春首蓿馬帳座皐比每愛儒林傳多稱帝者師

周進士轉餉上谷便歸省覲

關門來使者春色滿龍荒飛輓千峯出乘軺衆艸芳青天歌欲上綵袖舞偏長送爾西南去因之懷故鄉

寄贈蒲州少保王公四首

秦同碧沼分潮候青山滿桂叢當時屐道里卜築竟誰工

城市見林丘何人肯倦遊杯権千辟動天谿大江流花氣班荆得山容改席妝公餘便脂轄一任主家投

夜入西興驛

東渡風波闊西陵始就平燈懸知岸近船起覺潮生江夜聞篷雨津人報水程山陰在明發又作鏡中行

山陰道中

春此山陰道烟霞處處舟峯爭秦望拱水盡鑑湖妝應接疲雙目東南自一州探奇在禹穴曾是子長遊

防海台溫暑行桐岩嶺有作

來閱水犀手抗旌及炎天險甚九折阪氣堪雙試鳶雨揮甲士汗日送赤城烟望裏丹霞洞寒飛瀑布泉

宿朱家嶴驛

驛亭標絶巘表策賦逍遥門影前峯月樽移北斗杓半生疲道路一枕出雲霄旦晚天台去仙人倘見招

館頭候潮

行止無勞計潮生會有時雲開一鳥過江挾萬峯飄北斗城相望孤舟坐不移天吳寧為我送莫四溟期

高江別洪山人

君情潮水似相送一帆馳潮已高江落君行欲何之溪流漸雨夜山色暮鐘時解袂須臾事秋風天路期

栝蒼舟中

蜃江一鼓枻帆指栝州谿灔石懸流險韋風錦纜齊波濤頻水宿村舍盡岩棲疑是夔門路鄉心到蜀西

遊鴈山畢晚飯能仁寺

鎮日眈幽討鳴鐘飯化城蹊沿斤竹澗風送瀑泉聲古寺漸薪斧孫僧出柴荆山川憐謝客又

作永嘉行

孔林謁墓二首

廟庭初拾萊展墓出郊垌楷木霜皮白廬居草色青天心扶萬世地脉表遺靈多少侯王塚雍門君試聽

葱葱形勝處英爽見吾師翁菁諸生樹穹崖歷代碑彝從昭穆序水合泗洙奇聖澤同天地斯文眞在玆

登岱歸宿靈巖寺二首

烟霞開萬壁劈削自鴻濛客到鐘聲引泉憑石徑通峯雲來海岱檜栢下天風欲說無生理吾將問朗公（山中有石如人昔號朗公）

杖頭猶岱色初地偶招尋天擁芙蓉級雲留祇樹林西風霜葉墮晚飯石堂深車馬行堪厭空山此夜心

透明山

巖巖千仞石蒼翠鬱嵯峨透漏湖山似圓明日月過[illegible]藏窈窕天眼照婆娑此數誰從鑿其

如混沌何

天津舟中別洪從周山人和來韵

驪駒偶爾發此意果難禁海月清霜阪尊罍獨夜心平津開漢閣燕市重黃金別後漁陽路天風鴻鴈深

檀州送洪從周還永嘉

永嘉別無幾此會又檀城萍梗終難料驪駒却易鳴桃花帆外色塞艸雨中生不似江心月（永嘉有江心寺）隨君夜夜明

送劉仲脩出塞訪蕭胡二中丞

艸罷名都賦仍爲出塞歌邊城春未老鴻語夜偏多臺送祈連月筵開熱洛河主人俱好客不飲奈君何

黃巖道中

陂陀紛衆嶺沙色闘巖黃山鳥嚶嚶度胡雲梟裊長北風吹塞艸南戍接漁陽樓櫓邊城望金湯是漢疆

越人王敬叔工銅章貽之以詩

若耶不愛寶採付工者倕鑄法傳歐冶行文準
李斯羣書人讓博一字岀爭奇多少雕蟲客長
安戸屐隨

惡溪舟中

暑雨千峯下操舟尺寸行高灘接踵至衆水建
瓴傾遊目逢窓倦奔雷客聽輕探奇殊不惡無
柰此溪名

與王孝廉遊盤山還京

籍甚名都賦長歌出漢關自題稱五岳不淺更

三山紫氣東行後黃花北顧間文章應大進無
乃弔奇還

與王錬師

自愧關門吏相勞薄板車五千言下得億萬刼
來虛翫岀聊杯酒調心托簿書青城爾有意猶
鶴伴吾廬

居來先生集卷之九

居來先生集卷之十

銅梁張佳胤肖甫著

五言律四十九首

爲鄭司馬題古遂八景

宋家無上策此地卽窮邊亭榭前朝椒峰烟四
望連殘基收羽鐵遺恨在山川　聖代稱三輔
欣瞻尺五天　右四望亭

公村當勝國王氏盛才華一畝今何在三元昔
所誇風雲留際會山水自清嘉若道鳴珂里

皇明鄭岀家　右三元宅

伯倫避岀者豈是酒人流七子竹林社孤村隴
樹秋春來爭俎豆酹處欲糟丘何日携香酌類
然對一杯　右劉伶塚

望族曾聞鄭衣冠不乏賢名垂節度使碑似峴
山巓黃絹留詞翰青苔巳歲年寧知同姓者千
載象祁連　右鄭慶基碑

祝融稱火帝廟貌出燕方絳節還分楚登歌肇
自唐山雲棲畫棟香霧逸長廊萬古祈年地神

功烋未央　右南岳宮

大帝逼勾陳清虛仰北辰人間廻鳳羽天上駐
飈輪臺觀風雲護山川棟宇新躋攀曾有約早
晚謝紅塵 曾與鄭司馬約遊此山　右北極觀

瑯山看不極雲裏秀芙蓉蘿徑迴遭轉烟霞日
夜封影銜天外鳥聲落杖頭鐘更有詩中畫丹
青展暮峯　右瑯山晚翠

飛流千百尺直下抱陽峯白練垂星渚青山跨
玉龍舞風能沛澤轉地會朝宗偶誦銀河句吾

將笑短節　右瀑布泉

弈者方子振謁余檀州而請余詩且期異
日訪余蜀中

別自二京後軍城慰盍簪南州携楊在北海共
尊談雖擬平原十日知大國三吾將掃石室遲
爾百花潭

梁司訓授余邑來謁檀州送之

銅梁楚食邑名勝著圖經川學巴為宇人疑岳
从靈楊花無路白馬帳龍臨青儒者梁丘賀行

當顯漢廷

沈封君墨竹詩四首 有引

太宗伯沈仲化昔為宮贊時不佞過從
邸第中見壁間墨竹瀟遠有致得畫家
三昧及讀大宗伯下方記乃知為　封
翁栢溪手澤每每低回不能去且見大
宗伯不忘其親如此今年宗伯函書檀
州命賦之遂成四律

篠簜生毫素蕭森見客居數行宗伯記三歎丈

人書勢欲回風舞看還帶月虛無須談孟竹手
澤易躊躇

舊業梁園近相依脩竹叢胸中無俗氣筆下見
仙風箭擬東南美材堪律呂通看來邛杖似曾
是伴先翁

此君偶相對隱隱作唫龍坐久天風動堂深烟
霧重淇園開几席渭畝貯心胸未及蒙　眞誥
當年已素封

咏罷筲當谷擅欒四壁青高棲回鳳覽靈種盡

彤雜徑分蒼翠稽林幾許…今大老

管奏虞廷

送白司訓之任余邑

春秋湯沐地楚子建侯時文獻千秋勝山川四稷奇植經開絳帳濡筆借芹池兩漢儒林傳多稱帝者師

珮兒歸池中忽産並蔕蓮一本因屬新安吳子國理圖之竝題一詩兼寓期望

嘉蓮呈瑞日爾適去巴西子欲同心結枝看兩

鳳棲物情隨氣序天意出端倪付此丹青手臨岐漫自題

寄鄭禹秀總制

有美人千里登臺西望時峯前岐道路天外想旌旗五載壺觴態三春猿鶴期嚴關不相見珎重寸心知

登檀州城

登城新雨後野望淨浮埃去鳥隨空沒涼風吹坐回青山銜畔睨斜日過尊壘自有忘歸客中夭月又來

宿白馬關咏署中古松

署北松何代貪看報暝鐘關存無白馬枝古學蒼龍塞月夜深出山雲雨後封小養千萬樹天地隔江峯

南庄道中

雷雨空山夜晨流漲野溪塞田高下足耒耜往來携峯氣青堪把桃花去不迷王孫別有意愁見艸萋萋

宿南臺

暮矣南臺路荒亭沙磧間寒星流水白古樹晚鴉還雷電俄驚枕風雲且抱關單車凌旦發雨後看青山

熊兒峪曉行

鼓角戍樓殘征衣白露凋寒山迴鐵騎斜月上旌干壘浥清霜重風凋落葉丹旄頭無氣色曾向夜來看

鄭禹秀總制生第五子禹秀好内學末句

嘲之

種玉五年意懸弧一日情遥知湯餅客雲集白登城桂合燕山數珠從海蚌明憐余守寂寞只欲結胎嬰

飯香巖廢寺

塞艸川原白鐘鳴野殿長老僧依古樹殘碣臥斜陽客就松窓飯苔封石罅荒廢興俱色界不必問空王

界嶺北望

北望成區脫霜空一嶺横野烟胡騎獵寒柝戍樓聲峯刺高天近雲量萬谷平微茫山盡處當日大寧城

峨嵋山營作

戍馬東防後寒川落木時鏑鳴驚雉兎霜重濕旌旗夢裏江湖隔行間鬢髮知不應詢比地亦喚作峨嵋

送程廣文堂教青城

幾年懷楚璞[illegible]人謁選攸除目承 恩出禁城經生原在魯博士舊名秦誰續儒林傳如君已絕倫

送館賓鄒道甫授監利學諭

擇師緣教子識爾自長千白壁少知已青氊且入官經横馬氏帳杏發孔家壇九萬他時路乘風待一搏

送陳子高文學暫歸需次

曾對臨軒問高名異等居暫歸緣待次非久上除書蜀道青天轉秦關赤牘疎因君動鄉思脩

竹在吾廬

屢疏乞休家 恩賜驛

尸餐無寸補四上乞骸章乘傳寬 優詔抽簪返故鄉餘生惟白髮往事托黄粱作伴青春好都門祖道長

贈陳醫

病骨趨 朝後憐余藥裹親生還逢 聖主春到慰歸人簪紱投何易蹲鴟計未貧膏肓在泉石行矣謝風塵

史錦衣將卜居瓜洲移觴來別

累蹟謝塵嬰離筵敞帝京浮言中吾計白首見交情舊業藝叢里新居瓜步城他時如有寄雙鯉大江行

陳太醫大節索詩贈之

多病客天涯逢君又見花抗章請骸骨痼疾在烟霞醫重長安市名高越岦家還山採藥物瑶艸遍三巴

別了禪師

去住跡何有天留花雨臺座高獅子吼塔皷鷹王迴鉢許青山占經談白社開吾歸巴岳老飛錫幾時來

過青居山二首山有故相陳文端山房

大江去作巴青居縮其口遵塗詠崔嵬厲屐穿林數人家似避秦巖寺深藏柳舉酒萬象來山川落吾手

舍柵臨崇巘田川引顧瞻竹深故相宅壓佬野夫談鋒壘前朝事村醪半日酣玆山有捷徑郤不是終南

平川宗室送余永樂宮索詩贈之平川善琴

相別四六霜相逢俱老蒼勞君大行坂送我仙人鄉八口近無慮五湖意自長惜不抱琴至山水生徬徨

秋夕過舒生園居贈以五詩

磽确當時地陰森此日園天工人力勝尺土茂林繁農圃吾儒事風雲爾輩存老夫興不淺丙夜傷青尊

西原方寸地山水出過遭池淨聞龍語林深長鳳毛尊根秋正好鴻影去逾高厭苦塵寰事相依醉濁醪

瀟然宮一畝丘壑指城隅郊寺傳孫磬霜天上碧梧岳雲青欲染菱沼翠相扶潦倒尋歸路寒枝繞夜烏

明窓嵌巴岳青色照琴書蘿蔔千枝發霜風九月初少微當客座長者愧吾車從此頻題竹蹊

茅何用除
衡門無俗氣芋栗未全貧書卷連床起盆荷濺
露勻藥欄諸品勝茉甲滿園新張翰西歸日秋
來只愛蓴

芙蓉池舟中聽廣陵呂山人彈琴
芙蓉照秋水蘭槳蕩湖濱客有抱琴者寧非載
酒倫雙清下獨鶴再鼓發陽春不奏廣陵散空
稱淮海人

黃貽素自果州過予巴川草堂見訪三作
詩

用其韻荅之
一尊寒雨夕千里故人心蘿薜關常掩江湖歲
已深通賓開雀網理棹似山陰三洞南山下期
君取次尋
蓬蒿張蔚宅玉趾萬峯隨文酒日相待園蔬客
到空清談俱抖擻隱几詠棲遲擬作布衣飲平
原彼一時
薄板西來者相將紫氣東巴雲三徑落漢水一
江通鷄黍約何遠山川意不窮張良方外友黃

石果仙風
予卜得永宅貽素適形家言深以為佳遂
賦此詩
蘧廬悲往事貞宅此經營借展坤輿軸仍勞章
亥行山川酬我志詩酒待塋成所以晉凝士千
秋稱達生

兒輩製舟成邀敖山人同泛
脩竹轉柴門新波疊雨痕小舠初繪鷁平水不
驚鴛雲下仙人閣尊盛老瓦盆山餚兼味少疑
詩

是浣花村

夏至邀高敏甫宗伯敖子學山人遊計都
山寺
客與夏同至樓因山逾高凱風吹滿座梅雨散
平皐羅宿當尊立雲窓插屋牢香山白太傅從
此學禪逃

居來先生集卷之十

居來先生集卷之十一

銅梁張佳胤肖甫著

五言排律五十九首

夏日楊方伯盧學憲吳僉憲盧都閫招飲

華封堂賦十四韻

地敞雲林別天含薜荔高凉飈闢初夏暑氣薄層臯離恨他鄉會生涯此日勞解貂因我設拔劒為君豪雨洗三山翠江翻四月濤瘡痍新戰闘壁壘自弓弢邦計羞羊僅兵威仗豹韜艱難

期國士容易失吾曹細酌心無盡長歌首重搔任投驚坐轄誰佩呂虔刀塔勢排明月樓陰靜錦袍偶逢能秉燭一醉各持螯怪石留千古滄浪泊萬艘悠然綠水曲潦倒向人操

寄懷木涇先生

一別浮雲濶江山十五年書郵空歲月講帳隔風烟狗監曾知已龍門逐執鞭橫經全蜀地開府百蠻天大澤吟漁父諸生仰服虔才名三黜見心事九歌傳宣室寧無漢金臺早築燕喜非緣結綬吾道得人憐

巴嶽寺

鷲嶺開巴嶽春深足勝遊黃金元世界白馬到林丘野樹谿邊合孤峯雲外浮風塵歸浩刼棟宇閱春秋塔影青天出鐘聲碧澗流晚山愁對眼落日故衘樓搔首行霄漢褰衣拂斗牛東山追謝傅大地覔湯休欲解三乘話還應二梵求慈航如可度一鉢付滄洲

送李舍人册封楚府便歸姚江展墓 代作

帝業傳經早仙曹內史奇桐珪三殿出星使九霄移吳越東歸夢幽燕北望時天潢茅土重綸誥瓏雲垂陜屺情無盡浮湘賦可追定知楚醴設深有越吟思江送秋帆穩風高候鴈遲王程問春草青滿鳳凰池

人日對雪

夜雪忽呈白同雲望裏垂庭梅猶帶臘官柳尚寒枝獨坐依尊酒勞歌感歲時人從七日得春與百年期緣勝虛傳俗幽蘭漫自持論文雙鬢

寸心知江樹登高失燕花對客遲豈無
謠者吾已萊蕪空

萬通政歸省太夫人

紫闥連東寺青山戀北堂葡萄中禁出冠劒左
貂揚寵渥今如此慈帷意不忘楚雲遊子夢燕
樹倚門長孤月淩匡阜千帆下豫章寧親惟愛
日休沐荷明王懷橘情無極題橋氣必昂功名
輕駟馬貧客盡霓裳餽有江魚味神傳太乙光
板輿垂翟茀綵袖轉雕梁宴罷青鸞使應歸鶯

鷺行

秋懷四首

荏苒歲華易淒清霜笛鳴星河垂夜色碪杵亂
秋聲鄉語依僮僕悲歌念友生存亡雖異地涕
淚總同情金馬名堪隱黃牛夢不成冥鴻杳天
末作意向南征
使者雙馳騎刀環氣色雄長鯨清海窟萬馬破
山戎南北心如折安危計不窮四靈千島出三
秀九州通太乙紛詞客丹書閟紫宮從來神武

斷東川信無人却自哀燕歌疲歲月蜀道滯
將敢論功
崔嵬薛荔吾將把芙蓉秋可栽黃金能貴賤白
雪遂塵埃氣象新閶闔艱難自草萊當時聞駿
骨曾上薊門臺
大暑秋仍賦清笳入夜吹陰陽那可測物理重
堪疑白髮三巴意黃花萬里悲已甘尊酒癖寧
問省郎遲侍從風雲驟功名日月知獨將孤劒
色或向紫霄垂

春日登上方寺浮圖十四韻

法界知名久冥心一壯遊慈雲標鷲嶺佛日抱
珠樓衣刺禪枝密烟沉恐草幽閑房臨水石殘
碣失春秋塔勢三天接鐘聲萬井收山川開大
地窻户俯神州香雨風前墮洪河樹杪流盂盂
分洛水蟻垤指嵩丘象滅藏金海真空駕白牛
未能成獨往聊此寄冥搜社許陶元亮圖驚顧
虎頭皈依隨淨土去住亦虛舟絕智今平叔高
言卽惠休摩尼如夜月不為夕陽愁

絃歌臺送吳明府之全椒

地接滁陽勝偏空吏隱名相逢梁苑客今向阜陵城淮北迷芳樹譙南引去旌高臺晨雨發疋馬夏雲生湖水明齊閣豐山愜道情落花簾外舞野鳥案頭鳴舄影天門近絃歌秋夜清全椒曾渡虎千載見劉平

過白馬寺

古道何年寺松門洛浦邊僧逢雙樹瞑客到一燈懸漢碣文全蝕河圖代屢遷前王曾卜夢中

夏遂聞禪塔湧三塗月臺標二室烟東京鳴白馬西域度金仙世老芙蓉級經馱楡欓篇八關分淨土九曲抱青蓮社有高人入心隨靜者緣濫觴曾此地法教至今傳

遊王官峪訪司空圖休休亭賦十二韻

谷口千巖入登臨蹟自奇杖懸秋雜遝闍隱勢參差曲徑逢谿斷高蘿帶露垂鳥愁天柱嶺峯壓濁河湄青壁苺苔繡黃金袜茝披硯磨秦代月水似習家池翠澗流丹石寒烟羃紫芝山圍看不盡泉轉聽常移竹榻雲光濕風花洞口吹濤聲分遠近鮮色倚雄雌咄咄書何事休休樂在茲閑尊浮大鹵異國有峨嵋偃蹇同先哲寘捜亦後時陸沉今古意獨仗地靈知（天柱秦硯峨嵋皆谷中山名）

任憲使免官語余夜夜夢召起張子作詩嘲之

有意圖麟閣沓同失馬翁逢人成折軸斯道付歸鴻汾水開三徑龍門借一宮興來頻起舞愁

到或書空置榻風塵外為園桂樹叢瞻雲依魏闕釣海即任公憤俗霜侵鏡雄心劒吐虹無端丹鑿裹飛夢赤霄中何物行歌鳳吾生自轉蓬憐君王者佐萬一問非熊

遊曇延洞

靈巖昔有洞杖底出青松苔亂遊人屐雲留靜者蹤蓮燈懸琥珀鷲嶺揷芙蓉飛瀑凌天落朱霞鎮日封河流歸澒湝嶽掌拂仙容花雨非春樹山風到石鐘採芝時見鹿擊缽恐驚龍切土

漢史事桃源偶爾逢暝烟何必問珠月掛千峯

為襄垣王長孫賦上磐二十四句

突兀中條石霞標衆所宗飛磐纏二曜絶壁瞰千峯潮汐遥通海風雷慣作龍芝童藏玉檢金液灑芙蓉瑶草王孫賦僊鳧帝子蹤漢機璇泒遠燕碣彩雲封靈髓流丹穴秋花畫紫茸瀑泉吹嶽雨石皷和霜鐘結屋依青桂捫霄藉短筇髮窺天女鏡衣掛大夫松枯顧三千界空冥幾萬重由來招客者自有八公從

送谷方岳赴雲中軍

節甫河東駐秋高冀北征搴帷瞻岳牧借箸測胡兵露冕臨三晉軍容肅五城旗戀姑射動塵逼鳫門清閫外穰苴策雲中魏尚名眼空雞鹿野膽喪犬羊營箭以飛書急秋驕萬馬鳴幕賓多阮瑀揖客有孫荆國定犁庭計人今出塞行豹韜資大将龍武畫長纓投筆元儒者和戎本上卿功成不戰後麟閣早垂聲

望方山

遐勝徵前牒方山蹟著奇湖摇千壁動雲欲萬峯移高嶺平如掌洪流注似巵百梯誰獨往五老自相隨倚杖天何近尋源路轉疑孤懷勞極目爽氣對支頤石皷鳴深洞鶯漿灌紫芝鄗騶行倦矣林鶴怨凄其瑶草非難折桃溪會有時芙蓉秋露好合與地靈期

太原逢謝山人夜話得寒字

何緣千里會頓使百憂寛握手浮雲白驚心落葉丹偶逢疑地縮片語斷金寒蟋蟀人同老霜

天菊未殘交情存貴賤世路轉艱難客鬢臨佳節秋風想正冠悲歌齊宋玉拙宦亦潘安生事盃中過功名物外看非君能好我山水向誰彈

何廣文獎勵

楚國元多士如君第一流詞源薄雲夢聲價自荆州賦獻芙蓉闕氊寒紫綺裘孔壇開六嶽馬帳接巴丘經術西河似英名北斗收采風因使者飛檄動遐陬業有鱣堂地才知虎觀求儒林附[illegible]傳應不媿前修

經行高峴追挽楊升菴太史

君自投荒日飄零瘴海間風雲辭玉署歲月謝紅顏著述愁中盡詩篇病後删大名留死諫前席阻生還石表何因折泉臺不可攀知無封禪草誰問碧鷄關童僕將孤櫬文章遍百蠻空餘載酒處寂寞鎖青山

即事二首

當侯稱國士慷慨欲平夷櫛沐乗風雨崎嶇出鼓旗偶陳泜水勢坐失固陵期投鼠無長策成

功已後時居延漢將往事至今悲時張僉憲被賊執去

又

投筆儒生志艱難自古今徵符飛六詔享士日千金議論超黃石縱橫尚緑林釜魚知有待虎穴一何深儻得歸全壁誰能望七擒

捨負道上逢何振卿因遊太平寺偶賦十八句

狭邪偶相值旋馬扣空林晚磬孤烟發蕭齋翠篠陰山川看異域杖屐得同心殿壁蛛絲網樓

臺草木侵觀魚聊緑沼布地豈黃金雙樹逢僧少千峯借客吟何顒能躡屩張翰欲抽簪對酒梅花落歸途石澗深乾坤容二子開闢此登臨

恭作　大行皇帝挽詩二首隆慶元年正月作

哀詔殊方至宮車望幸孤綴衣移大内册度仰神謨仙仗仍天闕龍髯下昂湖垂裳三極正享國九朝無顧命聞元老重華協帝圖風聲來禹穴雲氣入蒼梧憑几微言在傷心白日徂年年秋仲月從此罷山呼

先帝登遐去天循萬國悲臨崩仍罪已遺令泣明時文武超千古賢良滿庶司祝堯曾父老傳啓慰華夷秘典存丹閣瑤壇閉紫芝猶陳琬琰玉無復鳳龍姿劍舄橋山遠霓旌灞滻移孤臣雙涕淚沾灑向昆池

秋夕馬園讌集用張復素僉憲韻

徙倚乾坤内悠然一小亭花前三徑緑林杪萬峯青短杖穿長薄餘霞射晚汀樓陰銜碧沼杯底出明星窈窕驕磐谷空濛學洞庭景催詞客

賦醉谷草堂靈飛鏡天如試投蘭室並馨瞑鐘
齊鳫落鄉目與雲停濠濮知魚樂平泉卧石醒
南溟滄歲月北斗望　朝廷江關濤喧席烟環
夜作屏笛聲何激烈蟲語太丁寧白髮那能數
寒碪不可聽壯遊成汗漫孤燭照伶仃異域看
銅柱同心仗玉瓶相逢聊解贈秋色滿青萍

故關

要害關全據羊腸一徑穿峯將列堠見花每斷
巖懸宛轉疑凌漢蕭森別是天跨南分趙魏拱

北到幽燕塞近秋先雪雲耕石上田寳符臨代
取赤幟異時傳筴士畢儒者神圖仗率然重門
今不閉險失太平年

奉寄少傅冢宰楊虞坡二十二韻

風德中興佐為龍四十春憲邦曾誦尹降嶽共
推申將相隨時重華夷引望頻　兩朝稱柱石
萬類荷陶甄衡鑑懸文武風雲起縉紳丹心扶
日月赤舃曳星辰代謝俄成序安危繫此身物
情堪請老風俗想還淳冠已辭神武湖仍乞季

真東都賢二傳舊業傍三秦雷首徵應採王官
地寔隣門羅惟鳥雀桑落伴松筠釣寄河汾曲
天開社稷臣跡雖遊鹿豕名豈後麒麟桂樹燕
山並荆花漢被親絛雲髙閥閱儤掌對嶙峋蘿
薜供初服煙霞擁角巾漸看人境異轉覺　主
恩新國論思黃髮儀刑夢　紫宸運知田道泰
功自賴亨屯綠野終難卧蒼生未解顰安車懸
四壁早晚作蒲輪

寄譚元通　廷試

欲市燕臺駿先傳劒閣銘談天來碣石染翰失
蘭亭鼓腹疑書麓摛辭豈說鈴雕龍思絕技刻
鵠擬成形偕計新文學承家舊典刑名枚周造
士詔起漢明經日月更玄髮天人上　紫廷臨
軒賜顏色君賦進湘靈

秋夕同彭許諸公集西園得垂字

南澗舟仍阻西園席屡移門當睥睨出雨共薜
蘿垂幽杳疑盤谷風流似習池林泉俱可賦僮
僕解談詩臺隱青梧樹亭環綠桂枝好將十日

欽重訂半年期秉燭元吾意投車任爾為秋風
傳漏刻莫向坐間吹

同諸公遊許少師南池

投策桃林塞搴峰似故鄉馬前愶道路雨後見
松篁傲吏元蒙叟邀賓得鄭莊倉忙尋蠟屐宛
轉出魚梁地以懸車重田兼負郭良平泉唐相
業緑野晉公堂冠蓋看人傑圖書淨夜光仰嵩
懐舊德題竹起新涼碧沼弘農水青天太華霜
窓分河九曲臺繞木千章關氣秋常紫雜花眼

漸黄煙蘿垂近席玉鯉避鳴榔舞欲登仙掌豪
因脱鷫鸘賡歌惭下里對客盡高陽語落潭龍
聽聲飛鳫鶩長酒醒隨處石泉轉解稱觴山水
終成癖梟盧未是狂宦情吾有托丘壑幾曾忘

送南兵侍傳少巖入　賀登極十韻

翼室聞憑几春宮發御天三靈符鳳紀萬曆首
龍編基命周成德謳歌夏啓賢無人不覆載有
主屬山川絳節持司馬瑶函近法筵客星遥度
魯秋露晩臨燕履曳楓宸上身依帝座邊形看
商相入名豈鄭公專南斗江湖瀾中原日月懸
金陵携王氣常繞聖人前

送柴欽甫茂才還崑山

開府初臨郡詞場識姓名孝廉看不忝履䟃倒
將迎馬帳兒曹重龍泉斗氣平閱人吾老大得
士爾崢嶸經術推高第文章畏後生怡亭田識
語京兆本家聲親舍浮雲起江山鼓篋行雪辭
楊子渡帆進闔廬城代謝年如此賓興歳又明
崑岡非楚璞何必淚縱横

金陵黄首卿同年刻所著詩文捐俸助之
爰報贈排律一百二十字

删述存能事誰稱典不刋人家矜敝帚君意在
登壇地有江山助心憑宇宙寛雕龍翔藝苑舍
筏任波瀾得失歸千古浮湛寄一官縹緗牛可
汗蓬蓽鷃名冠書本虞卿著袍憐范叔寒玄經
吾及見白雪世應難呂覽懸金重雞林出塞看
為貲聊物色此道豈泥蟠左賦疇當序牙絃好
共彈預愁坊肆紙日日貴長安

余乞養還蜀自寶雞入棧漫成排律一首

用謝少安壁間韻

薄板東來客長將紫氣携出關辭客時入棧度
磻溪中地僧儀鳳孤峯見寶鷄縱橫開沃野曲
折望丹梯亙徑崖防墮磨肩路欲擠萬山爭設
險七聖亦堪迷振策千丘登逢人遇酒奚危同
五尺道封可一丸泥伐鼓頻驚虎穿沙過飲麏
水春依板屋大種荳樓犁竹樹看齊緑山民色
共黧雲來扶石轉泉聲奪猿啼天以虹霓界風
能夏木陰叢妝沆瀣雜佩得懸黎乞骨親垂
老瞻雲含漸低斑衣行可着星劍去仍提鷄肋
青油幕羊腸碧玉蹄秦川紛跋陟漢閣慣攀躋
五嶽從來興千巖取次題顯融深愧郍嬾謾酷
如稽泉石元成癖桃花或有蹊秋臨張翰宅醉
遠太常妻貧借蹲鴟好閑空畏壘棲草堂如有
待萬里一橋西

鳳嶺道中作寄謝李明谷憲副

梁泉西去路叱馭轉嶮峋六月憎絺服千崖過
角巾嶺名猶瘋鳥客計在鱸蓴坂折全扶策溪
廻屢問津板輿貧地主館穀到山人傾蓋形骸
脫傳家禮數欽青氊元有舊(公甫翁蜀園曾司訓余邑)白首
詎如新山水[illegible]稱蜀桃花欲避秦萊裘堪自老
芋栗豈言貧偃仰甘違俗支離任此身報君無
長物捐佩漢江濱

登松隱寺絕頂撫孤松作

四周忽傲睨一柱聊支節手拍銀漢渚屧響金
芙蓉福地吹噫氣鈞天奏長松宇宙方瞳豁洞
門青雲封呼吸鸞帝座步武破蒙茸班荊虎且
避采蕨仙可逢日暮嘯聲起萬籟生秋峯

巴嶽絕嶺巨石如爐登覽奇異爰詠斯篇

帝鑿混沌開奇標駭茲石色豈藩機移工疑鬼
斧劈元精降井參靈威鎮梁益黃鼎中古形商
彝近代迹何如此錘鑪靈象先天闢風雨今古
青烟霞朝暮赤氤氳通玉虛沆瀣收金液刻削
匠自天清空神為宅龍虎時抱關水火遞相射
初秋振烏藤朱洞搜丹冊將因畢嫁婚於焉托

雙烏

曾中丞王父金堂遺愛祠詩

益部推良牧曾聞雒下郎聲名通陸海報祀自
金堂郢曲鳴琴裏江流製錦旁政非三異盡望
表百城芳黔庻歌春雨金堤足稻梁火風時頓
反刀劍化為良花發潘懷縣緹消謝壽張文翁
能易俗何武去難忘廟貌山河古春秋俎豆香
逢人悲峴首愛我信桐鄉允矣椒聊詠賢哉芟
甝章三槐今可驗萬石仰流光治縣寧無譜祠

侯且未央岷江君不見恩澤為誰長

長壽至墊江道中

罷楫登籃筍山程去漸東陡看天欲斷偶爾路
還通點雪疑洲鷺飛梁飲澗虹是田俱沃野無
樹不丹楓蹊許桃源似篁知嶰谷同行行有如
此何必問途窮

永川羅生名士也寓居郡城爰有此贈兼

致屬望之私

山水羅含宅他時卜築新先朝傳諫草累代見
忠臣遺澤惟簪笏餘光起鳳麟邑哉開秀拔江
漢濯手神蚤歲童烏並論才繡虎隣馬卿元善
賦狗監竟何人入眼稽生鶴承家憲老鵜五車
終欲授雙屐倒能頻白雪無前後浮名或愛嗔
世情俱鹵莽爾意似崚峋問字亭猶在題橋事
有因莫將岐路泣斯道就風塵

湯峽道中十二韻

厲展西來日芳菲客興深石欹令馬怯磴曲受
苔侵峯亂疑無路濤吹別有林陽烏惟到午春

鳥送遺音群峽高天刺飛流巨壑沉谷田空野
火郊舍出孤岑嵐氣千巖奪山光萬樹陰花沾
衣上錦澗發水中琴雲雨行朝暮烟霞自古今
見年思叱石防虎或摐金惜不逢王謝將因學
向禽所歆家未遠終托此抽簪

王中丞壽詩

制府懸孤日西都建節時恩波搖陸海仙宴接
崑池夢已三刀協名堪八座宜瓊瑤王氏樹春
雪郢人詞黃鉞　天朝授高牙部曲移雪山干

氣象劍閣並雄雌桃待三千歲身當五百期岷峨充俎豆江漢瀉金卮兒齒周民頌棠陰蜀地垂從今誡剪伐永作萬年枝

張侯嘉禾詩

百里神明宰三巴治行年綰章期甫半格物化通玄和氣蒸黎洽神畛雨露偏靈呈南畝象瑞動北禾烟四野黃雲卷平疇玉粒懸垂同甘露降香與惠風連異畝周書重南陽漢代傳魯庭年令粟許氏洛陽田政蹟看如此君侯合自然詩

勿勞談宋事業已見明賢村巷張堪頌花封子建篇絃歌徵草木琬琰付雕鐫高第驅今古時才失後先美名爐嶽峻清節字江纏冊鳳將從詔雙鳧便欲仙謳歌隨父老畱備史臣編

閬州馬鐸山廣文陳六亭憲副張劍嶺戶部餞送洞山賦此八韻為別

客有停車至亭堪載酒倫翠屏天綴錦白水地連銀過鴈杯能影搴帷路欲塵撼鞍誇馬援投轄愛陳遵劍閣吾家筆高陽我輩人酒徒看漸失客夢後來頻故里行將畫交情轉覺親驪歌未可動今日易沾巾

不佞其與儀封滸東張公交十五年矣每念先大夫南濴府君平生所誦説張先生恩義者乃不知即若翁太公也前歲蓋始得聞里中長老胡石屛中丞云時公起撫中山不佞其起撫上谷遂走筆寫三百二十字抒情道故感舊懷新工拙曷計哉

四海同袍士誰其二子倫離懷姑勿論世誼略詩

相陳憶我衣冠族言從德靖辰（其時張太公兵憲川東攝督學事）若翁持憲節先考在編氓狗監逢知己龍門托要津氣占雙劍嶽材值九方歅（張太公甚奇先人拔置異等）期許憑高足衰遲負大鈞璞悲和氏刖桂失晉家詵治命曾提耳冲年未負薪也知張按察那解浚儀人大地寬難問皇天欵有神遺孤躭紙筆奮翼果嵩岷晉水成傾蓋（公與予定交在太原）畱京切右隣（時公為南僉院予忝撫江南）共開南憲府齊奉北堂親（公與予俱迎養母於南都）講德深投漆論交類飲醇起居

相伏臘甘旨候昏晨宦海俄漂泊岐途四笑顰
譺花遞搖落風木總酸辛（張太母卒二年余母亦見背）總帳
啼烏寒川仗素鱗往來傳輓曲彼此更沾巾（公與予各製奠詞俱悲痛不忍讀）
偶爾逢鄉逵憯然適世因（過胡中丞始悉奇先君者太公也）不緣聞夙昔此意竟沉淪異地
三千里流光六十春撫膺紛感舊往事忽成新
孔李元先世陳雷必後身起家俱禪室建節亦
邊臣萍跡何多似天機或有眞余材終犬馬君
像待麒麟朔鴈經時語閑雲入望頻中山來氣

象上谷莽風塵更僕殊難盡嚴霜華自珎紫荊
一片月兩地對嶙峋

輓范中吾大參

一解黔陽節能開洛社杯白雞偶爾事青鵩遂
為災卭叟期丹橘宣翁在夜臺（公嘗棋酒故云）心隨石
並析腸與路俱迴寘數龍蛇歲冢聲騏驥材平
生張邵友不淺范鄉哀

輓甘征甫憲副

代謝陰陽理因君重可疑曼容官易足伯道事
誰知二八江樓景（公江樓十六景）有三千石榔期高冠
猶岱嶽（公曾樹冠泰山）雙屐負峨嵋（予與公約遊三峨竟不果）流水
終何托浮雲黯自悲山陽無限意總向笛中吹

輓胡石屏中丞

中原予告日廿載卧瑷川黃髮三朝重安車四
壁懸門栽徵士柳江繫大夫船折石事非偶頹
山意黯然衣冠紛後進模楷失前賢一決西州
淚同增長夜泉傳着盃部裏耆舊幾人傳

寄壽郢中曾文一百六十字

中歲謀歸楚高風想去秦金緋期不顧初服計
逾眞地卽枌榆社天垂江漢綸巖居畏壘並家
世鹿門鄰雛鳳儀阿閣飛龍降　紫宸西臺曾
薦角北斗又麒麟顧問山中相安危海內身絳
翁能憶甲崧岳會生申曲和流商寡賓看解佩
倫呑盃雲夢闊張樂洞庭新雙屐尚書履懸車
漢使輪乾坤閑間氣花鳥慶茲辰不佞通家子
元稱下里人瑶觴躬未獻雲社望何頻名附三
千客期徵五百春欲將樗散質雨露托莊椿

瑞應詩賀王汝文少宰

天曹雙赤吏精氣發瑶光何以辭豐艸相隨近玉堂獻環曾作使夾轂儼成行世泰俄呈瑞人賢必降祥苞胎還歲月毓德自陰陽濯濯清輝並牲牲乳哺良中書時上考異數荷　明王名實登三事儀刑仰四方天因人共協名與位俱昌福善知非偶元符豈幻滋子孫徵已見玄白卜無疆冠蓋西陵勝風雲宅揆長華封歌頌者朝野盛篇章

陳繡山方伯八十時以二品奉詔存問敬賦一百二十字為賀

紫氣纏天目靈源到海隅青環門外柳白賦谷中駒松菊通孤徑烟霞長五湖問年方夢獵托興久思鱸一詔恩波潤三尊物望殊鄉評高月旦天問及菰蘆蟹華犀能縮緋衣鶴欲呼飯同廉叟健名與太丘俱華冑鳴珂里仙風海嶽圖龜齡那可卜鳩杖不須扶九老學傳像雙輪已藉蒲明堂如割袒舊德似君無

自滇南別何振卿十七年矣因賦四十句寄贈且期栝蒼之約

握手共昆明投荒萬里程一分鴻鴈侶罷聽碧鷄聲去住乾坤老浮沉日月更烟霞原抱癖猶鶴遂尋盟疏乞江湖蚤身無婚嫁輕少微歸好在公卿有少微山雙屐去相迎經學窮山海公著遊名山記騷言托杜蘅徵書曾漢闕雲卧且柴荊冥鴿高難問青萍倚獨鳴隱從增白髮望豈負蒼生近矣山公啓賢哉月旦評會教東帛至休愛紫芝榮

繫我紛塵跡逢君有道情父安薪下積晚向越中行人隔洄溪勝居傳畏壘名遊仙懷敬祖愁賦亦張衡炎海悲飄泊延津要合并加餐憑素鯉啟火又倉庚剣宅資金籌龍門秘寄藏儻能容小隊終擬過蓮城

南康太守張君韓諧公眉山人

耆舊聞前達公材盍部推高名聯劍閣靈氣浴峨眉南國褰帷地西江渡虎時撫良眉漢吏翦伐見周詩麟鳳看邦瑞龍蛇竟數奇淚將匡濟

落貌作楚雲垂白鹿非無主青冥未有期香燈
千丈石應作峴山碑
夏日隨太宰陶宗伯陶方伯姜太僕呂祠
部張翰撰諸公招飲星宿閣
飛閣擁岧嶢丹梯荷見要人占星宿聚地受海
雲朝萬井懸欄得長空窮目遥江湖曾霸越封
甸已歸堯鏡裏山陰道尊前秦望標張筵成玳
瑁高論各璠瑤客是東南美臺堪夏暑銷澹煙
催落日醉語散青霄梅棟前王冗蘭亭錦石橋

群公似有意雲壑擬相招
滇南張一寧進士除江津尹謁余檀州
識爾從南詔過余在古檀橫經慚往事假館盡
今驩除目稱仙令為郎得錦官青天開道路竹
馬伴壺簞劍閣銘歸載河陽樹似潘民風憑軾
采山色捲簾看江水流巴字靈巖問葛丹他年
雙賜復雲裏度長安
崔中書父母並封
博陵推望族荊楚舊儒紳氣奪山川秀堂開海
嶽春漢濱聞父老湘水見夫人結髮　三朝並
齊眉五福臻鳳毛巢秘閣池艸傍絲綸内膳朝
分養奎章　命聿新素封曾橘柚華秩上星辰
來服鄉風古麗畊舊業隣閑將忠孝句雙美頌
麒麟

居來先生集卷之十

居來先生集卷之十二

銅梁張佳胤肖甫著

七言律八十一首

秋夕佘德甫王元美二比部吳明卿給事
宗子相考功白伯倫客部招飲張氏園

朝辭白馬入燕關擊筑長歌易水閒河漢凉風
吹桂樹霜天明月滿西山偶來對客堪投轄謾
說為郎已賜環無數松蘿秋色裏將因休沐共
躋攀
詩

送吳中望奉使江北便歸滇南省覲

薊門朝發鴈孤飛揮手秋風別帝畿萬里橋題
司馬柱九天露下老萊衣淮揚雪盡帆檣出江
漢春寒燕雀稀明到好看南詔碣蘭津莫作怨
歌歸

送羅徵君還豫章

杖策中原一壯遊送君楓葉滿河洲江分吳楚
東南盡地坼衡漳西北流去愛孤雲垂白髮歸
從雙鴈度清秋莫言紫氣無人識猶有張華辨
斗牛

衛水舟中董子才餞別

夏木陰陰祖帳開山風吹下紫霞杯大行雲氣
垂垂見衛水濤聲滾滾來貧病幾年卽署拙循
良三輔使君才梅花歲暮長安發千里相期駿
馬臺

北上王明輔舟中餞別

買舟北去向長安把酒滄波別思難飛鞔獨慚
蕭相業綈袍誰念范生寒風翻濁水蛟龍出日
詩

落中原天地寬省署恐非題柱客知君時倚五
雲看

予督祖閩粵佘德甫吳明卿宗子相王元
美各賦詩餞別因荅諸子

揮手胡雲塞北秋武夷艇罷更羅浮東南海盡
鮫人室日夜風吹使者舟碣石天垂寒鴈色扶
桑影掛赤龍遊萬峯回首中原地甲馬愁心到
十洲

再遊華山

重經西華赤霞封絕壁風廻萬[illegible]鐘仙掌擘雲扶日月鴈峯飛雨落芙蓉行吟秋抱天門石搔首寒生洞口松何限乾坤車馬客不知此地跨茅龍

遊銅梁洞

杖引晴雲石徑斜提壺宛轉過仙家泉聲萬壑釣天曲帆影三江估客槎洞口淵蘿飄醉眼山風吹笛落梅花桃源欲去無歸路明月春深啼暮鴉

灧澦

東去愁看灧澦根江心石色挿夔門長年伐鼓開帆淚失木啼猿斷客竜水納岷峨流大海勞吞吳楚障中原喜逢舟檝非如馬瞬息陽臺日未昏

宿拿口驛懷京邑遊好

到處花飛已暮春玉瓶斜日醉風塵天連蜃氣樓臺散瘴合閩山艸樹新解劍江邊聊聽雨投珠海上未逢人中原吾黨高秋別平子愁來四

賦眞

宿王臺驛

秋辭閶闔帝城開立馬閩荒江色來萬木夜寒龍劍浦千山雨過越王臺青春愁病天涯得赤子誅求海上哀嬌詔漢庭吾不惜逢時或恐未憐才

陳郎中告病歸閩

起草當年題漢柱含香終歲接朝班茂陵樹色空高枕鱸膾秋風好駐顏海島可能尋大藥兵

戈難自卧青山黃金此日勞明主未擬江湖早閑關

平遠臺晚眺同吉侍御李戶曹

高臺落日對江風眺盡孤城海色中薜荔萬家迷錦樹雲山千里散青楓揮金意氣憐同合倚石酣歌不避驄更上鼇峯乘夜月戈船況已靜歐東 時海上倭夷已去

同陳僕山憲使偕其弟季山水部登烏石山四首

萬里同登江上臺海門東望思悠哉銜杯雷雨千峯過立馬雲天四塞開絶域風流逢謝陸中原詞賦愧鄒枚相看羽翼南溟近徙倚浮空大鳥來

城郭陰森夏木斜偶隨雙騎到天涯池臺千古閩王去風雨三山楚客嗟横海暮雲侵睥睨捫蘿寒石散烟霞艱虞邦計連烽火滿眼蒼生百萬家

並馬青山落大楓白雲寥廓海門東解衣欲桂

扶桑樹把盞長翻渤澥風烏石江山分氣象寶刀羇旅共雌雄當年星使乘槎後蒼水茫茫銀漢宮

横海干戈列陣雲樓船新下漢將軍請纓繫越深慚我杖屐登山亦有君雨色萬家浮樹杪波光千里静鷗羣中原一望江河在日落那堪鼓角聞

同敖子學夜集邢良登得聲字

無賴黃花秋後生孤亭殘雨鴈來聲樓臺夜敞千山色城郭霜寒一水明落手酒盃今夕事挍珠天地幾年情共知門外滄浪曲誰向風塵問濯纓

春日同敖子學敏上人遊西泉山得登字

花城春色滿西陵郭外招提此共登石洞水穿金粟影松蘿風掛碧雲層相携四海盧敖鶴為愛彌天支遁鷹自笑浮名無去住欲將灰刼問胡僧

奉和諸公遊舒將軍石壁

水綠花明三徑幽將軍曾此足風流天懸石壁雲霞落波撼陂塘雷雨愁坐喜青山無戰伐好歌烏帽醉春秋葛彊俠氣惟芳草猶向高陽池上遊

春日遊南城山並謁先壠

郊遊何處不芳菲鎮日提壺坐翠微遂有天風吹綠酒可憐花片傷春衣倒欹白接歌聲轉卧對青山樹影稀鬱鬱松楸原上色頓令心地欲瞻依

升菴載酒訪予紫房洞中兼訂峨嵋之約得橋字

仙家樓殿鬱岧嶤載酒頻來倚鳳簫天上星河搖玉斗壺中歌嘯落雲霄山光雨過人同夜石洞花陰月滿橋莫為周南嘆留滯三峨瑶艸坐相招

大觀臺晚眺同曾少岷太守楊升菴太史朱蔦山少參熊南墩董豸屏二進士

長夏登高暑氣清野雲斜日眺孤城窓中下見

千山盡盃底平鋪二水明天地烽烟堪倚劒樓臺歌吹襍流鶯凌風授簡聊同賦笛裏梅花何處聲

九日

蕭瑟堪傷楓樹林無邊秋艸漫沉吟浮雲江上來天地危石山中自古今落帽且拚黃菊飲解裘同坐薜蘿深千年笑口憑君發此日愁輕風雨心

治平寺張子畏僉憲携酒見訪得烟字

獨坐松門江水邊使君擁騎白雲前杯閒秋色千峯落竹裏鐘聲萬壑傳握手舊思淮楚月解衣同坐薜蘿烟年來知己難裁賦此日重留怨別篇

宿養道窩和眞人張三丰二首 養道窩三丰居也

嶽勢嵳峩雄此都仙家臺榭白雲孤蒼山石洞成今古青壁珠光乍有無半榻月中花自發千峯枕上鶴相呼披衣更待松門色清夜眞看坐玉壺

芙蓉天削萬峯奇石室春風晚更披曾有丹書來鳳闕空留金竈鎖江湄飛流夜靜雲齊落寒斗千山虛影倒垂回首十年如夢幻乘龍吹笛任吾之

中秋夜集飛鳳山待月不至

飛鳳城西對夕曛秋陰此夜待霄分空林玉笛尊前過近水霜鐘燭下聞何處蟾蜍飄桂子遥知天柱隔風雲觀濤虛負枚乘筆讌醉青山喜共君

再遊大伾山同盧仲木孟得之

四馬乘春度翠微登臨到處足芳菲磨崖當日誰同賦抱策中原此振衣灑酒青山千樹落淩風蒼洞百花飛烟霞共倚天門石酣嘯何妨月下歸

別王大伾

相逢芳艸遍河橋衛水晴光上栁條世路幾年疲候鴈酒尊今日屬春宵青山楊子偏多賦白首馮公不見招愁到燕臺看夜月浮丘花鳥夢

魂遥

秋夜飲髙伯宗懐其弟叔宗得傳字

燕臺望盡楚江天落葉懐人情可憐春艸每從三謝得秋鴻不見一書傳清宵醉倚星河夂孤月寒生薜荔前何處郢樓歌白雪西風吹滿洞庭烟

送何原學僉事赴貴州

黄花相送滿長安對酒青山木葉丹閣道萬重秋色净牂牁千折雨聲寒旌旗歸識題橋客瘴癘難迷執法冠此去好看銅柱蹟前程莫問使君灘

送丁廣文赴萬安

送君霜葉滿都亭鴻鴈當秋不可聽峯盡芙蓉猶仗劒地分彭蠡正揚舲愁吟白髪江雲斷坐擁寒氊楓樹青遲暮何須悲世路伏生九十尚横經

寄陳子韶

念爾聊為擊筑音感時偏動白頭吟逢人杯酒

非揑落揑手文章半陸沉劒閣雨聲千嶂出嘉陵秋色萬楓深破琹虛説鍾生事誰解英雄百代心

寄題汪氏園

誰開幽徑黄山傍坐愛青林浮日光石洞倒懸蘿月影松雲落盡江風長琹尊綠野無朝暮卓馬紅塵殊渺茫行到水橋三十六臨流何處歌滄浪

齋居偶成柬省中諸友

焚香省署接金莖月色能傳鴻鴈聲燕樹風霜
千堞下漢宮鐘漏九天鳴端居豈少甘泉賦薄
祿徒聞蒼壁名遥夜誰歌清廟曲恐令飛雪起
寒城

送余舜明曹長歸嘉興

抱病誰憐楚執珪江東芳艸正萋萋茂陵春樹
浮城郭樵李青山急鼓鼙明月懷人滄海上落
花高枕太湖西清時未許歌招隱漢柱功名好
再題

詩

春日同黎惟敬諸公泛舟鄭園分賦

並馬春原出大風解裘沽酒向新豐浮名到處
烟霞約旅食相看歲月同倚檻山青寒雨後放
舟歌散落花中遊燕誰是談天客雲樹蒼茫碣
石宮 得風字

握手沉冥喜見君野亭春氣坐氤氳臨流動有
濠梁興被髮時從鷗鷺群碧沼新翻千嶂雨綠
蘿深掛七陵雲滄州取醉知何日剩水殘山次
第分 得雲字

煙花稍似武陵源蕩槳翻疑在薊門西北風塵
聊鼓檝東南戈甲半乾坤酒徒蹤跡留燕市傲
吏功名寄漆園江漢扁舟吾有待滄波此日共
君論 得園字

與吴明卿夜坐

相逢且醉薊門春莫賦懷沙向楚臣別後江湖
深夜月燈前風雨舊遊人匡廬未必投魑魅宣
室何曾問鬼神不有烟霞能愛汝乾坤無處可
容身

詩

高宗伯席上詠櫻桃得寒字

西蜀櫻桃往歲看寢園新薦出長安光添萬顆
青尊避色憶千峯綠樹殘滿坐明珠人共惜相
將春露食猶寒風塵見爾慚微祿月下空闌赤
玉盤

送溫侍御屯田晉中

青驄五月度居庸一道寒霜灑萬峯到處便宜
留漢策清時談笑靜胡烽濁河地轉平原盡雷
首天低紫氣重自是蒼鷹邊郡少知君封事日

從容

送別吳明卿之宋中二首

風塵揮手意何如疋馬憐君度孟諸時論漸安三黜後幽懷難盡九歌餘不妨過宋資章甫此去遊梁賦子虛自是逍遥空傲吏漆園千載未丘墟

燕關垂柳晝陰森擊筑愁看易水深東閣何人非上客高臺嗟爾失黃金酣歌且抱風雲氣偃蹇誰憐去就心莫為飄零怨詞賦梁園脩竹自堪尋

送陳獅岡太守之夔府二首

郎署棲遲二十年剖符何意得人憐馮唐豈是甘衰白楊子由來尚艸玄江上褰帷今不薄天涯作賦若為傳夔門到日逢秋色知爾長歌杜老篇

使君何日夢刀州皂蓋遥登萬里舟帆色遠天低白帝江聲清夜轉黃牛行歌興繞山城月卧理寒生郡閣秋自是宦遊兼吏隱楚臺巫岫想風流

送敏公還西泉山兼寄山中社友

高卧名山五十年如何踪跡尚幽燕虎溪一嘯爾歸去車馬浮生吾可憐振錫江風吹大地挂帆秋月照中天遠公結社西泉下萬里無緣問白蓮

送時睿夫太守之北地

八月秋風天上來空同西指峯崔嵬漢廷良吏二千石燕市醉君三百杯疋馬遠渡黑水濶朱

幡直挂胡雲摧承明再入未應晚黃金如斗昭王臺

別余德甫憲使還閩中

玉帛遥將萬里長使君金鑑在明光莫緣秋色悲鴻鴈且向壚頭解鷫鸘歸路直窮滄海日征袍猶帶御爐香武夷矯首燕臺客北斗微茫是帝鄉

寄金中夫學憲

使君早發赤城霊儒術韋門出漢庭豈有明珠

遺大海共看南斗避文星秋臨劒浦雙龍動天
入幔亭萬壁青十載州玄吾已拙誰怜心事在
傳經

別田廷翰

南山歌罷出長安秋色其如行路難夜月遲回
燕市酒宮雲來往漢臣冠海邊瑤草堪相折嶺
外梅花可再看　聖主甘泉多近幸不應留滯
舊祠官

黎惟敬病戲柬之

西風搖落忽相聞對月那能不夜分薊北羽書
傳紫塞海南瑤草隔青雲霜花伏枕秋無賴天
路征鴻曉自群此日茂陵多病者豈應猶愛卓
文君

同伯宗出洪法寺餞德甫得長字

出門愁見千葉黃欲行不行祗樹傍九月衣裳
夜虫語孤搓銀漢秋天長疑人白雪爾相信畏
路青雲誰可量羽翼因之武夷去共吞海氣搖
扶桑

秋夜過惟敬芑得秋字

寂寞文園事事幽相過深夜攬貂裘孤尊影挂
千門月片語寒生萬木秋金馬幾年甘吏隱明
珠此夕為君投江湖各抱扁舟意滿目風雲迴
自愁

代人送客

薊門南去溆天涯萬里明河見客槎烏鳥千秋
依北斗斑衣九月照黃花旌麾震澤魚龍避帆
挂瀟湘鴈鶩斜多病送君裁恨賦何時舟楫向
三巴

送楊祠部擢兵憲之閩中二首

使者樓船萬里行送君秋色滿長纓傳經未壓
時人意投筆那知國士情烽燧乾坤頻赤羽瘡
痍江海正蒼生武夷立馬看南極千古誰標銅
柱名

秋風吹落黃金臺執法星垂白玉盃駟馬暫從
三泖駐斑衣色共九峯來投鞭海上魚龍避建
節閩荒日月開聞道祠官多近幸甘泉應待子

雲才

甘比部宅餞維南得青字

天上長風吹客星人間楚水正揚舲呼盧蠟下易成醉過鴈秋高不可聽明月關河愁去住寒花霜露對沉溟懷予若鼓湘靈瑟一曲千峯到處青

九日同曾三甫過彙甫登樓得虛字

為客多慚長者車登臨天畔有樓居黃花苦對青尊笑明月深知白髮踈霜劍當秋雄睥睨衣裳隔水憶芙渠他鄉勝友堪成醉身世何須問太虛

十日客至

掃徑蓬門風雨來何如昨日共登臺關河燧色紛天地鼓角秋聲動酒杯散髮尚緣落帽後寒花猶自傍人開百年哭口因君發肯向西風賦七哀

秋夜餞別甄子一侍御使江北得君字

劒色歌聲入斗文燕南江北九秋分芙蓉闕下青尊暮鴈天空紫塞聞驄馬直嘶淮海月豸冠高並廣陵雲封章寥落千戈後白簡寒光照使君

寄陳仲文太守

秋色關河望裏開懷人日日上燕臺交遊誰下陳蕃榻寂寞長謀張翰盃峯出青雲無鴈過江分汝水接天迴懸知卧理君非薄自是承明侍從才

送趙子唈文學之閿鄉

昂湖南去客心懸望裏關門接紫烟千里官寒無白髮百年名重有青氊驅馳疋馬泰山北指顧浮雲洛水前此地傳經多不賤升堂今日見三鱣

別譚朝憲之南都

華陽之舘金屈卮君今不醉將何為偶携明月深相對一別浮雲那可期霜下两河靈劒色江清重峽去帆遲鍾山瑤草春如待好寄天風向北吹

送戴參軍之南都

娵隅南向府中傳別路寒霜倍可憐日落深謀燕市酒月明誰寄秣陵天慕賓肯美郗生貴揖客何如孫楚賢聞道江湖猶戰伐知君馳檄自翩翩

陳于韶至夜坐得峰字

一別長懷江上峯高臺雙騎暮相從貂裘曾帶三巴月斗酒仍寒萬户鐘海内虛名辭仲蔚人間豪氣尚元龍十年霜匣風塵裏為爾聊開秋

水鋒

送蘇光祿之南都便道還蜀

青袍白馬出長安晝錦休歌蜀道難中士舊從周爵祿大官新識漢衣冠帆開峽川濤聲落天入鍾陵海氣寒春到梅花堪寄遠鳳臺應向薊門看

除夜

燕肆留君醉落霞那堪除夕傍天涯青尊盡倒他鄉月孤燭相憐此夜花城闕鐘聲千樹雪樓臺霜色萬人家未論漂泊浮雲態客鬢明朝老歲華

同甘征甫過曾三甫水部有感時事得何字曾郢人也

喜因休沐此經過雨後高齋長薜蘿短筑共從燕市擊解裘還傍酒壚歌陽春古調元歸郢水部詩名不讓何滿目黃金能貴賤儘容吾輩慰蹉跎

雪夜同陳于韶張助甫過高伯宗時陳高

將行矣得槎字

相過春樹已梅花月色當尊醉益賒授簡可能歌白雪浮雲應是傍仙槎城高鼓角移殘燭夜靜天風冷萬家愁絕張衡如有賦雙星共指使君車

人日東高伯宗陳于韶

殘雪相將雙玉瓶坐看風色自冥冥天涯孤劍逢人日帝里寒花傍客星芳草春來猶未綠片雲頭上為誰青窮途與爾心俱折郤咲長纓負

漢庭

人日登樓

矯首危樓帝鄉白雲隨客上雕梁西來雪送燕山色東去天垂碣石光七日春風人共得百年杯酒意俱長酣歌漫說愁能減翻為登臨思渺茫

夜過伯宗右史席間賦別得舟字

北斗高垂寒不收離歌夜半使人愁春風吹破千門柳烟水平迴二月舟去國主恩寧絳灌曳

裾賓客見應劉誰將詞賦誇雲夢江漢如君第一流

雪夜高伯宗右史陸道函大理黎惟敬掌故陳于韶憲使吳化卿舍人洪山人見過席間分賦餞別伯宗得寒字

雪花二月飛長安斗酒清歌夜未闌立馬燕臺吾有意投書湘水爾其難帆檣春逐王孫草江漢雲依楚客冠擊筑漸離今已去北風偏作薊門寒

送許舍人

楊花吹落長安城使者旌旗雪後明內史高名垂北斗清朝世業自東京濁河地轉中流出函谷天連紫氣橫獨有鳳凰池上草春風應只為君生

于韶彙甫見過時于韶有越命矣賦別得雲字

俠氣經過有使君驄駒愁向客中聞除書春犯蛟龍宅落日天分鴻鴈群滄海投鞭驅赤石吳

山立馬亂青雲欲知南北相看處劒色時時燭斗文

登藏經閣

偶携春色扣雲門樓上山河指掌論一瞬烟花迷下界諸天鐘磬落平原飛泉細繞西陵出紫氣高垂北極尊便欲同棲雙樹鶴齋心久矣脫塵根

戴錦衣招飲園亭同錢庫部下舍人姜客部得開字

馬青林返照開望中花氣出樓臺孤城忽倚
層霄立曲水邊從太液迴坐對片雲侵睥睨行
吟雙屐亂春苔不知別後看芳草何日王孫可
再來

沈園水亭偶成

日落東園芳草生波光無際暮雲平石梁倒跨
雙龍水樓殿高臨百雉城尊酒共看天地容湖
山同抱古今情莫論亭外風塵事好向滄浪問
濯纓

送郭少參之關南

曉辭丹陛發征輪落日觴歌易水濱莫道關門
無候吏須知岳牧是詞人江分嶓冢遙通蜀峯
盡中條始過秦君到漢南探丙穴好投尺素寄
雙鱗

居來先生集卷之十二

居來先生集卷之十三

銅梁張佳胤肖甫著

七言律七十六首

送吳生

使者持纓發建章青袍白馬照垂楊九江斜日
帆前落三楚浮雲天外長觀樂何如吳季子曳
裾今復漢鄒陽知君夜夜看環佩肯為蓴鱸滯
故鄉

再別助甫五首

客有長歌出漢關榴花片片照愁顏燕山北去
看無盡易水東流浩不還散地陸沉金馬署高
冠雲引侍中班風塵欲解雙龍贈氣色偏生明
月環

高旌搖落夏雲翻使者垂纓出薊門紫闥主恩
無遠近浮生客路本乾坤鳳凰江轉臺還迴龍
虎山盤地自尊聞道吳都稱賦後何人彩筆向
中原

秣陵形勝古今聞帝里樓臺逼斗文王氣千秋

鍾阜在飛流萬折大江分芙蓉水上逢明月鼓角天南隔暮雲莫向石頭稱虎踞年來恐駐羽林軍

符璽新分紫禁前漢庭蒼佩曉翩翩左貂玄髮今非薄白璧黃金亦可憐歲月豈虛燕市骨江山誰共伯牙絃飄蓬客計俱無賴久矣吾悲伐木篇

南去千峯亂入吳一尊殘雨遍蘼蕪五陵衣馬紛流水六代風煙問太湖薦士青雲曾視草逢

人白首未投珠堪憐吾黨追攀處碣石華陽夜夜孤

發京庯上留別諸公

曉辭閶闔罷鳴珂立馬青門柰爾何去國豈無時論在遊梁偏沐主恩多壽前佳樹浮城闕湖上秋衣待薜蘿別後風塵如可問嵩雲日日傷關河

余謫宛丘過上谷與嚴太守夜話

中原南去客心孤上谷逢君倒玉壺夜靜星河深自語臺高鐘漏聽傳呼人情久不操朱瑟在故何勞問大巫我亦梁園倦遊者秋風豈敢負蓴鱸

過順德懷舊郡守李于鱗

當年曾並李膺遊無日開尊不郡樓大陸豈知芳草換浮雲猶傍濁河流垂綸滄海期君遠投賦江潭迥自愁獨有太行堪共語故將峯色滿邢州

鄴城留寄謝山人茂秦

鄴下相期載酒論如何芳草怨王孫河流雨散西峯急臺迥風生夏木繁豈為山川留謝朓猶將肝膽向平原舊遊詞客俱搖落投賦吾今弔楚寃

嘯臺逢雪簑道士却贈

湖海山人不可尋嘯臺千尺共登臨林端亂拾蘇門月把酒天風灑水深坐倚峯雲歌白石笑將鴻寶問黃金踈狂阮籍君知否明日還為鸞鳳音

月夜酌百泉水亭時赴貶所

孤亭曲抱白雲長百道飛流瀑大行捐佩何年漢渚濯纓今日即滄浪寒潭倒挂青峯影明月伍垂紫石梁對客獨醒吾未敢醉來疑是泛瀟湘

余南遂登䨇臺謁孫登祠偶賦

高臺半入白雲層明月當尊夜可乘鸞鳳秋聲吹大壑芙蓉霞色上烏藤星河北極頻回首烽火中原一拊膺自笑浮生無去就飄零今日愧

孫登

余遊蘇門淹留不能去陳太守遣騎相招遂走筆柬之

風塵爲客仗吳鈎一入蘇門事事幽丹壑飛泉堪結隱紫芝玄鶴獨相求彈冠久負沉冥意挾策何如汗漫遊縱有陳蕃能下榻青山其奈白雲留

寄題萬文選言卿溪南別業四首

章江秋氣晚氤氳上有䓘堂結紫氛蘿徑曲垂

三楚月石門深貯萬峯雲清時夢斷荒衷計別路天空猿鶴群金馬陸沉無不可山靈何事欲移文

吳楚江分天倒開丹楓晴抱讀書臺九霄劒色東南出千里峯陰日夕來人在青雲圖漢閣天留明月照蒼苔登高授簡他年事一嘯深愁五老摧

豫章城外何者磯磯上梅花飛翠微長笛江聲落松桂千林濤色開巖扉枕流醉拾青溪月披

霧寒生紫石衣莫唱關山向南浦羅浮仙子將安歸

誰開玄圃傍洪都望裏烟霞似玉壺霜露高枎垂橘柚天風平野散菰蒲空山星斗秋如滴大澤魚龍夜可呼環珮主人雲路隔芙蓉日日老江湖

玄湖謁嵩陽先生

江上傳經十七春忽驚歲月老風塵玄湖事業隨鴻鵠紫閣勛名自鳳麟彈鋏空稱門下客轉

蓬翻作夢中人相逢夜話惟丘壑誰爲蒼生起
釣綸

登息縣城樓望濮公山洞

萬井憑軒一瞬齊青山南望白雲低風吹睥睨
寒尊外天倒樓臺落日西今古淮流浮巨浸蒼
茫仙洞注丹梯逐臣久矣悲岐路欲問桃花恐
自迷

信陽城樓寓目寄張太守

逐客難將車馬休豈緣抱案廢登樓開尊寒日

移千堞倚檻雄心豁九州關塞尚留冥阨在楚
雲欲向大淮流孤臣不共金莖露極目天門迥
自愁

朗陵山中行春贈別陳晦伯給事

春山作客共登臨末路何須嘆陸沉澤畔聊爲
漁父對江湖空抱子牟心提壺落日沿溪出隅
水浮雲倚杖深南北風烟兩無賴相將惟有白
頭吟

春日同陳晦伯遊北泉寺流觴

日日追攀坐翠微枕流何地不芳菲寒鐘遠並
泉聲落獨鳥高從樹杪飛入社酒人逢曲水看
山詞客攬春衣江潭漫道堪憔悴到處登臨是
息機

同王太守登太皡陵昊樓

春色郊坰並馬分天開樓閣絕塵氛山河幾變
平原草陵木猶懸太古雲對酒柳煙堪潦倒憑
軒湖氣頻氤氳蹇予搖落棲陳蔡坐嘯風流得
使君

雪中送麗侍御奔喪南海

宛丘楊柳正依依遊子孤征雨雪霏驄馬新從
河上出素車翻作海南歸雲迷江樹蒼梧濶路
入梅花大庾飛此去倚門應自慰莫將客淚滿
斑衣

挽李光祿

曾隨八駿踏臚腥擬向燕然早勒銘一死孤忠
甘馬革千秋遺恨取龍庭胡風入夜聲猶斷汗
簡因君色故青多少全生同草木獨留河嶽表

英靈

張山人游五岳畢還越中

眺名山返具區為圖今復傍西湖梔花春放三江水笥篋雲封五岳圖誰向海濤稱賦客好尋霞石著潜夫嚴臺只尺無勞問恐有星辰識釣徒

燈夕讌集彭大參宅

陳蔡𡑡樓行路難解貂今夕為君歡金罍好向燈前盡火樹長從客裏看塵暗九衢鳴玉勒月明千尺轉欄干祠官猶憶甘泉夜奏賦曾登太乙壇

送五岳山人得肥字

夷門二月芳草肥無數楊花夾道飛鴻鴈偶來啼夜雪芙蓉此去製春衣晴帆地轉黃龍水滄海苔深白石磯取贈嵩雲吾有意為君千里送將歸

元夜讌謝憲長宅

主人久卜東山宅好客頻開北海尊良夜須儐

三百盞談經相對五千言華堂燈影欺明月寒壁星光照紫垣只恐徵書下安石池塘春草共誰論

遊陳氏園

名園春放栁湖東看竹投車芳樹叢虛說將軍能好武肯緣逐客只書空孤尊歌散青松外雙屐花迷綠徑中但使接䍦堪倒着何妨馬上咲山公

同徐子與吳明卿登梁臺

荒臺雲樹古夷門雨後山川抵掌論地壓兩河吞孟澤天留三子在中原憑軒莫問前朝事釃酒能招賦客魂一眺千秋傳我輩風流今日有苑園

喜徐子與太守至汝南與吳明卿遲於大梁

十年空誦白頭吟虎竹新分汝水潯授簡誰誇邀賦客鳴絃深慰在陳心浮名過眼堪遲暮混迹人解陸沉最是嵩雲看不盡高臺留待使

君臨

汴上送周汝熈還閩中

閩天東盡海雲飛挾策看君萬里歸彩筆誰怜鸚鵡賦青山又製薜蘿衣風塵容路留孤劒烽火江門照翠微楚壁從來三獻後莫將雙淚向人揮

宋中過李憲使園亭懷吳明卿

落日驅車入宋中逢君那復問途窮曲池翠洗千花雨細竹寒吹九夏風莫為虛名誇燕石何

如取醉荅鴻濛游梁詞客今無賴馬首夷門尚未東

壬戌既望泛舟蘇湖

容思驚逢壬戌秋百年幾醉此扁舟在陳心事同哀郢赤壁烟光賦宛丘日月影將青鏡落江湖身共白雲流誰知傲吏功名薄何處風塵不壯遊

過中牟謁村南先生

圃田烟樹接滄波深巷經過盡薜蘿開徑僅容門下客呼盧不厭醉中歌江湖心與青雲薄天地秋生白髮多何事艱難成獨往風塵三晉渺關河

峭關曉行

匹馬淒風曉度關虎牢飛峽貫躋攀濤聲東盡黃河水雲氣西摩砥柱山千古英雄餘覇業九秋寒露駐愁顏前瞻緱氏空青色跨鶴何如共往還

望嵩嶽

南望嵩雲洛浦垂芙蓉孤劒削秋姿徘徊故梟千峯色不去非無二室期瑤草石壇吾未老游環蒼佩路俱岐乘風擬縱靈巖目笑折三花第一枝

靈寶訪彭大參

驪駒曾唱漢諸陵别後龍門夢裡登舊業十年同白馬（公亦令滑）窮途雙眼各青蠅那論世事田成谷但遣生涯酒似澠君住函關堪著述好從紫氣問飛騰

登老子閣

飛閣登臨接暮烟崤函紫氣繞秦川河流轉地青尊外華嶽垂天繡拱前百二關分黃巷坂五千經註白雲篇頻年車馬非吾事欲謝風塵訪列仙

聞喜謁裴相公墓

堇澤西來謁晉公夕陽祠墓起秋風安危自是關唐運今古何勞論蔡功綠野山河猶氣色高臺烟霧晚溟濛逐臣空有完名志欲向遺靈扣詩

至蒲坂偶賦

始終

曾將陳蔡賦歸與更向河汾問謫居風自虞都聞擊壤才非漢吏漫題輿關門地抱山川畫城郭烟横草樹餘卧理獨知慚五馬行吟安敢學三閭

汾陰祠

亭上秋風萬壑哀武皇天翰有遺臺泰圻神昂黃雲盡輦道游龍碧殿摧松檜古壇虛歲月漢唐殘碣護莓苔祠官自憶方丘事搖落河東獻賦才

山陰王初度席上得山字

芝蓋層霄接睿顏曳裾賓客儼仙班樂分部曲鈞天上花撲宮雲雉尾間燕館清秋開碣石楚危晴日照南山長生欲扣淮王訣仙桂連拳未易攀

夜宴襄垣王池館未盡登眺走筆賦此

敞席離宮水檻幽夜涼飛蓋倚高秋風吹短笛詩

穿花聽星落寒泉接地流欲學苑園稱上客漫將珠履曳諸侯再來白雪誰同賦托乘還須秉燭遊

山陰王招余山館賞雪未赴

曙色霏微仙掌開王公山第出樓臺天翻碧沼飛泉動花散寒梅拂檻來興到剡溪隨過鴈愁深齋閣問銜盃建安風骨陳思在兎苑何須賦雪才

潼關

雄關天造接秦京歲晚霜橫古戍平水劃龍門雲裏見地標仙掌雪中明音書要斷三千里皷角哀殘百二城搖落上餘雙劒在逢人虛擬棄繻生

壬戌除夕

郡閣風淒燭影斜驚心簫皷散隣家城臨爆竹將辭臘春到寒梅欲放花樽酒兒僮依旅舍歲時毋子各天涯支離無賴微名繫客鬢明朝嘆物華

詩

雪中春宴呈席上諸公

河上行春雪裏看郡齋簫皷集衣冠飛花各有瓊瑶贈淑氣新妝海嶽寒侍從曾沾雙綵勝張筵今共五辛盤酣歌只起幽風詠寡和那論郢曲難

平陽訪王湛泉

曾將直道履危機平水年來掩石扉長路已銷豺虎跡空山獨製芰荷衣龍門瑶草春相待姑射仙雲晚自飛不信周王新問卜人間尚有釣璜磯

人日夏縣道中

霜郊路遶涑川濱遠樹蒼蒼望不分人日柳梅堪自折天風鴻鴈故相聞千岩寒照中條雪萬里光生大夏雲春到獨持芳草意羈孤來往寄河汾

送郭文學至晉陽

大行東望雪崖峩忽聽驪駒使者歌岐路酒尊開北海舊帷經術在西河風雲地轉淮流近首

詩

蓿春從嵩少多相送不須愁日暮憑君欲借魯陽戈

謁夷齊祠

雙祠獨傍首陽阿灑酒千峯度薜蘿人去忽驚新歲月英靈不改舊山河浮空仙掌秦關近入暮春雲晉國多夜半風聲吹萬樹依稀如聽采微歌

送婁都閫之大梁

將軍千里大梁行今古誰專驃騎名身寄中原

歌出塞策垂天府見談兵宥闕戰壘雙旌度嵩少風雲一劍橫莫向平臺尋賦客夷門先問老侯嬴

春日同諸公遊萬固寺

蒼蒼春隨白玉珂冥搜吾愛碧雲阿千峯兩過青如洗萬柳尋前綠自多塔共此身標海日泉聽飛澗遶藤蘿鐘鳴不去非遺世陵谷桑田柰爾何

題靜齋圖送陳州武生

宛丘之傍誰者居中有人今披素書赤日林光冉冉靜空齋湖氣娟娟虛耦畊天地暫沙海混跡漁樵聊孟諸闇達何須動巖穴英雄不厭南陽廬

送杜文學赴闕下

三月楊花飛舜城乘軺君作赤霄行提携不廢青氊色覊旅相將白鴈聲揮手暮雲仙掌近懷人春草薊門生石渠金馬新宮闕漢詔於今待長卿

西河泛舟

群公春浪坐扁舟晚照風烟萬里收一望峯雲成四塞雙垂日月浸中流波翻簫鼓龍知避水放桃花地共浮逐客便應從吏隱肯因期會負滄州

蒲津泛舟畢登西城樓望華岳

不盡樓船泛大川還從霄漢俯春烟河汾偶墮朱欄下秦晉平分落日前西極野雲封劒閣中原佳氣赴幽燕殘花未可傷遲暮嶽色長開玉井蓮

送洪進士之京

暫辭斑服下瑶京花發旌旗兩後明雙闕芙蓉新氣象九霄環珮動春聲清時駿馬登臺見此日鯨魚截海行紫闥看君頻出入十年吾已負長纓

遊棲巖寺

獨上松門覽大荒靈巖珠殿閟隋唐雲深片石衣裳冷杖入三天鶴路長今古浮名元幻寂乾

坤回首各蒼茫塵心合共藤蘿酌醉拾峯頭明
月光

雨中過孫侍御山居得催字

相攜步屧上高臺綠野蒼茫四望開入座水聲
花木轉垂天峯色雨中來郊居白日堪詞賦物
態浮雲任酒杯山簡接䍦元倒著不妨歸路夕
陽催

寄荅甘彙甫僉憲

雷首行吟大澤傍忽逢雙鴈下河陽驅馳五馬

今非薄坐對三峯興自長西極故人殊氣象中
原秋色只蒼茫愁心萬里君難見獨有關山明
月光

寄射洪謝中丞

開府聲名岱嶽齊遺榮蚤已向巴西射洪春酒
憑誰醉伯玉詩篇好再題月上峨嵋隨地照雲
來仙掌傍人但知君有意千丘壑只恐徵書下
會稽

發太原

六月驅車發太原胡風吹雨遍荒村關臨紫氣
瞻恒嶽天入黃雲接鴈門戎馬向來堪隕涕丁
男猶有未招魂漢家曾勸燕然石諸將何如報
主尊

謁淮陰侯墓

漢業開天第一流如何雲夢竟諸侯千秋瀧月
群狐嘯百尺壇場狡兎愁躡足難逢高帝在全
身不向赤松遊汾川似寫英雄恨祠下哀鳴日
未休

望霍嶽

千丈芙蓉帶露看紫雲丹壑並巑岏烟光洞有
雙珠坼嶽色秋臨九塞寒岐路車塵行較老瑶
壇石髓待誰飡驅馳莫道無靈氣天柱西風好
挂冠

書懷

一從環珮罷朝班江上扁舟獨未還雲樹微茫
慈母念秋風憔悴逐臣顔龍門去鴈高難問蜀
道青天豈易攀麟閣漁磯兩無賴空將雙鬢老

蒲關

猗氏生日

孤亭風雨坐蕭森不為浮名嘆陸沉雙鬢乾坤投璧志六年江漢倚閭心雲垂故國依稀見秋落中原氣色深獨使首陽留滯客空山愁聽采薇吟

蒙城驛七夕

飄泊關山萬里身驛亭尊酒自相親秋風落日吹雙鬢天路經年度二神海內音塵無過鴈燈

前砧杵未歸人乘槎欲取支機石銀漢茫茫苦問津

送俞廣文典教河東書院

風流江左舊相聞異代今看鄭廣文馳檄秋風隨絳帳懷鉛霜館坐青雲飛鳴自有河東鳳指顧誰空冀北羣說道下帷諸博士不知經術可如君

送蹇子脩量移清源刺史

同向蒲關賦九歌青驪朝發柰君何由來岳牧虞廷重自有金車漢詔多長匣雙龍能分劍浦仙槎八月望明河故人次第飛騰盡獨倚秋風想玉珂

東郊餞傅別駕之京

高秋風雨使君行千里寒花照客旌不盡青山飛木葉獨沾僊露灑金莖題輿何處鴻堪托對酒當歌日易傾我有虔刀能解贈相期豈但別離情

題竹溪王孫卷

臺上吹簫帝子家綠谿翠篠轉交加風生夜月搖湘水堂濕秋雲似浣花脩竹好題梁苑賦臨流何意太公車南荒百丈堪舟楫乘興吾將下若耶

八日郡齋夜坐懷舊遊諸子

繞郡烟峰暝色微河陽鐘鼓報斜暉故園花老雙江菊遊子秋深九月衣朋輩青雲看漸失風塵綠鬢近來稀登高明日知何處只恐愁心逐鴈飛

銅梁張佳胤肖甫著

七言律六十六首

九日同諸公遊萬固寺得天字

蠟屐頻愁歷磴穿更携詞客坐飛泉看山兕對青蓮宇把酒相逢黃菊天南下鴈聲衡海日北來河勢破秋烟風流吾輩今非淺落帽何須萬古傳

九日襄垣王招遊萬固寺

條嶽嶒崚金殿開穿雲羽蓋日追陪張筵不減滕王閣戲馬何如梁孝臺澗水曲從千石轉笙簫遥自九天來欲將危塔躋攀盡呼吸依稀達上台

十二日過孫氏山居泛舟得磯字

滄洲因我闢柴扉載酒中流望翠微蓬鬢向來曾落帽芙蓉相對欲裁衣紫萸黃菊家仍遠綠水青山意不違他日後車何處問勞君指點釣魚磯

秋日再過姚渠泛舟

郭外滄洲日日過留連無柰水雲何宦情自信潘安拙秋興懸知宋玉多月放湖山啼候鴈風吹漁笛散烟波虛名倘識浮生理難道朱衣勝芰荷

山陰王元峯初度得香字

鴻寶曾開帝子傍又隨珠履曳華堂鸞笙夜逐秋風起叢菊枝擡綺席香雙鴈似傳青鳥信片雲深注紫霞觴名王壽筭君如見條嶽嶙峋河水長

秋日郊行偶成

數日不向郊園行轉覺胸中塡世情入眼峯雲各黛色舉頭鴻鴈皆秋聲飛泉漠漠流觴穩野菊娟娟夾道迎但得朝廷蹤記憶好將藜杖共浮生

襄垣王瑞鶴樓成詩以賀之

西園朱檻鬱崔嵬秋色憑軒萬里來一柱天懸分日月三峯雲起見樓臺秦簫忽報乘鸞去緱

嶺仍看跨鶴廻誰是登高能授簡鄉人獨謝馬
卿才

王解元移居贈之

遷次看君氣色新獨將書劒破風塵僦居不出
鳴珂里卜地惟依孟母隣二水接天元自晉三
峯當戶直通秦草玄莫厭楊雄宅詞賦應逢獻
納臣

示琦兒

搖落秋風滯楚臣書來知爾始為人江山動隔

三千里歲月驚閒十七春曾否童心隨竹馬敢
言天意出麒麟弓裘本是吾家物莫負衣冠六
尺身

聞報

曾憶 文皇北伐功獨留三衛障京東薄來厚
往恩非淺鼠首梟心自不同 天子安邊惟有
劒書生謀國類和戎薊門豈是防胡地萬事孤
臣涕淚中

雪中行役榮河未赴姚渠之遊悵然感懷

北去汾陰吹野烟雪花深處錦韉光鋪萬里
疑無地色變千峯盡是天為容好題梁苑賦與
誰同上剡谿船臨風欲和陽春曲匹馬勞歌秪
自憐

癸亥除夕

霜殘歲晚旅魂驚爲客長依虞帝城入望星辰
垂夜色偶然鐘鼓換春聲山河獨坐青尊伴天
地虛名白髮生豈是一枝棲未穩寸心千古向
誰明

甲子立春

解梁城內逢立春獨坐盤飡行五辛寂寞魚龍
氷欲泮喧闐金皷俗相親百年甲子分明轉三
極風雲氣象新一自思波傳綵勝天門吟望益
沾巾

湖上雪行是夜投延祚寺

帶雪看山湖水潯北風吹散大行陰雲中五老
寒相向天外雙鴻去自深咲指漁舟橫野岸倦
依藜杖扣空林村醪取醉歌黃竹懷抱非關澤

畔吟

河東夜集張户曹園亭却贈

羨君當日遂初衣一卧園林白板扉臺榭忽從天漢出洞雲常挾大行飛家傳萬石心能遠客有千鍾夜不歸自笑中原久留滯春風空老故山薇

河東逢謝明府

白馬津頭别使君那知握手更河汾十年蓬鬢看俱變萬事風波不可聞歸去誰為彭澤賦放

歌重擬楚騷文相逢只恐皆成夢長使中條起暮雲

去歲人日行役夏縣忽白一鬚既賦之矣今年客河東亦以是日見白鬚因恠其事戲有此作

去年鑷白亦今日今日今年白又生不為陰陽嘆流轉翻嫌消息太分明壺觴何地少春色山水逢人無世情若使一年添一白脩髯吾有百餘莖

江上贈客

繞屋峯陰似赤城霞標百丈接潮生苔深客到門猶閉松老山空地自清舌上風雲移五嶽席邊瑶草動千莖招賢近報開東閣廊廟江湖各有情

寄李左史

馬卿何事倦遊梁滄海微茫憶故鄉近道武夷成壁壘那堪楚醴寄壺觴雲霄宜室天難問江漢秋風路自長我亦當時投賦者尋君好與吊

三湘

秋日遊龍門二首

雙履憑陵百丈臺梁山中斷各崔嵬龍門倒束洪河細石峽高臨碧漢開去住古今看逝者躋攀天地共悠哉懸流萬里瞻崑岳到此翻從下界來

飛閣凌虚轉翠岑俯身垂影大河心石門秋水雲中過估客帆檣天際深刋木前王勞歲月捫蘿吾輩此登臨酣歌誰念懷襄日遊子悠悠自

古今

甲子春日再遊龍門二首

為愛丹梯萬壑幽重登天畔俯神州層巖飛棧看如昨石壁風濤迴自流扶策再來當雨霽振衣兩度況春秋逐臣不是逢留滯那得龍門次第遊

疏鑿相傳夏后功千巖龜洞飲垂虹黃流天塹中原界滄海山蟠九折通避世當時王氏業吊奇今日子長風憑軒試問乘槎客曾否來從銀

漢宮

解池與馮徵君夜集

池上相逢暫解顒尊前樹色畫春姿談深斗柄申天轉地僻山風獨夜吹荷鍤古人元自得圖觶今日向誰欺聞君足跡曾吳楚江海烟波有夢思

途中清明作

清明寒雨乍紛紛晉水秦山立馬分花落野林沾過客酒隨芳草傍孤墳河中荏苒風塵色劒外濩假槃鹿群丘壠七年雙別淚手裁松栢想如雲

雨中過姚渠訪孫侍御

抱案休貪壵上名沿谿芳草為誰生乘舟已作天涯客投轄其如地主情萬樹花添春雨色千家鳥送綠楊聲古今虛說桃源路白首何曾見太平

晚次滎河

擁傳孤城暮角哀塵沙西北蔽天來三年去國

貂裘敝萬里經春白髮催隄柳猶懸秦地月雎丘不廢漢時臺宸遊尚想橫汾日盡是承明侍從才

午日孫侍御約泛姚渠輙用來韵

青川風物近何如況是榴花帶雨餘隨俗相過聊競渡汨羅安得擬姚渠含烟夏木堪供眼新漲林園可灌蔬述作愧無靈運手為君終日賦山居

由平陸登大行山

萬重蒼翠踏空行雨後芙蓉杖底生白日雲靈
諸洞黑亂峯天盡落霞明臨高不斷巔軨阪去
國猶存泰伯城何事鹽車成獨往苦教騏驥向
人鳴

登函關城樓

樓上春雲雉堞齊秦川芳草共淒淒聲知雨後
河流急青入窻中華嶽低客久獨憑三尺劒時
清何用一九泥登高眺極鄉心起關樹重遮萬
嶺西

答吳汝觀同年

留滯龍門感二毛天涯同病有吾曹嚴棲悔失
江湖計磬折何如州縣勞隱几清秋臨郡閣拊
膺終日聽河濤賦成久矣悲搖落慷慨因君出
九騷

題五峯即席賦

峯陰插地仙掌開大河橫絕排風雷飛雲上轉
蟠三晉孤壁遙看下五臺笙引王孫秋鶴畫簫
吹帝子鳳凰來鶱翥只尺無人問欲結春山玉
露杯

送俞廣之應陝西衙聘

應聘看君有大名持衡今作曲江行朱衣坐對
仙人掌紫氣秋懸北斗城渭水久淹垂釣客關
門先辨棄繻生相逢莫謂秦無策自古文章在
漢京

若訥王孫報予卜居五姓山水間賦荅一
首

一去朱門愛息機白雲何處掩柴扉風塵作客

偏難合山水逢人無是非挾策新從婚嫁畢裁
衣長抱薜蘿歸秋波亦有垂綸意湖上因君覓
釣磯

寄吳化卿

一麾長傷大河潯袞上風霜歲月深世俗交情
仍貴賤書郵今日感浮沉三秋喬嶽愁中賦萬
里寒江病後心夙昔酒徒燕市裏相思聊代白
頭吟

寄懷吳太守明卿時明卿自建州移邵武

風塵不為故人悲領郡猶能傍武夷齋閣有時
堪坐嘯山川無事好褰帷浮生蹤跡疑三就垂
老功名始一麾我亦首陽同病客畢棲誰念大
河湄

河中聞兵備穎川之報不遂省覲悵然有
作

兩年不憚簿書煩地即唐虞舊俗存興到山川
臨鸛鵲醉來詞賦或苑園虛名未荅蒼生望建
節叨承紫禁恩何處江門雙極目秋雲常遶

北堂萱

赴鴈門聞虜退去呈楊中丞

驅車九月度飛狐萬里霜淒塞草枯白馬偶來
逢使者黃雲何處走單于胡雲夜動雙龍匣漢
日秋懸八陣圖一自鴈門留李牧邊關烽火至
今無

鴈門贈劉魯峯戶曹

落日逢君紫塞東相將靈劒氣成虹九邊傳檄
勞飛輓萬里開尊慰轉蓬句注峯陰生夜雪鴈

門獵火度秋風誰知給餉關中者不數登壇百
戰功

九日留別謝山人

出門同聽萬家碪語罷相看淚不禁閱世空存
投壁志逢人誰辨曳裾心江湖老去詩篇在鴻
鴈來時秋氣深我畏簡書南下急憐君臺畔獨
登臨

秋夜同諸王孫集惟襄宅上留別得湖字

秋聲河上動驪駒共向朱門倒玉壺明月三更

賓鴈過中原千里客星孤多態自是張平子投
賦何如漢大夫別後浮生應念我只從南斗望
江湖

五姓湖上別吳汝觀同年

疋馬青山別使君尊前木葉下紛紛天長去住
情俱極路轉風烟望不分念我遠隨淮海月與
誰同讀楚騷文佩刀落日聊相贈湖上先皤五
色雲

湖北寺別吳汝觀同年惟襄諸王孫燕貽

詩僧志常

揮手湖邊淚滿衣且攀雙樹坐斜暉寒雲不鎖青山住明月偏隨白鴈飛醉語他時留竹徑幽懷終日戀漁磯誰知怨別湯休者更有歌聲出翠微

夜集王侍御園亭

華軒雲構大行東環堵何如一畝宮地僻鐘聲隨客騎月高人語散天風黃花深夜開尊外白簡當年攬轡中痛飲好酬投轄意狂來不暇避青驄

登大行山望蒲州有懷汝觀

大行獨立倚崔嵬指顧蒲關首重回人遠徒然歌伐木月明何處好登臺道途自厭青山客州縣深勞白雪才欲向睢雄開玉匣夜來風雨動餘哀

樊橋驛別蒲中諸生時方下第

不分英雄屈壯圖解裘沽酒慰踟躕斗間自辨豐城獄世上難投明月珠折柳何勞憑驛使著書不必愛潛夫曾聞潁水深千丈攬草鳴珂賦兩都

送冉友鶴入試

少年詞賦准相如題柱爭誇駟馬車燕[illegible][illegible]為千里骨貂裘今上萬言書風飄春雪當周道雲抱樓臺見帝居早晚泥金傳圖澤高堂日日倚門閭

送梁鳴泉北上便道省覲用楊雲衢韻

雙旌東指大河流歌動驪駒上客舟燕市黃金來駿馬梁園白雪照吳鉤斑衣色染嵩雲去玉佩聲從瑣闥遊此日詞臣多近幸久知前席為君留

與林邦陽夜坐

和歌猶憶向長安去國同悲行路難題賦相逢梁苑雪垂纓空負漢廷冠尊前星斗中原出匣下刀環半夜看自分朱絃久寂寞醉來何惜為君彈

廣陵贈馮儀部[illegible][illegible]

當年同舍更同流風雪相看滿敝裘別後行藏
成積羽本來身世亦浮漚苦吟江上梅花閣倦
卧淮南桂樹秋誰得似君躭吏隱飄然騎鶴在
揚州

冬夜同許殿卿右史集西亭王子宅得花
字

歲暮相逢泲水涯離宮深處坐煙霞談經夜照
青藜火作賦園開白雪花北斗霜天移戶牖西
陵風露老蒹葭醉來屈指文章伯海內如君亦

大家

王河汀由潁川遷南中叅議詩以送之

使君關府向南滇到處功名似潁川芳草春生
五尺道紫薇花放百蠻天牂牁瘴癘寒帷盡洱
海風霜攬轡前同是王襃持漢節何曾金馬問
神仙

登普救寺塔

勝地曾為瓦礫場浮圖今放海珠光望分條華
東南伏影接星河上下長莫向空門悲物理從

來吾世有滄桑醍醐且醉芙蓉級待月相携照
十方

飯廣福寺

春風吹客東南行雙樹依微入化城雨後青山
當座出水邊蹤磬隔樓鳴長廊香飯逢僧話岐
路車塵覺世情別去醫王應笑我謾將簪紱誤
浮生

春日與邵楨極遊豐樂亭

千峯曲抱滁陽城與客提壺春復晴亭隱蘿烟
裊裊入山高雲氣垂垂生古碑文字已前代今

日風流無世情西望瑯琊杳何許讓泉特地近
人鳴

豐山送邵大理還朝

客有乘春入漢關青袍雙匣照游環孤帆盡接
淮南樹片語聊同滁上山三極雲霄新鳳闕千
官鵷佩舊鵷班知君請讞多經術定國功名廷
尉間

留都冷户曹擢滇中僉憲便道省覲詩以

送之

驪駒歌動石頭城題柱聲名滿舊京五尺道曾驅五馬（公曾守馬龍州）雙星天已伴雙旌春風花共斑爛舞白簡霜橫獬廌清此日西南稱使者　聖朝豈為碧鷄行

高進士以禮經兩試並魁喜賦寄之

弱冠聲名動里閭雄飛兩見辟賢書貂裘莫問黃金盡駿馬新行紫陌初四海經生推戴氏千秋詞客更相如風雲况值明良日秘典期君校

石渠

過周氏園亭

城市誰專大隱名為園高卧見君情水中樓閣天齊動郭外江山雨後明青桂當尊淮海色紫簫吹月廣陵聲幽期儻許頻題竹共向滄洲和濯纓

淮上送楊叅將赴薊鎮

橫海將軍負重名請纓今作薊門行樓船風入江淮樹車騎秋分虎豹營何日登臺懷郭隗有時擊筑和荊卿吾皇久矣思飛將百丈壇場在漢京

淮上逢葉侍御

握手休生岐路悲江亭不覺坐移時青蠅往事杯中斷白髮流光鏡裏知海内尚傳驄馬使淮南今老桂花枝君心若肯辭婚嫁跨鶴終同五嶽期

望八公山

擁傳頻過白芍亭淮南山氣驟冥冥湖陂遠水

秋逾淨石洞浮雲思並停賦罷桂枝猶偃蹇時平草木自蔥青當年鴻寶今如在理策還招帝子靈

清江道院送魏生還豫章魏生吳明卿門人也

曾因揚子識侯芭淮上相逢處士家客久貂裘空歲月淚傳和璧向天涯芰荷秋服歸堪製牀步江帆望並賒氣色斗閒看自見敢言博物後張華

送塗憲伊齋政進　萬壽表

彩虹秋月挂天門玉帛千方和帝閽仙樂書傳
青鳥使佩環人是紫薇垣嵩呼不但聞諸夏龍
氣常齊迹至尊君自七閩持獻祝定傾東海注
堯罇

荅欵于學山人

雙雁題書過汝墳裁詩直向謫僊聞別來石洞
生朱草夢裏江山長白雲開口猶存三寸舌寄
形應著五遊文古今不食俱高士世事紛紛始

信君

同劉憲副遊瑞泉觀

秋山攜客轉崔嵬據石尊罍對月開不斷天風
吹杖屐恍疑身世到蓬萊巖泉活活排雲落海
氣翩翩繞檻來便欲移家老畊鑿宦情何但似
浮埃

居來先生集卷之十四

居來先生集卷之十五

銅梁張佳胤肖甫著

七言律七十三首

行役新蔡張助甫吏部夜過分賦五首

蔡仲城依鮦水陽郵軒投馬坐清霜風淒哀柝
聲如訴露濕孥星夜未央跨俗從人來積羽和
歌何物是流商長卿本為遊梁倦好客嘗令解
鷫鸘　得霜字

去國何如楚大夫沉冥儘可托江湖雲霄轉覺

黃金貴世路今知白雪孤蜀道峯陰堪叱馭梁
園竹色趣呼盧鮦陂不讓蓬池會我輩他年亦
酒徒　得孤字

在陳日日賦歸歟汝海相依慰索居貧賤人情
他自得滄桑吾世竟何如名慚賓客今梁苑興
到漁樵或孟諸不為使君能吏隱狂夫久擬絕
交書　得書字

一徑蓬蒿汝水南葛陂遙對似湘潭王門抱玉
雙流涕州縣勞人七不堪綠酒相逢情並遠哀

鴻偏耽夜深談翩翩君有風雲氣二室仙花好共採得南字

談天碣石憶當時落日中原有所思然諾千金看意氣結交雙劍並雄雌途窮詞賦青雲薄世變功名白髮欺諸子凋零君自見存亡何處不堪悲得思字

得羅虞臣吏部書

聞君築室傍滄浪芳草懷人道路長落日秋風吹楚塞雙魚七月過潯陽袢袍交態貧逾見丘

壑浮生意未忘最是山公能好客儘容疎懶傲嵇康

聞虞臣被　召余方有南中之命

昨日徵書出漢闕使君何以別青山登臺正切黃金骨視草重還供奉班衣袖風雲彭蠡色樓船秋岸菊花閒懷人若問南來鴈萬里無由到百蠻

自賴上兵備改滇南提學偶成

早晚江淮罷鼓鞞傳經又過夜郎西中原何士非千里南極逢人問五谿漢學久知新郡邑[illegible]風無復舊雕題求賢　聖主今如渴肯為褰帷祀碧鷄

寄助甫

尺素因君寄洞庭相思平楚氣冥冥浮雲只在仙人閣明月常依帝子靈水落風侵斑竹冷歌殘秋並暮峯青從來作賦湘潭者不但於今忌獨醒

送人還豐城兼呈鄢先生

懷鉛初傍頳川遊歸去秋風一敝裘鴻鴈聲從明月換薰蕕寒入大江流孤蓬伴客趨章貢紫氣因君望斗牛湖上先生如問訊愧將吾道向南州

李戶曹考績便歸余時有南中之役

汝穎元多奇士名聞君題柱滿留京銜恩新自承明出衣錦偏從故國行濁酒夜酣淮海月片帆秋挂帝王城嗟余南去中原隔萬里誰傳白鴈聲

汴上逢陸道函太守時道函上書乞休

南北岐途別後多離心常傷楚雲過文章自昔從諸子杯酒於今復大河漢詔黃金來郡國梁園青壁長藤蘿聞君近草歸田疏世路風塵柰爾何

郟縣留別陳章甫廣文

別後風塵已十年相逢何意汝嵩前亦知待詔還方朔肯為談經老鄭虔馬上青山俱入洛眼中紅樹各飛煙碧雞使者今南極尺素誰將萬

里傳

陸道函太守一樓中尉冬夜餞別得風字

揮手夷門正北風別君難放酒杯空臺高星轉藤蘿外夜半鴻聞霄漢中茲夕梁園同賦雪有時金馬念飛蓬醉來何物堪留贈腰下雙龍但吐虹

文子進給事應　召至鈞州復上書請告詩以促之

一自徵書下帝京公車爭覩使君行乘時已借風雲勢抗疏猶懸薜荔情出入久知虛紫闥幽棲何故薄蒼生古來巖穴多高士獨恠巢由負聖明

阻雪澠池一樓王子空石左史臯亭桐溪兩文學各賦詩遣騎追送余遂援筆寄荅一章

七子交情鄴下論翩翩詞客並王孫風塵去路深相念桃李成蹊自不言雨過青山橫澠水書來白雪滿夷門浮雲明發看南北搖筆何因共

兔園

長安冬夜贈江少府

鐘動長安地有霜相逢朔氣滿河梁南山月出尊堪盡北斗城孤夜未央踪跡半勞秦郡縣功名不減漢循良請看齋閣雙珠樹將為君侯下鳳凰

寶雞

雞鳴祠傷散關東列[illegible]心人猶說故宮隴阪西來吹夜雪吳山倒[illegible][illegible]空鄉心夢落蚕叢外客

路雲垂鳥道中獨上玆泉一片石騫余何以似
非熊

夜投草涼留寄漢中分守廿五

棧雲寒滿黑貂裘虎豹關長使者愁西嚮青天
懸蜀道東來白雪擁吳鈎猿聲一夜清霜阪月
色千峯古戍樓獨坐空山正無賴居然江漢想
風流

望紫柏山

芙蓉寒隱雪中姿紫氣晴當馬首垂虎嘯石林

無晝夜雲封巖洞有熊羆硤深仰面窺天細路
險行吟得句奇欲向風塵了婚嫁幽懷獨伏地
靈知

棧道聞報

一為遷客老中原此日移官指故園白羽偶然
逢驛使黃巾何意滿江村流離母子憑誰托烽
燧人家幾處存聞道諸侯持上策各將不戰荅
君恩

同文給事遊龍歸寺

碧殿參差隱翠微林端香氣惹春衣芙蓉抱雨
垂松院鐘磬因風到石扉夜靜竹床聞鴈過月
明玄谷有龍歸相攜況是煙霞客久矣齊心重
息機

烏撒署中抱病偶賦

四月邊城飛雪霜郵堪伏枕對遐荒人從益部
知星使天入昆池度夜郎瘴色千峯晴不散夷
歌三疊恨俱長相如本是文章伯亦向西南畧
漢疆

書友人望雲卷

東海之濱青石磯葛洪久矣息塵機獨將麟閣
留丹桂曾說鱣堂垂絳帷華髮新懸天露重白
雲長傍帝城飛臨風莫奏吳歈曲七十方言萊
子衣

雨過七星橋

誰鞭赤石走青山虹影天垂倒碧灣不羨蛟龍
遊大壑何來風雨下雄關三春花氣吹雙壁千
里濤聲限百蠻疑是張騫窮絕域星橋真似斗

牛間

遊龍泉觀因貽劉都護

繞郭飛流百道來誰知絶域好登臺天晴萬里華夷出地迥中原日月開勝槩無時忘振策太平因得問銜盃葛疆況有高陽興山簡那能不醉迴

入滇城

西南天盡見雄都氣象中原自不殊山削芙蓉青壺出日銜湖水色平鋪觀風到處周藩服建

節何人漢大夫偶向碧雞祠下問那知神物至今無

自樣備趨金齒

五月江聲走白沙沙邊石氣蓋雲霞峯陰寒積何年雪瘴雨香生古樹花獨立南荒成萬里每憑北斗問三巴蘭津見說明朝渡絶域虛疑漢使槎

瀾滄橋

疊嶺遙知萬鳥愁蘭津西渡赤虹浮黿鼉駕浪聲齊動烏鵲飛梁影並收纜束長江標絶壁天懸雙履蹴中流當時漢卒勞歌地鞭石於今作壯遊

別永昌諸士夫

容子驅馳萬里來天涯傾倒見羣才青驪何事淩晨發綠酒空令落日催路上片雲依去馬雨中雙目忌登臺懸知別後看明月洱海滄江首重回

夏夕讌集九隆池

陂塘晴射海霞紅樓榭清陰落鏡中古木浮槎天上過平橋流水席間通歌聲漸起千峯月寒氣非關九夏風環視盡搖河漢影對君疑坐斗牛宮

登玉皇閣

宛轉丹梯日月平金鈴齊動珮環聲諸天絳節朝群帝四壁明星宿太清不分蓬壺難跨鶴好從緱嶺故吹笙山川自抱西南勝靈氣翩翩繞玉京

飲邵憲使園亭

叢竹直慚長者車愛君城市有煙霞簾開青入千巖石雨過紅驕萬樹花曲水催觴移客坐高臺急管亂蒹葭龍岡且學南陽卧莫種東門五色瓜

飲吳定泉園亭却贈

滄海曾標銅柱回明珠竟使衆人猜乘時豈少封侯骨避世并從濁酒杯列館泉移金埒去萬花園繞畫樓開朱公未是謀生者不見當年霸越才

自金齒趨大理

六月虛疑瘴癘侵山行啚覺稱人心野田流水無高下絕壁垂蘿自古今鳥道每沿千澗出馬蹄常踏萬松陰誰將遺蹟留南紀未遇曾為梁甫吟

安寧登拱宸樓值初度謾成

老大驚心四十春高樓側望欲沾巾紅顏青鬢慚無分白璧黃金難具陳六詔雲山聊歲月半生車馬負君親開尊自壽薇花下萬里支離嘆此身

送張內山北伐

昆池曾習漢樓船海上旌旗太白懸借箸胸中元數萬佩刀麾下擁三千連營秋氣軍容肅南國天威僰道傳諸葛遺碑今好續功名全勝勒燕然

登滇城觀兵

城上西風吹客衣炎方木葉未全稀高臺寒並旌旄立列嶂青從睥睨歸壁壘秋聲傳夜柝昆池烽色半漁磯王師何日收新郡徙倚浮雲正北飛　時武定府被叛酋圍急

送盧壁山征武定

鑾天北望接妖氛談笑臨戎見使君徼外舊題司馬檄日南新駐伏波軍釜魚生計須臾得草木風聲遠近聞不獨全師能奏凱還看盟府勒高勳

丙寅中秋同鄔東泉右使何賓巖大參讌

集劉蒙菴左使宅因憶張雲田僉憲時張僃武定賦中

高堂晴見海霞飛錦席銀箏對紫薇異域青尊同寮倒近人黃菊轉光輝九霄河影分秋色萬里天風到客衣清嘯可能乘夜月思君一解晉陽圍

中秋東何大參賓巖

紫薇雙樹晝堂幽把酒昆池水倒流白髮再逢仍絕國黃花相對此中秋山空落木聞鴻鴈夜

靜孤城見斗牛月下何門橫玉笛豪華曾是賴陰侯

署中秋懷四首

吏隱嘗依一畝宮案頭幽鳥坐秋楓樓高散帙青天上露滴繁花綠樹中小景會心無遠近轉蓬隨地可西東虛嘶絳帳橫經日空使諸生侍馬融

瘴海西南日月偏秋空高落五華煙寰中足跡將無遍江上茅堂亦可憐滇水向來龍馬窟昆明不見漢樓船桑弧本是男兒事矯首風雲北斗邊

蕭颯孤城木葉秋日南天畔好登樓尊開黃菊香堪把峯擁朱欄翠不收詞賦何如金馬使歌鍾亦接舞陽侯羈棲獨抱雙龍匣風雨常令海上愁

偃蹇平生鬢欲絲向來投賦弔湘纍乘時提槧聊三仕落日峯帷更九霄漢久知鴻鵠志秋風深愛桂花枝一從鄴下論交後白眼逢人秪

自疑

九日讌集圓通寺因憶軍中諸僚友

並馬珠林金殿開垂天雲氣五華來黃花滿地他鄉色白鴈淩霜返照迴短髮風前頻落帽愁心秋到趂銜盃不知絕塞持纓者此日遙臨何處臺

寄荅王元美三首

黔南為客伴雕題絕國千峯瘴易迷塞草愁[illegible]看欲盡夷經行處舊曾携登樓暇日歌朱鳳

几清秋頫碧雞萸道故人千氣象投身仍過夜
郎西
大荒天盡客為星南極懷人兩洞庭無數秋風
壇白髮空留霜匣老青萍目中四海營俱遍賦
就三湘意獨醒儻過要離原上望江山千古見
遺靈
柏梁諸子罷題詩散入中原泣路岐氣抱風雲
俱上策愁來湖海失交期曾將拙宦叨三黜不
謂傳經此一時自昔西南稱使者何如王馬在

滇池
送大參陳雨泉先生再赴蜀中
陸海芙蓉伴紫薇雙旌又向少城飛十年門客
無消息萬里風煙今是非前後使星臨益部往
來江月照秋衣升沉不必君平卜渭水曾經起
釣磯 先生新被詔起
夜坐懷雨泉先生
重關猶憶擁青驪落日相思對碧雞鴻鴈醉來
深自語江湖別後豈堪齊殊方瘴癘浮城郭南

國雲山正鼓鞞懷抱欲因金馬月隨風大[illegible]草
堂西
荅王敬美
結交二季盡平生才氣當時滿漢京容易雲霄
能自致艱難肝膽向誰傾抽簪不為秋風起舞
劍當從瀚畔行豈獨令兄能著述卿家法讓舊
齊名
嘉樂亭二首為大司馬呂公賦
山第何年傍薜蘿快心臺榭繞青螺尊前雲氣

生丘壑湖上秋衣足芰荷芳徑尚傳支遁馬橫
塘猶畜右軍鵞風流不羨當時客避地曾為白
石歌
南明天姥浮紫光白竺黃檀吹石梁着屐曾為
大司馬結廬不讓午橋莊孤煙裊裊千峯濕古
木亭亭萬籟長異日功成拂衣去赤松玄鶴相
翺翔
丙寅除夕朱元意見過無貽家釀
擊鼓同君聽大儺天涯茲夕欲如何金陵春酒

堪吾醉滇海雲山入夜多人世流年隨斗柄鄉心終日繞滕蘿行藏莫問他時事雙鬢明朝四十過

元日柬陳憲長

丁卯元日天氣清萬家簫鼓相和鳴炎方梅柳已春色小閣風煙無世情去燕來鴻吾不管棚花竹葉君且傾弟兄四海豈易得簿宦須無吏隱名

送蕭東江入賀　萬壽因便道臨江　壬戌

高秋虹影照扶桑使者乘鸞入建章玉珮聲隨嵩祝近錦衣春到楚雲長龍鱗映日瞻　天子鳥道懷人隔夜郎此去會應承雨露歸來傳染御爐香

賀盧壁山凱旋

北風吹落羽書前酋首高從大纛懸昆水此時堪洗甲瀘江當日亦投鞭鬼方何用三年克鎬讌齊歌六月篇自昔武侯擒縱後功名復為使舊傳

紗方伯陳戶曹招遊湧金寺寺新廢于火

曲折丹梯坐上方峯頭雙目盡微茫蒸衣海氣翩翩出繞樹泉聲灑灑長春色自能供過客刼灰應得問空王登高不必懷今昔芳草何如醉夕陽

送張内山擢甘州駟卿便還會稽

張翰扁舟東入吳玉門金馬豈窮途萍蹤天地多南北塵世波濤任有無欲向剡中尋釣客何如關外斷匈奴風雲況值龍飛日恐負明時乞

鑑湖　時　今上即位

望衡嶽

遠遊之客來江潭七十二峯湘水南杖屐深冬已積雪芙蓉雙眼瑯函玉書金簡豈難讀紫蓋朱陵終可探搘筇躡靄應識我尋盟擬結白雲菴

零陵書懷

登臺何處望炎方路入泉陵尚楚鄉五嶺雲深秋瘴癘九疑天遠見瀟湘橐裝篋為通南越又

跡將無類子長欲寄客心憑鴈帛不知身已過
衡陽

蒼梧江上逢俞總兵却贈

百戰名從截海知樓船今遇桂江湄腰間蚤佩
將軍印嶺表爭傳下瀨師白髮談兵俱上指蒼
梧聽雨亦多時於今　天子思飛將銅柱功勲
好自垂

潯州寄黎瑤石

鄴下曾同七子遊君才元不減應劉風塵老去

頭俱白湖海交深別更愁身滯炎荒餘瘴癘春
從瑤草夢羅浮寸心已寄潯陽水東指羊城日
夜流

春日同馬戶曹亦黎將遊西山

雨後春明野望開旌旗同上最高臺千山指點
華夷界二水遙從左右來戰伐當時俱賊壘太
平今日共尊罍留連豈是躭丘壑弔古應懷制
越才

行部南寧風氣明麗喜而賦之

浮雲東去接崑崙雨過春明水竹村馬上稱心
無瘴癘粵南此地自乾坤金城迤邐雙流抱銅
柱崔嵬萬古尊數載炎荒經歷盡宦情吾擬在
中原

贈鄧梅臺駕部　鄧君時在告

舊讀賢書識大名廣西壬子省元逢君今在朗寧城欲
將綵服同萊子故乞文園似長卿借箸難虛華
省望採芝聊伴白雲行曾聞鄧禹中興策莫為
青山負　聖明

閱視南寧城

炎郊春望白雲浮指顧提封一睇收睥睨青依
千嶂出樓臺聲遠二江流當時銅柱留遺事此
日旌旗豈漫遊敢告邊關司牧者西南輕重本
邕州

閱武

承平不講六韜文教士春原盡日曛營勢總然
成虎豹陣圖曾否象風雲關門鎖鑰孤城重天
地華夷一郡分莫道南方難用武斯民舊號伏

波軍

遊白雲精舍懷董幼海年丈

青山東峙大江圍遷客遺居傍翠微倒聽泉聲巖畔落西來霞氣洞中飛誅茆祇解談高致折檻誰憐履禍機前席生還今不賤遐荒儻記白雲扉

謁伏波祠

樓船東繫大江村敬弔先生廟貌尊豈是中原無意苡遂留遺恨在乾坤殊方事業標孤柱異

代心思此一罇虛擬封侯來絕域漢家今已閉關門 世宗乂絕安南貢使

五日藤縣舟中

絕域端陽風雨過掛帆峯影亞崖莪繡江雲氣來勾漏鬱水灘聲異汨羅伐鼓何村齊競渡泛蒲隨意且酣歌誰憐歷落天涯者此日鄉心客裏多

送譚瓶臺僉憲入賀 東宮

謳歌使者下潯陽玉帛乘秋入帝鄉劒舃呼聲雲裏出銅龍佳氣日邊長原非傅望通賓客仰對岐嶷識嗣皇君去西園多應令歸來好示月輪章

居來先生集卷之十五

居來先生集卷之十六

銅梁張佳胤肖甫著

七言律七十四首

寄別黎惟敬

蒼梧虛說近羅浮一水相望似女牛亂後林園還好在病中藥裏不曾休歸心暫借輶軒便交道何妨歲月流此別西南成萬里長江滄海各悠悠

亦叅將遣使函絹追至梧州索予詩走筆詩

書寄

將軍能武兼能文椷書使者來江濆惠而好我白雪練何以報之蒼梧雲九秋鴻鴈繽紛起萬里風煙南北分近道滄溟日流血下瀨樓船獨望君

得吳明卿書

題書萬里向長安寄入蒼梧掩淚看不分宦遊隨地拙從來直道事人難黃金天畔臺空在白鴈秋高路自寬近說雲霄開漢閣憐君無處可彈冠

與莊石坡聯舟府江時石坡新有憲長之命

飛濤日日泝江灘有客新歌行路難百尺帆檣齊鴈鶩兩巖沙石助風湍舟同李郭余何敢交擬陳雷君自看蠻箐今來無瘴色霜威新起惠文冠

玉泉寺遇雪

雪徑平明金殿開登臨如上雨花臺飛流轉谷

聲俱落孤塔排天勢欲摧覇業已銷三國後寺名曾是六朝來山川且盡遊人屐浮世何須問劫灰

送楊本菴學憲之中州二首

建節秉春發帝京驅馳君豈厭承明祠官賦白甘泉重師席經從絳帳橫旌引東都臨大嶽人今北斗慰諸生千秋河洛圖書地宗主斯文是此行

文獻中原自古今傳經南向兩河潯阜比坐對

嵩雲近驄馬遙臨沙海深懸鑑兔園看賦雪遶門桃李鬱成林嶽神何代無靈氣獻納憑君答帝心

同甘泰谿席上贈陳五嶽大理李棠軒吉士得年字

建章春草發新年疋馬經過夜燭前坐久卮言移斗柄風傳鴻語下霜天人逢郢雪操孤調（陳郢中人）才自童烏預大玄（李少以奇童名）難得兩君俱賦客賡歌還聽柏梁篇

襄陽訪徐大室不遇

叱馭爾君日戴星偶來雲起思俱停登臺何物堪同賦拍手看人咲獨醒花放習池春自老峯當峴首暮偏青江山千古逢吾輩雙屐無緣荅地靈

送人齎　登極詔使朝鮮　代作

詞臣朝發鳳凰城日月回看帝座明豈是仙槎窮異域將因駟牡急王程陽當九五飛龍出路盡三千蹻海行若到東濱瞻氣色年來波為聖人平

送人齎冊立　東宮詔使朝鮮　代作

西山佳氣照銅扉北極瑤光接少微萬國久懸宗社主雙星爭覩使臣衣龍函天轉玄菟塞雀舫雲開鴨綠磯東望扶桑如有賦還朝好獻日重暉

同冷明府高太史遊紫山

四望煙光楚塞開丹陽春色趣徘徊長江滾滾浮天去芳草萋萋接地來異代君臣如在眼一

時賓從且銜盃揮毫各有登高興授簡予慚作賦才

枝江寺中荅王少月見寄

嬾卧祇園午夢迴驕奴驚報尺書開郢人不念三巴客白雪那能六月來身寄諸侯如傳食心懸西極倦登臺思君好似雙星渚一水相望獨夜哀

賀冷明府膺獎

臺烏銜檄下津鄉茂宰清風百里光初仕已為

楚令尹大名不減漢循良江分白虎亭猶在雲引仙凫路自長異日徵書勞使者看君簪筆上巖廊

寄徐子與僉憲

功名當日羨君侯不謂仍同失路愁垂老宦情相顧拙異時俠氣好誰投逐臣飽歷蒼梧瘴詞客偏逢鸚鵡洲幾欲裁書附黃鶴楚雲先入大江流

夷陵王封君輓章二首

江峯千壘表英靈峽口啼猨掩淚聽荊土名收耆舊傳楚天秋隕少微星何年古獄埋雙劒當日諸生困一經有子佩刀能世業功勛應勒鼎彝銘

騎箕何日上星辰宅種三槐手澤新簪紱在生承鳳詔風雲垂老近龍鱗降神南嶽應齊壽泥俗東方豈後身萊子麗公俱寂寞古今江漢總沾巾

夷陵王安人輓詩二首

鳳鸞簫管罷西池家近陽臺暮雨時陕屺頻穿遊子目停雲空指外孫碑秋風古壁垂明月蟲語寒燈入繐帷灑淚大江流不盡哀濤日日使人悲

板輿曾憶奉親年翟服生逢自日邊祿養蚕能酬五鼎音容無復問三遷秋江愁聽湘靈曲里巷誰歌仲氏篇此後仙郎如見母主恩圖像在甘泉

趙汝泉大叅施恒齋憲副餞別荊州北門

荊郢相逢二大夫襟期晴日對江湖流商寡和陽春曲傾盖堪投明月珠地肺雲深人共遠天雄秋到鴈來孤淹留暫擬平原樂今古茫茫過隙駒

荊州別鄭子倘

與君結髮蜀江遊南郡相看漸白頭異地風雲悲出處傷心歲月動沉浮登臺家指形丘樹握手秋深王粲樓荊玉從來非一獻逢人何必暗相投

和徐使君七月八日楚望山餞別之作

振策清秋木葉間孤亭山氣晚氤氳人間同抱雙星恨樹杪愁看一水分歸馬並垂隄柳月街盃深貯鹿門雲沉碑倒載誰高曠江漢風流又見君

余遊太和山徐使君以所製玄嶽記見示

迢遙仙路裹糧隨倚杖秋風萬壑吹宮殿雲扶勞寓目芙蓉天削對支頤笑將雙淚懸西嶽賦罷三都為左思二十七峯吾有約靈文何用北

山移

提兵入中山夜投唐山大風不能列炬遂致路迷

暮雲西望大行生黯淡愁無夜半程欲墮路岐楊子淚何因身到栢人城孤村木葉中天舞大鹵秋濤捲地鳴猛士秪今思未得颼颼空自繞長纓

登王粲樓贈趙荊州 趙時加參政秩

漢吏誰稱第一流使君高並仲宣樓金隄望引

甘棠樹晝棟低分杜若洲讀史何勞重數趙識荊無意更封侯他時賓從吾差勝曾是當年托乘遊

紫霄宮步月明發登太和絕頂

旗嶺嵯峩瀨氣中解瓢高挂紫霄宮玉堦寒浸芙蓉露仙管聲調嶰谷風兩屐瑤臺山吐月雙龍秋匣夜垂虹啼雲只待天雞罷騎鶴吾將覽太空

謁北嶽廟

黑帝神因片石棲山前壇墠碧霄齊樹從唐宋參天出雲自幽并繞殿低特地峯迴時拱北累朝崇望禮如西紫裳使者今何在肯為封疆淨鼓鼙

北嶽廟有石如碑郡志謂舜北狩時自大茂山飛於曲陽遂廟焉按恒宗在渾源州或後世以塞外祀不便借此石以文其事歟

飛傳靈石下恒陽別殿雲盤偃卧長嶽力有無

來大茂漢家祠祀重陳倉千秋猶帶青山色瑤
夜深垂白玉光羽翼誰看移内地神威豈是避
龍荒

朱元意擢職方寄之

彈冠不必笑揶揄回首風塵歲月徂豈為立朝
誇束帶幾從深夜失投珠迂疎往事慚同舍予曾為職方郎文武題材遍兩都朱曾為南吏部此日犂庭誰杖
策知君心在取單于

單城驛中秋獨酌

飛鏡宵懸對濁醪醉橫雙眼祭秋毫城荒砧韻
聽難盡雨洗霜空望自高關月夜圓疑趙壁峯
稜天削想并刀來鴻似帶胡塵色多少將軍問
戰袍

迂道眞定赴梁右使之約

疋馬悵山枉道過情深雞黍柰君何門墻豈敢
稱車轍塵海難逢在薜蘿駐世幸分玄石酒劇
談還借魯陽戈平生結客多燕趙耳熱先愁發
浩歌

眞定楊太守讌于南郊

亭榭南開沱水濱使君張具出風塵傳書大漠
烽俱息得酒中山飲自頻霜起塞鴻天浩渺窻
通嶽雪晝崚峋主人亦有高陽興歸去何妨倒
着巾

謝山人自潞州以詩見寄荅之

魏臺春望接中原揮麈猶思鄴下論地盡大行
天作黨家仍漳水席為門交遊海内名誰得賓
客淮南道自尊彩筆近看垂老健由他竹雪滿
苑園

曾三甫將母邢臺同遂行甫讌集

尺書久矣隔蒼梧何意逢君祖乙都草色新年
堪秉燭春風深夜好呼盧板輿並引青山度郢
國歸傳白雪孤滿座文星占太史中原茲會向
來無

送曾大叅三甫之越中

貰酒平原疋馬春送君山色並嶙峋茶衣尚帶
函關氣公自關中來纚屐知從禹穴頻若到薇垣稱

使者由來嶽牧用詞人江南行處看如畫賦就將無托素鱗

黎惟敬戶部使雲中遂登恒岳

司農詩句栢梁工倚馬才誇出塞雄醉綰長纓無老上夜驅飛輓向雲中胡天行伴青萍匣玉檢還探黑帝宮異日分封誰第一漢廷先論轉輸功

黎惟敬遊北岳歸訪余漳水上

乘傳春從紫塞迴應門忽報使車來相留酒色

同漳水作供山光借魏臺袖裏嶽雲猶自濕眼中蓬鬢總堪哀浮生何意平原會惡說當時十日杯

同惟敬登天雄城樓

樓閣高臨百雉城憑軒身共斗牛平縱橫眼界杯前豁曲折河流樹杪行北極風雲天地色信陵賓客古今情中原目斷非吾土歌罷俱成楚越聲

惟敬有秘書之報賦此為別

遊絲難綰侍臣車再入承明傍帝居氣序青陽看漸改　君[illegible]幾曾疎懷人天近雙龍闕出祖春深五鹿墟不見太行燕趙接相將容易薊門書

答許左史殿卿兼呈李于鱗

何因楚醴罷稱觴樵牧春歸海岱長濁世幾人能御李茂陵今日倦遊梁看山隨意提鉛槧好客誰堪脫鷫鸘賓從兔園如蝟起眼中那得更鄴陽

寄潼關范中吾憲使

先朝曾接紫宸班別後霜飛兩鬢閒使者惠文扶嶽掌懷人春草遍商顏平原虛說三千客秦地真誇百二關欲借茅龍時命駕蓮花秋色共君攀

答睢陽李子中

碭山佳氣傍幽居四壁猶懸舊賜車玄室逢迎多問字青雲消息付徵書浮生尊酒隨蓬澤落日漁樵托孟諸幾上平臺懷賦客倦遊吾已似

相如

寄吳武昌汝觀

吳公治行古來名鄂渚春隨五馬行共憶首陽同採蕨於今夏口見專城浮雲望盡心長往黃鶴公餘賦並成郡閣雙纏江漢水何人不比使君清

寄徐子與

按章南國意何如聞道顛毛病後疎爾賦三湘同屈賈吾曹七子見應徐樓臺北盡中原目江漢長依使者車尺素好題餐飯字濁河不到武昌魚

送沈兵憲之任貴州

羽書萬里達明光山谷諸夷自跣染纓請終童稱使者檄傳司馬適遐方憲文高與星關並節鉞春從鳥道長荒服仗君宣漢德霜臺肉袒夜郎王

寄邢子驤文學應順天鄉試

物望看余老漸輕詞場得爾意縱橫鄙年果應賢良詔鄉黨兼收孝弟名千載風雲題柱日二人江漢倚門情燕臺百丈黃金色正待高秋駿馬行

任城席上別蹇理菴憲伯

東方千騎接君侯談笑番添去住愁天地夕陽催大野龜蒙雲氣度高丘省郎舊事休談虎世態浮生且應牛最愛吾鄉老供奉任城猶說酒人樓

有事濟寧黃蹇二鄉丈要余夜集蓮亭率爾成賦猶有太白酒樓之思焉

蜀有賢哉二大夫相逢難道宦情孤共將夜半聞鄉語不向人間問畏途雨過池亭堪把燭月明菡萏趁提壺高樓只尺青天上千古茫茫一酒徒

寄濮陽李伯承少卿兼呈蘇尚書

一時詞客罷朝天四海詩名爾謫仙濮上自來容傲吏杯中堪與度流年閉門似厭乘軒使負郭先開種秫田莫道尚書期不顧東山秋色好

誰憐

代王元美為大名兵使

逐臣稍起右扶風建節相傳使者同敢謂三臺增氣象且令雙劍並雌雄情知薄宦堪藏拙老傷虛名總未工誰向吾曹誇結綬上書君意乞江東

聞王元美已抵太原却寄

使院重開五鹿墟人言王後定何如大行車馬驅秋色晉國風雲到客裾載筆與誰歌出塞籌邊有意取休屠漳河落自并門外數月難求尺素書

梁封君招飲池上賦贈一首 時封君為中丞公子迎養山東遂登泰山而歸

制府新承五鼎供探奇曾坐大夫松西歸几杖留真氣東望風雲護岱宗華髮主恩懸日月童顏秋色並芙蓉持杯何物堪前壽取獻恒陽第一峯

秋夕楊太守招飲天寧閣因送舟東城二首

夕陽賓從罷登樓改席仍為汗漫遊蘆荻鏡中雙過鴈芙蓉花裏一孤舟常山首尾盤湖動沱水東西圻地流歌發滄浪君且聽風塵此調恐難求

車馬難禁俗事生江湖偏稱放歌情授衣天地來商氣鼓柝城樓過角聲山簡君侯今日態高陽吾輩異時名主人趙璧懷中出留作歸途照乘行

井陘道中

綿蔓長河正濁流山環車馬度清秋蜩聲嘒嘒何家樹石色鄰鄰到處洲地抱關門傳漢壘天寒胡鴈起并州書生虛擬登壇事千古酇侯豈易求

送譚文學廷試西還

獻納何須狗監知君王親愛子虛詞賢良高第諸生上道路仙槎八月期西嚮且逢江正穩南歸好與鴈相隨開來試讀儒林傳經術猶堪帝

者師

送陳太史請告扶侍還果州二首

詔許仙郎擁傳行一時忠孝並垂聲相門經術玄成在金馬天才曼倩生不為題橋歸故里恐歌陟岵遂陳情自從建節西南後日日君王問長卿

高秋車騎出長安休沐承恩内史歡供奉暫辭雙闕下板輿前導萬人看褰帷歸及黃花發戲彩偏宜綵野寛語到君親情並切遙知去住此時難

九日登太行山二首

杖轉芙蓉顥氣清登高真覺冠平生看花萬壑垂秋色把酒千峯見客情日月東臨滄海出風雲西傍大河行遥胡好借愚公力移置何因到帝京

碧空無際白雲愁未信龍山是壯遊雙目難遥天地界飛泉不斷古今流幽巖神草行堪把異代真符醉後收蓬藁杖頭隨處好那論塵世紫

萸秋

登太平樓

太行東吐萬峯迴蒼翠圍樓表裏開泉勢曲通蓬萵嶺邊烽不下白龍堆秋開千騎時從獵天豁中原付舉杯山水兩年成吏隱肯因非土罷登臺

寄陳雨泉先生二首

秋風當日念鱸魚抗表陳情動帝居白髮一官仍案牘青山三徑有吾廬奇蹤晚仗西南節物望全收去就餘同召諸臣俱貴幸令人不解會稽書

昆明別去兩飛蓬絳帳何人侍馬融瘴癘飽經銅柱北書郵隔自漏天東後堂尊酒期難得遥客風塵計未工夫子行藏如與爾江山滿地是蚕叢

送許中翰還靈寶

秋風忽與故園期抗表陳情有所思典制整辭西省樹揮毫誰倡蚤朝詩到來紫氣關門候歸

去黃花逼路垂自是絲綸還世掌何人能奪鳳凰池

洪山人從周自燕京訪余黃寺山中喜而有作

揩順山色案頭看木葉空齋雨後丹命駕客傳千里至逢人秋共一尊寒秦烏白首終難料馮鋏高歌不為彈躡屩蚤能從吏隱京塵那上鹿皮冠

送張行人使楚便歸合州

漢使曾誇博望侯何如建節渚宮遊雙星秋夜天邊出三楚風雲客裏收別我且傾玄石酒與誰同眺仲宣樓吾廬隔自青天上鄉思因君到蜀州

登會盟臺

曲徑斜從澠澗開會盟同上古時臺高原立馬圍春色往事逢人説覇才山水自能供游客兵戈銷盡見遺灰東西日月雙珠合猶似相如抱璧迴

靈寶贈許後谷郡伯公尹濤豐有惠政尋知霍州即上印綬歸

十日平原舊酒徒相逢意氣好投珠翩翩漫説佳公子落落真成大丈夫不向人生誇五馬曾留棠影伴雙鳧看君出處淵明似自笑風塵老畏途

賀許雙塘膳部生子

天懸紫氣伴蓬弧春水新呈汗血駒生養十朝天地德源流累世鳳凰雛關門再發蓮花樹仙掌高擎明月珠此後降神應不少華嵩長傍大河隅

赴甘州任候憑靈寶者十日彭東溪許後谷許少谷許雙塘洪霍山張嶽田餞於南郊賦此為別

誰歌朝雨路漫漫別館齊開祖帳寬虛擬仙槎窮異域聊隨芳草出長安眼當明月千峯隔酒憶平原十日歡不識玉門春到否相思終是折梅難

華陰別惟襄宗公

老大驚心是別顔悲歌聽罷淚潸潸浮生天地須臾事變態風雲先後間百榼且傾仙掌露雙魚難到玉門關最憐芳草王孫路明月空懸二華山

余赴甘州潼關逢范晴湖使君時范亦有貴陽參知之報遂賦詩為別兼寄秦溪甘五

眼中結客少年場誰見交情有范張且醉秦關明月下還如燕市酒人傍踈踪自合流嘉峪報政何因得夜郎只恐挂冠東嶽者應嘲吾輩負滄浪

甘泰溪挂冠岱宗喜賦一首

大嶽長松幾萬春虬枝似待挂冠人皂囊忽上歸田草綠髩惟留折角巾一任天風吹露冕猶憎神武混京塵君行已作岷峨老宦海憐予尚問津

寄壽藍田魏㜸

門對南山萬古開北堂佳氣勝蓬萊添籌曾把仙人掌鼓瑟齊登玉女臺嘴下紫烟雙玉出日邊丹詔五雲裁吾廬亦有慈幃在欲借瑤池露一杯

居來先生集卷之十六

居來先生集卷之十七

銅梁張佳胤肖甫著

七言律七十六首

邠州懷古

塞草逢春煖更遲梁山回望路堪疑雲横原隰姜嫄跡樹老宮墻㪍父祠夾澗尚留陶復在流泉只傷夕陽移豳風此日看如昔問俗何須七月詩

登回中山謁王母宮

卧遊山海昔窮經漫說西池事杳冥春盡客來天欲雨臺高川抱汭還涇賡歌自覺雲猶白飛鳥誰云色尚青福地倘逢仙使者玉環吾擬獻虞廷

登會寧原上作

黯淡山城古會州胡天雙目盡高丘春深榔色猶霜雪日落邊聲起戍樓塞鴈啼雲皆北向濁河歸漢亦東流乘槎豈是窮原使投筆虛疑定遠侯

甘州寄王陽德郡守

羌胡夾道思悠悠春盡天山雪未休玉塞即今無鴈過梅花不見使人愁登臺亦接匈奴臂建節虛疑博望侯雙鯉近投星宿海知君齋閣銜河流

武威訪胡雅齋文選新居賦贈一首

西河雲物滿休屠流水衡門此卜居九夏高齋常白雪千峯終日抱玄廬　朝廷望切山濤啟田里難裁郭橐書早晚徵求來使者春花應擬

伴公車

抵酒泉舍中檢出明卿大梁詩卷愴然賦之時明卿調高州

使者張騫過月支探囊忽見兔園詩尺書絕國堪雙淚二子中原彼一時剖竹可曾驅五嶺乘軺不意傷三危（三危山在肅州西）投荒莫作窮途恨天馬鯤鵬跡自奇

張掖使院中懷吳高州明卿

居延客舍虜塵間南去賓鴻不可攀海上有人

生白髮郡中無事對青山積薪豈態休栢問隨牒功名且未還落日思君俱異域何年得望玉門關

甘州寄石給事

誰開五郡夾胡塵絕域羈栖萬里身黑水城頭常帶雪青春河上想垂綸休言天馬來西極自是陽關少故人投筆丈夫君不見玉門側望轉傷神

余轉晉臬胡選部投贈以文賦詩謝之

生入無須嘆玉關茲遊深喜御膺還遮胡往事空思漢投筆初心已謝班浪迹自憐雙劒外贈言合在二京間極知然諾君尤重即擬瓊瑤報亦艱

河外別胡使君

建節誰言是量移投身不合傷三危豈緣西極來天馬虛擬窮源到月支操瑟昔曾甘削迹應牛今且暫隨時關門生入知吾願宣室還君自有期

皐蘭別同年崔見吾戶部

漫稱漢使度河源客鬢猶堪入玉門裘馬少年同杖策皐蘭今日對開尊九邊未解和戎利五郡深懸轉餉恩君據上游如念我雙魚容易下中原

永壽中秋阻雨

疋馬西風指顧間寒煙紅葉度梁山一年秋向中宵半萬里人從絕域還暝色直迷沙苑樹雨聲不斷穆陵關遙知雲外行明月天柱凌霄未可攀

雙塘約我南池觀魚雨阻不果賦此柬之

共擬平明並馬行眼前那得定陰晴浮雲驟發關門氣細雨愁聞日夜聲縱是池亭虛畫舫豈容羈旅對孤城秋潭玉鯉如龍出只尺深懸結網情

再入桃林喜而有作和許中翰韻

乘軺新向玉門來風雨重臨望氣臺函谷那知今夕會陽關休問昔時哀浮生岐路攻華髮萬

里清秋付舉杯投轄預愁賢地主名園無數大
河隈

秋夕讌集許相公南園得文字

郊園秋色趁論文雨坐樓居到夜分緑野知為
裴相國青尊如對鮑參軍蕭森木葉風前下遠
近鴻聲客裏聞潦倒共君無不可岐途只尺是
河汾

秋夜飲許後谷少谷昆玉宅

入關虛說異人來愛客頻將綺宴開繫馬秋臨

玄度宅登堂花發季膺杯城高急雨驚傳柝曲
罷西風起落梅連日盡遊冠蓋里棪天誰似二
龍才

題原泉示樵生

二華三條夾谷長高源蟠踞相翱翔靈泉飛澗
排天起吹落洪流氣色黄萬派波濤放滄海千
巖晝夜浮紫光臨川儻解觀瀾意餘子紛紛徒
望洋

望華山

別後丹梯二十年芙蓉姿態尚依然池邊曾否
來天女掌上將無長岳蓮丘壑三峯誰共老風
塵雙鬢總堪憐世緣不但因婚嫁漫向山靈擬
學仙

許膳部約余南池之遊為雨阻者十日偶
乘興出郊遂有此詩

野性元稱草莽臣市廛誰不厭風塵無端溼雨
經旬落到處名園取醉頻山水自能招賦客泥
途難阻好遊人秋郊洗淨真如待幾負林塘萬

象新

挽許近田尚寶

哭君雙淚湧河濤便欲招魂賦楚騷里號鳴珂
看不改琴無鍾子向誰操歌殘躑躅悲風起霜
下秋原拱木高最是絲綸還出掌超宗殊有鳳
凰毛

九日聞喜署中

去年此日登高處北嶽題詩亦壯哉道路兩秋
天地改風塵雙鬢古今哀客居亦是高飈館朋

篳誰同戲馬臺佳節好酬無一事瀟條豈但菊花盃

望終南

萬里乘槎難稱心南山一望想登臨西連楚蜀秋雲合東入關門紫氣深立馬遠分承露影搔頭欲學問天吟秦宮漢闕俱塵土翠壁丹巖自古今

別陳于韶

元龍湖海氣成虹歲晚相逢感慨中畏路向人

雙眼過愁心隨我大江東難言此物占窮達不為浮名較異同鐘鼎山林先後策肯容天地老英雄

余撫江南向子玉赦子學送至峽中賦別

片帆東去萬峯迎春色偏宜鼓枻行把酒未終榆社會對君愁聽峽猿聲思家見月那無賦到處停雲覺有情最是雙魚容易遣長江直下秣陵城

黃梅題曹憲副松風亭二首

萬松春抱一亭開數畝閒君手自栽無事臥雲閒杖屐有時携客醉莓苔乾坤噫氣峯前過晝夜濤聲樹杪來莫向畏途論出處檄裘日日滿塵埃

繞屋長松山並高經過那肯倦揮毫鶴書休問他時事轍跡方知昔日勞天末豈期雙劒合林端同聽九江濤草玄不讓楊雄宅作賦君無學楚騷

遊金山三首

嵏落金山歲月深偶來春色趁登臨孤根天造分南北絕壁潮生自古今便欲振衣凌蜃闕將因搔首借鰲簪他鄉愁見岷峨水不盡長江萬里心

水心樓觀𡸣岧嶢倒壁江衝影並搖紫氣西垂天闕樹滄波東接海門潮限當吳楚看何易宅近魚龍靜可招酌罷中泠無並味此身扶杖果雲霄

青攡芙蓉夾岸浮瑤攀更上最高樓波分島嶼

鮫人室風散帆檣佔客舟遠近日銜滄海色東南天豁大江流舉觴萬頃真堪濫氣蓋勾吳百二州

擬登焦山會風浪不果

孤峯束揷海門青眼底煙波動杳冥不為雄風翻巨浸好將片席破滄溟江天虛擬磨崖賦石壁誰探瘞鶴銘自是勝遊難並得豈應詞客妬山靈

大名署中濮陽李伯承以于鱗之訃來告作詩四首哭之

案頭新報嶰湖詩濮上之音事可疑久解謫仙終厭俗遽然捐舘遂騎箕生來語出千人廢死後名從四海知雙目如君堪自瞑傷哉泉路盡交期

大招東放淚紛紛路隔重泉未易聞紫氣已沉秦觀日玄亭猶護岱宗雲琴逢山水難為調眼到乾坤始信君最是人間悲絕筆不知地下可脩文

隣笛孤城晚自哀哭君秋氣更悲哉風雲遇主偏多難天地何心似妬才無故事傳滄海變有時歌發泰山頹宗梁久作游魂者李白于今到夜臺

當日群雄共請成登壇得爾定從衡于時各抱風雲氣末路俱為幞被行未必斯文留後死坐令吾黨失先生莫憂此道終長夜諸子猶堪守舊盟

范中吾罷貴州叅政詩以寄之兼東熊謝甘三公

抽簪消息到三吳處處憐君出畏途慈母尚能投杼柚孤臣誰與辯明珠逃名今日神仙吏不小當年子大夫歸去青山依洛社蠻天得似此中無

寄甘泰溪兼東謝右溪

君歸紫氣盡相從到處人傳失岱宗東壁好懸滄海日西湖可種大夫松煙霞曲巷堪羅雀風雨寒江起卧龍況有謝安同杖屐徵書肯換白

雲峯

王元美訪余姑蘇並訂小淇園之約

若道浮生是轉蓬如何又對館娃宮驅馳七子吾從後叱咤千人爾自雄華髮漸隨天地老青春誰願酒盃空竹林更擬淇園會江左重開晉代風

謝王敬美弟兄過訪

扁舟東發太湖陰坐久惟聞吳會吟伯仲之間交自昔風波一失到于今何來紫氣雙雙起不

分春雲處處深恠爾獨醒吾已醉青天始見故人心

送曾三甫中丞巡撫四川二首

天王西顧一疇咨冏寺名卿衆所推建節分明臨白帝登臺清切儼南司漢江龍抱星辰劍急峽風生虎豹旗多少刀州作夢者獨君堪續武侯碑

中丞新擁惠文冠叱馭何愁蜀道難天上益州星是客城頭江漢錦為官仙鳧飛去他年事郢

雪攜來到處寒一報使君誰不識無須露冕萬人看

吳門寄山東李廉憲李郢人也

東方千騎正行春憲府高臨北海濱彩下青蓮為異物李于鱗近故 郢中白雪向何人交情兩世堪投漆宦况終年似積薪疋馬近來吾不御恐登吳觀益傷神

郢中曾陽白少參致仕寄詩壽之

五噫歌發出秦關天外冥鴻未可攀歸去紫雲

從嶽掌攜來芝草自商顏曾分守商洛 陽春最苦千人和杖屨曾遊四皓間有子中丞新綵服高堂日日詠南山

寄渝城江員外並訊社中曹馬陳張諸大夫

林下賢哉五大夫蒼英高會近來無星辰忽聚江天夜几杖爭傳海岳圖曲奏巴渝誰解舞醉攜猶鶴晚相呼攢眉儻許蓮花社曾是當今一酒徒

過九華山作

倚杖貪看紫翠重謫仙人號九華峯（李白改今名）中天玉柱參差出萬壁朱霞次第封地壓長江標砥障雲岳並帶湧芙蓉平生自負蓮花掌過此休談五嶽蹤

聞明卿轉貴州督學

一官稍拜外臺臣嶺表彈冠氣象新主爵元非忌郡吏傳經終是到詞人莫因叢棘卑棲鳳且借餘波起涸鱗南極文星今作使携來好照五

谿濱

寄徐子與

當年鉛槧此提携萬里懷人見舊題鄴下應徐諸客散滇中王馬大名齊南遷曾否騎黃鶴寄遠憑誰到碧雞近日詞臣收欲盡憐君猶滯夜郎西

送明卿學憲之黔中

雕椎非復舊黔陽郡國山川自一方功令傳宣諸博士門墻環侍夜郎王青雲日厲臺中色南極星懸桂後光漢節授君應有意將因文德被遐荒

登齊山同章少參余憲長

短筇山徑晚相扶天地煙光雨後鋪異代風流齊着屐他鄉朋舊好提壺峯青未了江南北龍氣還疑洞有無興到不須愁落日長湖雙起夜明珠

寄董子才董代余山西憲長

虛左當年負信陵（董曾訪余總郡不遇）長令容夢夜相仍

穎陽杯酒成今昔晉國山川此代興北極明星高執法西臺列栢愧先登吳門無限停雲賦獨有秋風傷季鷹

答石給事

雙魚傳到故人書落日懷君慰索居閑徑僅能容二仲行吟豈為學三閭心從江漢悲秋急臺上姑蘇縱目初國事秪今憂不細壁間難掛薜公車

寄穆吏部

拂衣何意賦閑居去國人傳畫省虛雷義高情看被髮陶潛歸計在吾廬江湖萬里秋風起南北岐途驛騎疎常恠嵇康真傲吏令人懶讀絶交書

寄荅茅鹿門

自失風波宦海分每從南斗望星文偶逢人作天雄語别去秋高震澤雲黄石曾憐張孺子青山空老大茅君盈盈一水連吳越猶借雙魚次第聞

春夕張滸東中丞招飲使院中贈詩二首因和來韵荅之余時有防海之役

南國相逢江上春霜臺高與鳳凰隣二張名並應慚我三晉交深自故人久矣論心疲夜色果然嗜酒見天真風塵友道看如此不嘆支離萬里身

看花好共金陵醉鼓檝仍為吳會行紫氣千峯連帝里青春夾岸出王程常從天上思公子欲學江東老歩兵海晏敢論今日事空談元是一書生

寄張内山

尊酒炎方惜解携浮雲南北豈堪齊明珠一旦銷銅柱白雪千年照碧鷄對月鄉心隨鴈落登臺秋色使人迷東山雙屐君無戀　新主徵書下會稽

八日舟次太倉東元美敬美

風雨因君泛客槎玆遊豈但為黄花平生海上雙龍劔此日雲間二陸家賓主高秋還氣色園

林脩竹想交加重陽況近他鄉節落帽先愁似孟嘉

梁思伯中翰使齊便歸南海遇於毘陵舟中賦此為别

毘陵雨後送將歸簫鼓樓船報夕暉秦觀秋臨星使節江花寒傍侍臣衣重逢往事銜盃盡别去浮雲截海飛獨有鳳凰池上草待君春色轉芳菲

周與麓通政投贈篇章久未報荅賦此見

懷

高山屬望自平生環珮追攀共舊京　帝命納言龍作使職因補袞鳳曾鳴名家地接烏衣巷王氣天回白下城結客一從燕市後逢君吾道復崢嶸

狂歌無奈簿書妨雨雪經旬寡和章便是周郎能顧曲從來巴里避流商天空客久憎鴻鴈歲晚霜寒仗鷫鸘儻許登臨同授簡江山何處不蒼蒼

譚元通授武昌縣訓導詩以送之

解頤經術動州閭三策曾將獻帝居命下即稱文學掾官貧莫厭武昌魚鱣堂風起時聞鐸齋閣江空好著書漢室申公君不見說詩終得載安車

助甫徵行吳市徵文元美因約會金陵山寺荅以二詩

獨剩餘皇震澤行何妨結襪重王生人傳海上星初聚客到山中爵自輕混迹暫隨吳市卒解裘當醉闔廬城斗間夜夜纏龍氣來往空勞變姓名

東乘紫氣大江流野寺相招竹徑幽浮海今來如有意明珠此去好誰投愁中天假山陰棹醉裏人同白鷺洲掩鼻恐君終不免難將生計老扁舟

送南僕卿羅虞臣改北寺二首

南國人傳冏命篇徵書一夕下江煙春雲伴客燕臺駐山色環滁祖帳懸履上星辰周大正天

開日月帝元年量移莫道官仍舊數馬時時萬乘前

驪駒朝發歲將闌卿月高從直北看不盡浮雲依露冕更攜王氣入長安江湖地隔心常往鴻鴈天空路自寬好頌賢臣逢聖主交情豈但為彈冠

立春前二日約周通政遊徐園以病不赴

獨坐長歌伐木詩好攀雙屐暫相隨地開公子華林勝臺欲儗人紫氣垂投轄計成違伏枕看

山心遠對支頤青春漸𧼯芳菲色縱得同君又一時

送何郎中請告還内江兼上趙閣老

秋省頻年吏隱情挂冠供帳滿都城沉冥心托煙霞疾出處人高父子名（時公子京兆起官）地接岷峨為大老巾懸錦里一先生歸來雙屐春無恙日伴東山太傅行

壽山陰張内山兼寄新刻莊子一部

東第歸來一角巾山陰道士出風塵樓居亦傍

千秋觀蠟屐常稱五岳賓且共赤松飡沆瀣由他黃閣待麒麟（其子中狀元）椷書並寄南華卷祝爾天年似大椿

三日約周通政脩禊靈谷阻雨不果

客衣無柰化緇塵便欲臨流禊潤濱怨雨曲翻功德水停車俱是祓除人一時尊酒猶堪托千載蘭亭遂絕倫不必青鞋逢上巳芳菲未老帝城春

張子文大司空約脩禊於靈谷以雨不果

是夜集司空宅次韵奉荅

桃花隨處自成蹊瓶綰青絲擬共提脩禊水邊情並遣浮觴雨後坐相稽即看郎第春留客欲待登途醉似泥談劇不知疲夜色玉繩高轉鳳城西

於建業得余德甫見寄荅之兼訊用晦王孫

章貢西來二水通雙魚春下大江東開椷紫氣金陵上矯首浮雲楚岫中齊晉漫爭群霸長社

（李王二友各以桓文相推）曹劉終有建安風騫余亦是沉冥者車馬勞勞似轉蓬

李侍御行部潤州書來與董中丞為甘露之飲因有此寄

相逢芳草遍姑蘇握手高丘興不孤別後眼看天地潤書來情自古今無曾因故舊臨甘露傳道澄清比練湖獨有海邊留滯客愁心日日候橋烏

董中丞校士京口回建業

提衡南北大江分一指前茅遠近聞油幕初傳司馬法樓船齊下水犀軍歸途列戟浮金氣灑酒三山出海雲虛擬雙臺凌建業已知文武不如君

雲間謁徐存齋相公以軸索詩因賦二首

五湖舟楫伴歸人曾是先朝社稷臣去後安危看自見到來憂樂竟誰眞起居健勝華亭鶴瀟散情同綠野春授簡愧稱門下客漢廷經術有平津

懸車東第避囂諠千里蓴鱸是故園與客頻開司馬社交情那署翟公門金滕赤舄惟元老黃髮丹心報至尊幾向雲間看氣色台光只傍紫微垣

松江諸大夫招飲朱翰林園亭

夾道青梧轉石梁水通潮汐散池塘閣中圖籍疑天祿壁上風雲似玉堂鶴是華亭時舞席月來滄海待浮觴江湖四美看如此醉別猶嫌夜未央

贈答傅少巖御史大夫

蘭臺休作鳳凰看列栢陰森五月寒江水長拖蒼玉佩鍾陵高並惠文冠傳玄風節卿家事郢曲陽春和客難（公郢人曾以詩見貽）地近台垣中執法旁求無佚畫圖觀

居來先生集卷之十七

居來先生集卷之十八

銅梁張佳胤肖甫著

七言律八十首

送向侍御告病還四明

一表陳情上帝居文園乞得卧相如殿中暫遠神羊角江左猶傳白鷺車君豈向平圖嫁娶客同張翰憶鱸魚（余時乞休）膏肓聞道因泉石少選風雲下鶴書

題潘中丞留餘堂

潘郎中歲賦閒居已付河渠太史書（公時罷河道）語到古今成幻化數歸天地聽乘除青尊且醉烏程酒紫氣常停薄板車縣解儻能齊萬象不知何物可留餘

立秋日送王子仁右史之鄭府

早晚揚帆出舊都驚看一葉下江湖隱囊蚤老諸侯客授簡稱詩子大夫王屋秋從彈鋏起沁園雲為曳裾扶越陞知爾非無意其柰東平雅好儒

范宮允主試南畿

紫烟秋起鳳凰臺　新主賢科第一開閶闔雙星隨鴈到風雲千里渡江來聲名賦獻芙蓉鏡顧盼群空騄駬材共道使君能博物人間無復卞和哀

宮允何啓圖主試南畿因便歸申陽省覲

傳經代有伏生書世掌絲綸近帝居八月槎來天漢客雙龍光發斗牛墟士收白屋江南北文對朱衣夜卷舒佳氣金陵成五色染君斑服向平輿

冬夜黃首卿昌廷佐二同年招飲萬竹園次首卿韻

初月登臺影漸殘天涯兹夕盡君歡啣盃心事時時見行路風塵日日難景為群峯堪改席青連千畝趁憑欄歲寒江左看三子堅坐那能不夜闌

除日和周通政用來韻

隱几高齋雪後光宦情踈懶似稽康留臺春事

催寒臘帝里歌鐘到夕陽客鬢兩年同歲改鄉
心一片共江長天涯風俗那能免且頌椒花爲
舉觴

人日病中柬周興叔

天涯愁見　帝城春綵勝家家氣色新官寄五
湖叨作長年來七日喜爲人風塵自抱烟霞癖
山水終歸土木身誰道巢由無聖主乞章應得
問垂綸

寄武昌譚博士

飛鴻重枉故人書字裏加餐慰索居我已無心
建業水君今可食武昌魚天連吳楚浮雲盡臺
抱江湖縱目初二表昔曾勞謁者將因春色送
潘輿

燈夕病中董中丞周通政謝饒二道長見
過酌次周韻

驚傳車馬駐江干佐客羞看苜蓿盤火樹千枝
欺月色梟盧四座共君歡問奇豈是楊雄宅多
病空彈貢禹冠閑道金吾無夜禁興來何惜漏

塵殘

送汪奉常轉北光祿卿

承恩三署拜黃麻卿月高懸驛路賖紫氣鍾陵
回祖帳錦帆江樹引仙槎舊京曾是周宗伯雅
望應知楚世家此去栢梁稱上客賡歌日日近
重華

方定之中丞寄詩爲別次韻荅之方同門
友也

青城隨地足瑶壇家傍名山好自安涉世任從

三至語蔵身終托九華丹參差朱紱貽生累頃
刻黃粱入夢看總是伯香門下士如何同操谷
中蘭

遊三茅山宿上宮二首

三峯次第入烟霄石室丹梯路不遥噫氣千林
傳地肺泉聲百道轉山腰微茫江樹浮天出上
下桃花倚杖飄若有人兮從洞口招仙無數白
雲謡

冥搜金檢盡諸峯歸卧匡牀萬壑鐘不散丹靈

隨杖屨每從高枕並芙蓉逃名惡說山中相
迹眞成物外蹤閑道岷峨通句曲洞門無事紫
霞封

次韻荅陸與繩太僕

扳輿已草閒居賦官舍焚香事事幽結綬豈無
朱博在思鱸其奈季鷹秋官情垂老方知足交
道如君不易求儻許我堪閒上乘將因覺海問
源流

余謝官入洛温函野沈對泉二中丞王柱

峯少司寇呂文川太守劉後峯大叅荀前
川户部劉西塘憲副招飲温嵩崖方伯園
亭因贈嵩崖

久厭風塵始息機金緋那換芰荷衣為園洞吐
三塗月疊石雲扶二室飛河朔再逢今日飲耆
英無分異鄉歸相看已是逃名客又使星辰聚
太微

洛中諸公各賦詩為別因次韻荅之

相逢大府平原約把酒翻嫌離恨稠歸路西從
雙劒去孤懷東付大河流眼前桑海隨時變江
上苑裘好自謀畏壘行藏如問及消搖吾已似
莊周 右和荅嵩崖

西出轘轅向洛城勞君作賦送將行河橋折柳
千年事金谷銜盃萬古情自是蘧廬稱過客歸
慚錦里一先生人間重惜東都別天上何妨北
斗橫 右和荅函野

憶昔乘軺絶域行文園取醉見交情呂安自是
杯中友張翰猶嫌身後名別去可憐雲棧險歸

來依舊雪山輕多愁平子懷人日惟有鴻書向
洛城 右和荅文川

嵩岳風雲立馬收東都供帳且淹留青尊醉客
初何意白璧逢人不易酬以我蓬心應削迹看
君風骨欲通侯此行不淺江湖計日日忘機狎
海鷗 右和荅對泉

別後常驚歲月徂閒居喜得賦歸歟門前好種
先生柳腰下新焚學士魚洛社諸賢同譏笑茂
陵高枕待何如郊關只尺猶難見萬里休談異

日書太和荅前川前川時病卧郊外

遺榮早赴白雲期入洛倉忙泣路岐我自無媒歸去好君胡涉世數仍奇驪歌賡唱添情思觴政巡行許便空如此主人能愛客留連肯問夜何其 右和荅後峯

相勞問訊別來因屈指風塵二十春末世同遭三市虎壯心俱過百年身山中隨地堪留客林下於今始見人一去江湖成萬里離筵誰厭酒頻傾 右和荅西塘

贈荅萬頃菴祭酒並次其韻

勉強徵書陽羨間風雲南北並崇班秩宗兼領成均法師氏高臨俊士關槐市談經聲似鐸橋門新水狀如環宫墻學者誰能望千載令人仰泰山

許孟仲太僕同諸公招飲環山樓賦別

經過車為白雲停山色環滁眼易青地僻何如蓮社會樓高不減醉翁亭時聞方外稱司馬客有人間識聚星君但陞沉吾且去乾坤到處一浮萍

過商丘李子中投以詩和韻荅之

乞身喜作岷峨老叱馭那論蜀道難奉母欲栽潘氏賦垂堂原避使君灘竹深梁苑千年會雲散巴人五月寒便食蹲鴟歸自好何如玆夕對盤桓

次韻荅李子中

不是遺榮到穀丘如何重上舊時樓相憐貰入中原老一顧心從萬里收語落風前廻夜色杯

行樹杪出河流憑軒無事悲吾土江漢於今理釣鈎

贈李允讓秀才

情因二世見通家彩筆相遺五色花共道生男如亞子愧從識斂類張華斯文天地終堪托蚤歲風雲未有涯楚璧從來非一獻莫將雙鬢老烟霞

中秋同冷玉卿李學夫教子學諸公遊計都山寺

尊鑪歸破季鷹愁到處提壺愛一丘南郭星辰從寺得東山杖屨為君留月明普見諸天界夜半平分大地秋清梵無端松下起霓裳不羨廣寒遊

與朱博士別自襄陽聊寄以詩

一尊揮手峴山烟江漢雙魚動隔年終是君名高北斗已知吾道在南天思鱸張翰三秋裏折角朱雲五鹿前近結玄亭臨大岳好因問字過巴川

金陵送朱太守之重慶二首

闕書朝下帝城春此日分符得玉麟自是使君稱長者由來岳牧用詞人雙星夜入刀州夢五馬風清折阪塵便欲西歸從父老相携簞食大江濱

夔門西望是江城太守秉秋皂蓋行蜀道那論難與易雪山應係重還輕兒童萬室巴渝舞簫鼓千峯竹馬迎高第昔稱朱北海知君不讓異時名

寄朱太守二首

秣陵亦是漢西京詞賦君垂作者名出領一州如斗大來看五馬似龍行民間歌舞褰帷見郡裏江山坐嘯清多少青梧齋閣外政成應有鳳凰鳴

乞將骸骨臥岷峨世事其如嬾慢何散髮林丘憎束帶避人門巷或張羅山川日待雙旌下田野時聞五袴歌説道使君能解榻可容孺子一經過

余乞田聞尋報江南盜起賦此言懷

還山常愛一身輕獨坐心緣羽檄驚只道長江塹鎖鑰胡然群盜忽縱橫優游敢幸完名計騷屑難忘去國情不識封疆諸使者上書誰請漢臣纓

余庶子轉南司成詩以贈之

金馬詞臣奉　主恩曾將三策動臨軒杏園為使花先折虎觀橫經道自尊天瀉長江環璧水人瞻北斗拄橋門陪京豈是周南地旦夕宣麻

下帝閽

山中荅余祭酒見寄

應憐中歲托交遊片語千年寄石頭一自祖筵分紫氣至今雲物滿滄洲談經歸傍楊雄宅把酒偏空張翰秋每誦清言酬未得但憑雙鯉大江流

送張簿移王官 代作

除書朝下鴈來期早晚風帆向楚吹裾曳何如珠履客棘棲終老鳳鸞枝一官清與長江並百

世名隨大岳垂巴石連雲如峴首他時墮淚此君碑

王元美自太僕遷鄖陽巡撫聞報志喜

天書曾向會稽徵起後風雲萬象增數馬無何周大正避車仍晉漢中丞地環諸道分麾定臺抱千峯擁傳登不為彈冠堪自喜也容吾輩漸騫騰

元美甫至鄖即遣問余山中賦謝

愁將隻字破暄寒西極遥從勑閣看雀網物情堪自老魚書君意念加鬢髮當五十驚齊變余與元美今年俱近五十路隔三千會亦難便是故人能好我田間只慣鹿皮冠

陳玉叔以淮安太守入覲遂擢四川督學憲副

萬方聲教集明堂誰上金臺見驌驦 帝每臨軒論計吏郡稱高第只淮揚漢廷一授相如節星象雙垂益部光經術異時看列傳君名豈但是循良

陳學憲入蜀東之 陳郢中人也

叱馭休歌蜀道危惠文冠並兩峨眉朱衣自具懸珠目白雪偏逢下里詞風散琹臺傳木鐸經横石室擁皐比人言禮殿千年後齊魯西南又一時

荅陳學憲見寄並訂合陽之約

人士西南十四州詞場過眼失全牛陽春祇見難為和明月何妨取次投到處江山供彩筆有時鴻鴈下滄洲高齋儻借陳蕃榻濁酒何如張

翰秋

陳王叔校士合陽却贈

聞說前茅鳥道長文星春掛斗牛傍江山爭借風雲氣草木希番雨露光再見蜀中逢李杜可知門下有王楊同時若得承清問獻納看君達建章

曾中丞三甫以詩枉訊和韻奉荅中丞時方陳情且以富順諸友分賦諸作見寄

平南功德似君稀頸裏青山願不違迴馭應知

卭坂意恩波難放洞庭歸懷人天隔芙蓉幕代木歌傳薜荔衣却恠金川同社客常扳小隊共漁磯

報起南卿擬上乞疏

江城日日掩柴荊偶報徵書下帝京解印甫還開府節起家聞是大臚卿共知令伯應終養耻學樊英負重名少選便陳骸骨疏肯因小草誤蒼生

陳學憲約遊釣魚城余以他事未赴承枉篇什賦此謝荅

大江東指釣魚城使者乘舟自在行壁壘尚容天地色山川不盡古今情咨留屐跡參差見雲愛松門次第生如此勝遊難授簡野人虛負挂冠名

同高太史諸公赴紫雲菴之招中途阻雨留飲山莊泛舟一首

紫雲珠殿入清虛招隱時勤老衲書共擬山川歸指掌何來風雨並迴車攢眉有日依蓮社沽

酒逢春且歛廬門外小舟堪蕩槳溪光不讓浣花居

劉生訪余山房談藝贈別一首

衡門晝掩碧山隈三徑何人問字來鴟篆滿墻無客至雀羅一面為君開青尊片月投珠合疋馬高秋御李迴浮世倘辭婚嫁事從吾天地共悠哉

月夜同諸公泛舟瀛洲池醉後限剛堂霜梁荒五韻即席成

桂宮天削自吳剛光落人間白玉堂雲淨陂塘全似鏡月明蘿薜絕如霜清歌舟楫依蘭渚倒影亭臺出畫梁此地好脩河朔會君家三徑未曾荒

宿赤松菴

自買青山作主人誤從軒冕向風塵抗章終抱烟霞疾玩世聊稱草莽臣蓮社相招今日友辟支曾是異時身赤松黃石盟猶在肯為徵書起釣綸 時起余南卿再疏乞身

宿九龍山房

杖轉千峯次第行寅搜真愛此山清松門地是黃金布貝葉僧從白馬迎借榻共將天漢宿飛濤時送海潮聲逃禪欲學無生業心已皈依托化城

登香爐峯宿玄天宮作

萬疊芙蓉一杖收尋仙時共赤松遊天依大岳容雙假地豁清秋辨九州卧聽飛濤吹玉澗晚携北斗傍吳鈎朱宮黑帝應知我玄髮華簪叠自抽

自玄天宮入巴嶽寺

尋仙初和紫霞君禮佛時繙貝葉文竹徑泉分巴嶽雨松門窻漏石爐雲禪因潦倒番相近性入醍醐便不群從此褁糧無暇日杖頭隨處染清氛

送熊醫

市上懸壺不記年一爾時何意姓名傳運來自合真人語病去那論董奉錢鍊藥水分巴字曲采芝囊貯岳爐烟膏肓一疾因泉石起我誰裁七發篇

壽沔陽陳憲卿憲副七十

耆舊三朝楚大夫遥瞻南極照江湖遺榮叠辟留侯穀獻壽何須范蠡圖無事杖游衡岳洞有時衣佩漢皐珠自憐臃腫非文木欲托莊椿老一株

乙亥生日

林丘自製薜蘿衣考室誅茅傍翠微地僻好栽

南畝竹家貧全仗北山薇天邊麟閣生無分鏡裏秋霜髮漸稀何待來春稱半百方知四十九年非

送曾中丞三甫拜少司馬還朝二首

閶闔宣麻拜夏卿高秋千里抗旌行雙江難盡羊公淚南國猶傳召虎名老我自安巴嶽好知君此去雪山輕西人耕鑿伊誰賜最幸餘生遇太平

二載相依節制尊交情常傍布衣存甘棠時和

巴人詠秋杜深知 聖主恩尊席三台天北極懷君雙眼日中原只愁路隔元戎隊別後江湖未易論

秋日同高太史諸君游羅睺寺

瀟瀟秋雨過諸天携客先擔拄杖錢佛頂寬容雙日月峯頭別是一風煙殿經元宋殘碑在地俯巴川法界懸近買薄田山寺下將因此處學逃禪

秋日閑步郭外諸山夜歸作

郊行秋氣接氤氳裁脫紅塵便白雲樹裏幾家人賣酒城邊曲岸水成文姓名業已無朝籍大小何妨號隱君一任崦嵫收落日中天月色待平分

寄劉維南中丞

一提鵲印制轅門日日籌邊疏帝閽能使單于齊款塞翻從孺子坐流言批鱗議論風稜在與世安危物望尊聞道傍人時問訊好加餐飯荅君恩

維南喪子慰之

曾聞公子氣翩翩萬世宗祊藉爾傳玉樹忽收堦下色海珠不向掌中圓東門數語心何遠卜夏無明意似偏猶記商瞿生自晚祝君惟有夢熊篇

八日約諸友登高聞有招遊者

故鄉秋序暗相期為辦青錢貰酒卮聞有白衣酬令節可無黃菊待東籬登高處處山容好濟勝年年鬢髮知天色明朝何所似已拚布帽任

[illegible]吟

再遊羅睺

寘心日日厭風塵香界重臨未是頗石洞不更
前代月林花如待舊遊人龕垂大士千尋起地
入雙眸萬象新惟得此身增氣色元來役齒曳
星辰 羅睺星名

有報余之官者元美中丞遂除館賦詩待
余梁州而余方上書堅卧作此謝之

遽告誰傳羈旅臣猶然錦里角名巾烏情不見
詩

當時蹠龍性從來豈易馴老我山連巴子國由
他人積漢廷薪負君無限彈冠意其柰烟霞一
病身

乞休不允漫賦

乞章空上大明宮萬里君門不易通豈借黃金
先駿骨何因青眼到山公深源一代虛名誤元
亮三秋晚節工多少壯夫天地裏肯將小技重
雕虫

壽吳太母

金母長生自昔論那知人世即崑崙年幾九十
兒為薤桃結三千玉作根似孟當時能教子報
劉今日見諸孫高堂擬獻南山頌願借西池露
一尊

起家南行張司戶同諸文學餞于釣魚城
山

滄江起愧卧龍才祖帳孤城地主開漸遠白雲
頻寓目相邀落日傍登臺山河南渡逢僧話一
能談宋元事 風雨東林並鶴迴賓從盡稱乎世客傾
詩

懷豈但為離盃

再遊六蠃寺見先中丞題壁有作因示照
月和尚

自憶為童到給孤他時僧衆半凋枯面容曾記
阿羅漢手澤猶存先大夫院淨焚香空色相峯
留輭草稱跏趺眼中爾有頭陀行要識西來一
字無

山中喜聞董子才由晉藩晉陝西巡撫

久知公望有端倪中歲栽承 御墨題顧畫[illegible]

材終冀北遂携紫氣度關西臺臨天府三秦勝雲擁旌旄二華齊至竟封疆遷我輩豈因結綬臥林栖

飛練亭

初疑銀漢墮烟空坐久仍驚吐白虹神瀵千秋吹素壁天紳百丈挂長風便歸滄海源誰辨恐別青冥路轉窮掬得一盃吾對爾出山今日味相同

蟠龍洞偶成

蟠龍山半有龍蟠一入靈湫睹已安洞口四時常作霧雲峰六月逓生寒轉呼霖雨俄成澤聞道驪珠可借看我亦當年堅卧者誤因行路始知難

朱太守餞別澄清樓

雉堞全扶閣勢平雄圖宛似石頭城奇峯曲抱青尊起寒斗高懸畫棟明終席巴渝當日舞東流江漢使君情登樓何用思吾土多少風雲倚檻生

朱太守賦二詩為別次韻荅之

歌發驪駒夾岸頻臨歧愁見柳梅春寒江月濃孤帆客去國雲依白髮親失計倉皇違鹿豕番名未必畫麒麟笥中尚擬陳情草異日將因上紫宸

天門一佩左符來千里山河保障哉滿地棠留巳子國明堂人自豫章才尊前意氣看龍匣江上風流憶鳳臺不見穎川終拜相期君中夜望三台

王元美昆玉招飲小祇園二首

幽居竹樹傍東林三徑青迴薜荔深草色池塘曾入夢山光臺榭故相臨嘶稱車轍門非席舊為祗園地布金無柰風雲天上起江湖時作二龍吟　時元美昆玉俱起家

滄洲環抱草玄亭問字相携白玉瓶在座人同高士傳　時陸平叔俞仲蔚二山人同飲　登樓心淡法王經曲池來往驅潮汐萬石東西襞洞庭因念故園荒鋤外已將骸骨乞明廷　余近上書乞休

壽胡石屏中丞七十

江山靈氣會生申弧矢當筵及蚤春獻歲風雲扶麗日 累朝功德出名臣逍遥暫擬閑居賦矍鑠猶强報 主身莫道赤松堪共老懸車應改作蒲輪

雲陽奠桓侯廟

將軍祠瞰大江濱激烈猶存萬古神遺廟風煙明歲月忠寃天地漢君臣難逢涿郡英雄客敬奠雲安麴米春莫語當年成敗事怒濤東去總沾巾

居來先生集卷之十八

居來先生集卷之十九

銅梁張佳胤肖甫著

七言律七十九首

阻風改乘小舟望夔門山雪用蘇長公韻

東下瞿塘高浪拍輕舠飜不避風嚴江天雪染成銀海峽口峯迎畫白鹽去鴈相牽帆布雨飛花吹落酒家簷蜀山此日登臨處指顧應迷萬點尖 白鹽山名

宿夔府懷諸葛孔明杜子美二公

艤舟下席楚雲生落日青霜白帝城踏蹟難忘諸葛陣野田曾為杜陵耕休言天地終陳迹飜使江山借重名事業文章垂二子更闌無限古今情

席上別夔州郭太守

繫舟風雨固陵間傾蓋逢君好破顏綺席寒光生積雪畫堂佳氣滿南山傳盃春自雲安得膾鯉人從丙穴還一曲渭城今莫唱百牢元不似陽關

郭使君守夔幾五霜矣薦章遺之爰有此

贈

蘭省名曾題柱妝何年請郡老遐陬驅馳五馬城如斗想像三刀夢襄州即長子孫非拙宦任從章奏到時流臨軒此日推高第賜爵終歸郭細侯

夔門別袁郡丞

幻境相逢自魏都歲殘今復遇夔巫一行奪我烟霞主再命看君郡大夫水落挂帆非象馬風高吹雪下檣烏酒盃何怕深如峽楚蜀江天旦夕殊

夜宿夔門寄提學陳玉叔

輕帆漸入楚天隅絕塞懷人歲月徂雙鯉雲安差可托卧龍瞿峽晚難呼秋臨張翰心猶在壁挂陳蕃榻竟孤此出自知成小草請君看我一頭顱

夔府杜公草堂新成

草堂茅屋昔擅名西瀼東屯近日成異代再看新廟貌青郊全似舊柴荊詞源今古長江水天步風塵去國情儻使斯文屬[illegible]死便應卜宅傍先生

黃陵廟

黃牛朝暮望青春此日維舟白馬津古廟空山存漢碣層羊伐鼓過江人九河注海猶稱異三峽開天始見神應共長年歌賽酒衣裳鱗介仰陶鈞

龍[illegible]逢任山甫參軍夜話

逢君長阪日輪西話久亭前北斗低聞到春鴻心共折但憑郗釀醉相携龍泉向夜終能合馬首淩晨去漸迷城楚功名方蔦達莫因枳棘厭卑棲（山甫築孝感當陽城成臺從薦於朝）

起家南行再過玉泉寺時寺路新改

石徑新開一再過萬松曲折轉陂陀玉泉長供軍持水金塔高浮窣堵波飯罷鐘聲傳大地坐深山氣傍明河風塵始愛沙彌榻蓮社如何自負多

夷陵除夕王中丞徐太僕移觴署中

孤城旅思自紛紛簫鼓終宵半入雲江上哀鴻偏傍容天涯青眼獨逢君驚心鬓向丁年改守歲春從子夜分明日佳辰能再過屠蘇相與共醺醺

曉發荊門入郢中柬曾中丞並其子司馬三甫

歲星寒度虎牙關立馬青知滿木山西去江湖雙鳥外東來風雨二陵間垂帘芳草那無興得句褰帷好自删帝里正逢春雪後樓臺儻許共躋攀

曾三甫平蜀召還司馬便歸郢中省覲

河流天漢接青山故里看君建節還玉壘尚留霜簡氣錦江新濯舞衣斑高臺白雪人誰和北斗朱旗春自閑遠近喧傳中國相征西司馬入燕關

郢中人日讌曾氏父子宅壽陽白中丞

錦里新辭烏角巾也知雙鬓漸風塵來從曾點

傳家學愧比張騫渡漢津江上孤雲偏近客尊前七日喜逢人不才終是支離樹長作天年頌大椿

謁嵩陽先生墓

莽蒼春色暗松楸酹酒泉臺涕泗流萬事不隨天地老空山長傍古今愁後堂絲竹當時興遺草風雲異代收慚向安陵玄冢望何曾負土到荒丘

光州壽陳員外璋七十

乍逢色澤似嬰兒年壽因從問後知定解五千言裏訣且歌七十古來詩山遊鳩杖時時遶雲卧龜牀日日支能退急流誰識我却於此地見希夷

過壽春憶舊遊十年矣偶賦

囊裏神羊昔日冠按章曾向此中彈雲烟依舊群峯色風俗從新十載看最厭游環行復倦可知完璧事仍難赤松近結蓮花社盟在青山尚未寒近於巴嶽結赤松菴

抵任南卿荅于才中丞見訊

河朔鳴琹二子同忽從末路歎飛蓬起居無恙長安信負賤交情太古風自合山林依劒外羞將父老見江東呼牛且玩人間世乞草時時在笥中

贈陳光州

境內謳傳口上碑喜聞隨處坐移時天中郡國看如許月旦題評好在誰自有美名存漢制莫將舊政擬簫韶黃金近集燕臺畔五馬驂驔任所之

於金陵送王按察入蜀

陸海高臨憲府清使星春發鳳凰城惠文冠與峨嵋並象簡霜從玉壘橫路轉青天堪叱馭江分諸郡待提衡朝廷自此無西顧山水憑君按轡行

寄陳于韶

業已躬耕萬念消青山無恙鶴書招起家深負滄浪曲番老何言銅柱標人卧劒南千嶂隔天空江左一身遙乾坤難盡英雄恨屢薦憐君不入朝

春日莫公遠王元陽周文美盛仲交四山人小集衙齋和荅一章

瀟灑官舍亦山家兩過苔留竹徑斜摘得園蔬尊是魯和非春雪曲成巴雀羅客到開三面塵尾談中貯五車祇道迯名丘壑好那知吏隱即烟霞

病中問余司成上書消息

春光駘蕩據梧身雨後烟花伏枕新五十天涯同病客（余與公俱五十）三千鄉路未歸人恐君乞草終生角問我除書類積薪如此行藏俱莫論可將容易視沉淪

病中屢得蹇郡丞書兼述馮兵憲乞望江城碑意余謝不敏詩答二公

春日閑曹也自空懷人又報寄書時長江破浪雙魚到伏枕開緘一鳥窺蜀閣虛傳張載碣穹碑猶愧外孫絲亦知公等文章伯名下於今好

借誰

謝錢熊山同年載酒米饟余金陵

自是高陽一酒人偶來食玉厭風塵囊中僅足
侏儒粟頭上猶懸靖節巾載過玄亭非問字頼
分江水到窮鱗從今不作顏家帖滿座何辭北
海賓

龍身之郡丞送薪盈庭賦謝

炊桂玆來厭市朝突烟黔盡轉招揺頓交日積
甘從下敢謂膏明漫自消散木也今空澗谷舊

盟真欲共漁樵眼中誰是知音者一尾逢君得
半焦

蘇醫君漢授余方書謝之

燕市經過十載還懸壺又見秣陵闗當時客禮
元龍上到處醫名扁鵲間自昔家聲留橘井曾
聞世冑發眉山膏肓久矣因泉石肘後傳君說
駐顏

蘇仲子由仁和丞擢永明令舟過白下乞
詩贈之

武林佐政二年強覺爲於今出尚方湖上好携
桃李樹春來一種永陵傍仲公官與長公並（子瞻兼官于杭）吳望山如秦望長（吳望永州山 秦望杭州山）久滯周南
何所贈醉憑江月到瀟湘

潘時良中丞起撫江右寄贈以詩潘仲兄
在獄方上乞疏

久矣蒼生願未從徵書今散五湖蹤我來丘壑
終歌鳳君起風雲自卧龍滕閣高臺依畫戟匡
廬青幕並芙蓉乞童豈是辭明主棠棣聲殘意

萬重

送何中丞督撫貴州便歸上二尊人壽

朝論齊歸統馭才授君節鉞自天來提衡地重
連諸鎮露冕霜空截上台明到綵衣秋裏出再
看駟馬蜀中回酉行便道南山下携去高堂作
壽杯

金陵送洪山人還永嘉二首

一將玄髮別青山晚厭京塵傍旅顏客計總銷
雙鋏裏賦聲長在兩都間秋高鴈蕩千峯待路

轉仙槎八月還回首平津開閣夜金臺空隱蒯
門關
漫因知我歎人希蚤歲交情托布衣萬事眼中
吾自老扁舟海上爾能歸天垂雲樹千行盡風
引江帆一片飛閶道巍城當北斗可容蜀客訪
支機

錢叔寶寫贈居來山圖賦謝

金馬何妨坐陸沉逢君秋氣轉陰森圖中盡起
三峨色世上那知五岳心歸老舊曾諳小徑卧

遊今且當抽簪預愁載酒玄亭日萬壑烟霞處
處深

王汝文中丞時時問我賦贈二詩次元美
韻

足音常斷谷中聞一字時盤五色雲鳴佩儼然
蒼水使建牙何減伏波軍江清萬里歸傳檄語
到千秋或論文不是野夫眈薄祿彈冠晚歲偶
逢君
君才江左一夷吾豈但軍聲振僕姑坐攬芙蓉

收虎帳高扶日月照鴻都山公夙昔能談劒黃
石於今亦借符回首自憐開府地空持節鉞在
全吳

送叔寶還姑蘇

微行常恐姓名疑一客長安戶屢隨原憲肯因
貧作病右丞何但畫成詩言歸帆引金陵氣明
到秋深綠桂枝念爾布衣無薦達羞將獻納問
當時

飲齊庶人松亭園

經過朱邸萬琅玕夾岸秋楓似欲丹曲榭尚留
青社色涼堂猶作雪宮看杯浮陵氣千峯紫席
轉江聲四壁寒不信市朝蔵一壑從今休沐便
彈冠

蹇子智憲僉與其室空人六十並壽

甲子重輪百廿年平分爭道兩神仙青精共學
齊眉案朱草長生種玉田冠上法星南極是人
間彤管北堂懸即誇白海黃龍配曾否銜恩天
帝前

送蹇以上擢平陽守便歸渝州省覲二首

秋入江楓葉漸稀驂驔五馬去騑騑青天孤馭堪從叱白鴈千峯整與歸故國黃生新賜蓋高堂斑舞到時衣送君無賴周南客萬里看雲心事違

漫因留滯度流言究竟風雲見 主恩此地股肱稱内郡於時車蓋向中原心堪姑射神人對名並龍門岳牧尊治行他年成第一應從金爵拜臨軒

金陵江上寄朱秉器太守時朱將入計

天垂四極是渝州景物偏生旅客愁江勢散從巴字水鴻聲不盡秣陵秋稍聞肆覲朝群后遙想遮留夾去輈試聽明堂傳劔履何人高第似君侯

寄贈何子誠按蜀二首

誰堪 天子代西巡 帝謂君公社稷臣暫向殿中辭載筆且於劔外試埋輪平臨驄馬行知避直指靈羊夙號神莫道遐陬無耳目從今萬

聖近 楓宸

雙旌西指棧雲横弭節風霜陸海清白簡岷峨高避色使星盃部晚逾明到時藩漢環車待隨處江山按轡行最幸寒儒逢獻納門墻日待魯諸生

送李潔夫比部進長至表

一線陽回萬國長千官玉帛集明堂于時 聖主書雲物獨有仙郎入建章紫氣好携天北極秋風相憶鴈南翔知君曾抗先朝疏此去應隨日月光

曾中丞讀書樓

危樓高架石城烟曲折丹梯畫楚天龍氣長依陵樹合珠光遥向漢江圓縹緗四壁魚從蠹藜火三更杖欲然臺上只愁飛白雪巴人難和郢中篇

曾中丞錦標軒

錦標二世鬱森森結就高軒瞰漢陰氣帶斗牛猶自昔名稱龍虎到于今非誇稽古桓榮力賸

秖傳經長獨心此地應成冠蓋里旌干他日總
如林

丙子九日病懷

依將留滯嘆周南經卷茶鐺好自躭節序深秋
逢數九宦情今日是朝三高臺江上寒無恙短
策尊前病不堪寂寞東籬雙劒隔白雲空老赤
松菴 赤松余新結菴也

嚴州詹燮卿柱史六十

君將花甲欲重輪曾是先朝弭筆臣學得詹何
詩〈居來山房十九卷　十四　二百卌六〉
能把釣歸從嚴瀨老番綸太微星化成南極列
栢霜令比大椿不見玄言周柱史常乘紫氣出
風塵

病中聞石拱宸太僕履任滁陽遥有此寄

帝命登君九列卿環滁山色待干旌隔江大有
真人氣寒雨難聞過鴈聲官寄馬曹堪吏隱病
依牛渚傷秋生最憐一水成天塹無賴浮雲故
北征

寄贈余錦衣

緹騎如雲幕府趨爭誇環尹上天都佩刀宿極
千牛重交戟周廬列校俱世胄功曾開玉塞人
生官已執金吾岷峨近報層層色遮莫因君起
壯圖

名家得爾欸中興環拱鈎陳帝股肱閶闔常瞻
龍氣近爪牙真作虎臣稱鄉心两地依明月秋
夜長天耿玉繩若語陸沉多病客周南或恐是
金陵

得董子才中丞書兼寄行邊之作

詩〈居來山房十九卷　十五　二百四十七〉
病夫江閣數秋天函谷書來紫氣纏前後詩看
出塞好浮沉時得故人憐霜風節鉞崆峒下劍
色秦城北斗邊可恠單于方入款君銘無計勒
燕然

寄東明穆敬甫

强就徵車入故都眼前牛馬任從呼人同千里
山河在秋老中原歲月徂堅卧向來成遠志感
懷常得憶文無問君三徑今誰過儻念江東一
病夫

送余司成丙仲請告還四明二首

彩毫曾射漢天人（公及第第三名）桃李新培壁水春霜露偶然淹伏枕朝廷暫許借垂綸諸生北斗寒江夜太傅東山大海濱松菊莫教三徑滿恐於他日礙蒲輪

片帆東下秣陵關天路冥鴻未可攀一曲鑑湖三疏得百年蓬鬢幾人閒從教金馬依黃閣肯為銀魚負碧山悔却當時輕自出送君始覺墮塵寰

詩

予與憲長入計走書相問寄答一首

浮雲鍾阜倚崔嵬計吏閶天擁傳來風力南溟羊角上星辰北極鳳城開書飛白雪人千里賜為青山日九廻此去栢梁高賜宴賡歌誰似使君才

柴欽甫下第後問余病金陵賦贈

當年失計罷垂綸僮僕他鄉病轉親子弟江東慚見汝烟霞方外果何人相逢愁攬貂裘敝漸攺驚看雪鬢新楚壁自來三獻後莫將雙淚暗沾巾

晨起追送余丙仲不及江上悵然而成詩

出戴寒星賦別離帆檣先發竟安之雙飛鴻鴈高難問一脫風塵便不覊江上蔵名如范伯舟中同載只西施（公内吳姬）梅花到日青山好眼底悠悠欲寄誰

禁署齋居

嚴霄壁月漢宮懸清署璇題畫角前遙夜霜凄鴻鴈語焚香風散禁城烟　宸居天北雲常近

詩

旅鬢周南地自偏總為金門堪避世和歌惟有陸沉篇

雨中同劉孝廣周山人小集水天樓得天字

樓頭寒雨四窓懸一瞬全收萬里天盃底黃金宮闕影簾前紫氣　孝陵烟長江不盡西來意憑檻愁聞遠望篇最苦他時成獨倚浮雲處處總堪憐

寄甄子一僉憲兼柬陳玉叔學憲

同垂墨綬衛川涯猶記春生兩縣花別去音塵
銷歲月愁來蹤跡半烟霞青驄折阪遊偏壯綠
鬓逢秋色漸華遙望雙星俱盍部聚時多在仲
弓家

訪子玄鷄鳴寺乘月登凭虛閣

佛閣凌虛並倚欄東連鍾阜盡龍蟠前朝陵闕
爾時相大地山河如是觀月傍青尊從客醉眉
來白社為君攢浮圖還擬諸天上足轉蓮花似
不難

月夜讌集鳳凰臺同姚叔卿太守劉子玄
省元周文美程子虛二山人得流字

楚狂歌發君且休載酒聊為臺上遊橫笛聲疑
鳳鳥至問天句落蛟龍愁霜澄二水淨如練月
綰三山垂作鈎此地應須仗吾輩長江不廢古
今流

題潘中丞時良昆山讀書臺

昆山臺樹接微茫有客吟從抱膝長海上雲霞
天目到窓中日月具區光休栽潘岳田居賦留
作裴家綠野堂此地徵書新氣色又教人擬卧
龍岡

蘇生若漢遊蜀有江警訪余山中賦別

裹糧當日美遨遊杖底烟雲萬里收偶爾雀符
成逆旅故携書劒過滄洲彈來長鋏知無恙歸
去孤帆似欲秋季子但教吾舌在眼前那惜敝
貂裘

羅國華中丞將入夔子候代走書山中約
會渝州余親柩在廬未敢他往荅以二詩
並識黯然之懷

慇懃不淺使君書其柰悲涼杭塊居讀到蓼莪
終廢卷愁來雲樹為停車濤吹石鏡江帆斷居鏡
江名心折巫峯夜月初別後休論千里駕即教只
尺竟趦趄

制府威名自下車西南番漢總安居雪山輕重
應相屬錦水文章盡不如徼外方傳司馬檄篋
中忽報樂羊書洞庭六月聊堪息終擬扶搖入
太虛 公洞庭人

江西萬季為余卜永宅山水甚勝賦贈以詩

東西南北人也予角巾歸結容棺墟里中山水爾其選取贈萬古過蘧廬碧澗飛纓雙玉帶紫烟環擁千芙渠且借生前供短策不求身後賜輕車

聞朱太守將過山城

衡門長夏足犀棲忽報前茅業已西不盡真人傳紫氣頓教野老杖青藜天垂露冕千峯出雲

拂旌旄落日低小隊儻從雞黍約草堂亦似浣花溪

為何侍御題玉軒

買地休誇金作埒閒居何似玉為軒琮琤河水聲相近青碧條山氣自溫色借主人橫象簡客從謁者御龍門高齋不但非蓬蓽綠野他年可再論

為何封君題鳳泉

丈人有宅傍崑丘濯足飛泉萬里流丹詔自天分五色靈源無地不千秋實甘梧竹能同老濤入江湖好放舟更看鵷雛將雨露何如鳴鳳在岐周

寄答馬氏受

數載漂零書劍隨何如李白夜郎移傳聞華髮三千丈猶聽玄猿十二時署罷翟門交自見人從阮眼任相疑歸依此日非劉表懷土寧禁王粲悲

九日答敖山人次來韻

含愁那復問重陽坐聽秋聲葉滿床豈少騷人從杖屨自憐處士老柴桑三千白髮東籬下方丈茅齋北斗傍節序感君相念日佩蘭不是舊衣裳

送劉簿之趙府

隨牒王門意若何豐碑口上鬱嵯峩仇香自少鷹鸇志枚叔應從菟苑過江上月明疑趙璧盃中酒色似漳河平原愛士還如昔彈鋏無勞客裏歌

寄題甘氏江樓兼識南登之興

高閣臨江類大空知君豪氣欲成虹支山窓落三千界勝地園寛五百弓暇日仲宣裁賦後頻年宗炳卧遊中異時老子堪乗興莫道黄樓語獨工

起撫關中留別巴岳

青山卜就遂焚魚無柰徵車到野居便是終南堪吏隱何如巴岳傍吾廬相期猶鶴春長在分付烟霞洞不虚珍重移文應待我袖中已草乞詩

骸書

人日為皀墩伯兄覽揆之辰賦詩奉祝

煙花先發蚤春前歌舞江山照四筵得七難逢人作日與三且受帝分年卜盤南獻屠蘇畢海屋争傳綵勝鮮我願華陽茅大老丹成携弟並登仙

與關雲山

甚哉大塊勞我形處處青山堪勒銘四極爾窮章亥歩一囊人道景絶經古今何物留天眼川嶽從來説地靈便是峇榰生亦得杖錢那肯獨為醒

陳玉叔移官入淮期我于渝州病中賦荅且寄寫卿年丈

春色新年抱病過蓬蒿雨後没人多渝州報到雙旌下草閣其如一枕何落日心馳桐柏水片帆天接楚江波君歸好獻南山頌囊裏風雲擁大我

春過瓊江宿玄天宮

許两袖提携巴嶽雲行春來扣紫霞君芙蓉一枕層霄近鐘磬三更下界聞幽折瓊瑶江上色縱横星斗匣中文天門只待東方白萬壑丹梯拭底分

居來先生集卷之十九

居來先生集卷之二十

銅梁張佳胤肖甫著

七言律七十六首

宋主簿五山招遊波崙寺同胡石屏中丞

蘇木菴光祿

佛閣高居萬仞巔躋攀曲磴瞰江煙微舒天眼乾坤盡忽轉樓頭日月懸春趂風流隨上客心緣酩酊似逃禪昏鐘地主何須問自有毫光照大千

丁別駕先司理惠州中讒而有今傳偶過山城相訪率爾投贈

曾於嶺表識才豪誰為題輿向蜀勞風浪當年從地起屏星今日仰天高忻同草木沾春露色借江山擁節旄眼底如君公望少腰間寧惜呂虔刀

吾廬辱丁別駕署書賦謝

一畝蕭然對莽蒼野夫蹤跡類庚桑溪山似為銜門設星斗高垂榜署光自愛雀窺廷尉宅深慚人比鄭公鄉何時小隊江郊出欲遣風雲護草堂

蘇光祿招遊流盃池同胡石屏中丞賦並次其韻

杖屐追攀足勝遊青谿今復為君留浮觴千古蘭亭事鼓枻三春剡曲舟隔水鐘聲來樹杪銜盃花片照江頭漸看暝色烟波濶星斗蓬窻次第收

遊溫泉寺僧人解索詩而不解論禪走筆貽之

艤舟扶杖引崖峩花照春衣上薜蘿行脚忽疑人鳥到飛流爭送火龍過長江自獻軍持水恐草偏搖窣堵波解帶山門吾有意問來轉語柰僧何

壽曹自山八十

耆舊名推盍部先長留黃髮照山川人間几杖三朝望海內衣冠萬古傳請老正看加飯日稱觴初及釣璜年蒲輪旦夕丘園下璧上安車未

可懸

巴縣陳二尹者有治行友人馬用禮為余言甚具且述其孝友之德因出所紀長壽事奇哉遂贈以詩

江空無盡白雲飛親舍瀟湘入望微長壽地非名勝母真符天欲報慈闈板輿莫效潘生賦綵服元稱楚客衣九折不妨頻叱馭高堂捧檄似君稀

宿治平禪院主僧病甚而拳拳欲得余書走筆問之

禪房曲徑轉煙蘿青送蘼蕪杖筴過興到好題初祖壁書成寧愛右軍鵞洞吹花氣春長在露濕鐘聲晚自和權作利師來問疾不知爾可似維摩

春日同王虛野太守江雙城戶部劉平川中丞陳東逵憲副蹇文塘沈登山二僉憲劉恒宇孝廉讌集馬溼野園亭兼識別懷得家字

地轉城隅竹徑斜林塘全是野人家青蓮再結當年社芳樹同看此日花莫向荒蕪論世態但憑酩酊答煙霞千條無限湖邊柳似為諸君綰客車

朱明紅太守丁文淵別駕餞余五福宮

登高遥借紫霞宮福地追攀阜蓋通城郭萬家春樹裏江山雙目雨天中雲穿仙樂憑欄得露浥桃花照酒紅指點關門楊柳色誰歌三疊對東風

任按察讌余治平寺

寒濤齊捲四天風法界青春夜宴同洞裏白雲扶坐起盃前明月借窻通祇園縱有支公馬栢府何如鮑氏驄實地蓮花裝劒色看來只為使君雄

登塗山東朱太守

青郊寒削萬芙蓉支策捫蘿破紫茸祠抱山川思夏后春從天地入堯封桃花水散龍門東江岸樓居雉堞重爾道案頭蒼翠色可知人贈白

雲峯

朱丁二府君招飲治平寺

相携春草遍禪房紺殿蓮燈綺席光洞裏桃花欺酒色風前寶樹散天香情同塗嶺千重厚語落渝江兩派長若道明朝車馬路何人不擬醉為鄉

登蘇光祿樓居賦贈

抽簪忽厭步兵厨一疏歸來乞鑑湖卜得玄宮隣第宅坐看飛棟頫城隅天垂牛斗銜窗幕地

闢江山入畫圖阿閣昔曾干氣象風雲還見鳳將雛

楊葵東棄貢而就一官賦此慰之

姓名何用上公車投筆慉然賦遂初家比素封堪自貴亭留玄草竟誰如峯雲當户雙携屐竹徑沿江一釣魚異日高門容駟馬始知天意有乘除

春夕同諸友登計都寺課諸兒得都字

久按璣衡識計都化來人世作浮圖烏藤亂挂

星辰破風腋雙憑日月扶紅入山花明法界青從尊酒散平蕪當時此地龍曾臥雷雨逢春試一呼

舟行望十二峯作

是處山靈頗見知豈應輕顧鶴書期布帆秋水夔門過錦石江聲楚岫移屐齒携來雙不到峯形非但九堪疑留連無柰煙霞癖雲雨何曾入夢思

劉州守枉顧草堂堂前有青溪一曲劉公

許以吳艎製為余造小艇賦此促之

五馬猶龍五色雲驂驔西度字江濆青山畫吐真人氣皂蓋高垂北斗文春到柴門淹小隊坐憑尊酒揖清氛近開一曲川如剡遥夜扁舟望使君

蘇大行使韓府畫錦渝中擬八月還朝詩以送之

皇華歌送帝城時仗節崆峒萬里馳歸洛非緣蘇季印題橋曾羨長卿詞槎浮八月星河潤天

八三秋鴈鶩遲此日使君江漢去獻君惟有二
南詩是春主上大婚

巴川中小舟甫成譚廣文以詩見問次韻
荅之

嘗羡三江范蠡舟卜居聊赴采真遊文成天地巴為字山抱煙霞水自流一任故人浮剡曲便驅從事到青州百錢當日提携處此後無須掛杖頭

贈張芝陽明府余邑以甲科授者自公始

春携紫氣向峩眉來暮歌聞下里詞地借雙鳬雲漢出人傳千佛姓名奇層層大嶽凌冠冕滚滚寒江和竹枝不是天王西春甚益州那得客星移

朱東巖憲副將之大梁遣書山中言別適
當七夕感而賦謝

小結溪居竹萬竿魚書忽報下江湍開緘已帶中嵩氣倚杖遥從北斗看片片孤雲隨鴈落盈盈一水傷秋寒莫將此夜悲牛女一面人間轉

自難

冷上卿以馬龍州守擢南戶部使歸省覲

風雲天上動除書治行黔南畫不如即署清華堪自隱　主恩孤遠未曾踈稱觴墊着斑斕服過里真乘駟馬車明到鳳臺西望日老人星下是親閭

秋夕與客泛巴川登望仙樓畢乘月舟還

如練清川學字流興來又上謫仙樓四窻不礙乾坤眼萬里平臨禾黍秋片片芙蓉當返照家

家煙樹抱滄洲歸槎知與張騫共何事嚴莊問斗牛

送冷戶部之南都

長亭一葉下清秋鴻鴈隨君向石頭晝繡萬人誇夙駕晴帆三峽送行舟山前去攬龍蟠氣臺上時同鳳鳥遊別後雙魚如有托大江何日不東流

贈劉穆菴

懶從章句漫稱儒回首逍遥賦白駒地抱青溪

雙帶玉堂懸丹嶂萬年圖桂枝秋傍淮南色藜火更殘太乙扶君道聖朝無逸老如何巢許傲唐虞

壽重慶安母

金天秋淨紫煙垂正及萱堂設帨時客讌西池珠作履酒傾東海玉為巵斑衣偏稱巴渝舞壽母應歌魯頌詩欲獻南山秦地遠還從吾土祝峨眉

登梅井山宿弘教堂訪本源禪師兼寄楊

尹

霜空寒削萬芙蓉到處山門紫翠封俯仰平分天一半週迴不覺地千重林端露洗青峯月枕上泉吹白玉龍如此蓮花堪結社何妨陶令過相從

雨中由永興抵招隱菴

寶地鳴鐘送客時山風寒雨四天吹千巖徑仄苔逾滑萬壑雲移樹不知亂草沒人迷只尺青峯隨杖見參差洞中猿鶴相呼處聽罷如唫招隱詩

由永興絕頂抵宿巴嶽禪林

大嶽岧嶤盤紫清杖藜自愛層巔行或雨或晴十方色爭迎爭送千峯情偶然呼吸通帝座嘗令車轍迷襄城石床夜半山雲冷天樂依稀雙耳鳴

登永興山寺

中途忽動看山情迤邐由旬步屧輕徑曲羊腸盤漢出泉穿虎穴隔林鳴芙蓉塔界諸峯外翡

翠樓將一氣横五十餘年天姥夢杖藜今始慰平生

宿永興潮公山房

夕陽投策坐蒼松但覺諸天暝色重樹老偏宜棲處鶴山深不散晚堂鐘冥心象破三千界高枕青聯十二峯寺前有十二峯夜靜鉢中吟自好聽來猶是舊時龍

謁潮公像

何年卓錫破天荒法界巍然古道場身引慧燈

俱是幻性澄覺海未堪曇龍歸舊鉢風雲護衣付衆生歲月長欲問禪師當日事靈臺元自有空王

永興塔園

偶來初地問恒沙身寄彌天別是家塔許鴈王棲歲月山留鹿女卧煙霞齋心色界俱無染屈指浮生未有涯悟得從前多障礙眼中今始見空花

王章菴節推書來求梓余稿且欲序之賦

謝

浮雲無際數春鴻日落空江尺素通玄晏先生誰易得巴人下里竟難工蓬蒿大隱青山宅天地虛名白髮翁縱有君侯能好我由來小技是雕蟲

壽張明府

南極星文垂紫煙畫堂蓬矢照賓筵盃前巴嶽堪為壽雲裏飛鳧好是仙循吏總收西漢傳邦人齊和閟宮篇請看百里甘棠樹盡比莊椿歲八千

黃用章別且廿八年忽訪余山中喜賦

羅雀柴門未許通為君開徑竹林東流光四七夢中過白髮三千別後同忽報真人傳紫氣休從浮世嘆飛蓬雲遊正有留侯意此日相逢黃石公

金牀岩同敖山人詠瀑布泉冷文學限峩娑多河歌五韵即席成

指點峯形似大峩岩泉飛舞盡婆娑遊龍倒挂

青山破疋練斜拖碧澗多不斷風前吹玉樹總疑天上墮銀河何如匡阜三千尺搔首還成太白歌

劉敖二山人同冷文學謁余溪居泛舟得搖字

客至非從奇字招祇緣看竹到青霄桃花水映仙人閣河渚槎疑織女橋平仲雨中三徑綠新波杯底萬峯搖詩成未可辭金谷斟酌吾將借斗杓

黃用章憲副近訪得六七世二祖墓於渝州便道余邑以脩展省因持冊索詩用和原韻二首

西遊春盡百花天路轉芳菲躡屐前反國墓從巴子得荒丘碑藉老僧傳一僧知墓所在遂得之曾留石馬當年在石馬地名共說青牛此地眠椎底鳳毛俱五色請看原上鬱葱煙

隧左松楸定幾尋一坯空寄白雲岑羨門世世江山隔牢木年年雨露深百歲始驚樗里智五

衢重慰仲尼心萬家斥地當時事指點原阡遂至今

秋夕邀張明府泛舟次來韻荅之張楚人也

黃花秋盡若為開客到偏宜張翰杯仙閣西風紅樹裏扁舟倒影碧山隈浣溪隨處時時似剡曲何妨夜夜來誰向滄洲飛白雪和歌終謝郢人才

汝南劉子玄遺奠先太恭人賦謝一首時子玄新免母喪

廬居愁聽蓼莪詩報道衡門尺素遺一束應同高士草好辭全是外孫碑眼當汝海三千里腸斷巴猿十二時不謂中年吾與爾悠悠風木總堪悲

重脩望仙樓成携客登眺有作

倒囊分得買山資金榜重題指顧奇寓目乾坤千里合捲簾日月四窗移尊前子水頻年綠樓上仙人異代期信美况看吾土在憑軒不作仲

宣悲

羅茂才以假山見貽賦謝

多君持贈玉芙蓉紫氣崚嶒日夜封削處江山曾隱豹看時雷雨欲成龍仙人突出當空掌神女飛來第幾峯携去故園巴水上便從雙屐破蒙茸

佛圖關

山形天造見巴渝四塞浮雲望不孤勝地當年餘霸氣巖關終古抱雄圖長江左右趨雙腋絕

歷嶒崚仗一夫此日太平應失險何須投筆恥
為儒

舟入渝城譚廣文以詩見懷次韻答之

長江東下是渝州夾岸濤聲送客舟帆宿每從
青浦畔月明常在萬峯頭應知施卷堪相寄漫
說蘐花會解憂錦字西來真玉案思君何處好
登樓

余於巴嶽山木蓮樹左偷嶽麓道院引玉
板泉為池落成是夜宿芙蓉閣偶賦

浮生最愛物情閒選勝為樓漫自攀牛斗平臨
孤枕上芙蓉高並紫霄閒泉分石徑心常住月
轉松窻夜不關鑿得龍門成履道逢人倘許似
香山

送張明府入簾

西鸞輶軒出近埛使星懸處見文星仙槎八月
來銀漢候鴈三秋過客亭豐獄劍浮雙氣紫湘
靈賦就數峯青於今獻納逢楊意駟馬何勞更
勒銘

起家上谷行經閬中夜訪陳于韶即席賦
別得州字

九年四改中丞節三度逢君古閬州老眼見時
青作出顛毛別後白同汝名高曲徑藏丘壑興
到深盃過斗牛莫向書生歌出塞邊城無事覔
封侯

余起家上谷鄭禹秀少司馬稱督府馬蓋
嘗推轂余云

卜就青山許便宜徵書偶爾到茅茨豎儒已分

堪相擲國士何因晚見知先後登壇司馬法古
今推轂鄭當時虛名本是無奇者鎖鑰憑君護
北陲

夜集陳于韶宅即席賦別得靈字

三徑風雲護錦屏鶴書深負草堂靈中年自覺
多岐路落日相逢忍獨醒江上真人餘紫氣霜
前秋色傷青萍懸知太史占天象此夜陳家聚
德星

過閬州留寄丘太守讌之

城南山水閬州開千騎爭傳使者來詞客愛銘
雙劒好秋空猶阻二星廻歸鴻終起天邊字立
馬誰同江上臺恠得錦屏生氣色登高應待大
夫才

沙苑得潼關朱使君秉器書賦答

雨雪嚴程擁傳過使君書到慰蹉跎望中百二
關門近夢裏三千江漢多別去浮雲那可問愁
時出塞自為歌相看不及仙人掌指點青空見
兩河

關中寄李本寧提學

青藜曾吐漢宮煙留滯關河已歲年經席當時
驅五鹿講堂今日兆三鱣詩成渭曲南山下人
在秦城北斗邊雪裏芙蓉看二華何如相對李
青蓮

鄭制府舊按吾蜀有聲顧未嘗面也近始
謁於陽和

高名曾共斗山牧矯首江湖二十秋不謂龍門
開鴈塞遂從虎帳攬貂裘談深夜已疲城角感
舊情偏在益州此日執鞭吾願畢浮生那復羨
通侯

都督余公乞休燕邸然頗耽仙學詩以寄
之

力辭環尹罷朝天疏許公車四壁懸去國共誇
輕似葉逢人猶道直如弦高冠挂處元神武大
藥成時訪列仙我亦青城山下客誤將華髮滯
窮邊

元夜鄭制府讌集有作

錦幔氍毹四座丹畫堂開宴簇春盤軍城簫鼓
廻風度幕府旌旗帶雪看問月金罍殘漏盡排
天大樹萬花攢太平我輩應堪醉此地先朝事
事難

王敬美憲副入計以病乞歸吳中兼呈元
美

使者公車入上都何因投劾便歸吳體中似是
烟霞疾袖裏長留海岳圖吾黨浮雲垂老盡茲
途青眼向人孤五湖兄弟相雄長始信賢哉二

大夫

送王中丞雲衢晉少司馬而余代王上谷也二首

中制傳宣御墨新元樞終屬老成人登壇兩控東西虜捧日真為社稷臣歸去　紫宸瞻劍履召還高閣畫麒麟自知尨礫堪宜後多少甄陶托大鈞

十載相違滏水濱漸驚雙鬢老風塵往來鴻鴈不堪托南北山川難具陳會合無何仍怨別代

興那意到沉淪虛名一借張廷尉元是王家結襪人

鄭制府餞余陽和城南賦別

邊城雪後乍風和供帳關門春意多宿酒未消長夜醉深杯又起別時歌預愁西望惟雲朔不盡東流是柳河斜日不辭歸路晚材官無限魯陽戈

得王明輔書却寄

戍樓寒角歲將除坐對南山感索居晉國風煙僟極目胡天氷雪數行書城頭白草逢搖落塞上浮雲任卷舒那得似君逃世網興來隨意命巾車

歐楨伯以詩問余山中久未報答且聞楨伯有南歸之興

鴻書隔歲過滄洲平子時時賦四愁總為間關無一字全憑意氣在千秋巴人白雪終難和南海明珠不暗投聞道金門堪避世藏名何必傷羅浮

贈王明輔方伯且期後會

山人當日夢刀州解綬歸來抱一丘萬事終看天地盡雙眉直破古今愁棲遲秋老茱萸浙行樂風生紫綺裘讀罷卿家王績記何年同拜醉鄉侯

壽晉撫高公

青春花發晉陽天紫氣氤氳幕府前共道孤星垂丙夜相看衮繡各丁年（余與公俱丁亥生）臺臨霍岳南山擬孟注汾川北斗懸賜杖濟朝還異日威

儀重獻武公篇

荅余君房孝廉見寄

鴻書絕塞慰寒溫回首江山自白門客裏敝裘俱往事袖中彩筆待臨軒駿臺突兀風雲上鴈塔參差姓字尊便是詞場諸少在由來經術讓公孫

姚嘉州性初父不調今入計南歸

金緋十載綬曾丹隨牒仍歌行路難一上公車稱計吏郤從折阪向長安雲霄宣室知無恙氷

雪王程幸自寬江表漢嘉俱不惡山川到處可盤桓

南充陳相公七十其子太史君請歸上壽敬賦四詩為祝

一自辭侯優詔歸年年南極吐秋輝八千歲月堪同老五百風雲應不違霞外赤松丞相友江邊白石太公磯抑詩留待他時獻且唱人間七十稀

張矢雙懸紫氣高錦堂歌管盡雲璈岷山不斷千秋色江水長吹萬里濤陳氏衣冠羔鴈客韋門經術鳳凰毛仙郎 帝許承家慶彩袖新裁學士袍

疏傳承恩出漢都十年烏角傷魚鳧安危四海身逾健功德三朝望自孤閶闔昔曾扶日月絲綸今且借江湖稱觴為語諸門客范蠡無勞入畫圖

獻歲年年白水濱近從洛社奉清塵謝公墩許東山坐晉國堂開綠野新頌滿瑤編成玉籙客

緣珠履聚星辰也知樗櫟偏承露欲托千秋祝大椿

寄京城劉仲脩同年

韋杜天從尺五看消搖為賦碩人寬新詞大貴長安紙往事猶傳神武冠燕肆酒壚頻擊筑王孫春草趁征鞍風塵四海論兄弟行樂除君屈指難

擬過蒲州不果荅惟襄宗公

平原擬盡布衣驩無柰嚴程歲欲闌賦雪好稱

梁苑客停雲空傷越雉壇河汾夾路心同往條華窺人目自寬豈但索即成寂寞又歎父老怨壺簞

梁公智以詩問予上谷用韻荅之

年來草莽慣稱臣旅鬢偏驚絕塞春折得寒梅勞驛使遥將白雪向巴人官從浮世身如寄交為通家意轉深爾道燕然銘好續秖今無故勒嶙峋

送鄧道甫下第還臨川

王孫去路正芳菲書劍南州意不違荊璞從來難乍合隋珠今且暫懷歸風迴帆影行江樹春送桃花照客衣莫為冥鴻悲浪跡他年還向帝城飛

居來先生集卷之二十

居來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銅梁張佳胤肖甫著

七言律八十五首

喜魏懋權高第寄之

虛左當年在魏都詞場誰與敵操觚名家自已來三鳳照乘還應藉一珠髙第時材終不乏中興吾道未全孤臨軒旦夕承清問臚唱先從子大夫

春日奉陪鄭制府登張家口市場同馬都督呂戶部王憲副劉僉憲諸君子次鄭公韵二首

抗旌春望盡龍荒青入祁連接混茫紫塞千峯歸鎖鑰嚴關萬馬見騰驤提衡齊控東西校稽顙俱稱左右王一自北門勞臥護肯容燧色過漁陽

元戎小隊踏芳行北斗朱旗雪後明當座雲扶千堞上雅歌春擁一裘輕盃摧無定飛鴻影日暮時聞疊鼓聲便欲登封臨瀚海匣中龍氣已

縱橫

春日邀鄭制府登北山用來韻二首

借得桑門半日閒相攜春色共登山靈巖花發遊人屐石洞雲封靜者關尊倚孤亭玄塞上天容雙眼赤霄間穹廬指點降王盡獨立蒼茫一破顏

青尊遲日兩無違隨意班荊坐翠微地勝俱憑孤杖得天空不礙片雲飛東瞻陵樹浮佳氣西俯軍城帶晚暉酩酊莫辭今夕會興來還欲典

春衣

諸城丘懋實太常避榮海上耽情著述然頗以用直忤時一日寓詩上谷因次來韻賦答

拂衣中歲賦歸田拄杖常懸阮氏錢混俗自諳時態好獨醒那受世情憐青山卜宅瑯琊近紫塞懷人海國偏何日相從奇字客孤亭來問子雲玄

督府鄭公扈蹕關外

帝城遙望翠華東仗鉞嚴關節制雄鐵騎風雲回萬壘寶刀霜雪照長虹清時斥堠無烽火佳氣轅門對鬱葱此日千官同扈蹕若論鎖鑰不如公

陳翰撰請急歸壽少傅相公詔特賜驛丞金幣之錫

雙辭經幄侍庭幃詔許皇華四牡騑寶鏹光垂疏傳橐賜緋裁稱老萊衣過秦路出南山下呼嶽人從北極歸此際銜恩家慶日五雲遙望帝

城飛

壽少保大司馬方公八首

南極高懸近北辰筵開西第隔京塵衣冠四岡陵頌槐棘　三朝社稷臣玄扈瞻依鳴鳳鳥朱顏端合畫麒麟兒童處處稱司馬盡把天年祝大椿

降誕崧神荷帝拾畫堂聲動白雲謠歡呼擁坐三千客功德生身　十二朝稽首龍沙天北極銅柱日南標萬年周曆調元氣斟酌憑公

挹斗杓

手扶日月奠神州鵲印曾占忠孝侯掃郤壓氛清玉塞還將名姓覆金甌營成壽域千方藉築就熙臺萬古遊祇道普天生聚樂何人千載抱先憂

函夏雄圖自楚疆古今人傑鬱相望叅衡不斷千靈發江漢懸派萬里長若論降神應是甫可知元老亦稱方華容太保公堪並　主上仁明

又　孝皇

遐夜蒼龍邸第懸長生偏與漢宮連尊前珠履俱仙客膝下簪纓擁細旃北斗橫天如獻酌上林啼鳥似祈年武公耆德還他日不佞猶能頌

柳篇

綰玉披麟切上台桓桓將相讓雲臺無煩几杖趨　朝健時聽星辰曳履田冊府勛名垂大老憲邦文武自全材瞻天只尺稱觴日欲借金莖露一杯

叨承鎖鑰寄封疆馳驟田看蹋自芳朔漢霜清

闢日月陣雲天迥見壇場起居時進名王馬茨憩多從名伯棠上壽似聞諸屬國扣關爭獻狄鞮章

曾因先岳托扮榆自是乾坤一腐儒餘潤那知田鮒轍徵書偶爾到江湖佳辰最近桑蓬節祝史聊陳海岳圖聞道　禁中靈壽杖待公百歲賜將扶

寄贈梁持伯中翰因懷思伯長公

鳳毛岳見披垣西直閣絲綸映紫泥綠鬓色分

池上草清宵光發杖頭藜時從玉几聞天笑日侍瑶函捧御題忽憶長公王大令手栽雞樹待君棲

四海冶山行有作

邊草初芳四月天東來朔氣尚依然千峯立馬爭如削萬壑長松不記年柝響遥傳亭障夕雲空寒捲鴈鴻烟寘心便欲歌招隱行役應忘出塞篇

同郭西園侍御登火焰山是日胡大叅順

巻有酌

芙蓉青聳最高頭萬里華夷指掌收赤縣細分
燕趙國紫雲常護　帝王州詩成搔首天堪問
身遠凭虛地欲浮姑衍偶懷封禪意再將形勝
一登樓

青春作伴好行邊與客捫蘿萬仞巔玉案近憑
千嶂供滄溟遥借一杯傳東來龍氣山陵抱獨
立天門日月懸此地太平聊授簡磨崖全勝勒
燕然

登雞鳴山同胡大叅

岧嶤積翠見雞鳴與客乗風絶嶺行寓目全收
天地界拊膺難盡古今情半空河漢飛梁出萬
疊芙蓉倚杖生此日寶符堪共拾好將玄籥護
瑶京

登火焰山絶嶺望薊門因寄懷戚太保

扶策風從兩腋生參差芒屩鑿空行舉頭日與
長安近指掌圖披左輔明萬疊芙蓉青入幕千
行楊柳細成營山河繡錯眞如畫總為將軍帶
礪盟

郭西圃柱史初度

金風一葉下秋陽弧矢雙懸栢府光佳氣非緣
邊塞紫霄蓬偏覺令公壽臺臨恒岳堪相祝盃
瀉桑乾獻自長最愛邦人能頌德高吟應奏閟
宫章 時公母太夫人亦上壽

寄答潼關朱憲副

大漠霜清萬木秋相思天畔為登樓尺書裁向
仙人掌憲府名傳關内庾雙鬢纔勝玄塞短孤
雲到處赤城浮燕然畫拜單于額片碣難銘最

上頭

陽和制府中緋桃甚盛乃　教皇帝手植
方少保賦四詩而鄭司馬命予和之遂次
其韻

制府東開一畝宫曾傳香駕御微風緋桃手[illegible]
先皇植花譜名將上苑同龍氣荷時無[illegible]
形雲長得繞簾櫳九重春色孤臣頌想[illegible]
此日紅

成蹊嘉樹是何年花為爽皇便欲然誰道大荒無盛事也知茲地有奇緣獻將結實千秋後語到鑾輿萬國憐疑是上林啼鳥處聽來還似坐鈞天

從倚胡天接太原六龍西馭並臨軒九天日月瞻行在萬馬風雲擁至尊殊品自矜玄圃勝輕寒不入紫裘溫華林無數陽春色一日東風度塞垣

千枝爭滴露華香草木承恩日向陽片月可曾

窺警蹕鑾宮猶自想垂裳春留地主仙為吏賦入詞人綉作腸此種秖應天上有遭逢何意在遐荒

大司馬方公種竹自公堂前賦詩見寄因次韻奉答二首

跡影參差碧玉竿纖雲秋色趂憑欄陰濃總益槐堂綠風過偏生夏省寒地近鳳城時自舞露分仙掌若為溥遷知吏隱延清嘯日日公餘賦考槃

亭亭百尺翠為竿帶雨縈烟拂畫欄日對此君殊不俗歲稱吾友共空寒從容退食湘簾捲窗篠蹤林玉露溥截作鳳笙天上奏夷章今又獻狼槃

范子宣鴻臚賚諸酋宴賞至上谷仍期獻歲過此

大漠雙馳漢使軺雪花寒照紫貂裘單于稽顙傳恩日典客吟詩出塞秋湩酪引杯低北斗胡天張月傍南樓燕銘平並俱堪勒芳艸王孫

可再遊

寄贈王司成二首

鑾坡偃直木為天視艸藜頭散紫烟經席談時無五鹿講堂占處有三鱣仙才金馬東方並公望橋門北斗懸奏賦於今誰似者君王雨露在甘泉

環林辟水映參差御席分來好下帷海上明珠元自抱人間玉樹遞相推橫經函丈春風日振鐸諸生夜雨時秖道賢關能造士台垣還待帝

王師

辛巳元日

嚴棲何意再行邊無奈徵書下蜀川魏絳功成存往事潘安鬢已入新年積薪丑路應從後把盞屠蘇愧不先總為明時難可負東門豈少故侯田

元夕鄭制府讌集是夜微雪

軍城簫鼓入雲霄指點星橋路不遥風起春鴻人共語花開火樹雪同飄尊前斷續知蓮漏天上分明借斗杓雙眼青來如為我可能鹵莽負今宵

寄壽吳興顧公七十

曾駐雙鳧桂嶺前扁舟歸弄太湖烟璇霄南極三春正綵服神羊五色鮮奇眼高從天目妬丹容常傍畫溪傳觴歌此日烏程酒暫和人生七十篇

送祝進士司理興化

得意相看獻賦年遠隨除目七閩天春深越客花為使山有壺公吏欲仙佐郡日高濱海氣熱庭風散荔芰烟徵書尺一他時事出入期君紫闥前

送冷從事之官閩臬

一官東盡七閩天邸祿何勞較目前列栢啼烏春自好霜臺擁豸服愈鮮眼當劒外浮雲合心寄杯中紫塞傳幕府翩翩恭佐日風流誰望使君賢

洪山人遣子視余塞上山人且六十矣寄贈以詩

雙屐他時出　帝鄉秋風歸度赤城梁杖頭五岳風雲護枰裏千峯歲月長鴈蕩有書來鴈塞龍門無地縮龍荒問年甲子輪君日逞托甌濱作壽觴

歐楨伯轉南京水部

羅浮曾繫故園思佳麗仙曹晚見移若到鳳臺爭授簡也知水部舊能詩城頭天傍三山出江左風從六代遺便是陸沉無不可知君肯怨省

郎遲

伏承　中旨晉右司馬徐叔明宗伯喜而

寄詩次韻奉答

自憐衰鬓容邊塵偶爾喧傳　帝命新宦拙欲謀歸去草時逢因少後來薪栖中仕籍看將盡南裏彈冠意轉眞燕肆深秋相見日支離依舊十年身

送大司成高穎甫之南雍三首

高皇提劍造洪基首善橋門卜洛時功令昭回詩謨訓體史臣恭獻辟雍詩掄材虎觀眞儒出將命鑾披曳履遲木鐸茲行天有意何人不擬帝王師

栢梁應制罷賡酬　帝遣師臣渡石頭函丈山盤龍虎氣高臺人竝鳳凰遊聲名北斗諸生望經術西河異代收賦就兩都如有寄緘書莫向渚邊投

鄉里衣冠代有聞若論華要竟無群仙才自昔稱供奉經學于今又子雲閶氣知從川岳降文

星偏在井參分同升不淺山靈意此後栽培欲共君

懷安道中雨行

風雷不定東西鳴南山北山相對晴雨脚垂垂一虹起天容面面雙眼清晚徑牛羊青草沒近郊禾黍黃雲生烽臺處處柴已朽呼酒今夕懷安城

若訥宗室見寄次韻答之

栢浮當日酒爲船河上風流已歲年闌樹暮雲詩人自遠霜天遲夜月同圓王孫無限芳菲思平子難酬玉案篇此際長湖烟水闊扣舷知爾勝登仙

盛泰甫奉母京師今年八十矣函軸徵詩爰祝茲章

長生殿前近嵩呼（是月爲萬壽節）長安城中眞方壺客有慈幃介眉壽名從王闕登眞符菊花色照斑襴服蟠挽繪作金母圖稱觴擬獻閒居賦周覽潘輿亦　帝都

謝鄭禹秀序上谷稿

頻年出塞數飛鴻漫自懷鉛媿國工垂老虛名終刻鵠浮生小技薄雕蟲陽春調在無巴曲玄晏文能重左沖此日齒牙君不惜肯從天地歎途窮

和鄭制府九日見懷之作

風氣今年節事佳猶將雙鬢滯天涯臺前好戲名王馬（時諸酋貢馬）席上偏宜處士花送酒人從雜塞得裁書心逐鴈行斜遥知此日龍山會賓客誰當似孟嘉

九日趙計部邀登鎮虜臺時諸部酋正款塞

宛轉孤臺石磴盤紫萸插遍盡君歡秋深一氣山河合霜老平原艸木丹萬馬扣關稱屬國五雲回首見長安故園松菊知無恙共向西南天際看

臺榭傀俄四望孤躋攀還藉白雲扶黃金人共霜前菊紫塞風搏檻外烏把酒相看雙使客稱臣何但五單于太平如此那無賦授簡慚稱一大夫

廣陵徐母壽詩

金天秋淨見層霄萱樹叅差錦作標受籙知為南岳主舉觴還注廣陵潮筵開珠履三千客月擁笙簫四六橋遥憶畫堂稱壽日賡歌應是白雲謠

行邊赤城巡道劉君請浴溫泉作

懸巖爭吐火龍涎不數蓮花第一泉曲折散為織甸水氤氳蒸就赤城烟振衣時有松雲落命酒難辭塞日偏勝地最憐區脫近山靈始遇太平年

巡獨石邊外賞諸夷

高臺天際界華夷指點穹廬萬馬嘶惡說和親畀漢室由來上策待　明時驩呼牛酒寒相向歌舞龍荒了不疑譯得胡兒新誓語願因竝竝托籓籬

太康王母七十

三花遥映北堂春住𭃄將無是洛神冠帔雲霄
來　鳳闕斑斕衣服舞麒麟桃開王母成僊會
鶴引潘輿送喜頻明歲起居歌七十應稱八座
太夫人

内江覺軒鄧翁七十

耆舊時從益部論如公齒德並稱尊松間黃犢
山中相服裏神羊　主上恩七十好稱前代語
五千曾授異人言明堂旦夕延更老几杖從容
扣　帝閽

送臨淮侯李秀岩留守南京

金陵自昔　帝王州鈴閣崔嵬倚石頭地重樞
機動上意親從肺腑托元侯承家四履開前烈
銜命雙旌亦壯遊六代江山隨處好遥知彩筆
伴輕裘

送趙司封子完分守南陽兼寄穆敬甫憲
副石拱辰太僕

芳艸相隨使者軒中書行省傍夷門幾年啓事
山公後此日褰帷岳牧尊露冕人窺嵩少月抗
旌花照紫微垣南陽若訪隆中事可憶雙龍臥
故園

送余駕部出守吉安

一出承明便剖符莫將留滯嘆窮途　題名粉
署輿司馬擁傳朱幡子大夫江草芳菲隨雀舫
鄉心去住動驪駒臨軒異日推高第治行知君
重　帝都

送傅御史按貴州是秋大比

公望西臺第一流　天言親遣殿東頭却看風

裁千官振遂使聲名一日收芳草避驄難辨色
清霜當暑只疑秋朝廷豈但寬南顧明月從今
不暗投

送田給事閱視西鎮

萬乘年來講大蒐拊髀思得代　宸遊疇咨誰
是千金駿雅望君真萬里侯建節度關時露冕
登壇稽顙見羣酋清秋仗策還　朝日好獻平
胡第一籌

余銜命入越蹇以上督學問勞於鄒邑卒

函謝答

車塵無定感浮萍啓處嚴程日戴星勞我豚肩頻置驛懷人馬帳正横經澄清江海知何策顧盼刀環或有靈裁罷尺書逢使者倚天晃繹為誰青

寄贈上海博士鄭子珍其父篁溪先生余座主也

曾向詩庭識鯉顔清秋知函到雲間經横馬帳諸生侍地闢鱣堂一水環鄉路喜從通德近鄭先世德清人宦情應愛廣文閒康成門下慚稱士王事驅馳鬢已斑

送張侍御入簾主試

山川不盡越中奇造士風雲此一時詞筆秉潮秋並壯朱衣鎖院日相隨手開偏遇張華識漢裏何勞卞氏悲誰得似君多獻納臚傳春滿鳳凰池

入京有懷舊遊黎惟敬

自入燕臺感舊遊酒壚行處不堪愁積薪官仗

清時得按劒詩從近歲休貧賤交情俱白髮風塵吾計在滄洲東西欲擬今生會海月中天各倚樓

壽靈壁侯湯母七十

芙蓉幕府映長春曲奏雲璈總上賓供奉累朝湯沐邑起居八座太夫人萱堂歲月天同老楓陛恩波日又新旦暮甘泉應繪母元侯相繼畫麒麟

壽廣陵王母

玉女簫聲橋畔吹初筵仙史列參差錦堂自傍瓊花觀萱樹還依綠桂枝繞膝斑衣相媚日摩天青鳥欲來時白雲誰獻西池曲淮海吾將擬壽巵

寄答唐府孔炎宗公父子

美人尺素寄雙魚到日江南雨雪初芳草王孫千里夢梅花驛路隔年書雲移宛洛疑飛蓋客有成都賦子虛已道西園羣從好何因龍種又會舒

子厚國尉貽書頗抱宗條之歎賦答

白水眞人帝冑同一時高臥在隆中唐風列國堪稱雅鄴地名家本自工莫羨秋雲能薦鶚且從蕤苑托雕蟲夾池何似天孫渚儻許張騫貫月通

寄題王陽德東園

主家何地托巖棲北斗城東大海西草綠芳池曾得句園多脩竹並堪題消搖傲吏稱蒙叟旦暮徵書下會稽傳道桃花春正好思君如在武

陵溪

余客晉陽非久王明輔園亭僅一再過今歲客武林明輔寄余汾上稿見友人張助甫諸公賡唱甚盛余比年懶於筆研讀之不覺技癢遂寄二章並柬助甫明輔精詣名理助甫蓋門下士也末首及之

主家開徑晉城阿記得當年問字過旅食未黔薪上突驪駒又起醉中歌大行山色知無恙滄海春雲奈若何不分張衡詞賦手賡酬偏在輞

川多

歸來學圃萬緣輕環堵瀟然近物情客是西河門弟子君如天竺古先生有時齋閣和雲臥無事烟蘿繞筴行莫道彭宣惟便坐後堂原少竹絲聲

王子牧先以水部榷稅杭州甚有惠政尋調勲部為權閹矯　制左官已而閹敗起子牧武選因便道河東省覲而別以詩

樓舡簫鼓下吳關春岸桃花送客還心事漸深

千里外口碑留樹兩峯間天垂日月思完璧席近雲霄果賜環歸去綵衣稱壽畢又將鳴珮紫宸班

蘇大行以皂從諸什見寄答此

遥傳尺素度飛狐雪滿胡天地一隅明月不緣關隘隔征鴻常與塞雲俱龍沙滯客三千里玉勒懷人十二衢聞道甘泉能獻賦新承雨露似君無

壽周公瑕七十

休嗔雙鬢漸成絲七十生逢事已奇家傍舟村堪自隱年從絳老問來知觴歌時就千人坐詞翰能稱百壺師耄耋徵車存故事眼前難道鶴書遲

郭劒泉自吳遊越且談山居梅花之勝於其歸也贈之

眼界難容兩洞庭更從於越趂揚舲人輸勝具時留屐山為冥搜半勒銘聞道五湖君作長偶來三竺客名星何年一訪菟裘處醉賦梅花擬

敬亭

初晴與孫侍御泛舟西湖

強半春光雨雪中偶晴鐘鼓報相同出郊雲已三天竺即席松能九里風湖水自堪留畫舫桃花那解避青驄莫緣公事妨丘壑吏隱從來計似工

西湖送張幼于遊剡中

江山不倦遠遊情一鼓餘皇過越城十日布衣湖上飲千秋詞賦壺間名景因杖屨欣相待客

是星辰晚自明裁說買舟尋剡曲頓教紫氣作東行

張侍御東巡還省讌集湖中有贈

青春開宴虎林西簫鼓樓船日未低湖艸爭迎遊客屐桃花相待長公隄兩峯南北當尊立三竺參差入望迷名勝使君探欲盡赤城霞氣可曾携

同年徐廓源高望梅許少岩錢兼山招飲湖上

香月樓前烟水平又從天上放舟行中流杯寫青山色野寺鐘傳隔浦聲不斷六橋花鳥態重逢四海弟兄情醉來改席偏宜暮指點漁燈處處明

題桂林張母壽冊

北堂晴對九疑山雲裏萱花未易攀有子鳳毛連郡邑使君驄馬入朝班瑶池阿母秋風近南岳夫人湘水間此去繡衣成晝錦庭前起舞逐為斑

山陰訪趙大寧

名高豈直藉枇鱗時論同歸領薦紳故里鑑湖曾乙草扁舟剡曲重懷人鷁然風節三朝望徙甚安危四海身舊日公車猶掛壁也知旦夕改蒲輪

登招寶山望海

孤峯青插海門傍一水黏天接混茫搔首鰲簪羣島出繞杯手角大鵬翔填來難盡西山石望裏同歸百谷王便擬玄虛能作賦何如雙眼待

滄桑

海上觀夜操

翠微殘角共鐘鳴陣勢眞如不夜城郊壘忽驚熒惑墮海門遙望燭龍行中天月避千峰色列帳風傳萬柝聲孫武僅能傳五火古今虛說蔡州營

沈純甫自嶺表　名還會於武林郡贈

高秋萬里逐臣還意氣相逢片語間書劍幾年滄瘴海尊罍茲夕且吳山時平遠下金雞詔天

賜雙戀白玉環宣室雲霄清問切自今來往近龍顏

居來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銅梁張佳胤肖甫著

七言律九十三首

閱海操作

巀海戈船飛浪中蛟門山下即蛟宮水犀萬弩潮從避魚麗千峯陣自雄馳日旌旗懸蜃氣震天金鼓惜鵬風坳堂不數昆明戰東望扶桑擬掛弓

同金中夫侍郎巾子山讌集

兩峯城畔倚崔嵬蘿磴躋攀共舉杯雷雨北來從二固星辰南望即三台搔頭巾欲排雲起鼓腹江如縮帶迴明日別君尋鴈蕩吟成還向尺書裁（大固小固三台俱山名）

閱溫州城

星辰錯落永嘉城四極雲扶雉堞平疊嶂周環浮海出大江東去接潮[illegible]往杯眼向高天豁倚杖身從北斗行此[illegible]似[illegible]成保障何妨未入隱逸兼名

江心寺

一水中央寺並浮容來五月只疑秋鰲簪雙綰陽侯髻蜃氣高懸海若樓孤嶼陸沉天地事大江潮接古今流東南名勝探將遍漫說金焦在潤州

余與王百穀神交逾十載矣而始會於武林且期秋中為虎丘之遊

十年交道但憑神一日雙龍合劒津片語吳山回氣色開尊江閣慰沉淪相傳結韈吾家事終是投珠我輩人爾道生公石上好於時黃菊為誰新

蕭中丞以秦撫轉浙與余代於吳興留別二首次來韻

祁連別後鬢俱蒼（余與公別於甘州）苕霅那期此會良客向闕門猶紫氣心從雲樹指西梁斗文掟落旌旗動瀉語參差天路長多少糠粃慚往事漫誇南國有甘棠（公有吳山甘棠之句）

山轉前茅道路紆星臨寧夏論觀虞邊城受笑

還如昨客病逢君頓欲蘇隨處壺漿迎使節何
須黄石借兵符離心一付烏程酒莫遣雲霄雁
字無

登岱岳四首

張衡曾賦四愁詩東望相從及此時翠壁千盤
隨杖轉丹梯一線自天垂瑾函偶拾神人字絳
節高居玉女祠囊裏按圖分五岳眞形微被地
靈窺

青空寒露滴芙蓉柱頫天門倚岱宗漢草相傳
詩
司馬筆秦官猶寄大夫松參差三觀疲雙目截
業千巖藉短節方内名山探欲遍晚年始遇丈
人峯

天雞聽罷曙將分劍倚峯頭接斗文髣髴白知
山下水升騰紅放海東雲烟霄身擁三千丈封
禪書傳七十君恠底衣裾常五色由來岳氣已
氤氲

日月雙從岱頂懸毋依帝座攬秋煙秦碑突兀
青天上僊島微茫大海前寓目好看吳苑馬頫

多原辯汶陽田山中縱失襄城駕猶勝風塵在
市廛

余解越節　召還樞筦矣卽被薊門之
命大司馬鄭公總師西鎮凡五易寒暑廷
議代余樞筦乃竟不果莫非王命余與公
勉之余甫抵檀州公介使緘書勞苦良篤
作詩寄之

越海初辭又薊門書來千里問寒温驅馳自笑
無南北留滯誰憐長子孫推轂何人收物望晋
詩
天同詠總　君恩請看鎖鑰東西重夾輔相期
報　至尊

大宗伯徐叔明　予告給驛還吳

承恩馳傳倍光輝未老陳情竟拂衣雲裏　帝
城供帳盛雪中車馬故人稀五湖舊業堪雄長
三徑浮生且息機却憶當年同座主牢籠無計
與同歸

張虞韶出使楚中便道壽毋械軸索詩

樞幕名高題柱郎皇華歸向漢江傍北堂諼樹

初承露南岳夫人亦故鄉㡬史總成春雪倡綵
衣新帶御爐香明年芳草長安道好奉潘輿覽
帝疆
鄭大司馬以款貢功　賜蟒衣一襲賦二
詩為賀用來韵
對酒休歌率土濱（公已擬戎政上不允留之）仗君西北靜
風塵中興又獻和戎策諸鎮同沾有脚春　聖
主解衣新賜蟒功臣端委待圖麟封侯骨相何
勞問名姓於今動　紫宸
詩

似君文武更何人共訝承恩禮數頻非久禁中
還借牧暫因河內且留恂登壇灑酒千峯雨綏
帶看花二月春幕下燕然題欲遍誰言竇憲是
賢臣
送趙汝師宮贊　冊封鄭府
暫辭金馬詠皇華驛路葵榴照使車獻賦此行
觀鄭志剪桐將命出周家宗盟西指黃河帶玉
節高懸少室花終是漢廷容長孺莫因時事托
烟霞

檀州過訪劉仲脩同年
慣將吏隱慰飛蓬三户邊城得寓公有約園亭
山作供無窮尊酒夜堪終單舫自是逃名客塞
馬眞成玩世翁築就草堂君不忝羞稱小隊號
元戎
寄王錦衣
上將星明護太微周廬交戟有光輝古今人羡
金吾貴日夕恩承玉闕歸曾托雉羔田顧盼空
留管籥滯邦畿亦知尺五瞻天近無柰浮雲帝
詩

里飛
奉賀餘姚呂期齋相公八十存問一首
肅祖中興擇相臣至今公望重朝紳起居綠野
田　天問降誕嵩高及壽辰世有三尊惟大老
身安五福自全人赤松已是功成後八十何勞
羡渭濱
辭侯不謂世間無語到完名品自殊　帝命師
堂脩祖割莚開珠履似蓬壺千秋仙觀居相近
四海蒼生望未孤　丹禁久留靈壽杖百年方

賜相公扶

送余都尉遊盤山

東行紫氣便氤氳幽討從容秪羡君雲壑當時曾共醉寺鐘遥夜不同聞千峯久待烟霞色一杖相携須鶴群明到山靈如問我别來無計脱塵氛

為太宰楊伯謙賦桃花嶺詩四首

當日陳情奉板輿曾開三徑賦閒居東園風月春無恙北海尊罍坐不虚度索仙桃來異域武陵雞犬類吾廬枝頭尚結千年實傳是瑶池獻母餘

三朝風節重巖廊丘壑時時意不忘容膝自安陶令室誅茆那羨晉公堂青春抱甕千畦滿紅雨沾衣萬樹香湯把桃花稱作嶺他年人擬臥龍岡

百辟清朝領袖中累章難負 聖恩隆濤飜辟立三門石吏隱心棲一畝宮海國便教稱地主天曹誰好繼山公問君日近 龍顔後可似桃花嶺上紅

提封無隶舊名齊渤海雲霞傍嶺棲春到柴門隨地綠花飛苔徑使人迷津源異日誰從記草木何言自有蹊我亦緱山山下客（嵊眉有緱山併古諺云食緱山桃雖不成仙亦足以豪）乞身欲向益州西

余都尉訪余檀州東遊盤山畢徑從南路還京柬之

羡君中歲遂投閒理策時時只愛山雞黍檀州曾有約烟霞盤嶺不空還瓜田亦在青門外醉尉從呵灞水閒豈是主人無道骨翩翩七駕杳難攀

寄答劉錦衣

丹禁由來重押衙相看環衛六龍車人生仕宦金吾職江國簪纓楚巫家宸極日傳天語近錦衣常帶御烟斜知君時念周南客留滯邊塵鬢已華

檀州送高若齡同年還會稽

三十年前抱一經與君偕計賦湘靈風波中路

南北尊酒今宵客醉醒解袂邊城頭並白逢
人壓並眼誰青歸家無恙東山展張載何時劍
閣銘

八風亭偶成

四正四隅天籟清一琴一鶴並緣輕羣峰排闥
帶雨入黃鳥窺人深樹鳴烽燧軍城白日靜尊
壘池館繁花明幕府忽誦杜陵語始信吾兼吏
隱名

余叨功　皇上特賜蟒章鄭總制以詩來

賀次韻謝答

關上浮雲日夜封登樓豪氣想元龍加餐新向
書中問把臂長從夢裏逢下走馬牛尸位久上
公魚蟒受　恩濃布衣到此榮無極止足深慚
邴曼容

東西推轂　御題新兩地登壇護　紫宸目到
龍門瞻眺迥心將魚素往來頻華夷諸塞安如
故文武清朝望絕倫骨相虎頭真定遠眼中封
拜更何人

大同胡中丞以詩來賀賦答二首

側身西望雲中君君正登壇擁白雲自是折衝
齊晏子由來俊逸鮑參軍尺書秋下桑乾急雙
目鴻從句注分幕府芙蓉恒岳近相期欲寄五
遊文

南北行間兩鬢知秋風合傍季膺吹封疆未效
驅馳力草木偏承雨露私使者庭除羔雁侶書
生齋閣鵲巢詩何如開府降胡日坐受單于肉
袒時

壽余錦衣

裁聞天上罷嵩呼又報侯門曉掛弧欲附姓名
香案吏不貪仕宦執金吾冰桃爛熳三千歲珠
履雍容十二衢客在東封獨留滯欣瞻佳氣繞
皇都

聖駕秋祀　山陵大司馬鄭禹秀　扈蹕
關外余亦得奉　乘輿因訂居庸之會已
而薊有警奉　命留在鎮禹秀緘札寄古
塞下曲百餘首賦答此詩

扈蹕親勞駐碧油憐余留滯在檀州關門遲遠嚴魚鑰原廟恭聞肅　冕旒古函書來傳塞下孤峯月出傍城頭當時擬作星辰聚此日相望似女牛

登焦山望北海同王職方成憲副

陟盡崔嵬萬景趨眼從溟渤到蒼梧關門要害眞天造帝座依稀近客呼城似遊龍南戲海峯成疊障北遮胡東方鎖鑰堪相托左輔千年作壯圖

詩

望海亭

觀濤猶憶在錢唐北海看時更淼茫映日鼉鼇浮島出繞空羊角引盃長水天滿眼青難盡疊樹迎潮意未央欲掛佩來雙虎韔東方賴有一扶桑

吳處士蓋賢人而隱於賈者今年七十索詩贈之

垂老猶能賦遠遊別余今在古檀州問來絳縣年相似去向吳閶貨欲秋勝具慣隨雙屐齒三淺全寄五湖舟休誇七十稀奇事海筭知君未握籌

雪夜同張侍御過同年劉憲副草堂

黍谷潮川地自幽寓公來卜見林丘孤城小隊隱驄馬四壁青尊上斗牛寒夜雪行如訪戴他鄉客思類依劉若愁倒載歸時路恐負高陽此日遊

伯兄昺壿人日初度年六十矣寄此爲壽詩

天地流光屈指輪支干遍及長公身巴川獻出

千秋字名岳應生萬古神有弟迢迢星作客羨兄歲歲日爲人明年攜覽肩隨至共奏塤篪傷大椿

高文甫擢國子博士不拜棲遲東郭寓書徵詩爰賦一章以訂洛社之盟

雅望曾升太學堂初衣還製芰荷裳橋門不換衡門樂辟水何如字水長南國經生思絳帳中年塵事托黃粱君開三徑能招隱願作吾家漢子房

送別屠長卿

無情容易妬蛾眉揮手開門賦五噫便欲乘桴東海近何勞起草北山移那生官祿看來似賀監風流今在茲此別相期遊汗漫賽余無計謝羈縻

沈純甫晉奉常

容臺冠珮上星辰曾是當年敢諫臣一自封章垂日月始知人無有　君親惠州再飽蘇公飯清署猶甘漢室薪獨賴　聖朝能舉直黃麻常

奉　御題新

朱秉器由蜀憲遷右轄

岳牧褰帷錦水濱謳傳平無用詞人惠文猶帶霜臺雪棠樹新培陸海春花發薇垣堪吏隱地留石鏡隔風塵益州賦就中和頌旦晚看君獻紫宸

寄懷秉器右轄

軍城風色散垂楊尺素浮沉歲月長日落青天瞻蜀道春來紫氣滿漁陽薇花誰與看行省小

隊將無過草堂平子懷人空有賦側身西望總蒼茫

送范子厚吉士請假侍母還嘉州

承恩休沐奉潘輿路指青天上使車夾轂桃花迎綵服還家春水正江魚曾因題柱留名姓更擬含毫注　起居明到臨卭看負弩知君不為學相如

張侍御按永平寄之

別君寒雪已深冬不覺庭槐入夏濃尺素幾時

無塞鴈前茅聞道指盧龍埋輪自是稱三輔正笏將歸近　九重獨詠北山還廢卷誰憐留滯在東封

裴山人庸甫歸平陽

百年強半只工詩詩就家徒四壁垂匣內蒯緱彈向客鬢邊霜雪色成絲非無黍谷談天館其柰河橋折柳枝丘壑歸來姑射好神人碧眼正相期

寄金陵姚性初並訊麟趾之耗

泉閣寒溫已二霜日從鞞鼓厭漁陽月明關塞人千里春盡江湖水一方曾否能羆堪入夢但憑鴻雁遠相將莫言韋曲瞻天近執掌時歌釆杞章

贈胡生還晉中

何時匹馬度桑乾秋盡關門木葉丹幕府豈緣揖客重酒尊聊為布衣歡山因郤衍曾開館鋏在馮驩好自彈爾見諸侯誰愛士無媒行路始知難

府中芍藥盛開劉仲脩有詩次韵答之

軍城其奈客愁何偶為園花枉駕過溱洧多情堪贈友洛神裁賦想凌波紅雲故起尊前態黃鳥相窺樹裏歌可似廣陵高會宴頓令賓主費唫哦

寄答陳子韶

久矣焚魚住碧山何時不望賜君環體中無恙西來信方外遐蹤未可攀使者薦書凡幾上故人衰鬢漸成斑休言韋杜瞻天近生入尤難似玉關

得吳明卿書並寄甂甌洞稿謝答四首

孤雲南盡楚天浮望裏飛鴻過　帝州書到體中聞健飯春來江上幾登樓遺榮自覺漁樵穩玩世偏驚歲月流獨坐東封歎留滯川塗何日剡溪舟

甂甌為洞兎為盃問字時時客在門三徑柳依陶令宅高臺花滿謝公墩水通壺領名神瀵郭負江峯傍綠尊舊業故園雙劒外空留巴岳護昆侖（家有三昆侖洞在巴岳山中）

楚語新成藝苑奇騷壇讓爾獨搴旗千金一字窮愁得十稔三都結構宜自是巴人難和曲巴從玄晏見題詞（公集有意余序元美先為之矣）秖今驟重雞林價不必桓譚俟後時

三兩同心會漸艱前年曾過洞庭灣（舊遊惟余與公及元美前歲余訪元美弇山園中）風塵老將漁陽北吳楚真人天際間漫道功成臨瀚海何如書就副名山股肱亦是檀州地生入尤難似玉關

贈莊則勸廣文還興國兼呈明卿

曾於吾友識君名今日能為出塞行懷裏夜光疑璞在眼前歲起見明經歸從吳季觀風雅自是莊生少世情我讀儒林誰似者說詩終貴漢匡衡

上林令陳君采使檀州便歸武陵

軍城礁杵動秋思立馬潮川對別離家傍桃源堪卜世雲留衡岳好揹順翩翩建節佳公子采采幽蘭楚客詞何日上林三獻賦　君王應慰

不同時

余錦衣初度在　萬壽節後寄詩壽之

千官財聽罷萬呼瑞氣時時繞帝都大隱金門如避世張筵秋日好懸弧玉階起舞丹丘鶴石室深藏太乙爐不識彭鏗辭爵祿遺榮未老似君無

登霧靈山二首

夜雨青山喜乍晴忙携蠟屐待天明裝綿好過清涼地（十里有清涼界甚寒）指掌應知避暑城（山下為金人避暑處）

千澗層冰春不解萬峯奇樹譜無名霧靈嶄近丹梯上多少芙蓉繞杖生

雨腋雲扶到上頭但憑天地引雙眸囊中欲貯三千界杖底全收十二州拾得寶符堪鎖鑰移將靈嶂奠燕幽秉春不但探泉石龍氣氤氳覽帝丘

陳職方擢楚藩叅政便道省覲

長安城中楊白花行省紫薇使者車落日浮雲托尊酒薊門楚岫成天涯草檄何人漢司馬珥

貂今代陳世家歸時且學老萊子海國天風舞袖斜

寄答郭建初山人時慕燕志將畢期會於檀州

何年鼓篋起蒿萊三顧蹉跎命世才偶爾談天過碣石不因走馬到燕臺懷中明月投非暗闇上青藜晚自開書就名山還可副平原應擬布衣杯

登盤山浮圖南望京邑寄懷余都尉余曾

約遊未果也

層霄寶級秀芙蓉着屐捫蘿最上峯雨洗薊門青似染雲飛遼海氣成龍二儀俯仰身堪托曲磴周迴杖可容日下長安人未遠空山風起夕陽松

壽梅太恭人

靈辰簫鼓奉慈顔使者青鸞白玉環冠帔天來真誥紫春風花照舞衣斑酒如江漢尊壘上星動雲霄婺女間總是仙郎能壽母於今開府近

南山（其子新領秦撫之命）

九日登臺用黃貽素韵

慕府山河四塞關清秋與客上孫臺龍雲五色南天近鴈影千重北地來白髮登臨人猶健在黃花含笑似相猜軍城此日無烽火且插茱萸醉酒盃

櫃州南園瑞蓮亭落成讌集有作

曲水新亭不日成閒驅小隊萬峯迎池蓮往歲曾雙出塞月今宵欲幾更破俗且從方外語徵

歌愁聽客中聲山公慣發高陽興歸路何妨倒載行

送鄭戶部給餉上谷便道陽和省覲其父禹秀總督

登壇老子正安邊飛鞚仙郎出塞年去問高堂鈴閣是喜從家慶綵衣鮮居庸紫氣千峯送雲谷鶯花五月妍秖道西平扶社稷那知有子更翩翩

送大司徒畢公引年致仕馳驛還池陽

漢傳賢哉竟拂衣承　恩馳傳有光輝玄珠物外從今得白髮人間自古稀錦纜日瞻雙闕迥清秋家傍九華歸悵懷豈但青門餞垂老風塵未息機

賀楊大宰七十

大老曾居北海濱蒲輪一召領朝紳統均元宰千官儀生養　皇明十代身年近後車稱帝佐望尊先覺自天民古希未足為公頌擬續南華祝大椿

送王季孺太史冊封　代府

朝辭供奉詠皇華紫氣當關度使車順聖川形堪作帶赤城山色爛成霞寶符臨代妝玄覽彩筆遊梁本大家閒到白登臺上望烟空萬里淨胡沙

西北諸陵氣鬱葱詞臣飛旆入雲中經行土木前朝恨指點山河列鎮雄桐葉遠銜天子詔蘭臺還賦大王風勒銘無事燕然石九塞今稱五利功

鴈門南去見名山黑帝珠宮試一攀五月邊城旌旆出九原獵騎戍樓閒胡兒爭覩雲中節天使遙臨鴻上關蓬萊峰頭行可拾將因服食駐人間

出塞平生一壯遊星軺千里越冥搜恒岩鋒削三千丈斥堠山連十六州取得率然藏玉匣歸携神草過滄洲金鑾旦夕承清問應奉潘輿入帝丘

封翰林檢討林翁七十

抱經中歲擲儒衣島嶼逃名久息機有子文章登玉署受君寇服自黃扉史才司馬元家學洛社英耆在海沂遙借重溟傾大斗人生還賦古來稀

送余太史擢南雍司成

高帝開天建學秋橋門水接大江流名家舊在烏衣巷片席遙臨白鷺洲策射天人曾上第道因弟子過南州帛司欲待眞儒者旦夕宣麻到石頭

送韓存良司成擢南都少宗伯

國師經術舊臨雍鼙撤臯比典秩宗官是春卿司禮樂人今常伯見夔龍金緋綮借陵閒樹翠幰青回江上峯不久三公同論道日承天語自從容

送鄧子禎方伯之河西兼簡胡汝立少司徒

燕市別余西嚮秦天王今日重邊臣雲中猶自思廉范河外相傳借寇恂霧冕祁連常對雪投

鞭青海靜無塵草廬龍臥頻堪顧誰唱陽關少
故人

送冷僉憲上卿之滇南便道銅梁

當年民譽滿南滇去聽豐碑口上傳清晝錦衣
巴水曲高秋翠幰棧雲邊霜臺氣肅千峰瘴憲
府風生萬里天此日黔中無戰伐且從吏隱似
登仙

重慶楊封君六十

塗山佳氣對懸弧一老容顏似握朱手裏刻鳩
詩

時倚杖庭前丹鳳正鳴梧春秋六十初輪轉賓
容三千入畫圖有子斑斕雙綵袖舞來不是學
巴渝

同年劉仲脩憲副贈詩為別和韵答之

此行作伴有青春林下誰云未見人歸署翟門
羅鳥雀閒開蔣徑謝風塵雲霄那問鵷鴻序丘
壑全憑鹿豕親四海弟兄吾與爾尺書肯惜往
來頻

春日余王二金吾名集妙應寺觀浮圖

病骨時來禮藥師嵯峨塔勢掩須彌微沾米汁
心堪醉坐對松窓日漸移身已無官稱自在僧
名有髮亦相宜青春莫作還鄉伴去向巴山聽
子規

鄭司馬禹秀以詩送別和韵答之

何用悲歌髮指冠青春好與伴征鞍塵心始破
邯鄲夢鄉路那論蜀道難家傍峨嵋雙屐在身
容天地百年寬知君乞草時時抱如此風波請
自看

詩

春日過了公論禪

浮名易老宰官身誤入牢籠四十春辛得上書
還印綬便應長嘯出風塵閒偷半日來閒偈識
破空華始悟眞坐對導師無一語似從初地示
迷津

寄遼撫顧中丞

儵忽何因有後言欲將混沌鑿乾坤從他白簡
安時態狎主青山自聖恩入遠玄菟頻左顧天
空明月照中原眼前誰具封侯骨勲業看君報

至尊

人日余君房膳部屠田叔太常移觴為別

帝城春氣晚冥冥歌動驪駒未忍聽自笑拂衣
頭已白向來閱盡眼誰青壺觴今夕逢人日江
漢當年有客星別後相思如載酒巴雲遙隔草
玄亭

董行人使蜀便道烏程省覲

黃花節候詠皇華木落川原路漸賒吳地斑衣
遊子念蜀江春水使臣槎雲霄北望長為客鴻

雁南征竝過家酒熟烏程嘉慶畢雙星又報入
三巴

余侯　陛辭聞過廣濟寺與淵公論禪竝
示靜脩和尚

投簪又奉北山移不比除書苦計期非久玉階
辭　聖主且從貧里扣禪師靜脩亦是區中友
元亮還舒社裏眉此別虎溪應遠送離情重擬
惠休詩

王司馬自蒲趨永樂宮期余為別賦贈

[illegible]陛先後竝歸
[illegible]筦節泮搖已謝鷺鴛斑星辰夜半仙宮聚珠
樹尊前野鶴還贈別囊中無長物秪攜紫氣自
函關

途中謝穆憲副送酒

芳菲夾路共驅馳望入河流有所思斗酒遠煩
東道主尺書新奉北山移江長萬里漁磯在家
住千峯蠟屐隨如此新醪攜不盡郫筒春酒值
歸期

林皋宗公候我於靈寶相贈以詩次韵答
之

懷人東越罟城湖客聚星辰夜不孤望氣關門
垂紫色思歸江漢一迂儒園栽卭竹堪裁杖家
有郫筒豈在沽別去此心何罣礙秪因朋舊重
躊躇

謝魯州守送山藥

為憶蹲鴟表再陳還家學圃謝車塵明王　恩
重稱園老太守情深餉野人薯蕷服來堪駐盎

山厨得此未全貧不知張翰思歸日何故區區秖在蓴

居來先生集卷之二十二

居來先生集卷之二十三

銅梁張佳胤肖甫著

七言律二十七首

謁西岳祠

眞形圖裏見天容廟貌瞻依意肅恭嶽掌披雲扶日月金莖特地湧芙蓉肥鱧隱見秦民望（今歲關中大旱）苔蘚依稀漢碣封歸到青山了婚嫁便來謁帝乞茅龍

永樂宮答襄府長公

擁傳關門西渡河白雲吾愛碧山阿舊題尚在仙人壁過客深慚下里歌五老南瞻浮紫氣雙魚東下接烟波芳菲凌旦西歸路思公子兮將奈何

寄耿大叅

別久偏生岐路悲看君雙鬢欲成絲晉陽保障留棠樹峴首差莪隕淚碑百歲流光能幾日二龍閒臥亦多時余今乞骨西歸日蜀水燕雲有所思

湯陰留别耿中丞

眞人紫氣自東行芳草相隨過牖城載酒不緣奇字問停雲轉見故人情幾年雅望東山係漸老英雄白髮生醜虜至今難近塞祇因嚴憚郅都名

山中荅趙僉憲用來韵

還鄉作伴賴青春歸理蒲團傍谷神自是烟霞長帶癖依然土木向來身浮名已覺黄粱熟交道相憐白首新杖底峨嵋吾有意期君同渡繫

龍津

山中寄荅劉子玄用來韵

孳將初服返西州川上園林事事幽乘興便栽陶令柳有時還飯甯家牛天從梁豫懸新月地隔江山各倚樓通爵清朝公等在野夫先拜醉鄉侯

將抵閬中陳于韶遣詩來迎和荅二首

賜驛歸田荷帝私路隨春日共遲遲萬梁無復論前夢白髮今歸已後時翟署自應羅鳥雀廣

士元不乏皐夔壺觴儘可供餘日剩水殘山也自空

久奉移文負嶽神功名今已讓麒麟浮生元抱烟霞癖平盂聊稱草莽臣洛社詩筒將寄好嘉陵魚素往來頻東山休道當年事巴水從今起釣綸

陳于韶餞余錦屏山得分字

名山十載隔塵氛此日登臨喜共君屏障天開浮白水藤蘿風引上青雲　主恩丘壑身堪老

客醉壺觴興不羣夜雨流澌新漲起片帆淡日大江分

東河

扣閣三疏得滄洲入棧烟霞近益州給驛感深恩浩蕩過山翔似美遨遊日長客舘當初夏氣冷絺衣類早秋歷盡畏途吾已倦此田因可問菟裘

鳳嶺

擧頭鳳嶺可磨天秦蜀東西杖底懸草木春殘

初入夏衣裳雲冷欲裁綿支山眼貯三千界驛路心疲四十年投策暫棲峰嶺石林深處處聽啼鵑

謁武侯墓

路指平原説定軍蕭森瞻拜武侯墳龍歸還似南陽臥星隕那堪沔上聞天意不教扶兩漢君才豈但可三分鄴都近日過疑塚處處椎埋漳水濆

七夕與客泛舟園池

陂塘二頃抱孤城與客新秋鼓枻行三泖鑑湖明主德晩年丘壑野夫情徘徊天上雙星合潦倒人間四美并卻笑令公三有乞何如盃酒吝浮生

園池舟中

鍋室東偏水一陂恬波儘可泛鴟夷高陽客醉疑為習春草吟成總是詩木杪夫容千影下紅頭山月四窓虛悠哉丘壑堪同老在上浮雲任所之

芙蓉池[illegible]

歸來丘壑雅相容慣吐烟霞伴老農俯仰湖天雙日月週遭水木兩芙蓉推蓬花片時行酒進艇山腰可什節常怪深源空有望莫因閒臥便呼龍

芙蓉池小集

數弓區脫剪茅茨負屋新穿二頃陂老去終為願老地生還好作放生池艱難世上途成嶮容易尊前[illegible]有緣知我者希吾自貴請看陶隱畫中犧

江倅博雅有文署棠邑五月有治行一日過字川草堂執幣稱弟子辭謝以詩

江淹彩筆健於椽謬采虛名願執鞭總為東家難假館豈因北海會忘年棠城五月留棠蔭字水三冬問字旋公有餘師歸自得腹中經笥本便便

將營眞宅漫賦

乞將骸骨理菟裘千古青山此一抔已矣世緣

隨逝水樂哉吾意在斯丘有形天地終歸盡何
業風塵不可仕縱象祁連如霍塚至今誰是景
桓侯

謝　秦王送牡丹

解印還山學圃宜灌園終日傍離脊名花遠致
周靈囿國色分從興慶池雲護曉粧秦女下叢
圍錦繡蜀江移東皇到日開春宴如侍　君王
帶笑時

貽素雨阻岳遊得詩四首倚韵荅之

嶻嶭攏壺擬質明辦心幽討事難成孫筇宛轉
青峰下三洞參差翠靄生曾向地靈堅後約相
逢兩伯遂寒盟何當力挽羲和馭絕嶺乘風自
在行

江夏黃童幼不羣腰間霜匣起星文支筇幾欲
窺爐鼎矯首將因戴岳雲洞口神人還有待峰
頭猿鶴遍相聞銜盃猶恨欒巴噀與爾開尊坐
夜分

兩歸佳遊覺損歡海霞何意隔雲端無人早辦

商羊舞折角爭傳郭泰冠欲補漏天難借術從
來蜀日幾曾看平生濟勝時留具盟在重來未
是寒

嵳峩峰勢信危哉共擬凌風一舉杯日月何因
天上轉芙蓉偏向雨中開品題恐有山靈妬呼
吸遥從帝座來莫向林丘談謝傅萬情歸後巴
成灰

立春前一日山庄觀漁

獻歲風烟似欲春出郊艸木與年新香爐天上

遥臨坐山鳥林間巧避人三四輕舠張數罟一
雙玄獺趁遊鱗平磯不減嚴陵石從此尋芳理
釣綸

丁亥除夕作

歲窮星紀上回天爆竹聲中坐懶眠寒漏未曾
交子夜今宵猶得喚丁年半生節序他鄉過故
國屠蘇此夕傳家慶謝毛吾不後椒觴羣從反
居先

除夕

代皷家家競大儺滿城爆竹夜如何故園節事聊從俗浮世光陰却易過眼底藏鈎兒女態燈前衰鬢雪霜多呼童且把屠蘇薦醉後玲瓏漫自歌

送蘇阜山應貢赴 廷試

西南材俊一時收鼓篋公車入帝州物譽孝廉歸月旦名儒經術動諸侯行歌江路桃花水笑擲鄉家季子裘 聖主臨軒親策士看君揺筆鳳池頭

居來先生集卷之二十三

銅梁張佳胤肖甫著

七言排律九首

寄壽楊虞坡少保一百句

中興天子正乘乾一代宗臣翊運年魚水千秋成獨契風雲百辟定誰先祥占鵲印元非異身近龍鱗詎偶然尚憶岐嶷生不並極知齠齔已孫騫降神天地開光嶽應瑞圖書本巨川冀北良材雙眼過河東儀鳳九皋前五陵三輔稱難

治製錦裁花事可傳到處為郎皆臥轍至今芳譽果烹鮮丹霄拔陟青縑被粉署飛騰赤玉鞭著借案頭能策漢臺高駿馬亦歸燕握蘭草與琅玕並題柱名將日月懸望盡龍沙俱曠野秋深狼火遂無煙六韜曾受黃公訣七曲仍持綠桂編夜燭斗牛眞博物賦收海岱各懷鉛重逢槐市瞻尼父何異經生仰服虔俄喜遷熊宣木鐸忽聞開府制金泉班超坐斷西戎臂充國先屯絕塞田萬里秋霜澄瀚海兩關鎖鑰壯居延

清朝望有千城托定相何如夢卜賢南省夏卿
虛左席西樞帷幄寄中權光分武帳三台入司
切文昌八座聯獨伇股肱扶帝力還看喉舌映
星躔蒼茫雲朔驚垂昴騷屑漁陽數控弦遂使
至尊思頗牧急為諸鎮掃腥膻時危宵旰皇情
篤壇閃旌旗大將搴推轂朝廷親授鉞總戎司
馬復臨邊轅門十乘紅纓動玉匣雙龍紫電纏
米芑勤勞周室咏出師前後漢臣篇椎牛士卒
爭馳逐屠狗英雄孰棄捐驍騎連營分虎豹單

于嚙指避戈鋋身當出入安危繫任屬艱虞聖
主憐力屈材官經戰勝凱從元老放歌旋公孫
早佩陳蕃綬並冑令符伯起鱣膏札黃麻昭耿
耿紆金懸玉自翩翩名知君實兒童問才較汾
陽將相全聽凝聲隨變鳳闕朝天班冠五花韉
功垂塞北吞胡畧樹定江南下瀨船論道頻頒
溫室詔賜予奚但水衡錢經綸力挽乾坤正霄
漢忻沾雨露偏共荷洪鈞開壽域況逢弧矢掛
賓筵霞標邸第朱明改地接芙蓉太液連行坐

未須扶几杖貽謀今已見貂蟬珊珊羽客祈黃
耇秩秩麒麟立綵旂名並風田當五百應期桃
爛又三千感深帝念心逈赤皇上曾有赤心幹理之論位極
臣僚鬢尚玄根老靈椿無歲月勛留琬琰共雕
鐫不材幕府叨交辟視草郎曹幸備員顧盼敝
帷徒感激飄零末路竟迍邅敢將憔悴吟空澤
實賴吹噓送上天欲學王褒稱獻頌腐儒真媿
筆如椽

送少傅陳松谷相公請告還果州近體六

十句

一自從 龍秉國鈞人將有脚比陽春元功已
上中書考大化能調四序均羽翼夙收黃綺望
文章直冠玉堂賓丹衷自獻惟傾日玄髮看來
未似銀拜疏嘉謨齊訓誥艸麻 清禁凝絲綸
共期蒼玉長懸佩詎識蓬心事隱淪計定菟裘
依劒閣榮遺簪紱謝 楓宸 溫言疊下情難
奪去志頻將表再陳消息縱持周易誠安危終
繫令公身青居地抱風雲氣抗跡神樓寂寞濱

人道賢哉今漢儔風斯下矣昔平津給兵賜粟
恩逾數太宰師垣　寵並臻鋌鈔朱提分帑
藏宮衣雙襲耀麒麟　綸章驛騎騰符節供帳
都門擁縉紳賢達應勞　明主借煙霞其柰上
書頻恥將稽古誇桓氏最愛沉冥學鄭眞綠埜
偶然開閬白英靈從此重梁岷非關駟馬方歸
蜀欲過枇花訪避秦剙許鑑湖紛感激眼當魏
闕愈酸辛珂鳴故里堪移俗席挂侯門更是珍
朱鳳雲深扶几杖嘉陵江轉半松筠膏肓泉石

終無恙呵護山川會有神使者益州星作客先
生錦里角為巾鶩傳紫塞新飛檄望失蒼生未
解獰黃石休尋橋下老商巖還是夢中人鯫生
已分甘時棄材館何因晚見覩邑子名緣楊意
得門墻容豈郤平倫鄉心共逐枌榆社使節慚
稱鎖鑰臣暫喜路瞻清晝錦難禁淚滿屬車塵
曲轅莫道非文木猶借天年頌大椿

題張司空兩祖並封冊

黃麻日月煥天章幾見鴒原並寵光雨露向來
多聖代風雲元自擁門墻江山望族開於越水
木靈源本洛陽鼻祖從龍曾邑蹕耳孫題柱盡
仙郎丹霄早曳尚書履白筆高飛幕府霜八座
泉臺稱二祖千秋樸棣準三張佳城葱鬱棲鴻
鴈　優詔紛綸總鳳凰玄晏未能終式穀伏恭
誰見兩高堂山中宰相名何遠河上仙翁去不
亡爵列鄭侯封共顯情同烏鳥報俱長武林勝
事鳴珂里南國詞人翰墨場好把江流論並澤
濤聲今古壯錢塘

寄壽申陽何封君

桐栢山高淮水長靈源千里向申陽神知嵩少
應同降景測天中且未央几杖名高耆舊傳門
閭人擬鄭公鄉芒鞋曾是雙鳧舄阿閣新棲兩
鳳凰鼎食大官分　御膳金緋黃髮煥天章二
龍再見平輿瑞萬石聲從月旦揚伏氏儒名傳
累並王家文獻自青箱誕彌厥月懸弧矢客擁
初筵盡鷫鸘伯也曉雲親舍近仲兮當晝錦衣
光千秋地卽鳴珂里二室花明綠野堂玄塞祇

憑青鳥使中原遥寄紫霞觴

檀州夏日過仲脩小亭亭前一槐如盖愛而賦之

城隅小築避囂喧曲巷悠然嘉樹軒亭外青陰留短徑花間飛盖擬西園烟霞忝谷分山色鷗鷺潮川過水源不解人誇金作埒從來吾愛席為門時臨九夏涼堪藉影動千枝翠可捫凌亂窺筵俱免目婆娑舞地起龍根當天赤日應迴馭矯首團雲積漸繁倘許問奇頻繫馬真他垂蔭趂開樽移文無計酬猖鶴浪跡相依且塞垣非爾風流能好我邊塵久矣客銷䰟

寄壽髙平劉少叅六十四歲

囬首中丘御李年猶思郎署共周旋便裁竿牘非容易一別星霜幾遞遷家倚大行天作嶂霞棲濩澤地逾偏遺榮蠟屐千峰遍未老公車四壁懸屈指春秋符易卦出塵蹤跡類神仙連蜷桂有劉安賦鴻寳書緣子政傳六月息飛知大鳥三公靈應見青鱸變龍佳嗣星辰上金馬承恩 帝座前鵷閣夜然藜杖火瑽臺詩和栢梁篇繡盤眞誥雲霄下詔擬玄纁日月邊列鼎大官分御膳朱緋春色照初筵丈人耆德元開社遊子浮雲望入燕仙骨看來身似鶴詞林爭頌筆如椽東封豈少西池祝南極還膺北斗連所願彭年俱七百任教桃實過三千觴歌欲獻巴人曲投贈還圖范伯舡莫畏長平關路隔但憑青鳥下丹川

寄壽陳四松父母七十

屈指鳴琹三十春口碑山邑尚如新雙鳧未化王喬舄五柳先懸陶令巾南國並家今見楚太丘群從舊稱陳衣冠故里知名闕弧矢高門表誕辰絳老相逢還問甲嵩神有意會生申澴濵川至傾杯聳雲夢胸吞起釣綸獻賦仙郎蘭省客忘機老子漢江濵古希暫為君庚頌欲學莊生祝大椿

壽海寧陳母七十七歲

東瞻海氣日翩翩瑞逸慈幃設悅年平地應眞

南岳主生天介福北堂仙精從太乙能闓歲曲和仙姬有步玄七七長生行望八雙雙久視直迥千鳳冠兩詔恩波闓鸞誥重題御墨鮮膳出大官供五鼎坐留珠履慶初筵尊前簫鼓依瓊樹膝下芝蘭秀綵旂彤管書來垂琬琰斑衣舞處總蹁躚望雲遊子吟成越獻頌詞人句盡燕欲奉板輿潘賦好終圖金母漢宮懸兩高並作南山祝寶籙新從青鳥傳巴客原非詞賦手稱觴操筆媿如椽

壽洛陽董太淑人八十一歲

維嶽中天會有神古今靈異仰陶甄董家慈母雙成侶焦氏師眞二室身碧眼雙雙能久視遐齡九九慶靈辰北堂華髮逢開歲南岳夫人果應眞不必藍橋期杵臼却從明並産麒麟辟侯絕域思親舍開府瑶池實近鄰竊得氷桃歸作獻擲將簪綬為寧親白雲天遠時從望烏鳥情深表再陳孝弟一朝逢聖主 恩波三錫到功臣閱書大賚香胡續紫誥重題御墨頻從此斑衣依楚製且傾東海饌姜鱗藍輿舊識潘仁賦蟬母終圖漢辟新擬向洛神操筆賦元來巴里媿詞人

居來先生集卷之二十四

居來先生集卷之二十五

銅梁張佳胤肖甫著

五言絶句四十八首

詠扇 三物張真人所遺

神箑散天風松雲製瑤闕一嘯揮青山揺破滄浪月

詠硯

壁水蒼龍化陰山墨海青美人如贈我松下寫黄庭

詠杖

瑞竹雙龍幹飛騰介象材願隨緑玉後同陟閬風臺

亦佛鋪聽流泉四首

孤杖曳長風西下定西嶺四壁開青山水氣衣裳冷

亭右落飛瀑潺潺循除鳴獨坐雨中色聽此花間聲

巨壑排飛流澄心坐忘暑皆前行白龍隱隱作

□琴西南行軋軋念知已偶爾坐高山悠然見流水

溪居偶成二首

山林寄城市卜築捐煩諠悠然衆景會兀坐堪忘言

月影挂虹梁川流繞螺髻門停刻曲舟逸駕從此挽

題鄭公小冊八景

雲中築精舍時被白雲鎖主人如是觀觀來竟無我 右觀我亭

緋桃自仙種曾是武皇移花氣薰春酌天顔想像時 右緋桃園

斗室不盈丈焚香日跏坐藏裏大光明放出天人座 右虚白室

高臺棲黑帝北枕千芙蓉單于受款畢霜天扶短笻 右陽和臺

駘蕩回春色萬峯散成紫緩步野橋時潺潺愛

流水　　右萬春山曉

危閣嵌青壁孤蓬飽長風燕磯頗類此心落大江東　　右俯江樓

萬壑散茅齋蒼苔落屐齒但得同心人處處佳山水、　　右萬壑亭

青天垂片月丹樹依長松獨坐沉冥處濤飛千萬峯　　右秋夜松月

最景園

選地得東偏園景此其最摩詰倘見之應改輞川繪

園雲徑

東園有三徑不但菊與松白雲團團起群芳藉短節

蒼雪塢

寒枝照蒼雪古月升高臺誰為發孤笛吹落江城梅

叢蘭館

[illegible][illegible]大國香紫畹得其九幽芳對庭除可結同

[illegible]

挹華軒

流灔南溟起氤氳青雲集清秋俯層軒芳華翠堪挹

爽然臺

壓起不到地臺高欲刺天把酒衆山出對之心爽然

春旭樓

危樓出園景紫翠遥相射山雲宿飛甍海日掛東壁

餐英館

采采淵明籬三三蔣生徑帶露餐落英陶然詠秋興

右軍池

内史千秋人風流永嘉守微風生墨池猶作龍蛇走

通華徑

萬卉繡紅徑四序皆芳[illegible][illegible]策任所之飛花[illegible]

客衣

題畫冊二十一首

碧玉聲珊珊中庭擢修幹月影下欄干風來恭凌亂

蕉葉搖天風錦石標華宇欹枕北窗眠留聽今宵雨

山水衆景會孤亭敞陽岡風塵不稱意終焉此坐忘

茅亭面白水苔石生丹楓獨坐者誰子幽意窺

詩鴻濛

飛鷗掠錦浪古石繡莓苔短橋客子至况是抱琴來

婆娑墻外柳隱見水中磯欲問幽人意天長鴈自飛

奇峯高刺天松濤響朝暮誤報落銀河窗前飛瀑布

岩椒響流泉高臺倚空翠凭欄發大觀天光盪胷次

峯危不敢攀流水在屋下空齋知有人自是沉冥者

青山不拒人世緣尋勘破得酒且班荊對此流泉坐

遠洲雜錦石高柳覆茅齋道經手自把悠哉千古懷

懷人不可極鼓檝烟波開何用主家在元因乘興來

千峯望不盡結廬水中居群鷗任來去忘機常

詩晏如

地僻不受塵久無長者轍策蹇者何之門掩千峯雪

長松落餘響野花開翠微山空人不見青林白板扉

綠水趣揚舲山環萬壁青知君載酒處多是在玄亭

選勝煙霞宅栽衣多薜蘿得此屏生累弓旌柰爾何

長夏湖水寬徵茫目可縱何以注吾胷八九吞雲夢
歘岩覆野屋危欄發奇觀遊者無晝夜此影不隨瀾
是誰築衡茅瀟瀟傍烟水釣臺任所之為漁亦惟爾
彼岸有盤石上結滄浪亭棲遲托微尚因之寫黃庭

居來先生集卷之二十六

銅梁張佳胤肖甫著

六言絶句二首

題畫二首

高樓風露寒鴉飽歷星霜古木雪天杳杳何之江夜雙雙共宿
天墮銀河千尺松扶畫棟層霄老子興復不淺若有人兮相招

銅梁張佳胤肖甫著

七言絕句一百八首

塞上歌四首送楊兵憲赴易州

從來燕趙有悲歌擊筑相看俠氣多日落酒酣
何處眺黃金臺上白雲過

簫鼓連營擁漢兵年來胡騎獵長城威名開府
秉秋去一夜風雷下紫荊

八月胡天萬里寒送君秋色滿長安西關士卒
頻歌舞夜夜遥從北斗看

天王推轂重邊臣命下千官肅紫宸投筆休誇
班定遠勒銘歸卧漢麒麟

江津舟中即事四首寄楊升菴

白露濛濛山色寒誰家漁網繫江干歸心倏忽
三千里煙水愁添十二灘

碧草煙花照客船山青沙白浪浮天美人心斷
千峯雨何處看雲不可憐

野寺鳴鐘過緑溪烏聲岩畔隔江啼愁來欲問
巴川曲天盡浮雲萬嶺西

蘭橈風順送漁歌估客洶濤日日過寄語操舟
惡年少龍門新漲夜來多

登香爐峯四首

獨上香爐生紫烟玉峯瑤草不知年春風一笛
横吹月萬壑梅花落九天

呼吸通天坐石峯雲空真見削芙蓉爐邊笑拾
長生藥此日青山跨白龍

浴髮天池望九州白雲無際大江流遥看樹色
三巴滿醉指仙人十二樓

青山雨過石光寒指顧中原盡覺寛獨把紫芝
瞻北斗五雲飛處是長安

送江明府之洵陽二首

秦川南盡大江流明月時登天漢樓莫倚仲宣
能作賦洵陽元是古梁州

漢江西望接天長一路青山轉太行若到關門
逢尹喜懸知紫氣滿洵陽

送張子西還三首

相逢雪色照長安別我休歌蜀道難爾過三秦
登二華青蓮偏向月中看

三十年前車馬塵青山忽動白綸巾嘉陵挂席
堪垂釣千古應為江上人

逸氣長歌梁甫吟拂衣時對碧雲岑月明棧閣
三千里盡是思君一片心

送羅山人遊雲中諸鎮兼寄晉陽太守二
首

燕關北去枕居庸紫氣遙瞻列萬重回首兩都

形勝地可無詞賦答千峯

春山彈鋏度飛狐千里相思塞月孤下榻豈無
陳仲舉莫將旅食咲揶揄

春日偶有登樓之思口占五絕句戲東甘
泉甫

聞道長安百尺樓知君飛檻俯神州王孫幾度
思芳草春色誰將望裏收

客久風塵迴自猜看君元是里中材仲宣縱有
登樓賦吾土應從極目來

燕京酒壚紅炙天出門每挂杖頭錢朱欄深鎖
楊花落醉裏長歌明月前

獨坐春風感漱盧白雲望斷欲何如豪華豈少
元龍氣夢裏吹簫上碧虛

嚴關西鎖太行低滄海東浮碣石齊更有三都
作賦手何因騁望到丹梯

送陳鳴仲謫閩中

薊門握手醉風塵寒雨千峯送逐臣客路三湘
歌九辯不知何處弔靈均

閩荒南望海雲收萬里翻成一壯遊此去知君
愛詞賦武夷山水不勝愁

送劉使君之襄陽六首

丹楓落葉滿燕山南去浮雲不可攀雙劍贈君
秋色裏忽令星斗挂刀環

鹿門西接萬山隈神女鳴鸞下鳳臺江漢風流
誰第一知君應是弄珠來

墮淚昔聞羊叔子沉碑猶憶杜將軍功名千古
垂南國峴首江潭更見君

南登天柱赤霄齊風捲雙旌日月低飲馬豈無
甘露井酣歌時和白銅鞮
狂歌燕肆慣相隨北斗長將作酒卮別後接䍦
無處倒夢魂難到習家池
太嶽天門紫氣垂松花片片曉風吹孤懷化作
千峯月夜夜隨君君不知

題徐生夢雲卷

曉辭姜被卧青山一榻高懸空翠間洞口桃花
春萬樹知君不放白雲還

海西削出千芙蓉歲晚滄江有卧龍枕上風塵
吹不到石門日日紫霞封
夜半天鷄啼紫煙瓊裾長共白雲眠高松萬壑
搖明月無數寒濤落枕邊
丹丘曾醉九霞觴亦有仙人白玉床雲卧看君
如可托為余先挂赤城梁

延福宮招洪山人二首

笑擁仙人白玉裾紫霞深處即方諸眼前誰有
風雲氣遲爾同探石室書

丹臺夜吸金莖露瑤草春深石殿雨獨坐閒披
五岳圖相期折盡三花樹

送塗使君之山東五首

海上三峯北斗齊紫霞啼破見天鷄山中玉簡
君如寄一夜風吹日觀西
燕臺楊柳高插天無數飛花當眼前誰把清歌
沉易水北風吹作薊門烟
望裏雙旌拂岱宗獨將孤劍倚芙蓉相聞若遣
秦松鶴天路浮雲一萬重

北斗城高照客星錦囊深貯岱雲青探奇何必
秦人碣寄遠能無魯壁經
浮丘青雲自有媒黃金難得問燕臺長纓恐落
風塵裏好寄滄浪水一杯

送人還揚州

長江南望片帆遥萬里雲山接暮潮落日誰歌
秋夜曲天風吹破廣陵簫

雪蓑子與余宿蘇門山中承枉篇章賦答
一首

蘇門高枕萬峯雲片語人間不可聞湖上愁看雙白鹿何年天路一逢君

送杞人劉子旭僉憲赴蜀中

輶軒使者西南行沙海秋風萬樹聲自是黃河能送別東流難盡古今情

雙星直傍益州看叱馭休歌蜀道難玉壘低垂白象簡裁眉截作惠文冠

天府何如舊益州年來無地卜菟裘問俗若行巴子國知君先抱杞人憂

天掛星橋一水分烟波織就錦江紋石犀遺跡今如在萬古功名見使君

送蔡子木少司馬督戎政六首

簡書使者出長安天子宵衣正築壇七萃八屯誰上將中臺司馬萬人看

千里憑熊指玉京風吹棠樹不勝情黃河似寫攀轅恨長作東流萬古聲

臺倚梁園並具茨星分大角總綱維樓船忽渡黃河水金氣高翻白羽旗

驍騎連營玉帳開飛騰盡是羽林材九關地蹴風雷陣萬馬秋驕龍虎臺

琱戈落日擁中原大戰當秋列薊門直北浮雲無處望鈎陳常傍紫微垣

宛丘愁聽兩秋砧流落何人問陸沉倦客自收青幕後誰將書記比陳琳

彭大參性嗜玄理因出先太夫人神篆余甚奇之遂口占二首

婺星遥落大河濱靈匹曾傳白海神鸞鳥已乘

西極使龍蛇不數衛夫人

天妃遺篆落人間每向神霄聽珮環獨有仙郎能授訣共看彭祖駐童顔

宿王官峪洞中

一榻孤懸天柱峯洞雲秋夜枕芙蓉披衣坐攬松門月飛澗聲吹白玉龍

百尺飛流灑翠微萬峯嵐氣染秋衣山童不解徘徊意一入紅塵事事非

送亢水陽左使之西川

使君中夜傷三台建節今從益部來閣道排天
雙劒出棧雲驅馬萬靈開

肘後銀章似斗懸功曹書記日翩翩袖中彩石
龍文色直向西南補漏天

曾於秘閣代絲綸三策千秋照紫宸不為文翁
能治蜀如何岳牧用詞人

休歌蜀道向三巴叱咤風生漢使車父老再傳
司馬檄蓉城盡發紫薇花

請郡當年出帝京君心初不厭承明但使陽春

彌大地肯教筆札勝儒生

天府當時號益州年來多事總堪憂保釐西土
還今日千里甘棠萬樹秋

官曹近接武擔岑蜀地江山好自臨花落案頭
人吏少天留石鏡照君心

排山江漢古今流頫視荊吳接上游獨向雄關
誇鎖鑰中原輕重本梁州

凌雲露冕並彭門十道驚看四岳尊錦水江通
成潤澤峨嵋天造作藩垣

問俗頻年漢使勞天王此日重詞曹成都休訪
君平卜綸制於今待彩毫

留滞中原有歲年因君鄉思繞青天懷人賦得
峨嵋月寄遠何須薛氏箋

荅塗憲副

秋鴻忽報豫章書萬里龍門問謫居别思只愁
君不見已驅明月上匡廬

登太行山四首

矯首青冥萬里看河流秋色不勝寒天風灑掃

中條石坐折長虹作釣竿

山水休誇謝永嘉風流吾愛葛丹砂漫驅五馬
行空翠化作雙龍入紫霞

雨後天鷄倚杖聞長松日日挂飛雲峯頭取得
芙蓉露貰石招呼太華君

一謫人間二載餘袖中長草問天書山逢五老
深相愛為道行藏付太虛 五老峯名

荅鄭中伯處士

遡梁當日勝相如白首何門更曳裾聞爾近添

婚嫁事三江或恐負鱸魚

雙鴈秋風下岱宗傳書盡是紫雲封夜來呼得秦松鶴天路相將一萬重

林皐王孫將有婚事客因彈關雎醉中走筆二首

瑤琴誰為奏關雎曲罷雙星在紫虛天上赤繩三萬尺醉來直欲繫蟾蜍

相逢秋色下庭梧銀燭金罍夜不孤河上月明無所贈因君咲解漢江珠

題五峯

五姓湖邊五老峯青波搖落千芙蓉閑來共駕緱山鶴明月吹笙第幾重

餞別方伯王鑑川之中州八首

仙人掌上暮雲過鸛鵲樓邊野樹多天為清樽重離別故垂明月照關河

岳牧雙旌斷彩虹中原秋色好憑熊地留棠樹今分陝天設藩垣自大嵩

雨後花明使者旌崤函東去紫雲生離心化作黃河水千里隨君到汴京

野風吹上大梁臺彩筆難逢作賦才何意菟園零落久千秋今見漢鄒枚

二室儒花冪紫煙兩河歸鴈遶青天懷人若縱中條目何處浮雲不可憐

褰帷今日再遊梁汝海曾聞下鳳凰獨惟次公偏治郡功名那復使君長

高天落日照平原露冕凌雲　帝使尊龍劍悲鳴沙海月汴花開出紫薇垣

幾年建節大關西去後人傳太白低不信周南再留滯燕然銅柱待君題

席上留別山陰王

兩年托乘醉西園解劍難酬國士恩別去止留明月在清光夜夜遶王門

別大石王子

離歌今日賦河梁不盡浮雲起太行我向穎川頻洗耳貯聽雙鴈過淮陽

華陰送李道士二首

蓮嶽雲銜白玉卮茅龍宛宛待君騎臨風醉把
仙人掌屈指空山訂後期
高秋明月照秦山東去浮雲不可攀已遣天風
吹紫氣為予相送過函關
別何廣文
南國曾誇水部才大江初值季鷹廻如何復作
金鷄使萬里秋登海上臺
金齒道中雜歌十首
叱馭何如鳥道難無名花向野林看雪山飛瀑

雲齊落多少征人五月寒
古驛樓高雷雨鳴青山無恙夏雲生愁來江漢
人千里落日風傳布穀聲
萬峯深處打牛坪父老猶能說孔明一自渡瀘
鳴土鼓南中何地不桑畊
橫嶺雲盤石磵多芙蓉隨杖轉嵯峩泉聲百道
淩天出散作西南九渡河
諸夷村落萬峯中駐牧分明漢俗同聞道近來
租調若安邊誰念昔時功

滕備江深江草齊江花開處鷓鴣啼傳南矯首
青堪摘霞氣猶懸萬嶺西
江濤吹轉大滄東日月雙扶駕海虹千尺銀鐺
驚不渡飛梁虛掛赤霄中
寒濤齊響萬松枝立馬空山拾紫芝何處夷歌
聽不斷迎神或是竹王祠
高臺曾是漢時營千載天威尚有名日暮九隆
何處望夏雲飛滿不韋城
千山忽盡見哀牢野闊天空俯佩刀風雨驟隨

遊客到雷聲吹散大江濤
賀張內山聞弄璋之報
雙鴻春報碧鷄關玉樹新生大海間何故東南
常五色明珠光在會稽山
西郊即事口占四首
爭覩元戎事北征滇中男女亦傾城逆酋久渡
金沙水萬馬翺翔海上行
龍旂閃閃落霞紅鵠印纍纍大斗同漫向軍容
誇上將從來軒鶴可臨戎

將軍世業舊登壇秋色蟬文擁大冠幕下紛紛
齊擐甲不知誰似漢材官
中央玄纛指清秋夾道黃花照紫騮豹畧虎頭
俱莫問生來萬里坐封侯

居來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居來先生集卷之二十八

銅梁張佳胤肖甫著

七言絶句一百二十一首

夜過朱僉憲省署四首

深秋門掩玉繩低鴻鴈天風過碧鷄曾是二京
題柱客如何同到夜郎西
黃菊西南相對開浮雲片片五華來聞君疋馬
將東首明月愁人海上臺
時事相逢一拊膺虛堂蛩語亂秋聲鄉心共寄
昆明水下盡巴渝更秣陵 朱南京人

憲府高垣步屧過風流無那使君何留連不為
杯中物握手悠悠世態多

皆可園雜詠九首為呂沃洲賦

高閣憑陵霄漢間紫烟日日對南山清秋坐攬
滄洲月千丈芙蓉次第攀 右可仰
明窗高起赤城霞遊息春飛菀苑花奇字應尋
楊子宅古書不羡鄴侯家 右可游
案上長橫太古經焚香秋夜氣冥冥玄亭滴露

徹無始掩卷山空萬壑青　右可玩

高齋深鎖翠微煙一飽匡牀自在眠臥聽天鷄啼海日何如蝱夢惱青蓮　右可休

竿竹為亭逾十尋紫蘭黄菊並陰森天風吹作瀟湘雨石冷蛟龍時一吟　右可君

華林諸果鬭春暉花片如雲萬樹飛地主甘泉今獻賦漫勞清夢落芳菲　右可圃

綠水孤亭虛映空澄波秋色鏡湖同東南不盡芙蓉影吹入寒塘落照中　右可鑑

東南竹箭會稽材鳴鏑平原晝鵠開呂望龍韜稱帝佐功名不數漢雲臺　右可觀

沃野桑麻萬寶成青山鼓腹放歌行田居虛說陶元亮垂老何曾見太平　右可稼

宿太華山寺四首

石床横架萬峯西海上雙珠入户低自是山中無玉漏朝霞還有碧鷄啼

萬點春星枕上生何來黄鵠四天鳴蓮燈十丈垂虹氣疑有金仙跨海行

焚香高臥太華煙鶴唳松濤夜不眠欲識此中無住着海心月在白雲天

鐘聲一枕濕青雲松閣高懸樹杪分夜取大瓢收沆瀣峯頭持贈太華君

宿玉泉寺二首

燈前山氣晚氤氳玉澗飛流遶榻聞不向山川談霸業功名千古一浮雲

松篁色染萬峯青鶴唳匡牀靜可聽十丈蓮燈垂紫氣不妨深夜坐談經

南陽留贈劉醫

旅病春淹宛洛間偶逢玄論破愁顏山中舊種青城藥石室期君講大還

偶成二首

被褐英雄謾自哀漢庭應詔攬時材請囊好問平原客十九人誰上楚臺

休將閒達動諸侯擁腫天年好自由最是虛名能誤國乾坤何事不浮漚

娘子關二首

鼓行西去是綿山紫塞黃雲指顧間豈是丁男
當日少遂教娘子獨名關
平陽公主解提兵葦澤千秋尚有名此日抱關
無限客愁愁容常傍羽書生

送大中丞翁見海入拜少司空十首

黃麻朝下　紫宸居玄武名傳赤伏書此去三
臺臨北斗九衢秋色盡迴車

樵牧曾依大海西東山猶記費攀躋徵書自遇
龍飛日勉為蒼生起會稽（公自應天歸今上召起）

開府中原　帝制專東方千騎總翩翩扶桑日
傍轅門掛岱嶽雲將大纛懸

寬租有詔漢廷宣賑貸仍頒少府錢不是封章
能悟主東人肯廢大東篇（北畿山東大災皇上特俞公疏發帑金賑之）

司空家傍秘圖山石洞曾探玉檢還恠得馮夷
能效職玄熊今復見人間

千里金隄夾濟陽萬行垂柳勝甘棠漕舟首尾
銜星月疑是天河落大荒

朝天爭識少司空水土全憑畫槩功虞帝已能
咨四岳漢官元自擬三公

曾草河圖上　紫宸抗章中外駭批鱗但稱
主聖能容諫不擬人間羨直臣（公繪漕河圖聖上留覽並頒中言甚剴直）

文武當時有重名　璽書諸郡任提衡一從撤
散芙蓉幕談笑俱銷渤海兵（是年勑公節制諸道軍務）

八月仙槎海上行秋風雙履曳承明鵷班去接
夔龍會制作從容佐太平

寄清源鄭侍御二首

當年同第復同流出處雙懸畏路愁欲學使君
逃世網便携雲物老滄洲

七月秋風海岱生登臺偏重故人情城南目送
潼河水不斷東流日夜聲

玄玄洞二首

桃花全似武陵溪春鳥時從谷口啼何處水聲
吹不斷玉龍雙挂洞門西

飛泉雙下竹間分遶洞千峯長白雲坐待匡牀

窺夜月焚香同扣紫陽君

老子閣下留別諸友人

君歌長鋏倚風塵余為浮名問水濱怪得旅亀銷欲盡看來同是異鄉人 右別洪山人

開尊仙閣大河濱晉水秦山此地分明到岳陽棠樹下還同父老共思君 右別許大守許曾守霍州

交誼同袍二十秋那堪客路入并州離心不似黄河水萬古關門日夜流 右別彭大参

攢眉不但是離愁別我憑誰辨斗牛被褐君看

懷王者陵陽三獻始封侯 右別許茂才

愁見樓頭白玉巵驪歌偏傍晚風吹主家山第看難盡縱得重來已後時 右別許膳部

阮家叔姪竹林賢好客頻開玳瑁筵我自疎狂人側目感君供帳大河邊 右別焦生叔姪

七日中條山行有懷枇林諸公

四塞秋雲對愴神無端漸及菊花辰大行豈少登高處把酒難逢落帽人

洛中諸公各賦詩為別因次韻荅之

乞骨西歸入洛年茂陵人隔此離筵思君明到關門日為遣東風寄紫烟

連雲閣道倚天開萬里清秋張翰回漱齒何須建業水徵書應下洛陽才 右和荅柱峯

喜雨招敖山人

雨聲堪破萬人眉招客開尊此一時書到便須先躍馬山堂同詠大田詩

由松隱九龍香爐峯下巴嶽山房六首

桂枝偃蹇萬松間金粟如來晩度關巖畔忽聞

鐘磬發隨雲又到九龍山

不辭芒屩踏千峯朱草玄雲洞口封一自青牛乗紫氣令人解說三丰

行聽涉鶏振野田黄雲細捲稻花烟歳時自少山中曆流火應知七月天

削出香爐入望微紫烟裊裊撲天飛山靈莫作風雲態掃石吾將此振衣

屨遍青山興不窮下方更有梵王宫僧將法曲迎松徑欲把無生學此中

携客雲門待暮鐘人天秋色上芙蓉空林向夕
休談虎卓錫安禪好制龍

贈曾三甫中丞平都蠻凱歌十二首

略地西南古漢疆至今遺種尚戎羌天王近拜
登壇者佩印看君出未央

油幢一指大江濆到處壺漿勞六軍傳與川南
諸父老十年此地號神君 公昔尹富順

淩霄扳盡犬羊群破竹風聲百砦聞地險敢誇
飛不到始知天上有將軍 淩霄城蠻寨最險者

使者勞歌六月詩渡瀘重見武侯師旋頭忽隕
朱提野酋首高懸太白旗

清霜秋淨百蠻天旆旐央央萬馬前斗氣浮空
知請劍峽江中斷為投鞭

節制從容羽扇操時時立馬見天高青山色借
芙蓉幕玉匣先生虎豹韜

高牙直建萬峯頭策士如雲虎帳收試聽營中
相對語俱言公骨自封侯

帳下何人不請纓凱歌秋共塞鴻聲天留萬壑
堪歸馬地繞長江為洗兵

不將俎豆廢干戈一檄功成諭蜀多下里難當
春雪調九夷重獻白狼歌 公郢人

寶器全俘會有神相傳諸葛鎮夷人千秋淪沒
今歸漢或恐明公是後身 公獲諸葛鎮銅鼓鬵等器

吉語星馳達建章中興天子坐明堂賀羆千官
看面縛俘來俱是夜郎王

帝念中丞西破戎賜予不但有彤弓圖形別起
麒麟閣一代勳臣好是公

萬縣天生橋甚奇口占二絕

青溪百丈斷青山天造虹梁鎖碧灣莫是星宮
機下物落從銀漢出人間

巨石飛流一竇通可知天帝鑿鴻濛祖龍鞭血
非難事烏鵲填河未是工

飲雲安酒甚惡戲成一首

醺人一盞少陵謳沽盡雲安未破愁寂寞高陽
江上客願將從事老青州

巫山留寄黃友二首

賦就凌雲不易逢空將豪氣擬元龍相思拾得江心月留挂臺前十二峯

聞君耕鑿在荒陬念別陽臺已廿秋若使移家傍城郭江山何處不生愁

夔子食蕨粉聞土人以代饔飧戲成一首

白帝城中紫蕨霜貧厨乞得画船香土人日食成倉父二子何因葬首陽

雪中過曹生邨居

射獵南山疋馬歸北風吹雪點春衣瓦盆且就田間飲野色偏宜白板扉

題畫三首

古樹濃陰夏日長一編相對據胡床飛流千尺雲齊落六月寒生草閣凉

芙蓉寒削倚青天雪裏鐘聲古寺傳折得梅花歸去好閒軒時對萬松烟

東風桃李自成蹊谷靜如聞一鳥啼春水何人天上至斜陽相待萬峯西

病中姑蘇郭光禄寄虎丘茶賦謝四首

體中藥裹不曾虚撥悶誰裁越石書茗色寄來金掌露文園一起病相如

江深楊子萬流齊第一曾經陸羽題煮得龍團清到骨何如服食比刀圭

靈芽春茁虎丘岑陽羨蒙山並不任汲得寒流燒石鼎江天月對此時心

高陽酒人不愛醒竟陵弟子時著經入口能分九業水安知天上非茶星

曾中丞西園草堂四首

陽春門外漢江東考室真成一畝宮恠得龍文常五色由來此地是新豐

藥欄花圃帝城西萬紫偏宜落日低拾得明珠天漢渚高懸臺榭待攀躋

金緋一擲出秦關抱甕歸從漢水閒滿地紫芝明似錦知君移取自商山

有子從龍玄扈樓丈人因得問滄洲集賢邸第東都裏綠野他年此處求

題范醫二松

百尺凌天入户青霜枝盤作二龍形主人煉得千年藥長向靈根取茯苓

不種三槐擬上公嬾因叢桂待西風日呼沆瀣壺中駐仙露來從兩樹松

喜子玄至次來韻二首

別去青山猶鶴群那堪風雨客中聞何人命駕能千里世上悠悠始見君

天浮楊子鷺為洲萬里濤聲過石頭惟道真人來度日紫雲先入大江流

鳳凰臺夜集諸公余醉先歸遲子玄不至戲問二首

湖山高宴鳳凰臺醉後鳴鞭戴月回夾水青樓元有曲劉郎曾否入天台

名園大似武陵溪花徑縱橫眼易迷宮漏聽殘人不到月明高樹夜烏棲

子玄還汝南余亦有中山之報席上口占為別

驪駒歌動秣陵闕玄鴈隨君汝海還春色江南留不住相期千日醉中山

送劉主簿陞趙府二首 代作

三年為政少鷹鸇道路豐碑萬口傳今日府僚君莫厭梁園牧馬亦先賢

遮道頻將車馬停渭城歌發柳青青送君欲作巴山月千里相隨過洞庭

寄題甘征甫江樓十六景

筆峯天削隔江青烟篆雲光見杳冥大地三千六百軸圖來處處是真形 右文筆山

松院樓西生紫烟蓮燈夜夜放人天玄珠自起摩尼色無盡圓明照大千 右聖燈

每於震旦問行蹤遺趾何年化此峯終日空山成住着須彌人鳥倘相從 右佛趾山

天傍高臺北斗寒書聲當日鬬江湍近傳玉檢藏仙室待爾歸來次第看 右讀書臺

硌研破浪瞰江天螭首分明画棟前此石好題醒酒字更於何地問平泉 右螭石

水簾飛灑萬波長千尺垂紅飲練光佩劍津頭

君莫度恐令龍氣捲秋霜 右水簾橋
晴沙纖月淨如霜白羽磨天一萬行語道鷺鷥
當日事已將清夢托黃粱 右白鷺沙
羨君中歲便焚魚一放江湖迥自如應為釣璜
逢 聖主行塗豈是學三閭 右漁磴
青杉高刺白雲層虬幹連蜷鳥鵲憑探鶯風流
傳晉代主人彷彿似王澄 右杉樹巢鵲
名園春色上花枝乳哺禽來了不疑始信主人
機事盡鷇巢因得俯身窺 右禽乳花叢

丹砂高擘荔支天萬顆園林似欲然君自蜀都
稱博物賦成應少側生篇 右荔枝園
君意元輕萬戶侯渭川千畝遍滄洲有時截作
桓伊笛吹落瀟湘夜夜秋 右竹園
偃蹇相樛雙樹枝天香偏與素秋宜山中勞爾
歌招隱盡是淮南叢桂詞 右雙桂
霜楠江閣並崔嵬翠色千章繞檻開歷落丘園
誰識得看他元是出山才 右楠樹
七百金收秫斛多還愁麴糵奈君何鴟夷待我

南浮日共爾江樓捲白波 右秋田
抱甕何人學漢陰日從鷗鳥杜機心吾家蓴菜
君曾種張翰年年秋思深 右園蔬

送陳玉叔學憲轉漕運大叅十首兼呈若
翁憲卿年文

翩翩騎便出長安萬里寧辭蜀道難為報霜臺
春色到紫薇花發惠文冠
天阼東南外府同頻年漕計是非中旁求卧治
淮揚者題遍群材不似公 公曾守淮安

萬艘帆影接吳都飛輓新分使者符聞道海漕
存廟議指南君自攬雄圖 聞有海運之命
三載銜文見國工西南鄒魯此時風應知楊馬
非天授化蜀何人第一功
江流春浪逐桃花紫氣東行見客槎當日雙星
同入蜀今歸又聚太丘家
長憑北斗問高名落日江含萬古情去住從來
無限客獨君能令雪山輕
山川不盡益州奇姓字磨崖處處知別後何須

[illegible]顏色中天明月已識曾

官程春色鬭芳菲花片偏沾遊子衣舞處班[illegible]

誰不羨那知濯自錦江歸

爾家江閣傍滄浪省覲春山晝繡光玄草何如[illegible]

楊子宅柴門可讓杜公堂公家有江閣乃慈讀書賦詩處也

漸老中原一病夫勞君青眼照江湖銷魂不但

生離別山水逢人轉自孤

送陳文學由蒲坂擢任孝感二首

關西夫子舊知名千里秋風度楚城絳帳[illegible]

傳往蹟青氈江漢有新聲

吾家本是漢川衆舊業於今傍九嵏一片[illegible]心

君去後獨留明月伴秋風

居來先生集卷之二十八

居來先生集卷之二十九

銅梁張佳胤肖甫著

七言絶句一百三十二首

贈馬孝廉文洲

橋柱曾看手自書吾鄉又見馬相如山中莫學

文園臥漢主於今愛子虛馬君以病未上公車

贈李尹雲峯

官粟辭來為折腰詩篇斗酒自消遙青蓮居士

元稱李五柳先生又似陶

贈陳少尹方溪

高臥長依江上峯看君豪氣似元龍一官勘破

浮雲態薄祿真如邴曼容

南平關送別馬用禮赴播州

繫馬垂楊古道傍典衣沽酒為君嘗煙花何地

無春色千里相隨到夜郎

關門脫贈兩吳鉤立馬雙江圻地流婚嫁尚平

猶未畢莫將容鬢老邊州

再遊玄天宮二首時建拱辰樓

松徑雲穿薄板車驚看樓殿入清虛千峯疑是
眞人過紫氣時時擁帝居
山水當年一杖收春花猶識舊時遊雲扶仙閣
天門近飛檻依稀十二樓

敖山人病詩以問之

九十風光強半過棲遲高枕欲如何夜來紅雨
千山落留得春聲杜宇多

朱秉器太守擢河南憲副十首

使者秉軺入大梁中臺列栢儼成行寒風六月

生沙海玉壘高橫柱後霜
漢廷高第是渝州五馬如龍陸海遊明發江干
攀臥處也停軒盖慰遮留
梁園百尺有高臺嵩少河流相對開一自鄒枚
裁賦後千秋又見使君來
天風一飽布帆過繞樹流鶯兩岸多峽口猿聲
聽不盡巴童又和竹枝歌
詞賦翩翩準二京當時治郡見功名請看漢史
班生傳文苑誰兼循吏聲
郡國婆娑棠樹枝尊前折贈慰相思遠城無數
江心石留作他年墮淚碑
中原日月半樓臺北去千峯立馬開歌罷四愁
聊寓目黏天一片白雲來
驄馬平原此日行繁臺秋色不勝情黃河自是
西來水尺素無由到汴京
椎才馳騁氣如雲好士時從孟部聞明到夷門
探故事何人不說信陵君
紫氣重封二室山三花留待使君攀懷人若縱

西南目天際峨嵋白雪間

張用可棋而舉男名曰玄佑索詩贈之

一顆隋珠掌上明精神全荷帝生成曲江自是
張家事夢裏天聞九鶴聲

閬中留別陳于韶十二首

落日開尊對錦屏偶來雙眼欲全青張騫槎上
携牛斗纔到陳家與德星
閬中城南山水奇杜老一言天下知地靈千載
知相待好手今歸陳拾遺

斗酒相從夜未闌狂來擊筑畫君歡莫言使者
頻持節九載風塵傷一官
白晳虬髯偉丈夫日將韜畧治江湖麒麟開閣
青天上不解何人入畫圖
樓高百尺卧陳登雨後青山好自凭一借天風
吹白雪至今寒氣滿嘉陵
同盟狎主兩峨嵋無柰徵書此一時捉鼻恐君
終不免何勞假手北山移
截海勳名一夢餘白雲高卧且樓居功成介子

詩　居來山房二十九卷　四

元無賞老去虞卿合著書
知君為我築糟丘太白高淳北斗愁若許髯公
稱酒帝分封不讓醉鄉侯
青山葳處見良弓對爾悲歌古大風使者何年
無薦草君王深在未央宫
單于稽顙近邊州欲勒燕然今且休好築騷壇
千百尺歸來與爾割鴻溝
關前龍氣七陵尊鎖鑰何當壯北門取贈錦屏
君有意携他高護紫薇垣

把酒平生意氣親天容二子破風塵銅梁劍閣
天生匹此事何須問衆人
一入神宣風景可愛遂成四首
行歌蜀道日生愁豁眼溪雲上驛樓立馬細聽
邨舍語家家今歲稻梁秋
千峯紅樹散朝霞爛熳真如二月花坐對石林
貪不去垂楊流水抱人家
黄雲鋪就稻花天隨處車轔百道泉回首吾廬
如可卜探囊羞澁買山錢

詩　居來山房二十九卷　五

征途無盡竟何如流水聲中雜使車一片武陵
溪上色却教人喚作蓬廬
抵宣鎮恭迎　勅諭四首蓋盛生泰甫賫
捧兼得歐禎伯大理梁持伯膳部劉子玄
余君房二孝廉書末首遂荅之
團龍璽勅五花鮮中使承恩捧　御筵傳道雄
邊誰第一雙星已照古嬀川
青山寒抱白龍堆撲面胡塵擁騎開傳與名王
諸部曲　璽書新向日邊來

腸畫嚴城戍角殘河氷千里照桑乾黃麻尺一
風雲護多少降王齒指看
書來雪後塞鴻低南望霜天路不迷明到燕臺
看夜月可知人在赤城西
聞劉子玄試畢出居庸訪余上谷聽捷以
六詩迎之
漢家陵樹鬱葱哉鎖鑰雄關北極開似有真人
天上至先驅紫氣自東來
彩毫新製五花文氣色翩翩自不群獻納無愁

楊得意何人作賦可凌雲
怒馬貂裘赤玉鞭胡雲西指大嫣川泥金消息
須㬰事吉語從來此地傳
彈鋏長歌出塞篇欲憑雙眼盡胡天斗間夜動
龍文色特地來尋張茂先
裁向詞場敵萬夫又從紫塞擬吞胡最嫌稽顙
單于日惱殺燕然一字無
鷄塞瀟條熱洛河羊羔較定金叵羅明日相逢
下車揖若為楚舞予楚歌

贈星士蔡瞽者
不將青眼向時人酒肆藏名五十春一聽懸河
驚四座全憑舌上吐星辰
山人茅屋傍青城牢落風塵損道情刺刺聽來
譚不了翻愁世網寄浮生
大司空曾三甫生子客有得古畫者請予
題為賀
兩口真人潛真形轉女生出嬰兒靈抱送此兒
看誰子請君細看環與鉼

老僧岩
面壁空山不記春長將無語答時人須彌四九
黃金相化作頭陀百丈身
石梁洞
虹影高懸紫石梁洞門天放海霞光匡牀欲借
和雲卧又報仙源道路長
靈峯洞
鐵壁千尋劈巨靈天門中斷列仙庭逍遙自隔
人間世朝暮雲封不用扃

石芝峯
千丈金莖秀可餐白雲常護一峯端高顏滿地
非難拾到此令人欲羽翰
五老峯
五老比肩立洞門五星上應天三垣北辰旦夕
趨朝去携爾同行近至尊
剪刀峯
蛟室新粧王女裙天紳欲佩紫霞君但憑刃尺
操仙掌任爾青山細剪雲

仙人橋
飛梁矯首架層霄不數銀河烏鵲橋一曲白雲
未畢忽聽風雨似相招
天柱峯
萬峯何地不雲烟一柱撑持帝象先我亦愚公
君莫怪移將四極上擎天
獨秀峯
舉目霞標自一峯峰頭雲起見孤松堪疑手植
何人到定有天仙跨白龍

龍鼻水
跨洞青龍勝未回垂垂玉筋鼻中來長生絕勝
芙蓉露願獻　君王萬壽杯
響岩
欲響群山在鼓琴宗生徒有臥遊心何如此地
舒長嘯萬壑俱成鸞鳳音
大龍湫
鴈蕩高翻百丈泉奔雷吹雪舞雲烟臨流朗誦
青蓮句真是銀河落九天

永嘉王陽德參伯東園陽湖雜詠
粵惟東甌浙左佳麗自昔內史康樂
吏隱於斯固是人士風流良繇江山
有助余以首夏行部玆邦樂其山川
之美鄉先生王陽德縕藉名理厭薄
仕進才情不減王謝山水又其故都
選勝爲園蕪收萬象觴余東園得景
者十已又泛舟陽湖得景者十窮討
冥搜終日忘疲余行陽德設祖江心

手一卷索余題之屬括溪新漲瀰流
甚艱蓬牕飛雨頗無暑氣爰按目為
詠得五七言絶句各十首雖不足揚
確風雅庶幾皷吹輞川云爾

知樂軒

憑欄各具主賓情碧沼金鱗自在行濠上天機
齊物我無勞蒙叟太分明

清涼界

赤日全驅竹徑間瀟然避暑不知還五臺可比

清涼地那說吳王銷夏灣

汗青閣

高閣峯廻四壁青捲簾窻宿少微星名園地遠
無車轍滴露研硃好註經

紅雨蹊

選地為園紫竹扉桃花對酒典春衣武陵一夜
東風發紅雨吹香到翠微

浮碧臺

高臺圓渚傍湖陰竹樹微風到客襟碧玉週廻
看不盡醉來疑是在江心

金粟嶺

瀟然三徑白雲隈嶺上秋風緑桂開金粟主人
香界坐前身或恐是如來

穿雲峽

丹梯疊石總如雲蠟屐頻穿落紫氛近日鴈山
探欲盡靈峰此境似平分

超覽臺

飛榭崔嵬湖水東浮雲直與吹臺通攙梧忽起

超然想何物浮名不是空

筠阿館

山館瀟瀟竹萬竿竹間流水趁憑欄主人大有
王猷興翠色何須借客看

暑香亭

主家竹葉碧筒嘗避暑方池雨後涼河朔不知
高宴日芰荷曾送水亭涼

靈岩寺老僧

老僧歲已百二十荅余問年向余揖饑時喫飯

倦時眠除此工夫了不習

贈吳畫師

以爾翩然顧陸風全於阿堵見天工即看麟閣
俱塵跡別有真形在太空

以火樹寄京中劉同年仲修信筆口號

火樹逢春夜自開思君馳寄上燕臺玄都爛熳
千枝色爭道劉郎頃刻栽

題畫冊二十首

碧濤千頃浸芙蓉紫氣濛濛鎮日封乞得山靈

方寸地手持周易坐長松
萬疊蒼巖天際看平湖烟水靜風湍有時鼓枻
情難盡一杖還登最上磐
何處濤飛萬壑松天紳直掛玉虬龍行行蘿徑
盤雲入香散林端野寺鐘
野田流水稻花香白鷺飛來十數行人語茅齋
聽不見多應相對說農桑
枯木長松挂白雲村家鷄犬似相聞溪邊扶杖
來何暮招隱空山只待君

踈柳平洲半水涯長江當戶一帆斜有人策蹇
青橋上知到柴門第幾家
百尺飛泉跨嶺過散開千頃足烟波酒亭亦在
桃花塢直向青帘取醉歌
怪石傀俄絕嶺懸紫烟裊裊撲青天閒中有客
深相語便是真詮不可傳
遠近青山千萬重醉來吾欲採芙蓉峯頭何處
歌招隱如此丹丘不易逢
愛爾樓居面喬岳橋頭來者亦不惡他時如是

澹忘歸便好相留共丘壑
孤舟出在水中央近山遠山皆蒼蒼却笑乘桴
堪蹈海何如一曲和滄浪
依依楊柳春光妍桃樹花開似欲然小艇真如
天上坐杖頭留得阮家錢
商氣瀟森落木時山容如削見秋姿青林多少
蜷蜷樹樹裏應多綠桂枝
半畝檀欒秋正綠草屋瀟瀟履脩竹是誰結搆
向青山吁嗟此君真不俗

一亭北枕古松蘿門有偏舟繫碧波只待秋山
吐明月一聲長笛起漁簑
千疊寒泉落未休和烟飛雨下滄洲伊人似有
風雲氣濯足憑他萬里流
桃柳長隄花正飛王孫踏遍盡芳菲東皇留作
山間景折得春光匹馬歸
後有長松前有水結得孤亭傍清沚寒濤忽起
君辨之松耶水耶亂其耳
二人對坐了無語一片襟期抱千古隔江雙起

振衣岡野渡不來日將午
紫翠氤氳接暮山茅齋樹下兩三間白雲滿地
無人跡去採仙芝尚未還

寄答張助父中丞十二首

提槧曾登大雅壇又携鵲印擁旌干詞場盟府
稱能事眼底除君屈指難
山河天造限王庭風靜轅門夜不扃歲歲單于
稱屬國四時誰道夏來寧
塞北江南舊得名河渠春水萬人耕元戎小隊
尋芳出處處鶯花夾轂行
浮雲高傍賀蘭棲千里懷人塞日低醉後裁詩
憑鴈足春風吹過薊門西
星宿河源萬里流無須九曲到靈州吾家傳望
君全似就近乘槎問斗牛
與爾何曾乞酒泉投荒前後度居延關門生入
俱無恙回首風塵亦可憐 余與助父俱宦張掖
碧油幢色上高臺幕下誰堪書記材雨過賀蘭
再似染芙蓉千疊倚天開

入眼山河上郡雄匣中雙劔鬱成虹受降城外
春相望野草荒涼元昊宮
袖中彩筆大如椽檄草風雷萬里傳此日名王
俱欵塞使君無事勒燕然
黃河春浪鯉魚長碣石銀釭蕙以香愁裏張衡
俟可賦天分西北總相望
馳驅未卜息肩時南北風烟兩鬢絲三畝故園
春雨足嵴山隨地長蹲鴟
與君同仕 右文朝物態誰為一解嘲[illegible]

堂曹繡虎有時絶慕崔嫖姚

題畫

平橋烟水隔林丘相送柴門一葉秋別後相思何所見月明高掛萬峯頭

叢篁老樹圍茅齋秋風掃淨門前紫相送橋邊暮烟紫千峯月色空人遠

初夏過劉仲修小園看牡丹四首

三春無日不雲霧是處花枝墮土堦那得似君回造化驚看國色滿茅齋

雕欄初試洗粧紅朶朶輕盈見化工徑尺瑞雲鄉土事青天西望隔蠶叢

名園花色錦重重恐是陽臺夢裏逢欲獻清平吾有曲可憐留滞在東封

何須八寶媚欄干布障匏尊也自歡此際洛陽春巴老邊城猶得夏初看

又題牡丹

舉世皆稱富貴花何曾解語托豪華請君試向東皇問造物生成自一家

山居日暮送客

如此茅齋俯碧岑留君不住暮雲深隔林三處真人洞別有冥搜一片心

來時何聞去何見把手柴門空繾綣別後踈林靜掩扉峯頭月照青天面

題畫二首

獨立江門望遠天潮頭隱隱過峯前知他勝有枚乘筆八月觀濤賦已傳

地僻寒林木葉稀天風吹雪滿漁磯取魚沽酒浮家在日暮空江且未歸

題畫

古木高齋地自深偶來磯上坐沉唫平江此日天風順知爾孤帆一片心

水氣氤氳兩客衣空江相對澹忘歸飛流千尺無今古共爾年年戀翠微

新開嶺陟嶺有作

雙嶺東撐白馬城千旌紀轉接天行胡峯杖底不入眼紫氣西南是 帝京

新開嶺過陡嶺來千盤鳥道爭崔嵬上盡嶺頭
天可問恐令呼吸動三台

署中對霧靈山雲物可愛遂訂明日之遊

曾向神州望霧靈叢頭今日見真形歸雲好報
青山去為道明朝有客星

閱邊古北酋婦率部族扣關行酒四首

諸部匈奴曉扣關穹廬千里過青山隔河柏手
呼兒女來見東巡大朶顏

堦前薦體野黄羊湩酪盛來可可香繞席胡兒

爭勸進堪憐好歹太師嘗

震天金鼓動轅門稽顙胡兒首盡髡倒甕椎牛
齊醉飽驩呼難報漢朝恩

紫貂丹鞈擁胡姬歌舞當筵進酒卮乞得一馭
挨次飲爭誇顏色勝胭脂

神宣驛作羡吴百户平道也二首

鑿山靈運赤城阿穿峽丁男蹟未磨羡爾開山
通蜀道青天無復向時歌

四十年來走畏途自憐足跡遍輿圖今歸折阪
平於砥叱馭空聞王大夫

足病延熊醫治之愈贈以詩

三疏還山伴赤松秪緣足病隔仙蹤挽回勝具
因勞爾躡屐吾將踏萬峯

與熊諫先乞竹二首

聞道名園竹似雲千山晚翠鬬氤氳乞將翠篠
圍花圃把酒吟詩對此君

分得秦宮紫壯丹移來山圃十弓寬編籬欲避
山間鳥取數須應五百竿

昭素遊山歸出斗酒勞苦

朝霞日煉石爐紅大藥千秋貯此中竊得刀圭
生羽翼便應騎鶴覽青空

歸來雙袖尚霞飛舌上山川借塵揮莫惜睛光
驅假盖可知雲氣會沾衣

居來先生集卷之二十九

銅梁張佳胤肖甫著

序十首

送大中丞朱東原擢撫應天序

南城朱公以隆慶三年由冏卿奉　天子璽書開府保定之明年擢副都御史往撫江南某備員公屬素受國士之遇於行也不能無言竊惟國家以全盛之力臣妾萬邦戎馬稱西北漕輓稱東南　天子特簡大吏中才賢者制之二

百餘年治效甚著明也保定故巨鎮當京師右輔西控嚴關已已之變虜騎排紫荊入直薄都城下比歲虜蹂躪山之西北未嘗一日忘紫荊往秋烽火通於內地　天子宵旰圖策托公者甚重公提六郡材官甲士躬歷險阻繕緝堡垣簡士儲糗拊循戍卒衆思一戰自效已而虜聞之不敢東視時六郡大溢傷官民城廬稼穡無筭公省縮財用議賑減租糾貪弭盜裁冗徭錢幾萬萬緩民力大寬不知歲之凶也今公代事而南六郡之文武吏以至大夫士庶相與遮道攀泣似有咎於用人者私江南而奪幬持之速也不知江南亦畿內地租賦當天下大半頃歲島夷竊發旱澇相尋兵食兩絀尤稱難治前開府者剛毅廉直之聲聞天下乃治輙不效致煩人言故以屬公由是言之治江南者果不專尚剛毅廉直為耶某嘗讀臯陶謨觀其陳知人安民之道至列其德之目有九及稱浚明亮采者僅不過得其三與六嗚呼全德自唐虞盛時而

已難矣公由郡守藩臬大夫至今日某事公最久見其剛毅柔立之相克簡廉寬栗之不偏愿恭亂敬彊義直溫之用旁出而不窮一切智名勇功矯厲驚世之事渾然無所名狀臯陶所謂九德云者無一不具今日求所以制江南者果有能出公上哉然聞撫江南者在永宣之際前太師夏忠靖後尚書周文襄二公勞烈至今足人思之不能忘公以全德載秉江北之間人所難者必以煩公公至輙犂然而理某又幸天生

賢哲必使克全九德毗贊　聖人之業為一代名卿碩輔以繼湘陰吉水之盛必在公也夫必在公也夫

封奉直大夫蓮庄唐翁壽序

孔子言壽在仁至原本仁之相通者又在山此氣機之應也夫海以内稱山川雄奇者宜莫如蜀其樸厚麗固之氣發而為豫章楩枏僅氣之粗者而精也常在人使幸而遇也則出其氣之樸厚麗固者為事功使不幸而不遇也則以其

氣而全收之脩者身齊者家享者壽考衍者賢子孫固其恒也金川唐翁者所謂岷峨之一老也中歲而比素封晚歲而用仲子户部君貴封奉直大夫今年春秋七十有五色澤而鬢不改五官之用矍鑠如少壯鄉之大夫士庶相與歆艷而稱觴前壽户部君無從休沐拜堂下日倚長江而望西來之雲於是南都諸曹郎暨鄉先生之宦遊者謀以祝之而徵言於余夫邦畿四方才傑之藪也類多貴而文者豈以余言有當於唐翁哉蓋文人之詞多藻而誣近之故不若直言者質也他邦貴人之詞多億而虛近之故不若里中人耳目實也諸君子意在斯乎余誠習知唐翁矣翁累世以厚富聞至翁之父廢箸不及中人産翁自少業儒稍長則痛先業日削於里中豪也乃去儒而讀氾勝周侯諸家之書則從家人耕耕輒獲已又操耕之贏羨讀計然之書貴賤相徵廡者五之脩之十餘年而唐氏之祭器陳於宗廟耒耜歸於田里陸産犉畜水

居魚陂山居千章之材所為斥地而裝槖中者即唐氏之先未能益之矣翁既用策起家而四子者又錚錚然鳴翁為延師授經無不欲一日千里翁一旦喟然呼四子曰來吾語汝吾始不能用儒術顯徒以農末幸無墜前人之緒今兒儒誠是也顧吾倦矣使四人者盡儒則孰代我為政且又安能以筆舌饔飧也即四人者盡儒而仕四方又孰奉吾年老甘脆也自今聽吾敎伯也叔也有心計宜農仲也季也有貴骨宜士

自是農者脩業而息之各成上賢士者可封為仲舉戊辰進士可試為季舉庚午鄉進士翁出則銀緋入則咼食齒不在人後衰不在人先鄉之子弟望翁若神仙中人矣然翁履富盛居嘗慕萬石之風日以孝謹勑於家之内外子孫恂恂如也僮僕訢訢如也户部君一命而守六安再命而即司農所至以廉能見者非翁之教耶翁故純中長者無他腸又好行陰德里中姓之同異待翁而舉火者若干人古云仁心為質又

云人富而仁義附焉豈虚言哉余嘗慕范大夫霸越後携三子從扁舟賈牧海上大富已又散盡之陶又大富至測其子之成敗無爽毫髮亦竟以上壽稱夫范大夫子不能望翁之子賢而翁之策事固范大夫其人也夫翁一復先業則克復一命二子農則上農一命二子士則賢士假令一躋百餘歲豈不百餘歲哉太史公謂范大夫三徙而成名非苟去者余謂唐大夫三策而成名亦非苟為不去者要之豈尋常人哉老

子曰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沖其用不窮翁所為挹損以處盈成之際信若缺與沖者以此知翁氣之樸厚龐固而得諸山川者多矣望翁自今善匕箸稍用老氏之說以進於孔子仁者之旨翁一日健則四子者日益盛他日翁從上公　封有如　天子脩三老五更之禮而割祖問政則取翁之治家者以治國如范大夫之輙用輙效者又不但壽及一身一家已也余固翁里中人也言誠不文而實有之諸君子索書

以寓祝且欲驗諸余言請翁端几杖而久視之

賀合州貳守熙吾王公膺薦舉序

余束髮讀書見三代以迄周秦兩漢之際其賢士托於商賈農工屠釣奴隸之賤咸得薦於天子以流光竹素者何可勝數即如我　祖宗朝所謂名公卿守宰内多他途亦貲貲乎盛矣最後分遣執憲之臣巡行諸道得察舉庶職初未嘗格之以資自科目盛而貢途下矣貢出而官貳若慕卻又下矣今　天子維新治理率由

祖宗成憲以追三代之隆　勑諸道撫按臣凡舉刺枸長吏格者有罰不及貳佐者有罰故百司大小奮庸自獻以爭赴使者尺一之章如吾郡貳守王公是已公故滇人少治博士弟子業有聲方待舉於鄉會應　詔選詣公車矣及謁選人僅授今職一時士論譁然不平公獨毅然曰如此明時官何負余而展禽仲尼何人哉公至合一務為恭儉慈惠與民休息至所程書讞獄嘗日昃而始朝食行之朞月而名譽獲於上

矣然余每慨下獲上誠難而貳佐獲上尤難欲有所發而豫出之則長吏見以為形其短以俟人發而贊成之則上之人見以為無所長即發者當矣又安能驟收於上之耳目而受其知此三者貳佐之所謂甚難及余讀部使者何君薦公詞乃明若觀火而公得之甚易何哉語有之雖有智慧不如乘勢而余邑則公所乘之勢矣當公之早譽於合也上之人才之矣而嘗之以定遠才矣而又嘗之以余邑余邑訟賦差牘煩稱繁重先公而令者不大恤乎人言父老日夜祈天冀得借寇君旦夕會令去而直指使者從中檄公來署邑事監司若府皆不得聞此其受知者深矣公至一切除煩苛與民更始省供億絕苞苴華奇羨禁科罰平差役而易直之政日洽於民余邑誠不腆而善善惡惡庶幾乎三代之遺直以此益賢重於采風之使所謂事半功倍公蓋乘其勢矣公故余門下士也余方奉先太恭人之諱居廬山中得習公之政而會公代

還邑之士大夫請余言為賀知余不至阿其所好而余尤有徼惠於公者昔漢儒施讎丁恭桓榮各以經術為當世師後得張禹承宮何湯之徒為之推明其道而三儒者始大顯於當時余老矣無當於用而公從此登延令余亦竊比於桓春卿之嘆曰何仲公之力則今日之幸豈但為一邑二三父老子弟已哉

送任樂山僉憲考績序

夫兼材者利益人國豈不章章明著哉大用之

大效小用之小效故人主所以曲盡材者之用而材者之所以得盡其益者不過安民奉法二者而已安民之地常在司牧其為益若甚便然日偲偲焉役吾之精神者以流通於閭閻之間法有時用而卒順人情於法之外如慈母之保赤子者是則安民之益也奉法之地常在司憲其為益若甚遠然吾提其衡以制諸郡縣之命而諸郡縣之利病莫不求伸於我以待明明之法如雷霆之一發而物無所避是則奉法之益

也顧長於安民者或不純任三尺之章長於奉法者又豈能人人而乳哺之哉昔在漢時黃頛川以循良拜相而功名損於治郡此材之不能兼而小大之異效也不佞嘗持是說以求今之人而得右輔任公者始任公成進士授巴縣令縣故附郡之郭者賦煩重習為逋負民好訟務詭以求勝諸司之簿牘千旄之絡繹與鄉大夫士之接跡公室者卒無虛日公戴星坐堂皇畢不東趨監司則西趨郡署歸復應對賓客而已

迫昏食矣公始視事每至夜紛而竟不言倦其聽訟以片言決之催徵無事鞭棰而輸者恐後至今邑賦之完蓋自公始然民樂公之平易者三年如一日後徵拜御史士民思之愈深旦夕願幸公之再來無何監司缺而太宰氏求有德於蜀人者則　請公行其時言者謂凡吏有司其土者毋得再監臨家而遂以公為口實太宰氏卒不當言者議而必欲公往公至巡行諸郡縣以時延見文武吏士訪問利害便苦一切除

去煩苛務持大體德流於二十州邑威振於酋夷君長墨吏望風解綬土豪屏息自危則公固才大夫哉夫始為令尹也未嘗加邑人於滕而人親之若父母之懷今而監司也未嘗齊斯民以刑而人望之若神明之重以司牧不難於安民以司憲不難於奉法大小互用上下有章是公豈有意哉公今三年報政矣行當上最可功氏而公之屬吏州縣大夫若令紹介澂邑張侯造不佞之廬而以文請且其言曰下吏而有任

公庶幾為善者可恃加天有意乎東川即借公旦暮亦甚幸也不佞曰漢朱邑以課最入為大司農陳萬年鄭昌以課最入為右扶風今 天子綜核名實過漢宣遠甚恐不得從諸公願而淹一方也不佞又竊觀終華河渭之氣蘊鬱數十年而效靈於今日者獨盛內而賢宰輔外而名公卿大夫海以內祇祇然質有文武之具者關中人居多行且急公矣公之生斯土也豈偶然哉

贈鄧都令文郊左公考績序

往左公以鄧都令奉御史檄覈吾銅梁事也故事奉檄者得一切代御史耳目間有淺中之士自嚴重如御史而人之嚴重之也亦如御史又好希上意指責苛細毛舉深文以炫所長此不佞居嘗見而扼腕者若左公也一務為平恕絕去煩苛孳孳惟民隱是求至錢穀刑獄之大尤極詳慎而少所縱舍至今吾邑之吏民誦公長者數年如一日也夫公覈吾邑也裁數日耳而人戴若父母如此況自守所土地人民而歲計者乎今公以治行高第且三年矣先後尉薦者三褒獎者四有司將援甲令以公最上司功氏鄧之僚屬主簿張君其學博竇君其懼公旦暮徵拜去不及言公德政也乃械幣走使謁不佞廬居而以文請不佞故未嘗一面公也何以文然嘗往來西陵時從親友所知公孝廉名在月旦者甚重已又從鄉大夫士庶而知公過化吾邑者尤詳則知公者莫如不佞是可以言矣

夫鄧都游渝州之下瀕江為城編戶幾不能當大縣之什一然崇山陰壑險曠而磽鹵且南界石砫夷漢錯居內地素苦齮齕田賦不能仰給縣官公蒿目視事日延見父老子弟問所疾苦講求興除之道按尺籍發欺隱衡等則革內外蠹斂豪右跡自是租賦徭役犁然稱平而遠近供事之民無不奉約束而相灌輸者恐後聽訟務盡民情而始以片言折其衷無不得意去每朔望謁 先師畢擊鐘鼓進諸生東西序橫經

談埶咸當士心為置學田若干畝自損俸建棹
楔於宮之左右凡敝陋與他更置一一新其有
而創其無古所謂廩廩庶幾德讓君子之遺風
非公之謂乎然不佞最賢重公者謂得古循良
之道也嘗讀漢宣帝紀見趙京兆廣漢之政鉆
箝鉤距察見至隱威嚴之名聞及匈奴可謂才
矣而卒不能當宣帝之心至所尊寵者則顧在
龔渤海黃潁川彼其樸茂循禮寬然若不盡用
其才而上下信之反在京兆之上何哉是可以

深長思矣不佞在嘉隆之際假道鄞都其時一
健令好以大言緣飾吏事而民畏之也如灘然
亦足以慱虛名而晉大夫顧終以此自敗如公
者愷悌空民不求赫赫視龔黃若出一轍鄞之
士民是非具在不佞安能諛公乎故曰公得古
循良之道也今　天子綜核名實豈直漢宣而
公以龔黃之治應之黃金爵侯所為尊寵者旦
夕且下而獨令外吏氏如不佞者得次第公循
良之實因發先令之未合於道益以形公之循
良合於先民如此幸勿曰黜京兆而進渤海潁
川於循吏傳此班固千古之識也不佞何足以
當之

賀朱秉器郡伯擢河南憲副序

新淦朱公以明經甲科入郎南北部也主治京
兆都官獄亾害暇則從諸曹郎與彼都人士之
能為古文詞者講業其間洗六代而雄千秋至
今號豫章材云公既用曹郎高第遷吾渝太守
渝大夫士故好文者則聞而交相慶曰是夫也

豈金陵所號豫章材耶吾輩有盟主矣不佞曰
否否文詞無以盡朱公也夫渝川以東一都會
也承蜀引楚舟車之要與錢穀甲兵刑名視支
郡相百自昔稱繁重矣公至一務為廉平恭儉
其大指在生養休息而似若不盡發其華者每
日晏坐堂皇考見二十州邑吏治畢召諸功曹
以某事某事次第受署或有因緣為奸利以緩
其急急其緩者公一一發摘之諸功曹咸皇恐
請罪退而惴惴無人色至兩臺監司有大疑難

所不能裁則下而嘗試者惟公諸州邑有寃狀所不得白則上而倚頼者亦惟公公上應下獲易若承蜩郡縣地多磽瘠歳歳苦旱公無禳則已禳必得歳而三年無菜色之民齋閤旣暇則進諸士論古今文初未嘗挾所長以加諸人而士爭出其門時或為具召諸大夫登臨歆諸大夫亦次第奉斗酒撥簡賡歌相得驩甚若不知有邦君然諸大夫退而勅勉宗族鄉黨曰府君厚我若曹幸為我守法使我得終事府君越三

年而渝水之上彬彬洋洋不倭誠不知漢地節五鳳時所稱循吏諸君子者何狀而公故僊得之矣先是公奏最也會蜀學憲缺太夫士祝曰安得璽書旦夕下而令朱公師我也父老祝曰安得賜金加爵而令朱公父母我也已而公竟晉河南憲副且去大夫士相顧不樂則謂不腆敝郡信不得淹朱公而柄銓者何至於重一文學掾弗予耶不佞曰否否學掾無以盡朱公也夫以朱公之望於文學豈但天下不知之即太

宰氏發辯之矣顧郞人之情恒以所重而私一方　天子之治恒以所重而公天下今河南非京師所視為安危而稱重地也哉蓋其地居天地中而陰陽風雨之所交也齊魯燕趙淮泗秦楚環於境之四表大俠亡命之徒椎埋剽悍甚至鑄山獵野勁弩強弓在在有之而同姓諸侯王食湯沐者何可指屈數哉此皆南面稱孤與主上稱伯父昆季者執法之臣急則掣其肘而反不伸縱則發其難而不可制樞一撥而四

方震動何有於京師又何有於天下故曰京師所視為安危也今公秉驄服豸以柱後惠文彈治之而所最專轄者一切衛士武吏戍卒保伍與山川阨塞器械兵馬之政公舉所以治渝者劑剛柔而執體要則強宗屏伏枹鼓不鳴得非趙穎川薛陳留其人乎設科募士講兵肆射得非虞朝歌從河内其人乎慮左執轡置驛好賢得非魏公子鄭當時其人乎夫中州重則京師重京師重則天下重今日用公者所以安天下

而社稷大寄發軔於斯矣如黃次公稱良吏又拜相時功名大損於治郡又安得望公哉諸大夫士聞不佞言而悚然曰信如子言藉令從吾祝也則朱公雖賢僅僅一西南文翁已耳用人者知大計哉諸州邑長吏被公覆露且深一聞不佞論述公云云謂不佞知公者乃屬敝邑張侯徵不佞文遂次第前語為序如此

蜀撫臺雲澤王公壽序

古今人脩祝辭者類倦為南山北極西池東海

之說然必其人皓顛而鮐背豈非虞其衰有漸而願望之云哉今大中丞王公撫蜀之明年春秋五十有八九月廿八日為揆覽之辰無論齒髮盛衰在先王朝始稱艾而服官政時也乃藩臬大夫長袁公劉公李公帥其寮寀相與謀為公壽而命某脩酌者之辭或謂王公年未央也而胡所從祝其曰不然夫人之情有所愛慕則祝之祝之不已則必求多於壽古之人有年至而祝之如君奭請老周公勉以平格是已有年未至而祝之如魯侯奏功邦人拳拳於岡陵者艾之頌甚至及其母與妻者是已今公有大造於蜀而蜀之人思所為報功德以效魯人之頌者非一日矣顧無因而自獻況茲重以諸大夫之命耶即某避不文而邦人其謂何某乃言曰惟楚有王氏世胄高華以才諝文章後先相望公世其家學出而成進士司理淮南治獄亡害徵拜御史已而巡蜀也秉驄執簡一以杜後患文彈治之惟遴矣西土法令疏闊公運耳目於

不可控揣之地批抗擊強無微不悉其時墨吏望風解上印綬大猾重足無敢城社諸酋夷脩明職貢奉尺一之令恐後當其時岷峨且動搖矣越八年公由冏卿復拜　天子節鉞來撫於茲蜀之人聞公來咸凜凜相向曰是公也豈昔秉驄馬操白簡而搖岷峨者耶乃公來則寬然長者有所按部延見父老問勞便苦歛昔日之鷙察而用為厚齋昔日之威稜而用為和又念山都大役之後一切撙節沐養是務間有友邦

啓喜事之議公鎮靜如山卒使蜀之番漢共保
和平之福夫當御史時蜀人望公恂恂類寛矣
而公竟守三尺不撓以為不如是不足折姦宄
之萌而振一方之義氣今公開府建節至顯重
也而蜀之人惴惴畏公嚴矣而公劑之以慈惠
端厚之德以為不如是不足以蘇瘡痍之民而
培一方之仁氣嗚呼公真社稷臣哉夫巴蜀彈
丸地爾前於公也辟諸大明中而霾曀銷鑠後
有公也辟諸春陽布而萬類敷榮是公運造化

仁義之施而令蜀之四民安為業邊徼安為藩
籬江山安為流峙夫孰非公之大造扎然公之
年隆隆壯也而　主上春秋方在昂盛勵精萬
機侔堯舜之業公以忠貞夾輔　一人去自今
而弼亮為畢祈永為召儆戒為衛武壽延　國
脉以及千萬世非公之德哉此非其臆說也今
方内論告成之嶽有五自五之外而復有玄惟
楚得其二以磅礴麗固之氣衍而瀍三峽下江
陵滙為洞庭過赤壁至於齊安以全受萬流而
吞雲夢者八九曾不芥蔕竊窺今日貞元之會
其應在楚故名世者輩出而江陵之浴日可覩
已析而東之以上承景運者舍公其誰哉諸大
夫儻不以前說為無據請佐觴而獻之以驗天
人相與之機可也

張侯嘉禾瑞應冊序

萬曆戊寅朱明改序以彼南畝薦生嘉禾異穗
同頴允若干本而含滋吐秀葱蒨離披芃芃乎
匹麥之兩岐耦茅之三脊矣於是邑父老子弟

懽呼鼓舞爭以獻之邑侯張公張公不居其有
而以歸之造物人士相與議曰邑之敎也久矣
惟是我侯惠利元元雖任甫半載而德覆萬姓
在宋嘉定時有向之申者令茲土最賢亦感嘉
禾之應至今圖形學宮六百年如一日也且考
瑞應圖曰嘉禾者五穀之長長者德茂則生由
茲言之張公何以辭也昔曾恭令中牟許讓守
鴈門並著良聲咸登嘉穀吾邑今年大稔民物
恬熙謂非公之澤耶諸大夫若士擬效兒童之

謠亦如漁陽人所以頌張公者命予引其端云

賀張芝陽明府奬勵序

今　天子懷保萬邦日與碩輔求太平之道則謂所與共理者其惟長吏哉是時言官曁四方守臣　請得以進士科分領諸州邑之敝者遠者共臻治理之效天官當其議而余銅梁之由進士令者遂自沅陵張公始也公任凡六閱月川貴督撫何公列公治狀檄所司以異等之禮禮之於是丞簿尉諸君奉檄惟謹徵余言為禮

幣先余則曰古昔以六條檢察群吏之治必其庶事脩明而後論最在我　明憲典尤森然嚴重也以余所覩何公奬公者僅僅邊儲一事耳蓋何公職典軍旅所先在食而東川文武吏士往往閔視貴臺恒不急其所先張公治國如家靡事不舉故何公勸一人以風示有位凡以為地方計耳夫張公治余邑六事並脩大政非一而何公惟賦是重余請得以賦論余邑夙以逋負名二百餘年尹者若千人卒不能供佐縣官之急豈盡歲之不逢民之無良哉此其故難言迺張公則喟然嘆曰民何負賦患官負民耳苟上之德意不能通諸閭閻雖爲鑊刀鋸日陳於庭而民之善負猶昔矣公一務爲摩揉撙節之政不以察察傷愷悌不以煦煦近驩虞暇則帥父老子弟詣鄉校陳說　祖訓以興起孝弟忠信之心民之環聽者感泣無已故征科之令一下遠近爭先灌輸至肩相磨而不得進浹旬之間里無追呼賦入什九矣昔陽城刺道州賦稅

不時至煩督遣之使乃自署下考居撫字之勞心甘催科之拙政且待罪文過終不以拙而易勞不知有撫字之仁者必有供上之義余竊謂陽城違道干譽人也如張公者以仁先之以義收之催科善政俱從撫字中來以是知陽城非眞能撫字者也公誠良吏哉夫何公急軍食以奬公而不及他政蓋亦不越樽俎以代尸祝之意如公之異材全德則吾蜀諸使者皆執簡俟更歲而次第聞闕廷矣茲舉也烏足以為公盡

哉

送侍御羲烏虞公奏績還　朝序　代作

按考功令凡使命之臣秩滿者得從使所考覈令虞公按蜀而及瓜期旦夕操白簡以西南事入告　人主又適當公上最時也則　人主得公以考見蜀中便苦天官氏與御史大夫各上公功能以報　人主豈不交相重哉不佞與公共事於蜀最久公行矣何得無言夫巡狩天子事也其制具載虞書後世務廣土法令滋章於

是天子不省方而御史者代出矣惟御史威令靈爽若造物然其耳目通於人主者甚近志意下入於閭閻者亦甚細百執事之所與天子共治理者非御史其誰哉純任威者一以柱後惠文置牙爪鷹擊毛摯無所擇別令下之人不寒而栗不知御史去而大滑恣睢如故亦遂忘其威矣或有監於威之不可劫而柔之以德削緐稜霽霜霰謀日夜中民之欲而煦煦然為恩不知恩窮而忘其德矣夫御史之威德何所不宜

而不能伸於民之易忘於是御史之用始困惟羲烏虞公不然公以名御史來按蜀則嘗語曰御史所以宣布人主威德即古人為法家言而不能舍正直忠厚此其義深矣以不佞奉公周旋二載於茲則知公非徒言者大都公天性廉正而識器宏遠事持大體未嘗以苛細自用行部則以儉約名檢風示群吏有所讞錄平反居多故事察訪民害有司率毛舉一二小過塞責公謂舍豺狼而狐狸是問不如無也於是慣

城社者悉付諸理考鷹文武吏士邪正犁然不輕用愛憎小吏不馴者與之更始必其自棄然後與衆棄之蜀界西南夷居嘗債帥詰酋引繩批根相為奸利自公至而兢兢守三尺之法夫公未嘗赫赫為方也而人畏之如雷霆之不能測公未嘗沾沾為圓也而人懷之如陽春之不能舍是公於威德不見跡下之人亦不輕知而終不能忘此豈可以易易言哉且也　人主整齊紀綱任人分理省遣一人以撫又遣一人

以按凡以廣上威德交相為用以不佞所覩記者有較計形迹之微而猜也常在人馳騁獨運之權而用也常在己夫二臣者表率百僚協恭㢘事如其枘鑿國事何賴焉以不佞之遇公開誠發覆皎然如揭日月而行又追憶隆慶之初不佞嘗按蜀矣今見公而愧𧆞耗之在前不佞今叨撫蜀矣得公而幸淬礪之有地使不佞待罪疆埸無大過於地方者公之德茂矣公入且侍 法從獻替大政 天子方勵精萬機諸卿脩羔羊之節公所以惇大國體為縣官培氣惜人才開鴻昌熙明之業豈惟西南是利哉

居來先生集卷之三十

居來先生集卷之三十一

銅梁張佳胤肖甫著

序十首

刻華陽國志序

敘曰華陽故梁州域禹貢曰華陽黑水惟梁州允紀梁益者得稱華陽云夫華陽奠位坤方應當井絡山海經謂西南有巴國太皞後照是為巴人虞帝建十二牧梁州其一夏禹生石紐神功配天自岷山導江東別為沱至今蜀稱水涎涎者猶云江沱故文王化被江漢而江沱篇首乎二南武王牧誓先及庸蜀周王責晉以巴濮為吾南土見諸詩書經傳班班可稽蜀紀曰大人之鄉方大之國非耶余生長巴水之上每覽西南大都究極地象鑑以往牒足破膠言左思所謂江漢炳靈世載其英信矣迺西土遐逖周衰負險不脩職貢風化凌遲史稗家不能窮源三五徵以墳素率喜談異相沿為誇遂謂蜀自秦始預中夏自漢始興文教漢史輕信

可以訓哉若其表章倫則據證前經羅括物靈當乎文質則晉常璩一書非茲邦之珍翰哉按璩字道將本江原望族仕為散騎常侍丁時衰亂艱難故都誘勢歸王卒違忠告爰懼文獻湮棄勸戒亡經取從祖常泰恭所為梁益篇蜀後志後賢傳三書綜攬未備發憤與文又取陳承祚蜀書耆舊傳杜敬脩蜀後志恣以祝元靈陳申伯續耆舊傳黃容梁州巴紀並南裔志徵所耳目辨方核實起自上世終乎永和表著成一

弘鋪傳讃凡十二卷號曰華陽國紀心亦勤其所反復不輟要在揚休士行闡洩陰教乜問遐賤各極標張至其證三皇谷車之始本帝事叅伐之應攷叢宇蜀王之故辨萇碧杜鳥之誣發殷彰述信之論豈特了决前盲抑以禪資經史孰謂秪益風教精微不及陳氏書哉是書宋元豐間呂仲大防授刻成都嘉泰間李叔廑埀再刻臨卭當其時書已缺漏廼據晉載記輯李氏志以補舊逸憑循共見已謝璩書然不愈於遺忘哉余往歲薄遊江原遵常氏之故墟痛先民之如在因憤漢以來地理諸典僅存類目使往行嘉言沉淪略盡即時乘紛紛言豈一家已乎益感道將之作擅西土之絶典也顧前刻損逸垂四百年作者之功幾同灰燼余舊得抄本於壇淵晁君石太史家篇章所存缺脫十五後艤舟江陽與成都楊用脩夜談里中文獻因請所藏璩志舊本錄之笥中數年余以罪謫陳蔡間矣適又得副本於大梁朱灌甫氏交互取質

魚亥稍明令守蒲坂退食既暇采摭史志或叅證明訛或附註鈎深或循體準制獨於疑闕不宜臆筆爰付梓人用章淹廢惟巴郡士女傳讃並逸畀代仰風遐哉邈矣則夫窮購秘典博獵群言揚宿德既泯之光紹斯志千載之業曰吾邦人有重任哉

送邑簿張君擢任王官序

余覽古今之際未嘗不三嘆才之幸不幸云且以蕭黃張趙韓尹在漢孫伏伽張玄素在唐皆

舊跡胥史顯名卿相守宰之間是何幸也　高
皇帝法古建官以共理天下其登進固非一途
以輿皂進者毋論如姑蘇守況鍾則禮部小吏
而太師楊文貞公本吳府審理耳當其時士無
流品人有尺寸必録斯下鮮遺佚而治過漢唐
也已顧宣正後科目途盛資格日嚴於是府僚
多老死梁園而掾舉之途竟浮湛於皁冗司銓
氏亦持此以待中人之下而人始靦王官為錮
籍矣余邑主簿省齋張君廬州人本流外名賢

起郡功曹以文無害為諸大夫倚重初授黃梅
縣尉憂去再補安遠俱立保障功始遷余邑甫
二歲除目徙君楚府奉祠矣使君而果負於官
也余與邑之父老子弟又何言哉乃君佐邑也
綜核公敏通達法體聽訟嘗出片語射民之肺
肝至事不可徇者即忤請托不以介意邑城故
負山而迴跨巴水之曲歲善崩不能恃緩急君
度勢分工刻期而竣水有關城有屋二百餘年
前官所逡巡而避者君治之不遺餘力矣出則

敝袍羸馬申明保甲法四野之户夜可無閉入
則飯一盂蔬一豆不酒不葷如老僧然古所稱
良吏者曰廉曰能而君偘得之不謂賢乎哉顧
君性介正君掌一切捕察事歲得賂郡史以為
例有郡史循例持君急而卒不應其黨造飛語
中郡大夫聽遂署下考不然君何有今日哉方
今　冲聖御宇宰衙效職思欲廉内外百執事
之良者以佐太平比歲獻納之臣以破資格錄
王官為請而卒不能俯先朝故事如用況楊者

以盡天下才豈誠乏才耶其弊在外之監司郡
伯不能藻鑑而拔其尤即主爵者徵有所知又
不敢越常格且懼不效以損其譽嗚呼君抱才
而所遇不幸豈非命耶不然曳裾授簡如賈誼
枚馬諸君子之才之美又何以薄王官哉余嘗
考況之守吳不過以精察嚴急為治君精核似
況而寬嚴之劑抑又過之使當洪武時君名位
豈出況公下哉君官久益貧僚友欲令君所隷
諸踐更卒各出錢有差以贐君拒之甚力又聞

君治裝僅敝笥一肩嗚呼可謂難矣君擇日且行蜀去君門遠甚諸父老不能詣闕遮留矣聞已磬巴山之石俟君去而碑之余邑固僻而是非之直無異三代之民旦夕搦管以頌君者豈但余乎

職方題稿序

此沔陽蘇山陳公守職方郎所擬疏也公與余同舉嘉靖庚戌進士而公已負重名尋授司馬曹郎歷職方余亦自縣令遷拜職方蓋與公同

舍云已而公出副晉臬仍以職方左官逐棄去歸沔上日坐江閣手一編歌咏自媮快也所著有江閣詩稿至所謂職方稿者公視之不啻如黃粱未熟時語矣公仲子五岳則手錄其稿若干篇今以憲副督學蜀中携其稿以授渝州太守朱公因請刻諸郡齋而屬余序豈非謂余雖知公哉夫國之大事在邊籌邊在本兵而職方則其策事之司一切將帥鎮戍烽障徵調華夷要害之大惟職方是聽所謂　天子長城隱然寄於郎署矣余每讀公之疏也大指在明典章定國是讜論徵詞臚列甚具使上下內外之所伺伏而咸中其不容髮之玄機南北千萬里之紛紜而坐測於方丈之幃幄朝上夕報可燦若指掌誠有味乎其言之也然人知公守職方才矣而不知公之不盡其才即公之所以徵用其才則又甚難　肅皇帝綜核邊政操下廩廩稍報警則　詔諭切責或威有所不測而明有所奇發公於事體利害委曲斟酌無不犂然當其

可否而　天子不得加於威明之外其甚難一也其時南急倭北急胡羽書相望於道而內外經畧彈射之章日十數上公寢處郎署一搖筆而數千言不加點建議者無不服公之裁其甚難二也故相分宜父子挾縣官不世之寵以嬰視百職而南北債帥無日不苞苴其門即建一議置一帥必得請而後從事公陽受指而退必伸其意寧拂權臣而不敢絀天下之公議其甚難三也今夫脩職之臣前代不暇論而人謂

本朝有兩職方並鳴於楚者豈非以公與華容劉忠宣公哉而華容位極上卿公竟淹晉臬則何也蓋華容守職方時樞筦之權不收於內閣而又以青神公為大司馬其受知　茂陵卒為名卿宜矣而視公所遭安得同日語哉先是海上有二酋長寇浙直數十郡縣後執而告俘分宜為之地公竟守國憲論死磔于市分宜銜之而異已之怨生會大司馬蒲州公出帥東西鎮攝部者日沈頊而椎少文部疏稍緩則無以荅

人主之操切速則孅公自用其才而專事之謗起夫執政堂卿交口而怨則公之不能安職方已久不能安晉臬何疑哉藉令華容處之其難易何如也夫公不盡用其才而發之於嗣如五岳君者守淮陽以循良高第遷益州學使不半歲而文翁之頌徹於遠邇異日脩華容之勳以讐公之未盡茲稿何能槩其萬一哉

秦姬死節序

不佞讀書則甚愛西京劉子政女傳為其裨益陰教云往不佞撫吳時有新安邵生者續子政傳起漢鄧綏以及　國朝不佞刻諸海陽蓋欲以女德風天下也今年不佞請告在里外兄武昌博士譚君介使緘書而副以武昌令李君所傳秦姬死節事與所自著弔烈婦詞來闔且請不佞序之據傳秦姬故燕人年十四而貳武昌君之室者十有二載多內行語具傳中會武昌君入計則遣秦返於東陽舟宿信州之河潭是夕寇入舟秦慷慨帥其婢數人投江死嗚呼烈

矣或有謂妾婦之道以順為正而古今傳節烈者多不及妾媵則何也不知丈夫慷慨損七尺以許人誠有之然要得於經傳師友誦說之素夫無所因而發自天性者乃婦人女子也夫婦人女子之中而又所謂妾媵云者三從不及一死生無所關而或自愛富盛之容以終比房之寵夫誰禁之哉然而用志難也臨白刃而悲者志不終俯洶濤而嘆者志不終故婦人女子之合道者節為重矣今夫周主父媵鴆於妻也以

妾陽僵而不及於難齊婧管仲之嬖人也閭白水而可以解憂夫二妾之重於主君也其行未至俠烈震人而女傳褒然書之其謂妾媵之不足傳何耶不佞不識武昌君而傅士君則甚德之夫觀二君之言則秦姬可以死矣而猶區區於不佞之文豈鄙言能為重哉獨恠聞之既晏不得附梓海陽然必有傳之者

奉送大中丞確菴曾公晉少司馬還　朝

序

中丞確菴曾公撫蜀之三年　天子召命入貳樞筦藩臬大夫長鄒公劉公介使緘幣抵書山中屬不佞以文惟是不佞辱交中丞而何以辭於二大夫廼頊首言曰語有之大亲小楠明才之各為用也又有之德上藝下明才之無勝於德也夫古今言至聖則歸孔氏子貢稱其天縱又多能也　噫若弁髦其能而下之觀孔氏所自得莫如一貫似空空者托而逃焉然至會夾谷墮三都伏沈猶三氏之惡戮少正卯於兩觀之下又何炳烈萬世為也蓋古之君子斂天地民物之變攝其精於一心而始謂德出吾心之精者與天地民物之用合而始謂才內極於性外極於用無所限而有所勝文者言聚者學良者吏光顯者事功為用不器要之未有不通於德性者也嗚呼此不佞所由以知公矣公弱冠成進士出尹富順即修由偃之業入郎司空佐邦土有功領三秦學憲至今猶曰關西夫子稍遷越藩尋拜冏卿屏翰塞淵之誦人人既知之矣

當其時　先帝恭已致治氊裘雕題之族北款塞南授首惟蜀越在西南昔號天府者一困於大役再困於妖孽叙南諸夷稱亂近郊歲苦六邑之民往尚包荒遂至尾大而不可制　上念西人疾苦命公填撫之公具文武才嵩目在事他所注措若人才風教賦獄供億捍禦之政罔不修舉然此或居常一才者可辦若語公平蠻事不佞且更僕未易終矣夫都夷者介瀘戎深谷間鳥舉鼠伏而嗜殺掠前代勿論　本朝勒

兵者八而莫大於成化之役重臣大將推轂西來虎旅如雲芻粟如阜歷歲有四稍稍一創然僅貽數十年之安不可不謂難矣公是役也選將誓師櫛沐風雨倡忠義於素所共憤之心運玄機於不可控揣之地蕃漢戮力不三月而掃犂其穴計餉不過二萬鍾有奇俘斬酋王以下五千餘人安集者稱是為　朝廷啓疆四百里而版圖之視成化時久速省耗勞烈大小何如者非無前之績耶捷聞　天子為告　廟薦勳

晉公副巡撫如故錄其嗣一人文武將吏而下論功有差公迺拓地繕城建官設戍川以南屹乎稱雄鎮云然此只公土苴者不佞徙從公遊見公退然若不勝衣至談世務談藝則上下數千載而歸諸指掌然其端則公篤性命之學無言語無門户探金谿東越之所謂玄珠者而取捨之以上悟孔氏之一貫而令而郎而大夫而卿而帥所至虒炳此誠以所欲者合天地事物之用即公欲然内視而亦莫自知加於故吾者

矣昔郢人滅堊也運斤成風遊刃有餘地當斲之時彼所見者惟堊耳無刃也用刃者忘其刃故滅堊而不知用才者忘其才故隨應而少迹公故郢中人無乃天性然乎夫德性者公恒歛之僅以其餘應天下天下遂亦以其餘而盡公噫公豈易盡哉公行矣上台且待之然公之精神勳伐始終在蜀且也公之曾王父有至大功德在金堂則公世澤入蜀人甚深即今西土之人男安耕女安織商安賈如不佞者得安無恙

之江山以歌詠太平公雖視功名若泡影然而蜀人拜公之賜思所以報公者則指岷峨江漢同此心也公不見漢武侯宋忠定耶到于今血食何嘗忘之而況公也乎哉

奉賀少傅元輔松谷陳公壽序

少傅元輔南充陳公致其相事之六年而壽六十有五於是某始獲獻一言之頌先是薦紳大夫人人頌公者以謂公相業著在隆慶間而廷恬熈於萬曆之際曰萬曆者國祚永永固公壽

之也何可以毋稱觴公前也其竊謂諸大夫知
公功而不知公之所以為功夫當嘉靖末季
天子之元子與其介弟並分藩於外邸而一時
私人謬揣　人主未有之意陰自附結以希覬
國本之搖賴天之靈公以宮諭入輔裕邸公一
入而前傅後保隱然有周召之重又不啻若漢
四先生已也公一本經術發為啓沃而聖學日
躋於光明後　莊皇帝紹自裕邸首晉公內閣
一切典章制作與天下更始先後所疏列者莫

非邊政黔庶大計也經筵所論思者莫非二帝
三皇大道也而其大指在養君德植紀綱治貪
墨　莊皇帝一一共已聽之最後降五單于梟
南越酋幬持之地革心內嚮而不聞有所謂癰
厲夭札之人者公之志始讐矣未也然公於時
以元德宿望振高節於細旃之上時而快意喜
事者或出其說以自勝而首輔難於兩可天下
賢士大夫陰恃為安者惟公一人也公獨以苦
心劑其中所以淬柔而剛充拙而容調激而平

令輯遐之上畢燮濟濟以贊毗　莊皇帝無為
之治非公也乎哉迺公意若有不自居其功者
尋引疾上書求去甚力　上為手荅慰留者三
已而知公不果留賜爵賞降璽書褒美得乘傳
歸　勅有司存問如禮陛辭之日　上黯然目
送公亦哭失聲百官俱為感泣君臣之際千載
一時即漢兩太傅所侈為榮者抑又下矣夫始
而師保裕邸以啓隆萬太平之盛是公為宗社
命也既而令四方安為業是公為四方命也到

于今四陲不中兵是公為四陲命也人人知天
下之命脈孔長而不知所以造命者伊誰之賜
哉意者蜀之山川雄偉奇發代生異人前代勿
論如近世楊文忠公者戡定逆豎奉神器以冊
定興邸赫然為中興令主垂四十餘年而公繼
之輔裕邸以成隆慶之治則兩公者俱當　二
帝紹基之始並建社稷功且皆蜀人豈名世應
期抑有數耶公曰吾何知功賴　先帝之仁聖
而賜我丘壑又賴　今皇之明聖而游我太平

亦幸矣其曰公不知功所以為公也當公在位未嘗一日忘丘壑今丘壑矣天下豈能一日忘公廊廟哉有如　明主思公以師尚父召且致齋端冕訪政於東面之堂則公安能守此丘壑為也無已其猶能誦抑之詩候公九十杖于朝觴而歌詠之尚未艾也

冷近菴暨其弟晏川八十並壽序

古者嚴事老更必有惇史顧其法不行於後世然今之閭里間或有高年者出國中人群起而

具羔鴈稱觴焉亦庶幾先民大斗祈耇之風云余邑文獻之區也於少長之禮尤重今年慶陽府教授致仕冷近菴先生耆壽八十同乳弟晏川先生壽如之邑之士大夫相與欣艷咨嗟而謀為壽醴酒既具屬余修酌者之辭余小子不文無足以當兩先王顧執長者之後義不得諉請先陳當否惟諸士大夫擇焉皆曰幸甚其敬進曰世所謂嘉祥至樂六者壽次者兄弟無故夫人齒進於老而傳即以為古之所稀矧耄耋哉耄耋在兄弟者已難在兄弟而稱同乳又難之難者昔周之八士春秋之欒子漢之霍氏盛矣然其歷年久近不槩見於經史其不能並壽明矣乃今二先生者黃髮兒齒並稱眉壽其飲食舉履之強聲容色笑之類望之者誠不能辨其伯仲所謂得全全昌殆非虛語請以是為酌者先諸士大夫曰未也其更進曰通都大肆之顯海濱山澤之奧齒以八十者容亦有之而卒無令名以聞于世竟至老牖下者何筭若兩先

生者少負英奇長為黌髦並食縣官廩竟困於有司已而伯氏歲起明經領桃源博士稍遷遠安至今楚材不可勝用最後遷北地郡博緣念仲氏投牒歸矣先是仲氏以伯氏既仕也遂棄去儒生結廬巴嶽之麓明農讀書課子弄孫對客揮麈談鋒奇發使聽者歛衽于雅而鮮順于謔夫賢俊之關兄為政山林之墅弟為攸一師多士一長江湖豈不祇祇質有出處哉顧得長奉兩先生言行而借耆德為山川重請以是為

酌者先諸士大夫曰未也其避席曰以壽考為
同乳後者幸在天以令名為出處後者幸在人
此兩端者即佛氏所謂人我壽者相也空無當
于兩先生嘗嘅孝弟之道蔽于人心近俗駁薄
如江河之不可反也且關伯實沉神明之冑而
相猶於曠林之墅漢文帝令主也尺布斗粟何
以譏焉如兩先生亡少共學長共居老共几杖
困窮富厚與共憂樂竊見兩先生行年八十事
相同者什七其不同者伯氏之功名子姓較著

然兄未嘗以此加於弟弟未嘗以此自鳴其不
平白首怡怡友恭無間視今時之為兄弟者勢
利相勝中冓參商上成逆親之名下長悖德之
漸藉令聞兩先生之風能不惕然省乎顧乞兩
先生百歲之身為當時楷範使後進得觀其修
身齊家之道由此而教國人以復伊耆氏孝弟
之俗則千百世之教皆兩先生之壽也以是為
壽諸士大夫許之乎皆輾然曰庶幾哉子大夫
之論吾可以酌兕觥而起舞兩先生前三進酒
尹其敬諾退而授掌記者錄為序

賀大中丞石屏胡公七十壽序

今上四年大中丞安居胡公春秋七十矣姻家
蘇木菴光祿紹介而抵某乞一言以壽公惟余
小子無良惡能為公重然先大夫少與公友善
某則父執事公者遂不可辭竊嘗觀古人論射
必本諸善息誠有味乎其言某敢以此說進焉
彼伯昏無人受射之術至巧矣而猶曰登高山
履危石臨百仞之淵皆逡巡而足垂外於此而

目不眴心不怵然後百中也不殆此善息之效
也人特患無善息耳某往見公自釋褐而守棘
寺後出陳臬累遷至藩伯皆在越中蓋越人不
能一日舍公公故僅一副楚耳其時會分宜幸
相子以權賄奔走天下吏越之紛華又據十三
州之上相子望公不啻如外府者公始終廉正
一無所附相子銜之垂數年不得調人人為公
危而公竟棄方伯如敝蓰者此非所謂不眴不
怵時乎已而罷幸相磔其子即晉公御史中丞

巡撫河南河南俗故靡諸少年節俠好為奸盜宗藩祿多告匱不時河決歲嚙民田無算公建節鉞止携一童入中原約巳拊民興利除弊由前所云萬姓之病者一旦霍然而起其時河以南伊庶人至狼戾無道官民以目公案諸不法事抗疏於朝而蔡之至今兩河尸祝公者比屋然也夫南而楚越北而河洛公所至無發不中而措四民於康寧之域是公為南北命者衆矣世宗朝方嚮用公公旋以病請遂得予

告歸田後薦公者非一而公堅意丘壑間支離之與居原憖為之使蕭然一室圖書數卷時群諸子弟講先王五常之道興至則與客登山臨水命酌賡歌無事吹呴吐納而聰明強健色澤如童所謂恬愉交暢澹然無極天地之道至人之德非耶其嘗觀三代之時久安長治宜莫如周當世老成人宜莫如太公望享年百餘歲著功烈於王室使非善息東海之濵則將屠釣老馬而何後車之望公始而守藩臬無所干進彼一息也後解開府符節而自貧丘園此一息也計公今巳十年息矣無論射者即鵬以六月息而扶搖九萬養生家以踵息而久視人間則公所以試百中之能者斯其時乎方今主上明聖過於周成而日與三事大夫登延耆舊以脩揖讓之治則三朝黃髮孰有出公也犹旦夕當祖割召見問政先師之堂公當出十年之善息者以餘力而收全功則公之壽天下萬世之壽也其又聞光祿公寓祝於鄙人之言未已

也將酌江漢為上尊蕕岷峨為加豆偕珠履三千人奏鈞天而歌雲璈則瓊江者豈當日瑤池耶顧其無能執爵從諸君子之役請俟二十年後而來候公高歌衛武抑抑之詩以交相勉焉是小子之心也光祿公曰善待公懸弧之辰敬書之為壽

賀趙似山例授太醫院吏目序

客有語余者曰合州趙君似山能修父之業今年入貲大司農授太醫院吏目大宗伯給除書

得免身役竝令有司禮其家不與有榮施乎哉
邑中人故賴趙君全活者衆聞趙君官相與具
羔鴈慶之而敢乞言於公余難之曰夫趙君信
能以醫自重柰何又藉一官為重昔韓伯休變
姓名賣藥長安市中三十年玄俗治病河間聞
國君物色之而夜亾去之二子避名若讐孰與
為趙君名哉客無以自解余曰趙君治病責報
於人者薄而輸於縣官者厚廼汲汲一官是圖
非其意也顧趙君涉世之難耳且古之人也重

道今之人也重勢如秦越人歷齊趙而稱上客
大倉公分庭以亢列國之侯至今未聞以千乘
為醫屈也吾蜀去君門萬里即有術不得自致
人主之前而吏茲土者尊嚴若神士抱材藝以
陸沉於草野間其孰有折節而下之者余往見
趙君之嚴郡大夫也或非時乎召即布冠青衣
負藥囊候之門則辟唯以對有所叱咀以進也
兢兢焉惟恐不得應手而驗使此身終日羈於
公府曾不得一治方書以精其業余見趙君扼

腕非一日矣今而後拜官也聞郡大夫召必折
簡趙君廼策肥束帶揖讓於其前坐而陳說素
難與古今陰陽氣運之定古人所謂醫有四難
以恐懼而不得盡醫之意者趙君庶幾免之矣
趙君故世醫其父杏山先生者博學著書能發
諸家之秘自杏山歿而趙君讀父書大顯其術
以廣田宅或謂醫過其父或謂過之不知神
如孫思邈猶欲以運而牵病者之遇又何言趙
君哉余因知趙君不以得官為重而以不役於

人者為重惟能以不役於人者為重則得專其
業以濟物者不尤重哉如是而涉世則出杏山
上遠矣客聽余言輾然笑曰如公之言則避名
若仇者志不降慕名如飴者身不辱其道一也
遂書以贈之

墨泉先生詩集序

隆萬間余撫江左時聞諸君子譚執金陵邸舍
中竊從客所得讀諸君子所為詩則新淦朱秉
器氏為之冠秉器時守司寇尚書郎戶外之屨

日滿已而領渝州太守余始得識秉器後余醳事山中稍稍以文字往來稱益友矣比余起家南卿舟過渝州秉器出其尊人詩所謂墨泉先生集者授余而且屬為敘余於舟中讀之未嘗不歎艷秉器之業有由來哉夫詩之敎曰風曰雅人孰不能道之余嘗論今之詩而雅亡則風也蓋雅用諸上而風用諸下今世之所謂行旅遊覽讌別者非民間之用乎故風也者發於天地之竅以及於青蘋之末感之而動散之而遠

一有沾滯沉固即不可以言風以余觀先生之集故國風之響也先生天才飈發襟抱暢逸景得之而為言言得之而為韻不餖飣一字之工拙不模擬故步之短長發乎性情止乎理義觸之而鳴運之而暢飂飂乎盈於其耳似人人而能言者乃人人而不能言謂先生非風人不可也聞先生早歲從安福講業而得玄珠既魁于鄉一領博士再領縣令所至以文武顯名視近代之習有不能言不能行而逃諸理者何以望先生哉先生位不稱才有秉器者嗣一時蜀中父老稱曰非漢文翁則宋張詠異時名位何可量耶由是言之先生平生所期以立德立言立功者故不必自為之又況言語之妙在天下耶

居來先生集卷之三十一

居來先生集卷之三十二

銅梁張佳胤肖甫著

序十首

壽邢太母八十序

五月五日邢太母降辰也追自丙午母七十余曾以文稱祝今八十余適在里賀者曰昔瑶池有宴穆滿造而和白雲之辭古今為奇談邢母壽矣公適逢之宜以文相屬張子乃授簡揺筆登邢母之庭北面拜者四稱觴者三於時佳節

良辰風凞天朗乃有幽亭雅適花卉菼蔭鳳山矗其右宇水縈其前母之子孫金排玉立綵衣褊襴賓客若千人珠履雍穆簫鼓簡簡母以鶴鬢龜眸兀然坐上席美哉母之壽乎長君良登攘袂霍然而喜張子曰余有四奇天下至珍也請為母壽可乎良登曰敢不拜賜張子曰所謂四奇者崑崙之枇扶桑之繭南溟之鵬華表之鶴也四者得一則壽兆㬎備乎良登嘿然不應良久乃曰竊嘗探奇紀異志聞是四者有其名無其事且遐陬絕域目跡未到如崑崙扶桑南溟華表者固比托之微茫唐之云也今公謂之奇又以為吾母壽甚惑焉是以嘿然不應也張子曰噫良登知道哉夫世之眩於名者必飾外其尚於誇也必賤目余見事親者王披霞裾以為榮或辱身不恤也牲咢珍羞以為養或違志不恤也及壽親也則繪西池之圖誤南山之頌誇東海之籌矜北斗之杓鈎異獵恠弗根諸理良登不欲以幻妄者壽其親非知道者哉良登

曰某世耕讀代有隱德弗耀於時自吾母歸吾先君子也克盡婦事不幸中道而孀賦栢舟戒斷杼艱辛備嘗拊我輩至今日某雖無以為榮為養其辱身違志未敢也茲辱公等稱觴吾母是誠不欲搜織奇恠速有道者之議張子曰嘻知道哉余嘗竊聞君子之緒論矣夫壽之所重者非以年也以年則籛鏗大椿之儔蠢蠢蚩蚩焉耳猶不壽也故善壽者以千萬㞢計昔者周之曾鄒之孟歷於今何如年矣世之言二母令

懿者無大小咸誦之況又誦之千萬世而下乎二母惟善教且賢故其子參軻為古今大儒母之名不朽如此余觀邢母淑舉與貞内則其莊惠淵塞有如樛木燕燕所稱者良登復承顏順志媲美大賢故母優游天和爰多壽考年届耄期體履矯健而子若孫行掇巍科躋膴仕振翰揚華顯親令德與曾孟二母異代同符是母之壽以千萬世計矣若誇奇侈名以龐眉黃耇為母壽則鄉國可壽者多矣邢母之壽果在是乎

良登壽親之志果在是乎僉曰微公無以發太母之壽之美遂披素縑余乃升東階揖母操筆掇其義為文且懸之華堂之上與母壽同無疆

賀張母九十序

太母以六月朔為設帨之辰歷於今九十矣邑之戚屬諆稱觴祝之以文因委之張子張子曰母之令則自齠齔孰衆之母為吾邑李太守公女少壯慧乃内則于于爾也既笄歸玉屏張翁婉娩貞惠克毖孝恭執麻枲納酒漿織紝組紃籩豆菹醢下至澣綴沐醭罔弗綜理惟敬族有尊幼閒示陵瀆母相夫子益敦慈孝未嘗以勝人者加於父兄宗族由是上下以和宗鄗雍雍終玉屏翁無閒言者罔翁倫叙允格然内助為多也母生四子一一訓率罔以姑息是事凡書計簡諒樂詩句象博學孫友之業各砥於成乃又孫枝衍暢冠屨穰穰懷瑾握瑜以需大售論者謂母之完祉非世可兩矣然嘗稽古王制凡九十則飲食不違寢膳食飲從於遊天子有問

則就室以珍從先王敬老備矣故名曰耄曰悼曰台背非為其觔力志慮弛耶余今登母之堂觴母而拜之見母形神和朗不減少壯是年耄而氣未嘗耄也乃與諸客相顧駭異各求母壽之故一人曰母之壽自為之也夫膏煎則涸氷炙則解故氣耗者精揺動妄者神憊母靜且淑矣胡不為壽一人曰母之壽養之備也木滋雨露魚蓄水澤故外足則内娛心欠則體悴母之諸嗣輪列珍奇矣胡為不壽一人曰母之壽主

於積也夫積水成淵積蛟成靁毋實女士教行
閨閫化被里閈百善積矣胡為不壽一人曰毋
之壽稟之生者也夫均介龜壽均羽鶴壽均木
松壽萬於天矣毋胡為不壽張子曰信斯言也
顏回豈夭札之行則跖乃以壽終歸諸為與積
者是耶非耶徵諸養則榮啓期九十散服行歌
楚丘被蓑帶索斯亦困極矣驗之稟則籛鏗能
引年金石可負堅是又有神術以勝天矣養與
稟也是耶非耶是知毋之壽不由於此者也蓋

上古之民蚩蚩其民得上壽上壽百二十歲中
古之民皞皞其民得中壽中壽耄耋季世之民
勞艾而耆者且鮮矣邇毋生於天順初年正太
和華命之餘三聖培植之化毋自弱齡從父宦
遊適當熙風磅礴元氣交會姆教之良鍾積之
備於毋身獨隆所謂堯舜之世無疢癘夭札之
災則毋之生非堯舜蚩蚩之時乎不然吾邑計
指而如毋者何人也間於山谷田野有一二媼
嫗如毋壽者則又貧病愁嘆轉而之溝壑者多

矣客遂輾然而笑曰信哉毋之壽在是也得皇
風之淳也他人不足比也乃作序

余將軍詩集序

自昔為將之業擁駟驖建鳥章翳冠魚服任俠
使酒瞋目指髮振鉦鼓伸猿臂蹶張橫槊拔石
超距或發為暗啞叱咤而千萬人俱廢若所謂
含毫伸紙引脰棹吻留連景光嘲弄萬象叶比
音偶而聲鳴鳴然如羈士怨女所呻吟者則奚
取於將軍之業故凡稱將軍以詩行世者平生

未之見也吾鄉青神鶴池余公為西南名將有
詩集傳播人口余得而讀之其詩典富平正根
極性靈命意準體往往合轍曾未嘗求工一字
間亦未嘗有法外語即儒家能言之士操觚白
首何以加諸公於詩誠深矣考其為將之業精
兵法沉毅善謀好以八陣圖訓士卒遊擊疊茂
也每單騎擐甲懸交韔往來沓塞外鑿山繕垣
內通餉道及二塞亂選鋒設奇俘斬者無筭繼
參將永寧汰冗戍儲糗糧相度形勝墩堡恭布

時酋長構熒走一檄諭以禍福諸酋素憚公威名肉袒牽羊帖然受要約當時各使者交薦公可任大將尋病卒至今西南猶稱余將軍云余每嘅通才不甞有無以合文武之用如班定遠李衛公並號漢唐上將其初皆輟業投筆不願為章句儒生豈以文事無所用於武耶即孫武吳起司馬穰苴所傳世者則專言兵家本業而無當於騷墨之士信通才之不可兼矣余獨慕尹吉甫克襄玁狁周道中興諸葛亮內外脩明

重光炎祚其發為聲詩如崧高蒸民梁甫諸篇雖寥寥簡冊卓然為千古脩詞之宗迺吉甫稱文武之憲孔明稱王佐之材故余謂公之集自吉甫孔明而後凡號將軍者不能為此言也公本大司馬肅敏公之後肅敏在成弘間有社稷功世襲錦衣衛指揮以公父忤權倖調外衛故公終身不得內侍至先帝始再復云公長君右峯公今管錦衣事有文武材慨然欲脩父祖之烈而以吉甫孔明自期待者斯集刻成而屬余序則知右峰非徒讀父書者矣

河南辛酉鄉試錄序

今年辛酉河南當鄉試之期巡按御史某適至嚴事肅官程物振紀與前御史某所聘四方文學之官暨諸賢良執事會期並集以某司其事乃合提學副使某所選士鎖院三試之錄雋者八十人當　獻簾內外諸執事相與慶曰良哉選也是可以奉吾　君矣某竊自懼之嘗聞人有買珠於市說其文櫝厚易之而不知珠亡於

中貿者智不審也有三售良璞而相者目之為石乃奉璞呼號於荊山之側進者誠難矣某是故懼焉其幼抱經術嘗稽古今道化人士之盛莫如河洛所呈有萃所脩嵩神所降每思挾策而大觀焉未能也今幸濫竽應聘來斯即求素所稽者其人焉乃又士子所表見者在文字之間夫文經生下技呻吟佔畢之餘事耳惟國家損益百王爰設科目以網羅材俊且屢　詔有司著定章條裁漵士習期不廢古里選之遺其

固仰見　明制極矣何乃年來操觚之士或縟詞遠實習誦口耳上枝葉之末傷醇雅之致間有一二表表俗習率又新語衒奇槩於聖賢之蘊懸如衲鑿其故執居常之抱窮神志之力有一於此黜之斯所録者斌斌可觀不詭名理況今　天子御極四十年來和氣宣融禮樂明備九州祥異獻于　闕庭者何計爾中州之士皆四十年之所生教然其發跡名理容通　皇風今日人文之盛穫而進焉其所懼主司者買珠

之弗智與士子奉璞之不售庶幾不負哉爾多士今日被　天子壽考作人之化行與計偕備奔走矣　天子神聖無前萬機立斷綜核庶職罔有或怠爾多士白屋儒生耳今得而獻之敢自信能奉左右哉某竊謂泰山積於土壤巨海蓄於細流收者微而集者博故敢以諸生進矣錄成故事有司陳筐篚鍾鼓歌鹿鳴而觴之藩垣某偕諸同事者持前說以告諸生諸生唯唯曰執事更有言乎某曰子不見樹者於大江之南樹橘矣及踰淮而化為枳遷乎地不能為良若執枳以呵樹者樹者皆然何以應之爾多士今日舉於鄉皆材且賢吾懼異日而化不能奉　天子左右於爾鄉山川先哲有玷焉是諸士貽其以樹橘者之恥也可懼也哉

賀光祿少卿李會泉配鄧宜人受封序

其讀晉常璩華陽先賢士女志及志所收陳壽益部耆舊傳稱載先代隱逸人士如林閭女士如敬司以下若干人並宿德遺淑為世經紀然

出於成都者獨盛豈非岷瀆彭門委和誕氣既肇彝倫哉顧其人多在漢晉衰季之運無惑乎白首蓬蒿壹闔之間以自見矣會泉李翁世居彭門少即殊凡兒長授經為文詞名出諸生上識者謂翁拾選舉如地芥耳尋以父教授翠屏公躋上壽公性至孝不欲以功名奪甘旨翁配鄧氏恭儉相成奉養極得其歡遂畢志家倫而以功名托其子于翔君于翔君果緣經術奮起偕計諧公車即舉於京復舉進士司理天雄尋

徵拜御史時北虜圍雲中急　天子命于翔君
往按之于翔君至選將給餉繕城拊士大振威
名以捕虜首功　天子嘉之賜白金文綺者再
尋擢光禄寺少卿夫光禄掌邦國宗廟祠祀及
王飲食朝會燕饗其牲鑊醴胙濯溉膳羞薪蒩
之事卿貳主之今　天子欽若百神懷柔遠邇
省節財用其差等豐約罔不綜核惟容于翔君
以忠廉勤亮持之三載無議今年三月以其績
上吏部考功考功覈具官績以聞下司封循令

甲所著典章請之於是翁封其官如子母鄧氏
封宜人翁毋且以是月同誕莪冠翟服偕老偕
榮鄉人異而賀之豈非盛事哉其嘗聞世之論
封官者無問賢與才而謂子若孫之貴宜介也
其甚非之夫士有抱賢與才而篤志巖穴塵視
紱組者亦有齟齬於時其凌厲激昂之志至老
彌堅者是皆不得以衣冠榮之矣其往年謁翁
與宜人於天雄郡齋見翁矍然標立言行驚發
宜人冲和慈惠足稱婉婉所謂賢與才非邪然

翁方將鷸用於時乃所重不能奪奉親之志遂
為終焉計則翁蓋非好遯左時之倫况以中才
養成賢子弟如于翔君者則功名固不必自為
之矣今日綸誥冠裳輝馳梁益之間莫不謂
天子能用人子之賢因以推之親翁將欣然樂
而蒙賜矣不謂生人之極榮哉若林閭敬司諸
人豈皆不足於賢與才顧遭世未造其藉以傳
世如今　天子顯庸俊傑以子及親者吾不知
道將承祚二書之所紀載何人也翁母其全德

哉

送冷公典教梽源序

余嘗論今之官有關治道汙隆而勢處至薄人
莫知所以貴之居之者亦未嘗以其職自貴惟
學之官為然甚可異也夫先王之制[illegible]於為民
立師故家塾黨庠術序國學之内莫不有師且
於崇德絀惡辨論官材之典汲汲焉信三代之
治不可尚已後世立郡縣學惟漢最近古考其
文學博士掌故之職必招延方正賢良者補之

司馬氏謂漢世斌斌多文學之士非偶然也國家禮樂蔚興首先儒術當時一二學博之士皆本徵用耆碩卒廼宣暢彝敘治隆三代顧今日文極之弊漸靡使然良由學之員甚冗士之備是員者率又困於進其白首改行自墮末路者常什九焉且典制學訓者必出之貢上之任之也往往循資輪授於古所謂論辨崇絀之意非不知求勢故難耳何望師儒得人哉吾邑近菴冷翁以宿學與計偕詣公車得授桃源司訓吾

信翁之能師官人者不必遐而稱得人矣諺云相馬以輿相士以居言試之素也翁性極敏慧凡書寓目輙亹亹能誦之為弟子員每試必異等居常以經術授生徒故邑之士多出其門敎仲子登第季子為時譽髦且天性甚孝友尤好施急難凡於時事皆能明悉大體聽其議如運斤髖髀應機立斷古所謂方正賢良非斯人耶此吾相之以居信其能師桃源也夫桃源為楚沅南名邑左包洞庭右控五溪其俗崇朴野有虞夏秦人之遺風邇者士之不顯於時抑師儒之未得耶昔文翁興學蜀郡一時楊馬子淵之徒為千古文章之冠翁茲往也明先王之敎出居常之行使桃源之士翕然嚮風又如漢丁恭桓榮造就弟子得鍾與何湯以相推明而恭榮卒為列侯卒為天子師吾必知桃源之士咸欲自比鍾何而望翁以恭榮矣詩云皎皎練絲在所染之翁幸不易其居而貴其所至薄則桃源之敎豈不關治道哉

送温和甫序

余舊聞洛下有温氏者其家世通顯而多豪瑰俶儻之士余未嘗交也嘉靖辛亥余宰白馬閱二歲温氏有嵩崖君者亦以宰頓丘至是得同官魏郡云夫魏郡時諸守令最盛各以吏治相砥礪即有新令賢倍他邑而聲僅半焉豈非投和璧於萬玉之間卒不易辨耶温君治頓丘朞月後即赫赫顯名諸令俱出其下余一日咨所以守官之術何故温君曰某先大夫歷官秦楚

聞有聲故嘗從子遊而熟吏治焉余曰溫君之
治有本哉每觀其治要在公明廉仁臨事必戴
星出入甚至供需取洛陽舍中時境内大饑賑
活者無筭䟽聞蒙上賞雎陽盜起君緝城除盜
而綠林之衆不敢渡河都内漳衛數決君陳言
治水之策監司多其能此皆表表非人可及宜
脫然雖頴出矣未幾余遷去明年溫君擢廷尉
評時論無不為君銜之余曰溫君自公輔之望
何乃以蜉蝣衣裳為溫君旦暮榮哉君為理務

明恕未嘗以文法巧詆終三載多詳讞平反之
政人以是稱長者今年楚按察僉事缺太宰氏
謂按察即古十道巡察之使掌察所部綱紀善
惡迺斯職况統郢德地為今　天子龍飛故都
　天子嘗加意豳岐之鄉尤慎核諸司名實以
勿怠厓其陵闕城祀舟車朝謁艱大絡繹全楚
所無故制得巡是都者兼攝戎事任誠難矣太
宰氏選於百官得溫君使之瀕行余與大理陸
石葦觴於郊垌溫君曰諸子知其深茲行負兵
刑重任何以策之余曰子不知絕地之駿乎當
其服御都邑之内緩步歷塊雖崇朝縱橫不及
百里而見者稱良及其向寥廓歷九坂瞬息千
里疾若流電銜勒所不能制韁守所不能盡非
其鈍於初而神於後也試與不試耳故扣洪鐘
之聲者隨大小之節運湛盧之鋒者易剛柔之
質又何能限之哉茲往也言兵則舉昔備睢陽
者言刑則舉昔治廷尉者言水利則舉昔議漳
衛者他若公明廉仁本君天性試厥緒餘鄉相

立至溫君掀髯若有所得遂無以應余乃建節
升車而去

河南辛酉鄉試同年序齒錄序

鄉試有錄　制也齒不與焉二三子既以　制
舉迺復第其年齒字氏遡自父祖暨昆弟若嗣
錄成二三子以序來吿余曰斯錄也其明久要
惇並好哉嘗攷同人之義于野亨于宗吝審乎
公私要以大同聖人之教也在昔唐虞九官十
二牧百職既異而師師諧弼之風猶可想見其

盛故史臣曰同寅協恭和衷哉則當時賢士所以治身立朝不尚詭異如此者二三子皆豫章也方其抱經獨行索居巖穴即百里之士鮮以恭會今共舉者八十人又極才雋之選始也觴歌鹿鳴兹復以齒次陳說莅諠揖讓尊俎曾無根底之容而有百年之歡投如膠漆次如鶺鴒生人之遇甚奇矣然聖人曰非義不合又曰物不可苟合故干乎常而改操者素絲之可悲也同乎壓而離經者麀聚之可懼也昔孔氏之門其

徒與與爾也顓孫師以堂堂表異其間孔子曰師能莊而不能同丘不為也夫師之迹豈異七十子哉志不比乎道故孔子傷之二三子生同鄉升於有司同舉異日者服承王事其於古聖賢所謂師師大同者諒能明習而效則之若徒徼逐聲利惟脂韋朋比是同則二三子之畔道與主司者之責重矣不聞樹者之事乎南山之阿萬木成林樹者望其背然同榮以售之工師曰盡材矣工師乃抱斧斤而入之曾不得其材者遂歸而譙讓樹者曰子誠見木之同榮矣烏知有本實者哉余見二三子雍雍然群矣其毋作象恭以貽工師者之讓主司不有光哉如此則録非　制也莅傳無疑矣

大康尹令受奬序

蹇予不佞今夏貶宛丘七月渡河假道陽夏之邑疊有寓望藪有圃草道有列樹塗有鄙食國有郊牧予曰昔單襄子聘楚經于陳侯塗陂梁弗治膳宰司里弗設是以占陳侯之罹于咎焉

維兹陽夏庶事其無愆豈守臣之良于位哉迺信次于館問諸父老父老曰我侯尹父楚材之良不棄我敝邑而施福于二三之民視事逾歲即察所疾苦大人其無文具是徵我侯實有明德焉維是下邑夏康之遺墟俗號殷庶顯于鄰鄙民右泰侈不懋毗睨健訟是尚以相雄雌又有少年任俠窟宅無賴剽竊伺行良者惴惴惟尹父和惠惇明天植厥衷加志小人情鮮壅塞迺喻民禍福潛奪爭心而又申出條禁盜是用

伏夫使民不爭仁之宣也禁伏其盜義之肅也仁宣則俗純義肅則善長純俗長善我侯所以和寧百姓令問四達豈無故哉傳曰鑑於鏡者知其容鑑於民者知吉凶陽夏之民不蔽主德沾沾流於鄰壤迺徵尹侯之能治陽夏其民言尹侯之賢著矣予在陳三月矣其河潤之澤日可考也一日部使李君廣其賢下檄褒之其邑之士民欲迹侯於國中主簿潘某典史孫某徵予致辭及觀李君稱侯區區在劉方催科焉豈能備侯實政哉予又傷今日良吏之難也于侯深有所重是盡著于辭以昭令德其勿忘且使傳循良者據之

壽少保大司馬虞坡楊老先生序

某竊觀古今命世元臣佐翼邦家享際景福者非格皇天之命萃川嶽之氣哉國家鴻造顯章文武至其簡重樞莞寄以社稷追惟　累朝舊德迨公之身中間勳庸名世為憲萬邦祗祗然多士矣若迺發迹職方宣猷內外忠亮敏惠積勞本兵上結主知下繫人望惟劉忠宣公與公之致身有符契焉夫公以弱冠舉進士兩令關邑為時茂宰已而即兵曹司職方洞暢輿圖明悉機要赤羽交馳草疏立就咸經紀廟筭石畫稱良當其時司馬氏晏然朝著疆圉寧謐侍公在職方也繼視學齊魯叅知藩政尋晉都御史往撫甘肅經文緯武羌虜庢清入貳本兵開府幾甸威德洪施遂正卿位屹然長城者矣丙辰春免喪在里戊午起公入部會虜酋擁衆掠陷右衛郊關洶洶　上特命公往督之虜聞公至遂弛圍宵遯去公乃舉賑卹易臣工繕垣堡理屯餉備戎馬錄忠義是其大者他若條畫纖悉創無制有具在經畧疏中是年　上降制曰某盡心邊務加太子太保令部正不更補為虛席以待後移督薊遼斯地固股肱重寄其所籌策一一如雲朔間數歲關無烽火一矢不費虜衆往來塞垣下必相顧噬指戒不敢犯越明年
上念公勞績召還降溫旨曰赤心幹理特進少

保自是眷遇愈篤公益竭悃赤勤宣邦政北備
戎虜南畧夷寇上亦時降諮議取對倉卒咸當
意旨溫諭頻及如家人父子然者不謂今日忠
宣公者耶其又竊有辨者近世風靡士競趨附
公自郎署荐歷孤卿忠貞不倚正身率物卿相
諒其誠華夏仰其望曾無根柢左右而君心默
契是誠正允格公與忠宣公所同然忠宣公嘗
其明良一德時已請老輔事孝廟且不逾紀公
今年方五十有五神慮強敏顏鬢未改秩揔諸

卿希世所見遭遇皇上天縱神明沖顧玄穆年
來休瑞畢至等壽黃軒是天心將欲綿長靈祚
誕生聖主又必發祥者德弼成一人故篤厚於
公俾之閎昭駿烈鉴極元僚以壯盛未艾之臣
佐中興久視之主相與保和元氣毗贊無疆即
古者臣如召公永念固命畢公弼亮四世武公
警覺德行則皆晚年始垂令問公今日之業已
不讓三公又由此綏以壽考其不知視三公何
如也此非忠宣公所不足哉書曰天壽平格保
乂有殷詩曰天監有周昭格於下信天生賢哲
必介之福考以壽國壽民非偶然者公以五月
念五日為嶽降之辰其門下士也切有願祝之
私焉然非徒漫然門客佞頌諛言者其昔令白
馬屛公國士之遇繼移職方又奉奔走故知公
立朝者甚悉今領郡蒲陂又知公世德在鄉土
者尤備載覽蒲之山川條華環峙河汾委源虞
聖藉以開天昔人嘆其美固精靈所鍾當有神
异挺生其間則公之承祐獨隆豈非格命皇天

萃氣川嶽者哉其不能從大夫後造公邸第而
觴焉謹推公所以受諸天者如此時同知蹇某
舊備公屬受知遇者謂斯言不佞可以獻壽筵
矣遂書之

居來先生集卷之三十二

銅梁張佳胤肖甫著

序十首

少保大司馬王公山堂彙稿序

儒者亟稱不朽之業太上而次要不過功與言兩端云夫立言立功之不可得該至或有所偏勝豈關於氣之所受與其時之所會然歟不佞嘗執此有慨於古今人矣今少保王公河東人也河東表裏山河豐厚險固美哉之稱自昔艷

言之矣然其靈淑之氣必有所受及讀晉問所謂大鹵之金屈産之乘北山之材猗氏之鹽是氣之受於物者粗也而其精常在人春秋以上不具論漢以下産於河之東而聞於天下後世者不曰平陽聞喜涑水者乎而不以言勝不曰龍門河汾柳州者乎而不以功勝之數君子並能受山河之氣而時之所值不同故恒以其所至者而掩其所不至是固無足恠矣公本河汾仲淹氏之裔不佞嘗侍公矣敦龐靜鎮者類三

條雷首淵涵沛達者類洪河汾川又當國家明盛之時得以儺其所學公自成進士為西曹郎日與海内名士習古文詞已而出守汝南更踐藩臬中丞督府以至秋夏兩卿經營中外幾四十年歷試於甲兵錢穀名法之間而無所不裕暇則對客命觴操觚伸紙或為古為律為絶為序記表銘書疏總名之曰山堂彙稿是稿也凡若干卷詩則雄逸天成文則風行水上格法之所不可羈蹊徑之所不能索譬若蒼鶻磨空高下

自運讀其言者不必奉公顏色而磊落光明之度已得八九矣然此公之言也公平生勳伐非一其最大者莫如制虜國家歲苦白奴至不能支最後得公總雲谷三鎮之師大酋俺答帥左右賢王與其部族稽顙塞下稱臣妾者今且十餘年邊鄙不聳中外和寧晉五利之所不敢望漢和親之所不得終賈生五餌之所不能行公收其全策以宣主上威靈茂建無前之業即尹大夫具文武材僅薄伐至太原已耳況其他乎

公令功成矣晉宮保至孤卿予世祿親軍錦衣太學綰玉而服象龍之服以太平之業貽百執事而公亦請老退身大行之麓朝廷視為安危外夷時問安否悠悠南山宛然綠野洛社之致至於談道立言視子長仲淹子厚之不遇明時抑又過之此不佞謂公全受山河之秀而身依日月之際非偶然之故矣公長君子牧司勳梓公槁武林而請不佞序不佞何能窺公萬一自昔操下里之音於左右而公謬見許可最後撫

上谷席公謨烈以制虜無敢譁公之不朽固自有之而令不佞亦竊公之餘以托於不朽幸矣哉幸矣哉

送陳雨泉先生序

君子處世自非中行之士蓋有三疾云獨行者索居謾世椅冠圭竇垢首宾心服肘見之衣鑿坏而隱闉人聲則愀然變色或有得意風雲之會常恐一日名落仕籍毀方就圓服習性命詞章兵甲錢穀名法諸家之學視上所好尚而乘之以取通顯或有任術數轉移消息以退為進至捷蹊徑反在終南之間此三者古今人情大凡也求之孔門諸賢於出處之際何紛紛也指其合用舍行藏之道孔子僅惟顏回共之豈非中行之難其人哉雨泉先生舉戊戌進士為司空郎即　上書歸養二親親終復守其官稍遷四川督學僉事再遷湖廣參議再遷河南副使尋忤御史時執政重權賄先生自度不諧於俗遂解組歸隱具區之野日惟讀書課子力農或

與客放舟吳越山水之間賦詩飲酒陶然物表如是者幾十年已絕意仕進矣頃歲天子收權倖詔舉巖穴之遺海內凡八人先生與焉乙丑夏以舊職起雲南人言不必滇行即超遷迺先生必如滇至滇人言席當不煖即超遷迺先生又視事逾半載一時　徵拜者各登卿位今年八月始還四川參政人言此常調不宜當先生先生冲然無弗當意吁此豈可與俗士道哉先生入官垂三十年文章政事所至聲問殷殷動

士林每一官輙數年不得調不合則輕爵祿不啻壇土即召起若固有之始終無幾微喜怒之色見於顏面所謂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不為矯激附會之迹以詭中行之道譬乎萬斛之舟增之不重損之不輕出沒洶濤淵湃之中安流容與飄然無繫其所挾者大定乎天者審故於用舍行藏合乎聖賢之矩所謂今時之三疾先生何有哉某先生之門人也不能奉教命早年負盛氣賓舉高步紕盭而無當於

用嘗讀以来痛省往愆兹又幸侍先生於滇臬凡先生之淵懿和粹憲之言動者退而若有所省庶幾乎此生之出處異日不大謬孔氏之訓先生獨於其有大造矣先生將入蜀當有言以別其名位事業又先生所必致不宜效世俗為虛誇語聊舉出處大節可關世教者云

壽鳳臺褚公序 代作

余讀詩至七月生民諸篇見周之人士讌喜於邰豳田里間者曰為此春酒以介眉壽曰酌以大斗以祈黃耇何周人多壽哉粤若邰豳周之故都周先王自后稷公劉配天作京肇造鴻業所以培植元氣總萃淳龐故大夫士庶相與喁喁於恬熙之風非偶然者余每慨慕隆古之化不可及何期今日於褚先生見之先生本唐中書令遂良後後世徙家江淮遂為鳳陽人維茲鳳陽實我　皇祖龍飛舊邦王業所起固周之邰豳也二百年來化澤流荆塗淮泗之上休養生息者碩比屋先生世承明德涵化獨深計今

年且若干歲矣童顏渥丹徒視善飯雙鬢修髯蒼然未解或疑神於吹呴吐納之術而予謂不然聞之古人曰不導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眾美從之是不可以論先生之先生起家進士仕為吾邑臨朐令越五年始晉郎署屢經坎壈嗣移職方聲譽籍甚朝議謂宜置在列卿尋忤執政意稍遷蜀臬副使未就遂挂冠返於故丘者幾二十年絕迹公庭肆力墳素或觀魚濠上樂而怡老所謂澹然而忘且有

者非耶況先生優游帝里漸泱淳風鄉之子弟稱祝於大斗春酒之間如邰幽人士所歌者豈非盛世之天民哉惟先生體具文武位不盡才令旂上壽倦勤於事功之會矣余時撫中原方被司寇卿貳之 命且行先生走書欲余言為壽豈不謂余知先生乎先生作令余邑忠清勤敏前無古人歲有尸祝愈久愈篤若其興學造士談經講藝余時在諸生中獨有國士之遇至令卅水之上洋洋如也非先王遺化哉昔魯侯

明德敬慎思樂泮水邦人愛之不能已遂侈為禱頌曰既多受祉黃髮兒齒然則余之願先生者何以異於魯人之心耶

送呂沃洲改南京工部尚書序

今天子踐祚之始黜陟群工庶明勵翼任用舊德以正六卿於是以雲南督撫呂公改南京工部尚書將代事行三司例得以言送而屬文於張某自分職在文學不敢辭謹稽首獻言曰自昔封疆之臣垂不窮之譽何嘗不有非常之業哉公以新昌望族舉壬辰進士由守令拜御史歷二京卿寺長貳文章政業人人能言之求其功之不常有而操慮之危且深者惟撫滇之三年為獨至蓋滇自高皇帝略定之後留功臣世鎮其土垂二百年號稱極治迺勢極而法移斯亦漸靡使然往年沅江匪茹國辱未報諸酋視以驕恣西南之事幾不可為 先帝憂之選於衆加公都御史授節鉞佩兵符以往時易門嵋峨昆陽新化南安尋甸樂甸水西諸夷兵革蹈

興公選將振師以次削平 先帝嘉之晉兵部尚書然非其大者蓋滇酋稱郡者以十數惟武定最大公用兵以十數惟平武定最大武定距省會僅百餘里帶甲控弦者將十萬衆近以異種餘孽殲絕本宗而君長其土地先年討之不克近益恃強盛外結姚安易門二酋聲勢鼎立相援為逆滇之危如累卵矣公上疏 請得制川貴兵可之以丙寅七月分道出師公親入武定督戰越四月而斬其酋乃下令寬脅從撫部

落而還未幾姚安易門二酋各以計授首不煩一矢前後計費不逾十萬兩禍本蕩除西南底定滇之旄倪歡呼閭里其典簪珥易酒食相壽者村市皆然乃請改武定為流官築城建學定賦置吏一時夷人移棄弁服向慕華風不遠數百里願以子弟就學者八十餘人衣冠賁賁翕然成俗叛歸者爭以吕為姓如哀牢人爭冒諸葛姓故事公之功德何烈哉其竊謂功之成有難易古今建功之士能成其可為不能成其不

可為且滇中以勳伐聞者非漢武侯及本朝潁川西平靖遠四公乎然武侯以丞相專制注措自運潁川西平協策同心戮力王事靖遠兵合四省芻粟如山前後八年麓川始服今公專不如武侯同不如潁川西平兵食屯駐不如靖遠者什一大亂戡緝功超往烈此常理之難求武侯數公平生所未為而公竟成之豈事之尋常者哉蓋公以有名之師感激帳下且賞罰信善任人而拊循夷漢如赤子養之三年用之一旦莫不得其死命故閒諜不能移威勢不能劫先儒評裴晉公有云伐叛柔服使百姓曉然知賊之為暴唐之為仁不惟用兵之易人心先服故也非公之謂耶公在滇逾三歲食息動靜質諸鬼神即深求者卒不得覘其隙此又古聖賢克己所難者其他崇文教飭邊備核吏治通民故種種不可殫述然或古豪傑可能不足以盡公之所難者公行矣留都六曹俱稱仙府而冬部尤暇不能有所表見　新天子日夕講求太平

之道思得元德老成贊毗萬機為社稷建非常之業而成人之所難為者必將屬公由今言之亦甚易也

邢氏族譜序

昔蘇洵著家譜歎世人賤而後貴者耻言其先余讀其言而悲之蓋自先王之教不明而宗法不講久矣覩之記曰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使人人而收其族也即禮俗成即刑措不用即百姓安是先王教萬

世之心也今人率侈大家世無憏痛惻怛之實於凡宗族吉凶之禮視若途人然遂於先世之名字爵謚年華卒葬茫然不能言其極也父子不相容姑婦反唇而相賊甚者兄弟以兵相屠擊矣其悖先王之道可勝言哉吾邑故多望族余束髮來見鄉之人類能脩時享別親疏其俗亦淳厚而有經顧獨不諳余誠懼風之日下也余友邢字濱氏少孤既長明先王之道事毋孝處兄弟甚友愛又懼宗親之疏隔也每言及輒

泣下顧世遠人亡無從考質遂旁訊長老於前代片牘斷碣搜括殆盡閱三載而昭穆始明傚蘇氏例作譜以觀余一指掌而死者若臨於上陟降於左右生者長幼若同堂而處愛敬之心油然興起又著家訓十條篇終撮其要旨拳拳於家人女貞之戒噫使比屋而皆然何先王之教不行哉字濱負鉅材諸子皆公輔器推此心也異日者以治平為己任余知其必然矣古語云相馬以輿相士以居余於邢氏可稽焉

送沈衍菴州守入

今制凡三載　天子設黼扆坐明堂覲于羣牧乃大小長吏咸趨闕庭脩覲禮覲禮告成即以六事察群吏之治而大別幽明此古述職考績之法也自余為禮官侍　先帝十餘年習見諸方覲臣但不失儀度即稱賢能當其時權幸執政以寵賂走群吏群吏各以奔逐相高日惟褁金乞門不復知有　朝廷述職之典余嘗拊膺傷歎焉明年戊辰值覲期為　今上改元隆慶

二年也沈大夫愆菴守合州當循故事入計其僚佐曹後丘謂余知大夫微言送之余不文切願致辭矣何也天下風俗披靡莫甚於今尤莫甚於蜀蜀地僻在坤維土瘠民勞兩暘易為凶歉合州古墊江治據大江上游俗重貨利以貲業相雄長市廛多惡少不守乎忠信村野則疲於差賦如近日妖賊煽亂一呼響應皆緣禮教未興人情易動致之矣自大夫刺州以來貞介惠養風俗改視今　天子踐祚寬租省刑日夕

講求太平之要大夫茲行也必延問民所疾苦大夫當必有獻納以大造吾鄉人也陳子昻曰得才刺史一州盡受其福此之謂乎大夫世家漢南以明經高第始以茂宰治行擢刺吾州褰帷偃幟雅有古人之度今日躬逢聖人得陳所學豈非士君子遭際異數耶余又考國初時凡覲臣治狀異等者既錫金幣又宴於春官宣正成弘間往往行之今天子勤於萬幾宵衣圖治太宰氏以當代偉人求賢事主必修舊典以風示吏習斯典也非大夫其誰宜哉詩曰奕奕梁山惟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斯言若為大夫設哉

送何生還荊州序　代友人作

司馬子長以文章雄視千古及攷其自叙則在浮江淮探禹穴觀沅湘講業鄒魯之都而文始奇吾蜀據荊吳上游為中原門户峰巒標舉江漢委源自古鴻儒墨士所嗜好而寄跡者如漢李固以不見益州為終身大恨則入蜀亦壯遊哉何生其荊州之雋材也父雲澤翁典教吾邑生侍養與俱雲澤先生不鄙棄余陋遣生來學焉余誠慕先生之明古道而善教子弟矣古者之制子弟不離父兄之左右莫不有塾序黨庠亦無越鄉之業其父兄貴而命於朝則皆仕於其鄉至興賢為之師表又不出鄉曲之內故入而孝親出而隆師類多名世之儒今之仕皆遠於鄉其或父兄仕而子弟從之者往往深居簡出自矜崇嚴無恠乎見聞偏陋學之難成矣吾先生以道德文章陶鑄多士又不悖古者易子之訓使其子與諸生遊談詩問禮考德正業不在乎塾序黨庠之間而獲藏脩游息之益信人之樂有賢父兄哉今先生命歸試於有司戒舟行矣而徵言於余余何言哉生以明經茂材內承父教余何能有裨萬一況余之所傳習者皆君家趨庭之物無已則有以贈之矣滔滔江漢濫觴於岷峽之麓生操扁舟下夔門巫岫鬬奇江濤翻日訪屈宋之遐踪臨仙人之舊館朝發

白帝暮到江陵湮波浩淼秋色微茫胸據洞庭氣壓重峽奮王佐之遠畧開學海之詞源異日所進當不在子長下矣茲行余有厚望哉

黃首卿集序

余同年友黃首卿出所著詩文稾起分餘迄壬申凡若干卷出處歲月各有紀述蒼翩翩乎翰墨之林矣夫當嘉靖庚戌有司進海以內士三百人有畸其時　肅皇帝居西齋宮祈天永命二三儒臣以應制得貴近下則分宜幸相用賄

走天下之吏庚戌諸君子類多負才氣其有能為古文詞者既以新進不得預　天子玄文下則恥稱幸相客乃各以其業相切劘而一時斌斌文學則庚戌榜望於後先矣榜中最知名者首卿而外則有廣陵宗子相武昌吳明卿吳興徐子與南海梁公實豫章余德甫閩中陳子韶郢中高伯宗潮陽林邦陽汝南張子畏碩諸君子位不大顯如吾首卿則又偃蹇過諸君子者當首卿守南尚書吏部郎嘗慷慨論天下事而忌者中之黜為鹽官尋報罷則傲居金陵肆中一畝瀟然絕迹公府百執事扉屨滿户外無柰高臥手一編何其持論必發所自見以抑揚千載不徇名而雷和不隨塲而聲吠裁其衷以抉其窾斯首卿之所以自負矣余嘗聽首卿之論謂詞根於學意得於悟必舍筏而其法始傳必近雅而其度始中以此意而究其所言庶幾可以俟天下後世知言之士矣余獨慨能言者多不得志於世如屈賈兩司馬至垂拱開元以下

諸人其幽憤無聊之狀異代而後讀其言猶有餘悲而又何止一首卿耶古云非窮愁不能著書又曰窮而後工其説似偏曲而無當而古今才賢往往如合一轍嗚呼異哉客有聞余言者曰而習副墨者奚所從填撫江左而十一州為余曰此諸君子之所以工而首卿為益工余懼日損甚矣又敢謂後來者之嗃矢哉

壽明府張芝陽序

萬曆七年二月十七日為邑侯張公懸弧之旦

邑之學士大夫能言者相與繪圖賦詩其民之不能言者咸舉手祈天頌聲徹於百里而遥乃有諸生某等則又謁不佞而以祝詞請不佞聞諸博士弟子業已祝之矣而又何庸言諸生進曰張公之教吾儕也端範程藝面命耳提雖文牘旁午曾不少輟鉛槧䰅䰅然惟吾儕之不若於訓是懼今公誕辰而令門下士悠悠比於衆人其謂之何不佞聞其言而喜曰美哉諸生之意其有三代忠厚之風乎昔魯僖公作泮宮也

敬明厥德以昭民則且載色載笑匪怒伊教當其時魯人頌之曰自求伊祐曰永錫難老夫僖公之教人豈望人以從史惟被其教我者之德故享其報我者之厚上下交感此古之教化然耳今張公春秋甫四十在先王朝謂之強仕而孔孟所由以不惑不動時也夫張公鼎盛之年辟日之方升泉之始達世所謂一切黃髮黃耇兒齒台背之説似無當於今日然邑之人鼓舞欣艷卒不能舍華封之語以願公者何也惟公

提衡百社而百社中千萬人之命無不寄於公若命有不堪防民之口亦甚難矣而何祝之有公以愷悌廉平才誠並運擿隱射平徭賦罷諸不急之務與無名之供且法行自近而閭閻之情若燭照而數計朞月之内嘉禾效靈口碑盈耳禮教之俗達於四境在商安為市在野安為農在工安為肆在士則洋洋乎巴水之上恍若遊於唐虞之天而四民者不知有癃癘夭札之苦是公之壽萬民者何多也夫四民之生賴公

以安則又烏能不望公長有此生以永保下民邪不佞竊謂僖公治魯時壽亦未躋於期頤而邦人之祝甚至如閟宮所載者不知古之諸侯世有其國民之祝望雖出於誠心而或有所為若今之良有司不數載而陟明往矣無所為而祝之視三代忠厚之風不尤異哉未也不佞有二三子獲從稱觴之末故公孫僑治鄭輿人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推誦者之意必欲子產千百年而治鄭斯已矣公之恭敬惠義不減

鄭大夫而不佞祝願之私亦不在與人後即公之哀哀發爲下邑不能長有之而公也年與位臻異日者作師尚父而鷹揚作畢召而夾輔作武公而進德國有老成邦有舊德所以延長國脉康壽四海者視區區一邑孰與大哉敢因諸生之情而附不佞願望之私如此云

賀帥侍御封贈二親序

嵩御史君之先教授公也猶齠年云當教授公易簀時劉太孺人不欲生教授公手御史君而

屬之曰我帥氏累世行德而終不顯今將顯矣季子其當之而欲從我地下遊是遺孤而稱吾婦也又孰若存孤而代吾父哉異日者苟獲一命以列泉臺吾其瞑矣太孺人日撫御史君而泣也何幸孺子一日顯乎以籍手報而父則劬勞百端以佐膏楮之費毋幾而御史君成進士矣而太孺人又撫御史君而泣曰孺子顯矣吾庶幾可以報而父然終不忍失所天而成吾名也既御史君尹渭南三載報最臺使考交薦之而以最上考功令　天子賜勅褒予贈教授公如其官封母劉太孺人又毋幾御史君召拜西臺代　狩滇雲會賵　中宮恩改贈教授公御史太孺人以同品仍故封云御史君及瓜而代行且持白簡以滇事入　告緣便道里中擇日焚草教授公之墓更新冠帔進太孺人而壽之於是邑之吏民交豔御史君能光泉壤而榮北堂可以稱人子矣廼御史邑邑若不自得也居嘗語曰天乎父之背不穀也蚤而共養之丁短

又不獲奉法冠豸服於吾父身而徒以虛號列幽冥籍令死者而無知乎奚益也且也吾母稱未亡人則又安能獨快然堂上哉不佞聞其言而歎曰孝哉御史君乎昔孔子以達孝頌周公至求其所謂孝者在追祀先公以禮求其所謂達者推之諸侯大夫士以隨分盡情已耳未必能起九京之骨而肉之而衣冠之也不佞聞教授公少脩詩書之業以振藻多士之林廼數試而數北晚始用歲薦而南畫以臨沅湘之士稱

師焉太孺人日夜惟先君之思所為拮据愛拚勉御史君以成名邦人不謂御史君孤則謂慈母之煢有嚴父矣夫以教授公之說詩脩行即申公豈是多也竟無能屈萬乘之禮以蒲其輪太孺人之寡居善教即巳清何足多也竟不能受人主之知以臺其里惟是御史君始而父母乎秦民繼而耳目乎 天子先後 制詞昭回雲漢所以嘉教授公之往行褒太孺人之陰教字字而衡之若還重瞳於萬里之外而潸然並

闡此非御史君之能子而然乎夫孝子之 立莫大於尊親所謂尊者不能必二人之無故而兩見之也惟不朽其歿者不掩其存者而不佞亟稱御史君之所繇孝者此也不佞與御史君有連而稍習二尊人懿行安居佚筋臺磨公者度不佞言足以明之遂請者再夫御史君之榮親大哉 王言赫赫臨之又奚肅下里詞為也

居來先生集卷之三十三終

居來先生集卷之三十四

銅梁張佳胤肖甫著

序十三首

壽襄垣王序

國家篤親優老超軼萬古凡藩王年七十上者得存問在甲令可考巳惟襄垣王歷年耆耋今
皇帝三十一年遣進士王大任四十一年遣行人朱炳如並馳璽書褒諭元德眞異數也越明年某某典蒲郡王以六月十八日為[illegible]汶之

辰計壽八十有三有司故事承筐篚鐘[illegible]觴于邸第某竊謂王公上壽況簡眷帝心不宜沿襲往事當有一言效古人祝願之意自顧不佞文何敢辭先是某貶宛丘既授除書領蒲州牧凡學士大夫咸謂蒲故晉劇區屬地震來務理艱難較昔十倍惟襄垣王年德並邵暢曉便苦某心識之迨至見王果不爽所聞每讌集則瞿然鶴立孤標絕塵視聽聰明舉履強健酧酢立談或至宵分客與王孫公子筋力且有不能支者

今年春王雅知其有山水癖召從杖底而遊于大行之嶺及徑嶮崎羊腸百折捫蘿歷磴下臨淵谷少壯者逡巡言疲而王往還若羽曾無倦容容有私謂其曰以耄耋之年精力如此是有仙學不然王者少處深宮長困梁肉在藜藿野老猶所不逮豈無仙學乃爾哉其曰子不見守物乎夫物莫不朽於金石莫易毀于飄瓦守物者施以鑪錘斧鑿焉金石須臾化矣置以靜地藉之白茅即飄瓦不千年在耶此可以諭壽矣

王天質冲和靈高洞豁明習典故練達時事溫良雅飭未嘗以勢自居對客則讜言鑿鑿皆經國遠謨居常手不釋卷樂道無厭至其子孫烝烝玉列率由典常敦睦族里急難是重不喜宮室狗馬珍奇聲妓至於遠絕內侍幾三十年葆真涵虛游乎太素此王之天性如此某嘗聞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在貴介齊民逸樂豢養驕侈易生況王據尊富何欲難求迺卑牧淡素一無所嬰信上智之宏識流俗之英特者也每讀漢書如河間東平古稱懿德然未有壽如王者豈偶然哉書曰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某謂王之守德永年不可與凡民同日語也客曰聽子大夫之論如和鴻濛語小人誠不知王者受命之源請托毫素以佐觴歌

山陰王詩集序

夫二儀既判宮商並生體物緣情聲詩是尚苟吮墨之徒矜重強聞馳誇典國獵名鬻藻不因性靈斯太音沉響風義微矣虞書曰詩言志孔

子曰可以興要在直尋何資補假哉余自齠齔竊慕鉛槧冉冉流光無間六義然好覽作者決味澠淄若其憲章三百闡播玄風在彼鴻儒猶稱麟鳳況王者哉余孜漢以來諸侯王表梁孝河間好客博文淮南東平通幽篤善概於風雅流聲獨寡魏有陳思材哲天授槃溢古今淵乎珠澤號曰繡虎迨宋孝武間有南平建平二藩並芳雕文織綵雖千里陳思當時已稱其亞跡陸機者矣夫帝王苗裔支庶蕃章萬古藝林陳

思獨步何哉良以蘭室錦衣賤蓬蒿之致希聲
奇玩薄墳素之情自非力障橫流奚能翩翻霄
路古謂世祿鮮禮席寵怙侈是故然矣縱觀山
陰斯集泱泱大風無籍補假非世俗之振鐸耶
王本毓派皇波體靈河嶽蚤膺先訓維道是經
貪嗜縹緗抱脩玄白黜華服舍引興琹尊是以
澄滌靈扃吐吸英粹散見遊讌贈述諸篇無非
錙銖軒冕師友林泉既刪繁蕪尤懲鏤琢其瀟
淡簡遠之氣真足以鼓吹前聲驅馳近帙鍾記

室所謂清濁流通口吻調利斯集有休烈矣余
貶居蒲阪舊業棄捐王能擁篲客我碣宮每見
授簡抒章下筆立就深湛靡事各備性情信王
侯之陳思宗老之標幟也集刻既竣爰命數言
天庭廣坐詎知廊廡其間襞帛流風庶幾金玉
斯文云爾

俞廣文迎養二親六十序

夫人有必不可得之樂一旦足乎其已斯履順
而神閒德全而天定葢亦理之常者孟子曰君
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然必以父母俱
存為衆樂之首夫人至於王天下則極勢盡利
縱心於六合之表生人之樂宜無踰此者而軻
氏必不以此易彼余知之矣然樂不能必其時
之常為我有人子之心始不能終身快然於户
庭之間抑豈盡無哉余讀詩見周之大夫士也
在北山曰王事靡盬憂我父母在蓼莪曰哀哀
父母生我劬勞夫人子幸遭二人之俱存已薄
天下於不足樂茲反以滇哀而增憂者豈士君

子戹於時竟使其身啓處之不遑而缺二人之
養哉余每推孝子之心必使其親之年壽未艾
出入不違乎寢處養之又足以尊顯其名而後
窮天下之至樂顧安能以蕪得而足諸心耶故
其樂之民間者往往於親之年則召賓客群宗
族相與獻祝於蓬室之內而亦足以樂乎所得
所以豳風之詩曰為此春酒以介眉壽行葦之
詩曰酌以大斗以祈黃耇此皆古之耆德樂於
田間燕享而宗姓鄉黨子弟之所以致其祝願

而施諸鄉者爾求其顯名於四方而稱孝子之心之所謂至樂者或有遺憾乎金陵俞心堂先生與其夫人郡博雙河君之父母也雙河君少以文才馳聲江表行且射策甲科以羽儀上國往年奉二親祿養之命謁選部出署河中教事遂輿二親於官邸其於心志耳目寢膳服御之節亦既朝夕而不違乎其側今年二親俱六十雙河君稱觴前壽二親以黃髮朱顏南面生幃薄上室家歡呼羅拜序階之下由是郡中學士

弟子被雙河君之教者相謀以觴於郡學之堂肆席授几陳衣操杖酒正槁人羅氏外饔樂師各共其事諸弟子群然憲乞而伏下風如古尊老於學之儀者雙河君雖勞王事曾不知所謂哀與憂且尊顯其親使郡中之人環膠庠而觀者如堵莫不興起其孝弟之心以遊乎俞氏之至樂又何如幽風行鶯徒使草野一隅聞所謂眉壽黃耇已哉余又聞先生見逐於伯氏恬然無所芥蔕每視宇宙內事皆如浮雲水漚然者

夫人又以莊懿慈惠之德佐相平易沖粹之君子莊生曰平易恬淡則憂患不能入故其德全而神不虧然則翁母之全其神以永天年雙河君得生人不可必之樂者豈幸福於田耶是日司訓節君王君聞余所以論俞氏者以告諸生諸生遂操軸來請余曰昔魯僖公敬明厥德以樂泮宮魯國之人侈其禱頌而必推本先德以祝願其親之壽考如閟宮所讚則諸生請以壽者亦庶幾乎魯人之善頌而雙河君風人之化

有可徵也已余又何避其詞之文不文哉迺授諸生書之

潛菴集序

宗老五峯喜聲歌一日過郡齋出潛菴集一卷以觀余並列潛菴狀一首再拜請曰此吾先生郭潛菴遺稾先生歿且數年平生所言幾至散逸若嗣重賈而不事事恐無以傳先生今夠得詩賦若干篇將錄諸梓人願公敘之據狀潛菴故蒲之山人也山人幼業儒輒試不遇遂棄去

獨嗜吟詠西遊隴蜀所至山川必歎賞眷戀飄然便欲携家居鄉耻干謁不治生事與同志結九子社日詠歌其中被褐窮經教授生徒蓬藋瀟然年幾八十而卒此余得山人大畧於狀記如此余貶蒲阪且二載嘗升中條俯洪河東揖方山五老之奇曾未得巖穴之賤窺說大人相與振策茹芝吐納空翠黜人間語及觀山人集中率皆沖易無世俗情余不及見山人矣雖然山人集可傳徵五峯不與草木同腐朽哉昔韓

昌黎殘門徒惟李漢收其遺稿使韓之名垂光後世漢有功也況五峯負奇氣無驕貴習卒能傳山人之教所為詩宕逸不群余深有出藍之望矣山人尚有賴哉

送大中丞李八泉序 代作

嘗謂三代而上以天下之公為是非三代而下以一人之私為毀譽士不幸生三代之後其處世亦甚難矣觀世俗致毀者有三嘵嘵皎皎好為危激以震撼人耳目或鷙長伐異使人出其下或結内權貴期速化而時時有所問遺有此三者皆足以致毀今乃大謬不然余誠有慨於中矣我大中丞八泉李公山右豪傑舉進士二十七載矣始余布政山東時曾聞公治青州有聲至今人尸祝之後兵備密雲會漁陽多警制府伏公如長城繼叅蜀藩掌憲東土嘉名惠政所在若一及晉公都御史巡撫延綏延綏在三邊中最稱要害公撫之幾三年善任將愛士卒如嬰兒脩邊儲襖興利祛弊前後斬首虜百餘

級虜遂不敢近塞鎮人咸謂再見于肅愍矣今年會保定巡撫都御史缺難其人廷臣共推公撫邊鎮有威名遂入　天子可之亦可謂知公矣公下車不浹旬躬履關隘明地形訓練士馬省節冗費請卹災傷不數月而六郡大治余竊慶得從父老受帡幪無疆矣一日余郡兵司張公抵余書曰撫臺翁當代人物豈意地方福薄不能留矣願得一言以識吾吏民戀戀之私余聞之愕然及得邸報始知為言者所中據言者

所列止二事甚細又皆鑿空之語當事者不欲傷言官體遂議公他用嗚呼君子處世之難固如此矣公抱才畧退然若無誠心直道不激不阿臨遇大事侃侃有斷凡所興革隨宜舉行不好為條陳鋪張之迹非公議絕不刺狀入貴勢門真有古大臣之風余前所謂三致毀者公何有焉夫公無可毀之一而不免於毀者士君子其何術以處世耶雖然古語有云禮義不愆何恤乎人言譬九折阪至險也困駑材則可以之

困駿足適著其奔騰之用矣近世持論者好風聞而公以求全致毀形公短者其長愈見泥公迹者其心愈明若使用人者喜操切急功名以文具彪炳為治誠無用於公儻欲為　國家調攝元氣使功澤被萬物而萬物不知含公其誰歸哉公晉人也後世晉多賢公卿然莫賢於司馬文正當時曾不容於朝而退居洛下甚久及起而收補天之勳者豈當日擠排之人哉公今之司馬也行且　召公余伏畎畝無意當世之事其言不能為公重姑次序其言以俟兵公之請爾

刻止一集序

余讀六經見聖賢以道德發為文詞各極天則故規矩乎萬世豈俗士所得自為方圓哉春秋而下立言之徒代有作者無非變自六經各因所長成一家語初未敢放乎規矩者何故天則定也何後世之士異門戶不推本乎天則迺岐道德文詞為兩事相與駁擊稱奇於儒者之林

故脩詞家率務詼詭不重名檢其叫咤悲騷踈宕睥睨之態若舉天地萬物無以當乎其心談性命者必厭薄文詞卽有言要如塾師田老語一有攻古文詞者則力詆之或目之為摹擬余嘗笑曰事功法伊周道術法孔顏謂之摹擬非耶此風倡於宋而沿於今日所謂蔽所見執所是豈知天則所至天不能違而況於人乎晉蒲阪有止一王先生者余不及見其人也余以禮官貶居是邦訪邦之舊德而祠之蒲之學士長

老言先生本龍門望族蚤歲篤行甘貧於書無所不窺與呂高陵講厲古學稱益友尤潛心濂洛之傳至發明太極圖說不異超脫曹溪宗旨釋褐為中書舍人侍今　皇帝講筵一時儒臣服其論思之切蒲人至今稱王夫子云先生道德人也空其點文詞為塾師語及觀所為者文似史漢又似左氏賦似騷詩似初唐至奇俊清逸之材泱泱乎若東海大風然者是何不以此易彼哉蘊之以道德發之為文章無非求諸天

則而肆力古人之極者先生亦通儒哉余於斯集重有感矣夫先生平日所為詩文甚富自已丑卒於京長公龍川君方在齠稚遂逸其稿後龍川稍長承母訓力學脩行舉山西已酉科第一人與其弟生員崇勲以孝友著聞州閭每追念先生遺言不可得輒泣下迺遍索諸人士家僅得藁若干篇以觀余余曰斯集雖僅存先生之什一然非公至孝則先生嘉言無傳矣余將謀諸梓人會遷潁川去遂携藁以付壽州守傅子子霖剞之先生有代言集一卷俟異日倣古人編內制例以冠諸集中若先生世德語在少保楊公太史張公誌中

送向子玉拜儒官還銅梁序

隆慶巳巳燕趙大水田原沮洳民不粒食有亂之萌天子宵旰求所以拯賑之策言官謂郡縣帑藏竭於匈奴無已惟有許士著士民暨四方子弟各得就便以粟入授官有差大司農條格議上　天子可之時滸南向君方自楚省其長

公因北走河魏視余遂挾貲入長安圖禮官儒士適逢前議滸南憣然曰與其猶士者服局若儒官見頭角也乃謁司農氏稄付災郡重者時惟廣平為甚遂如例入粟即日具冠帶於長安邸舍中瞻　天子顏色策馬西歸時戚黨高內翰榮之欲贈以言未就屬余為之序嘗論丈夫生於世也質師問友繙經挾策自少至壯孜孜無倦意在使此身被儒者服也然時有遇不遇每令豪傑之士白首經生扣角而歌嗚嗚焉余

甚歎之澥南君少聰彗與余共筆研善屬辭爲
文余所遜避顧蚤年父見背主家人生產不能
不奪所業而進取之志灰者十七則今日之舉
亦澥南所不甚願然又不得不藉是以發其有
志無命之憤爾余又嘗見人以章服自榮者類
多樸遫而淺中此何殊冠玉耶余見澥南負俠
氣深沉而有謀好讀孫吳書并喜談兩漢三國
時事假令得授節鉞專一方之任則匈奴不足
平也顧僅具衣冠與鄉里人雍容樽俎間豈非

命也昔漢制入貲者得爲郎如卜式諸人是已
本朝法止得遥授而不畀於權任余又歎澥南
之所遇如此而已矣余入官二十餘年不能爲
中外宣力居嘗抱倦鳥之思儻從吾所欲澥南
先於箕山上選大石結廬方丈余將與澥南終
身碁酒厥幾手達人之致也故於行書此意訂
盟焉

奉壽邑侯楓泉杜公序

凡古今人執爵起舞爲長者前壽必其長者多
耄耋期頤云若四十者殆大丈夫彊仕狗功名
時不得倒諸黃髮稱壽明矣吾邑侯楓泉杜公
以正月十八日爲初度辰屈指今年四十矣余
適過里中邑之學士長老若忘公年方鼎盛者
而必欲余言壽之於是知諸君子有先民之風
矣嘗讀詩見國人愛戴邦君若不能爲情而每
於壽焉寄情之所欲發往往形之歌頌曰萬壽
無疆曰萬有千歲曰壽考且寧曰壽考維祺曰
三壽作朋音聲肆好情旨真篤蓋國人被邦君

德甚厚惟欲其主永命久視使一國之人至歿
齒迄于子孫無不沾濡治化斯民之心固然也
今縣令提封百里即古諸侯職也邑之士庶亦
如先民所以祝國君者則杜公得人心可推矣
余銅梁爲東川巖邑風俗愿樸而懷刑顧地磽
瘠賦役繁重自乙丑陷於妖賊二百年生聚敎
訓索然殆盡公下車問所疾苦與民休息他節
目便民者不具論論其興除鉅政有六善焉往
長吏催科急又不以時公私大猾箕斂編氓而

乾沒其手比歲逋負號難治焉公按籍稽糧置給印牒法以里長帥族長族長各帥其父兄子弟自相糾督官惟責成二長鄉之旄倪輸官者若赴市然不逾月而兩稅報成善一也往田稅多欺詭莫可窮詰公屏胥吏晝夜抱成籍不憚冗瑣躬自稽覈清得隱射者五百餘石而民始絶賠累之苦善二也往無問事重輕輒遣隸卒持縣牒横行閭閻中公一切罷去至今鄉人門户雞犬寂然寧矣善三也往往訟牒入官府牘鏝

肆取人人無不自危公舉鄉約有爭者令約長中耆德人平其情必至於服義而後已善四也往里甲供應繁與無所限節公計糧徵銀官自為辦雖里甲不自知為見役善五也往鄉之遠民負山谷或窟宅無賴為盜公嚴保甲丁户各有尺籍每月令鄉約正副稽之至今犬無夜吠善六也夫為令者具一善足以得民公兼此衆善且廉不矯明不察和不流威不猛拊循惠利卽古之遺愛何以加諸余歸甫月時時聽民之譽言與所以目擊諸大政者每私為鄉人慶不意余自束髮至壯而覩一方太平之盛如是也然則邑中學士長老祝頌公躋上壽如詩人所云者豈私心哉不然桀為萬乘之主可以生殺億兆惟一雷其下而民遂欲與之偕亡公百里侯也使少拂百姓之欲安能驅之使頌耶或又曰杜公誠長者年四十未嗣焉吾輩無以報德欲效古人三祝福壽男子之義無乃侈乎余曰既醉之詩有之君子萬年永錫祚胤此又吾邑人心愛戴公者不但年齒間也

刻通論序

嵩陽先生著論四十篇學者楊樞輩謂其論關士業通古人學遂稱為通論云嘉請問先生守重慶也余為邑諸生尚少先生試而進之以友其二子子玄子疑已而先生罷歸越八年而余始釋褐及余以禮官貶宛丘踰光黃而造先生之廬則出所為書疏詩賦其時論未顯也余後稍遷頻上則先生著論成以問序於余余内其

橐筒中周流滇粤晉魏玉門之間未有以報今年余撫吳而刻其論以序之夫古之立言者多矣而顯於後者何寥寥哉余深味乎古人所云學問成涉世深一語耳先生弱冠舉辛卯省試第一人乙未始成進士給事　世宗朝氣節文章之名滿於天下　世宗神聖每書上輒欽容內之語在奏疏中其時貴溪專政先生犯　人主所嘗信者必抗論罷之無何貴溪起遂嗾里中人亦論罷先生先生歸也未嘗持重慶一錢

日考室玄湖之上既負其才之所能用以發其用之所未嘗究者迺慱綜載籍澄神極慮凡事之不涉於世而理之不出於學問者寧含其章而闕其疑此通論之所由成也今觀其言凌厲汪洋不詭於道縱橫辯慱不蹈於機徵之而性命該之而經史詳之而家國意每發於古今之所未嘗有理或盡於天地之所未嘗無蘭陵眉山而下茲集其厲行哉先生謝政時年甫逾四十年來邊郡歲苦匈奴先生恒惋至不能寐今

讀夷狄談兵二篇可以見志矣然先生之書必傳假令先生蚤歲入而論思萬機出而搴旌九塞則何暇立言如此昔人謂非窮愁不能著書先生必不以彼易此矣先生名繪字少質號嵩陽子光州人別有劉氏集行世二子黃裳黃鳥俱慱學能文詞中州人稱為蘇氏父子云

大司馬範溪鄭公刻陽和稿序

蓋聞古之言曰絳灌無文隨陸無武此語為中材偏至詖爾不聞周大夫吉甫者哉元戎十乘

克襄玁狁赫然為中興良佐聞發之於歌頌而詩人美之不曰孔碩肆好則曰穆如清風抑何斌斌質有文武者哉不佞今得一人焉遂城鄭公是已公起家進士繇司理徵拜御史持白簡擊權相最幸客若而人按蜀擊大小吏不法者若而人天下稱鄭公之善為直已而更踐藩臬大夫所至興除以稚席斯民為良翰為執憲天下稱鄭公之善為政最後填撫三晉再移雲中尋督制上谷山雲諸軍事條悉機務減損耗費

陽春秋殺迭相為用去年東枀黃酋今年西枀青酋内順外威天下稱鄭公之善為武夫公之名滿天下二十又六載天下之知公者始言直中言政終言武而獨不言公之詩非天下人無知詩者公未嘗以詩示人也不佞見公秉節鉞而提衡三大鎮日出而登壇延見文武將吏以片言指揮一切簿牘緣手立盡乃日不足以困公也退而考宮於堂之西名曰虛白室宛轉靚深潔不容唾琴書罍彝明窻淨几公日手一編

其中、興至酌所造秫釀微酣輒歌詠為古為律為絕為樂府為歌行計得萬一千六百二十餘言題曰陽和稿識所遊地也不佞一日西謁公公飲不佞室中出稿屬以序不佞退而卒業竊歎曰公材豈偏至者比哉大要公之材甚高氣無所不之理無所不會境生而情不以情詘境情恊而韻不以韻束情意常趋於法之表機每遊於力之外雕搜者讓工鉤獵者讓慱出入古今之際時或歸諸自然之宗蓋公於二氏之旨深也不佞下里人也惡足以知之竊恐天下後世從史而僅得公武從稿而僅得公文是以絳灌隨陸諸子例千古矣而詎知尹大夫後復有公哉公旦夕入践鈞衡矣　主上方右文日與詞臣染翰賡歌公集中有擬玄兔應制二詩甚雅如　主上宴公栢梁之臺知公有武烈而首倡和撫四夷之句則公必述所職以對矣不佞尚執筆記之

賀魯州守壽序

郡伯魯公守合之明年是為丁亥以孟冬七之日為初度辰屈指春秋五十有八郡邑之大夫士以及父老子弟咸舉手加額余亦自幸可以效一言之祝矣客有難余者曰古今言壽八十者上七十者中六十者下魯公今年甫逾艾未六正服官時也胡以壽稱余曰不然若所謂壽者必台背兒齒隱顧高肩者耶必千二百如廣成子七百如籛鏗九千如東方朔者耶然此得諸天不可必曷不言人庶幾可以為魯公壽矣

公本楚孝昌人自少明經術行既舉於鄉授貴池尹用廉幹治吏事良聲冠於江之南北臺使者交薦　闕廷陞合州知州公少宦情卽日納除書歸從田里遊蜀撫徐公素習公賢屢檄督之公勉強來任惟合為東川望郡摠兩江之會舟車輻輳五方雜居號為繁庶之區先是州守靳陽史公脩者以舊治素嗇於江改建瑞應山之麓州成而史竟病不起相繼者非憂則罷四民之業漸就凋落堪輿家與薦紳士群起而議

之以為復舊治便卒因循重遷無有能任其事者公至周覽而歎曰堪輿之術儒者所不道然人心卽天也郡人既厭新而思舊所謂天之所與悖之不祥遂毅然從事財不籍帑力不煩民不數月而舊理煥然頌聲大作四民之業漸次如昔公又好以德禮拊循其下平刑薄罰不苛不縱暇則聯耆儒講明　祖訓今年疫盛施藥以全活者數萬人環州之民熙熙皥皥帝力相忘以遊於仁壽之域此公之為德於州者茂矣

昔唐人王元之有云民之壽夭係上之政敎惟道德慈愛行之於上斯兵法夭橫絕之於下旨哉斯言公有之矣公既能壽民民必以壽歸之今日而口碑穹如他日而尸祝紛如公之名與江漢岷峨相為流峙又何必人人頌山海獻岡陵公之自為壽者遠矣嘗讀南山之什以嘉樂君子者不曰民之父母則曰德音是茂不曰萬壽無期則曰萬壽無疆夫人之年安有萬也惟上德之也深斯下望之也厚且如魯侯敬明厥

德以為民則邦之民不但祝其壽熾壽富且竝其母與妻而祝之古今人情往往一轍如此客起而謝曰不言天而言人所謂彭殤而回壽正與公意合微公言幾不得壽魯侯且見郡邑之人心其有三代先民之風乎公頌南山以為魯侯壽當矣而詩之言壽非一曰稱彼兕觥萬壽無疆曰酌以大斗以祈黃耇義何居耶余曰此田間室家子弟相與宴樂上壽父兄忠厚之遐風也余上世亦孝昌人今姑從諸大夫後以脩

編氓之義請侯異日還楚肆筵授几朋酒羔羊然後歌七月行葦之章以代蝦詞今稱寓公以隸公之宇下蓋有所嫌避而未能也客唯唯而退遂書以賀之

銅梁縣志序

不佞先中丞南濠公爲諸生在嘉靖庚子間草志八卷以用直而不附於私者之同異至格其論不顯時不佞髮未燥遂逸其手澤至今憮然悲也隆慶辛未高太史敏甫塊處山中臺司諸

使者檄杜侯而請卒業於太史越明年壬申書成侯介使姑蘇臺中屬不佞敘之不佞謝不敏又傷先中丞有未就之業焉而敘曰邑之稱銅梁遠矣梁州著於夏經庸蜀與乎周檣當其時邑以賦旅脩職貢不有先王之遺風哉下至戰國秦漢以迄勝國之際其間封建同姓而以其邑奉湯沐至所謂騷墨之徒往往發爲詩歌文章以銅梁匹玉壘劍閣而雄其言語於天下者何可勝數也然有所謂銅梁上接岷峨下繚甌越或斷或續屬海而止是爲南戒水合涪白貴江沱通漢沔控引衆山皆入於海是爲南紀此鼂公武記銅梁山之語然也按銅梁山在涪水南而今治則古巴川之故墟巳距山越二舍矣邑枕飛鳳山而巴嶽前擁以引四塞之峯聳伏蝤矗紫翠相爲鬪射其諸水奔貫山腋澄碧經緯環折於郛郭之表橐若楳巨靈之擘以晝天地之文巴成其字字浮其城蜀號三巴茲其最勝非蜀以東壯邑耶邑故無志前代勿論即有

明二百餘年士之射策甲科讀書中秘以元魁相望不謂乏人卒無與於斯文者至欲采其故實則彷彿於長老之口斯非學士之恥哉今得太史所爲二圖七志簡嚴有要經畧互見可謂良史材矣不佞不能爲役竊觀邑事大者舍斂化徭賦外無以論治矣蓋邑瘠土而賦重田鮮灌溉之利而惟待命於天畝畝之勤越在窮僻終身不聞仁義之言有能倡爲邪説適與尚鬼信巫之習投隙而難解不佞目睹乙丑之事

蔡賊一呼少年攘臂於其間守吏委城自保使公私廬舍盡化為烽夫寞人子胥從空矣而田舍翁首鼠於中何故哉此正敎化之不明也比歲中丞嚴直卿議徑賦而民始知有生人之樂杜侯舉鄉約保甲法而禮敎暢於四境是在來者蕭規曹隨益以無倦儻所謂待命於天者又得雨暘之時復循先民景陳二氏社倉故事如度侍郎所紀於巴嶽巴川者以普施於四鄉之野邑之民故愿樸雖賞之被赭衣必不為矣不

侯夙有意於邑事太史之書當矣尚有所以自見者請侯異日訪龍門蘇處士之居（祝和父云縣東北七十里龍門山隱者蘇汝礪讀書於此有書院藏書三萬卷）論次一編以副名山竝羽翼太史公之作而紹明先中丞之志云

越絶書序

越絶名實群籍辯者非一咸無核焉書蓋古而未攷按載多呉越事崇文揔目謂端木賜作尤非其文辯而奇愽而機藏知周信重讐明勇與國策譎權傾押者異獨陳成子篇愚閭刻國操縱成敗固遊士譚也據春秋哀公使賜止呉尋盟以尊魯斯後人襲事騁辭且將嫁于善言子貢徵信焉愽材如子長史記亦云然也不知伯術恥稱聖門茲書及秦漢陳氏謂戰國人所為漢人從而附益似矣賜也乎哉舊本自宋嘉定間刻於吾蜀夔門再刻會稽乃久遠不貞嘗思廣傳黎陽盧少楩出孟汝再家藏舊本于予頗為完善二子好古愽文雅會斯志爰校刻焉交成厥美云爾

居來先生集卷之三十四

居來先生集卷之三十五

銅梁張佳胤肖甫著

序十首

賀虞侍御壽序

義烏虞公按蜀之明年是為萬曆己卯九月十二日其初度辰也三司大夫長某某帥庶僚謀以稱觴而介使山中屬不佞某以言竊聞虞公春秋甚盛辟之大明始浴咸池拂扶桑而曲阿曾泉桑野衡陽之景光方暄赫而未已即欲述

五官之壯則公所自有獻黃髮之詞似無當於今日不佞某求所以壽公者而卒不可得已而記憶諸長吏與國人誦說公者乃知公之為壽多矣夫巡狩之事載在王制大指在糾察諸侯以明慶讓今慶讓在　天子而以糾察之任付使者則御史出而代　狩亦至雄重矣故御史出必以柱後惠文彈治一方心神之所注措自大吏以至畸民自軍國以至細故皆得以挈其目而伸其法乃公則謂蜀介在西南山谷間其民椎魯勿敢大為姦利程書刑名兵食田賦之難易繁簡不能當劇省之半公也周視郡邑一切除　去煩苛損奉自儉治事畢而民不知有供億之擾錄刑徒務協於中彊宗豪右素憑城社者咸寘諸理而鮮所縱舍黷貨之吏望風自靡諸夷君長兢兢保其土宇而喜事邀功之僨帥卒不能中其私計所謂劑仁義以為用不純任威陵之法而未嘗弛於法之外使西土之人番漢乂安狼莠拔而嘉穀茂登正古人所謂道

德惠利行之於上法兵夭橫絕之於下信公之為壽多矣不佞某又按　高皇帝法凡諸道部使者率歲一更或不得更者必其國有大故今蜀賴公安甚屈指而春且更矣而竟不更謂何惟　天子西顧逖矣之蜀而以耳目寄公二三大夫則謂公行部時程士若懸鑑今秋當大比文武士矣不宜易公而令蜀士失楊意之薦又謂公署諸司考若觀火明春當大計群吏矣不宜易公而令蜀父老歌來暮之謠殿中簪筆之

臣衆矣竟不欲輕以代公則公之勞烈豈不彰彰著明哉夫公進文武材以備　社稷之役是謂壽在天下舉錯枉直以從萬民之欲是謂壽在一方孔子論壽而必歸諸仁公按蜀而曰仁者之功是耶非耶今　天子昌盛之年夾輔左右之元僚非艾則強仕而經營四方者並方剛之臣年日盛則治日久從容三代之佐以躋周召之業公其人哉不佞其不能為役敬借岷峨江漢以擬南山東海之獻而應諸大夫之命為請賦鳲鳩之卒章諸大夫若曰曹之君子董董一德耳無以盡公請再賦閟宮之八章諸大夫若曰魯僖公岳守侯耳無以當公請再賦抑抑之章如以為衛武耄矣而今非其時惟諸大夫並侯公杖於朝而三復茲章以交相儆戒庶幾古大臣之風乎

魏順甫雲山堂集序

嘉靖中濟南李于鱗吴郡王元美先後為郎比部同舍友善各習古文詞為藝士嚆矢卒亡有應之者至庚戌舉進士順甫魏先生吴明卿自楚宗子相自廣陵徐子與自吴興梁公實自嶺南余德甫自豫章始左右二子講業燕中甚盛其時當分宜濁亂之朝諸曹郎爭徤好去為美官而側目吾黨益急尋相繼散黜殆盡惟先生以樸茂長者得需次請郡去顧不佞無不交驩諸子獨與先生遇甚左當庚戌而同釋褐也不佞即令白馬矣又三年入郎司農先生憂歸矣迨先生免喪還不佞貶居宛丘矣相避之巧若或使之曾未嘗與先生授簡須臾嗚呼異哉後先生罷按察歸不佞稍稍起迫欲從楚使起居亡恙而凶問奄至嗚呼哀哉先生平生著有雲山堂稿六卷長公文可來丞敘郡授梓成帙介使上谷以問序於不佞不佞卒業一過而嘆曰語云長筭屈於短造胡忍於先生見之哉始先生抗俗自厲嘐然尊古而卑今直將虞帝登壇禹皐就列后夔擊石相與陳謨賡歌而後先生嗜古之心始快故先生於古書無所不窺文非

左國兩司馬詩非建安大曆則不以寓目有所屬辭寧王而瑕毋石而璠寧寂寥而合毋奇肆而離不獵境以困才不鑿空以掩學辭因乎意之所止篇束乎法之所裁專詣為工匠心獨苦元美評先生文精刻削法森森立不以藻競詩如黄梅坐上人談上乘不失門宗然則吾黨之有先生其漢將中之有長樂尉衛者乎不佞少先生八歲而顛毛種種聞先生髮甚鬒神氣充然如少壯而日手一編若不自得於千古之業必求詣乎大化之境而竟已矣豈非為短造所屈哉元美弔先生文曰新蔡之鋒芒銅梁之膏乳立以豫章之骨居後彩而稱四甫又曰子相白骨乎鱗黄土三甫之外明卿子與所謂甫者不佞其一也不佞何敢望先生堂廡乃元美沾沾不置哉今先生往矣子與近復捐館舍而生者越在吳楚間不佞寥寥無與為質猶幸得序先生之集以吐平日欲盡者假令先生而有知乎或服膺斯言於九京矣先生篤行純中與他

吏治世德語在元美傳中

悼時賦小序

吾友熊諫先氏通籍博士者垂四十年方其弱冠時氣貫長虹一操筆而下其儔伍譬佽飛之劍水斷蛟蜃陸剸犀兕視天下事謂可縱横出矣今年踰艾猶然抱一經與少年角一日之勝知非諫先意也諫先居恒欲厭棄其業有司輒憐其材而留之乃遯跡田間且耕且讀暇則灌園種竹繙古人之書因著悼時賦一首見志累二千餘言詞格出入唐宋之名筆至於牢慅侘傺聲聲商而字字楚又庶幾乎左徒之遺響也昔人有不得意而善賦者如賈誼惜誓莊忌哀時命韓愈閔已柳宗元徵咎千載而下讀其言猶有餘悲何意生當吾友哉楊雄有云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則龍蛇由來高曠之士所以旋聲天壤垂光百代必有在此而不在彼者嗚呼諫先請擇所以自處矣

送邑侯芝陽張公改令巴縣序

歲丁丑之冬吏部臣言蜀銅梁川以東巖邑也往令多不效時楚沅張公初舉進士視司農政有才名疏入定令越明年春二月至凡期月而邑果大治吏部臣又言巴邑繁要視支縣相百張其治銅輒效若移之往何啻運掌定調前後俱報可始張公佩墨綬來令銅銅之人人雅重公名交相喜加額言縣官念我厚予我良牧已又聞行久任法益相喜加額謂得長有張公而巽耶衽席終三年也乃一旦奪之去邑士民叫

呼狂走泣詣張子曰輦上君子胡念銅民不終而厚視巴邑為也當時既才張公而使之令豈欲其為民耶抑姑試其才而故使之鞅掌為名高也如以為為民則銅民視巴民獨非王臣耶顧下邑去君門萬里不得伏闕援漢潁川借寇恂故事子大夫里中人也為國憲臣獨不能為里人地乎試舉張公政畧子大夫圖之於是士民吏端而進鄉三老前曰　高帝聖謨疇克欽只今　皇優詔視若故紙我侯忠哉靡事不理

月聚理師訓詞盈耳聽者感泣俗淳四履載道鄉耆數宣　天言爵粟肉帛恩洽兒齒子大夫試舉他令能之乎已而諸士前曰先師祠廟風雨蔽虧百有餘年傳舍視之我侯蒿目舉矗是思損餼自倡戒切膏脂萬情踴誼輸金有差廟貌崇新神其妥而暇群弟子志辯經離先行後文多士揚眉巴水洋洋洙泗同時子大夫試舉他令能之乎已而諸父老前曰邑有逋賦二百餘年政鮮畫一民用顛連我侯戾止斟酌前賢

精明渾厚廉正攸兼詭隱是杜輕重相權賦役樂輸公私兩便供億釐正儉素是先訟尚哀矜民用熙恬狐鼠寡附鷄犬帖然歲計所省三千奇焉子大夫試舉他令能之乎張子聽其言仰屋嘆曰不佞廬居久近始起家猶然山中人不能為吾邑尼張公重負諸長者德意不知　朝廷圖治譬如和扁之視疾勿論標本而急者先之若固為吾邑重去張公則　朝廷寧不為巴邑喜得張公哉余見張公垂泣而不忍舍吾邑

尤有甚於吾邑之不忍舍張公也且巴降壞也
古之善治者有河潤之澤以張公治巴之餘誰
能不波即公異日徵拜貴近萬一出而領節以
撫有西土則公之精神功德當在吾銅今日亦
暫失之耳於是士民稍稍得意始散轅轍之攀
卧者張公乃得戒行李而去余因序述其言以
為別

款塞錄序

中丞惟南劉公著款塞錄抵書上谷曰僕幸得

歸老不復與人間事獨不能忘往年款虜尺寸
之勞錄既成敢以序請不佞其讀其錄而嘆曰
天下事難於始事愈重議愈煩非忠於謀國者
誰能不挫公當辛未之歲兵備陽和時河東王
公為督武昌方公為撫云屬大酋俺荅孫把漢
那吉携其婦闌入請降時邊人咸謂一胡豎無
所與輕重且他將不欲休兵坐失鹵獲利四與
恫喝而　朝中盈庭之議朝呶呶而夕洶洶也
公乃迫見督撫曰此奇貨可居柰何失之如俺
酋急其孫也吾為厚恤之以中詆犢之愛且因
以為市而令其還我叛賊趙全等以伸中國之
憤如俺酋而不急之也吾姑撫留之如漢呼韓
邪入侍故事使召納所部精兵然後請以屠耆
谷蠡秩覊縻之居近塞抗虜陽不失撫孤名而
陰得其力何不可者幸勿持兩端吾請先疏言
甚剴切語在疏中於是督撫決策力排衆論而
俺酋率其他族飲血盟上表獻琛稱臣妾願得
世世比於屬國計今且十一年矣邊鄙不聳穡

人成功芻粟至紅腐不可食又得以暇日繕城
堡練軍實廣屯牧備要害生聚教訓既庶且富
伊誰之賜哉公毋何超拜大中丞撫雲中大著
安攘之畧如前所云者大要使虜知款我為利
而犯我為害其謨烈至今炳然具也藉令公守
故常不倡定其策即得部長平驃騎之屬以浮
西河絕大幕破寘顏襲王庭北封狼居胥禪姑
衍以臨瀚海不知甌脫之野所稱萬骨豈皆匈
奴士馬耶無論邊人思公如不佞撫上谷二載

諸名王稽首塞上無敢奸命漢所欲得策於五餌者今始中虜此非公之德哉公故負直氣不下人一二僉壬肆爲萋菲遂與直指使相搆公亦抗章不少屈竟拂衣去昔魏絳從無終之請以納虎豹皮建五利而強晋及晋得志於鄭即舉鄭歌鐘鎛磬二八女樂之半予之彼絳霸臣也何以望公之勳伐乃河東武昌先後入爲大司馬晋宮保孤卿而公竟老田間飛將軍不得侯豈元狩之朝不遇英主哉不佞嘗覽古人經

畧方册無如趙營平圖上金城封事與馬伏波條具駱越故事皆能制馭夷狄垂光竹素惟是具大識者竝觀古今禦戎強弱之效讀公茲錄也而知我明始得上策營平伏波又何足云

諸史將畧序

是書也在嘉靖甲子中爲不佞同年友姑蘇劉公督浙直時命諸生從諸史編彙而梓於武林者至萬曆戊寅司諫順山姚公奉　命視師雲谷諸鎮則以屬大參胡君棊再梓之又二年僉憲劉君某始請不佞爲序不佞卒業一過上自三代以迄　有明數千載間英主謀臣秉籌制敵讀之者如身處行間躬際凱旅令人英雄之思勃勃起也然不佞居嘗怍歎司馬氏傳大將軍驃騎以輕車絕漠後言功名之盛在漢諸將所不敢望者至用兵之畧則不具論豈欲後世武士者流不得見所長而思以神明所長耶不然衛霍非天幸人也惟涿鹿之野用武國也人人習七家之說以舉於鄉升於司馬然有見之

而不能習習之而不能用反令起行伍者往往佩將軍印遂相從事於射獵鹵獲而弁髦兵家之言此又矯徒讀書之過也今諸將畧人人見矣諸名王方稽顙稱屬國者餘十年所介冑之士得以其暇觀古今成敗之迹異日者而一當匈奴以脩大將軍驃騎之烈不亦善乎夫兵道爲陰而言之則陽矣故譜奕者奇正異法善奕者以心而神明之則因乎陽而用乎陰鮮不勝矣常見漢武帝以兵法敎驃騎不肯受曰不至

學古兵法顧方畧何如始知驟騎方畧自在司馬氏未嘗陽言之以待後世神明之也然則司諫公傳書之意或其亦示法於陽而運神於陰者乎不佞竊發其微令諸將士有所尋也

刻上谷稿自叙

不佞少喜文詞至中年不復譚未必才盡自覺徒工無益爾已卯夏甫薦䄡起家三秦已又移上谷朋舊相徵勉以應之遂得詩文若干篇未嘗敢以視人也今夏晉右司馬僉憲劉静軒劉

兩峯二大夫則請梓不佞稿顧多散漫赫蹏間且不欲以災木也二大夫則又曰梓全稿誠未易辦請以梓上谷者不佞孫謝不獲屬書記者錄出因所得者為次未暇類矣稿中率多應酬語其意興自到者百財一二使無所徵則可以無言可以知不佞簡嬾之習矣吾世右文海内操觚名家者甚盛斯稿也是只覆瓿之資爾如二大夫雅意何

賀重慶太守傳公考績序

嘗覽漢世中興良吏莫盛於孝宣之朝大要以職進者輒親見問觀其所繇退而考察其行以質其言又謂太守吏民之本所與人主共理者唯良二千石數變易則下不安民惟知其久斯無所欺罔以服從其教化其有治理者璽書褒勉賜金增秩斌斌乎元康神爵之際者孝宣真能綜核吏治者矣今 天子厲精帝業曰與賢公卿講求知人安民之道至行久任法以表見賢者所長不得閑壅其敎化一守缺太宰氏兢

兢圖之吾渝在蜀則川以東一大都會也山川襟束地方千里隷州者三縣者十七蠻夷君長者四兵徭賦訟驛傳官師之繁視他郡者什九先是渝守乏臨川傳公為郎天官負人望太宰請以往公至延見父老問所便苦絶去浮飾循理奉職庶幾凛凛德讓君子之遺風矣公三載治郡興除非一其他因俗示宜究論之常不具論云州縣徭賦倚辦難易視其田公不以一槩督過而次第受成徭吏之役顧者在官歲省

民錢七千有奇自守丞以及諸從事日用飲食米鹽器具之類舊供諸坊民公悉罷革置郡之館疲於奔命惟官府金錢給不以時相與貸鬻受困公先期給給即歸後不至旁費一錢州縣其有灌輸公親視權量左右僅僅受籍記筦庫之徒何所高下日出而治事上文下訟擁門揚塵者以庭量之公折以片言爰書立就外不及問主內不及識吏無不人人得意以去公居恒謂山谷藪盜易也為立章程嚴保伍探丸發篋

之警終歲無聞鄉縉紳先生旦夕造請折節恭謹公未嘗不恤其私而諸先生則不敢以私進暇則飭學官以經義督策諸生皆感奮自脩洋洋乎渝水之上諸州縣大小吏黷貨者不寒自栗儼若神明臨之夫公之循理奉職無所事于發擿鉤距之術而豪墨自靡使庶民安其田里亡歎息愁恨之心所謂良二千石者非耶比見蜀臺使者殿最諸有司以幽黜者若干人至公則褒舉治行交薦　闕庭司功氏著有異等俟公卿鈌選諸所表公固天下一人也以其所覯上公功德狀廉平似黃潁川敎化似文蜀郡惠利似朱北海安定似龔少卿之數君子者在孝宣時所稱良吏者也用其一輙效人主相與尊寵入為丞相為大司農為都尉公今兼有數君子之長遭逢明良之朝方脩虞后車服之典又況不屑為孝宣者耶儻　聖明不棄遐矣西土之民為公增秩賜金吾渝幸甚不則公卿可立致而吾渝不得長有公矣於是巴邑張侯具列

三刺史十六諸侯之意而介使走數千里外以徵言於其豈以其言能重公哉惟是諸守宰受公德即欲言而嫌於分即欲采里巷謠以獻而嫌於俚其蓋編戶中一畸人也往從民間聽父老子弟歌誦甚具遂用其旨而廣為序且以復諸守宰之請

賀大同撫臺賈公考績晉副院序

賢者之利賴人國也甚大而驅馳則甚勞在昔周先王擇臣下之方剛者以經營四方甚至盡

瘁鞅掌而不遑息其私此人臣奉職之義然矣
我　明都燕以衡九有所稱西北要害莫過雲
中上谷地外隣強胡内捍畿輔其任誠重得其
人而治之誠難往事不具論自辛未之歲雲中
徼外大酋俺荅以孽孫内降感天朝恩帥諸部
名王顧奉琛世世比於屬國是時　天子以長
城寄督府大吏行之數年議洶洶未定猶以先
年雲中三貢畔盟為口實大吏日蒿目坐督府
思為遠久之圖誰適與謀則惟陽和治兵使者

所為朝夕畫筴其人誠未易才也時遵化賈公
太守廣陵治行為天下第一遂擢公副使得治
陽和兵事公以文武材上承下獲易若承蜩其
所為測胡佐大吏末議者非一大指在嚴内備
以拒虜之吭使伸縮之權常在我而不在虜久
之諸酋夷與雲中將士父老則惟恐一日而失
公最後晉恭政已又晉按察使皆兵備陽和如
故竟用勞烈超拜大中丞撫雲中矣公既操所
常試之畧以御所常信之人一言而四時一動

而雷霆一切更始章程無所事事華夷相與舉
手交頌在諸酋夷曰幸得再見我郭令公也諸
父老曰幸得再借我寇威侯也諸將士曰幸得
再還我李武安也豪宗戢兵食足田野闢文武
效職亭障脩明三年之内境内大治太宰氏上
公功　天子嘉之　特降璽書褒封其親未也
復晉公副都御史撫雲中如故客有語不佞某
者曰國典待邊臣甚厚其以績著聞稱　上意
者輙受非常恩皆他鎮所不敢望賈公著安攘

績不得越令甲尺寸何也不佞某曰否否　國
家者考功令以示畫一之法或有法外恩以寓
不測之機凡以鼓舞臣工有常用而有不常用
者今公秩真三千石矣去台地不數武公之功
名且日盛公今勞於驅馳正當方剛方將之年
即自今舉行常典計功而報之恐　朝廷之上
必至於無可酬而後已矣彼周大夫者經營四
方更歷其地者不知凡幾猶不能釋然於獨賢
之怨有如北山無將之所咏嘆者如公成進士

二十年為　主上宣力獨勞一治廣陵五治雲中以長子孫地重而公安之人難而公易之安見公三憲陽和而叅政而按察使如弗如弗加也者兩撫雲中而僉而副如弗加也者日惟兢兢奉職常恐其身不能為　國家係安危者是懼公眞社稷臣哉民部郎王君某憲副鄧君某許君某梅君某副總兵麻君某謀以賀公而屬辭於不佞某某愧謝不文何能為公重乃又不得辭者往年某起家上谷與公晝地而當西北之寄

自分豎儒也無所與邊事幸竊公九里之潤以枝梧封疆者二載公之明德茂矣然豈惟某一人憲之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豈惟萬邦憲之詩曰四方是維天子是毗諸君子以不佞某言若有當於公者請序而獻諸鈴閣

宣大歲考錄序

今天子廣厲學官更始功令以誕告多方於是四方之士咸與維新獨雲谷士不得服膺　聖諭遂至閼壅其教化近請　璽書從事則自侍御茹公始往使者督校雲谷士褎然高等者不謂乏人至秘其文不傳令梓而行之者亦自茹公始當公受　璽書以申令諸博士弟子諸博士弟子始莊誦　大訓而知習染之非朞月之內相與切劘其文平正爾雅發諸經術無所事於玄虛奇詭以趨逐時尚錄以風示諸生堂矣不佞竊謂公不但廣　上德意而所為誘人者甚善今夫玉山之禾巴蜀之錦以衣食寰郡之民孰不色喜彼且病其土之不習而顧安吾之

褐之菽也今天下稱博士家言莫如大江之南其樹幟頗工藻繪伸懸椎之指以竟乎側理者大篇短章梓行而充坊肆之棟雲谷之士豈不豔言之哉然不視為玉山禾而巴蜀錦者幾希今公取雲谷之能言者以風示其不能言者彼將曰吾土而亦習為禾與錦者耶莊岳齊楚其語自化從此雲谷之文斌斌乎盛矣不佞又謂北士之文不能當南士什一北士之用又南士所不能什一者以華實異也竊觀雲谷之間山

川磅礴風氣樸茂而其人如玉在璞工師者取而琢磨之成清廟瑚璉之器也十年以往歲苦匈奴而文不勝武人皆鐵騎短衣蹶張超距以誦說孫吳之言至於今闤闠將軍以其習見無非武也今單于解辮而稱屬國四民各習其業諸生躬逢文明之運以肆力於孔孟之教亦將闤闠詩書以習見無非文也習武者往往從行間至佩大將軍印惟諸生不然即具王佐才其能舍經義而今有司一盼哉如其不能舍經義

則茹公今日所以鑄諸生者型式具在諸生幸毋負時毋負茹公可也刻成文論凡若干首敬以復茹公請而序之

居來先生集卷之三十五

居來先生集卷之三十六

銅梁張佳胤肖甫著

序九首

大司馬大總制範溪鄭公制虜圖序

自辛未之歲大酋俺荅奉琛請稱外臣於今十又一年此皆漢唐和親所不能久者我　明始得上策云先是議款時俺酋弟老把都者居近上谷塞驁驁不可制於時策事者稍示招徠中之以餌彼謂中國奇貨可居已而老酋死五子

皆強盛獨滿五大者悍黠稱少愛子盡有其父鐵騎精銳乃乘我所不欲抗者陽挾而陰利之歲以為常遂有謀揣當宁意指巧為恫喝謂不宜拂虜情即大費縣官帑藏猶愈於軍興也邊臣往往若執玉然惟恐失之自是虜計日得而上谷事稍稍難矣己卯秋範溪鄭公用左司馬領三鎮節鉞以總師來不佞在禫起家以撫上谷來不佞竊憂之顧腐儒也無所從事乃西走陽和問計安出公不覺席之前而嘆曰諺有之

畏首畏尾身其餘幾我輩受　主上付托玆當改易絃轍之會不則清淨畫一非人情乎第虜之欲無窮我之應日詘而令大司農金錢若洗如國事何不佞受筴而退然未有機也庚辰八月滿酋陰令部長以八賴掠屬夷嘗我請於公擒之至今北路安枕夜戶可不閉滿酋則日鞅鞅也今年三月自擁精騎千餘要獨石金帛又嘗我公馳檄大將軍環甲待之不得狗故事有所濫予滿酋竟失意去則愈不自得也六月又虜

令部長銀定帥衆潰邊有所鹵獲公聞而抵書不佞曰羯奴狂詩剥床及膚矣豈宜仍舊養亂乎乃與不佞上書言臣待罪封疆他無所建樹獨不敢欺罔天聽今虜輕視內地要挾非一若不嚴備戰守閉關問罪則邊計愈左臣惶恐死罪疏入　天子假公便宜公遣辯士往諭大酋禍福因與各酋申明要約且檄大將軍治兵謹堠以觀其變諸夷咸歸怨滿酋悔禍稽顙叩關請死且帥銀定肉袒鑽刀指天盟誓願寬一死

贖以駝馬牛羊共一千九百六十八蹄既入
上嘉之免死開關受貢如例仍賜大酋以下象龍褭綈有差而以公之功宣付記事之臣諸酋乃貫魚獻馬馴謹待命無敢譁者於時華夷數萬嘖嘖讚歎咸謂古今未有之事非公之伐歟故事貢市成三鎮文武將吏張筵前壽而上谷民部趙君其大將軍麻君其少參劉君其僉憲劉君其副總兵董君其念奇績不宜泯泯且當公岳降之辰乃繪圖上壽三進酒而請不佞侑卮

之以言善乎古人之言曰有非常之材者必有非常之功上谷之勢窮於極重正非常時也假令封疆之臣懼非常之不能必濟而牽於恫喝之說則養寇而禍大此忠臣謀國成敗利鈍則置之矣公之勳在盟府澤在地方惟不習常而後功亦不常有於世故曰非常之材也旦夕膚公在奏彤弓圭瓚之錫行且及之如不佞者竊公餘波得以寡過亦厚幸矣不佞二載治上谷受功德甚大故獨言上谷事若公之勞烈著在

山雲者尤偉彼自有能言之者無所事不佞矣

洪山人甲乙集小序

洪從周山人客燕二十餘歲今年還永嘉過白下別余與余司成而曰吾將老赤城鴈蕩矣余兩人留而館之一日秋風起山人不可留則留其詩若干首皆甲乙以還之作山人自名曰甲乙稿以屬其鄉友人周文美者梓之山人頓首請一言弁其端夫山人客燕久而諸公卿學士大夫交重不衰者㞢豈知有山人乎哉即有知

山人者謂山人善詩而旁及丹青之業已也不知四方之士雲集長安中思以一技干時好者豈少哉乃山人則不然者山人不飲酒性素潔擇交寡言於物無所嗜好暇則手一編終日自愉快也諸學士先生有所讌集登覽則必坐山人上客而一切人有所托而居間者山人嚴謝之以此山人名日重戶外屨日滿其他山人之望山人者莫不歆艷山人之能重公卿間而不知公卿之所以重之能知公卿所以重之而又

不能自守以為公卿重然則山人者非客之赤幟者耶即如余往年兵憲大名時而山人與俱已而撫吳山人則寓雲間日坐蕭寺謝絕賓客盥手誦經無異老僧然者噫非山人之所難哉若其詩則入劉錢之室而冲然以和讀其言可以知其人矣山人名孝先字從周梓之者周文美名才甫蓋今之詩人也

贈陳達甫先生八十序

斗牛之墟黃白之野山水峭激而幽深其人多

務為奇節高行以自見迺近世矯矯循古文詞者不有汪司馬伯玉其人乎已而讀司馬氏所著講業論始習里中有陳達甫先生者業先司馬氏建旗鼓矣先生曰天乎天乎既生伯玉又復生余誠有味乎其言之也按先生所自述生而口吃甚無當於近代畢畢之語然不敢以告人既從父遊而父才之使受春秋久之若自得於師說之外稍長徧發父之藏書讀而自快曰吾故習世俗言便欲嘔而胡先獲我心者古人

乎遂益嗜古學無厭世儒目攝之曰是夫將旦暮待庖犧倉頡生而遇之者也先生終不易其業會伯氏仕而親有祿養乃棄去諸生慨然慕子長之為人拏扁舟以吊奇於吳越淮楚之間又北走齊晉梁宋陜大行俯洪流以悟文章之委源玄珠既得歸老一丘臥則徐徐覺則于于徬徨乎塵垢之表消搖乎自得之境因稱天游未已也則稱六水未已也則稱天瀛未已也則稱軒轅宮散吏未已也則稱斗下老人洸洋自

放傲睨無際而邑子之操觚者相與茅靡波流始就先生以道古昔翕然若生三代之上而遊秦漢之天矣今先生行年且八十白首下帷似舉世無以一當其意而恒寄情於酒聞貴人千旄輙鑿坯去興至則左手持螯右手持盃交相勸酬而以成趣或者擬先生為榮啓期為莊周為陶潛是耶非耶夫先生受山川麗固有餘之氣以全其形而稍不足於仕進以發其用不知先生正欲棄彼不足者以息憂患之途而收其有餘者以完其神於不朽之業先生豈惟年是久即起草昧而令先王之道以大進於彼都人士者其傳亦永永勿替哉余不佞束髮而脩詞嘗從海內二三丈夫遊雅知江以南有三閭人先生在海陽陸叔平俞仲蔚在姑蘇余往撫吳時幸得具羔雁以從陸俞二君子亡何余罷去未嘗不恨失先生於吾世也比起家南卿乃先生之仲子仲虞紹介胡子仁侍御請余文以壽先生夫余所欲盡於先生者久茲得寓言以佐觴視所遇陸俞兩山人者較多矣

壽封都御史克齋何公序

自昔抱道之士所稱恬與愉者必專其精以治身而推其緒餘以及乎天下國家故曰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但恬與愉恒相左示地文以杜德機者柴乎外而未愉攄搞梧以鳴堅白者軫乎內而未恬而奚取於知道也不佞其嘗執此說以求今之有道者內江克齋先生其人乎先生天性沖虛自少以

聖賢之學為已任嘉靖甲午舉於鄉屢試春官
不售乃謁選人授華陰縣令華蓋秦蜀滇楚孔
道也而域中有西岳在焉其時　肅皇帝居西
齋宮日求大藥於金莖仙掌之上而中官太常
之使相望於道華之民外疲於供億內竭於徭
賦先生上承下獲易若運斤竟用治行高第擢
同知襄陽時襄之隄歲嚙於漢水先生胼胝手
足而躬率橇檋畚梮之役至今峴首之淚與羊
碑並隕遷南京督府參軍尋轉北部尚書郎治

郗官獄亡害出曹徹袍羸馬蹩躠還邸舍凡請
贄遊讌一切謝絕日盥手焚香讀二氏之書杯
茗蔬食蘿徑蝸垣瀟瀟乎畏壘之居也未幾上
疏乞骸骨歸蜀與故相趙文肅公結舍而談性
命之學以為常時長公咊山起家京兆歷南北
太僕光祿晉都御史鎮撫貴陽提衡諸鎮寔總
文武之揆所以陳常詰戎威懷荒服而諸酋長
莫不內袒牽羊奉守要約　天子嘉其勞烈宣
付有司白金文綺之賜且至再焉今年又以

中宮恩封先生都御史金緋惠文交輝里社鄉
人無不為先生愉而先生方恬然固有似無所
加於故吾之上夫造物奉先生厚而先生取之
廉惟先生取之廉而造物奉先生益厚此固恒
也嗚呼先生真有道君子哉八月某日為先生
誕辰守巡川東二大夫史公陳公謀所以祝先
生而命不佞某獻一言以佐觴竊謂先生攝身
者既已得乎道之精及乎天下國家者又能用
乎精之餘餘不盡究於身也而又以付之子則

先生內外恬愉合自然之宗入無窮之門人將
求一言以窺先生萬一不可得已而何祝之云
雖然先生自為壽矣而天下望道於先生者不
知凡幾猶記丙子之秋中丞公被貴陽之節得
省覲上壽二尊人因有所受成遂赫然著安攘
之績今中丞公晉副而撫山東亦將從丙子故
事便道受莢先生舉已試之敎令中丞公為
國家障左輔備股肱以窮四封之獲而還大國
之風有如天子脩養老之禮坐明堂割祖以問

政於先生先生必將開陳至道御軒后以遵襄城之野啓七聖之迷途躋八荒於華胥之俗毋但曰有子而精白乃心弼亮一人者則老臣之餘也不佞其敬敢終此說為先生祝焉

大足縣志序

大足故無志志自今侯祝公始志成徵余序乃卒業而言曰郡邑之志即古列國之史也古云作史之難無出於志以陳壽范曄之徒而不輕作志誠重之也昔人謂作者三長曰學曰才曰

識而今之志余病焉過者擬古而雕繪浮之失隨之不及者趨合而繫史職之失隨之甚至讀之終日而無以攷見一方利病又何庸志為也余觀侯之輯是書也發凡舉例為卷有十所謂浮與職者未嘗有一而於兵防田賦風俗每致意焉此非具大識不能也夫以大足之上壤不能當沃土之下下為賦三萬二千六百五十石有奇雜徵不與焉昔之政寛大負也常在民今之政嚴急責也常在官然非民故負也辟之澤竭矣漁者猶不已焉而謂澤不可漁舛矣邑西有遇仙諸山介安遂榮内之四隅削壁天設互為盜窟出此沒彼獷悍成習探赤白丸而稱綠林之衆者前代毋論以余耳目所睹記正德而藍嘉靖而蔡流毒四方致煩天討余嘗謂大足忠義之鄉也其人任俠倜儻有大節惟性以習移忠回異趣發之而正則宋趙忠節夫婦　國朝胡侍郎弟兄其人發之而不正藍蔡二賊可睹已志中議欲復縣貴溪故治不則戍重兵於

寨山之陽以職官領之然此治標之法而其原在教化教化行雖賞之不竊矣又聞管子曰衣食足而知禮義今大足土瘠民貧催科之令若束溼然藉令倪寛陽城而在則解綬去矣余覽古今之際在漢宣帝時渤海盜起命龔遂治之卒以安養教訓而收賣刀買犢之效在我　明周文襄撫江南而憫其重賦為之蹶減什二至今江南之民始得從事於南畝夫渤海之業一才吏可辦若文襄之舉蓋難言哉江南漕

國家外府勢窮必變此當國者之憂蜀之賦所以備蜀而較漕務遠甚且偏重之賦川以東居大半焉即主計之臣無意於巡土之民而膺蜀寄者任上下土而作之貢庶幾鮮不均之歎乎余隣邑人也余邑疾苦與大足均大足有變則余邑首禍正嘉之慘可懼也敢因斯志而序之如此志中有脫誤余讀方輿書而筆記數事不知可增訂與否列諸左方以俟采擇侯名其字其楚黃岡人有善政比除巨寇消亂未萌即

租賦之灌輸亦可謂竭民力而急公家然知非庚得已之心也

賀近菴泠老先生封奉訓大夫南京戶部員外郎序

今天子冊　中宮上　二聖尊號覃恩兩京文武大小臣工得封贈所親是時余姻家宿山泠君由州守遷南京戶部員外郎進封父近翁如其官贈母朱宜人云余聞陪都之臣無不承寵而親獲生封者什三生封矣而年躋耄耋之間者百一如泠翁以八十四歲遇者又奇矣大司徒王公欣艷此事為檄有司禮之而且顏其門泠翁將擇日御銀緋北面頓首拜天王之賜而邑之士庶具羔鴈爵帛以慶其盛鄉之進士李君仕亨張君迥來請余文余嘗謂天之報常因乎人而人之願不能取必乎天故造化之權必不以機示人而秘作善之祥亦不以速取效而靳從容之福此皆聽乎天而俟之人一毫意相不與也惟泠翁少負儁聲諸生間竟不第以

貢而訓導桃源教諭遠安咸以師道得士子心後敎授慶陽翁始倦遊乞休田間今且十年餘矣然五官之用不減少壯日坐一室讀帝釋老莊或旁及楚騷唐詩過目輒誦誦輒懸河燈下猶作蠅頭書遇讌會飲食不在人後散罷不在人先與客談今昔論時事其言纚纚可聽方瞳皓首不杖而履望之者或謂神仙中人夫士大夫有一命之寄類能顯其親而安能必親之生存即生存而安能必乎上壽即上壽而安能必

乎強健如翁者不迫宿山早貴而舒徐其年以俟之不爽若執左券然在宿山不以始早而廢親之貴不以晚達而廢翁之養始見福善之有機而從容之為福願之不可必於人報之不可責於天者翁俛得之而無歉非所謂生天之福耶余又嘗慨古之臣子豈不欲尊顯其親如今日哉而限於所遭之時且如漢霍大司馬之貴盛過河東僅為父中孺大買田宅奴婢而去最後張太尉黼至三公而其父歲來省覲公卿大

夫上牛酒為壽而已而不聞何秩也五代王司空溥所以奉其父者田獵飲博之樂至埒於天子之父然亦自以官稱而不聞從子之貴惟今天子尊養　兩宮以達乎孝於天下使天下之為人子者咸得盡其顯揚之私而翁之素行備在　天章不但以其身而逢章服之華又以其德而達　九重之知其視前代之所遇幸不幸何如也雖然梗柟之材上干青雲下蔭百畝人不培其末而培其根謂根固而蔭者久也涓涓之泉浸淫千頃人不惜其汪洋之大而惜其螻蟻之穴謂所出無恙而後浸者遠也翁自今善匕箸頗精神以進於無疆之壽則宿山之功名日盛而翁之福極乎久遠余即不起家則歲歲執筆以贊佐萬年之觴有至願矣

賀山陰王生長子序

蒲坂故山陰茅土封地也其以罪謫中原壬戌秋移守茲郡制得謁王王視某不以衆人竊不作長沙悲憤且無茂陵倦游意也治事甫逾月

一夜夢趿履邸第曲榭飛甍不類人間忽登殿堂巍然摩蒼穹久之仰面見中揭金榜丹書字約徑尺題曰震中上標云天書也左右各有榜字杳杳不悉記既覺知夢吉未嘗細占也是日王南墅冬月已梅命駕張筵要某而觴之遂述夢中語王拊掌咲曰震為長男中為不偏吾正妃今娠矣地在是耶當其時某居蒲席且不煖尚不知長嗣未肇又何況知宮中事異哉客各稱觴前壽盡歡而罷今年四月廿日果舉男子

即日循有司故事帥僚屬為賀追論往冬之夢大自奇事王遂授簡曰願子大夫記之有客進曰蘭鳳星日之感自昔大人占之曷嘗不執夢作左券哉其振席起曰不然子何冥幻之徵而本根之遠也昔人有談江河者誇諸鄉人曰西奔三峽北決三門奇險萬狀放而九派九折以趋重溟江河無餘言矣及扣以岷嶓星宿之始彼悚然不能荅豈善考靈源者哉子惟夢是異不求所謂靈源者是談江河之末流人也 高

皇帝主統神人先睦九族本支勿替衍布區夏山陰四世祖有康惠王者以 高帝孫分自代邸屏翰蒲邦函有明德率有典常至王天質竒頴懃諳世故好讀書善音律工古文詞一切宮室聲色弋獵玩貨之事泊如也尤尚玄談不以勢分驕其所接居嘗佩王毅然以懲窒忿懲自警近見識度冲粹有古純儒之致其素忘人之勢者毎樂與王讌見嘗私謂人曰山陰禮樂似河間玄覽似淮南孝友似東平聲俊似陳思非虛語也今日毓祥麟趾以蕃王國乃璇源發自

高帝與累函栽培者夢何有哉於是衆客霍然曰不游鷗池之大何以知蹄涔之微誠如大夫所論則天潢所衍靈根所植過此如螽斯如瓜瓞皆卜之矣豈惟今日已乎其乃携客令各陳詩稱觴一人歌假樂二章曰千祿百福子孫千億其曰 高皇帝之謂也一人歌桑扈三章曰之屏之翰百辟為憲其曰康惠諸王之謂也一人歌皇矣四章曰既受帝祉施于子孫其曰王之謂也歌畢客皆再拜某不遜遂書諸簡

山西志序 代鹽院作

按周禮史官掌邦國事又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史即今之省志古所謂晉之乘是已在晉昔以良史才稱者若春秋董狐漢司馬氏皆命世之英也後世立史志者必直董筆而體裁乎司馬則晉之文獻有徵哉余好覽當世方輿書又竊慕董馬之風毎汲汲於晉志焉未之得也今奉 天子命代狩河東而董察鹽販之澤逾

歲矣嘗登大行迴龍門北窺晉陽雲朔諸塞關
鎮嶮阸土地廣衍其民勤直忠儉有唐虞夏后
之遺是謂帝王之都莫強之國也時惟其嘅乎
無徵奮然以一邦之典自任禮延作者開局太
原書將成揭諸例要而問言於余余曰作志難
作晉志尤難何也夫志他國者能辨其山川攷
其封建布其物曲齊其禮俗稽其田賦萃其人
文不俚不畧不濫不誇即可以信來㠯而稱實
錄若志晉者如斯已乎晉東連幽燕皆古冀州

域　皇明都燕則倚晉為右臂西北關塞強胡
為隣國之輕重係乎三晉故曰晉志難也余見
比歲胡馬南牧封疆之臣不能去兵食為先畧
故冀以北儳於占募冀以南耗於徵斂竭全晉
之力不能使戎壘撤諸郊關利害視他國奚但
倍蓰哉今觀斯志自圖考以下凡十有九上下
古今煥然鱗次嚴核辨博不謝董馬之筆蓋一
家言也覽志者惟是洞其勢得其人文武如吉
甫在大原保障如尹鐸在晉陽威名如李牧在
鴈門餽餉如魏尚在雲中皆今日所以保釐全
晉佐毗王國之上務也故志中若田賦若人物
若武備在晉又其最要觀者徒華其簡帙尚其
奇博取為抵掌之資則作者之志何以施諸後
世哉

大總制張元洲詩集序

古之為詩人人而能言之初無顯名之家下至
閭巷田野之賤其所歌者往往感發聽聞而關
乎政教故季札能言列國之風亦以所言出乎

性情攷驗者有所因而辨其俗此道變於漢以
下其間騷墨之徒擅材爭驅體法顓門以詩賦
名家者接武而起其病在抉奇挾氣傲岀調俗
翶擭造化題品萬類使後來之儁希附流風引
脰掉吻睥睨叱咤甚至準體肖字抵掌優孟履
亨順而有餘悲富盛年而傷搖落槩於詩家之
道未得其似而先得其病然此惟材高者有之
而近習尤甚故昔人評詩上下千年間獨無憾
於晉之陶潛非謂其言出性情而有古詩之遺

耶今讀元洲張公之集必知其為有德者之言矣蓋公夙稟異質書無所不窺奮跡東南裒然為人士之冠冕釋褐以還逾三十載足跡所窮幾遍天下所至輒以道德文章為陶士字民之具其雅操大節不能與世浮沉究其德性之醇深而言之可觀如此今集中所載羣體派分而珠貫嘉言飇發而霞舉短章大篇成聲合節自漢後諸家所以名世者無不會其精駁以鎔裁於無跡若廼雕擬不施性靈洞見方諸元亮天

趣雖同而制作之該備遭會之昌隆勛名之駿烈又元亮所不能兼者昔王維柳宗元卓然為天寶貞元之鴻筆聽其言非不瀟逺有致惟名檢凌遲而言有餘辱如公之因物寓言因言明志不惟不蹈材高者之病即古今能言之士何以加之竊謂公詩不當與櫛字飣句刻鵠效顰者共論直當追三百篇而嗣其響使千古之下知言者起想見公之德業必於斯集乎攷驗矣公今開府二廣總文武之憲綏馭既暇出次往作有司請梓而傳之欲與功烈並永顧其識陋無以窺測閎深居嘗獲公隻語寸墨藏之甚珍不意今日縱觀武庫之富而更得托一言於簡末某之生豈徒也哉

居來先生集卷之三十六

銅梁張佳胤肖甫著

序三首

奉賀　封資政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我津梁翁八十序

嘉靖辛亥間余令白馬竊聞中山梁公者明經屬文褎然人士之冠竟困有司用貢偕計吏上公車已而長公鳴泉先生成進士讀書中秘薦登顯融至大司馬公累徽　上命封御史大夫

兼左司馬於是鄉人尊其齒德稱梁太公云又十六年余兵備大名非時有事於中山始奉太公几杖太公亦時時操豚肩斗酒勞苦或迓夫容池中折碧筒為驩因習知都人士言太公事二親孝奉伯兄弟倜儻好施急人之難後余遷去別太公十餘年所書問屬郵筒中上起居者如一日也去歲余由上谷晉右司馬日從大司馬受事計太公年八十猶矯健驟馬鑿控群諸少年聯鑣而驅莫辨為老人吏竊異之左司馬王公率其屬其等謀所以壽太公者則命余條辭余謝不敏王公曰我與公特兩軀耳烏所不并心者而膠於我先余因問王公曰吾聞昨歲梁太公登泰山矣是時太公白髮滿顛安知非向者所見夜光及白雲出封中稱壽人耶以頌何如王公曰固知太公有勝具也雖然謂太公嘗探玉檢耶是帝者事太公不敢聞謂太公撫五大夫與婆娑耶太公身有高爵永開其後人賞延世世領緹騎親軍五大夫弗羨也指點三

觀問太公將無然太公曰吾瞳子如秋水太公幾哂吾兩人矣然則何如請繪彭祖觀井圖獻太公可乎王公曰是大司馬意也雖然太公不瞋吾兩人乎太公且謂彭祖八百歲人空其愚也若是我視籛氏子之年僅什一耳二君欲我效愚老人之為無乃已甚夫壽何常泰山亦壽其繇也以鎮定黃河亦壽其繇也以激蕩古謂凋三光三光豈緩筋弛肉而增紀筭者耶故圖也者褊之乎視太公者也顧余聞大司馬其謂

太公身草野而志天下故喜談軍國大計得邸報未嘗不窮思焉今四海肅清九夷賓服可謂極治大司馬始也撻伐東胡金湯三輔今也運籌樞筦文武憲邦其所謂計萬世之業而妝績甚都意其所得於太公之訓授非偶然也聞太公嘗還人亾金其事具張璜記中是太公之義甚高撫兄子不異已出勑斷家人無得與公府時時書勉大司馬忠孝大節是太公之德又甚厚夫燕趙龐龐爾有烈者受之是故其長材曠

度懿行高軌緩急嚮而不迋左右晝而不廢若是者於吾兩人甚賴王公因問余曰若憶卿家進履事乎余曰憶之又曰若憶卿家結韤事乎余曰憶之則吾兩人胡不一令九花亂淩風而迓太公太公必幸振吾兩人也余竊恐不能輕致太公所幸者遇　主上尊養　兩宮甚孝弘治中亦有大臣父被　召見者主上必達孝錫類率　先朝彝典安車玉杖親祖割牲因而設几正履於先師之堂以優隆所謂老與更者宜莫先於太公是時吾兩人從燕肆中效曹平陽故事舍葢公正堂問政所先命履則履命韤則韤又非吾兩人莫能也王公大然之曰非公言幾不及此而諸曹郎聞之鼓舞且從吏吾兩人弗失也王公乃命予次第前語再拜授使者上壽太公異日吾兩人率屬執觴從大司馬後而聽長者辟咡詔之矣惟太公許諾

臥雲樓摘稿序

余與閩中陳子韶同舉嘉靖庚戌進士竝在盛

年各以奇節相許其時倖相重賄百吏爭趨之余與子韶出則羸馬歸閉户讀書或時作韻語賡酬以為常今子韶解閫憲節二十餘載日臥雲閣白之渚而樓之為詩甚富於是摘其合作者以行名曰臥雲樓摘稿序之者亡慮數家其所稱引自揚馬而下又多其似伯玉為家人語爾然于部友天下士而言者多以鄉國稱實本山川之靈亦猥及乎肖甫嗟乎余之不肖何以望于部廊廡復輒稱鄉國以頡頏天下士哉弟

衆言所及亦質以取裁焉夫蜀有揚馬詞臣倶下矣二子竝吃何以下詞臣為筆札鉛槧工爾長卿好擊劍慕藺而更名嘗為常侍非其好客游因以著賦顯嘗有人言失官歲餘召為郎如故予雲好深湛讀騷未嘗不流涕謂不得時而龍蛇遂反之弔于嶓山復出車騎門蹠論受朝匈奴利便甚具乃不能從符命取佚惟解嘲著書至投閣病免已又召為大夫如故二子者皆具經濟才無所見而因以文命世宦游何加焉

伯玉自草莽伏闕正字拾遺屢上書言邊情虜狀如指諸掌每奇其對而不能行祗從軍武氏子討契丹為管記竟歸而憂憤但以文稱失之矣今士論為于韶咨嗟非虎林豫章事哉自其成進士如伯玉自奮矣何所求而從邑子驚問又何所求而從門下待詔耶藩臬職為　帝臣奉簡書得治軍旅當島夷寇越于韶以計取徐毛諸酋長鯨波為恬人多胡少保功微于韶少保安能自為至今越父老能言之江右山賊起

會他軍告變胡莊肅為中丞時知于韶有文武材倉卒屬之亂遂遏已浙左左平江右右平所試輒上功狀其沉雄大韻方揮發於折衝倘不即中萋菲必以劍騎名橫槊而凱奏亦足勒燕然而歌六月矣今以稿示之作者則曰居養移人其聲如此有憂讒憫勞之況而若北門北山之流及羈旅之凄婉江湖之逸灑山林之簡淡而深情於比興者乎蓋善律者和聲善聲者調氣是以力能振古者變六朝為正始而飄飄凌

雲之志出蒼天入於無倫萋菲人所時有屏居其何歎哉夫仕為畏途有難於蜀道于韶臥閒苑中視余沙塞上日聽刀斗治軍書乃風塵中何物且何有於浮雲適足一長嘯自娛快爾奚有憂憤如彼歌詠如此哉近體絶句清峻若峨嵋山雪古風與樂府皆湯湯江漢之音而可肆奏於廟堂今時所尉薦者皆天下名士揚馬嘗再起為郎為大夫于韶旦夕以大夫起從公卿治國家事[illegible]書即不屑屑著書奏賦略地

喻撽如揚馬之業鄉之人有誦淸風而詠薄伐者手詔可以當之

勑封太孺人邢母陳氏七十壽序

余嘗讀詩竝劉中壘所傳列女事因而考見先王盛時上自后王君公以及卿大夫士何嘗不本於閨闥簪珥之間以警戒相成哉故其時關雎雞鳴詠於内羔羊素絲詠於外風敎漸被遐哉尚已近代學士大夫脩明身敎不可謂無其不比於禮義以自詭於脩齊者多有之傳不云

乎以家爲累者多矣此何故蓋非獨薦紳先生敎化不行而古女史彤管之敎竝失其傳有由來矣此魯敬姜者稱穆伯之好述文伯之賢母至今頌之不衰也余友今贈知縣邢孚濱者鄉評所謂孝弟篤行君子也幼與余授周易於柏山李先生之門以文藝相切劘號爲爾女交每試高等吾兩人遞居之顧贈公數奇竟困有司余先着鞭贈公不余嫌也相得甚驩時贈公有母夫人年躋耄耋家且中落贈公配今封太孺人陳氏邑仕族女也太孺人生而秀慧旣笄歸於邢勤績紡工女紅脩甘膬以上奉老姑膳給膏楮以下佐贈公讀贈公家貧嗜酒如揚子雲每遇良友佳辰倉卒命酌一切倚辦於太孺人甚具又推贈公悌弟之心而衣食之而室家之孝友之風登堂藹如贈公遂以行誼勤有司之千旌羔鴈至今稱邢孝子者皆太孺人相成之德也余竊嘆曰何異敬姜爲穆伯妻耶太孺人生五丈夫子咸聰敏好筆研太孺人和熊斷杼

竝稱佳士長子公驤應明經選上公車授杭州府經歷能奉其職陞平利縣知縣太孺人聞之曰兒往日幕職易稱今父母斯民矣因就養邸舍中戒勉以節用愛人之訓公驤每日治事休齋閣太孺人必問今日平反幾何乃食不則棄匕箸眞有如雋不疑之母者公驤遂以循良高第爲臺使者尉薦於朝尋上績司功氏循令甲贈父如其官母封太孺人爲鄉里所欣艷已而陞靜寧知州靜寧邊郡也地脊民貧稱難治太

孺人復與俱督教之治行如平利制府才之謂
小郡不可當公驥跽　請調固原州公驥奉板
輿迎之太孺人喜曰兒兩仕皆有民譽是能奉
吾教者吾無憂矣且吾老矣雖有離憂其忘甚
樂遂坐北堂訓餘子皆斌斌有文才咸欲為淩
雲余又竊嘆曰太孺人者又何異敬姜為文伯
之母耶嗟乎若太孺人者賢於閨闥砮珥之間
者遠甚今太孺人年七十矣以是月十四日為
設帨辰五官並健餘子若孫米鹽瑣事猶經紀

不倦戚黨李君還等請余文佐觴前壽因次其
言歸之非獨賢太孺人抑且風世之以家為累
者並以慶字濱有妻諸子有母如此異日採風
之使以續女傳必在斯文也夫

居來先生集卷之三十七

居來先生集卷之三十八

銅梁張佳胤肖甫著

記八首

三槐亭記

宣鎮制府西可數百武曰槐棚者故㕘將王某
宅也宅後有槐甚奇子孫不能守前撫會稽吳
公不忍令此槐再辱於不能守者發嘉石之羨
贖易之遂稱官署云今年四月既望余與大將
軍麻君坐三槐間而樂之相顧曰必亭之而槐

始勝大將軍退而庀材鳩工更翼以東西二軒
各三楹越數日告成戶部趙君守巡二劉君洎
具遲余於亭且以名請余徘徊亭中見一槐而
南者亭亭獨立鐵榦盤雲如虯龍鼓鬣奔趨巨
浸又如飛蓋擎天散綠成廕其二槐而東西者
左立右對扶疎爭奇偃蹇相繆可藉而倚下則
曲徑流泉名花珍果種種勝矣而卒不得當三
槐之奇余因以名其亭又記之曰惟上谷為
京陵右肩外鄰匈奴　天子設重臣備胡以余

所聞往事日因於羽檄之交馳而何所事樂三槐故二百餘年物也開笑口而對之者幾何哉今賴　天子威靈諸單于解辮奉琛稱臣妾者且十一年所吾輩相與治事之暇歌咏其中如三槐者一旦脫數更之主而尊之為在公之物不令不能守者甲往而乙來槐斯幸矣夫槐僅僅草木爾槐不能自勝而以賞覽者勝賞覽者不能必勝而以時勝今日優游太平幸勿忘
帝德使茲亭長有其樂而　主上無北顧之懷

吾輩之責也余嘗讀李濟南洛園記云天下治亂候於洛陽洛陽盛衰候於園囿今之上谷孰與洛陽重哉諸君唯唯請記之石麻君諱錦大同右衛人趙君諱以康大理人劉君諱思中保定人劉君諱葵通州人作記者銅梁張某也

修遊擊公署標兵營房記　代何中丞作

萬曆之五年巡撫都御史臣某上言臣幸得奉
璽書提督貴州軍務以宣布　朝廷威靈西南夷君長以數十咸奉職徼外無敢奸命然臣不勝過計臣所領鎮北跨川東東制湖北西綰滇雲提封四履實割楚蜀滇之三垂以臣所督部畫雖題椎髻之倫軍民百無一也臣虛有提督名實不得持寸兵從軍興法以便宜在事且所領鎮孤懸諸夷中為滇咽喉為楚蜀藩籬故欲安三藩莫如安貴欲安貴莫如建營司得自居重為便伏念臣雖奉　符節得徵調諸夷狼子野心難以化誨有事而借土兵則夷為重我為輕是我以柄倒持也有所調發故失師期而

要厚賞是我以虛名釣害也甚至比周引繩陽受東而陰泄機事是我以肘腋養亂也臣不佞不能修安攘之效居嘗愛慕他鎮軍門標營軍政甚善貴誠彈丸地耳而利害尤重願得一切比之臣惶恐死罪　制下尚書兵部議尚書兵部如議上請　制曰可於是某集三司諸大夫將軍中言曰惟　天子懷柔荒服大司馬忠於謀國幸不罪遠臣言使不佞得從事於疆場實惟諸君子匡助之德茲奉　成制標下長得以

閫司都指揮署遊擊將軍事尚賴諸君子協謀集事厖賦蒐伍募標下驍徤千人擇善地而營之門廳堂室楔棹垣墉螭如翼如雄視殊方又各度要害散布標兵為房三百是役也或因別署以廣其無或創規制以新其有計定用嚴無耗無擾而費僅七百緡有奇經始於某月日告成於某月日名曰遊擊公署諸大夫請不佞記之夫貴古鬼方國其不解辮者自剖判以來然也惟我　明至大功德一洗腥膻闢日月而重

光之文教漸被血氣尊親貴之稱藩西南徼者垂二百餘年矣夫貴之稱藩二百餘年其小醜之弄兵山谷間者何可謂無於時督撫之臣曾未嘗言營司何也今　天子神武昭赫九夷賓服不佞乃抱杞人之憂而拳拳言營司又何也其在先朝諸酋長類椎木刻信自謂漢孰與我大硜硜然作守虜而無事於文法即間有不逞之徒檄其師用命恐後是謂有戎人無戎心以夷治夷足矣而何用營司為也今日號稱乂安風氣漓矣四方之借軀亡命橫議游談之徒挾舌諸酋挑釁利災如近時妖孼作奸幾成不道是謂無亂形有亂本從治之法舛矣而何能不用營司為也昔齊威公欲得志於諸侯而管子難之乃先作內政寄軍令卒誅無道以屏周室屹然為伯者之雄不佞今營矣欲為之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又為之置八陣三才駕鴦卒然之陣而親鼓之使軍令脩明外輕內重是故中無宇謀楚而惟五大五細是懼今

日貴陽其免之哉抑又聞之技擊不足以當節制益信教士之難於養士矣役之而弱縱之而驕　聖天子之訓辭與司馬氏之遠慮凜然具在後之君子顧諟　天言以長保我西南勿令後之人以多事口實不佞是今日忠告之心也

明銅梁縣知縣芝陽張公生祠記

萬曆丁丑屬余廬居山中越明年仲春楚沅陵張公以進士領銅梁令至又明年孟夏公用治行高第調巴縣屈指而計公治吾邑者裁十有

四月爾去之日四民號呼遮道不可留乃相與
謀祠公以神明之而質可否於余余曰祠其生
者石慶在齊欒布在楚狄梁公在魏張忠定在
蜀此猶近代時事如上古庚桑楚者居畏壘穰
山中人尸而祝之社而稷之彼枯寂士也繫人
之思若彼况公有至大功德在百里間耶遂卜
地學宮前可數十武而祠祠九三楹翼以室繚
以垣屏以門而公之像儼然坐堂上似欲人人
而撫諭之者盡邑之民往來稽首祠下至徘徊

不忍去因屬余以記惟銅梁介山谷中無商賈
舟車之饒土瘠而賦重人以耕織自給甚椎魯
可使治賦者往往左其領要使民負官家租者
垂二百年於是談者難之即領邑者亦退然以
為難公下車矢於衆曰銅之難官耶民耶乃笑
其所以負者取田賦尺籍手自讎核詭者漏者
飛者諸弊形若洗而出為禁代輸與督收諸無
賴種種蠹孔令一切踐更卒不得持寸牒驚田
間雞犬民服公廉平而爭相灌輸不逾月兩稅

立報邑素苦役比行免役法甚便獨邑格不行
公為劑量擇役不得便顧者役如故餘悉准近
法邑里甲見役者各以丁賦自僉而寡者常苦
重公槩為衰益毋使偏累又稽發出僞朝官田
不役者五百石有奇自是鮮不釣之怨矣學宮
幾百年不治先聖賢木主日夜坐風雨中公念
民不可勞也首為損廩餼以倡自僚屬以及士
庶人各助金有差無何廟貌聿新民不知擾邑
旱甚公為齋心步禱痛自引責至焦毀形神似

不欲生竟雨而南畝獻嘉禾者接踵矣公狀若
不勝衣然至登堂皇顧左右而羣吏辟易不敢
仰視公言若不出諸口然至剖射奸伏抗折豪
滑不片言而咸服朔望郡父老子弟陳說　高
皇帝訓詞使聽者環泣各感悟去暇則進諸生
程藝談經洋洋乎巴水之上接遇鄉薦紳大夫
折節恭謹不失尺寸人亦不敢以私進而公之
保持惠利居嘗流貫於人士之間余見公始也
出入戴星矣既也日不昃而事治即燕居齋閤

時辛然而事至僅以頤氣指使而行若風雷信若寒暑條教章程無所用之此豈貌取聲襲者哉惟公以道而用才以實而御虛辟則庖丁之解牛郢人之運斤機固然矣余讀史傳循吏者如文蜀郡之教化杜君公之節儉魯中牟之三異韓延壽之聽決得其一者竝能流光史冊永繫民思公兼而有之吾邑獨能忘公哉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諸父老長者勉之尚為我謝張公昔黃次公承相時胡不頼川若耶今公為

名令尹行且為名臺諫為名公卿吾邑今日小像祝公者則麒麟雲臺之造端也公其勉之

勑脩岳麓道院記

我聞諸佛剎土各在聖地華嚴所說清涼峨嵋普陀三神山乃是震旦國第一光明境界爾時銅梁巴岳山亦是峨嵋眷屬說未曾有何以故山在縣南約半由旬上有香爐諸峯中有三崑崙洞產仙茅木蓮花神人世世顯應無有乏者或放百寶無畏相光趙宋衲子其來聚道場

為上首諸檀越施金剏寺宮殿珠林莊嚴妙麗猶如佛在室羅筏城祇桓精舍大比丘僧數百人俱一切善男子善女人頂禮焚獻合掌恭敬將三百餘年嘉靖丁亥我誕生銅梁城中若有夙因慈悲時現長從父訓習學仲尼道術二十四歲射策甲科由守令歷今御史大夫為　皇王經營四方三十餘年五等倫常亦心報荅昔我父母携謁耆婆祝延壽命見今五十又四變化密移不復孩孺思起十方衆生從無始以來

一切四大皆諸妄故何況勢利塵勞又是四大外相因廣發信願托跡名山卜寺右偏得拘樓舍一區施錢百緡粟三十鍾工材既飭有兩沙門星額會章者咸發歡喜樂趨斯役於木蓮花樹左竪閣三楹名芙蓉閣引樹下玉板泉注閣前方池中名無漏池池上堂三楹名香山擬緣垣屏門摹儀小具總名曰岳麓道院凡再閱歲工程圓滿兩沙門者五體投地啟請作記我言善哉兩沙門娑婆世界不止土木竝作幻化欲

離諸幻復生幻境由幻明真於四威儀中漸次增進兩沙門是院據巴岳最勝地舉目山河種種成色我聞阿難弟子願立道場世尊指示執則先取雪山白牛十種香泥建此八角寶壇鉢露鏡光蓮華香爐四幡四依莊嚴具足即從道場脩三摩地一切凡位得參聖流凡我長者及末世衆生當知皆從道場來住佛法又說偈言

我聞娑婆界　須彌及人鳥　百寶琉璃成
香生娑羅樹　而我震旦國　亦有三聖地
峨嵋清涼臺　南海普陀巖　或放大光明
或現獅子相　法身大士居　菩薩常圍繞
世尊敕阿難　結壇示軌則　蓮花十有六
香爐亦如是　今我巴岳山　三山之配林
石爐自天造　木蓮非人力　崑崙三真洞
玉板瀉神漢　中有梵王宮　名為精進林
今我諧夙心　來葺道院者　方丈擬香山
禪門稱岳麓　阿閣依芙蓉　池注無漏水
無量百千衆　俱來會此坐　是以告大衆
莫起分別想　身土各無礙　聊為現表法
鳥語及泉聲　花香風樹等　舍此求菩提
狂心無由歇　譬彼亡珠人　奔馳詣他國
又如鏡中頭　尋之倍迷悶　何如坐斯地
證徹一切法　道院有生滅　生滅無道院
窮劫本如如　出世無多義　聊借文字相
慇懃囑山靈　若有波旬入　以汝護持故

重脩望仙樓記

一峯起城西如削宋紹定間邑人樓其巔巴岳面之巴川帶之故勝地也越二百三十九年為我　明成化已丑邑侯余公達帥僚屬士民捐金有差而新之語在大守張純記中又越一百十一年為萬曆已卯棟甍蝕於雨露方士徃徃薪其材余甞謁廟而登之每咨嗟山川如故而前烈之就湮也時時以語吏民卒亡能急其事者余乃施財粟而耆民田偉樂成是舉遂一以屬之庀材募工籌計當而製作精凡越三閱月而工迄金楊畫棟丹壁飛甍勢欲干霄色且奪

目睛則朝陽暮霞金紫相射雨則溪雲山靄蒼翠交馳使近而憑軒遠而凝眸者咸謂十二樓五城何從到人間也夫昔人名樓之意蓋望前令趙延之也郡邑諸志有謂公為唐為宋人據意謂公必宋人若謂唐人則不應至宋始思之新舊唐書宋史與宋元諸家方輿書俱不載余也相傳公令巴川時有保障功後愛重壁山水而隱於此故邑之人思之思之未也而祠之祠之未也而樓之昔陸雲令浚儀有異政去之日

民畫像配食宋登令汝陰而稱神父卒之日家家祀於社今趙公之澤能使邑之人不能忘及其歿也不忍死之而又神其說於仙蓋不但如陸宋二公已也夫公之得民如此傳循良者逸之又何以史為哉余新斯樓非直為遊眺計將以永趙公功德而勸後來之為令者若所云趙公昇仙與化書所載其說甚幻又所傳前代封王為土主神夫土自有神而何假之於公此者皆濁世不經之典君子存而不論可也樓之陰

為堂三楹以居司香者毋令癃突其樓如往時不禁也計費錢五十緡有奇田偉字子美其人孝友廉正蓋有隱德云

重脩壽隆禪寺並藏經記

邑寺以數十壽隆最大寺自洪武中創刱西泉山麓至今有司時祝　天子萬壽率舞蹈嗚珮於此故制壯麗過他寺越二百年風雨敝之嘉靖甲子沙門昌澄齋心以請諸行檀長者各布金有差於是計工受事或與更始或與葺飭若

殿臺若廊廡若堂門若屏若欄與左寺巖洞石壁千百世尊一切莊嚴妙麗儼然化人之居隆慶辛未冬余迎養母氏太恭人過里而遊其中覩昔煥乎盛矣澄延師衆生謁余曰葺寺後無何而妖賊起昌州焚邑公私舍盡矣惟寺巋然獨存無論佛力斯人天之緣耶顧寺舊所藏內典若干函今亡逸者什二方謀購金陵天界浮圖而公適撫其地余許之澄與其徒某某以萬曆癸酉仲春買舟下三峽浮洞庭溽陽采石渹

濤數千里越兩月而達金陵余為捐俸濟之七月經完奉以歸澄稽手請記夫道一也儒者往往絀釋氏淺中貴耳之士從而隨塲以吠其聲然釋氏之教卒行於中土未嘗息者何以故蓋般若之心大衆所具經世而儒得之出世而佛得之佛全其體而儒兼其用無惑乎不相為謀也故一貫中和之外無玄珠寂然感通之外無彼岸唐宋大儒率皆掇其華以易其相如考亭者集儒家大成善詆二氏至觀其所註明德盡

心云者其能塗後並耳目哉余中歲頗厭詞章稍收神於性命之學而始知道之不易論空孔子尊之為大聖人矣獨恠習其說者以入室脩大乘麟鳳其人至講因果持誦而奔命於建造齋壇之粗迹者則今時比丘所自謂功德而澄其一也雖然亦有足多者吾儒習周孔之敎待用之以科目游息之以庠序誦說之以詩書而今之士則取為利祿之媒即詩書缺而庠序圮其有能經紀其事以新聖人之居者乎其有能不遠數千里而鼓篋以探聖言者乎噫此余重有感於吾道之不明而卒使周孔之敎不得如見性者之人人此其說豈易與俗士道哉澄聞之聳然汗下請記其言而歸勒諸石

重脩羅睺寺記

邑東故有東巖寺乃不名東巖而名羅睺按羅睺天星也而化人之居何以稱焉以縣故巴川治治子飛鳳而午巴岳兩峯突從東西起而相峙意者形家遂以羅計當之至今左曰羅睺右

曰計都自宋迄於今稱名遠矣羅睺去城東二里許宋時邑大姓楊氏世有其地至乾道間諱鴻漸者捨為寺花木宮殿爾時甚勝語在宋人馮俁記中余自結髮從先中丞讀書其上嶢嵓古樹一瞬而盡數百里又幸土木不能勝山川而其幽隩蓋有上下方云下方有殿居大佛合掌南面而嚮首可丈餘轉而上方諸世尊倚巖而坐者立者若干像雕刻有生氣皆宋代作今工空不及此然上下佛像悉從石壁削出遂因

巖而屋之其制最奇又折而東上過度僧橋登拜雨臺圖經所載聖師殿藏經殿大悲閣者惟礎硅沒蒿萊中已耳寺由此日削堇堇數僧守之而大佛且將立雨露中有僧從善者自落髮時已抱興復志又苦貧甚乃募檀越家施金有差日夜為諸長者誦經奉佛事資其助暇則力田不衣不食以歲計之而積有錢穀遂修大佛殿並飾諸尊者莊嚴紗麗儼然天竺之宮工始於隆慶某年月告成於某年月他所謂天王殿

龍神祠方庇材而未舉會余　詔起善僧先礱石請記余惟彼法一切空諸所有寺之興廢曾何預於真空之教顧衆生有意於西方則先卜地築宮以奉彼之所謂聖人者而後受持以度彼岸不然世尊說法時而必擇祇園布金者何為哉玆役也非所謂不恙者矣余乞歸山中逾年近買田寺下將欲分一宮與古皇先生老焉乃赴徵書且擇日戒道不得畢吾志又念顛毛種種柰何舍極樂而就煩惱也僧曰人之為患以有身也覺則煩惱為極樂迷則極樂為煩惱獨不見蓮花出乎汚濁而皎然芳者何以故也余曰善遂記之且以證異日歸來之念云

刱脩巡關察院記

古之為關譏暴而已迄於戰國燕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以拒胡秦漢與唐因之而關政滋重五代時山前後州俱入胡歷三朝五百年以僭奄我中夏是捶院之道昧而禦務之任弛也我　明開天日月再闢閘風

突喙諸夏統一雖有遺孽竄伏而　大駕犁虜庭者三爰徙大寧棄開平豈猶元朔之朝割造陽地而防其斗辟易達胡耶緜此浸浸不逞遂遣大卿督撫未已也又察之以部使者界黃花而剖之則　京陵居中西至於龍泉東至於山海兩部使旗鼓相望職列於掌故名題於貞石有賢否幽明其人可知也隆慶庚午罷兩關帶於巡按壬申御史梁公許疏入請復　皇上即位罷如初尋遣大卿兼閱科臣繼之癸未御史

陳公性學又疏乃議歸於一　簡書封章其事
可考也不穀忝督疆埸視兩關如軸一切邊政
皆得忝與末議當其時兩關竝建願東事急西
事緩如縣衡莫為之權何以明輕重之等竝建
非也並罷亦非也自虜王款塞後内地載寧如
倒馬故關真定餘力可及遂捐此不急而專力
以籌三衛上紓　北顧之憂大臣策事可謂無
遺矣第復官以任能上贊　國謨省官以輯衆
下屬民隱此非兼材何以當之乃有蘇公其人

者蔚為臺望慎選而任之事有類於創始政必
合乎人情振飭邊防延問商民便苦軍士懷之
夷虜畏之封疆之吏爭相勸勉虜犯必創吏蠹
必懲自有關政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明效者計
公當及爪矣邊人咸願借蘇公一年不穀方欲
謀所以留公會　朝廷以閱視之節假公矣巡
關故有院今為巡青使者居之公乃庀公帑購
民舍於趙府街北繚以垣正堂三楹門增其二
翼以東西房各三儀門後堂稱是經始於甲申

正月工迄於其月日用錢若干緡公不鄙而問
記於不穀不穀竊敢為之卜古者天子歲巡狩
所以代天之工至代以使臣邊務工莫大矣草
昧既定武備弗忘征伐自出典稱　大閱　章
皇行之雖歌喜峯之凱　睿皇行之則蒙土木
之壓寧若我　皇上端居北辰七政隨杓以旋
四夷解辮而貢慶　九五之尊且安也公首受
事代　一人耳目贊　天之視聽勸懲百辟用
保我　京陵萬世之業按九邊者衆矣茲院實

為之樞焉不穀嘗聞考諸天文執法柱史列於
微垣天關一位在五車下是當輦轂之旁臨天
街之衝屬趙之分其占應在邊關公殿中執法
也職主關塞足以當之又按天漢左起箕尾而
燕為天府之區地軸右關昴畢而趙為地府之
雄自東徂西綰轂於此茲院也居在燕府而街
以趙府名足以當之天象且符何況地室此非
偶然之故矣然言有幸而中者不穀敢為倖乎
哉客謂之善頌用識其言以賀公之落成公名

其字漢傑吳之太倉人萬曆丁丑進士

居來先生集卷之三十八

居來先生集卷之三十九

銅梁張佳胤肖甫著

記九首

遊太華山記

遊溫泉之明日發安寧東踰碧鷄關循山徑南行徑左右多花竹流水藤樾交蔭左佩滇池茭葦霜枯如黃雲秀天稍下為高嶢村帆檣鱗次蓋賈人買舟處中有海庄一區昔楊太史慎謫戍居此垂四十年卒余作詩吊之又南行西陟支經至華亭寺臺殿鉅麗林木蒼莽故多僧近苦差賦盡逃去寺亦稍稍就圮僅有山鳥送客爾出寺里許由大徑登太華迴折數盤兩僧持茗揓立亭右廼少憩寓目萬頃湖波行於木末又轉攀磴道長松茂草蔽膝叅天散步綠陰瀟然如畫至寺僧鳴鐘磬禮空王出視兩墀山茶樹八本皆高二丈餘枝葉團扶萬花如錦雜以黃楊繞以松檜紅綠爭奇光彩奪目兼佛宇翬飛金碧輝映勝地良辰遊人之稀覯也由殿右

登又上一殿巋然石欄繚繞萬象畢呈最為勝覽復下磴道歷左廊觀沐氏世像轉入聚星堂有脩竹數竿舞㸃石上可喜堂後為叢林香閣閣前老椿圍二丈蒼榦入雲蓋千餘年物右依山接竹引泉入釜飛流直下不煩汲取出堂飯畢過殿右東入一樓扁云一碧萬頃憑欄瞰視樹杪可手𣪍𣪍濤聲疾徐相續而湖水空曠四際煙渚時夕陽既下太華山影盡落湖中波光蕩搖千峯俱動無何昏鐘鳴余返於堂問寢

所橫榻香閣上是夕松濤四起窻月淩亂宿鳥驚棲忽喧忽寂至一鼓滿林大響如百萬楚師夜鳴刁斗聲撼巖壑乃披衣坐榻上呼僧問之僧曰每鼓林鳥𠯗號互移棲所夜凡五起山僧視為更候是夕余不能寐驗之果爾枕上口占四詩內云山中無玉漏自有碧雞啼蓋謂是也偶見東方生白爰啓四窻科頭倚檻見晨霧騰㬥宛如銀色界朝霞漸升射以赤氣晶光瀁泫不類人間此又第一奇觀非信宿山閣難言也

榔沐後下閣飯罷由寺右小門出沿山麓羊腸亙徑捫蘿登降上懸款石下臨湖水與夷步嶮約行五里至北菴由朝天橋入靈官殿右登石磴至佑聖殿再上至玉皇閣勁風亂颭飄花如雨箕坐石欄中小酌見巨浸浩淼皆出胯下又折下過南菴路皆沿崖上覆若屋仰視朝天橋石梁飛掛巖上回思過橋時凜凜生粟道右一碑刻漢王子淵祀金馬碧雞文隸法雅有漢體按史記子淵道病死蜀中未至滇此蓋楊太史

移鐫者稍行至龍王祠祠下一洞泉潺潺鳴又東行連過玉佛舍像製玅麗棟宇炳煥一帶飛辟奇削剌天巖畔多結構痕問之乃梁王避暑閣故址又稍東至碧雲深處負巖作小石室中有塑趙羽士像前一石榻塔藏羽士骨羽士不知何許人有仙術玆山乃修眞所是日晴霽矚遠無遺隨意命觴奕然自得下山登舟乘風挂席行蘆葦中可廿里至省舟中回視華亭巨刹荒落生悲太華峻起翠微地形人力政足相雄

南北二菴奇景天造無論太華平瞰湖勢瀰漫數百里北浮省城東浮晉寧昆陽諸郡邑前滙太華山復從海口背繞山後由堂琅川遥安寧富民會金沙江下流數千里合岷江入海昔人議欲從海口疏鑿達蜀江誠制滇之一奇竟以費巨寢矣又據晉常道將南中志謂滇池所出深廣下流淺狹如倒流余觀之信然至謂滇水多龍駒今不復見矣兹遊也一月前余與陳憲長繡山登舟上太華是日大風甚寒各欲勝以

酒力遂大酣肩輿上山寺覽畢分手余抵安寧稍醒口嘖嘖恨不覩太華書史董歷歷陳登山狀不覺拍案大咲兹遊再憶昔所經覽杳不復記聞之兩省僚友皆擊節稱奇云

竹雪亭記

古豪傑處貴盛之極多倦情於宮室草木以娛其耳目震駭並俗若金谷平泉所誇者卒為後世咲他如桑樞席門玄亭蝸廬則瀟然四壁立而名與天壤俱者何哉蓋富貴易盡之物惟行業為不朽愚者棄其不朽反圖所謂易盡者此余之所以悲也余友宇濱邢子築草堂於巴水之上堂後草竹為亭若斗室作之日雪霏霏來集遂名曰竹雪亭余自滇歸訪其廬坐余亭上時巴水新漲回渚狂瀾瀰浸亭下北枕鳳山南通大嶽計羅諸峯分峙左右亭外雜以恠石異卉余坐而樂之邢子撫然曰自子之遊也前冬妖賊煽亂焚屠城邑瓦礫滿眼骨肉流離兹亭固兵燹之餘灰當其時父子不相守豈知有今

日耶余曰赤子弄兵横池罪在守臣之不良今天子踐祚之始黜陟幽明人誠於理寬租省刑時和年豐君得優遊結亭讀書其中皆帝力也且君之亭土堦環堵曾不能望金谷諸園之萬一然左圖右史淨几朱絃日與子弟論道譚藝取樂天性倦則沽酒舒嘯品題山川命極草木卓然與桑樞諸製異代並美此又君不朽之樂邢子輾然咲曰金埒雕甍豪貴人之所有我之所歎也蓬蒿圭竇我之所有貴人之所不屑

也吾安其所不屑而薄其所歎休養亭中歌詠太平即使石李復起以金谷平泉易吾亭一日不願也若乃抱貞晚歲厲節青雲倘於家不欲壞於　天子之庭吾父子方與斯亭結盟矣余曰達哉斯志也喜而記之仍大書竹雪亭三字顔於上方

遊貴縣南山巖記

山川以經緯乎二儀而呈形於日月之所臨照所謂靈境仙都尤多顯於彌遐幽荒之域載在

山經竹書可睹已後世好遊之士凡勝槩之在中原者窮備舟輿樏樺杖屐之物拳石勺水一草一木原本命極疊賦累唫甚至留連景光放形自廢狂呼無賴相與振發清言為風流之宗如晉王許諸人是也若乃五嶺之表古所謂冥域絶徼人迹不到爰有高曠之徒如唐柳宋二蘇者以屏斥憤鬱之抱寄情於巖壑煙雲之間遺蹟片言輝耀癉嶺而有餘光豈非大荒之外賢者之跡為難乎貴故嶺外小邑有巖洞在邑南五里許余行部邕橫返棹豚鬱之水見江上數峯削起如畫心樂之時方與叅戎亦君議經畧山峒事狀常思臨高以得地形亦君要余遊其洞而觴馬仰視垂乳萬象奇瑰好事者作浮屠像於中旁多石竇遊者僂躬列炬宛轉捫蘿而後造其絶巔巔有石室方丈爽塏空明指顧四際北盡柳桂南盡雷廉東盡潯梧西盡駱越近則龍山五山賨宣鬱白碁布雙舄之下余舉觴屬亦君曰茲景肇自開闢而奇紀所不收古

昔棲遯之賢曾未嘗辱洞中之一眄寧非文教之未同耶　皇明華夷統一百粵號稱善地凡山川明麗之區皆足以供眺嘯而堪吏者之隱余與君挾策振衣慨然想先臣之風烈而思圖所未備以貽斯土不窮之樂其道在問罪兩山之桀落因而和輯其順然後擇地部酋以君長之竝徙衛所屯伍其地而折制其萌又裂合靈二邑之土城邑九懷以宣明刑政禮樂之教庶幾翰翼二廣山川無恙乎亦君曰其職甲兵公

觴餞穀戮力構會鮮不濟矣玆遊也其山川之
遇哉余曰山川有眞樂人不得取之以為有非
厄之時則辱於志也王許柳蘇雖翩翩有雄俊
之風不知永嘉之際神州陸沈而元和紹聖之
三子不能安於朝廷之上故肆為極樂之迹者
正以洩其至悲之心爾余與君仕於 熙明之
朝可謂遭時而不辱其志使足迹之所窮初無
放廢憤欝之思信乎山水之樂盡為吾有視諸
賢之遇抑又過之矣乃相與酣暢逐於蒼碧之

野亦君磨崖而邑博黃璋來請記因書以歸之
亦君名孔昭馴象衛人時為左参將云

枝江縣改脩儒學記

枝江縣東郭沙沱市舊有學創於洪武元年至
成化間改入城西覆船山麓弘治間改建余少
鄉故宅今又改建金雞山麓皆本堪輿家之論
凡四遷云是役也汝南趙君某守荊州好以德
教拊循其民而尤重士故枝江士以遷學請趙
君議上諸司從之時吾邑令君某為邑令仰成
其議悉心注措不煩民財力而學之規制閎備
與江山爭麗工始於某年月訖於某年月會余
經其地觀厥成焉學宮常其帥其弟子其等徵
記於余而師徒相與鼓舞偉今所建似謂他日
制科之選如持左券而得夫度土相原測景望
章古法誠有之謂其關於選舉之數誣也蓋學
校不過藏修游息之具其本在上之教化與士
之所以自貴而後足以齊天下國家之用且生
人莫不具有常心先王制為五常之道以教之

使居處有恒業童習而壯老相守雖至於殁齒
尚不敢變司徒之教卒能一天下之民而同其
俗然先王之時之所謂學初未嘗有士與民之
分亦未嘗郡置邑設如後世之學之廣考諸虞
夏商周之際所謂學者自上下庠東西序左右
學辟雝成均瞽宗東膠之外無聞焉上下千餘
年賢聖迭興材之盛也如彼周而下材莫盛於
春秋然魯在當時最號為禮教信義之國何泮
宮之作獨侯於僖公他如秦楚齊晉之大曾不

聞以興學為事雖其時王德下衰為士者徒以
與聞先王之敎猶得以成其碩大光明之材而
濟乎天下國家之用若兩漢唐宋之季學愈廣
材愈下豈學校終無與材之成否耶凡以敎化
之未明也夫先王建學論秀與賢辯官非徒以
貴士者之身而置凡民於不敎將欲賴秀者之
獨異而化凡者之所同學無專名國無異敎於
是乎三物竝舉四時伏習舞蹈有數視聽有物
退息之有居簡絀之有等自一年至九年視試

之不間以至家黨術國之所磨濯鄉大夫平日
之所作成黨正正歲之所書州長歲時之所考
司諫之所巡問使純於心志之用而勤於耳目
手足之煩士果以貴於凡民者而覺悟夫人心
之發厲然後安學親師樂友信道以自得於藏
脩游息之所出而濟天下國家之用是先王之
敎所以詳於學之外者如此其寄空道德之畫
一而曲學之絶少然尚有屏徙之法以待夫殄
行驚世之夫不知凡者常相安於日用之所由

秀者每好騁乎賢智之所過故驁譖奇譎之害
多起於聰明慱辯之人甚者授異以附同次者
專門以欺世卒使詖邪之說充塞乎有常之心
夫先王所以貴士者將恃以化俗乃竟流而為
誣民此習盛於宋之蔽儒而延蔓於近代使生
王者之世將何以遏遠方之誅哉故先王之敎
明學雖未廣而奚病於人材之難春秋以前是
也畔道之士興學雖家建戶立而何補於風化
之萬一兩漢而下可睹也使因今日之學之廣

又能明先王之敎則隆古之化豈無意於斯世
哉余往年為禮官竊與聞敎化之事後視學南
中思欲廣厲儒習曾不得久任以畢其志願今
日　君臣明良光拳拳於時學之所告誡枝江
在荆楚為巖邑士多愿樸忠信無通都大市横
議邪說以蕩易其志慮況上有郡守趙君以身
敎率物邑令冷君政尚禮讓吾友盧陵胡君某
新被督學之命其學術人品足以表儀乎多士
而枝士之興祇祇自茲始矣嘗聞王者之制簡

右學不帥教者移之左左學不帥教者移之右九以易其箴修游息之所以新其師友講切之功俞諸士移徙其學固非不帥教者之等然必爾學宮之改革以更新其心志耳目之間即無論仕者之貢舉皆能濟乎天下國家之用實由今日道術之明與諸君子敎化之力也但遷學之事適與時會他日談枝江人材之盛若以遷學為口實余方有慼去之憂焉遂為之記

望江縣脩城記

望江城矣憲副馮公緘幣抵不佞書曰是役也受策於臺使者實惟二三賢有司勵勸是賴小子無良幸觀成事敢以記請不佞孫不文而卒不獲孫也遂記之夫望江者為皖郡西南邑太江之水齧其南土即不腆而稱十室三戶然上受潯陽之九派而下扼金陵吳楊之吭固重地也昔在正德覇盜𪍿突而民廬亡何寧藩逆命燹鹵通于境之內外守令抱印竄山谷間使有城然乎哉嘉靖之季島夷內訌徵諸酋長兵所過騷動而邑蒙害獨甚且也江上無賴輕艋片帆出沒風濤日夜伺公私之家使有城然乎哉今　天子改元首發明詔其惡在四方之城守維時不佞待罪撫臣屬邑之不城者五以語諸大夫曰隺苻之澤探丸而起陸猶可為水何以禦今之瀕江而邑承楚引吳為故都左輔如望江東流者孰與他邑重曷先城之顧望江長吏縮朒不任事卒城東流會不佞去之明年盜入蕪湖刃人而取芜庫之金事聞　天子震怒中

丞而下降罰革斥有差已乃諸司兢兢恒以不能奉　德意是懼諸不城者次第舉之望江於是乎仡仡言言與長江相榷矣夫城大役也春秋之所慎藉令非時驅農以舍鎡基而從事於約椓之間是謂之詩無所注措而會頭以歛諸民者至盡膏髓是謂之雪非其要而輒興人徒以窮力於無所緩急之區是謂之愚有一於此寧無城也廼望江地重矣而用民不妨其業一切鳩工飭材官為之發帑藏而下不以為勞憲

副君從中度地宜計龐細詳經畫蓋以全城貯胸中而擇郡丞蹇君達之材以受其全城之策至所為任人程工稽實杜弊明於燭照精於石畫宜成城若承蜩然掇之矣是役也上奉　天子之威靈下賴諸賢之同德使不倦不終之事卒藉手以荅二三之民抑又幸矣不佞聞之孟子曰地利不如人和又曰効死而民弗去夫使民至於和且弗忍去其為德茂矣不然為金為湯其誰與守即此歲皖軍登陴鼓譟四鍵其門

令有司計無所出是城徒以委人爾豈鑿豈遠哉城工經始於乙亥四月告成於十月下石上甓周環六百二十六丈基入水深者高二丈三尺淺水者因山者無尺地平者省尺之二為門有五用金計一萬一千九百兩有奇什六出郡帑什四出邑差賦中先是以城　請而保障是急者撫院永豐宋公儀望操院臨海何公寬巡按上黨鮑公希顏相與樂成大役者漕撫馬平張公翀御史南海陳公堂申陽朗公秉性經紀終始規畫財力安慶守遂昌吳公孔性若夙夜勤勞以鼓舞吏民所謂憲副馮公者諱叔吉四明人郡丞蹇公者諱達巴郡人二君勞烈前語具矣他佐尉而下各効功能記不悉者宜著之碑陰云

廣通縣脩學記

高皇帝略定南中議禮制度建學張官聲教西達楚雄屬邑曰廣通者故無學士得附郡學云國家垂二百年來敷化淪被今　天子神聖

右文邑之人士烝烝相望皆言附他學不便先是知縣吳習從生員王化輩請尋上議當塗可之出帑藏若干緡蒞邑之士民所輸者易土舍䟦岑隙地建明倫堂東西齋大門二門規制草備會吳尹遷去廢閣經年幾為薪芻嘉靖丁未李公來尹茲邑嘆曰凡欲學者非為血食夫子與其諸弟子哉不首廟廡而急所可緩譬治家者先寢處而略家廟豈理哉公意雖甚毅邑故事簡帑無羨鏹公又切拊循不欲煩民乃首捐

俸倡於邑之士庶邑之士庶咸感激公義各輸助有差計得二百餘金云諸不給者公更注措經度盈縮鳩工庀材如治其廬先文廟次啓聖祠次東西廡次戟門次櫺星門次泮池次敬一亭次聚奎樓他至階阼廨舍庖庫庾廩圖籍祭器塗飭綜理罔不周備工告成前督學胡公堯時請兩臺疏入得設官如制云余嘗考先王之制因五方異俗立寄象鞮譯之職然後遠民安業而司徒之敎興焉脩明齊一有物上綜簡紬

有等春夏秋冬有術乃論秀而升於　天子空古之材傑斌斌然盛矣按廣通本西南徼外路賧地前代自為聲敎各以兵力相雄長無衣冠禮樂之化所謂五方中之雕題者非耶今廣通之士前後舉制科者四前後貢者五倍之見為學官弟子者二十倍之而賁序歸如遊息有所日出而鐘鼓和鳴師生揖讓陳說先王之敎趨蹌仁義之途使椎編之民環視擁聽共被華風伊誰之功哉余行部廣通見學舍炳麗異他學因求建置無記師儒遂以記請嗚呼自守令建學至今幾二十年邑之藉是稱士者若干人當時何逢涌斯舉旣舉卒不能伐一石以記創置者之本末即此則諸士子義利之心未明也董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此千古之士則也余方以名檢磨礪其下諸士子其毋負余敎以共成設學本意哉李公名第字道升四川銅梁人余之先生也余別先生二十年而先生歿矣先生善說易尤精吏治令廣通九年遷阿迷州守尋

致仕歸邑故有先生祠善政別有紀述玆特記建學一節云

遊安寧溫泉記

嘉靖丙寅十二月廿三日余校士安寧畢將欲觀湯池先遣一力挐舟堂琅川厥明逕鹽井觀之鹽官令竈丁以皮囊汲鹵水據晉常璩南中志云連然縣有鹽泉近志乃謂唐武德間因阿寧始掘地得鹵者非是觀畢屏輿從出大界村乘舟順流北行一里東望龍寶寺隱叢竹中亦

蕭遠可喜舟子報郡吏馳騎率鼓吹追余亟遣去舟中望一山峻揷東北隅兩峯如削凹其中如筆架形土人因以名山一名岱晟山一名坎山昔僧張善信有異術除妖坎山即此又北行五里逕石淙渡故郡人楊少師一清築精舍讀書處詩文具集中一時名家則李長沙東陽陸上海深李北地夢陽最稱傑作沿兩岸土人引水溉田堰壩鱗次舟過若決呂梁水車高翻濺珠成雨似瀑水飛灑空中又北行五里水回折

作曲鉍形堂琅川多直北流至此廻遶二里逕龍山下山川窔窕松石參差最為佳境東岸一帶巖石硌砑上鐫漕溪夜月四字稍下紅石削起鐫赤壁天成四字皆楊太史慎題也行半里七洞臨水飛巖峭立五彩絢雜洞口重扃大似雕藻再行半里至溫泉乃艤舟登其亭飯罷觀溫池而浴之池水皓潔纖毫不隱四面壁起不煩甃甓中二石光膩勝玉碧色奪目華陽志云水神祠祀亦有溫泉顧祠今廢矣浴罷風乎亭

上一峯對峙命觴相矚覺兩腋間習習風舉余嘗浴驪山香陵渝峽諸泉類多穢氣逆人鼻楊太史品兹泉為海内第一湯似非溢美時日且午聞西岸有聖水一名海眼泉潮應子午卯酉之候亟渡而西登陸陟其所古木叅雲水自竇中出盈盈湝潤土人謂此午潮至遂名曰聖水三潮不云四者子夜故不及見爾余嘗觀泉華清宮下水出左右二竅應朔望不爽自是造化氣數兹泉無足異者又披荆榛南陟一里至漕

溪寺寺在龍山之麓土人一名葱山草逕盤歷可肩輿上無甚斗絶郡志云高八百丈週遭七十里誣矣寺殿因山層構中有楊太史碑文不減王簡栖頭陀之作第四級殿宇閎麗佛像莊嚴前行十弓許一樓顯敞右植木蓮花樹青葱可玩頫視堂川青碧如帶稍東一園鑿山石作几形桃杏薔薇屏架繁雜道上曝麯蘖數石余呼僧笑曰僧家有是哉僧扣首若請罪狀余曰昔支道林好養鷹駿惜爾無大韻也觴出寺右

一泉瀧瀧鳴亂芬間循泉散步南行一里許下
有龍洞造其門下視深黑不測寒氣逼人挨石
其中逢逢成響七八壘而後止又西南步行可
三里至龍潭乃水源處有二穴穴口多小魚山
樹蓊菁如蓋坐樹下飲水甘之瞋瞰平疇如波
文可愛指顧太華纍纍入背遠近奇峯錯列杖
舄下問之類皆夷名甚辱玆山也由東南下山
復登舟逆水行夕陽既下萬峯盡紫西望虎丘
山寺與太極諸山碁布相屬復繫舟登岸里許

至寺襟帶堂琅枕藉虎丘信一靈境前殿榜曰
玅果禪院殿制古麗畫壁精工非時師可及相
傳為唐殿余觀之多元制也出山門南望郡中
烟樹萬家暮靄如畢遂從陸歸時列炬在門矣
返署中追憶斯遊操舟順流左右山色應接不
給濯足振衣登高睇遠而梵宮鐘磬洞口松濤
所至奇岀令人忘歸惜哉絶域往往好遊之士
無因振策於煙水空翠之間玆遊蓋萬里奇蹤
也遂秉燭記之

游臨安三洞記

臨安古句町國治在滇之巽方勢最下達交廣
界僅四百里氣叅燠初春衣不能袷望皆童昇
郡治博大而爽塏西北有水雲萬象南明三洞
者傳奇久矣余友賓岩何君海峯朱君日謀與
余往余先往畢試事遲之乃丁卯花朝也繼得
二君書不果來厥明與壁山盧君出東門北渡
瀘江橋逕南營哨煥文諸山從右起連峯競秀
環郡黙黛行約兩舍至南明洞洞前亭三楹傾

瞰羣峯足供杯酌與盧君握手步洞門僅容二
人似卑淺從右小石門俯僂入稍進四顧高敞
白石勝玉鍾乳懸注物象環譎岩畔若垂旒狀
者不可殫述爰有天窻棲啓不假炬光日射石
室萬形可辯與盧君坐石上各數觥罷至洞底
岩高四尋許上露大竅奇樹婆娑舞影落洞中
又南明第一觀也出洞從左登降岩磴可二里
至萬象洞洞口半規懸壁吐㟝若廣厦與盧君
倚騶奴肩下磴愬其門酌罷秉炬入百武許垂

乳萬狀十倍南明中惟石輪藏特異鄣雕刻不
能到傍一小池如芙蕖容水數升余飲之甘清
涼驚骨自是從者各牛飲其中不竭蓋天漿乎
稍進一里攀磴上下亂石鉤衣前令數童子擊
石鐘石磬余倚壁聽之聲戛戛繞萬竅此又南
明所無再進一里許多支壑危石橫道深黑難
測傳聞此洞杳不可極石路硌砑躡屩甚艱乃
出洞陟磴道蹉踔深沙中命二吏從前後曳攜
始就平遂席地坐與盧君相對張吻作鋸木聲

少息復北行折而東沿山麓行十里道若之玄
復下山從西澗沿瀘江入水聲傾澗澎湃雷轉
約三里至水雲洞洞舊名巖洞殊蕭索不稱余
易今名云洞門峻啓霞壁剌天石堂窔窴顯敞
豁匹垂乳如林難以辭敘稍進則飛龕丹盤標
舉秀發曲折其中如遊兩掖其石扉高雄呑東
長津上垂石簾數丈若有天帝端居清虛之表
令人正襟而立再進則秉炬望一竇迺江水奔
流處不可遐矣余顧盧君謂茲洞明豁閎傑勝

萬象南明遠甚致足樂也將理策返左右曰此
前門若觀中洞更奇余與盧君撫掌曰有是哉
遂由北行山逕羊腸舍輿而步可三里至中洞
甫至洞口見飛巖截雲似墜復倚一石柱從右
撑拄甚奇與盧君列席坐沙上仰對蒼壁下臨
江水蓋瀘江從前門入者伏流至此素湍淥潭
迴清倒影特可稱心時指揮王磐石命漁者取
魚數頭跳枿水中令庖丁擊之佐觴焉觴數行
畢由左渡橋入時日射洞水巖懸萬類上下搖

動最為佳境稍入深黑前列大炬松燈百餘枝
驅鼓吹十餘人傳響前導攜從者暨遠近旄倪
來覩者幾五百人稍進一里許顧四圍石形玉
立上懸下踞左詭右奇不可窮詰又進數百武
屏石柱瓏透藻麗文踰刻畫如是者百餘處遊
人穿屏柱左右隨意雜踏此中敞橫不止容數
萬人見空中四垂如蛟龍倒飲如幢幡標建凡
宇宙水陸動植物象洪纖悉備兩壁闢千門萬
户不惟足跡難遍如昔人所謂目不周翫情不

給賞者矣又沿水行一里部吏好事者用木塊上作梅花燈百餘盞浮水中點點星流參差相望余立橋上顧渚邊白石笑對盧君曰昔人探手牛宮取支機石者豈足多哉復沿水行半里隱隱見一人立水中亟索長炬照之乃白石丈餘類大士像下有石鸚鵡似傍大士而鳴從者皆呼此水觀音合掌禮之又渡橋行二里許冥冥漠漠仰面環視四無界際碧潭澄渟寒烟縈罩間有腥風逆鼻神魄俱怖時從者各携燈炬

命盡燒之不下千餘火無光焰初甚疑悸旋思之乃瀕洞深廣火力耗散仍命二三武吏取烽火數竿横豎射之皆如行空中不能極乃知斯境高廣無量欲再探部吏皆作驚悚狀請罷一恐炬火難繼一恐太遠迷歸余忽回想距洞口誠窅邈矣遂返洞中皆平沙無援高降深之險出洞口時眞似脫胎天府偶落人間排徊靈境悵焉如失至洞口與盧君飯罷復酌几席間猶覺奇狀閃爍形在神往稍定與盧君談茲遊屬晴霽永日得適隙且水落可涉非奇遭耶然三洞咢峙五六里內同穴異户靈秘相通分勝則南明透豁色色可喜萬象肖儵奇險過之水雲前門峻麗中洞宏瑋羅括二洞之有煥發二洞之無千里長江東之如帶水勢隱見穿纖雲根下滙交廣入于南海嘗謂懸乳垂象凡洞皆然惟深廣難即深廣得江水蜿蜒又難使遊人入則驚喜間作出則顧戀忘返予旅食四方州涉其八目所覩記蓋未嘗有以對盧君亦如是云

爰思六合之內遠包玄毓萬類淵邃奇紀難狀僊蹤不及自非乘風雲轍騁駿龜途則三洞者僻寄南裔草莽前代肇自邃古顯於今日其亦斯地之幸哉姑掇大畧未盡冥搜使山靈有知當謦知已於千載矣因各録一通以獻三君盧君名岐嶷長泰人何君名鎧栝蒼人朱君名瀾身金陵人記之者銅梁張佳胤也

居來先生集卷之三十九

銅梁張佳胤肖甫著

傳三首

處士陳先生傳

吾邑有隱君子平洲先生其人庚桑楚林類者流而不得遠城市以少見於世世亦知誦說先生而亡有名其德者故為立傳先生諱邦敎字惟正系出江州義門數傳而至琮娶於鍾而生丈夫子四人長邦珠次邦佐次即先生邦直其

季也先生少端慤有志操長從鄉大夫譚公禹說詩能解人頤正德辛未為邑諸生日治慱士家言有聲讀書之暇躬耕不輟壬申鄢藍賊起焚屠城邑殆盡先生扶父母匿南山中亾恙賊退先生歸拾燼餘之材支一室安養父母再踰年母鍾卒柴毀幾不能生後踰母來繼父室又十數年踰卒而淳毋繼先生咸事之如鍾戊子歲饑人相食先生度無以給俯仰間灌口穰乃脫婦簪珥鬻所自置田往糴歸境內人死相枕籍斗米錢三百客有說先生當及時糴奇羨為息先生醜之竟以周給宗黨矣次年疫大行親識相戒絕往來先生覩問如常所為藥起而掩暴骨者無算陳氏之先故隷寧川戍籍歲久也田齵齕於豪令戍者逃居者歲苦勾逋族又有大猾跳之中江自便坐令丁户消耗先生往明其籍遂不至偏累後族議欲清復屯田貲無從出先生毅然鬻產走成都訟白宪狀具時族人爭義之相期事白而償其貲後田復而族人竟

食前語先生亦置不問先生既好義重急難天時人事每見坎壈家道遂益旁落伯氏貧病且鰥有子又食於人仲氏方出遊方之外妻孥至不能存先生俱養而撫之且贖其兄子以歸有姑早孀無子先生歎曰姑與吾父兄弟也生且餒矣而矧為鬼耶乃迎事於家養之終身而祔食於廟一日父撫之泣曰而儒也獨以家累如學何先生對曰學所以脩身齊家正苦皃不任家耳父疾篤先生手湯藥不承睫解帶者數月

既卒而葬終三年喪未嘗見齒後數年伯氏邦珠卒又十數年而母淳卒所爲殮殯一切倚辦無少廢禮孝友仁厚豈先生天性然乎先生爲人方面美髯氣勁而性狷潔非其義也一介不取寧甘茶茹辛未嘗責望於人有同時貴顯者亦未嘗諂事之後先生病痺遂棄去博士籍服處士服日坐一室專精神絕嗜慾塞兌致柔嘿坐終日洞契無始之理居南郭僅數百武越二十年城中人未嘗見履跡日解說　高皇帝訓

辭誡諭子孫以忠孝勤儉大節絕口不談人之過客有所造請則煮茗移坐終日而鮮所酬荅有司歲鄉飲必藉先生爲重僅一與不復再往讀書不事口耳如論賢賢之章謂四者皆恒性不因學有無傳者云云恐厚誣民秉之懿說詩至十五風言鄭本西周股肱國周尚文其流也爲淫靡唐本伊耆氏故都成王以封介弟傳世凡幾而憂勤之俗不衰是作法者不可不慎也其讀書自得類如此先生年踰大耋精氣愈盛人人目之謂百歲易易耳一日忽命仲子仰治具別其弟邦直其家人咸錯愕奔哭以請先生曰天數有定兩日後當還造化爲命仰辦香詣邑諸神廟謝八十四年黙相之功謝畢端坐而逝先生生弘治庚戌十月廿三日未時卒於萬曆癸酉八月十九日未時得年八十有四仲公仰列狀而請余傳豈以余言能重先生哉仲公爲邑茂才其讀書談道不詭於先生之教若先生世德與子姓男女語具誌中贊曰先生余父

執也先中丞性伉直不諧俗而獨交先生白頭如新豈臭味相感耶余往遊四方過里中必造先生廬爽然如遊太古之庭而先生語語必念先中丞庶幾生死交矣人有謂先生方正孝廉以不得當漢世爲恨夫卜肆鹿門混迹匹夫而生落落者豈一先生也籍令一官能爲先生重則四皓兩生何至避名若讐哉無涯之智結而爲巴岳流而爲巴川嗚呼先生者可以瞑矣

江西奉新縣縣丞李恭懿先生傳

恭懿先生歿余守官不得啓手足為訣既殯讀
舒太守所為誌言先生家世行履甚備先生受
門下士惟余門下士知先生者亦惟余每退食
則記憶先生言行皆誌所不載者不可不傳先
生卜築别業東郭外層岡翠栢油然若雲先生
讀書其中人稱為栢山先生云先生上世俱隱
據負郭膏腴相繼以貲粟自贍給然未有以經
學起家者先生生而質靈明自少寡言笑簡重
類大人長者遇圖籍輒手之不成誦不休稍壯

治周易余邑夙號文獻取科第者多以四經顯
而易學未行時有老生趙某者方以易教授國
中弟子先生師事之老生故俗儒有私錄經解
不知傳何物學究日夜扃錮笥中如寶諸生非
厚利不得視先生一日竊觀之捲口笑曰此物
可覆瓿且不能辱主司一盼何云説羲皇耶乃
究意圖學務在自得聖賢之旨一切糟粕筌蹄
僅資涉獵非所嗜也先生學既充粹文日益有
名每試必高等竟困於有司先生一無慍色嘉

靖戊申貢入太學文學褎然冠四方之士餘姚
李司成大器之應順天鄉試又不第竟謁選授
江西奉新縣縣丞先生不喜操切務以德拊循
其民奉新人狡悍見先生仁廉諸所供應夫馬
故慢令以累先生先生捐俸為之不足則倒橐
中物以此先生官愈貧也後罷政歸日掃榻讀
書內外子弟横經問難洋洋乎巴水之上先生
好深沉之思平居不言人過不妄取與而惡惡
甚嚴人無敢犯且絶跡公府先生常對弟子談

舉業甚精故門人多高第者至讀書不求章句
亦未嘗輕與人言余自滇督學歸里中數月每
暇造先生廬嘗謂余曰易學久晦坊肆中所售
者尤可憎厭與諸子弟言又非舉業所宜因問
余曰六十四卦始於何時余曰文王重之先生
曰非也觀繫辭取諸渙等卦則三皇堯舜時事
書言龜筮協從則唐虞時事則六十四卦上古
已然矣又曰伏羲八卦非盡取於河圖觀繫辭
言仰觀象於天諸句及天生神物諸句亦自可

見又曰先天南乾北坤後天何不代之長男女而南離北坎耶此大道之玄老易所同又曰古人釋經不敢自信故傳不與經相參小象原自為類試讀之無不叶韻至後儒始分經傳故宋人余琰集說不為無見若使易無序卦傳不知後人將六十四卦顛亂何狀矣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與無極而太極同一意無極云者從前推後原始云者由後遡前又曰讀乾之彖見文王與周之德讀坤之彖見文王事殷之

心余每聽先生言輒聳然悟以為今之儒者莫之先也嗟乎先生官不滿百石宦槖僅十餘金瀟然物表潛心至理先生信有道人也余既幸同列倣古議謚事謚先生為恭懿再舉先生平日言行所未播人耳目者使史氏採焉若先生家世及子姓男女語在誌中論曰先生食天之報是耶非耶始先生窮經好修不能博一第慼矣已而領一丞功德甚著卒不得陟明爲慼又甚矣然先生嘉言善行垂憲罔極巴川之士人人能道之先生可以不朽矣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先生無求於天下後世而名與天壤俱由是言之天道於先生豈無意哉

劉處士傳

處士名漢字其夷陵人生十歲而父永深卒問以喪事家無有也處士於滂沫中輒營具衣被棺櫬下至飣含之物靡不肅給諸宗黨父老來弔者人人相語劉氏有子哉稍長去從鄉先生受書一問輒知大義會母王繼卒弟且弱即欲

具脡脯以鼓篋遊則當戶之任在其躬而誰與保恤三尺衣食數口耶然性至孝自以生不逮其父而致愛於父之姊曰猶吾父也養不及其母而致恭於母之第曰猶吾母也二家旦夕徵取處士者踵相接而處士應之無不各厭其意迺益拮据治產而為弟仲有室仲壯欲賈則賫裝聽之賈仲賈於蜀志有所適日從其徒博飲遊也不踰年而槖中金行盡處士削牘諭之歸者再而仲竟嚴處士不歸也處士稱曰有而不

可知者財利耶生而不可得者兄弟耶仲乎仲乎柰何以財故長相離也卽裹糧介使千里逆仲於江陽道中彊而後歸比歸握手大泣已而撰豚肩斗酒相勞自是怡怡白首不復一言及賈事矣處士既孤而季父亦病且死屬處士曰二子也陿貧無以衣食其生以累汝汝在吾目瞑矣以故處士之撫二從恩視同母弟焉居恒恂恂貌儒者而危行讜言常布益於君子而默化於小人郡中以此稱處士為古直云有隣家

子貿處士所者亡其金處士偵得之完而歸焉亡者喜猶其半為處士壽處士笑曰吾能還金豈利金者哉趣持去亡者負金而趨以手加額曰仁人仁人家故有負郭田介於里中豪豪欲嘗處士則歲歲齕齕之處士且溉且糞不問也客有好處士者私語處士曰而先人躬闢草萊尺若貝咫若璧以遺而而不能守且人享其入而猒豢其瘢日月削之嗣將安所輸給縣官哉而以吾言白於官吾百口為而佐也處士曰以

小事大焉用直之趣觴觴客卽不煩客言其抑損事類此大都楚以西稱說處士長者而有司歲時舉鄉飲酒禮輒以處士當賓處士固謝曰其老業已輟耕矣豈榮抗禮郡大夫而重僕僕爾饋醬酳爵乎是時處士年已八十餘而嗜義如壯夫居閒聞軒車聲遥從陌上來雖褻必起曰吾嚴邦君也處士生某以文學行誼知名某生一儒起家進士仕為尚書吏部郎稍遷南京光祿卿大著公輔之望會今　上登極列卿升

朝者推恩三世如其官而處士繇此遂有官稱矣猶云處士傳者蒙故號也論曰余本孝昌人而籍蜀往來西陵間聞父老道處士德甚具也無論處士生不竟學卽動必軌乎人倫至聞車聲雖褻必起所謂不惰於冥冥者豈直為名高哉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近歲郡中人又聞及處士兩事有鄭仁者負租鬻子處士周之得不鬻王婦為夫逐而赴溺遇處士免於難至今二氏長子孫誦義無窮以余質諸古人陰德食

報有足多者語云一年種穀十年樹木百年來
德光祿君而發今問也其所由來遠哉

居來先生集卷之四十

居來先生集卷之四十一

銅梁張佳胤肖甫著

墓誌銘六首

亡友邢良登先生墓誌銘

嗟乎吾友良登死矣而墓非余孰誌之往良登屬纊時呼伯子如龍仲子如鶴自指其目曰兒欲吾地下瞑何如得張肖甫誌吾墓也二子既卜兆逢其吉以襄事適余撫吳之明年二子械友人胡與學狀且泣血稽首奉書曰惟先君以

交驩中丞而先君汲汲焉瞑目是圖即諸孤不肖柰何先君之遺命余持書狀愴然自失嗟乎良登良登吾誌之矣誌曰公諱第字良登考室巴宇水之上學者稱宇濱先生先本楚麻城人有遠祖子陞徙銅梁籍焉七傳生處士邦儒公父也醇厚有陰德以長者聞里中受室張氏先不宜子禱於神一夕夢吞日有聲而生公公幼警慧目瞷瞷若營四海舉履雍重無疾趨詞旨醞籍間發調諧津津近於雅六歲就外傳授尚

書已而從鄧博士又授周易日誦數千言初屬
文即中矩會御史朱廷立行部試其文奇之補
邑弟子員時年齒舞象矣初鄧博士下帷橫經
陳說大指諸弟子唯唯聽獨公多發難常至絀
其師說一日鄧博士目攝公曰子休矣無用吾
為也處士公乃具脡脯以事李恭懿先生先生
以經學傾國中得公呼為小友時御史冉崇禮
大闢館舍拔蜀士尤者若千人游息其中延遂
寧楊編脩名主其教而余與公與焉公為文敏

妙如出風構無所勦襲好工人之忽易人之難
每試人人自矜重及公文出而羣言廢矣公大
父故高貲有巨產北之郭處士公又孤弱為從
昆弟齮齕至盡乃傚白御史而廬焉公既數困
有司家徒四壁立會處士公疾革公侍湯藥以
身禱竟不起公治塟具一一克致大誼公早失
怙而獨當戶母與庶母俱白髮堂上庶母有丈
夫子三人女弟二人衣食率皆倚辦公客有為
公謀者曰孰與異居便公曰吾母稱未亡人而

與庶母相依為命即異之而母子惟有塡溝壑
死耳吾他日泉下遊何以見先君哉自是養庶
母如其母弟姊各家室之而教其弟節成秀才
矣蓋公孝友其天性非應舉不遠遊日閉戶手
一編課諸子業甚力因而國中子弟多從之稍
顯者今貴陽李副使良臣出其門云夫公既以
筆耕而家稍稍起公廩矣子與弟復廩計歲入
縣官粟幾得五鍾食人可當三上農乃公以其
半付當壚者或飲客所輒先具殽蒸實爵進母

而後往不則扶母南鄉坐庶母東南鄉坐公西
鄉諸弟東鄉諸子北鄉列蔬果無加豆取當壚
所釀者沾沾各及量公時時學萊子舞諸弟子
執壺擊節油然孝弟之風日為常矣母既終其
天年未及塟妖寇陷城焚屠甚慘人人亡命山
谷間公與子如龍抱柩泣諸賊瞋目露刃繞柩
三匝嗟嘆久之且號其黨勿犯那孝子云公又
工古文詞筆畫得帖意一畝之宮奇石異卉蘿
徑宛轉架上琴書壁上字畫而襟度瀟遠恥卑

畀之習即不瞻於俯仰必有道者周之而受亦固有之非其人則腐鼠糞土視之矣邑令覃某者以沒入田數百畝予公公固辭自後邑豪被逮者習知有司雅重公往往裝齎求公居間一無所應會　莊皇帝踐祚召舉天下文學子如龍應召往故事有司例得箕歛民錢為贐公毅然卻之嗚呼若公者非豪傑士耶余與公貧賤交也高論崢嶸性頗相類丙寅余省太恭人里中見公一意杯酌至棄去穀食數以斷飲語諷之公曰君故吾酒人安得作此言藉令頹然而逝其樂豈南面王可望也嗟乎良登達者吾又何能以死生為公幸不幸哉遂銘曰　寧僭石乎無蔵必致朡於甘毳之養寧稱給也君子必不屑以苞苴之恥蓬蒿焉而方丈為第奚羨乎高明之麗春秋焉而五十有二已結為無涯之智約諸身以施於後人厚其積以大於蜀宅古柏之陽厥有玄堂既彭既良永視此銘章　公生正德庚辰四月二十三日卒隆慶辛未九月

十三日享年五十二歲娶陳氏男五如龍太學生娶李氏如鶴增廣生員娶張氏繼游氏如鳳生員娶陶氏如麒娶嚴氏如鵬聘張氏一女適生員張弘謨孫男二文錫聘張氏貞錫尚幼以辛未年十二月二十日葬城西南古栢山之麓至今始誌銘其墓

迪功郎直隸南樂縣縣丞鶴池李公暨配張氏合葬墓誌銘

今世人業儒者則絀法家豈以操三尺好文致而競刀錐之末卒無與於君子長者之道耶廼有法名而儒行世固未嘗無人則余中表親鶴池李公是也公諱言字用行仕至直隸南樂縣縣丞人始稱迪功云公世為里中右族生可數歲家道益旁落父母又衰病不能計衣食遂以家政委公公時方舞象年也壬午　詔選郡邑良家子堪椽舉者公應　詔往給事雲陽縣至戊子大饑人相食公父母竝亡於疫公與其弟諸生齊筑筑在疚會監司議賑貸公乃得殯二

人而活八口矣辛卯服除入為果州功曹文無害再功曹渝州又無害公嘗從太守富公好禮者舟次蕭門雷雨風濤舟幾覆餘皆號諠為自全計公獨從容取衣冠加富公而自奉印章從旁慰勞曰今日風波患平生無忠義耳即有不測言豈能須臾離使君耶已而舟竟無恙富公由是大奇之凡郡諸曹事公無不與自此家大振又念仲齊季彥貧弱乃斥撫附郭上腴授之而為季入貲得掾舉今仕至倉大使矣戊戌再

考滿之留都掾史大帥魏國府中日治爰書有名會　殿工成受賞暇則取法家言讀之一字千過無間寒暑晝夜試果高第授正八品庚戌謁選除二南樂司馬是年虜闌入薊門畿以南徵馬悉於烽公依期完倈而中丞艾公淳才公使督真保二郡糧餉無缺諸臺獎者非一歷三載公堅意請老矣憲弟公坤知公不可留乃檄有司給文致仕詞極褒美歸林下凡二十二年而卒公配張氏世為里中著姓自笄而歸公屬

也公孤貧乃甘荼茹毒力夕以佐晝鮮出以償入處宗族妯娌未嘗有機心有遽色迪功公故性急而好表暴孺人一以柔順承之迪功公嘗嬖婢最後納寵姬屬以家政孺人絕無妬忌其慈惠類如此孺人先公卒二年而殯未有銘按狀公先世楚人始祖諱仕隆生某某公生於弘治辛酉八月二十四日卒於萬曆丙子六月十二日得年七十有四孺人生弘治甲子四月十二日卒於萬曆乙亥正月二十六日得年七十

有一側室陳氏子男四女二男孫七某某以丁丑八月二十二日塟西山之陽而孺人祔焉嗚呼迪功公名法而俠者流也平生挾盛氣而中富鱗甲其酬一飯而報睚眦者未嘗不盡至白手奉三尺起家幾於利矣則又推讓仲季不私一錢以至內外之親待公婚嫁而舉火者若干人此其故何哉以此孝友之聲震動閭里有司先後表頒其門公嘗往來大江兩溺矣而卒若有人以傳諸岸者何謂作善無報耶然使內無

女貞則長舌者厲之階也即公欲法名儒行以
脩君子長者之道孰成之哉是可以誌而銘矣
銘曰　家疇振之俾勿替内疇相之業廼濟其
壽比肩七十餘年匪人也天嚚蘗斷辛以貽子
孫匪天也人

舒配李氏墓誌銘

李氏者邑生員舒君元錫配也元錫母仝夫人
與余先世稱戚屬余少乳於夫人長與元錫共
筆硯故余嫂事李焉余自免先君喪宦遊繼貶

梁晉間忽忽六稔矣通家僮來自河中得元錫
書竝緘李君所為女弟狀不遠數千里屬銘於
余始潸然駭曰嫂胡亡哉嫂胡亡哉銘何忍辭
按李為阿迷州守李大夫長女初舉時將赴溺
大夫聞啼聲異之遂得免稍長即秀慧口授孝
經内則諸書輙不忘俱了大旨尤勤織績女紅
嗜聽古今雍淵之行大夫嘉乃穎順欲命偕諸
昆弟工字學李曰古人以有善垂誡即能書如
衛夫人蔡文姬薛校書輩終德不勝材藝耳大

夫唉而奇之人亦奇大夫有賢媛在壼閫中矣
指揮使義泉舒公仲子其即元錫君幼負器識
將為擇配以告憲副翁翁曰此兒吾家千里駒
非李氏女莫與耦也遂筮賓通好二姓克諧及
李于歸也元錫甫列弟子員方揮使公以貲業
甲視一邑李懼元錫習移紈綺不操瀋約數陳
白屋之士由是元錫奮厲經術輙試不落人下
李性恭亮慈惠每雞鳴必纓笄總紳候舅姑所
至其舉履莊厚篤崇儉雅籌畫内政婢無敢欺

善御媵侍撫育其子人不知為側室所出尤潔
備中饋凡祭祀賓客滌濾必躬每膳飲大父母
及舅姑必甘之丙午歲義泉公疾革時元錫應
舉成都李侍嘗湯藥禱祝備至内外聞之未嘗
不稱為賢孝婦云曾有市兒王某者因負貸索
之會病死元錫謂當置之何與於我也李曰君
門閥素持清重市井厮卒多習無賴生且負
信死寧顧義恐少遲以無禮相加空閉户以避
竟悍果如其言遂得不侮元錫少多疾俗傳謂

空別寄父母庇之乃鞠隣人熊太賓後大賓亡妻寒寡無倚李白元錫迎於家奉如姑禮及卒衣殯備至其天性明懿和厚類如此一日室後石墮林栢枯折數本李曰物得氣先主人将去然木石陰象我其當之未幾果病作冉冉就篤與元錫訣曰天數自在不宜過苦所不瞑目者姑年桑榆未終甘旨奉君箕箒未遂偕老遺此諸兒未覩顯揚君宜善養親善教子善保身已矣元錫感泣擣不再娶李乃湢沐盥櫛以簪珥

分貽諸兒必先及側室子截髮呼執長子佑曾手繫之曰見髮即見汝母惟是苦學自立勿替家聲言訖而逝全夫人大號曰天奪我孝婦一哭絶倒無問親踈少長聞者切肝嗚呼痛哉李生嘉靖癸未十二月廿三日卒於壬戌十月十三日年三十九歲子四長佑曾生員娶安居典膳黃正色女次仁曾初聘生員邢第李女早殤今聘生員譚思季女俱李出次似曾聘郭大德長女次伉曾聘生員蘇萬邦季女俱側室李氏出卜十月十四日塟於飛鳳山之原嗚乎風徽姆教婉娩淩邊李本發秀士族配德世家乃能盾執陰教羽儀女士抗仁於孟母比約於少君誠古人所謂禮極中閨義殊月室者夫遂爲銘曰

坤靈嶙嶙浯江鄉芙蓉秀挿盧崑鍾休風鼓扇扶精光李氏生也村且良六行四德娛天常軌古範令祀清芳纍纍若丘鳳山陽楸梧灑露淩穹蒼千秋日月垂幽堂於昭彤管名無疆

處士全前溪墓誌銘

嘉靖戊午四月十九日處士全公卒於家九月某日葬宅後崗姪某泣以銘請謂余雅知處士者處士姓全氏名寅字時暘銅梁人也少甫發蒙識大較即不屑經生事銳意陶朱力間之術既長容度魁岸脩髯大面身八尺餘善心計與時逐故起家鉅萬財雄於銅然好施與亡問親識窘不能事事者處士資之而不責於人邑治東北有渡名斜灘廣深不可以梁有司舊編夫船各一出民財力乃船陀渡者衆使人商旅苦

之處士捐金數斤聚約千石就上游伐石為橋工制甚巨往來稱便民差遂省州牧徐公瀾行部異之題橋曰全德邑學文廟廟廡垣門圯泐既久相繼執政者類弗加輯處士曰學校賢材所自出聖人之靈妥於斯與其崇飾梵宇丹宮不猶愈乎捐資新之厥廢炳如邑名宦鄉哲代有作者舊無祠祀處士白之有司請文廟左隙地剏二祠遣閩進士彭公謹左遷州倅來署邑事表其績報之臺司各移檄奬異仍命有司迎

勸如儀扁其門曰義士邑咸稱全義士云全族蕃甚悉壓居故多少年不易東處士素方直內無城府僉以族長立處士處士一遵皇祖之訓布條教約之有婚喪疾難貧不能舉者量族之饒裕以次相助處士助居十七不法者治之告諸宗廟無煩有司故族之大小靳然循於理罔不處士是服邑稱家令之齊處士其首也處士性率木有以幻異紿處士無不售其說良以天性誠篤不逆人如此蓋即處士所行一合於道

使多學明理處士蔑有議哉余今年上巳遊香爐峯處士繼至是夕同宿頂上謂余曰此峯銅之靈秀堪輿家皆言可建石塔飛閣諸生當有大魁天下者宜於絕頂構飛閣以瑞黌校雖其理涉冥幻處士拳拳崇儒之意不可湮也是月買地鳩工厥材既備期盡償所願而今已矣悲夫悲夫處士生弘治甲寅年十月十四日得年六十有五按處士家譜先係錢塘人後徙曾郡東阿有六世祖諱某者仕元累官禮部尚書生

剛授中書省宣使洪武間起任銅梁知縣在任六載民深德之邑之官師血食者自銅梁公始以考績赴闕道卒歸葬於邑遂占籍東平里家焉全氏始為銅梁人也銅梁公生某某生處士娶某氏男某出繼處士而殤女適其以姪承胤嗚呼天之報處士顧如是耶銘曰　有磊磊者而寧謂弗顯有振振者而寧謂弗遠豹之革人之名歿而不朽其聲彭彭巍斯景斯千載乎碩人之隧

周鎮平府奉國將軍崑崙公墓誌銘 代蔡白石作

周鎮平府大奉國將軍崑崙公卒之明年長子睦㮤列奉國公年表一卷來請余銘謝不敢銘及展表先是吳郡大司寇吳公山巡撫河南時疏奉國公至孝今余撫茲地生知奉國公宗老比其歿也遂不得以不銘為辭按公諱安河字應清又號崑崙山人　高皇帝生周定王公之六世祖也定王生鎮平恭靖王恭靖王生七鎮國將軍子圿鎮國生三輔國將軍同鍩輔國配

賈夫人生公公生之辰會鎮國𠇗門梁人語曰歲德著雍嶽靈迺降閭氣充哉蟄蟄者螽至晬試所欲左手抱周易右手柏籩豆有以餅果戲器逄之雖百試不與易三歲後俊慧嶄嶄日異舉履即如長者授孝經論語小學不但亹亹能誦稍長就訓外傳益縱學無不觀以例封歲祿六百石貴矣公不以貴自溺絕狗馬聲樂務省躬考禮刑于彝倫賈夫人病公為嘗便候治禱祠求代不交睫解帶者數月一日夫人思食野

禽公購索遍城邑聞家有畜者輒往泣下求之無不當夫人意故夫人數瀕危旋數霍然已越二年夫人竟不起公痛毀骨立終三年蔬食飲水足跡不及私室既免喪事輔國益孝輔國好讀書賓客勅斷家事勿相關悉以付公公上承父志下綜庭政井井惟緒輔國性玄澹不喜遠遊公治池亭邸第歲時帥子弟為壽暇則與學士大夫觴歌其間日陶陶如也輔國病公侍牀褥左右即如事賈夫人輔國病起有庭烏數千翔集不去人謂孝所致云嘉靖十三年今　天子遣中書舍人邑永通奉　璽書誥諭聖恩優

渥褒美盡實蓋從前所謂吳公請也公有仲父同鍇季父同鐵弟安瀚安淝咸蚤世公殮之如禮竝撫其孤捐田五頃立義莊以贍戚屬無告觀察使齊公之鸞卒於官公贈棺一具異日子具百金為謝不受壬辰汴有警城隍弗完戊午學宮圮泐己未河決守臣議脩繕公俱捐助其資前撫臣徐公讚柯公相咸欲疏聞竝檄有司

建坊表章懿德公力辭乃已嗚呼敉化肴麗古訓耿光公以同姓世貴代有明德至公賢孝天性宗族首善使得與事功之會何言更生汝愚輩哉公生弘治戊午十一月十六日卒於嘉靖辛酉十一月廿四日享年六十有四卒之日執諸子手曰而輩循循克勤先王之訓吾不而慮諸父昆弟骨肉也盡先業讓之吾目乃瞑諸子唯唯公遂逝公娶某氏封淑人鴻臚女子六某某某某先後封鎮國中尉咸世其孝而長子尤

以經術著名女二長皂山鄉君配儀賓某次遂城鄉君配儀賓某孫五一未名女四皆幼以月日葬於原葬之原先期禮官舉故事請諭祭治塋悉如禮蓋典之大者不可不誌銘曰天胄神明稱帝子黃社規京奠周鄗周南有詠麟之趾洵也奉國文而美爗爗奎章下西邸藩室蒸蒸巍哉擬流褆千秋閟廼被幽堂磐寘靈妥是中嵩之雲大河水

中憲大夫陝西鳳翔府知府南泉孟公合葬墓誌銘

公諱汝濬字子哲山西蒲州人也其自稱曰南泉子云嘉靖庚戌余為進士選鳳翔境聞公賢投馬傳舍中接見公有古長者風嘆服別去十三年是為壬戌余以禮官擢遷領蒲州牧時公服初衣率郡中諸大夫士拜余公室余執公手問寒暄公已不知余余未嘗忘公也其不喜廣交如此今年甲子二月二十一日公為治父喪事過哀瘁竟疾卒享年六十有九余往哭之其

子植等將啓南澗祖塋側乃公元配史宜人之宅奉公柩合葬焉持同郡少卿一泉孫公所述世行狀莅從叔通判少岩公所為宜人壙記泣拜請余誌其墓知余雅重公也遂不能辭按公先世平陽人有遠祖諱元美者仕元為萬戶侯國初編籍蒲州千戶所遂家焉高祖思義生浩浩生琳舉成化庚午鄉試仕至淮安府同知琳生鐫即公父號芝軒處士有隱德封真定府同知配王氏繼李氏皆封宜人公故王宜人出也

公生於弘治丙辰十二月初四日時淮安公疾且革亟命抱見之曰此兒英物恨吾不及見也稍長即頴慧殊凡兒就外傅授胡氏春秋補學官弟子為文章輒試必高等諸生咸避之嘉靖乙酉舉於鄉兩走春官不第時真定公年高顧其子禄養也促之仕公謁選授曲周縣敎諭正身明道膠庠洋洋陞安肅縣知縣安肅故畿南疲邑地衝民窘先令者纍纍挂冠去公至理棼捄弊規畫井如有民郭治素刁黠善持官府不

能治公下車先收之巨盜劉九思叛獄無有踪跡之者公密示方畧捕獲人服其能采風使者廉公循良累章薦於廷徵拜閒將置公諫垣以王親例竟陞真定府同知去之日百姓號泣遮道如失慈母至今尸祝公於名宦祠中公至真定即署郡事廉明詳恵聲譽籍甚時沙河城圮僉議謂此天子駐蹕地工宜速宜堅非同知無可賴者公受檄督工經營晝瘁功成晉秩一級時北虜寇大原迫紫荆督府命公保龍泉等關卒恃無恐已而諸御史交薦公才宜顯擢疏入不報六年著績上司功氏遂得封父母及妻鄉人榮之甲辰陞長蘆都轉運鹽使司同知公分理鹽政忠勤廉謹一官七年朴如寒士御史累章薦之竟不報至庚戌始陞鳳翔府知府去之日商竈泣留如安肅民公莅鳳翔持大體尚德化時郡中大饑公議減租發帑藏賑貸至捐俸金作糜藥給民賴以全活者不可計鳳翔故秦蜀要津貴人鼓行無虛日公性樸直不事諂曲

有某者以御史左官河東河東御史檄其人有事鳳翔而過望於公不遂廼造飛語極詆公於御史府公聞笑曰吾平生可告諸鬼神歷官幾三十年可休矣遂投劾歸時真定公尚健諸子弟又森森林立家庭孝友和風穆如暇則與郡中諸大夫士結社觴歌其樂油油也所著有七老集南泉稿若干卷藏於家公外貌和粹而中剛介歷官四任環堵蕭然絕口不談人過尤恥謁官府人以是稱長者云然佐公成德者則史

宜人宜人為同郡壽官史惠女自少雍穆壹閫十二歲失恃即理內政父甚奇之擇婿得南泉公及歸南泉公交相儆戒勤儉輔家兩遭姑王宜人繼姑李宜人之喪哀毀供祀克盡婦道南泉公由曲周歷鳳翔凡四任皆與親就養宜人躬操滫瀡誠敬豐潔南泉公官長蘆病甚宜人籲天嘗糞求以身代有叔氏四人皆宜人撫育至壯四人亦母事宜人下至臧獲輩愛不廢敎嚴不傷恩所至輒勉南泉公曰官乆祿薦厚幸

勿剝民為也故南泉公所在馳聲皆宜人內助之功乃不幸遇乙卯地震之害哀哉哀哉繼娶寗氏無出宜人生男八人吉兆早卒楨梧俱儒士楨娶張氏繼楊氏梧娶樊氏繼崔氏楫櫝杜俱州學生楫娶祁氏櫝娶雷氏繼陳氏杜亦校春秋為時譽髦娶常氏繼薛氏極學舉子業娶丁氏柱先選山陰儒順王婿縣主先卒娶張氏女一適百戶李斌孫男一陳力杜出孫女四一適范宗滂一許郝承志一尚幼俱楨出一許張

書行梧出嗚呼若公亦純德君子耶余誌草成思公一事當表著者余壬戌秋甫視郡事城西黃河從北來直衝西南城隅洶濤山湧聲過迅雷距城垣不及丈許勢甚岌岌顧余守臣廼祭告瀆神竝集諸大夫父老問計安出有議挑濬行之竟不効公奮然曰必填亂石枺目前俟水落徐議脩岸是策也余曰洪河可填乎衆亦掩口笑公曰河流直下則填無益今擬衝口如弓狀且波濤盤旋况河水多濁以石投之則水將

盤石而濁泥自相膠固岸必成矣此事已驗於潼關公勿疑余俛首思而是之遂下令集亂石不旬日填之果平明年春水漲復循故道衝之廼石愈固其水怒嗚一夜遂倒西數十丈去余乃告之監司發金易石急岸之工成郡人大悅上亦謂余治河效薦語在疏中嗚呼上下人之賢余豈余材耶余藉公策起聲名今擢為穎川兵備去他人未知之也余何敢掠美自炫哉又為之銘曰　佳麗哉南潤之陽坎深而封昂是

唯南泉夫婦之藏右河汾左大行巍巍湯湯我

銘其永昌

居來先生集卷之四十一

居來先生集卷之四十二

銅梁張佳胤肖甫著

墓誌銘五首

承德郎禮部精膳清吏司主事掌中書科事雙塘許公墓誌銘

國朝以名德公孤而四稱父子間海以內則無如河南靈寶許氏按許出周文叔後至元兵馬元帥諱威者西征過靈寶始家焉世系具家乘中元帥八傳而生少保吏部尚書謚襄毅進有才子八人仲者誥南京户部尚書贈太保謚莊敏生俗雲南廣西府知府配其氏生公季者讃少師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贈太傳謚文簡生與尚實司卿竟之嗣是年公始孩文簡公擇子姓賢者而獨器公乃告宗廟立為與後自是與與其配任宜人撫育如已子稍長遣就外傳奇穎天發尤工古書篆内外人咸以科目屬之嘉靖乙卯而文簡公廕及矣授中書舍人使慶成王府年甫十六秉禮雍容一切餽遺無所

受丁巳三載考績進徵仕郎遣治中山賈司徒
塋事竣便省二尊人里中視親意所嚮山水園
林必治具奉輿周覽舞綵歌嘯以為常而尚寶
公日翩翩婾快也癸亥還京九載考績進禮部
精膳司主事掌中書科事會尚寶公病即告歸
田間躬侍湯藥尚寶公炙公亦取艾自炙日夜
籲天禱神願以身代尚寶公竟不起公治喪居
廬悉當於禮人皆謂尚寶公無子而有子矣丙
寅禫終起家守其官如故會 莊皇帝踐阼覃

恩羣下公進承德郎加贈尚寶公奉政大夫加
封任宜人為太宜人公職典絲綸冊卷百官與
封者有常儀公一一囿辭士論雅重之公居邸
舍中不好與諸貴介狎遊盍折節讀書以詞翰
與名公往還一時聲譽傾長安中無何廣西公
卒於家矣往公出繼尚寶也至壯猶不知身出
廣西也乃族中豪者以文簡尚寶相繼逝去謀
斷齕公或造蜚語使公知非尚寶出而離間毋
子也公心識之事毋愈孝既懼毋之知非已出

又不能不痛廣西之亡也出則為位哭入則歌
笑毋前如常遂請假歸以襄事又念太宜人高
年遂上書終養未幾公病卒矣父生毋育至情
兩難公處此一無所歉不謂孝子哉公生嘉靖
庚子三月十七日卒萬曆癸酉七月十三日得
年三十有四配李氏孟津故都御史天寵女加
封安人舉子凢四俱不育立兄子渾然為子從
治命也以其年月日塟於某原嗟乎余遊公子
間而習知公公慧辨有志略脩治宗廟尊禮長

上席厚富而用有節御臧獲斬斬如也其他賙
宗族裂券不與鄉人計子毋錢公誠少年長者
而豈意止是耶聞公屬纊時卽以誌銘屬余余
何能負公地下遂據公內弟李君狀而誌之又
銘曰太保者祖太傅孫太守者父符卿昆世胄
高華照中原胡然蚤獨增煩冤醴泉無源芝無
根悠哉彼蒼夫何言公形𣧑矣不𣧑存黃髮金
枝非所論長河大嶽奠關門玄堂崔嵬妥以尊
君子來歸竝乾坤

累封太淑人高母王氏墓誌銘

貢士高君啓奎自列母太淑人狀帥弟啓翰啟心械幣而謁余以誌銘請余通家子何能辭按狀太淑人邑處士王孟威長女也處士以陰德聞里中一夕夢二龍挾風雲繞其室驚起而汗未及燥則聞太淑人呱呱在牀蓐矣處士知為貴徵遂咳而名之云太淑人生七年不語一語卽問書所室讀處士奇之日口授孝經內則列女傳諸書輒領大義旣長莊敬勤儉賢聲徹於

梱之內外處士方為擇配會贈御史高純齋公者以季子叅政公有貴骨知處士女賢因媒氏紹介而委禽焉正德己巳歸叅政公時叅政公為邑諸生衡門篳瓢晏如也太淑人甘荼習蓼晨興夜作不憚皸瘃而躬秉耒耕叅政公暇則太淑人餉饁太淑人暇則叅政公讀書已而家稍稍自給叅政公得肆力舉子業嘉靖戊子舉於鄉明年己丑成進士授行人無何丁贈御史公憂母胡太孺人哭其夫喪明焉尋病痺不能

自為飲食起居叅政公與太淑人日侍湯藥迄禫終叅政公欲上書終養太孺人聞之勉以大孝在顯親揚名不宜一命遽已也而促叅政公携家治裝太淑人自度太孺人不能不倚門而望者則惟子叅政公不能不停雲而望者則惟母太孺人與太淑人思欲得賢孝一人以左右者則惟婦太淑人遂留幼子啟奎相依為聚贈太孺人楊氏顧氏從之官乃得力奉姑日夜共卧起一切盥櫛笄總衣綦巾佩饘酏滫瀡與所

以抑搔澣紉承唾滌廁之細必躬必敬者垂十年如一日矣時太孺人居郭東一夕羣盜持挺刃索太孺人為質太淑人以身翼之盜以挺連擊中其臂旋脫簪珥擲之而亟負太孺人隱叢薄中大哭曰夫雖宦達家猶窶人不腆救物任所取愼勿驚我老病姑也盜感而去後太孺人病篤執太淑人手祝曰吾享年幾九十寔惟我孝婦之德吾願而年若余而子若孫之婦事而亦若而之事余也言訖卒太淑人一哭幾不能

生云後叅政公為御史副使冏卿叅政二十餘
年強太淑人與俱輙抱姑木主泣曰從君啗肥
被繡豈非人情哉第姑在夫嘗髲𨓏次今姑雖
歿而神式憑之柰何遠去為也日坐一室績紡
不休以督子之力學凡宗廟祭祀必親潔品物
遇家人嚴而有恩自奉惟布衣蔬食親黨中匱
之者無不傾囊周之未嘗責報也嘉靖戊戌叅
政以御史考績封孺人萬曆改元以子啓愚官
翰林院檢討加封太淑人年際耄耋　命服薦

加先後　天言褒寵曲備如太淑人者謂以德
動天者非耶今年甲戌九月初十日卒生弘治
辛亥五月二十日享年八十有四庶幾哉壽考
符於姑祝矣卜閏十二月某日啟叅政公見龍
山之壙而祔焉叅政公名懋為名臣行業具楊
修撰慎誌中男四啟奎貢士娶王氏側室張氏
次啟翰生員顧氏出娶楊氏卒側向氏次啟愚
乙丑進士翰林院編修贈太孺人楊氏出娶王
氏封孺人側室某氏次啓心亦顧出生員娶蘇

氏女二太淑人出長適沈人龍次適生員楊翔
俱卒而適沈者早寡持節三十一年蓋得太淑
人之訓云男孫女孫某某余惟古賢母性自有
之乎抑假夫與子而為名高也嘗觀太淑人未
遇稱糟糠若將終身也既貴猶然服勤以奉先
姑無幾微退言焉乃姑亡而人且信其從夫於
宦自媮佚矣則顧副其兩室以代當夕即　命
服三加非家慶不以御而甘布衣蔬糲如飴所
謂儉而知禮孝而能敬亦性自有之矣余母沈

太恭人與太淑人生同里閈平生相敬愛如同
母兄弟居嘗言太淑人貴盛不忘貧賤行坐必
及先姑自孝親勉夫教子齊家而外無一事入
於心大喜不喜大憂不憂惰者化為勤奢者化
為儉則太恭人亦庶乎稱知言矣嗚呼敬姜達
禮黔婁樂貧趙姬無妬孟母敎訓樂羊化暴而
太淑人斯兼之矣不然叅政公有內顧則何以
歷中外而稱名臣諸子不藉樛木之德又安能
啓諸譽髦而太史公者日論思　人主左右哉

銘曰　胡然而生也見龍兆祥胡然而死也見龍是藏祝言于姑孝乃純騂龍自天眷乃申維佳氣之葱然斯二室之融然式啟式祔言作之述睪如寧如樂哉茲丘

文林郎湖廣衡州府酃縣知縣涪川趙公

墓誌銘

故酃縣令合州涪川趙公於萬曆三年十月五日捐館舍踰月而余起家過合哭之其孤之可等列狀頓首以治命請曰不肖敢為逝者徼惠

一言余謝不敏則又曰惟先君子獲稱公同年友也而最心重公既易簀而執不肖手曰吾目必待張公言而瞑余聞而悲之按狀公諱汝為字宣卿讀書涪水之干學者稱為涪川先生其先楚孝感人有諱文先者避元冦徙蜀之大足文先生興宗宗生以仁仁生忠仕為楚常寧縣令見合州一都會也而江山文獻甚勝乃從大足北徙而籍之遂為合之萬安里人常寧公生應舉仕至雲南府通判生官正德丁卯舉省試

辛未成進士授南京戶科給事中凜然白簡之聲以用直出為福建僉事至今閩人猶能稱述風裁云僉事公生子三公其季者生而靈明少從父官遊每出驚人語僉事目攝之曰是兒吾家千里駒可令趙氏不孤矣稍長授毛氏經一治博士家言即傾其作者補州諸生文譽日隆起晝夜下帷伊吾之音無問寒暑自是胸貯古今下筆奇發御史金深督學副使周復俊有知人鑑試公俱第一郡中子弟咸北面師事之涪水之上洋洋如也嘉靖己酉舉於鄉三試禮部

輒北一時士論譁然不平而公亦且倦程式業矣丙辰謁選授雲南廣通縣教諭廣通在西南徼新建學其俗雜夷而士椎少文公日帥弟子謁　先師廟畢則擁皐比擊鐘鼓橫經而列弟子於堂皇首陳先王五常以及脩齊治平之道旁及經史百家則又亹亹談藝文日有課課有等務在薰陶涵養未嘗夷鄙其人而責以所不能邑之士始知自貴而人人嚮慕文學其俗為

一變矣庚申擢鄞縣令鄞故衙東巖邑也其地接嵊峒而民往往習獷桀公至一以威惠劑之其民相與手加額而稱趙父山間有萑苻之子聚萬人叢薄中探赤白丸而橫行鄉里諸郡邑惴惴戒嚴公申保甲簡士伍堅城守又擇健士以計而捕獲渠魁與其黨自是境内無夜吠而諸郡邑高枕卧矣民故好訟卒相詭而務為勝公以片言平之各得意去公雖斤斤然守三尺以毋狥屈至大獄則恒恐失惟輕之意而犴狴

是清夫公既用循良高第以聞諸兩臺使者無不謂旦夕需徵拜也顧其時分宜倖相以財賄走天下而監司太守則爭先赴之日夜大望州邑之吏公獨持廉正佯若不解其指遂不得當上意而公日賦歸去來詞乃携一二平頭露橐而挂席洞庭遡三峽歸矣歸則角巾野服謝跡公府斥地銅梁銅山之陽誅茆結舍手植五柳以彭澤自況時或節竹蠟屐臨高以類二江之流客至則命觴霑足客之醉醒一聽其興暇則

羣諸子講德程藝尤諄諄於忠孝廉恥之教州俗浮而多偎惟趙氏子身不入狹邪以自守於繩墨人多公義方之貽也公生弘治癸亥九月廿三日得年七十有三配翁氏男子四之驊蚤卒之可之玉之屏俱州學生員以文章名能世其家者女一適孔澤男孫八某某以某年月日葬銅梁縣蒼山原祖塋之側嗚呼公之平生具是矣余於里中視公為執友及同舉於鄉則公以弟畜之余習見公純中長者孝友性成即生

名族而瀟然無紈袴之氣余每從休沐省太恭人山中則過公飲自顧憒然而公浮白不少衰余謂公高年寧當節之公笑曰東方朔孔文舉劉伯倫陶元亮李太白非古聞人耶乃起而朗誦酒德頌醉鄉記陸謂傳已則歌少陵八仙歌青蓮對酒詩余遂閉口而心伏公達者又為之銘曰　公神無不之乎非金碧之野必祝融之墟進而為虔也趙喬也皀退而為浣花叟為高陽徒使人生則歌諸市歿則哭諸途指趙氏之

忏而語曰是滇楚之名宦梁孟之大丈夫於戲

齊庶人乾塢先生墓誌銘

齊庶人乾塢公卒其子遵訓等持憲副楊公家相狀拜請余銘余念季夏之月公初度而稱五十公族諸君子欲得余文壽之謝不敏去豈意兩閱月而竟銘公墓也悲夫按狀公為　高皇帝七世孫賜名慶寨字向化考宮於西北之偏都人士稱為乾塢先生云初　高皇帝第七子齊王榑者封青州是為公始封祖建文中國除

靖難後尋復尋削居廬州王薨而子賢爀在禐祿景泰初徙置南京虹橋里有司歲計口而衣糧與他吉凶之賜世有成制賢爀生能增能增生長鏷長鏷生可淳號碧泉先生有賢聲娶都指揮田茂女而生公公生而端偉殊凡兒言動如大人長者碧泉公心異之為延師授經輒了大義雜治舉業之文無弗傾其同塾者故事宗人不得與里選公嘗仰屋歎曰劉中壘李贊皇趙右相非帝王苗裔耶卽不能如三子也者論議朝廷而儒雅風流寧令吾不為北海青蓮而徒衣食縣官已耶乃益折節讀書務為恭儉一切謝絕狗馬絲竹之好公貌英傑有識度抵掌談當世之務率能傳之經術而又多賢豪遊族有致大獄者人人危之莫敢誰何公挺身白見寃狀卒以平反以此節俠之譽著於內外而凡里中緩急無不願公居閒矣別選邸第之傍築一畝宮左圖右史壘石種花日與縉紳學士觴詠其中訢訢如也客有說公斥地自廣者公曰

古人有成言矣會心處正不在遠鸎鳩之趣奚羨乎九萬里而南為耶盜有火公江洲之蘆者家監捕得之將赴諸理公謂盜誠無賴吾不忍以一葦故而令瘐死犴狴竟縱之去由是四方客爭言公長者矣公生嘉靖丁亥六月六日卒於萬曆丙子八月十二日配陳氏側室朱氏子男四遵訓娶湯氏東甌王孫允孝女遵誥娶徐氏中山王孫大順女遵譽聘沅陵尉陳致和女俱陳出遵誌幼朱出女五長適劉國棟次適徐

永嘉次許顏倬次適壽國賓次尚幼男孫三尚文尚質尚德女孫二俱幼以某年月日塟某夫余先三年而撫應天令起而卿光祿故無所汎愛也郎公稱世之佳公子而面者僅三耳然余甚賢重公豈直慕義循理為名高哉又嘗知公舞勺之年而母田卒哀毀至不欲生歲時奉碧泉公外效斑襴之舞退則誦陟岵之詩以為常碧泉公病為侍臥起及卒易戚合中克致大詮弟病毒垂絕公為籲天延醫手製藥而嘗之遂

無恙有姑蚤孀而貧無倚公迎之歸與繼母田氏居屬其家人曰姑而猶吾父也田而猶吾母也幸相與善事之姑竟誓栢舟事聞於　朝旌之無不謂公成其志也公之孝友天性類如此余觀世祿之家無不豪舉有能謬為恭敬得好士名至家庭若胡越然余益賢重公也而惡能不銘銘曰祝猶在耳弔已在門吁嗟乎齊王之孫孝友為政五十非夭翩翩乎公族之表其冑也神明其死也哀榮是堂是玄是銘是鐫鬱葱

相望孝陵在天龍氣昭回萬斯年以保爾子孫兮同此阡

脩職郎奉新縣縣丞柏山李先生繼室王氏墓誌銘

嗚呼懿巳聖善穆伯世有令名穆姜孝慈程典感而雍睦母儀婦德遐哉邈矣李太母者故奉新丞柏山李先生繼室而里中王氏女也粵若王氏冑啟瑯琊世秩黍稷母之父曰仕太者醇竝葛天行高麗德篤生吾母卓有貴徵母生而

婉淑純備令儀坤貞合道短褐高鍾離之風陰教夙閑中梱方孟光之軌誠傳經則是義必明絲枲酒漿無才不備右族紹介於媒妁奚翅一門父翁偃蹇其夫君既踰廿載而吾先生者朱絃再斷居嘗思續於鸞膠繐帳重施永言靜好乎琴瑟卜得天妹遂假冰人而王翁者方擇配於梁鴻忽命中其屏雀于歸之子宜爾室家惟時先生目無全牛學過半豹誠易事而難說必左準而右繩母則婦道妻道克孝克恭上承驩

於舅姑下敬順其夫子溫顏下氣口無疾言茹素甘荼首無玩飾撫遺孤不殊巳出睦望族俱協人情雖冀缺之餉饁何以加諸即少君之鹿車風斯下矣已而先生終困秋苑偕計有司抱管輅之才從趙典之任爰二繁邦母專內政機絲累疋之語造次難忘雞鳴警戒之詞朝夕在耳固扁鑰而苞苴潛折服辛勤而杼柚猶鳴先生內藉賢媛外脩牧政吳孫堅之丞下邳大著聲稱桓君山之佐陵安初何不樂已而垂槖西

歸了無長物先生不改儒素吾母益勵清貞躬蚕織而佐夫和熊丸以敎子先生位不配德而母多北郭之規先生官不潤家而母感牛衣之對使先生志不摧於解綬季公學愈重於凌雲所謂父德母儀是耶非耶母生於正德乙亥年五月二十一日卒於萬曆乙亥年九月二十六日春秋六十有一子孫某某卜某月日啟先生之兆而祔焉亦既朞月矣遲乃執從兄李太學巡狀泣請曰先子之歸公既列傳今母見背公

忍弗銘某遜不獲也夫平不述尊門客何以謚柳下內不稱外栢舟何以列鄘風母德幽貞慈音日遠晏子不逢杳矣齊廷之命婦秦臺未築悲哉懷清之芳華凡在親疎俱垂涕泣況爾門士得與斯文者哉乃銘曰　乙亥而來乙亥而往豈其數之不爽秉夫名儒而子實維德之肇起可限者其年不可限者其賢母賢而名是傳母往而室是玄吁嗟乎指李先生之新阡者孰不曰偕老乎重泉

居來先生集卷之四十二

銅梁張佳胤肖甫著

墓誌銘四首

加贈奉政大夫大名府同知崔公配穆太宜人合窆墓誌銘

是誌也崔大夫歿二十年穆太宜人歿七年既窆而祔之矣隆慶庚午大夫冢嗣憲副君近思備兵趙余備兵魏一日詣余再拜請曰某小子不孝二尊人窆曾未誌銘其墓幸有待於子也

其將啟壙而納之以致大誼余與憲副君為同年友視二尊人猶父母也何能辭誌曰公諱某字某其先晉文水人洪武初有高祖成者徙于濵家焉成生某某生進進生端贈文林郎娶室張氏封太孺人側室秦氏贈太孺人端生公公自少簡重不好弄八歲誦書數千言文日益有名既補郡諸生益折節攻舉子業一切求諸理恥為剽勦之習非流自胸中者不以屬草以此諸生下之舉正德丁卯鄉試數偕計公車不第

母春秋高家立四壁無以供菽水庚辰謁選授鎮江府推官鎮江故繁麗郡公操執愈嚴廩廩外不以一物內舍中會有方士腹中能人語扣者言已往禍福甚具金壇令收之傳採生律論棄市公白直指使者曰此使物術為糊口計無他謀也不則即令此囚以術教市卒姑驗之已而果人人能腹中語遂減死公司理五年其治獄多類此故明直廉恕之譽大江以南如一口也嘉靖丙戌擢許州知州尋聞嫡母張太孺人

憂去己丑補岢嵐州岢嵐近塞下地寒不宜穀時百姓大饑公發廩勸分賑活者以萬計及秋大治亭障斥堠城堡器械又令各堡清野刁斗金鼓之聲城堞相望每囟奴至輒立馬四顧咨憤而去癸巳擢平凉府同知平凉郡縣皆同姓諸侯王食邑善逋負而諸侯王率寄有司公至督租賠給彊宗甚德之丙申聞生母秦太孺人憂去己亥補大名府大名土沃民淳為右輔良郡公攝郡事務與民休息日勸民間孝弟力田

禮讓之俗洋洋乎漳衞之上至今人猶稱崔大夫云壬寅乞休歸田里閒杜門十年以辛亥正月廿七日卒年六十九歲配穆太宜人為其女少有內德既歸公操井臼佐公讀書寒暑無間性尤莊毅家人有過失不少假借即諸子婦日侍左右無異嚴師然性儉朴一澣衣數年不易閫以內至糞除滌濯細事必親八十年如一日也初封孺人以子近思奏績加封太宜人後公十四年而卒是為甲子年八十一歲男四近思

舉嘉靖庚戌進士山西按察司副使近裏鴻臚寺序班近性俱穆出近臣側室楊氏出女四某其孫男八某某孫女四某某余兩官大名好問前後人治行熟於奉政公之賢也奉政公故貧邊郡勿論如京口魏都至富厚而公瀟然不攜一物所在輙以循良着聲太宜人自笄及老以勤儉佐公始終成其令名未仕而公不憂於貧既仕而公不淫於貴斯為難矣人言崔大夫長者太宜人故徙豈不於嚴君慈母之說背也嗟

乎大夫誠長者藉弟令太宜人濟以寬嘻嘻之咨齊家所由忌者故居室而三致遷今猶誦母德不衰其穎川渤海之治非長者為之乎銘曰

歷郡慈也寬然愛如母齊家嚴也儼然敬若父父而母惠吏循良母而父義家道昌孰是獨斯芳雙玉名乃長岱宗渤海包玄堂二靈優扎維其藏

冷太母朱氏墓誌銘

母慶陽府敎授近菴冷公元配也始母隨敎授

公于官日思歸比遷慶陽敎授公憣然解組去母益喜得謀西棹歸矣時仲子其尹枝江迎養二尊人邸舍中至隆慶庚午二月初八日未時母暴汪卒枝江君身奉永訣含斂如禮人謂有天道焉枝江扶櫬歸卜兆城北龎氏之原以是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窆先是枝江自列狀記扺余書大名徵銘書至母葬已逾月未之銘今年再狀且泣血拜書曰先母葬不得君銘何以贖不孝罪又何辭於家大人余初不知尚有待乎

庸言也按狀母姓朱為邑東平里民朱萬鍾長
女幼敏慧有異操在梱閫中與兩女弟侍寢大
父母所大父母好夜談旦晝見聞事語剌剌不
休兩女弟輙成寐獨母應對辯決如偉丈夫大
父母嘗謂人異日相吾宅者斯女乎斯女乎壬
申歸教授公慈孝莊敬明章婦道冷氏故望族
諸兄弟共食子姓僮婢指千數母御之無不當
大小心乙亥教授公為縣諸生母勑斷梱內外
諸米鹽尾瑣不得煩教授公遂一意嚮學稱名

儒焉邑田租歲大半轉餉松州戍代輓者率取
奇羡為奸利諸伯氏心慕之母愀然起曰先人
遺諸孤斅廬薄田即風雨饘粥何憂也而必欲
涂指遷餉自辱公府乎諸伯氏頗以為婦人言
竟被逮如母云教授公與同產弟生員晏川公
不忍手足窘有司也至鬻產力捄之家遂中落
徒四辟立母未嘗有幾微怨色益折節為儉力
田畜拮据缺掌勤事緝織勵夫督子肆志時讀
之業已而教授公廩伯子起高貲仲子為時舉

髦季子齠年即善屬文母一日私語教授公曰
君諸兄不及事矣獨叔氏至親筑筑在焉而父
子今錚錚然起忍令叔氏自苦耶遂同居內外
雍雍無間言服共采食共席出入共道孝友之
聲徹於郡邑至今遠近人猶稱銅梁二冷二冷
而豈知尚有賴女貞扎母旣相夫起家廼朱氏
則寢微母脫簪珥市種椇約諸弟姪非農桑所
出不得衣食不守先業無相見朱氏果振起如
祖父時伯兄嫂與其女弟遺男女幼而孤母撫

之不異已出長皆婚嫁之後教授公偕計典教
桃源再遷遠安母勤儉如未仕日教授公好與
諸經生陳說古今之道月必程校其藝母具美
飲食以為常教授公性好施予急貧士母一一
中所欲故兩邑諸弟子感激教授公至泣下者
而亦未嘗不以賢德歸母云母生弘治乙卯十
二月初八日子時得年七十六歲子孫其某嗟
呼余歎女德下衰於母有慨於中也吾猶及見
里中三十年以往風氣愿而樸比歲靡矣女子

設形容揄長袂跕屣闘玩不爾不重如母者乎
生不嗜肉味寡言笑經費出入秋毫不得妄至
大義可予處雖倒囊甘心焉尤斥綺縞粉墨無
所事即處富貴七十年如一日也不可謂難乎
余誠懼母歿後陰教不行於里社中盍令女士
家富相高貧相習風俗不可為已余於母豈獨
憂一家儀刑乎銘曰　江山秀於蠻叢而爰發
爾宮眉之程閫之馮歷數百年我母乎並風生
以禔備歿以壽終孰謂善無報迺左驗諸此公

玄武之里水如字嶽排空羅計照之母藏兮坎
深而封隆噫嘻乎千秋萬歲茲銘其無窮

中順大夫雲南廣西府知府毓田許公墓
誌銘

隆慶四年六月某日中順大夫雲南廣西府知
府毓田許公卒於家越明年正月某日啟屋夫
人之兆合窆於某處先是訃至大名某友人某
為位哭辦絜酒束芻為文往奠之會某弟任儆
子茂柯械書狀來千里之外且遵公遺言必欲
得余銘即不文何能辭也誌曰公名佋字令夫
號毓田河南靈寶人為莊敏公長子生而穎敏
端慤如老成人稍長就外傅授戴氏經善屬文
補學官弟子侍莊敏公留都則卒業何栢齋先
生之門篤行古道不但以文字出諸生上也莊
敏公廕子以序及公公方嚮意科目遂遜弟佾
三年佾病卒公補廕非其志也公授前督府都
事時叔父大學士文簡公柄銓政廉正有名人
不敢干而覬得交驩公益杜門謝賓客日侍叔

邸舍中家事外不預一語無何經歷左府故握
政者多勳貴人視貨賄如常儀公參軍一滌夙
穢後免喪起補中府聲名如左府時一時翩翩
佳公子不能及也遷雲南廣西府缺守難其人
善宦者又避之乃用公毅然就道廣西在滇西
徼外去中原萬餘里地險阨多毒癘其俗大半
蠻夷最號難治凡郡守下車其君長贄獻名馬
金寶犀象貝劒諸物一中之即靡矣公一無所
受亦未嘗夷鄙其民忠信篤敬行之終始如一

日而境內犬治故事郡守歲入五百金供饋粥
公捐之脩城池學校暇則羣諸生談藝而殊方
至今知中原有莊敏之學士酋瓏玫龔父官循
例稟裝千金為壽公曰而速負去斷頭矣自此
酋漢讋服戒莫敢犯未幾夷者䄇等糾衆寇道
路公檄瓏酋禽之如折枝然黔國公庄田遍南
滇庄人恃勢侵盜郡人公悉寘諸法不少貸黔
國憚公威廉腹衛之公又條議地方七大事一
設守禦二清夙弊三革夷俗四崇學政五增哨

堡六脩城池七禁誣訟時御史黃中行部郡中
嘉其議下所司守勿替公三載任滿治行為諸
郡第一兩臺使者先後四疏薦公可大用公去
之日告城隍神曰　天子不以守臣無狀命綰
章與神分理幽明守臣才短不能為百姓有所
興除今束裝赴司功氏假裝中自公廩外受酋
漢人一錢願明神殛之以警墨吏聽者汗沾沾
下是日大小爨僰持牛酒遮道號泣送公公亦
泣余嘗視學滇中好求賢良畢等至今廣西稱

良二千石者必曰許使君許使君云公便道省
楊太夫人當赴考時相嵩父子以權賄奔走百
官公自度不能具又念楊太夫人高年遂上書
致仕公嚴正清約有父風天性孝友初莊敏公
卒諸弟幼公扶櫬留都乞恩　先帝一一如禮
敎二弟為名儒歸三女弟俱名匹事嫡母尤孝
謹宗族鄉黨人無閒言莊敏公平生多著述公
梓行於世使正學開明發前啟後公可謂肖子
矣公能詩工晉人書足跡所窮篇章盈帙居家

耻千謁日攜琴尊坐函谷草堂中與親友話桑
麻或時從叔父太保嘿齋公觴歌几杖間宛然
阮謝家風也公所著有耕禮稿士林甚珍之公
卒之日拳拳以不得終養楊太夫人為恨勉諸
弟子姪輩以力學承家言訖卒卒年若干公上
世出虞廷四岳伯益後迄於宋元代有名德詳
具家譜中祖某父某子女某某張子曰　本朝
父子四尚書稱名卿者海內惟靈寶許氏許氏
故多賢公賢巋然在諸公子中余交四方士而

所云公子者類皆挾才地若公者世胄高華文學純備所謂才與地者非耶余見公服食居處瀟然如寒士抱經濟大略而未究所施亦何嘗自鳴其不平信獨行君子也追憶余往年與公閱莊敏公所藏房杜像賛酣暢中謂余曰先公尚遺一玳帶嚴氏子索之甚力余茲行予之不孝不予中奇禍頭可斷帶不可得一太守何能易吾先人物耶嗚呼方嚴氏柄政時購四方奇玩奔走其門者何筭公以一帶故視秩真二千石如土苴然此直節與襄毅莊敏忤閹瑾者一也公嘗自狀曰某處世俗上得懶字力處門閱中得貧字力有味哉其言之也非得父祖之傳能作如是語耶余當時欲索觀此帶公笑曰且休姑留此覬公異日過里中毋相忘也悲夫余終當西入關顧公長往矣抆涕而銘之　靈寶有許四岳造基四卿象賢精秘包結代釀名德而生號田為才子弟為良太守家聲纓綿偉績善行近而中土遠浸大滇玄堂坎封翼與莊敏墓

佳哉新阡父子祖孫穹碑相望過者式焉洪流孰長條華孰久我銘與傳

銅梁張佳胤肖甫著

墓誌銘六首

蓬州儒學訓導勤軒胡公墓誌銘

胡公謁選人除蓬州訓導齎裝行盡不能陸具廼佀夏漲挽艑艋峽江中卒溺死秭歸間盖萬曆丁丑五月廿六也踰月而其子某等聞訃亟往收其屍還瘞雲梯山麓盖是年十一月十二日也公之姻友蘇君伯濟譔次公平生為狀携其子自蘇等謁余請誌銘其墓嗚呼公余益友

也所欲為公志且銘也者則胡能文所不欲為公志且銘也者則胡忍以不文辭耶按狀公諱敏與學其字居嘗以勤署其軒遂自號云上世本楚人有祖希茂者徙銅梁西平里籍焉再傳而生月東又徙邑東北雲梯山下生誠誠與其弟詔孝弟力田者德並茂誠生賔岳公之父也以毛詩起家文學為全蜀士人之冠卒困於有司貢授湖廣夷陵州儒學訓導可數歲遷酈縣儒學教諭咸以經學行誼師表兩地至今祠於名宦娶劉氏生二子長敬次即公初脤公時教諭公夢一人乘驄馬折桂枝授之覺而公生桂氣猶氤氳寢蓐間也教諭公曰是兒當應桂遂孩而名之公生而聰慧莊慤一顰一笑必納諸繩墨中尤酷嗜圖籍得一編至忘寢食務成誦而後已凡書之力不可購與人有片言善者一一手記之幾可汗牛嘗從教諭公夷陵夷陵人憲副鄭伯生者以毛詩魁天下公卒業其門鄭

稱為小友歸補博士弟子下筆數千言不休試輒第一數上省試不售竟迍邅公車矣公平生質實不好弄有侮者容之詒者信之事母劉至孝遇赴試則愀然不樂以不能須臾去慈幃也値兄嫂喪如喪考妣撫其孤若巳子盖其孝友天性固如此公所為古文詩歌類能尚法以公該博百氏有之而似矣私居必衣冠危坐雖盛暑不褻有司最賢重公而絕無干請自讀書外不復知有他人皆稱為行秘書云公生嘉靖甲

申年十月十六日寅時得年五十有四配蕭氏子孫某某嗚呼公之平生具是矣嘗聞之語曰期年樹穀百年樹德公之先勉為德者何啻百年而始一見於教諭公再見於公俱未有所究也豈善不可恃耶先大夫從教諭公遊而教諭公育楚材甚衆如中丞王君篆太守雷君以仁華又其最顯居當王中丞與余私嘆教諭公作人甚盛而胡公之究用未光也嗚呼功莫大於開來天必有以報公之子孫矣又為之銘曰未

然而不可料者公之事鬱然而不能平者公之志魂兮歸來毋為陽侯之使惟有銘幽堂千萬世之利是依是庇

處士雲石譚公墓誌銘

譚氏之先河南光山人也有諱某者始徙銅梁之東平里而籍云某生某某生錦舉成化癸卯鄉進士授某處教諭進將仕郎錦生溥舉弘治庚戌進士授翰林院檢討贈奉政大夫溥生紹宗舉正德鄉進士歷常德府同知以顯陵功特陞朝請大夫加四品服俸娶張氏封宜人生子三伯畏貢士仲思武昌縣訓導季即公也舉公之夕張宜人實有異兆公生果敏慧稍長端慤如老成人授毛詩尤善屬舉子業其時譚氏之堂四世雍雍公尤以器度見奇於二祖嘉靖丙戌朝請公謁選與張宜人不欲公一日離膝下一守興國再守鎮南尋晋常德自丙戌以迄癸卯皆公侍養得二人懽又多從海内賢豪長者遊旁及書翰甚有帖意及朝請公謝事歸公自

度年寖長羞與童子伍遂棄去舉子業授郛外上腴精專氾勝周侯諸家言公性不大飲然日飲卯酒數杯頹然而誦陶柳之詩恒自負曰第五之名又何必減驃騎耶公事親孝事二兄悌遇妻子臧獲以及宗族鄉黨咸以恩義相劑平生無片語欺内外無缺行愧天日公以累世華胄一切布衣蔬食絶無裘馬之好豈不爽然賢重佳公子哉公諱昇字元約别號雲石生正德丙子九月初四日卒萬曆戊寅七月初八日享

年六十有三娶王氏側室周氏男六長弘湛縣學生員娶令氏次其某卜是年十一月初五日塟於祖塋之側其子弘湛列狀而請余銘余於公中表兄弟也即毋論親黨公之賢其可泯耶銘曰奕奕者世家而稱帝布翩翩者公子而薄紈綺豈留餘於造物俟來哲於旦暮而歸兮玄宇余銘兮黃土並先阡以永存其無忝者爾父與祖

恭淑蘇孺人墓誌銘

恭淑蘇孺人卒凡六閱月而塟其夫光祿公自列狀械幣遣二子某某過余廬居以志請余孫謝者三已讀狀肅然起曰是可志也令夫諛形容刺繡文以至絲枲饋漿之敏辦豈不譁然稱婦人哉然非其至者若孺人乃可志也按狀孺人姓王氏為安居縣安居里人父其舉正德巳卯鄉試仕至略陽縣令有循吏聲配丁而生孺人孺人天性莊靜和慧畧陽公奇之曰惜哉女也不者當大吾門為之偃蹇其配時光祿公父

冠山公者用計然之筴以脩其息家僮千指江里巨艦然好儒而賈非其志也晚舉光祿公有貴骨私嘗語曰安得王氏女而子舍乎略陽公亦私語曰安得蘇氏子而館甥乎無何紹介媒氏而二姓之好遂定里中人比之雙玉云孺人既歸光祿公也年甫十六一切婦儀與內則合姑劉嚴時時以他難事嘗孺人孺人毋不當意指自是劉安為姑矣孺人以仕宦女歸富厚之室乃日御澣衣菲食無重珥重錦之玩又懼光

祿公之席上貲而倦學也每從容請曰尊嫜比於素封所不足者以封待若嗣君誠才而不能用儒顯如二尊人鮮餘日何光祿公錯愕謝遂發憤力學竟用明經歲起偕計上公車巳而舅姑相繼歿孺人始專梱政凡中外親疎之應酬大小臧獲之執役山澤農桑之程課孺人言不出於梱而家政斬然視舅姑時者益之後光祿公謁選授南京光祿寺大官署署正孺人與俱愈拮据為儉以佐夫之操緩光祿公由此顯名

公卿間孺人之助也至乙丑冬妖賊起邑之公私舍焚掠且盡孺人時在里為飭僮僕百計捍禦賊竟不敢犯其廬居為焚所延爇者以百數刻日而新之所謂女中丈夫非耶迄光祿公請告歸也孺人日贊以耕讀之業光祿公性故卞急而好客或勝地佳辰隨興所適而飲食非時之需孺人無不立辦光祿公好施予四方之遊士與親疏之告急者孺人先意承之未嘗有難色孺人有兩才子嘗教之曰爾祖不得儒而

望于爾父爾父儒矣而欠者一第今不於爾輩誰望哉乃為之延師擇友日夜切劘不衰長公為時譽髦人咸目為公輔器次公方入胄監翩翩然有青雲之望夫為德於夫而稱賢婦為德於子而稱賢母孺人其無間然哉孺人生於嘉靖乙酉八月二十一日卒於萬曆戊寅十月初三日卒之日無他疾忽執二子手曰方寸甚亂似不可為爾惟立身揚名以成爾父祖之德言訖而逝得年五十有四中丞胡公題其旌而謚之曰恭淑其然乎其然乎孺人二子某某男孫某某女孫一尚幼某出卜己卯年四月初四日葬於城西三里五寶山之原嗚呼以余所覩孺人事舅姑也有桓少君挽車之節相夫也有樂羊斷機之規誨子也有鄭夫人以荻畫地之操其富而能禮也有公父文伯之母之識其奉宗廟也有采蘋之敬其樂於惠下也有小星之慈余素習光祿公則又聞孺人恒勉光祿公以友天下士乃光祿公則好余而孺人亦時時問勞

余室向恭人愧余不能當天下士即余一人而孺人佐光祿公之多海內長者遊益信矣此又非山巨源之內鑑乎余又為之銘曰海棠之陰寶山陽前而睪如姑與嫜孺人從之欝相望有鬣其封期龍章以永千秋樂未央視我銘兮玄之堂

陝西延安府通判石門李公墓誌銘

余嘉靖辛亥間令滑滑有石門李公者德禮長者也隆慶己巳余兵備大名公時致延安通判

事歸然猶及面而書問數數不絶去冬余起撫
上谷則從滑人問公已捐館舍矣余爲之哭而
辦香束芻奠之今年公之子諸生材者踰居庸
謁余上谷臺中長跪奉所列狀泣請銘其墓且
曰先考治命也惟余知公深奚能辭乃檃括行
略爲之銘銘曰繄若石門崛起靈昌冠盖右族
淵源孔長迄於王父横經上庠篤生厥考猋藩
晉陽猗歟李氏而始大光咢材駿發公也騰驤
少負岐嶷爲圭爲璋克紹箕裘震耀宗祊敏堪

倚馬博辨商羊凌雲賦就藝苑名揚材驅管輅
文准班楊家廷孝友月旦寔彰狗監不逢和璞
自傷竟與計偕氣愈激昂四海俊傑參差雁行
英聲嶽立萬夫孰當晚謁選人别駕西方時惟
金明獵犹内訌公職典餉羽書励勤錙銖必計
芻粟誰倡軍城保障屹乎金湯亦有墨吏致卒
倡狂鼓譟脫巾萬室踉蹌惟公鎮定按堵邊疆
臺使推轂剡薦交章治行第一需次巖廊偶厭
風塵投劾慨慷賦歸去來滑臺之傍巾車自命

瀟然橐裝家有田園架有縹緗乃圖乃史乃灌
乃堂乃希巢許乃師老莊彭澤元亮畏壘庚桑
神完丹府夢破黃粱九霄鴻鵠千仞鳳凰劒歌
間起星斗先芒酣吟迭奏金薤琳瑯成一家言
以表詞場監司大夫守君友邦歲時式閭干旄
央央公竟鑿坏避世東墻跡無偃室業有尸鄉
過客逆旅委順倘佯北窻隱几白首羲皇公仁
有後蘭玉啓祥伯兮仲兮合璧崑岡季也天民
貽穀允臧聞公徤飯七十康強期以喬松而遽

云亡聽彼遺命以屬諸郎欲我不朽乞銘銅梁
銅梁知我孺子勿忘嗚呼哀哉聞者悲涼白毛
之里有秘斯房厥阜蜿蜒厥土玄黃我銘相守
地老天荒石門先生茲焉永藏　公諱士温字
玉卿號石門世爲滑縣人高祖考某曾祖考寶
祖考增生員贈朝議大夫父考遇山西布政使
司參議母某氏公生正德某年月日卒於萬曆
巳卯八月十五日春秋七十有一配王氏子三
人伯秋仲杜俱生員季橦五女適某某孫男四

其其卜己卯年十一月念四日窆匂毛里祖塋之東南

劉太母惠氏墓誌銘

劉大夫守吾合踰二載所為乳哺一州二邑之民功德甚大諸父老子弟惟恐一日而去慈母之懐至相與援故事謀詣兩臺使者　請得賜爵級領州如故謀甫定而惠太母之訃至諸父老子弟咸為位哭無計挽大夫矣嗚呼傷哉大夫自列母行草狀以誌銘徵余為之義不得辭

也誌曰太母姓惠先世在戰國以博辯聞者曰施傳至漢曰秉為交趾太守曰相為太僕又傳至曰某者扈從高宗南渡遂家於常之無錫又若干傳曰思孝者別號心萱則太母父也母生婉淑有志操稍長精女紅多所悟創心萱公奇之必不耦凡子時大夫父東谷公以豪傑自命丟務為折節讀書心萱公見而異之曰是夫也庶幾東牀佳士哉遂女之母歸而姑周嚴時時慮新婦無當或故非分督過以覲母母兢兢曲承之而姑為大寬時東谷公負儁聲里中賢豪長者遣子弟北面受經東谷公以舌代耕而所得者母未嘗私纖悉充簪珥而甘臙則晨昏進矣姑病母為籲天手湯藥嘗而進之姑竟不任治卒母佐東谷公克致大誼易戚合禮東谷公故好學而數不利嘗仰屋嘆曰天乎邑子取一第如折枝而纍纍者綬耶吾窮經垂四十年無能一當有司即功名不可為矣又胡遲遲吾後耶句曲山有三茅君者最神東谷公為齋心修禊

祀者九年至某年母果有身而生大夫大夫少敏慧特異東谷公撫之曰孺子誠劉家阿士也遂棄去經生業日取盛唐諸子語咏之以自愉快又善作偶儷句所著有東谷公吟稿及四景對聯稿藏於家母幾病甚屬纊時則語母曰吾幸晩舉孺子而才又不幸不得終孺子而父若且代吾父之異日者成孺子名吾永瞑矣母哭東谷公數欲絕已又泣向大夫曰吾所不能從而父地下遊以孺子也使孺子願息於業如

先君何乃課大夫讀日不足也而夕則篝燈熒
熒緈緈統佐之其伊吾之聲達於丙夜矣乙卯
大夫舉於鄉凢五上春官而五北母曰孺子往
試於秋也未見難今試於春者五之豈盡左程
度耶殆命也夫且孺子必欲進士而始能報君
父乎吾八十又六矣不能待矣而何可使毛義
千古名也大夫遂以辛未謁選人授楚湘陰令
母謂民社任至重恐孺子少更事御板輿與俱
而日勉以廉平或至旁引鄉里宿德燉行風之

無幾而循良之譽大起湘中竟用治行高第遷
拜蜀合州守時母歸矣而大夫單車入蜀守故
得列五鼎烹日念母思所以迎而養之母曰吾
昔入楚以孺子筮仕也夫民一也既不難於湘
又何難於合且吾安能以九齡而間關九折坂
也惟孺子勉之大夫恭儉惠利除一切煩苛而
母亦時時寓書吳中所以訓大夫者非一大要
在省刑愛人而涪白之陽四民乂安年榖用登
熙熙然若納於康衢之間者幾三年如一日非

母之教乎母生弘治丙午十月廿三日至萬曆
戊寅十二月初五日不疾而逝享年九十有三
子一即大夫諱某見任奉訓大夫合州知州娶
裴氏孫男五某某孫女三某某曾孫男五某某
以某年月日祔東谷公之墓而塟焉余盖嘗讀
漢書至雋京兆傳而深慨母德之利於人國也
不疑行縣錄囚徒還其母必問平反幾何乃上
食不則廢七箸而不疑良聲卒起三輔惟是惠
太母所以訓大夫者隨地稱仁視雋烈矣湘陰

余得之耳合州余得之目而諸父老子弟竊悲
太母曾不能再進天年以留大夫須臾耳傷哉
傷哉又為之銘銘曰年九齡而與三乎厥壽也
殊帶三江而表五湖厥宅也都孝而姑相而夫
成而孤以逮爾子孫之呱呱為德於劉也五世
其楷模嗚呼大江之南而誰與俱

湖廣武昌縣儒學訓導少龍譚公墓誌銘

譚公既致武昌學官事余奉先淑人之諱日從
杖屨山水間爾汝甚驩也公時年望七十燈下

能作蠅頭書興到寫丹青小景余嘗欣艷公健
爽如少壯年且未央也己卯冬余起撫上谷公
觴於郊又時時賦詩郵筒相屬於道毋何有言
公捐館者余拒其說又毋何而公仲子孤澍奉
書上谷並緘公猶子孤湛所狀行畧乞誌銘且
其言曰孺子何敢請奉先子治命必欲得中丞
公言目乃瞑余聞而悲之遂為誌曰公諱思字
元通別號少龍先世河南光山人元末有諱榮
甫者徙銅梁東平里而家焉榮甫生福祖祖生

敬貴貴生錦舉成化癸卯鄉進士授衡府伴讀
進將仕郎錦生溥舉弘治庚戌進士授翰林院
檢討贈奉政大夫溥生紹宗舉正德庚午鄉進
士累官常德府同知以　顯陵功進朝請大夫
加四品服俸娶張氏封宜人生三子伯畏季畀
公其仲子也始張宜人孕公時夢長庚入室是
夕生公公生而英偉穎慧異凡子能語時將仕
公口授古人詩輒成誦稍長就外傅治毛氏經
十二歲補邑博士弟子數獲儁餼縣官廪公不

屑經生常談好工古文詞國中俊秀慕公名而
北面稱弟子者若干人間則習詩歌臨池倣趙
文敏法公才敏給足跡所至題詠輒滿四壁乃
竟困有司庚午偕計吏上公車授武昌儒學訓
導公至擁臯比日鳴鐘鼓坐堂皇陳說經義諸
生以時考見德藝凡學宮之坊門祠宇圮者敝
者公削其常祿盡佐以新之時楚從事於史監
司廉公文學聘與諸鄉大夫名儒卒業至今楚
史為一方珎翰公之筆削也公任僅踰歲會長

子歿於家公遂投劾歸杜門不復與世事以翰
墨自娛諸造請者户外屨常滿客至必羙飲食
欵語古今事終日忘倦未嘗旁問生產一切榷
踐於牧豎公告諸族不應為損資繚以垣旁以
屋高大王父故置祠堂其地並祭田若干畝歲
久齮齕於豪公為訟復之即馳驅伏暑中一無
幾微見於色族人咸相感愧其繼述天性類如
此公生正德庚午正月二十一日亥時卒於萬

曆庚辰十一月十四日辰時享年七十有一配
陳氏繼郭氏子孫男女某某某卜今年二月十七
日葬於祖塋之後公有詩文若干卷藏於家嗟
乎譚公累世通顯有資籍而恭儉長者不為鮮
衣怒馬之習瀟然斗室中左圖右史有儒生所
不能及此其中必有勝人者當公傳經楚士時
其說詩解人頤何異申培公轅固生也乃竟不
得從安車徵拜如漢所以尊二子者夫亦古今
人有遇不遇哉然余不以不遇為公慨者誌若

銘在爾銘曰公豈不能為翩翩佳公子耶而儼
然帝布之士公豈不能登虎觀備論思耶而僅
僅鄉校之師有涯也生無涯也知乃知天之獨
不忘多取者譚公維私

居來先生集卷之四十四終

居來先生集卷之四十五

銅梁張佳胤肖甫著

墓誌銘六首

陳孺人墓誌銘

陳孺人卒三十二年其子諸生聚奎自列狀請
曰母氏之見背也聚奎始四月云至今尚在淺
土未有銘也而若待於今日何幸生當先生乎
且也華衮與片言孰重願得先生文不則生不
及面死不及塋聚奎非人哉余聞其言而悲之

孺人陳者余邑世家也先世山東人凡再徙而
家邑之中正里數傳至价舉進士仕至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孺人曾王父也价生揆舉進士仕
至按察司副使孺人王父也揆生恬為邑諸生
有名學者稱為小龍山先生孺人父也小龍山
公生女四孺人為仲生即慧淑內則女誡諸書
皆能舉其大義小龍山公又以經術文章冠冕
西南然最奇孺人為偃蹇媒妁邑有東皐陳氏
亦起家進士仕至代州守卒遺孤孫鋭人稱蓉

池者幼英敏不群簡斥婦者屢矣封戶部郎洽
公時遊小龍山公之門從容請曰先生之女淑
若欲得快婿耶陳氏之子當之小龍山公曰亦
知陳子材如禮何洽公曰先生故貫齊陳氏故
貫楚豈若魯與吳去文昭武穆幾何而先生執
以為嫌耶小龍山公猶俛首久之然竟不能舍
材而令孺人不可托以終身因而委禽焉孺人
既歸陳氏其姑盧者故侍御盧某女甚有母儀
早孀與側室王形影相弔姑娶孺人則哭其夫

嗣曰天乎不待而遺此孤未亡人所不能從地
下者以孤也今撫孤而有室且賢天乎有知耶
無知耶孺人益痛姑志所以孝養扶持者日篤
而事王如其姑是時蓉池君孤弱無所與門戶
事內外之侮齮齕日至門祚益衰孺人上奉二
姑下則效中山妻以勵其夫時先中丞南溟府
君以文學奔走四方之士孺人謀於姑遺蓉池
君稱弟子受毛詩經尋為邑諸生有聲孺人代
為家政力績紡分身耒耜間以佐膏楮蓉池君

得精舉子業以上慰母心孺人之德也嘉靖甲
辰姑盧病孺人晨昏侍湯藥求以身代竟不起
佐夫克致大誼至今邦人稱之最後代州公墓
地為里中豪薙弁將以售諸有力者時蓉池君
應有司試陳之男子若干人無有白見寃狀者
孺人聞之卽脫簪珥機絲以贄走鄉大夫舒公
泣曰惟妾代州祖非公之師乎而墓日削於豪
須臾不問化為他姓妾何敢望公築室於塲獨
不念叔敖遺孤耶舒公大感動為居間反其侵

地孺人眞丈夫哉戊申大疫至某月日孺人竟
不免計孺人生在正德甲戌某月日年壽僅三
十五爾生男四伯仲早殤聚東娶李氏卒聚奎
生員娶胡氏女某孫男女某某嗟乎世孰無婦
耶孺人者奉孀姑而稱孝相夫子而稱賢又能
為陳氏把持門戶拮据萬狀以振厥家聲孺人
故不但具婦德矣顧不待見子有成而聚奎者
益痛母發奮讀書為時名士以繩祖武孺人有
子哉余又記壬寅之歲親迎余室則孺人與蓉

池君實相禮焉至今余室誦說孺人莊敬純一之德不衰則余雅知孺人陳生之請有繇然矣銘曰吁嗟孺人為婦兮不識其舅有子兮不識其母三十五年而閱世兮壽也非久三十二年而始銘兮事也非偶庸詎知四月之呱呱者而竟能為孺人兮不朽

中憲大夫重慶府知府嵩陽劉公暨配胡孺人墓誌銘

其弱冠稱諸生時劉先生守重慶校一郡士拔置高等至引與二子黄裳黄昺游蓋驩然師弟子也先生歿五年而黄裳手狀徵余銘嗟夫狀所列盡矣而余安恐銘然余視先生猶父也又何能辭按狀先生諱某字汝素一字少質其先陶唐氏有劉累擾龍於夏代著融顯國初隸籍錦衣衛其徙汝光州自七世祖始曾祖忠贈太僕丞祖進太僕丞以子方伯公貴贈少卿以孝旌閭生六子季曰廷佩為先生父俶儻喜大節好施予娶鍾夫人生先生先生八歲師父伯允

經毛詩通大義稍長讀史記汲鄭傳慕其為人為文倣史氏伯兄見而驚曰必弟也與劉氏者年十六補郡弟子員郡倅張君奇先生材為具禮室胡孺人先生長晳電目高準修髯喜讀左國從橫家言擊劍通俠以自豪嘉靖辛卯領省解入京而滏陽王生引少年數十輩逆先生邯鄲校獵山下置酒亢歌振木燕趙慷慨之士聞之咸為感奮比至京都御史儀封王公語人曰今歲計偕士若蘇淸左國璣與劉生可謂中原三豪矣乙未成進士肄政戶部嘗晏至大司徒梁公據案譏之先生為賦孤鶴上書求去梁公更相推重而是時濟南李開先武進唐順之平涼趙時春名傾一時乃無不下先生者以母鍾夫人病告歸歸二年出授行人使韓事竣道出武功時康修撰海家居逢先生縣界歎曰子非汝南劉髯耶執手驩甚為置酒鞠域中康自起撥琵琶先生撾皷三撾作漁陽聲宮羽轉激四座盡傾明年選給事戶科首上治河疏陳四事

上可其奏　九廟災上封事具禨祥洪範五行休咎勸　上居法宮無勞神是時貴溪相用事深忌先生盃氣奮再伏　闕上書爲樞言者一正言者二愚言者三在攬權馭大臣令中官毋得制兵而益開言路　上爲動容會虜數入雲中　詔舉邊材可當虜者而言官某阿相公私所舉不稱　旨先生廷劾言官非是　上乃譲二相譙言官罷不稱　旨者初貴溪相與侯勛陰害而陽浮好謀共傾司馬王公公遂劾勛姦賍竟下獄而夏緣是欲中王并罪之先生爲上書理其寃明日罷王歸夏恚甚然無可誰何

先生者乃遣客李寶以姑布之術說先生附已當大顯先生怒髮竪捽胡投寶柱下明日揖夏於朝曰某且死職不能從客言他日從諸給舍壽相公相公手玉碗行酒至先生前誦麗詞爲懽公色勃勃故墮碗客盡驚出明日疏夏十罪謂夏顓權驕恣無人臣禮當坐死疏寢不報是歲壬寅六月朔晝晦　上大恐問天官主何占

公復上封事曰臣謹按漢書劉向京房郎顗皆謂陰掩陽爲臣迫君之象沴氣下盛上著於天宜亟去言以塞天意明日遂逐夏一時臺省出夏門者悉被黜因上邊事疏舉聶豹王儀可大用而劾二撫臣逗留語侵銓部吉水毛公伯溫讀疏吐舌曰眞夫哉每過先生必論兵陳車法先生曰此故器書不可以兵夫虜血飲而蹶張鳥舉而獸伏飄若風雨非得神勇士犍鞏銜枚絕塞斫營則燕然未易勒也毛公歎服是冬復

草疏欲及内事母鍾爲絕漿相向泣先生乃已因求使楚中奉母鍾歸明年癸卯改右給事刑科未幾出守重慶蓋銓部報往疏也重慶在萬山中稱巖郡先生携二子扁舟過黃陵廟祝曰此神禹駕黃龍犂峽所也梁豫去數千里吾以二子來而以墨反有如此江至郎貌野老幅巾延問便苦獻歲行春必載牛酒勞農因止宿田家召其子弟教歌詠彈琴焉夜市火先生拜之滅夏旱身雩於社雨隨注至浹先生之腹父老

泣扶乃起是年大豐渝俗士人上巳咸泥江游塗山先生亦間往諸父老具壺簞迎先生少飲輒醉醉歌起萬人和融融洩洩至今想見景不衰渝多奇士先生聚若干人使讀書塗山上丙午蜀試士半出其中民有兄弟鬩田者先生為對泣曰豈吾不忍其兄而使民乃忍其弟哉民皆叩頭流血相讓田去凡受爰書必平之法寧失無苛郡以大治郡地通西南夷而播永土官數爭地相讐戮直在播臺使者屬先生按其事

先生單車入赤水永女酋魁結祚馬陣諸山諜兵澤中嘗先生睄弗為動諭以大義永不勒兵播地遂歸渝江官舸費萬計而大司空釆木亦不下百萬計先生悉上奇羨不以私屬守令皆莊事先生無敢睨視使者剡薦於朝為循吏第一而值貴溪起相嫉鄉人給事南省者論罷先生先生讀疏笑曰譽予之彈絃而蹈踘殆知予者予乃今得從榮生帶索游矣然豈以重慶易吾養也乃度北灘溼淤園之幾十里名玄湖湖

種魚十萬頭隄樹萬章盡有蒹葭菱芡菰藕之利洲上牧牛羊雞彘聚處其中如農家又責僮以鹽筴乘馬數以歲賦布易鹽搆通馬者鬻善馬他郡而實之邊因資以贏而身與數友馳快馬射獵熊山下得禽以奉太夫人歡自撰歌曲為綵衣銀鐺之舞以侑太夫人太夫人忘老為加餐其穀入屢屢先公之遺而親族貧士資以舉婚喪者半又稍通墨客無宅贏已太夫人歿而黃裳黃昂舉於鄉而盡散山郎諸少年結草

閣湖中集徒數十人講經義撰易勺四卷春秋管十二卷作通論四十篇著詩賦序記雜文二十卷學者尊為嵩陽先生而不敢氏安陽郭相嘗謂新鄭高相曰劉汝素富於著作必傳矣先生之卒以隱仲子黃昂而會歲癸酉預知兆日言白雞之年吾逝哉逝二年所而胡孺人亦卒孺人性甚慧年甫七歲誦春秋孝經父西泉公授以衛夫人書下筆精詣西泉公甚材孺人而擇偶者無如先生遂歸劉姑鍾性嚴一鶱非孺

人操卽不食雖祈寒盛暑孺人未嘗少懈也
先生給事省中每疏上人人危孺人前慰姑曰
給諫死忠新婦亦能死孝姑何憂自省中出守
至以讒罷孺人未嘗少感也其力儉不奓自其
天性然其撫二媵若姊姒字其子女若已出蓋
所謂婉賢儷行哉先生生弘治乙丑卒於萬曆
癸酉四月二十五日得壽六十有九孺人生正
德丙寅卒以萬曆乙亥十二月二日得壽七十
子三黃裳娶崔氏舉乙卯鄉試黃昺娶汪氏再

娶戚氏舉甲子鄉試黃駿媵王出娶陳員外瑋
女女一媵謝出適瑋子九昺孫三衎衎衢衎聘
鄉進士賈一敬女衎聘胡御史俊德女女孫三
適諭芳華聘賈之約羅璐張子曰嘉請間夏相
貴勢熏灼天下幾倖人主矣先生以夕卽言事
至今其惴不出聲捋虎鬚幾不免虎口巖哉乃
其出守罷守始終無少黜流澤迄於今未闕其
排絶氣是用可知已顧材雄不能受貧取譽於
緜夫筴既已不用之國而用之家卽賜蠡何傷

於賢乎至晚節益茂以經術其所取精也多矣
文記乙亥冬其起家南卿迂道走光黃起居孺
人至則孺人先一月卒其為文哭已躍馬南山
下作輓章展先生墓為之欷歔失聲信宿長公
子玄廬所無後去嗚呼先生位不酬才與孺人
敎諸子偕仲並舉於鄉以文章鳴世乃仲公賁
志蚤卒惜哉先生之留餘以究厥施者是在子
玄以及諸子孫矣其往與汝寧趙良弼太宰私
論先生父子氣節文章類眉山而孺人則又類

程太君良弼謂其知言也為之銘曰造化福取
不足曰惟先生之畜操婦則立壼極曰惟孺人
之德嗚呼天中之野淮康之沚玄室千秋二靈
妥是施其本支振振濟美其誰者銘巴蜀弟
子

奉政大夫浙江嘉興府同知培東梁公墓
誌銘

梁公少不佞一歲童蒙時共學於李先生之門
不佞雖孩心已異之矣最後公之功名日起不

侒望公夲神岳立期以難老而今已矣二子搆拱列狀緘書紹介於武林願得不佞志之以遵治命不佞即冗烏能辭公諱某字用隆別號培東世為邑之中正里人祖某生受受生志榮志榮生禹贈大理評事世世受耕以篤行聞禹生珠舉弘治已未進士授大理評事歷寺正大理府知府廉正有幹濟不喜趨承忤部使者即拂衣歸宦業具大理志中配羅氏贈孺人生四子佐仁作儕繼王氏封孺人生什配程氏是為公

父母生丈夫子三人仲杞季楷公其伯氏也當嘉靖戊子太守公卒公之父甫弱冠不任家政内外人齮齕之自是家道大替先人所遺田廬漸蝕於豪公之父日撫公而泣曰所不與豪勝者以兒也兒有貴骨當不忝爾祖以貽爾父憂因遺就外傅與不佞從所謂李先生者稍長授周易從從兄禹治慱士家言郵試稱諸生猶丱也可數歲試不得稱諸生公悟曰吾柰何憑羡質芥視舉子業耶益發奮攻苦讀書復試又稱

諸生自此文日有名遂舉乙卯鄉試家道稍稍振起抱祭器歸於宗廟奉父母反於高堂驅耒耜還於塲圃男女諸第各有室家父又撫公而喜曰無兒何以見爾祖地下哉辛酉父病公宵衣侍卧起及卒而毀痛喪塟易戚稱之公凡四上春官不第以戊辰謁選人授隆德教諭監司一見奇其才即檄下署鳳翔鳳翔當孔道公倚辦甚裕邑大饑賴公活者無筭尋遷潛江尹潛江故沮洳地上腴多齧於江豪右習為欺隱公

為堤之甃之至於平訟獄均田賦節浮冗興文敎修舉廢墮至今青天之謡洋洋江沱之上也尋用治行高第知州沅州沅地瘠而雜有苗民病於征斂散之四方公為招徠又請上便民十二事一一當疾苦衛所武吏視軍食為奇貨公禁之毋敢肆治郡三年内安黎庶外伐戎心諸使者相與謀薦公可當楚北鎖鑰乃以奏績同知嘉興矣公既嘗試州縣無不犂然中窾矣即職在海防一切兵食戰艦戈矛火器之屬稱繁

錯罔不振舉一署平湖再署桐鄉竝以廉幹馳聲無何海塘潰一郡幾鹵司計者不成寢食且揵石之工甚鉅石皆產於吳不易致監司廉公也才請得公督治之公帥諸吏匠晝夜一艑出入震澤洶濤中如是者凡八閱月石完而塘賴以治然公竟受濕病深矣臺使者疏入得致仕歸歸即臥一室理醫藥者逾年公彌留奉母程太君泣曰兒不能送母終何以子為已又囑其室劉曰吾目所不瞑庶幾能代吾養者汝與二

孤耳言訖而逝先是公自題其像曰自無而有自有而無茫茫太虛一真自如不佞不意公造詣如此知道哉知道哉公生於嘉靖戊子閏十月二十三日申時卒於萬曆辛巳八月三十日辰時享年五十四歲配劉氏子二雲構娶蘇氏雲拱娶朱氏俱生員有文才能世其業女某某女孫三長許聘不佞姪孫某餘皆幼以某年月日塟於祖塋之右司馬氏曰大夫之締造梁氏可比於中興之業哉夫值家祚式微之運且當

户且力學艱難備嘗卒能自致功名稱吳楚賢令尹良大夫至奉尊人孝撫二弟友可謂人倫之表矣不佞又聞尹潛江者必不利矣大夫則利沅雜夷不可治矣大夫則治檇李繁劇多口語難矣大夫則不難乃又勤事以斃至今海塘成蒸民乃粒伊誰之賜耶微大夫立見桑田而滄海矣諺云樹穀一年樹德百年大夫功德樹矣異日所以報大夫未竟之用者必在二子也夫銘曰生而闡祖之幽光往躅芳來裔昌秦楚

於越以大播於循良歿而祔祖之玄堂佳氣長永即康山川繚之鬱葱哉相望緊千萬歲我銘是蔵使人稱為賢大夫而問其姓曰梁

處士古愚李公暨配徐孺人合塟墓誌銘

祝進士某狀其外舅李公外姑徐孺人行畧屬內兄諸生李邦禎者械幣上谷請余銘以余雅知李公也按狀李公諱遇春字子端別號古愚世為龍游著姓曾祖某生某某生大綱大綱生公公生雙目如懸珠敏慧絶人稍長任節俠授

經治博士家言不售棄而醫專精東垣之學間則習詩歌臨池得大小令法居嘗意不可一鄉遂有四方之志抵姑蘇遇異僧目攝之且曰是夫也行多長者游顧而目當以某月日瞽亟行陰德可勿藥有喜公心怔之自是益兢兢自檢去之大梁客朱灌甫家灌甫博文好士周室之佳公子也與語大奇之留讀所藏書學曰進時督學使林某病革群醫相顧不敢藥灌甫屬公一劑立愈毋幾徽庶人毋妃病聞公名延之亦

一劑愈徽庶人大悦將疏　請公為府僚公知庶人無道但飲輒佯醉罵坐遂得脫身大梁越五年庶人事覺賜死國除自是公得此聲於梁楚間人人爭交驩矣一日忽瞽如僧語公自治尋復明人有問所行陰德事公但閉口金陵胡憲副某遊梁時熟公名欲見之會公歸衢胡尋督學兩浙召置與語問所欲居間公曰何以糞土屈憲府三尺也問所欲上朘公曰薄田自供饘粥何以八口相累也胡益重之為表其閭曰

滄浪清隱云公交海內賢豪甚廣最善者與國吳明卿明卿解叅政歸客皆去之公太息曰貧富死生交態乃見吾願執鞭者其灌夫任安也乎乃自家裹糧不遠數千里入楚視之至武昌病作竟客死訃聞於家徐孺人哭亦死嗚呼痛哉孺人故同邑滎陽丞奎女孺人少失母而繼者齮齕萬狀孺人愈孝滎陽君賢之擇婿而得李公孺人出富厚室歸李貧甚甘之若素上奉宗廟舅姑下御疏戚僕從慈敬之聲梱內外如

出一口邑俗嫡為政而難於妾即為後而妾者亦與婢鈞孺人甫三十不字男乃諷公妾公娶於陸孺人以女弟畜之衣食出入必與俱撫其子如已出逮下之德庶幾乎小星燕燕無乃天性然耶李公生嘉靖甲申三月十七日卒萬曆己卯十月二十六日享年五十有六孺人生嘉靖戊子正月十五日卒萬曆己卯十二月十五日享年五十有二妾陸氏男四某某出女一徐出適今進士祝某卜某年月日合葬於某山之

原嗚呼此據狀所志如此余識李山人蓋從吾友明卿所云明卿豪徤不下人山人亦戆直鮮回曲少過輙面折明卿亦俛首聽公不能大飲頗好飲飲必浮白醉後耳熱以目光射人指掌談說天下事無所避時或箕踞脫帽齁齁如雷聲從鼻中起尤博古圖書不留囊中一錢有好之者即予之又嗜黃白之術以此益窘落不振余貶宛丘移蒲阪憲魏愽撫江左山人必來來必彌月但願杯中不空無所預公事猶記已巳歲余從廣右叅藩入京山人手一編觀余曰此吾里中祝生時義也吾有女而淑偃蹇其配者數年之生也誠才而何至從嵗起偕計哉余讀其文甚奇乃拳山人背曰是佳士也不可失也山人唯唯退竟以子妻之山人今歿而進士君能狀其行徼進士君則山人何所托不朽哉余又不能無今昔之感也且闇諸孤貧不能塟為捐俸十二金治墓又為之銘曰山人為友客死江夏孺人為夫相從地下是義是節浮世斯寡

我銘千秋告諸來者

明封輔國將軍夫人史氏墓誌銘

按狀史夫人者蒲人史大公邦畿女也為輔國將軍清菴公之妻夫人生於良族體性自然壺彛攸備始輔國惟繼承之重愼簡厥配得夫人夫人歸而婦順益章事其君姑周唯謹旦暮自上食一味之甘必先之君姑而後御俾輔國以孝聞輔國性嚴急夫人則濟以寬和戚里豪舉夫人矯之以儉素衣取其縣者食取其菲者不敢以游讌請也嵗禄之入必以語輔國令坐而廩於縣官者何唯是謹身節用以無負　恩澤可爾至其斥奇羨以給媚黨獨無厭色伯兄文學喬科嘗卒業山中夫人筐篚之使屬而往也而居常有所施予則必先宗人次君姑之外家次諸史以為差其知大體類是自夫人毋闆以内煦煦然不為呵嘸聲故旣歿而媵有務而請殉者矣丈夫子二人夫人敎之造次必於儒者夜旣央猶儼然臨之常一夕課之學書赫號遽

盡夫人命裂布被以進繇是二子感奮益攻苦於學俊權善書俊嶪能為詩歌稱宗室之雋矣敎別室二子俊餘輩俱能問學有二女子夫人亦必使之讀書明大節乃訓以女紅故女而能婦其為裴氏婦者中女也歲乙卯夫死地震而中女則死於夫非父母之敎然耶然夫人竟以中女死而神傷焉寢疾逾年遂卒卒之年為嘉靖三十六年三月十九日距其生正德八年之六月十四日也得年四十有五長子俊權娶王

氏次俊嶪娶惠氏二子封奉國將軍二氏俱封淑人長女臨泉縣君選配范良憲次陵川縣君即裴氏婦夫名禹卿者也孫男三二權出一嶪出孫女四一權出三嶪出墓在大澗翦塋以萬曆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往予刺蒲締交奉國則習夫人越十年而陳臬西臺則將舉夫人大事常以墓中之石為請會予遷撫江南去去後而奉國之請不已予何能辭銘曰恭定而降枝葉肺附日大以蕃亦繇內助猗嗟夫人式秉陰禮旣敬旣戒保有厥祉食而不盡以詒諸后所管之嬍殁且不朽[illegible]埋香蒲坂之側翟茀過者改容以式

雪菴昺禪師塔銘

余蚤歲頗耽幽尚澁官三十載日溷塵勞解脫不力檇李少司空陸五臺先生精詣名理與余甚善壬午夏余以右司馬出撫兩浙有僧明禮從雲間來因司空候見稱雪菴禪師弟子雪菴余同里人也余方欲延而致之與究無生之業明禮至知雪菴示寂為要其久之而明禮手出

行實丐余立塔且為銘按禪師為余邑北門曾某子從母胎出聞腥葷輒嘔噦不休見神像必禮拜其父百嘗之無所好惟喜瞻佛寺中時年八歲其父捨入城西壽隆寺僧選求祝髮為弟子法名昌昺又三年余侍南滁府君讀書寺僧選趣方丈中趣即求師兄比屋而居是時禪師十一歲授內典於趣余十歲授經於先府君共坐一室中讀禪師善記記即了大旨每與余論

誠而余多不解先府君特愛敬之又可數年發
大勇猛辭其師自謂與雪峯禪師同姓且冥契
其出世之符遂號雪菴云因往合州參天峯禪
師受無字公案日夕提撕誓必大悟乃已因杖
笻履迆攀陟峨嵋山禮普賢大士獲覩身光逕
褁香進步直越鳳山嶺求振宗和尚印證振宗
者大覺禪師高足弟子也相見語合遂付偈囑
蓋至是而居然有得矣下巫峽歷探名勝順流
東邁抵雲間稍住錫於坐化菴中為宗伯陸平

泉先生所知欣然嘆相知之晚雲間城東北隅
有李唐北禪寺宋紹興間更名馬耆 國初僧
慧海重建為雲間一大叢林嘉靖間倭夷亂鞠
為蓁莽幾半無寺禪師來雲間學士大夫慕其
梵行脩潔多從之游為搆一禪舍而度地之閒
曠幽絕無逾馬耆也於是侍御宋定宇首倡一
時緇㕓皈依者衆共建禪堂五楹大參沈鳳峯
記之方伯奠中江太僕范中方給諫龔方川太
史陳泰巖時為禪悅之會稱極盛焉初禪師將

至馬耆忽飛鳥盡去俄頃有郡官命伐取殿前
銀杏宗伯以師故請於郡不得伐他日宗伯再
過見雙樹婆娑飛鳥咸集喜極賦詩有不改清
陰待我來之句聞者以為美談先是余撫吳行
部雲間者再禪師竟匿迹不以聞大夫士亦鮮
知者後余抵金陵投劾將歸始從他僧知禪師
住雲間乃作書問訊意且重其善晦並報其師
示公趣公相繼歿其徒不能守先業俱屬於豪
余捐貲贖而還之又於巴岳山中搆赤松招隱

二菴以待禪師與俱禪師但報謝無他語余歸
山中二載不復有用世意又日望禪師不歸無
何起家南卿復寓書招禪師至天界靜談兩閱
月強之歸余亦擬拂衣去禪師但云此皮囊何
地不可遺公遇明時且未得歸恐老僧先歸而
公尚不及歸也語訖而陳太史諸公亦抵書云
幸勿奪我遠公其為諸大夫敬重如此未逞而
余領中山之 命禪師亦返錫雲間余尋遣先
太淑人喪後起撫塞上復自上谷遺書冀申前

約禪師竟爾順世悲夫聞禪師示寂時其徒明禮朝夕侍默默無言一日忽索浴浴罷仍結跏端然長逝嗟乎彼於生死齊一而追悟天界寺中先歸之語始驗矣昔太原孚上座臨終無語識者以為自得彌深而示人最切禪師近之哉世壽五十八僧臘四十三沒後囊無長物藉宋侍御之子民倩造龕諸士大夫擁送者不下數千百人明禮奉靈骨瘞於禪堂之北迄今士大夫崇奉護法無殊曩時而徐少師孫澤夫尤有

風義經紀禪師後事最力余念禪師為童子交中年為方外友迺捐俸授明禮造塔又為之銘銘曰身自銅梁生骨自雲間瘞銅梁既非鄉雲間亦非寓東西蜀與吳大地兩撮土生前葛藤言為師大分別師今離幻緣常住無罣礙塔形標蓮花聊示衆生意真宅在太虛非以此塔故

居來先生集卷之四十六

銅梁張佳胤肖甫著

墓誌銘五首

明故進階奉直大夫協正庶尹雲南騰越州知州月山舒公墓誌銘

公諱芹字獻之別號月山為余邑貴州按察司副使月川舒公第二子憲副公舉弘治乙丑進士是年　敬皇帝焚香籲天宮中願得真材而憲副公與張公伯相同舉並賜二甲進士出身

皆余邑中耆儒宿學云憲副公既善吏事尤善訓子公在群從中質最稱穎書過目輒成誦憲副公奇之既壯侍養西夏憲府中晝得觀古人書與時王典故西夏冬寒甚以兩足沃湯中晝夜伊吾不輟以此學益博暇則憲副公與談軍國大政無不領畧志學之年為博士弟子下筆閎肆滾滾乎若長江之蹈海王襄敏廷相張文定邦奇先後督蜀學咸具知人鑑無不拔公異等公之名曰起舉嘉靖辛卯鄉試第十一人一

策該洽且廣其發問之所不及有司覽之吐舌
遂錄以式上春官者凡八俱不第以癸丑春謁
選其時分宜嚴公嵩柄國政進賢萬公鏜為冢
宰二公皆憲副公同年善厚友相謀以六曹幕
郎置公公念憲副公春秋高意得秩貞大夫便
道省覲嚴乃語萬曰吾友舒國中蚤在田間良
苦滇有騰越者號饒奇誠得予舒子不但可籍
甘膬且得便道為壽乃授公騰越知州而公實
無意於茲土也公既領除目人咸謂瘴鄉萬里

而又稍悔前却內觖居常鞅鞅歸謁拜憲副公
促治裝甚厲勉強之任公守騰越董董逾歲即
投劾上下人慰留之竟拂衣去公守騰雖未久
好以禮教變其俗他如釋寃抑清田賦却苞苴
鋤豪梗興廢墜繕橋梁撫夷酋種種皆鉅政暇
則群諸生橫經考藝至今龍江之上洋洋如也
公歸家盡出槖中裝以分二叔氏及伯氏之猶
子三族親疎各賻給有差無何憲副公病日夜
侍湯藥不少怠憲副公壽終公得親奉含歛廬

墓左者垂十年君子謂公擲大夫如弁髦廢幾
孝矣公明理篤倫寡合重然諾而尤急人之難
事兄癸如父癸操子母以貲雄里中苦之者相
率欲報之竟畏公不敢發訓弟澁蘭如嚴師竝
領歲薦仕有官職先是公母楊安人以勤儉筴
奇嬴脩息其業且至萬臨終僅予公七十金公
受而委之弟以佐大事餘則惟弟所取及母卒
一切治喪又公任之田宅計公得者什之二終
身無間言天性孝友固如此　穆考　今上登

極詔天下致仕官賢者始得進階公以知州有
鄉諠得進奉直大夫協正庶尹鄉里榮之公博
雅文多奇字崛奧若盤誥語腹無墨汁者讀之
不能句詩歌止乎理義不欲為漢魏盛唐優孟
性峭急慷慨詞鋒飈發出入古今尤多彊記邑
中人細及幽隱大及言行即子與孫所不能言
者公亹亹道之文酒揮麈雅謔雜作四座聽者
無不絕倒公於書無不窺尤嗜春秋左國兩漢
游俠縱橫長短諸家之言故公之應事自得居

多然伉直不能容人之過人有得公意者忘分通財至傾肝膽終不少假於負德之輩時或有妄人侮之公又置之不校大要公深於消息經權之旨不知公者以公如淵海而余則獨知公之圖機自學問中來也先尚書南濲府君與公友善竝建旗鼓不相下然亦交相重昔袁淑語謝莊曰卿若無我當是江東之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當時以為知言二公其庶幾哉余鄙年以文字辱公倒屣公今殁矣誌其墓而銘之

余之任也況重以季公之請耶公生弘治己未二月二十九日卒於萬曆戊寅四月初七日享年八十歲娶譚氏繼鍾氏陳氏男子三長九齡舉嘉靖丙午鄉試娶陶氏次九功早卒次九經廩膳生員娶盧氏繼楊氏女一適廩膳生員張英吉俱鍾出孫男二某某孫女五某某萬曆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葬於大公石之原銘曰舒肇明月如畏量穰月流而川厥祖發祥月峙而山厥宗熾昌繩前引後公澤孔厚丹府龍門漆圜蒙叟為行秘書為良太守玄武之陬太公之丘天設眞宅與造物游誌而銘之噫嘻千秋

明故文林郎湖廣湘鄉縣知縣南池吳公

墓誌銘

公大足人余同年友也令湘鄉卒於官歸葬可六年其子諸生吳一瑞列狀率諸弟造余以誌銘請屬余起家俱在行間未遑也今年始檢狀作誌公諱鵬翼字子漸號東盤一號南池祖有吳元者自英山徙大足之白土壩籍焉數傳生

永善永善生守道守道生漢淵娶鄢氏是為公父母吳氏世力農供賦之外日與隣父作瓦盆飲不復知有人間世若類於避秦之人者公生及齔年王父使之牧又使之司田間偷公從隣家乞書掛牛角讀已又乞筆墨拾瓦為研剪葉學書不輟與村童戲則自立為長諸童聽其指麾王父雖心異之僅知公異日可為田舍間祭酒耳而公則不屑也日日泣請就外傅乃行束修遍國中知名之士至其所從授尚書者則知

州鄢公桂枝也公既明經入為博士弟子文日
有名毎試必傾多士舉嘉靖已酉鄉試赴春官
不第是為庚戌其年虜薄都城内江趙文肅公
為司業率諸生講禦虜策公出其門下大加器
重為手書大學首章貽之公歸課耕教子暇則
手一編饔飧之際董董兩菜羹以為常公好義
篤倫能為人緩急有古節俠之風叔祖呉高無
子沉死於河公善游急走水中尾其屍三晝夜
得之其屍敗不可近公負諸岸殮之歸祖遺田

三分族之豪者併其二以稅嫁於公人皆不平
㗭公訟願為之質公謂同氣之親不宜以口舌
爭竟不問遂寧人某甲子道經陳氏之邨陳氏
疑橐中裝㒒之將死棄諸野公見而與之歸為
延醫竟死乃解衣塟之鄰有曾左二氏交怨各
畜病厮欲斃之以相傾公語二氏曰而欲洩私
忿如二僕無罪何即計行而殺無辜而無死所
矣其人聞而懼怨遂平公之善行非一其槩如
此公外和平而中實沉機有術數民間之疾苦

與公府之苛政公聞之必詣邦君言無所避以
此冐不韙幾為一魏簿者所中邑負郭皆上腴
豪有力者無不睥睨之或勢或賂竟不能得尺
寸公一以恩結之或居閒其所欲逞或貸母錢
而不責其子或業售矣主有失所仍歸之而不
盡返其值至於擇人任時略倣計范之策以此
人爭售公田蓋公有道以致之矣公既八偕計
吏厭苦蜀道以萬曆辛未謁選授湖廣湘鄉縣
知縣湘鄉楚饒邑也而善逋負公一以廉謹自

勵邑相沿歲例千餘金悉罷除催科不事鞭箠
一諭之以理惟去其所以病催科者兩稅報如
期則自公始公善鉤距得獄情諸邑願質成者
甚衆而公未嘗純任三尺邑有盜魁彭廷憲掐
納無籟窟宅苗箐而剽刼於洞庭之間垂二十
餘年莫敢誰何監司才公一以便宜委之公曰
此盜不可以捕得者而陰結其黨陽示不疑竟
就縛事聞臺使者與諸司郡守甚偉之一時獎
檄交下如雨邑之士大夫張篚東臺為公壽公

善飲至五斗不亂是日亦畫驩忽語同僚曰與
盡可返語畢遂不能言亟輿歸衙齋不可藥次
日卒卒之日不能殮至典衣於市士民聞之如
喪考妣爭相為賻始得具衣棺成禮云公生嘉
靖癸未年某月某日卒於萬曆癸酉十一月某
日享年五十一歲娶袁氏繼譚氏敎諭譚經元
女側室劉氏男五某某女一某孫男四某某孫
女三某某以某年月葬於城北天華山之陽嗚
呼余在諸生間即知公名無何同舉於鄉遂相

善夫以公之才與識而竟困於南宮至　先帝
末年破資格用人公始授官治湘鄉未及朞而
良聲大起以公之雄心則千里一日何遠不屆
乃竟齎志曾不能究其什一悲哉公之子咸英
俊能世其業又聞某子舍殉夫大節甚烈采風
使者將聞之　闕庭而旌之是天所以報公者
厚矣余聞公二十年前夢神人語曰公一生受
用東臺已又曰當遇吳鵬御史竟不可解及公
抵湘鄉見城中坊顏有東臺偉觀四字公忽悟

前夢私喜後登東臺扁有前巡按吳百鵬名蓋
吳故湘鄉令徵拜御史公益喜詎意成公讖耶
東臺奇矣兩吳公姓名相近又奇數以尸之公
且柰何銘曰吳世家兮守蓬蓽門有詩書自公
始生享令名歿稱良臣公之可盡者人東臺孤
騫姓字高懸公之不可逃者天人耶天耶付之
下泉我銘拈出公曰言然

中憲大夫江西建昌府知府少岷曹公墓
誌銘

武宗朝吾蜀數君子者起咸尚文章氣節而江
陽少岷曹公其一也余為童子時聽學士長老
誦說公名德如隔世人嘉靖丁巳走江陽為先
府君乞墓銘於楊用脩先生始奉公几杖公亦
接引後進談學術經濟灑灑有致公殁後二十
八年而公之子某考功君持狀以誌銘請豈以
余受公一日之知耶余客江陽時聞公父某以
公貴受　封遂稱封公其人倜儻重義數急人
之難嘗拾遺金於道必迂歸以伺亡金者授之

能詩文著有乾峯稿乾峯在合江縣去郡可二百里而還縣西有安樂山千巖萬壑競秀爭流中為洞為臺為峯為巘為嶺為泉為峽為城為室即山經奇紀所不能臚列封公則樂之遂卜居終老而少岷公舉矣公生奇頴殊凡兒稍長即以聖賢正學自任七歲侍封公山陽茅屋見隙光曰此何故哉其野馬丈虹耶封公異而詰之兒能對乎明透屋山光似玉公應聲曰影浮書案氣如龍封公益奇之十四歲補博士弟子

每試輒高等郡侯為築別業於鳳儀山以居之公益肆力於古今之學尤精書法得帖意時威茂兵憲王某者聞公名欲召置西塾督學蘇某曰曾生非可檄往也宜禮聘之公應聘往因登大岷青城諸山西眺湔氐東眺汶瀆胸中吞其八九而嘆曰大岷之外可稱配林孰與吾家安樂日相從几席間也遂易安樂為少岷山因自號云正德丁卯舉省試第五人明年成進士授戶部江西司主事時逆瑾為政縉紳趨者如市

公不惟無所投刺間有言觸之會瑾執不附己者跪午門外而公幾不免尋榷稅清源以廉明稱後轉員外郎中條上大司徒八事曰華皇庄裁冗費禁濫支減廐馬清鹽法停鈔法明徵納禁使用鐲門稅重漕政大司徒稱善而卒不能行其言丙子知府建昌公益脩循良以臻良二千石共理之效上劇孟藩下悉民隱立社學建書院群弟子而考德問業盱水之上洋洋如也郡有兩芙蓉山多淫祠妖術橫行公廉得其首

付諸理毀淫祠以祀伍大夫李盱江岳武穆郡俗遂變其他發聞人王政胡添三詐偽正豪民梁敖十九殺人罪暴妖術連世勳父子屍伸雪良民羅增寃抑然皆非公之大者惟是寧庶人謀不軌要脅諸司莫敢不為壽以求免公自持如常會省城變起公遣健卒間道走上變又自帥兵兼程詣軍門陳擒勦七策王文成釆之合兵火攻又慮九江南康業已從逆不分道擊之則楚援兵為梗文成檄公取南康斬賊首謝天

一等四百八十餘級又自王家渡同廣信守周
朝佐斬獲賊三百三十餘級釋脅從者八十五
人寧庶人遂擒當公勤王時與母鄧恭人永訣
誓與賊不共天卒能成　社稷功王文成亦欽
公勞烈而竟不錄先是寧庶人賚朘苑圃屋廬
多為豪所侵中丞鄭某者檄公一無所狥盡返
之盱郡有巨室欲齮齕麻姑山公裁以法又上
叛逆疏内有省内奸邪顯附陰附語躡此忌與
怨交集咸為蜚語中公不免矣然盱人至今尸

而祝之益信天理人心未泯如此公以庚辰垂
橐歸移居江陽郡城購茅齋數楹藏書數萬卷
日坐其中手一編以著述自快中丞劉公大謨
御史金公深交薦公可大用不起著有聖學會
通河圖洛書解春王正月考歷代史評論心學
論樂律論數學論氣化皆發自契悟無所勦襲
其要歸於中正精實有宋儒所不能道者歲旱
課耕莅里靜觀雨暘之故雩禱之節又著名和
録不涅不鑿深於天人之際修川東志精核有

體為一方良翰為文高峻恢達一本六經行乎
意之所止而不沾沾蹈古人語所與交者如王
伯安何仲默鄭繼之呂仲木皆當世偉人也楊
用脩白首戍滇欲歸蜀為首丘計乃不歸新都
而卜宅江陽以就公相與賡酬甚盛然公意在
經學思成一家言以詒來者其於題詠劄記則
隨意小赫蹏成草草畢亦隨散逸今存者皆諸
子私録特百之一二耳故名拾存篇云公貌脩
峻而癯骨立健爽即屋漏無惰容平生目不識

權量手不持金玉耳不喜絲竹布褐蔬食常晏
如也曾經池陽夜夢青衣童子入舟曰余九子
神也九華則爾鄉李白所易重錫余以嘉名意
良厚故不樂也予為余復故號公覺作青陽九
子歌公敦朴無華感孚山靈非偶然者與人真
誠直易無他腸具知人鑒料事多中然善惡界
嚴嘗面斥人過不少避而宗族賴以衣食婚塟
者甚衆常祿外及先世所遺者分授循子士謀
士交士傳輩家有塾課子弟不欲經生常語故

江陽稱曾氏子弟優者為龍劣者亦不失為虎矣一日病革將易簀啓手足謂諸子曰平生無他恨第著述多未脫稿紹明予志是在爾曹言訖而瞑公守建昌有祠居鄉為月旦所重其鄉之人與弟子私謚公文節先生又祀於社公蒙詬而屈抑林下者幾四十餘年以考功君令甌寧時上最考循良高第請復公職取　俞旨亦異數云公諱某字東石生成化庚子三月三日卒於嘉靖戊午十一月二十九日享年八十歲

上世有祖諱長一自江西徙河南再徙麻城入蜀家於江陽為河西公是為蜀之始祖河西公有隱德不顯歷四傳生思虎思虎生海寬是為公父以公貴封戶部主事配員氏封安人公配鄧氏封安人加恭人繼配郭氏張氏宋氏封太孺人毛氏生子六士弘舉嘉靖壬子鄉試授洧川知縣士宗士林俱郡學生士登丁丑進士士彥甲戌進士考功司主事士科舉丙子鄉試孫男某某曾孫某某以某年月日塟於某山嗚呼此據狀而誌公者如此余為諸生時余邑先達有都運童養之先生蓋鄉之樸茂長者其父諱琦仕為瑞州通判正值寧庶人變起通判公亦嘗督師擒賊以功陞四品秩都運公嘗語余言江西討賊之役有幸而功者有功而不幸者幸而功者難言之若功而不幸者吾鄉曾公是也都運公侍父任得於耳目者眞且都運公平生寡言言必有中余聞而咨嗟久之夫公豈惟功不錄並其所固有者而奪之何以勸忠余謂公

時曾述此言以質公公笑而不荅嗚呼可以知公矣又為之銘曰嗚呼公出而稱社稷臣者為稱鄉先生者為年則三十有九庶幾乎兼太上年僅一十有三幾不免於二逆之躭躭公處而之三不朽忌功在人公何所嗔篤公在天公亦超然六子而高第者四未量者二天若有意以報公志人限公以有涯公獨遊於無涯即小子能銘功德而於公乎何加

文林郎直隷高陽縣知縣鎖山劉先生墓

誌銘

某為諸生時邑侯麻城鎖山劉先生每試某必高等深加歎賞召至齋閣中與其子守泰守益課經義未已也又為游揚諸侯間於是川以東知有某名嘉靖己酉春督學試稍後邑中忌者相與目攝先生不知人先生聞而笑曰大比期旦莫矣何可以口舌爭使邑之士而無所舉乎則已舉則誰有先張生者是秋果舉於鄉明年成進士邑之人始稱服先生先生歿仲子守益

列狀走檀州以誌銘請且曰先志也某出先生之門即不文安得辭按狀先生諱瀾字汝觀別號鎖山劉自唐有汾者兵部尚書家於麻城傳至宋雄輝者亦兵部尚書某郡開國公食邑若干户又十數傳至夢祖是為　國朝劉氏之始祖也以從征有功授漳州府同知再傳生仲鑾封某官生三子長天和仕至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謚莊襄見名臣傳季某仕至某官天民則中子也是為先生父仕至　唐府教授先生生而有異質七歲即強記舉履如大人長者莊襄公奇之目為劉家阿士十五歲補博士弟子明春秋博綜百氏窮研理窟日下帷讀伊吾之聲徹於丙夜下筆數千書立就麻城故多才咸不敢與先生當旗鼓嘉靖乙酉督學使者田某於省城建濂溪書院群楚之名士而遊息之先生首被選拔巡撫中丞某者以私銜督學欲罷之一日故借謁客名驟至書院籍諸生名鮮佚遊者無所發難則面命講太極圖義諸生相視不敢

對先生雍容就經席纚纚陳說名理出蒼天入於無倫折衷朱陸同異多前賢之所未發中丞乃改容而聽為之流汗自此不復言罷書院矣己亥隴西胡公纘宗巡撫河南胡夙有文才名慕先生為敦延大梁命其子北面事先生胡公則日與先生談古今之學先生文日上又不但工博士家言矣庚子以春秋魁楚辛丑上春官不第遊南雍出張文毅公之門凡所程試與登覽諸作一出而傾江左之士過毘陵白尚寶悦

呉某官某與其子呉翰林可行聞先生名相與談說咸歎服以為不及丁未又下第教授公貽先生書大要謂父母春秋高古人樹不朽者何必滅進士不見楚霸王飛將軍卒不得王與侯豈遂不稱英雄耶子休矣先生持父書低回泣下數日然竟不敢違父命遂謁選授銅梁知縣先生歸肅衣冠上二尊人壽甚喜泣請所以牧民者叱馭入蜀邑故熟先生名先生露冕入城父老子弟羅拜驩呼謂得先生晚先生政尚體

要不事煩苛務以禮教拊循其民有訟者以片言立決之各頓首得意去邑故多逋賦先生曰負賦豈盡民耶扶之無益為置牒牒署族長某族衆某某各田賦若干以牒付族長督率如期人人得自灌輸禁隷卒不得入鄉閭由是乾沒少而賦無敢負者朔望謁先師畢則群諸生橫經問業諸生各更端請質每至日昃不能去邑有盜魁朱弘仁善賂官府左右人凡官有所欲誅捕左右人潛通之剽刼四十餘年遠邇苦之

莫敢誰何先生廉得左右主名首付之理知典史周堯平有心計命董其事又廉得鄉保長王貴重武勇任俠為弘仁所結納先生密進而語曰我故知弘仁所嚴事者汝也汝欲富柰何愛賊賊貽後患孰若為官府除賊立受上賞且為名高也貴重頓首請死執所佩劍曰所不為我侯効力者有如此劍乃私與典史畫策遂縛弘仁賊黨咸反側不自安先生諭之曰汝輩初不幸而從賊卒不能舍賊者以賂官府得計耳官

府捕不已汝輩賂亦不已雖欲自新何繇耶今渠魁禽矣脇從者咸宥之許歸農賊黨謝曰明公天人也從此願變姓名力田至今冒王姓稱良民云先生政多類此時分宜倖相内親易某者同知重慶署郡事當入計遺心腹要挾先生重賄先生醜之易遂署先生下考調高陽高陽彈丸地也又何難先生僅以頤指之而事立辦邑多巨璫好以非理撓先生法先生無所聽巨璫皆怨讒郡司理自負為直指耳目好尊大故

事邑大夫事他郡司理如直指使者先生無所絀諸司理銜之合為蜚語誹中先生時鄉人馮公天馭張公居正竝列華要咸寓書欲為先生居間先生歎曰銅梁巖邑也能得民而卒不能獲上高陽視銅梁易易者牴牾乃爾令年踰五十位不滿六百石頭顱可知乃為書謝二公竟拂衣歸歸痛父不逮養而養母至孝暇則與里中長者結社話桑麻酒酣則詠彭澤青蓮詩以見志為文取裁左氏而氣格雄渾隨意命筆多

不存稿長公守泰拾其遺而梓諸江陰者財什一耳先生生弘治乙丑卒於嘉靖己未得年五十有五配鄒氏為邑中丞鄒公某孫女先先生四年卒子二守泰舉湖廣甲子省試第一人辛未進士授江陰知縣以循良高第徵授吏部考功司主事娶王氏守益生員娶熊氏孫男三承祖生員娶周氏承美生員聘某氏承祥聘某氏孫女五某某以某年月日塟於塞基山之陽守益又言曰先考殁而里中薦紳何不可誌而銘也塟十七年而宰木且拱矣必以待公者念先考有惠政於銅梁守益方在齠稚無所知又不幸伯兄相繼殁遂無能為先考明其事知公念先考必能習其遺敢以累公某覽狀誠寂寥乃追昔所睹記者舉其略然又嘗宦遊三輔稍稍知高陽治狀令所舉者亦多遺猶愈於盡遺也某素耻為諛墓辭茲所誌若蕪陋誠有之諛則不敢又為之銘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謂斯言是耶胡先生竟困公車更两邑而邅也非耶胡

先生元魁濟美空子孫而振振噫嘻天不驟示以福而永厚厥施江漢不竭嵩衡不移於先生乎何疑敬勒茲銘于以俟之

廸功郎湖廣益陽主簿惠泉向公墓誌銘

此余內兄向公志也公歿之三年是為丁亥余適　請老在里其弟冢宰公之子明星持公弟完行狀請余銘乃據狀志之曰公諱宷字子恭別號惠泉先世本楚麻城人有祖仁可授銅梁學訓導遂占籍塔子里家焉生志高高生學浙

江龍泉教諭配張氏生忠以上壽奉　詔賜爵
一級配張氏生東陽娶胡氏仕爲山東茌山驛
丞生公公生而敏給有機變長習舉子不成棄
而明農任俠裘馬翩翩如佳公子也嘉靖辛丑
入貲承差善中上人意指隆慶已已謁選授湖
廣醴陵縣典史其邑北界湖湘東連吳楚亡命
大俠阻山負湖剽刼郡縣民不安寢食者數十
年矣公自少横槊擊逑工騎射率力士若干人
躬冐矢石直探其巢擒盜魁王庭武數十人竝

其餘黨付諸理咸磔於市一方四民夜戶可啓
而誦公之能臺院監司相與交奬政聲大著陞
益陽縣主簿感痰疾致仕歸居家篤厚宗族業
農課子置立義倉以周貧乏内外之親待公舉
火者甚多而公驩然自得也當公父之歿也遺
兩幼弟家寠其時析箸既久各有成業獨兩弟
煢煢在疚立錐無地公父易簀時傷慨良深公
先意承志誓以已業與二弟鈞公父大頷之而
目遂瞑二弟漸長教養之家室之割田宅相讓
無幾微難色兩弟成立若不知失怙也者所謂
孝弟君子非耶公生嘉靖壬午十一月二十四
日子時卒於萬曆乙酉三月廿二日卯時享年
六十有四公先娶陳氏邑憲副陳揆孫女早卒
繼娶巴縣郭氏生員郭朝安女公同胞三人長
姊適巴縣傅先賜妹適余累封一品夫人弟三
人寀娶嚴氏庶母徐氏出家娶蘇氏郡生員蘇
奇女寀娶安氏郡生員安定女俱庶母黃氏出
男二長明星娶張氏邑生員張杰女次長星聘

郡生員劉練女卜其年月日塟於祖塋之側又
爲之銘銘曰　公之少也鮮衣怒馬豪舉一時
人出胯下公之仕也探丸赤白刀斗不鳴盜賊
斂跡公之歸也克承父志割肥讓宮乳哺二弟
任俠盡倫庶幾稱人生有餘韻歿有令名誌而
銘之萬古崢嶸

居來先生集卷之四十六

銅梁張佳胤肖甫著

墓表五首

贈奉政大夫兵部武選司郎中毅菴王公墓表

余自少聞河中人重賈比余守河中也好問民所習尚郡中長老言吾鄉人誠重賈顧民情日漓何能望前輩長者如王毅菴公云余諮嗟歆艷恨不及見其人今年公冢嗣大中丞孝泉先生抵余書曰先大夫塋時關中喬景叔北海馮汝言誌而銘之茲將表諸隧道敢煩下執事余既慕武選公又幸托賢者而言益彰頗采其故實作表按公諱某字良器別號毅菴先故太原人後散處河之東西籍河中者自長一始長一生太一太一生徤徤生寅寅配嚴氏寅卒四月遺腹而生公公少秉壯徤孩提時即英稜不下人人亦不得拂其意時與母形影相吊上賴王父母在王父母憫公孤又自度高年恐不得待

其自立計惟季子政在孤諸父中最親可托顧業已異居迺復合食意常在公也比公稍長敏慧多心計叔父總家政每發取其中然實畏公有後言復異居一切利便者私之公與母畧無幾微在念公迺奮厲營四方西走張掖酒泉南踰荊襄下吳越淮泗間善能逐什一而權其子母久之起高貲然時時念王父母恩德厚又痛生不識父面母孀苦未報也則深自懺創戒酒葷日焚香誦玉皇三官北斗諸經不休一日客開平有僧諷之曰公誠孝子何不一歸省母氏而遠遊為公心動即裝齎歸亡何匈奴冠京固屠掠甚慘獨公不及於難人謂僧固神非公至孝何以感之公所在籠百貨晝度不失圭撮至處大義視利不啻如土苴居貨三原時子夜同舍火舍中客傳祖者以百金隱鞾中倉卒望投公所遲旦忘所寄哭不欲生公呼而還之祖願謝其半公笑不受親黨張貧者貫無力公為貸百金貲亦緣手盡卒負其主公即代償終不言

公叔母有子不顧養公養之且甚厚凡客居時人多貸公貲有背約或窶不能償者公折券棄責絕口不問以此人多稱王義士王義士云公自少孤未嘗學然好嚮慕賢者而喜聞前輩風烈河州休菴王公長安尚書楊公皆一代偉人也公往來兩郡必訪其後而交驩兩家初不謂公為商人也公居嘗悔蚤逐末業不能自見於時見中丞公頴特非庸衆人一意延師敎之甚力里中人耦語曰四民各居一業商之子恒

為商桒何屬而郎以難必之事釣奇乎公聞之不動益勉中丞公學後果高第人始推公有大識云母嚴氏卒哭之過慟竟成疾不起生成化十年九月十日卒嘉靖十二年七月二十七日壽六十歲以子其貴先封兵部主事後加贈郎中塋萬固麓之原配張氏繼祁氏李氏高氏張李俱加贈安人四母咸備內德具誌中余讀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信如懸鑑索物形也公始孤苦無告比長則賈行四方備嘗艱險宜較析黍絫自植溫厚如市中駔儈所好者迺獨敦孝睦族伏義輕財以進於篤行君子之林無惑乎發祥中丞起家進士三撫鉅鎮以勳伐著社稷且子孫林立一一瑰瑋之士所以顯揚公者不可謂不逢以此驗之不謂有天道耶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公方脩德時何意流慶如是也吁百世下式瞻佳城而聞想公風義斯碑可覩已

大中大夫福建都轉運使西泉童公墓表

有城佳哉鬱鬱葱葱乎斜灘之岡者曰大中大夫福建都轉運使西泉童先生之墓而某為之表夫童公余邑先進也歿一年季子儒手譚廣文狀請志於渝州曹叅政汴又二十年請余表據狀寂寞善逸又恨余生也晚然幸從長老誦說與宦轍所至猶能記公槩於什一按公諱蒙正字養之讀書西泉山遂號焉先世河南光州人元季從蜀占籍於邑之某里有祖震貢士生蘭舉天順己卯鄉試第三人仕至其官蘭生琦

是為公父入貲太學生授兵馬尋通判瑞州府會寧庶人叛從王文成有擒賊功晉運司同知四品服俸後以公贈中順大夫配公母曹氏累贈恭人為同邑曹御史卿女公生而靈明多縣解讀書一目下數行體羸瘠多病曹恭人勸勿苦公讀不少怠治毛氏經為博士弟子以文章雄視經生正德己卯督學儀封王襄敏具知人鑑試公高等甚奇之是年舉鄉試第七人屢上春官不第嘉靖壬辰謁選授應天府通判尋持

曹恭人服起補順天長安中浩穰於三輔尤劇內外戚貴大猾為奸利公廉正不可干以私京邑大治遷河間府同知河間稱左輔其治如京兆　肅皇帝行幸楚當治行宮諸大吏惶恐計無所出知公廉有幹遂委之公晝夜經度自秉輿以及校隸不但倚辦而省節居多一時良聲四起諸使者尉薦以十數庚子遷永昌府知府永昌在滇西南徼雜蠻夷君長土俗淳賦訟稀簡多金貝犀象寶玉之奇守者即不事事坐治

橐中裝亦得需次遷去公渡蘭滄指其水而矢於衆曰某不敢為　天子守臣以柔安遠裔柰何夷鄙其人而厚自植所不與夷漢共理者有如此水公日坐堂皇出條教務以德拊循其下為禁官屬不得驛騷諸君長龍江故病涉公捐俸梁之軍民田歲苦旱公徒步行叢薄中得兢山泉渠溉數萬頃時監司欲禁商賈凡夷田勿佃流人郡內外咸洶洶公奉檄進曰遠方與內地異俗其法異宜若一切約束生理鮮少田野

汙萊塞不得實滇之門戶潰矣不如無禁便暇則群諸生談道德性命而旁及文藝自後舉於春秋如吳崧張九淵董各以進士元魁相望於郡至今永昌為滇南文獻公之化也公守郡為年者九入計者三去則行李一肩蕃漢大小遮送哭來則具牛酒羅拜迎使者交薦　闕庭謂公當秉憲南中以慰遠人之思時分宜倖相以賄走群吏而獨不能置公門下上九載績僅遷福建都運使去至今永昌春秋血食不絕而奉

主祀公者比屋然也公如閻廉自天性惟霽其
寬和者稍稍以精嚴治鹽政其航海車山之賈
思以金錢嘗公者無筭咸逆折而不敢近至所
條議塞内外利竇鹽法賴公以清公自揣不能
浮湛於俗遂投劾歸閩之鄉大夫如張大司馬
經龔大司成用卿帥諸父老子弟咸具供帳為
詩歌送之有曰一廉如水有曰一鶴不隨君子
謂之同志云公歸日坐斗室焚香讀周易及苦
縣公之言雖祁寒盛暑必正衣冠對客寡言笑

片刺不涉公府澣衣蔬食蕭然自得甚友愛田
之遠而瘠者自受割附郭上腴以贍庶弟蒙吉
鄉人不直者惟恐公知有司以公之片言為榮
辱嗚呼古所稱郭林宗之雅度陳太丘之德化
黄次公之循良潘安仁之拙宦楊伯起之清白
蘇長公之惜福公兼之矣公歿鄉大夫士請祀
公於社禮成余亦瓣香拜祠下至抱文公石折
之痛因次且哽咽而不能去公生成化庚戌卒
於嘉靖已未得年七十其世系昆弟配室子孫

卒葬歲月具誌中余特表其墓以愧夫邑之驕
淺陰忌謬為君子者而復系之辭曰巴岳峙而
肇瑞巴川流而成字於惟西泉先生純氣是備
而不倭其表墓之辭夫何愧

中順大夫福建邵武府知府封中憲大夫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邵公墓表

穴湖山之陽望之若斧者題曰封中憲大夫都
察院右僉都御史邵公之墓公之子大中丞某
者知余心伏公自列狀請曰葬者葳也先君之

嘉言懿行即呂相公能志而銘之然皆葳而不
顯矣敢以表累公余平生習公名又得侍公几
杖是不㓂辭按狀公諱某字原可其先召公奭
之後蓋召父信臣以來有孫曰休者為青州守
遂加邑為邵云自康節先生三世生溥是嘗為
徽猷閣待制扈高宗南渡者也家于杭七世生
淳為新昌令復家會稽九世生致揚州都巡事
十一世生子泰奉化州牧是為餘姚始祖子泰
生浩棠浩棠生德懋德懋生宗周宗周生復生

後生生悌思悌思生珉為金谿訓導珉生文達是為贈奉直公娶朱宜人生二子長曰㥁容起家進士為刑部主事以不能事權貴人左遷六安州同知致仕公其次也公少好學問始為兒時不弄總角受大戴禮奉直公與朱宜人見公攻書苦語公曰余二人幸有汝若兄若兄且顯矣兒寧再顯耶余老人不敢他企何不力作克家而佐甘脆為公乃益攻苦日與少傅呂公諸名士工其業籍甚諸生間而朱宜人以正德戊

寅卒公哭之哀踰禮壬午服闋刑部君補任貴溪公獨色事奉直公且家且讀不輟弟子彌進講經授徒日無暇晷遂患痞病可二年所雖病讀不輟也舉嘉靖甲午鄉薦時刑部君已致仕而奉直公八十有八春秋高矣及見公游大人以成名喜甚語公曰而母昔愛兒甚令勿學乃兒竟學以有今日又痛而母不及見也相與哽咽久之又四年而奉直公卒公與刑部君執奉直公喪如執朱宜人喪友愛加於二尊人未卒

時五上大宗伯試不第嘉靖己酉偕長公型同赴試大宗伯又不第是歲謁選授六安州知州是刑部君所嘗為丞者也雞鳴而起束帶坐堂上日聽數十訟無不人人當意即一訟不盡雖夜分不休時中丞弟兄侍養慮恐勞公公曰諺有之官司悠悠夜便罷休言官惰民費訟者不得盡其情今吾樂此不為疲也郡有鄉先生丘某太守寧波寧波為姚江友邦嘗折節下公其子諸生橫里中且恃公為執友一日以侵地訐

其隣人即隣人亦甘心沒其手矣公歸其田隣人而責丘生以大義自是郡中豪少年亾賴子弟相戒不敢為暴其他興學表節孝明保伍修水利清浮範省供億裁冗役恤里甲種種皆父母之政今御史大夫趙公嘗按其地言必稱公治行以風諸邑云嘉靖甲寅二月轉右軍都督府經歷郡中諸父老子弟至遮道哭泣不能行主爵者廣公賢不宜陸沉散署是冬改工部虞衡司員外郎鼓鑄寶源局釐奸弊革常例勵精

一如守六安時丁巳春正月轉都水司郎中督理通惠河道其時　三殿災大工繁興將作大匠持斤以待吳楚荊蜀之材中貴人因緣為姦利公上承下獲殫心經營梗柟豫章蕩若垂天之雲沿流而下也槳柁之上若或驅之惟恐後扣舷謳歌棹櫓相和大司空豐城雷公稱公才不去口是歲倭奴三犯寧紹薄餘姚城江以南學宮倉廩在焉公憂之乃具疏其略曰倭奴跳梁兵興未已江南脆不保邑城能獨完乎邑城

不保土崩之勢成兩浙無所恃夫兩浙財賦幾當天下半柰何不蚤圖之臣過計莫若城江南便　上可其奏下議城江南城成而倭奴不復再寇語具故相雲間徐文貞記中己未二月上績司功氏封刑部公加贈工部郎中如公官朱太安人贈太安人三月陞邵武府知府至郡先求人利害廢置所宜閉閤編立科條與人吏約邵武民困於守葳役以郡長貳皆倚辦於守葳者自奉也公下令守葳者於郡長貳不得有所

供送邵武人翕然稱便直指使樊其下其議八郡有不法邵武者得以憲章從事諸郡守由是惡其勵已也而司理吳其雲間人陰伺公尤甚先是戊午倭犯邵武至泰寧殺一簿一指揮廣中調廣兵禦閩中倭往來邵武光泰間公曰廣兵悍無律光泰未城可憂也力請於當事者亟成城報可乃詣二邑相度地形至泰寧可十里父老子弟進曰無喪而戚憂必讐焉無戎而城讐必保焉寇至未有期大興人徒如吾民何公

心知邑令能某者不任事以危言激衆計得中寢公乃面折能令號於衆曰有敢言城不便者罪令丞若簿有敢括民間一錢者罪於是發官帑募役市畚鍤鎛釤鉏斸以給丁夫之不能自具者公往來經略其間三月而成不愆于素廣兵果叛猝至無所掠去泰寧人則歌曰憶吾令兮乏先事匪邵毋兮無噍類唯天有命兮衍奇嗣光澤人和歌曰言言者城百雉雄父子相保伊誰功兩邑至今祠之不衰公治郡二年與梁

成禱必應民安田里無愁嘆之聲庶幾德禮長者乃吳司理者修舊郤遂造蜚語中之直指使李其者列考察疏中于時太宰安陽郭公雅知公賢議留之而權相子嚴世蕃銜公守郡無所問遺力附其說公竟告老歸蓋壬戌春也歸之日敝廬薄田無改於先人之舊時刑部君年高家益貧公捐已業讓之而歲時家慶塤篪迭奏暇則結九老會談說嘉言善行以風勵里族故兩公子若孫世循耕讀宛然太丘朗陵之風人

謂公貽謀之善云最後公第四子中丞公先以御史按松蘇而吳司理故所部人也同里人無不為吳危吳亦自度不免計無所出中丞公便道省覲公語曰兒奉　天子三尺法當先其公者幸勿以若翁故而報吳又慮中丞公不能忘吳也復遺之書云雲間舊德如徐存齋陸平泉當尊禮之如吳當優容之以成吾志無何仇吳者乘間而告訐者以千百計中丞悉置不理且為其子貽雪他枉至今吳中稱公長者公天性

易直內無城府未仕而孝弟既仕而循良所至嘗見思或立祠或頌德一一膾炙人口令懸車二十餘年未嘗一日忘　朝廷每邸報至輒沐手披誦見朝政得失憂喜殊色寧獨以諸子之故哉先中丞公為御史以萬曆壬申　登極恩進階中憲大夫壬午九月中丞公以上　兩宮尊號恩封大理寺右少卿癸未二月中丞公開府南贛奉　特恩改封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是年五月中丞公便歸拜公於堂是時余視師

海上過餘姚先一日公率其姪太僕君治具飲余甚驩見公口皆格言動則中矩而淳龐朴厚之氣儼然先進風度余亦不忍別為之霑醉而罷後一日則操斗酒勞中丞公且前壽曰孰謂水無源耶比見太尊人而後信公不偶也中丞公曰家大人素樹德以施於不佞弟兄幸甚不佞又藉　天子寵靈而躬上冠服以晉家大人於上卿之列幸甚顧體視昔稍癯而神甚王未可量其年也余亦以為然余別去聞公秩中丞

望拜　闕庭鄉黨宗族以羔鴈進者無虛日一切婚嫁諸孫與焚　黄諸吉禮皆公躬行之應酬分遝了無倦容乃督中丞公治裝中丞亦陬日戒道一日忽病髀注所為戒勉子孫者即古家訓家範無以過之乃竟不起傷哉公生弘治己未十月十二日得年八十有五配吳氏繼張氏俱贈恭人側室王氏公有八丈夫子十六男孫三女孫名位婚嫁具志中然闗越之俗奢賢者惑焉公世家子姓宦至方州視不義而富且

貴若將浼焉甘以清白終其身赴百姓之急如恫瘝在身即中丞公自謂不肖孤通籍十六年每至官所常懍懍若家大人在上硜硜抱尺寸之詛未嘗有所私何其介也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合吳之怨而終以德報何其仁也公叱馭而中丞公遭廻不忍即行相視一訣無憾於養生送死之事人謂中丞公既介而仁孝友四德孔備非公其疇敎之哉余特表而出之且為之語曰孔封四尺陶作真宅中丞貴矣公不與易求公者為牧伯為良二千石乎

累贈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梅岡王公暨配贈恭人蔡封太恭人龔氏合葬墓表

大中丞太康王君堤撫河西之三年母龔太恭人卒於家中丞君祖被歸上其事下有司循甲令遣祭政宋君應昌　諭祭禮成中丞君自列狀械幣走使檀州以表請其言曰先考梅岡卒塋三十餘年而先嫡妣蔡恭人卒又十年而先

妣龔太恭人卒睢陽兩知府李公一經為先考表之張公錦為先嫡妣與今學士山陰王公家屏為先妣各誌而銘之不肖孤叨典疆埸父母竝受　天子恩存者封歿者贈祭咸登大卿之列墓顏且益拓矣公幸為我敃樹墓道之石按狀公諱杰字景用別號梅岡世為太康人高祖彥才元彰德路判至　國朝以孫瀹貴贈戶部侍郎配陳氏贈淑人生鈍戶部尚書配張氏封夫人生濡醫學訓科配劉氏殷氏生節盩厔縣

知縣配崔氏孔氏是為公父母也公幼重厚如長者數歲而孤見養於伯父廡稍長習春秋治博士家言有聲尋為邑諸生以經學紬其曹偶竟困有司愈益攻苦不倦嘉靖癸巳貢入太學卒業歸念王氏之先世典邦敎為時名卿不宜使前烈就湮乃梓行大司徒野庄集與少司徒以下棹楔碑碣之類煥然鼎新大會宗族擇姪塽為之長孫朝元副之置祭田一區祠堂三楹歲時蒸嘗群廟俱升與父兄子姪陳說先世締

造功德竝申明　高皇帝訓詞中州稱王氏家範公之倡也癸卯謁選授浙江縉雲主簿縉雲巖邑也主簿秩卑士民往往易之公故名卿之裔不欲墜其家聲循禮奉職問民便苦水利鹽政與除咸中肯綮嘗署邑事平易慈惠一以誠懇應物有貧不能贖者捐俸周之邑當括婺孔道公私絡繹公為劑量其間時浙有採木之役與民之逋負不奉法者長吏不能倚辦而委於公公皆應弦而舉公守官凡六年當塗交相獎

薦謀所以重用公一日病瘧遂投牒歸去之日行李蕭然縉士民遮道哭擁至不得行公既謝事病尋已乃從田間築別業手植花木自娛暇則偕耆德話農桑或飲瓦盆口占韻語以為常督課宗族子弟治經義鄉人亦時時願奉公敎有司舉鄉飲公或出或不輕出人以公行止驗官府賢不肖其見重於鄉黨如此初娶睢陽蔡氏濟南守晟之女少司馬天祐之妹生長華胄慈慧性成內則孝經史鑑諸書靡不誦讀至古

今成敗皆能舉其大畧女紅中饋又其緒餘濟南公特愛之為偃蹇其配而竟以歸公孝敬莊順內外稱賢有族嫂葛氏孤孀貧甚恭人繼以衣食遂得終其節　上聞而旌之里婦宋氏新寡一夕盜刼之盡宋不欲生恭人百計保持終其身無凍餒而宋以貞淑聞於里中臨清人龔攀者徙太康舉一女可十四歲以內德名是即中丞君母封太恭人者也恭人聞其名勸公納之恩禮下逮愛之若女凡內而宗廟外而賓客

一切修瀡宴饗罔不當其意指無何蔡恭人卒遺一子一女公為繼李氏遺一女亦早卒龔太恭人始秉家政念不及終事蔡恭人每哭撫其子女如事蔡恭人也者又竝其李之遺息而乳哺之咸如已出當公得縉雲時嘗鞅鞅不樂太恭人委曲慰之始就道卒能名宦其地公既垂橐歸橐中財數金伯子埞食縣官廩為具行修費緣手畫又為所哺女治奩具竝脫太恭人簪珥若洗矣公晚得二子常恐意傷之太恭人則

佐之嚴入則聽丙夜伊吾聲出則問所與遊者二子竝稱名士每應省試太恭人必祝天願埞子先及中丞君成進士太恭人愀然曰埞乃先埞手何以報蔡恭人為之感咽不自得中丞君尹滋陽迎養太恭人署中每聞鞭朴聲輒廢匕箸中丞君竟用循良高第徵拜給事後疏劾巨璫不法罪狀人皆危之太恭人獨喜謂兒死諫職也吾不能為滂毋耶尋出中丞君叅議湖廣客過慰勞太恭人從屏間聞之退而語中丞君

曰客之言過矣兒起白屋幾何稱藩大夫彼猶謂薄耶兒不見汝父窮經白首老死一廸功郎也中丞君益奮意自效累遷雲谷間皆奉太恭人板輿與俱每一勺一飯未嘗不念伯子及中丞君建西河節鉞太恭人不能往中丞君亦依依不欲行太恭人以正義督促之中丞君留其婦奉晨昏僅單車往不意太恭人病不起矣太恭人孝慈恭儉得天之全上奉祭祀下睦親疎內外大小罔有閒言至於浣衣蔬食周急賑乏

常如不及雖米鹽細務至老必親卒之日鄰人為之罷舂云追憶余貶宛丘時往來太康之里聞王氏甚盛後撫宣而中丞君兵備其地乃談王氏世德益詳大要贈公以名家純德不早小官卒行其志以遺縉人之思在邑化邑在家化家謂之德禮長者非邪蔡恭人秦晉相耦明章婦道齊家逮下卓有二南樸木小星之風龔太恭人始副其室而承嫡之驩終持其家而成嫡之後當李之疾視諸兒女時蔡恭人之遺幾乎

閔氏之悲也龔太恭人且不有其子而卒能保持之以報蔡恭人庸詎知李亦不能自保其遺而終見德太恭人乎嗚呼王氏以司徒造基何貴盛耶至中葉稍息而有贈公振之兩恭人相成之以啓中丞君而中興王氏所謂源深流長俾爾熾昌且未艾矣乃為之表其墓曰是惟有明循良中憲大夫贈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梅岡王公暨配賢淑贈恭人蔡氏封太恭人龔氏之墓使後之人有考於王氏之阡也公生成化己

亥九月初四日卒嘉靖癸丑二月初三日享年七十有五蔡恭人生成化己亥二月二十四日卒嘉靖辛卯六月二十八日享年五十有三龔太恭人生正德癸酉七月二十六日卒萬曆癸未四月十五日享年七十有一其男女子孫具誌中

通議大夫撫治鄖陽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交川湯公墓表

公與余同舉進士公既致鄖撫事歸老南皮而余領薊鎮總督節則南皮在境內得脩有司羔鴈之禮而訊公體中毋恙無何有司以訃來報余為文奠之及余　召還本兵其子諸生性魯者緘幣手一編乃馬柱史所列公狀以表請夫表之為義標也標其行而垂諸石使過者式焉則余柰何泯公之行而不式於人耶遂不可辭按狀公諱賓字繼寅交川其號也上世為楚齊安人有遠祖徙順義永樂間祖慶暨曾祖福春者始卜南皮而家焉福春生澄澄生某太學生

初封戶部主事再封中憲大夫湖廣按察司副使娶於劉封太恭人是為公父母太恭人孕公時中憲公夢一少年冕笏入戶公遂生中憲公通星家學知公大貴公自幼頴敏殊凡兒書口授輒成誦屬對應聲而荅皆奇麗驚人五歲時忽向中憲公前朗誦大學康誥章意若有風人益奇之已而中憲公授吳江丞公時可八歲隨侍行道里二千而遙中所經行山川郡邑水陸交際下極娓瑣一一能舉其詳後治舉子業有名為

慱士弟子每試必高等嘉靖庚子舉順天鄉試
至庚戌成進士劉太恭人病篤公侍湯藥目不
承睫衣不解帶者逾月晝夜焚香籲天願以身
代而太恭人竟霍然已人以為孝感云初授安
福知縣安福文獻邑也士人張皇餘姚之學各
立門戶視有司如弟子然公絜己愛民劑量里
甲其他平反疑獄保障流寇公不講學而政事
原本經術於是安成之士相與交重公而不敢
易視矣越三年癸丑轉戶部主事初榷崇文門

稅再巡通州草場三轉邊鎮糧餉四督淮安倉
政所至以勤廉著聲尋轉員外郎中知萊州府
事可一歲而持太恭人服服闋補常州府常州
為東吳劇郡巨室大猾陰持官府差繁賦重弊
竇萬端公明以察之寬以劑之庶幾有德禮君
子之風竟用治行高第擢湖廣按察司副使兵
備蘇松蓋吳人不能一日去公也時當島夷兵
燹之際公外捍海岸內安黎庶其時開府大吏
不問人情徑裁兵餉沿海無賴偶語市中相謀

鼓譟地方洶洶大吏聞之倉皇無措公立召慕
下開誠告戒許以括帑金為餉而諸黨扣頭散
去是年杝七府塘百里白茅河百二十里度地
程工併胝為勞而公心獨苦先是中憲公丞吳
江時曾濬白茅工未竟而公卒成之人羨公父
子有德於吳如此庚午轉河南按察使便道省
中憲公上九十壽鄉里以為榮辛未轉湖廣右
布政使無何再晉左癸酉會鄖陽撫治都御史
缺　廷推公以右副都御史往公領節抵鎮議

察山寇招撫流移軍政脩明地方寧謐四陲頌
聲萬口如一而中憲公卒於家矣公扶服代歸
幾不欲生至乙亥京職大察公中讒言得　旨
致仕矣公既襄大事稾裝如洗日惟課農教子
凡大夫有司之干旄竝皆謝絕暇或群一二耆
宿鰕菜濁醪共話桑麻有司歲舉鄉飲一與不
復再而公儀貌修偉內無城府與物甚和而介
然之守萬夫難奪公其吾榜之賢乎公生於正
德九年十二月初七日卒於萬曆十三年正月

二十六日享年七十二歲娶謝氏沭陽主簿堂女封恭人先公卒男五長性堅國子生娶永城主簿王應元女繼淄川縣丞郭經女次性曾廪膳生娶叅議徐廷錫孫女繼娶樂陵監生馬光祖女次性敏光祿寺監事娶兵馬常時穩女次性深娶光祿署丞張九皐女次性貞聘王某女女二長適張夢玶次適國子生伊汝偲孫男某孫女某以某年月日塟公於某之原嗚呼余别公三十餘年矣余在鎮時延訪境内英賢以上

墓

應　天子訪落之典乃余未及終事而公先徃矣余不能揚公於明而徒闡公於幽公有知乎無知乎遂表其墓曰是爲大中丞交川湯先生之墓

居來先生集卷之四十七

居來先生集卷之四十八

銅梁張佳胤肖甫著

祠堂碑一首

定遠縣知縣胡公祠堂碑

定遠之祠胡公也凡二十餘歲云今年郡侯臨川傅公走使五千里外抵書上谷納簾於不佞佳胤且其言曰故令胡公爲德於定遠也久根不及考見當時治功举徵於其祠祠故未有記其事者敢徼一言以信百世不佞謝曰徼郡侯

碑

言胡公不佞故識之也當公尹定遠在嘉靖庚戌間不佞始成進士以使過其境公觴不佞於郊而嘆曰不腆敝邑寥寥三戸故元一殘壘耳先王辨方正位保民盛民之謂何而苟陋如此吾將從事稽卜用求地於新邑於時不佞從吏之越六年不佞爲曹郎復以使過其境百雉言言則公造基今理矣公留不佞信宿日登陴指點江山陰陽之所交廟社署廬之所止經緯纖悉即使土方氏操圭量人秉筴有不能殫其智

者不佞舉觴前壽曰公畢精神以為定遠建千
百年不拔之業此公之桐鄉也公謝曰異日者
而吾民果能為桐鄉乎吾死可瞑但以言累下
執事嗚呼此乙卯仲冬時語也不佞又何能孫
不文耶胡公者名廉字某人稱為肥溪先生楚
之崇陽人舉嘉靖某年鄉進士始定遠得公時
見其癯乎山澤姿也與乎樸直容也訟師嘗以
辭黠胥嘗以文頑民嘗以貿豪宗嘗以好公佯
若中其嘗者徐為立科條運耳目敬老矜寡而

又櫛比其俗輸為限役為等脩恭儉汰苛冗糜
察大猾為公稅蠹者不以假三尺諸嘗者咸潛
伏屏息而公恂恂猶是也歲時行鄉落勸農力
耕教積助禁婚葬讌會因俗示禮而去其奢朔
望申　高皇帝大訓延見長者問所便苦暇則
群師儒考治經藝與鄉鄙保伍之法公曰民庶
乎可使矣遂遷邑大興人徒遠邇之民勿傲從
康山澤獻材萬姓獻力大家世族無重遷無浮
言公為償其材程其力而相忘於勞城成四民

之接轂磨肩出藏於塗市者摽汗可以為雨其
人士之舉於鄉若春官者雲蒸飆發視舊邑之
興衰相去又何但千萬巳哉公敏幹博洽尤精
星曆堪輿諸家之學甲寅大饑公糴於鄰賑之
民猶洶洶公為禱忽號於衆曰吾仰觀夜象水
氣制火雨在眉睫汝勿譁果大雨丁巳三殿災
徵材於蜀下令若東瀛公以材望受臺使者檄
得督諸州縣事公扶烏藤扱兩芒屩鑿空通道
櫛沐瘴癘審勢計實諸州縣咸受要約楩柟豫

章以谷量之乃竟用勞瘁病篤起語一二吏曰
某山之材宜某水某水之險宜某時即我死惟
勿替我命廢縣官事絕不及他語且曰我死必
葬我定遠爾定遠子孫世世勿相忘言訖而逝
計公一官九載不得調公亦以官為家邑民無
遁形無遁情有所事事僅以顧氣指使刑罰案
牘哉不復用公子某成進士今陳臬在蜀道德
文學克紹休烈以發公未究之志公之食報也
厚矣始公卒訃聞於邑邑之人如喪考妣為之

罷市人人肖像祀於家未已也又為建祠於其
地凡若干楹更請奉公治命塋於邑如桐鄉故
事毋栽公之子竟扶櫬歸楚邑之人僅得奉公
像伏臘蒸嘗瞻拜泣下而公之霧爽時時在焉
凡邑人之出入飲食必告告必應先是乙丑妖
賊起陷城公神降於民閻某曰昔我筆路藍縷
東章西亥以相度茲土新造爾邦守臣不忠弁
髦我民以城予賊若亟為焚屦数千我将滅之
越二日保伍不約四集衆賊若或驅之就戮賊

遂平張氏一蒼頭以樂賊立木繩其杪忽墮於
谷竟無恙問之曰幸賴我胡公嗚呼公而生也
神運於人歿也人依於神公真神君哉不佞乃
系其畧以報郡侯然公楚人也習為樂章其聲
則楚俾刻諸石歆以祠之其辭曰　靈匪躬兮
綵樾眷故都兮欝伊築宮兮山椒桃流兮白水
湄梁文杏兮楝桂垣瓊玖兮繚之笓陽巫兮大
招靈連蜷兮雲之際爘玄霄兮庭燎恍焄蒿兮
含睇　右迎神　驅飛廡兮豈隆靈翩翩兮其來下

弭翠蓋兮桂旗駐蒼螭兮文馬覽往蹟兮四周
撫父老兮弟子伐鼉鼓兮灌醽升肥豣兮冊簋
淒金石兮瑟琴舞巴渝兮皓齒靈偃蹇兮澹忘
歸夜何其兮樂只　右降神　恍若靈兮告予惜良
夜兮将旦御瑶象兮駢鸞捫星斗兮歷亂指黃
鵠兮武昌乘雲雨兮巫陽靈舍予兮何適生聆
睞兮心傷搴霓旌兮不可留望天路兮悠悠悵
莫悵兮茲夕樂莫樂兮千秋　右送神

墓碑一首

文林郎四川銅梁知縣七樓鄭先生墓碑

肅皇帝改元時荊州有李生名中孚字化卿有
李生名完字全卿與里中鄭先生友善各以才
名相埒先生字一卿於是並稱為荊州三卿云
余蜀銅梁人往在先生治教中頗采其行事碑
曰鄭先生名其號七樓其先上世無攷在趙宋
時世家荊州赤岸北元兵亂徙金臺岡遂為江
陵室丙人　本朝宣正間鄭氏有兄弟號十二
郎者最豪盛至祖文選為郡學弟子員篤行好

施然終不顯生處士公溥配孫孺人即先生父母也處士公生八男子先生最長初先生生也處士公聞啼聲異之稍長就外傅日誦千餘言十歲善屬文督學使者奇之入補郡學生員先生故敏慧不群讀書了大義不屑屑章句為文好出新語言未嘗古人有荆楚夙號多材每試人士輒出其下嘉靖壬午舉於鄉已而北陟褒宛踰河洛走燕趙南泛洞庭浮江淮縱觀舊京之勝日與江左名士遊胸次豪宕遂厭舉業不

足名家乃工古文詞時關中呂仲木以道學鳴於南雍先生卒業門下呂公大奇先生先生既屢上春官不第父祖相繼歿孫孺人又高年促之仕先生遂以戊戌春謁選除銅梁縣知縣銅梁為蜀東巖邑弘治時醴陵孫公泰為令有治行　徵拜御史去後卒無成功名者以此號難治先生毅然曰物先腐而蠹入之孫御史非銅梁令哉遂之任時邑有大姓席勢為姦利二三豪士朋黨持官府長短有司莫敢制先生下車

發其事一邑之民不寒而栗又能以文學緣飭吏治士爭慕之邑南鄉介大足永川之交距城百餘里山民多輕俠為盜相與根株窟穴先生議移一主簿帥卒伍守其地邑苦遞餉繁重先生議欲與他州縣輕重相等兩議皆鉅政雖當路寢其議民甚德之前議至今未嘗置也先生之政大要抑暴濟弱以嚴察繩檢其下尤善用人為耳目盡得邑之陰事凡以事入公門者凜凜如近氷霜即有不直無不破膽披瀝忽逢其

怒吏卒輩重足自危無敢索人一錢田閭之間晝夜不聞吠犬有刑吏陳堂與巨盜交通期會於城南望仙樓乃托言父母壽請假歸先生陽許之即遣一人瞷其後具得所為狀吏反謝假先生曰汝誠孝子望仙樓之客去乎吏叩頭請死汗沾沾下邑之人以為神其明察類如此也蒞任未期邑中大治御史王公玠廉察先生賢特章薦之語具疏中會黔江土酋黄廷表與他部酋夏統搆釁廷表殺統部下虜其旄倪二百

五十人刼奪牛馬財貨無筭數年勘官以受賄故不能决地方歲苦兵連擻先生往勘黄廷表數以厚利奇玩啗先生先生拒之竟暴其罪狀反所侵地虜掠人畜財貨於紙並條列善後事宜狀上之人大稱善至今土夷帖席先是太廟災　詔遣工部侍郎戴公金督蜀大木諸木厰獨建昌險遠且多瘴巨商易為姦戴公謂非先生不可任事命之往穫異材焉事將竣會戴公遷去代者侍郎潘公鑑也兩公素有郤潘公盡

反戴所為而尤仇視戴所信重者竟以怒移先生潘公喜趋承奔走諸郡縣吏無不馳謁先生以遠阻又自持廉正不為謁潘大銜之先生素負材名有氣岸視碌碌輩猶腐鼠也忌者遂造飛語中潘公怒乃彈先生　詔建按察司獄邑之士民爭聚上書訟先生究諸司亦無不知究者相與代為寃闇然以潘公在位故雖不敢直其事亦不敢誣服也一日潘公幕下騎使楊貴卿者以他事馳省中假潘公令恐問官副使朱

公憲章曰小人奉督府命他無所事事督府旦夕還報　天子獨淹鄭尹獄令小人守其事得速成督府有薦不爾毋後悔朱公懼希潘意旨峻文深詆陰坐贓五百金強成案免官貴卿者嘗馳驛邑中為乾沒先生收治之今報復如此云是年發重慶府獄督結贓罪先生談笑自若會郡守劉公繪李公凌雲俱知先生枉令僦民居先生官五載計涖事之日前後僅逾歲所欲注措者不能究什一又持廉正囊無餘貲以故

不能贍朝夕郡大夫士咸重先生或相問遺邑之父老子弟各隨腆薄省候先生者相望於道羈旅五年竟白其枉而歸歸之日郡大夫士及邑之民聞者無不横涕交頥焉先生歸莖孫孺人家如寒士日惟賦詩飲酒瀟然有元亮之致先生詩尚聲俊力洗陳言高者不讓元和以還諸名家未幾病卧不起以書一篋屬其仲子詞曰吾平生不治生產遺汝者此物也其勉哉言訖卒葬於南城河嶺之陽平生所著有湖上川

上渡瀘渝棲等穡行世嗟乎先生如是已矣余為童子時即見器於先生時時召見與諸公子業文旣先生出入巒嶂閒前後逾三年余毎見諸公子衙齋中甚瀟索先生曾不苟取毫髮以給家室所謂忘私忘家者非耶乃竟以贓廢語曰斷酒白首餔糟而朽其命乎其命乎余今年官粤中往來荆州間先生墓旣遠不能謁乃訪先生之仲子子脩君者訊其墓濯濯然無卷石也會予姻家冷公某時爲枝江令亦先生門下

士私與談先生往事相向悽然謀爲先生樹碑冷公即伐石於是子脩君具狀來請予文按狀列先生治行甚略實予脩君侍任無何先歸奉太孺人及先生返袝服時又絕口不談往績故子弟輩鮮知者以是益服先生之高適今日之表墓雖視狀較詳又恨余幼不能習熟當日之事然猶愈於不碑也其銘曰維伊祖造於炎宋世脩南土十二郎是祀嗚呼烝哉延及處士發祥銅梁丕光於祖禰致身賢科綰章巴水治以

鷹擊毛摯而民敬只青蠅孔多晝虎在市譬彼鏌鋣爲鈍連城爲石先生其際諸否乎不否者功德所否者祿仕銅梁青天之謡逾二十年而思者如彼嗟嗟先生世習重權賄使先生崇秩而厚貲豊產而高齒孰與立言立功如平生所履哉故流不塞不長楪不抑不起河嶺之原草木薈薈江漢委馬先生宅旣固且美以昌于孫子是曰佳城厥維瞻者指哉

先生生弘治十二年己未正月二十五日癸

在嘉靖三十一年壬子二月十一日是年十一月十八日葬配某氏側室某氏子五人詩詞語俱生員詩語相繼早卒謨詮業農孫男一大詔詞出孫女一語出

碑三首

銅梁令楓泉杜公去思碑

昆明杜公以隆慶庚午除余邑令越四年甲戌稍遷南京南城兵馬指揮去邑之民依依若赤子免于父母之懐也乃相謀立石紀公功德而

屬余乞養還山中遂以文請余邑人也習知公政大都公才識敏雅有大韻親賢勤民好以儒術緣飾吏治小者不具論其廉惠不尚文具者政有五剛正不移毀譽者政有五邑故有逋負名公除一切煩苛立尺籍記田賦若干民各給一法以里長督族長帥子弟得自輸納終兩稅報而庭無鞭捶之聲民俗好訟訟牒入隸卒横行鄉閭中公悉罷去酌訟無大故者下耆德人平之民鮮錙銖之費邑城負山跨水城以内為

梁者五水門者三崩齧歲侵不備保障公度勢程工三門百雉望之若虹而屹然有金湯之固邑故不脩保甲法公並舉鄉約令各約長以譏察出入使奸無窟宅而田廬市井夜戶可以不閉官府供億舊於里甲見役者取之甚則一日而產緣手盡者公約已廉不妄取民錢歲計公費所必需者為之量徵而一切倚辦于官里甲不知有官府之擾此所謂廉惠五大政也邑地瘠賦重豪者往往飛射別籍畫二百年莫可窮

詰公承編之檄稽田以戶核賦以田彼此參伍出入準數清民田之詭隱者石以五六百計而老吏大猾腹且非之近例以贖鍰易穀邑在中中歲當積貯千石有奇公謂邑小且貧無强民訟而取盈之法公好與民休息其訟之可議以贖者僅什三四即上苛責而未嘗暴取民一粟監司一近習吏持偽牒徧索所部為奸利公辯之客有為公者策曰勿發發則懟監司公曰柰何愛一官而忍見社鼠嚙吾民膏血也竟發之

吏懼自經而監司果銜公且力阻御史薦書安居縣大賈王某者以兄婿死他人手邑令長蔓及之且陰索黃金五百不應遂文致抵死御史檄公往案彼邑長百計囑公勿易成事公竟執法伸之邑學南街舊迤邐遠腹而啟門于西後來便捷徑者街學右肩門遂穿直北而學基日以削諸生僉議宜仍舊以浮言中阻者數年公毅然力排私議改之此所謂剛正五大政也夫廉惠者下民德之而公不以求知為名剛正者

共承厥任今天降災厲往有稼穡意者積怨在予念予涖政未深咼敢不若于正若予有咎願殛明神不然三日內當雨不雨明神何功德以血食茲土揞畢衆憧憧惸惸感激嗚咽是夕月離畢石鸞翔驟颷歘涑霑灑倏至次日又雨三日又大雨田畯告足銅獨得歲嗚呼赤地千里勢蓋岌岌不相保微侯罔有孑遺異績其何無詞以朂後人乃有邑博其某師其徒其相謀伐石紀之徵文于某某辭曰鬱伊南嶽奠乂荊楚

雲夢洞庭大澤既泞倬彼巨區降神于侯惟侯克配丕光大猷應宿巴水神君樂只烝民倒懸於候其理彼蒼者災昢昢興哀風霾豊曀彗星夜開民不堪命侯與神盟悔禍施膏大田斯咏凄凄祁祁十日為期雷師雨伯服虬驂螭畓畬既數百里孔膴人亦有言曰侯之雨緬思漢公景山鄭洪隨車作霖令譽無窮昭哉何父克紹千古以綏士民光于吾土天地洋洋江水湯湯貞珉穹窿厥德不忘

建脩獨石三城碑

國家之有宣府其右肩乎宣府之有獨石又不啻北門鎖鑰為也當宣德時薛陽武行障塞疏言大寧既棄開平寡援遂徙開平於獨石因甃石為城草昧之初未盡地利正統中虜數入寇入城並陷虜得長驅而有土木之變則獨石之輕重安危可睹已　天祚　有明內順外威隆慶辛未大酋款塞稽顙稱臣迄今十有五年邊鄙不聳桑土豫徹不榖往撫上谷酋長滿五大

恃其宄狡陰嫉婿銀定竊犯雲州諸堡因而閉關問罪挾計中阻乃從張家口悔禍自贖刑牲而盟邊事益寧不榖乃周行塞垣小者堡大者城崇墉仡仡櫛比相望然論要害孰與獨石猶之乎薛陽武所肇基也不榖愀然拊膺顧巡道僉憲劉公癸而嘆曰諸臣經畧不遺餘力何置獨石度外豈以逼虜而工不易終耶若失此時化為區脫是大憂也相與計度遂會督府鄭公上疏其略曰臣惶恐頓首　陛下不以臣為不

旨授臣以疆場竊見獨石三面鄰虜僅有半壁店猫兒峪二堡通南路一線為獨石咽喉獨石城故卑薄歲久且有覆隍之漸二堡又皆斥鹵不可恃今藉　威靈罰制酋首無敢奸命三城之役宜以時舉若城獨石而棄二堡不如無城夫取諸步軍工食取諸班價粮廩取諸正餉期以四年不徐不亟可報成事疏　入下大司農議　報可會不穀入貳本兵泰安蕭公来代經始於萬曆十年某月獨石城長一千三十一丈

有奇砌以石累以甎視舊城增一丈二尺共高三丈五尺外增敵臺一座並墻共五十八丈大小城樓十六座廳事十八楹南門楔棹一座省粮二千五十六石八斗有奇銀一千五百十二两八錢半辟店長一百十七丈高如之本堡雇石盡以石易甎增脩大小城樓八座猫兒峪長二百九十三丈九尺高如之增修大小城樓十座省粮七十九石有奇銀二百十三两五錢有奇以萬曆十二年某月工竣屈指而工僅三年

也報成疏　聞蒙别有優錄兵憲劉公屬叅將麻承勳礱石馳材官檀州以記請惟兹三城之議不穀實創之幸觀厥成安得無言嘗聞春秋重力役有城必書有築必書凡以明不得已爾邊城為華夷大防所謂不可已者莫大於是今三城之役完不俟期用不盡財樓櫓雉堞翬飛鼎峙辟之家然獨石藩籬也宣府堂皇也　京陵奧室也一固舉固謂獨石係天下安危非耶夫中國而城外夷所忌往不穀馳使虜王俺答

則對使者言為我謝太師閫内地亟治邊墻墻猶隄也以數千百里計安能尺寸而固之一潰皆潰莫若繕城城固我虜卒未易破也不穀心德之又聞築三城時虜酋青把都與其姊太松咸具牛酒享士夫虜人以所嘗試者而授我以要領以所深忌者而樂為之勸事前代城邊者多矣以詩書所稱不穀則未之聞猗歟休哉篳簬藍縷以啓兹城實惟諸大夫將軍拮据之力然非　國威震叠令夷狄革心恐諸大夫將軍

亦無所措手不穀且有私憂焉古之言曰懷德
維寧宗子維城城益言險不勝德也今三城城矣
其將以邊事歸城耶抑將因城以治內也如城
可恃爲漆爲金至今安在又如天以塹之美山
河以固之南北斗以形之曾不救於敗亡之數
惟是諸大夫將軍毋忘文德洽此武功則古人
所稱申伯良翰李勣長城不穀誠望之矣是役
也制府鄭公洛始終持議克壯大猷中丞蕭公
大亨威懷茂彰文武用命兵憲劉公葵夙夜經

營心力獨勞故將軍麻公錦與其子叅將承勳
父子戮力虜畏軍懷戶部郎中趙公以康韓公
取善先後給餉鼓舞衆心其他效忠趨事不盡
紀別具碑陰銘曰北藪上都南引上谷維石巖
巖而名曰獨內夏外夷茲焉綰轂三城不備其
破若竹以經以營乃事版築閣閣登登萬堵斯
與一城二堡爲鼎爲朋龍門金閣高厚並稱在
易有言設險守國衆心成城天府四塞大鎮雄
圖屏翰朔北所恃伊何武功文德毋曰來王弛

而不張龍盾交韔厹矛鳥章虎臣糾糾小戎彭
彭百具孔武莫之敢侮石乎千秋城乎萬古敬
告邊臣同心報主

居來先生集卷之四十八終

銅梁張佳胤肖甫著

行狀四首

大中大夫貴州布政司左參政龕山高公行狀

龕山高大夫諱某字某先世姜姓齊太公六代孫文公之子公子高之孫傒以王父名為氏十代孫高柴仲尼之徒又有惠公之子祁字子高之後亦為高氏歷秦漢下鳴世者種種銅梁之

高蓋出其系先為楚麻城人六世祖諱明一避胡元亂移蜀銅梁卜六龕里家焉明一生應龍應龍生必先必先生福源福源生振振生宗相是為大夫考後贈監察御史公娶于胡封太孺人初御史公劬書毋厭通毛詩尚書三禮諸經補邑弟子員每試不第輙惝然改初服日惟教授生徒家塾中洋洋如也御史公生子三伯某仲某季即公公生頴板殊凡兒識者知非池中物然質孱癯虞其書痒為癖逮十七差壯御史公始教之鄉人語曰吾翁慱苦一生卒不偶其子丱然乃習蒙棄何托難必之事乎已成之年以釣奇乎御史公曰但願士之子恒為士他不知也乃授公大小戴氏即日記萬言時家泊如日一食猶輟也公躬勤畝畝給朝夕每耕輟手即不釋卷凡書寓目輙領旨要為文務正大不事綺靡艱怪語補邑廩膳弟子員然天性至孝巨賊藍鄢亂將掠邑中屬御史公疾篤公仰天泣曰盗且來急病父將安之是夜夢長者語曰

汝父善人汝更忠孝後祉誠未艾有儆負汝父而南毋恙也竟如夢中語避之果與賊左賊過其廬指為積善家竝號從者勿犯胡太孺人一日患風痺疾岐黃家恙難之公憂至廢寢食泣血侍湯藥不交睫解衣者五十餘晝夜每祝天求以身代太孺人竟勿藥起壽躋八十有九鄉人咸以為孝致云公舉嘉靖戊子鄉薦明年舉甲科授行人使滇南尋遷御史公憂制居一如禮服闋復舊銜明年選授南京福建道監察御

史巡江倉清冊籍剔弊秩度鑿鑿副名實時虜
患猖獗　上命言官疏材望可備邊者用公舉
毛伯溫唐龍等三十餘員皆海内名士旋監
皇陵工謹簿書節浮浪功訖　上嘉之賜白金
十兩纁一襲是年以胡太孺人憂制終起改北
道二十一年巡按江北泰州田糧素稱不均公
檄有司示均法平之豪猾恐恐毋敢詭計百姓
大悅泗州御史府有妖狐素不利於宿者往來
使君故毋敢館之公按部官屬偕諸士民懇切

止公公曰理豈有邪勝正者吾投之且試此怪
何如狀也昧爽報狐斃于庭至今江北傳為奇
談地方時甚蝗澇公多方賑恤疏入蠲田租之
半民始安堵漕河淤塞公慨然不樂董工計財
勤勞損容　上賜金十兩其他擊奸顯良繕城
修武招流洗冤興學實吏總總不可述繼按浙
江複大荒公處之江北若也時倭夷寇海上公
練卒籌策渠魁成禽於我並脅從者百餘名嘉
與尹李時行結納貴人肆毒毋忌舊按者不能

治尋擢部郎而去公曰彼怙勢剥民猶賞緣得
美官此而縱之何用御史為也遂詗實收按之
二十六年例考天下大小職都御史爾公資望
卓越命掌河南道司黜陟秉公去留輿論翕然
公前後歷臺中十三載應陟九卿職公素方正
耻諂權要僅陞湖廣副使整飭靖州兵事人皆
公惜也時苗為寇公下車明組練精選任草宿
露飡與士卒同苦樂條行四十餘策示各寨行
之悉能守禦尋斬首千級一日了剌關並五寨

圍急報未至公忽神動遣將領卒數千人指授
方畧部下毋不咻公此舉何為後果得聲援關
寨遂保人又莫不以為神矣先是同知徐珊習
陽明之學謬傳時譽上人禮之委參軍謀然結
附土司為夷間諜使兵連數歲毋有發其奸者
公廉之將寘以法珊度不免遂縊死自是公得
便宜戊申三月提數千卒直島池河苗畏率部
落詣降公曰苗情變詐降不可信不大舉毋以
明中國之威亾何同事者忌公乃倡撫苗之議

公策撓矣公遂怏怏不樂奮意求退都御史林
雲同憐公材不宜遽棄疏上改雲南副使陞行
太僕寺卿時邊事紋繩公脩舉也牧軍馬相賴
之撫按薦章交上三十四年陞貴州左叅政便
道歸里中淡然有山林之思親識強之任公曰
人苦不知止吾歷官二十餘年所在皆失力殫
慮未敢負君父此亦足報萬一矣今老年猶跋
陟險途果富貴之樂留人至此乎遂致仕不出居
家課子督農時與親友杯酒叙契濶陶陶如也

見三四姪孫無聊令四子各撫一人為之婚娶
衣食初未嘗以内外別之蓋其孝友睦㶁天性
如此耳公生弘治辛亥年三月廿九日嘉靖丙
辰年十二月廿九日卒於正寢享年六十有六
配王氏封孺人側室夏氏楊氏顧氏子五長啓
奎廩膳生次啓翰增廣生啓愚廩膳生啓心啓
仁俱附學生啓仁繼仲兄愈嗣女二長適邑人
沈人龍次適邑生員楊翔俱早卒孫男三某啓
奎出某啓愚出某啓心出卜丁巳年八月廿五

日葬於縣南其山之陽嗚呼太朴久漓世鮮全
德之士公既以蓬蓽力致青雲謹純愿樸内毋
谿徑而氷蘖奮勵超右倫輩履官幾三十年貴
倖毋有識公面者株守蠖步形志晏如居常敦
儉約恢恢乎能容人過吾邑先後輩稱德量僃
者首於公及諸子各抱秇握瑜瑰然公輔之器
論者謂公食德報也平生歷内外臺省奏議若
干卷並家約二卷藏於家皆能揚榷治體儀範
家政公之終始果無愧哉啓奎等將請銘鉅公

以托之天下後世先索予狀予先君與公早締
金石之交予自少復厠名左右故得之聞見者
殊實乃難以謭劣辭謹陳梗槩俟史氏采而書
焉高氏必傳無疑也

先考南溆府君行狀

先考諱某字素卿號南溆按張氏先黃帝第五
子青陽氏生揮為弓正主祀弧星因姓張氏故
子孫遍天下吾張蓋繼其胄云本系前代母孜
六世祖洪為湖廣德安府孝感縣人生子天性

時高皇帝提兵逐胡元楚師大亂携妻胡氏避於蜀行銅梁樂其地僻且沃可為終焉計乃占籍呂奉里遂為銅梁人天性生瑛瑛生曾大父迥娶汪氏邑進士源之女宋翰林學士藻之裔也迥生大父曰巽號守拙居士配大母劉氏生先考是為南溆公初守拙公四歲而孤依曾大母榮榮相倚長肆力舉子習卒不偶家固泊如也年四十無子一日禱於邑神趙公之祠是夜空中有大炬落其背遂驚覺占曰火象文明厥

位丙丁火燭背將有丙丁年舉者光君後乎丙寅年果先考南溆公舉矣先考生穎慧五歲善屬對動止如老成人鄉里咸異之邑侯武功吳公聞而召見提抱中觸景屬對應聲而荅母不奇異聞者絕倒八歲授毛氏經即能文凡書過目輒不忘為文援筆立就不加竄易尤恥襲舊一發自天性後補邑廩膳弟子員凡校文諸大夫試之皆異等毋不擊節嘆賞邑之子弟若隣者爭負笈以從故門下造就良多云先考性剛直負氣節內無嬖媵與豪貴相徵逐持家斬然毋敢犯厥令遇事英論霆施籌不失一然善惡界甚嚴平生不苟合重然諾能急人之難人有不逮者面斥之譏焉不顧每見時事則蹙額頓足咄咄抱不平嘗曰恨吾命偃蹇不能剪刷軟熟輩為國家作義氣耳以此鄉人視之若不可近甚有憎其狂者固燕雀之見也先考挾策凡十遊省闈不第卒亦晏如晚年尤抱山水癖暇日即携觴榼吟咏自適為詩刻尚風骨尤好

賓客初守拙公以貲貽之先考皆散盡結客凢一方名士咸與之善如成都升菴公抱材見遂先考雖未相識嘗賦貽君曲三首見志蓋其憐才天性如此也所著有南溆遺稿配孫母沈氏子二長宗胤舉丙戌年次即孤佳胤舉丁亥年時大父守拙公無恙乃與先考慶曰汝父數十年前之夢豈惟驗汝身二孫或亦光吾祚哉先考乃訓二子益嚴切不尚姑息宗胤娶謝氏業儒不成乃留意醫學尤精通傷寒以例授太醫

院醫官佳胤娶向氏舉庚戌進士今任兵部職
方司主事吾邑教子齊家之嚴咸以先考為善
云先考生正德丙寅年四月廿三日寅時嘉靖
丙辰年二月初七日子時以疾卒于正寢享年
五十有一孫男五長叔琦聘邑舉人冷文煜長
女次叔珵聘邑生員向其長女叔珮聘邑舉人
舒九齡仲女叔珊叔璽皆在襁抱孫女二長許
邑生員邢第仲子如鶴次尚幼叔珵二女為宗
胤出叔琦叔珮叔珊叔璽為佳胤出卜其月某

日塟于城西飛鳳山之陽嗟嗟物本乎天生本
乎祖吾張氏世抱潛德未享於時及先考南濠
公天豐其材嗇其施何哉孤不德毋以托先君
子于不朽謹泣拾大畧乞銘于左右昔蔡中郎
作有道碑自謂無愧色先君子生平不詭於道
者奚敢為門下承愧耶諺云附驥尾陟千里先
君子抱材跎跅非托足下烏能垂譽天壤哉

誥封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中山楊
公行狀

北海月川楊公奉　天子簡命以隆慶辛未[illegible]
春來撫甘肅未幾邉政修明羗胡稽顙塞外皆
才傑數年所不能辦者聞河外宿將耆校咸言
耳目所覩記開府茲土者蒲阪楊公後一再見
云為之語曰西楊東楊先後頡頏所謂西楊者
即蒲阪公也遠近將士惟恐一日去公至四月
念五日其趨謁中丞府見幕下材官劍士蹙額
垂首府中哭聲隱隱徹閫閾怪問之則中憲公
訃報自青州來矣嗚呼悲哉悲哉其即位哭越

數日中丞公妝淚函帛口授掌記者書其行畧
命其狀之某非能文者中丞謂其兩備役下執
事或頗采其故實遂不敢辭按青州有楊氏前
代無所考國朝諱德玉者生昇昇生富以齒德
尊於鄉拜壽官郡城西一舍曰黃家店者表裏
山川靈境天造而壤又膏沃可業壽官公乃宅
陽肇基而楊氏始大壽官公生鳳有五男子長
即中憲公公諱芬字庭芳又號中山處士以子
貴受　命爵人稱中憲公云公生而端慤直易

留中無城府鱗甲讀書識大義未嘗墮行於隱
考公平生大小德毋缺失不具論論其大者齊
東田賦重公農家者父祖兩世竝垂白堂上一
切差役免役恐貽父祖憂力肩之里胥鮮造其
門郡廩圯不治忽查理使者行部府君急乃下
令治廩出三日者罪令苦束濕人皆避去公任
之如期而廩治嘉靖甲午漕河塞治河大吏與
徒衆檄發青州郡縣萬夫府君素賢公命董是
役時早春尚氷人人龜手傴屍水中或枕藉道

上衆口嗷嗷公諭衆曰運道　國家大事往役
庶民大義非不念若等苦可終為寒故坐視數
百萬漕舟膠沙上僨國事乃快乎衆唯唯受要
約無敢後又積薪充棟傴水者輒炙之立甦工
迄而不失一夫上下人嗟嘆公才而仁必有報
比歸則舉中丞莫不曰此天道也公少時失庶
母驩心祁寒而單衣見肘一日為祖執御墮其
鞠祖哀之給衣錢數千緡然公終無幾微怨色
與張恭人毋事之益謹已而庶母感悟自責曰

幾失吾孝順子婦哉公有三子竝穎中丞尤穎
乃命伯氏讀農書會燕京日者談中丞非常人
公督教甚嚴一切授書講說古今人善事孜孜
不輟及中丞善屬文就外傅公儉薄服食而豐
其資為延師計師皆一時譽髦故中丞服青衿
不及澣而褐遂釋矣中丞領汝州牧甫逾弱冠
然汝劇郡強藩屯校滿四境有司數苦變輙稱
難治公憂之乃就養郡齋視其政中丞故聰達
公又時時提命汝州治行遂為天下第一後中

丞由計部出僉晉臬分巡河東中丞復迎養公
使院中時大行之谷礦寇倡亂兵禍連結聲援
三省中丞問計安出公曰毋過計賊憑險阸烏
合為奸徃禦之者失策今關河也河洛守之山
也澤潞扼之誠提驍卒數千人捽其吭諸庖奴
不過遊釜中旦夕爾中丞受教引兵六千人入
夏盡擒之如公言至今晉人壯中丞勞烈然公
策秘在家庭故不外傳矣後中丞分守河西兵
憲請邊皆重地復迎養公知中丞百鍊材不復

往每貽書必勉以忠清大節不少休聞公盛年氣蓋鄉閭比中丞登第後則又恂恂類無能者性好施予見里中貧窶人解衣推食以為常公有四弟愛之若手足惟恐傷凡中丞歷官俸餘輒贍宗族視尊卑而給之有差公晚年既以子貴盛頗厭囂諠卜地西郭之外築室藝圃督課子孫郡太守每以鄉飲請公一至不復再嚴肅家政絕跡公門暇或群野老話桑麻外無他事也公在　肅皇帝時封汝州知州今上踐祚念

中丞勞勩　特封公陝西按察司副使前後兩制詞極褒美再命出遭逢異數他藩臬大夫多不得預云公病痺三年初中丞欲上書侍几杖會遷薊便省則公又善飯有神氣乃如薊遣醫視之漸差故中丞被甘肅　命而公促之就道甚迫及中丞抵甘肅而公竟不待矣嗚呼悲哉公生正德甲戌十一月初七日卒在隆慶辛未三月二十四日享年五十有八配張氏加封恭人側室其氏子三長欽衛府奉祀副娶李氏

次其巡撫甘肅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娶趙氏加封恭人俱張出次其尚幼其氏出孫男七其其孫女七俱幼嗟乎自世教下衰孝弟篤行之士非得選舉則老死田野間者何可勝道如中憲公行誼才畧使在漢則當應孝廉賢良諸科褒然為名公卿矣又幸發祥於中丞使公之潛德光顯　朝野不可謂不逢矣其蜀人也思見公卒不可得然事中丞久見中丞為今日社稷臣雖不見公而淵源自可徵驗古語曰胡荽不結

厎菽根不産麻又曰不知其地視草木是不可以槩公耶顧其望薄詞下不能為名德重謹拾大畧以復中丞之命若必欲宣暢休烈納諸玄堂垂諸青史與岱宗渤海相為涵峙當別有一代鴻筆採而傳之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贈太保謚文端陳公行狀

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師武英殿大學士南充陳

公卒於里第　天子聞而震悼爲輟朝下諭大
宗伯是惟我　皇考舊家之臣一切邮典有司
具聞於是遣行人董道醇治塋及祭祭爲壇視
一品例而加二九十有一贈太保於是太常以
諡請　天子若曰不後其君之謂義動協諸道
之謂禮守禮執義人臣大節先朝太保王直太
保周經太子太保吳一鵬今朝太子太保高儀
太保吳山皆以名德股肱令終若始諡曰文端
今太保陳其實不愧之其以文端易名於是家

君學士于陛謀所以後大　國恩垂公行業代
石以俟鉅公大人之志若銘而屬其狀其事以
備采某爲里中門下士故習公所願爲執鞭者
也公姓陳氏諱某字逸甫號松谷一號靑居山
人順慶府南充縣水西里人蜀士族多僑徙惟
陳爲土著占籍平川凡數百年東漢陳著作即
壽者爲邑人其墓宅讀書巖竝近城隅郡陳姓
者咸稱爲苗裔而世邈莫考惟閬中陳泰公則
公其後云閬中之陳故家南部西水去邑僅百

里今郡有華池陳氏家藏譜牒內稱十數代有
祖曰彥眞世系詳核公之上世祖曰彥良則華
池平川二陳均出於閬可徵信已公以彥良爲
始祖彥良而下更數世元至正間有興者爲公
八世祖興生思誠思誠生文質文質生平俱受
耕平生紀始用儒起家爲郡學弟子紀生衡貢
爲大理府學訓導配蒲氏衡生信貢爲太學生
配蒲氏以戴氏禮世其家信生子四長大道中
正德丁丑進士尹南昌終慶陽府通判次大策

是爲公父配王氏次大學次大猷貢爲宿州學
正自訓導公而下凡四世俱以公貴贈光祿
大夫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
士配俱一品夫人公父倜儻尚奇節篤於孝友
一切隱德具載廣陵李文定內江趙文肅志表
中公母有身時夢一星如月狀光燭庭堦驚而
拜之忽有神人自天下授以硏夢覺以語公父
公父喜曰此貴徵也天將顯融吾陳賜而子以
文章華國手已而公生公自幼岐嶷謦頦動舉

莊雅有威儀性不好弄識者知為公輔器伯父進士公早罷田里嘗鞅鞅不樂每見公輙喜曰吾陳四世受耕三世受讀為郡望族其積累之德鬱而未塈行且在孺子乎公聞益發奮下帷與叔父學正公自相師友博綜群籍析極理窔甚至忘其寢食時公父析箸生産家常屢空而公志益振鮮所憂歎有日者奇公異日當為名宰公父喜而撫公曰有如兒擢第為名邑宰吾安得拮据乃爾公掩鼻笑曰邑宰宰也天下亦

宰也安知不宰天下乎父愈奇之嘉靖戊子公年十八一試有司遂屈其儕伍以儒生應省試不第尋補郡學弟子於是耆儒宿學相與目攝而畏之庚寅娶王夫人辛卯應省試時京朝官主試事監察御史河南熊公爵主簾以外與諸執事亦閱定諸士卷佳者取如額以待比塡牓內外合者四十餘人公名在外簾高等熊公爭之不得遂檄入大益書院明年歸益肆力群經左氏周禮先秦諸書手箋口課其學沉浸漾淼

不可津涯為文一稟古昔間示人或不知所自出讀之不能句頻視博士家言蔑如也同時友相顧笑曰君志良苦近代名家言具在坊肆中何乃資章甫適越以左時尚耶公笑曰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倘吾業成直當求知音於千古左不左何論哉丙申食廩餼郡學丁酉舉鄉試第十五名辛丑舉會試進士二十七名時主考文恪溫公仁和蜀人也得公卷喜甚雅欲以魁禮經士不果廷對策條荅明晰作字嚴楷人咸

以[illegible]之又不果也是年選庶吉士猶錄取諸進士射策[illegible]傳者公遂膺選教習為內江玉溪張公潮雅重公公刻志堅苦執趣遠大作為文莊嚴爾雅有經天下之氣張公評之曰參井岷峨之秀盡在子矣閣試文淵閣賦公居首其詞曰乃有玉堂之傑耆宿之倫贊巍巍之大烈稱休休之上臣提七星以平四時之氣穆三階而回九寓之春調和萬幾若太羹無味而衆味咸適包羅億品若大匠無能而衆能畢臻委神

功於不宰登昌運於維新固将與皋夔說旦相
伯仲有不知蕭曹房杜為何人首相分宜嚴公
嵩讀而賞之曰此子氣槩非常咄咄逼人他日
所就何言我輩癸卯授翰林院檢討十二月奉
命冊封伊藩乙巳還京二月管理文官　誥
勅先是典制者參用部屬進士久之其選浸猥
濫習為繁辭溢美失王言體閣臣乃疏請釐飭
以翰林有文學者五人為之而公與焉七月遇
廟建恩封公父如其官母為孺人十一月充

大明會典纂脩官公在詞林狷介自喜不能
隨衆徼逐獨與錢塘文端高公儀華亭宗伯陸
公樹聲為金石交以道義切劘相得驩甚時稱
翰林三益云性尤澹約簡交游造請屛騶御之
飾日令兩蒼頭控款段趨朝署軸金匱石室之
藏務竟其業歸則掩關據几哦誦廳事前治畦
種蔬門無雜賓歲俸多以購書家無儋石之儲
不復顧問吏隱金馬瀟然自得也遇大官貴勢
多方遜避惟恐為所籠罩時貴溪相當國勢張

甚陰求詞林中材華藻麗者為代撰青詞因及
公意甚專懇公攢眉婉語詞臣為　主上視草
執觚牘奉相君役者自有人非吾事也明日遂
杜門稱病上疏丐歸下吏部同年有愛公者咸
謂不宜示人以迹力勸止之貴溪覺其意恚甚
自是不以文字相屬矣丙午九月三年考績文
發張公治署其考曰學深造而自得行端謹而
不浮典實之文可代王言沉厚之器允堪公輔
丁未二月禮部聘充會試同考官拔進士胡正

蒙等若干人内如江陵少師張公居正歷城文
通殷公士儋鄞縣宗伯汪公鏜平湖司空陸公
光祖歙縣少司馬汪公道昆當世知名之士而
登揆席者二人前所未有者公既忤當軸復不
能以病請適公父就養邸舍遂疏請給假送親
回籍得　旨俞允猶尚用前事自引公之直節
不變終始類如此戊申里居常讀書朱鳳山寺
足跡不涉公府已酉丁母憂哀毀骨立壬子三
月北上除原官七月進内書堂授中貴書八月

克　裕邸講讀官同事者為錢塘高公　命下
即聞訃去以新鄭高公代之公儀度莊偉音節
明暢春秋進講每當君德治道得失理亂之際
未嘗不反覆開說　穆宗莊皇帝雖拱嘿不言
必竦意聽焉甲寅正月考六年滿丙辰充廷試
受卷官冬考九年滿陞翰林院修撰戊午進司
經局洗馬兼翰林院侍講時館署陞擢多詣執
政關說以為常公望資淹久自處泊如士論益
高之　穆皇養德龍潛公與新鄭高公夙夜祇

事匪懈至是七載矣初　兩邸竝建　世廟意
指本有定向第號位未正群望頗鬱新鄭與公
皆巋然身繫朝野之重京師薦紳下逮走卒每
直兩公聯鑣街衢輙指目相慶曰不知其主視
所使如兩公者眞宰相器　國本有屬復何疑
耶然而他邸宦侍思啜汁者衆諭論比附覬非
望萬一旦夕猶未忘於心哉造設機鍵宮掖中
　世廟神明旣不可輕撼則為飛語中之分宜
相如彌遠新恩之說流播士大夫間至有形之

章疏者　世廟春秋漸高厭聞諸嗣事一日
世皇手劄下文貞徐公曰今疾病多形體弱目
下便至卦盡之年宜卷身奉玄傳縱不可延者
不然恐後艱醜耳又曰昔有父等之怒今時又
非昔日徐公奉諭吐舌不知所對公微聞之與
新鄭公相向攢眉惟恐釁端叵測如　宗社大
計何數年間非時密造徐公商圖調護一面密
啓　穆皇愼舉動竝密誡　邸中左右謹口語
焦心瘁志髮為驟白一日分宜子世蕃以父命

召新鄭公及公讌語屏左右不覺膝之前曰蕃
不自外竊有扣也稍聞　殿下睿意有疑嫌於
家大人者信否新鄭公好為詭語解分不甚當
欵公獨莊語曰斯言胡為來也為斯言者不過
以　儲位尚虛假煽浮蜚搖動　君相間寧知
　君相之心固已久定無可猜者耶蕃拱手謝
曰誠是誠是然君何以卜　君相之心確然定
也公曰吾以　皇上之命召及尊公之題講讀
官證之雖有浮談累千百弗慮矣蓋　世廟命

穆皇名取元首在九域上明示承乾御寓之
義而故事　藩邸講讀官宜用二檢討分宜於
裕邸獨用一編脩以示崇異故公舉此為之
解藩邸告其父積疑遂釋嗣是新鄭公擢祭酒
去不預講讀公侍　裕邸凡九年餘在諸臣中
勞獨久而　穆皇亦注念特甚嘗手書忠貞二
大字又書啓發弘多四字以賜他　恩數賚予
不可勝紀庚申九月聞父憂特　遣千户李銘
以文賜祭仍賜賻金五十两路費如之綵段八

表裏面辭之日戀戀若不能舍親發睿音云途
遠天寒切宜珍重蓋特眷也十二月厝公父於
平川祖塋之次辛酉　景邸之國　命下公北
向稽首再拜曰此　社稷蒼生福也是年秋學
士君舉鄉試第四人癸亥三月起家五月除原
官六月再管理　誥勅甲子二月陞翰林院侍
讀學士掌院事總校永樂大典四月陞太常寺
卿管國子監祭酒事公設立規條嚴而不苛是
秋東南髦儁來應畿闈試涉冬則四方舉子咸

卒業太學爭願摳衣請益公一一甄其秀頴而
奬接課試之外循循以德業相規勸所薦寵造
就甚衆十數年後多成顯名膴仕每來晉謁各
稱述疇往以公為知已公但領之亦不甚記憶
也乙丑七月陞禮部右侍郎九月轉左侍郎丙
寅五月改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總校永
樂大典敎習庶吉士公模範端整而太和之氣
藹然薰襲吉士月有課藝常手自竄削人人各
如其意所欲出今台輔卿列諸公多出自門墻

每談及必曰吾師偉人也一言一動無行不與
二三子豈直需益文字間哉是時高文端公已
晉大宗伯入直撰玄儀諸文次且不樂一日戲
公語曰公昔不肯作青詞今行且及矣公曰安
知我不能力辭耶迄不與事而文端後徼致人
言用為口實嘗拊膺歎曰吾終以此愧陳公丙
寅十二月十四日　世廟晏駕是日迎請　穆
皇入宮廿六日　登極公以從龍之舊豢　召
接賜賚加等丁卯二月發　手勅原講官陳以

勤陞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同徐階等入閣辦事疏辭不允蓋吾鄉文忠楊公以正德丁卯入閣公大拜亦以丁卯人謂為蜀文明之祥會六十年而周非偶然者當 上之踐阼也天下顒顒想望太平公自以舊臣蒙 眷渥久乃首上謹始十事疏一曰定志二曰保立三曰畏天四曰法 祖五曰愛民六曰崇儉七曰攬觀八曰用人九曰接下十曰聽言奏 旨嘉其忠愛懇切時高宗伯覆公疏亟稱切於 新政可

為 聖明保大嗣服之助而臺臣有言陳某未入閣而先陳十事即唐姚元崇十事要說意也事事裨益 君德句句關繫政體字字切中時宜當命中書官大字楷書一帙置諸座右時復細閱而紬繹之或賜面問使之敷陳詳細務得肯綮四月充 世廟實錄總裁官知 經筵事以重錄永樂大典成加太子太保兼武英殿大學士給與應得 誥命五月 聖駕幸太學命分奠賜羊酒鈔錠八月 遣祭先師孔子九月

以大慶加少傅兼太子少傅戊辰二月冊立今上為皇太子時甫五齡遇公等於 御道西召公等謂曰先生每辛苦公頓首謝因勸 殿下宜讀書進學 皇太子顧公而曰我已讀三字經矣又曰先生每請回如是者再 睿音清越不懾不驟公出而手加額曰 聖祚千萬年慶也是月學士君中會試第三人三月廷試二甲第七人賜進士出身公當為讀卷官引嫌請不預兩疏乃得允也華亭文貞徐公階宿德重

臣奏 世廟結知最久每當裁決寄務同列者唯唯趨和新鄭入叅政路也遇事引當否激烈敢言比朝事維新介恃舊恩愈益發舒常數有所侵越徐公積不能堪嫌隙遂生會科道諸臣相繼攻新鄭甚力新鄭竊疑華亭陰主之亦頗嫉其知厚者起擊華亭以相報復於是宵寄之地角黨峙立幾成仇府公雖與新鄭雅善然事徐公素謹獨中立如砥柱無所倚附徐公祭公質厚無他腸相信不疑新鄭旋亦以病去無何

華亭亦致其事歸同事者為興化李公江陵張
公頗相得公每謂　朝廷置輔設參當以協恭
幹國為務或果於自專不樂人言或過於引嫌
不肯盡言皆非　主上虛懷屬任意也公以秉
正持廉居間兩公者調劑百度酸鹹相濟若諧
金石及當大事決大疑利害所關義色昌言勇
若賁育不可奪居常自謂吾冲和夷易不若李
公聰明識達不若張公至於鎮定不撓沉決能
斷亦有微長即兩公推許亦如是云公嘗言鼎

輔之任當以威福歸　主上公議付大廷處心
虛守已廉提挈維綱蠲去煩苛進忠賢抑躁競
恬然而天下理矣凡　祖宗時格法皆當兢兢
慎守間有一二廢墜時取修葺之徒論議紛紜
無益也又言大臣體國忘私寧使蒼生受其利
而已無其功名自古豪傑功名彪炳皆是後人
忻慕而稱述之彼其人決無喜功就名之心若
有此心則設張厝施必且乖鬲矯佛何功名足
紀耶是時有聞公之言者竊姗其平平無奇而

不知後來自用賈業之端公預覩之矣以故隆
慶初年嚴飭畫一海宇和寧公所維匡調劑居
多乃公意亦私憂深念痛積習之不振非頹然
自托於無為者也直欲奉法順流投之中機會
不樂紛更驚擾耳當是時　穆宗敦尚淵默自
朝講外希與群臣面見決事即百司章奏上
略覽玩輒下閣臣擬票亦不甚有可否增損而
貴近乘間隙多緣內降得橫恩者又未必盡出
上意指公憤之甚慨然曰天下安危所係政

事大柄　上既泊然自釋萬一為奸人所竊如
正德初年故事吾輩安所庸其力乎此事外庭
不盡知吾為親臣當力言之即獲罪勿恤矣遂
上勵精修政四事疏首言今之政失於寬而敝
於姑息今之士弛於務而安於因循勵精振作
其機在　上其一請命司禮官將日逐文書類
進擇　便殿凝神靜坐其中一一覽驗施行庶
政體漸以通達且使左右不得窺其疎其二言
上久紹寶圖於言也有所聞而無所問於事

也有所知而無所命神明之斷未彰威柄不免稍稍在下宜躬親決事時有所予奪操縱以收大權其三請面延見大臣發　天言下問俾之口對狀以通流精神決去壅蔽其四言　旨從中降者漸不可長宜以法裁諭使執常伯之職近日月之側者各有嚴心而不敢肆四事皆瀝肝膽犯諫不諱剴切　衮闕貴近他人所齚舌不敢道　穆皇覽之稍感寤已諭令司禮官日設文書案如　先朝法會同事有相娟者關令

留中然疏已傳播於朝紳矣庚午三月從一品考三年滿賜羊酒鈔錠給授柱國廕一子中書舍人時內江趙文肅公初登政府銳意有所建樹公間從頌以審酌時宜為規文肅不謂然而會新鄭起田里以閣臣掌銓曹事文肅公欣然曰天下事當整頓者多吾與高公共圖之耳故新鄭公再起與文肅公相引重意氣款密甚然文肅喜因事致功新鄭亟欲引繩批根所不快意者其趣公私固矛盾甚文肅未之寤也江陵

方且用術鈎致其間欲使交鬪而已收漁人之利公已燭見其微歸志遂決自以荷　國深恩無能報德塞責因再上時政六事疏一慎擢用請重科道吏部三衙門之選必才望茂著者乃待以不次其餘但照常推舉至於各部寺屬南京科道各省藩臬亦宜簡擢京堂以均任使二酌久任郡縣有司治行著聞者勿輕轉徙必以六年為則仍議超擢以酬之三處贓吏有司犯入已贓私亡但免官必嚴助邊重者依律問斷

四廣用人請科貢外別開一途以待豪傑軼材之士五練民兵於畿內八府略倣古田賦出軍之制編僉果銳登名尺籍量蠲徭役無事放歸田里脫有虜警一檄召而數萬衆會可卝京師六重農穀選用大臣一員如古兼判大農事以總攝各巡撫官督課農務及令有司積穀粟設義倉以備荒歉奉　旨稱所奏深切治理具見忠猷後來在事者多采而見之施行本公條畫也趙文肅公時以閣臣掌都察院覆公處贓吏

疏其核曰公志潔行廉故斥惡貪墨言之痛切如此眞馭吏之鉞砭也是年秋公遂連章乞骸骨當三疏不允時江陵公詣公曰故事閣臣求退疏三上 温旨慰留即可以出矣公作色曰吾幸爲主上知眷亦未嘗見棄公評欲止即止何事取屢牘爲文飾吾自鑒盈虧避盛滿慮定乃發不得請故不已公意良厚似非知我者至四疏上益懇迫 上知公志不可奪乃降 旨云卿侍朕藩邸啓沃歲深簡任内閣尤資匡贊

方切倚毗乃屢引疾求退慰留再四情詞益懇兹特允俞加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餘官如故致仕仍賜勅奬諭給驛差官護送有司月給米六石歲撥人夫八名應用以稱朕優禮輔臣之意卿宜愼加調理以俟召用 恩禮綢繆醲渥近世罕儷當公之浩然始決策也相知者多以六十非引年時且 上意方傾嚮爲勸沮公曰俗稱無不散筵席然亦有主人色倦而客尚留戀者有酗酒罵坐而從去者孰若威儀秩秩一

辭而退之爲美耶吾今後急流中奉身去尚可附古人止足之義一旦筋力不支爲 明主所厭是驅迫之行耳止足謂何陛辭之日 穆皇月送依依而公亦感泣薦紳傾都城走送塡溢廣寧衢中咸瞻望咨嗟歎羨以爲兩疏東都門事未足侈之圖繪至今評近代大臣出處者未嘗不高公之明決眞如鳳翔千仞鶤貌氛埃敲塵之表與日月爭光可也自公歸後趙文肅尋以考察事與新鄭左明年興化李公以人言去

越三年新鄭得罪叵測去國務猩之日歎曰陳公眞聖人也迨今傳爲談實至江陵公晚節抑又不及諸公於是士大夫交口稱公炳成遂身退之理見微而知清濁先幾早決非叡哲不足以當之公起家書生立 朝三十年雖以文章經史踐歷清華然平生一以忠誠自結 人主無左右爲之道地衆圓獨方人進我退貴溪分宜勢炎炎灼人皆無能以銖髮加於公之正及在禁閣則華亭新鄭江陵諸公相踵尋齒牙仇

若貿晉而公一無所偏主三公皆先公卒公常
自笑以為死者復生生者不慙終其身眷舒從
遺無撼頓顛躉之憂無瑕纇疵鎼之恨其末老
而去位則自當宁以及朝野無不嘆然以靡竟
厥施為惋惜里居十七年士林無論知見與否
每屈指一代鉅人皭然光明俊偉者必首及公
其盛德光美見於 綸誥褒歎奉 穆皇勅諭
稱公曰淳德應期宏才命世實簡掄於 皇考
俾導輔於冲人非堯舜不陳有朝夕數陳之益

以社稷為悅有左右調護之忠又曰履正奉公
心克勤於體國集思廣盈量每廓於容賢又曰
嘉猷入告常先天下之憂正色立朝深得大臣
之體奉 今上勅諭稱公曰難進易退屹然舊
人之典刑後樂先憂卓爾大臣之風節見于名
碩之稱許華亭徐公嘗語人曰陳公誠臣也厚
重方嚴能任大事福德非諸公可及江陵張公
高岍自標允慎許可獨嚴事公曰古稱垂紳端
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惟吾師足

當之興化李公曰陳公可親如蘭不可犯如山
忠厚正直當今一人而已今少保新安許公曰
古稱君子三變望之儼然是大臣之體即之也
溫是大臣之度聽其言厲是大臣之節三者吾
師具有焉見于門墻諸士之頌贊有曰公之材
品如商敦周彝樸然純質而雲靁成文人模其
工而不得公之事業如泰山嵩岳巍然獨立而
龍霖自運世受其利而不知有曰庄護國本勞
於圍綺之羽翼杭慨言事比諸弱翁之識體質

行純粹有若君實之勿欺蹤脫三旌又如赤松
之明決有曰進而穆然和衷若北斗之調元氣
退而挺然勁節若砥柱之障狂瀾臨事則風采
凜如功成而脈稜悉泯倏忝倏剛知微知彰夫
子其猶龍耶一時咸頌諸公之言為公實錄云
公貌古氣清度量寬博鴻洞人莫得闚其際至
與人交氣〻春溫表裏洞豁無復存岍畛而中
截然自有界域不輕為假借議論常慎重度不
中不發發亦無不破的昔人作從公遊落落莫

莫不翕比以熱父而思之不忘若飲醇醪醉飫
充然恒有得也生平無世俗之好獨酷嗜古法
書名畫前代彝器宋刻舊籍老而不厭嘗闢靜
室置素寶愛者數物於中曰吾對之饑可忘食
勞可忘勸矣至身所私奉養絕不務芬華常食
無兼味衣屢澣之衣帳幃率以布雖位極人臣
清約如寒士家人亦習而安之其學問以倫紀
為大宗操修為實地謂聖賢盛德必自謹細行
小物始堯舜君民事業必自一介不取與始故

終其身天夭祗脩內行禔飭一舉動左規右矩
尺寸不敢失燕居必具衣冠斂足危坐未嘗有
跛倚箕倨容立言必依名教惟潔躬砥節為兢
兢每見世儒聚朋儔談性命要眇之說輒掩耳
不願聽曰吾輩羈丱讀聖賢白首孳孳即庸近
者尚不能蹈迪一二而暇遑及高遠乎且為學
儒者身心事耳獨寢不愧衾獨行不愧影獨居
不愧屋漏何與人事而設為門戶標榜以衒聲
名耶人覩公交必擇人行必求是且欲推以繩

當世竊或笑為迂公曰士君子立身行已當從
迂始作法于迂其獘猶通作法于通必將流沔
不止矣或曰公嘗惡人好名此不近名乎公曰
不然名有實有虛無實而外自標幟者如電光
蜺采君子恥之若實名如日月星辰萬古長在
自古聖賢所為垂簡編勒鼎彝者皆此物也柰
之何不好耶公自少刻意慕古既游館署益嚅
嚌群籍然必根本六經而後取材於諸子掇實
於史漢咀華於騷選父之其蘊渟泓演迤旁穿

曲洽為文初宗馬遷後頗尚曾南豐晚則涵融
閎肆自成一家大都氣完而力充藻而不艶沉
鬱而有致近世聱牙棘澁巉削餖飣之習抹摋
略盡詩不苟作作必鉥心劌腑煆煉中繩墨乃
已字法遒婉師鍾王虞歐而下勿論也既參大
政不復修詞人之業嘗集會古今名臣批患扶
傾解紛應變之蹟手書大帙撫卷沉思若身周
旋其間而求為之處者歸田以後不多為文詩
時時興至乃作喜讀佛書與高僧遊深諳諦要

學士君或從叩其指歸公曰孔孟作書範世至向上歸宿處非其人不言雖言不著佛氏乃盡抉其微吾輩老年還眞反源畢竟在此若少年者不必遽覰覰則其機頗易入人或至遺落世務輕忽細檢不可不愼也其遠識若此公自庚申歸誓不以片札關通官府父之親友相習亦不復來請托　朝廷優老之賜什九在外以振窮急戚里多待之舉火又嘗拊兩孤甥而嫁之捐地施貧無以葬者建橋於西溪上費千餘金

行者稱便命之曰廣恩不忘　上賜也歲時修敦族之會與諸叔昆季握手昵娓接歡喜竟日為常至約勅群子弟甚嚴即有輕囂不檢華矜淩物者擯而不得聚會寧撻辱公庭而懼為公知暇則以籃輿遊近郭小園負麴抱甕蒔花漑竹為樂倦即婆娑息偃其中良辰旭景登高賦詩臨芳命酒或以單舫載橫笛雅絃徜徉溪雲沙月之間或葛巾羽氅履行隴塍與樵夫野叟閒話桑麻當此之時遽遽乎手視天地若逆旅

寧復有軒冕珪組足概其中乎然雖居畝畝不能盡遺　廊廟憂江陵秉國猶詒之書以保護　聖躬輔養　聖德緝熙　聖學為言語具集中每聞　朝宁間善人正士進用眉端栩栩增色或有不當意事必頻蹙久之歲遇　大節就郡城中禪剎設香案面　闕拜祝俯仰齋慄有司干旄及門未嘗謝罷猶亹亹道井里便苦不置也至如郡中慶吊常儀人以元老達尊不敢望幸臨者公雖隘巷窮閻必身詣之不以筋力

為解時布衣屩而臨宅門觀市人雖少賤過者必假顏色姁濡之他方客賈竊問始知為少傅公且駭曰吾里士人一登朝籍輒深居列棨以聲勢誇嚴鄉黨畏之如神明安有公相而簡易若此故公病而里人皇皇走禁群廟願以身代卒而罷市巷哭不知沱涕之無從蓋積德施厚誠加於心非可以襲取者公早年艱於子三十五而始舉學士君不欲過督以傷其意凡藝業屬外傳不甚省錄稍長見學士君聰明不減公

少時乃親督課每篇籍中有嘉言奇事碎金片
斷必手自裒輯令誦法以資博洽學士君既擢
第成進士官翰林則語之曰儒臣代言應制文
章自是本業然當務有用實學以培大受之基
無諓諓工藻績為也庚午秋公謝政還里學士
君請急扶侍而西奉顏色者年餘壬申北上公
敎之曰吾平生不如人者三不能卑疪唼嗡以
中貴要之歡一也不能儇巧詗伺以赴勢物之
會二也不能廣游道借聲譽與世之舉奇者鬪

捷三也吾但以樸忠事　主直心處物賴天之
福乃得委蛇進退竊寵光聲名以老此非人力
所能為也由是觀之士君子趣操所重在此不
在彼學士君沐浴斯言拜而籍之甲戌秋學士
君丁嫡母憂歸日從父登臨名山勝剎遇賞心
處即援毫賦咏命學士君屬和以為恒丁丑學
士君服闋北上尋補日講官公聞而寓書勉之
曰人皆以世侍　禁幄為光榮吾意不然蓋講
臣陪寮勿靡顯焯可紀之功而日講說德義或

於　上心有開寤即利澤加天下不啻此昔賢
所踊躍而願效也庚辰春學士君以公年七十
懇請歸省荷　皇上矜允且念　先朝輔弼舊
學勞特命撫按官具禮存問仍出　尚方綺幣
寶鏹以寵之人謂是役也有異數三焉廷臣非
六載不歸省學士君守官方踰再朞得以傳行
令甲大臣致仕非九十不得存問輔臣亦必待
八十僅有得者公以七十存問朝臣謝事非因
緣　國慶無有沐　恩賚者公非時蒙　特賜

甚渥中外咸豔慕之學士君將　命而歸公具
命服迎拜　上賜於郊既就子舍則出中朝諸
公卿所贈貽鴻章麗什跽而獻之庭下光采燿
四壁已而蜀之兩臺監司大吏來致　上命羔
鴈鐘鼓喧闐閭巷里人顒顒交羨比懸弧之月
闔郡父老子弟爭具壺觴稱祝或侑以謌詩浹
屢旬不輟公日酬應斟酌不勸陶然樂也癸未
秋學士君家食且四載蓋戀戀不忍去膝擬再
疏請告公艴然趣治裝曰吾父子受　上寵靈

若此乃偃蹇不躬親報　命闕下者若臣誼何
吾幸尚健安眠食命若歸則歸耳學士君遭延
久之不得已北上道聞復補日講官業已供事
籤帙間不敢遽私乙酉冬仍控懇政府願得解
職事奉親餘齡會歲終叙　講幄勞由洗馬晉
侍讀學士又浸淂月餘而公書來猶力止之學
士君居常怔怔怦怦若自失方欲再申前請而
訃至矣公平生尠疾不甚近醫藥戊辰直內閣
偶痰暈移刻即平復自是有痰證林居數歲輒

一發發亦旋瘉然體力強甚登高不杖齒落更
生眉毫長幾寸許面有嬰孺色常自度壽徵或
婣族高會竊覸公酡顏頳玉目光烱烱射數步
咸共擬為百歲人晚歲獨語言少澁滯足瘡弗
捷于行耳而聰明飲啖猶如疇昔其不起也以
暑月癘下云公禀賦清朗警徹晏寢蚤起軒卧
中剌促徵響即覺尤多異夢夢輙驗嘗夢詣一
山石室中有翁媪皓髮垂肩授之四語曰君本
魁遺後神全氣亦全子孫承慶澤一切總皆賢

解之曰魁遺者閬州大魁祚胤也又平生雅數
夢日星河漢卿雲五色鸞鶴旙幢之狀明旦輙
有吉祥事報之間以叩方術士曰公殆從星宿
間謫也與母夢徵符合云公以正德辛未九月
二十日生終於萬曆丙戌六月十九日享年七
十有六配王氏封一品夫人端淑儷德先公卒
別有志無出側室賈氏智氏俱蚤卒弟以勛廕
國子生男二于陛中隆慶戊辰進士官翰林院
侍讀學士娶王氏封孺人贈安人繼馮氏封安

人于明十一歲夭于痘俱賈出女一適福建左
布政使王遵子庠生揚之智出孫男二長光謨
十三歲夭次光誤孫女三長適嘉興府知府崔
行可孫毓麒次適安岳教諭張應徵子多聞一
尚幼所著有青居山房稿若干卷學士君將卜
某月日窆公於　賜塋棲樂山麓之兆聞訃之
夕忍痛飲泣列次行履屬佳胤狀讀學士君狀
覶而盡文而旨佳胤何能贊一辭然佳胤受公
國士之遇甚深當佳胤弱冠成進士時公方檢

討詞林於儔伍中期許獨至最後佳胤由縣令入郎禮曹以失分宜父子意會天變大計百官佳胤被貶斥偃蹇下僚公為惘歎及新鄭　召起攝冢宰事公以海內人才薦佳胤與焉由此駸駸顯融公　請老林丘時佳胤往來果州必造公為款語語及　朝典之新故人才之邪正邊圉之緩急風俗之變易未嘗不三致意焉而亦佳胤能窺一班者佳胤徊翔外吏間公每閱除目見佳胤名即撫掌喜京朝顯貴絕不通一字而時或問遺佳胤丙子之春先慈見背佳胤奔歸以志銘請公欣然命筆嗚呼公之待佳胤厚矣佳胤竊嘗稱公清儉好施如韋孟達羽翼儲宮如漢園綺清風範俗如楊公權始終全德如裴中立罷度沉厚如呂聖功鎮定不搖如韓稚圭忠誠不妄如司馬君實人亦以佳胤為知言云然公德業文章番諸竹素佳胤即德公而前所頌說者皆採民譽決不至阿所好且面而為伊周史矣惟　賜裁正付之記室稱稿草焉

幸甚

行畧二首

先王父守拙公王母劉氏請　誥命行畧

先王父張諱其四歲而孤依先大王母汪煢然一室也性至孝稍長習舉子業應有司試至郡城一日忽心動間道歸則母卧病甚母子抱首泣日侍湯藥病尋已先王父自是誓不應舉日承歡左右即百里外不遊每上食必歌舞前壽以為常母卒先王父廬墓在封土咸出其手不以一抔假人邨民嘗言墓杪忽增三尺人以為孝感云中年先王父用耕息其業好施予撫兄子如其子尤倜儻有大節正德中鄢藍賊薄城下官民無固志先王父急詣孫侯曰事勢至此與其不守而死賊孰與守而死賊為名忠也孫侯謝過即下令屬先王父督城中保甲兵畫地分守擊刁斗而目不承睫者三晝夜賊去孫侯拜先王父於家仍顏其門曰孝子義士云先王父好行陰德樂善循理平生無疾言遽色多讀

書好談古今事喜吟咏口占不求工類多性情
之旨有司歲舉鄉飲不與卒年七十有五自號
守拙居士　先王母劉氏出名家女十八歲而
繼先王父之室端重勤勵有丈夫志先王父寬
然長者先王母則佐以嚴課耕織則家人日出
而夜作課先君以及不肖讀入則驗咿吾聲出
遣力而尾其所與游者内外凛然嚴若公府一
切米鹽瑣事咸自經紀不以委子舍天性固然
哉邑人為之語曰嚴君張氏之母慈母張氏之

父卒年七十有四

先考都憲南濠公先妣太恭人沈氏加贈

請　誥命行畧

先考張諱某邑諸生也生五歲始言言即驚人
性奇穎凡書寓目終身不忘尤喜為偶麗語每
語出聞者無不絶倒稍長遣就外傳授毛氏經
每每吏端發難以難其師師不能對愧遜而不
敢稱先生者若干人治舉子業有名每試必高
等主司錄其文以式性嚴正好面折人過居常

慷慨論天下事鑿鑿可行尤善料事無爽毫髮
後稍厭經生言乃肆力於古人之學凡六經左
國秦漢以下諸家之書無所不窺而獨嗜蘇明
允嘗曰即為秦漢以上人語似之而非也不意
眉山老子先得我心乎歲貢凡三及而三讓於
友蓋非其好也省試十上不第竟賫志以歿卒
年五十一歲有古今詩文稿藏於家先贈中憲
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加贈今官云　先妣
太恭人吾邑隱君子外王父沈公岳次女也外

王父生先太恭人有異質為之偃蹇其配而擇
先考歸之先太恭人莊惠貞靜平生無幾微辭
色上承姑劉之操切下承先考之威嚴克孝克
敬咸得其驩心每督不肖夜讀熒熒一燈機杼
未已也辟纑繼之必漏下三鼓而後輟性儉素
無重肉重錦之玩及不肖仕而迎養也布衣蔬
食如常時一御美好輒愀然不樂和順孝慈之
德内外親疎翕然歸之卒之日鄰人為之罷舂
得年七十有九先封太恭人今加贈淑人云

居來先生集卷之四十九

行狀

居來先生集卷之五十

銅梁張佳胤肖甫著

雜著三十三首

南都四川鄉會條議題詞

蜀中鄉誼膾炙薦紳之口舊矣不肖釋褐時與會燕肆中刻有鄉約成書士既祇祇情亦藹藹即身客天涯而意氣流貫何異處父兄子弟間也隆萬之際不肖來撫吳或金陵或姑蘇無常止不暇從君子話枌榆事今年起家鴻臚稍見此會不振間有士問不肖鄉約者至掩口不能荅而何可使吾鄉風義絕響如是哉已而何崍山以冏卿遷光祿至意與不肖合也乃相與申議唐敬亭計曹毅然欲脩先進之風列章程若干條遂請於衆而籍之夫條議定則官無廢禮輪會行則人無避事此里中往達之逛軌敬與諸君子守之勿令蜀土厚道致海內誦義不終也姓氏爵里與約條列在左方

懷古詩題詞

余中表元通譚公少而苦唫也嘗自信有韻之文自康衢以迄乎三百篇且毋論然皆觸所見以道乎情性如是焉已矣而奚必語語黃初開元間哉余習見公所至輒落筆不休可謂深於好矣公既困有司不第竟以明經高等偕計上公車乃胠篋挈舟浮三峽遵襄宛渡黃流踰燕趙以薄遊　天子之都凡所過祠墓則為之投策頓首感慨沾巾遂發而為詩積久凡若干首命曰懷古已而仕為武昌博士欲托諸梓乃走

書白下屬余言之夫麥秀殷墟黍離周室我思古人孰無是心哉余又慨往蹟當孔道中而陌上人肩相磨軌相屬日無慮千萬而掉臂不顧者滔滔皆是也若乃起九京而與歸願執鞭以自效非才情意氣之遠鮮不為陌上賈豎矣噫此余於公有取也夫

刻朱海峰寓稿題詞

本朝舉業家盛於弘治長洲為之冠近代毘陵亦庶幾焉余幼伏習厥體患其徒精竟不精也釋褐後遂棄去余比來視滇學滇士類不多見中原名家僻郡縣至無書肆余又追思舊寓共之無從也余友海峰君以古今文鳴於舊京得同官滇臬每譚藝省中旁及舉業獲其寓下諸義讀之殆望長洲而作者乎亟請梓之以惠南國文品則胡翰林之論得其髓矣

洪山人手卷題詞

余為禮官時即交山人山人有大韻能詩畫時作清言每談山水亹亹忘疲語及人間事唯恐

卧未幾余貶居外吏奔逐馬足間者十餘年山人尚擁敝裘擊筑燕市中一時名卿士折節遇之坐上客今年余為魏使者山人思大行乃踰燕趙抵邢襄就余而登焉因出太岳相公昔時所薦楚襄王書相公最慎所與獨善山人且久語曰不知地視草木可以知山人矣

山房鷄肋稿題詞

余自釋褐以還棄經義不治者逾十五年矣嘉靖丙寅視學南中則校諸生至隆慶已巳余自

粤西歸值夏水泛灔澦遂阻卅陽凡兀坐兩月則課兒輩每見所為文無當於心者輙援筆竄易兒輩私錄之稍集成帙凡若干篇盖滇焚前後所製也兒輩請題其端遂命之曰鷄肋留之無用棄之可惜真此物哉

題沈石田善卷洞畫卷

頃余以防海之役便道陽羨遊善卷洞中愛其幽奇甲東南之勝至徘徊不能去及舟次毘陵同年友白伯倫出沈石田所作善卷洞詩画卷

觀之意灑灑若再遊矣石田書畫為方内所珎而往往多偽本時王敬美儀部共覽舟中賞鑒無已敬美故吳人遂能辯之至讀卷尾題識則有朱成公詩成公二子長太師次太保天性孝友篤於好古此卷者先公之手澤存焉不尤重耶伯倫有意以成美爰屬余記其畧

頌

曾中丞平戎頌 有序

余覽漢事當建武元狩之間武帝撻伐四夷既擊破東越番陽令唐蒙上書通夜郎為制越一奇乃拜蒙中郎將發巴蜀卒自僰指牂牁戎轉相饟數歲道不通士卒死者甚衆而西南夷數反發兵耗費無功卒用御史大夫公孫弘議罷之則戎裔黠猂恃險憑陵内地有由矣唐宋以還外示羈縻多叛少服　明興威德震于薄海内外所謂朱提南廣之族編戶内屬即不至若唐宋時深入大寇而嬌虔叵測天性然也累朝勤師問罪者八而惟成化之役最大卒至師老

財匱僅一創之而士卒物故亦畧相當邇年族類既蕃日起戎心當事者率謂財詘舉羸稍示包荒往往撫挟遂輕内地搆釁土司刼殺長吏眈眈為墟行旅為虜鼎鑊六邑之嬰孩以剗孕婦為娛樂維我　天子聖神暨于將相揆文奮武鯨波偃于東陲閩烽銷於炎徼毳幘名王東身歸命顧忍西南赤子向隅泣哉適惟　今皇帝諒陰之歲谷於廷臣擇可紓西顧之憂者僉若曰惟太僕寺少卿臣曾某者昔宰蜀邑治行

異等開府西征疇如斯人　上乃降璽書授節
鉞一切蜀事聽公便宜公下車按行要害揃循
其人民於是力排群議上表出師選將領徵酋
夷儲糗糒簡士伍格賞罰除器械申號令次第
臚列受成　廟筭恭行天討大夫策士畢慮獻
奇鷹揚爪牙尚廸果毅兵革犀利有虎視平吞
之氣公下令曰蠢茲犬羊難以化惠惡貫滿盈
實天厭之惟爾大小文武將吏及二三酋長尚
念　國恩共伐有罪若不共命予誓不與賊俱

生且將孥戮於汝總兵官劉顯等頓首轅門矢
心奉命時計所籍土漢兵十四萬人遣將分布
有差而顯寔總之設奇襲險無雨晴晝夜緣升
縋引皆以一當百九旬之內一舉而拔淩霄再
舉而拔都寨再舉而拔九絲拔他大小險砦者
六十有奇擒斬夷人四千六百一十有五內稱
王者三十六人安集者三百八十一人焚墜死
者無筭拓地方四百餘里獲蜀漢銅鼓九十三
副他夷仗頭畜無筭疏聞　天子大悅為告

廟獻俘坐　明堂受捷百官舞蹈稱萬歲以戰
功付史館著在竹帛以古器陳於　大宮用表
武功特晉公右副都御史廕一子太學生顯以
下論功有差公請於　上建城置吏　欽定戎
縣曰興文所曰建武驛曰都寧倉曰恒裕他山
砦名則公所自易名號更新屯戍巷布放牛解
戈宛然中夏之風云山人張佳胤曰蜀當三面
夷而都夷則諸夷嚆矢也都夷平諸夷且保首
領不自給所與宣布　天子威靈銷全蜀未萌

之亂者公之伐也其方謝事自幸江山無恙日
與諸父老子弟樵漁其中所以拜賜者不淺謹
颺言作頌萬一備平戎之雅云頌曰赫赫有明
逐夷成夏如陽當天以啟長夜　累聖十世歷
祀二百運隆恬熈民浴膏澤於惟　今皇生而
神靈垂衣嗣服萬國其寧海波不揚炎方廓清
北盡沙漠空無王庭蠢茲僰童敢爾稱亂跳嘯
潢池負固作難鳥聚鼠竊剽行自如塗炭六邑
田廬為墟夫不及畊婦不及織旅無懷資居鮮

溫厲雷毒無辜嗟比虎豺豬衣白晝倏往倏來惡貫既盈天厭其禍帝哀蒼生乃眷西顧宵旰靡遑咨謀在廷文武憲邦讓彼冏卿帝俞冏卿曰社稷材臨軒授鉞汝往欽哉公也奉辭爰整六師侵于之疆威德並施棘門翼翼有嚴號令蕃漢稽顙恭聽誓命赳赳桓桓技擊張皇戎不悔禍據險恃強尺一飛馳多方仰攻大帥趍之十倍其鋒設間置伏賊魄以奪萬谷千巖無險不劃首拔凌霄目鮮全虜都都九絲盡迸於釜

風聲草靡如霆如雷掛降纖叛生執渠魁尚尸塡壑膏血成川而城其穴而井其田粵若漢鼓與蠻始終彼運凌遲獲獻　上官　帝曰忠哉朕之肱股列爵賞延永載盟府昔虞之廷百揆禹宅誓師有苗七旬而格以方今日何仲何伯昔殷之宗列星命官伐彼鬼方三年始安以方今日孰易孰難過此以往永奠梁益人和地利安如磐石野無烽火室有杼軸居者擊壤行者鼓腹士敦詩書興文偃武先民有言西南齊曾鼎彝在國血食在梁豈無戎雅敢備斯章

讚

趙汝泉乃翁望菴小像讚 有引

其釋褐來多交汝南諸君子因得聞公懿行云今年經荊州過公仲子汝泉齋閣中幸獲謁公像據像作於嘉靖庚申時公六十九歲越今十年所矣汝泉道公顏髮不改往昔健履善飯又過之吁公壽可量哉其瞻回像下不能休汝泉知其慨然有耆德之思遂持軸列狀命某題上

方自分不文然亦不敢辭者其浪迹人也異日必當累糧天涯或托此為侍几杖之質云爾讚曰　函夏之野天中寔正淮汝濬源簪胎大孟於神顯赫公也炳靈三物孔備五常是經汝南先賢斌斌往行緬思遐軌曰憲與敬維公媲美異代同符評重月旦善蓋皇輿報彰厥類爰篤嘉嗣處者天隱出者國器迺眷　帝心冠服寵臨貴不變塞今之古人既愛則傳可象斯像仰對令儀如游太上醇龐久漓典刑自公綿綿天

壽大河喬崧聞者瞻圖見者覩德敢告後生庶
幾矜式

再讃趙封君大像

望菴趙翁小像其既讃之矣良弼君更出翁大
像蓋主上加封章服也容止衣冠瞻者肅如以
翁絶等之行雖百其像何讃詞之能盡諺曰人
貌榮名豈有既乎再為之讃　高冠切雲博帶
懸金楚楚朱紱翩翩文禽秩真二千石維是帝
命之寵臨方瞳點漆雙髩垂星渥丹其面難老

其齡春秋八千歲維是大夫之儀形若遁素心
脫埃濭之表貽穀趨仁義之途與二室並與三
光為徒富貴不可淫丹青不可圖儼然而望穆
然而敬之者噫嘻乎大夫

李隱君用思像賛

誰貌君耶乱髩蒿目蹙頞雕容將無不足於中
耶則君少楚楚而類宮晩翩翩而寘鴻視濁世
之冠玉蘊珉者流而又奚同也君之遭時百不
一逢學可經世材足自雄何七十餘年日拮据
而倥偬惟樹德於百千載之下果孰拙而孰工
豈當生者不可必而未來者乃可庸耶吾不能
不君慨而竊高君之風嗚呼圖者貌也彼皮相
者微余言兮而誰不曰田舍翁

玄隱子小像賛

衣冠楚楚形貌與與汝是玄隱玄隱非汝是耶
非耶之間而有面目在何許其誰者傳試吾語

大司寇潘時良像賛 有引

先生今代社稷臣也頃由叅賛大司馬移大

司寇不就也疏入　上勉留之爰繪四景行
樂像以明其意不佞得秋景為之賛於上方
且勸駕並訂異日方外之盟云

誰肖公貌而寓吾目耶掀其髯便其腹似拾隱
乎昆山之麓夫當高雲之在天秋聲之在木公
幡然而返初服也叫閶闔以陳情開三徑乎松
菊自謂東海之樵牧矣孰知纘神功兮伯禹沛
商家兮霖雨旣卿冬而且夏復絶席乎金虎所
必欲長五湖者非公之心耶所必欲弼五教者

非公之主耶公且攜白雲兮三署帶秋霜兮憲府請俟進八而尚父登九而衛武然後草卿家潘岳秋興之賦和吾家張翰秋風之語藉莞蒻兮御袷餐尊鱸兮江浦相與翺翔乎沉寥之天以不朽於丹青之譜于題于題而余小子許耶

洪山人小像贊

仙仙而亭亭者山人之形冥冥而循循者山人之真不知者以形而求山人於風塵知之者以真而索山人於靈神賦歸去兮養老東海之濱

我則謂東西南北之人

辨王齋檀研銘 有引

檀南可一舍許出玄石匠氏往往伐之作砥或礎余見而材之試琢為研聲中律色澤若純漆以示賞鑒家者云龍尾鸜目浪得名耳

銘曰

緊玄璜韞檀屺純漆可鑑哀音中徵匠石不顧視為砥其誰者傳居來子

又

地不愛寶知我者希而欲守黑其誰與歸

小像自讚

萬曆壬午春王正月圻父亞卿以佐九伐客善貌人鄞郡吳鉞相對慄然孰我孰爾別有真形來從無始

大司馬鄭禹秀小像贊

其容恢乎豁也而度廓然其功巍乎高也而意超然可行可止無渣無滓小子不敏竊附於公之知已

自讚小像寄鄭禹秀少傅

我曰汝耶汝貌是我汝曰我耶我實非汝孰是孰非知我者希吾友禹秀嗚呼庶幾

鍾山人清父小像贊

茶鐺書卷有托而逃知音誰者水流山高樂哉清父亦足以豪

火生像贊

相君之面良工儀之語君之心儀之者誰行且服官勉旃自持

自贊四威儀小像

吾問爾行行何以營東皇司馭品物咸亨巖生何代花生何名本無生者悠哉此行　右行

又

吾問爾住住何以故岳立中天水止千趣孤石高桐目未曾寓靈臺空明卓哉常住　右住

又

吾問爾坐坐焉似惰塞兊閉離丈室廣大三萬二千獅子偕座竟無法説樂哉跏坐　右坐

又

吾問爾卧卧焉則那叢篁翠石微風初過氷簟清凉惺惺這個羲皇上人快哉高卧　右臥

引

刻榮哀錄引

錄何以榮哀彰　君寵也夫當不肖在萬曆丙子臘月由南光禄晋保定巡撫至丁丑上元渡江而北忽聞先太恭人之訃呼天慟毀瀕死者數其時江南守臣聞于朝勑下藩臣代　祭如禮因以及先大夫益異數云不肖廬居既服手錄　諭祭文一道　誥文二道並附諸公卿大夫士庶誄言若干首成帙適滇之門人王公貳守吾合朱公宰定遠請為不肖入梓嗚呼不肖罪大不能逮二親養乃上藉　君恩下藉諸君子高誼令國中人無不為二親榮其生而哀其死則不肖亦庶幾可稱人於天地間矣錄中祭文獨不載先大夫者以先大夫卒在嘉靖丙辰至乙丑妖賊起而文化為烽此又不肖所為至

痛也已

遺照月和尚大士像引

金陵殷宗伯家藏吳道子大士像一軸余殊愛之遂舉以授余持歸山中禮奉數年六龕山僧照月心愛余此像不敢請居間季子璽臨之余聞而笑曰月之欲得於余與余之欲得於殷愛心一也始而殷以愛得卒不愛而以愛當余又焉能墮愛障哉因歸諸月不知月亦復如是否也

勑命冊引

臣某西南賤士也弱冠升于有司再戰進士第仕為滑縣尹晉郎署中間升沉中外凡二十三任而有今日往所奉 璽書惟甘州潁州係傳勑不載共十二道自惟庸陋謬承任使雖宣力邊腹少效尺寸然皆藉 天子寵靈至萬曆乙酉督邊師殲東虜於蒲潘塞外聞書 上聞特賜 獎勑尤為異數云臣某記

張氏誥冊引

繫惟吾張氏之先冀落藍縷肇基南楚 國初由楚徙蜀世世受耕至伯曾祖達始稱博士弟子再傳至先考南溪府君以文章經術名施國中而終不顯某不肖受家訓以成進士歷官三十八年仕至一品司馬晚從行間以戰功起得贈封四代此臣子之極榮也贈而稱三代考者皆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稱妣者皆一品夫人計曾王父母者軸凡一王父母者軸凡四父母軸凡五不肖某軸凡六窮鄉耒耜之家夜臺既朽之骨一旦上被 奎章下輝泉室 皇澤通於幽明 寵光施於閭里嗚呼盛哉臣某記

跋

跋張公藝同居圖

此唐天子幸張氏同居圖也按總章初元高宗東封還過壽張因幸公藝家問同居至九世故公藝書百忍字以對帝善之賜縑帛有差宋人胡氏少其智術似矣余則欣艷此事古今寡二山野樸茂之老又何為苛責乃爾竊歎今世人

一家而胡越者正公藝罪人也余經營四方十九在外救廬薄田日就荒蕪因析諸兒各治一業遂鮮廢墜不然家政去矣豈古今時勢不可槩律耶吳諸生毛文燁者知余有意脩齊之學乃繪此圖為贈每覽之輒沾沾汗下愧無以紹張氏流風也然可析者迹也不可析者心也是用訓諸子孫尚念前人貽翼之勤世世交勉焉雖謂之百世同居不亦善乎

張光祿座右銘跋語

浚儀後泉張先生兵憲蜀東至今稱賢大夫云先生以豪傑自命言動必遵古人政暇則著二銘於座右先中丞南滁府君為諸生出先生門下不佞兒時聽先君誦說先生二銘語語允蹈非苟言者去年先生之長公召和撫中山則刻置署中以勿忘先公之思一日寓書上谷命不佞再書之豈以不佞能重先生哉因先生而稱長公友也古人所謂累世之交非耶敬書一通以貽二氏子孫知先世契誼如此

跋蘇太守行草

余比有事郡城蘇大行安夫出乃祖太守公行草一幅觀余余正襟展玩數過竊嘆前輩人未易才也夫書家之法具在蔡中郎石室數語及余覽太守公之筆疾澀並運形氣相生所謂獻酹之麗肇於自然也惜哉遯矣西土卒無能名公之書者至其孫大行君顯而後公之書稍稍出學士家矣藉令太守公而吳人將不與祝京兆相雁行哉太守公故廉吏守潯陽治行高第傍及書畫其緒餘者然又嘅謝康樂出而幼度之名益重衛叔寶出而伯玉之冑愈光大行君文雅風流前無古人詩不云乎曰予小子召公是似大行君繩祖武非一茲書也其手澤中一節哉

跋楊用脩詩卷

此余里中先進楊用脩先生為任丘李閣老宗易手書詩卷也余同年劉仲脩憲副購得燕肆中過檀州以觀余余愛其詞翰手之不能釋

本朝文體凡數變然莫盛於德靖間李賓之閣老為之嚆矢李何徐薛羽翼之文詞一時斐然中興其時翰林中嘐然尊古可以嗣建安垂拱之響者則惟先生一人如近代脩詞家爭為新聲繆執牛耳以千金自享不知大雅亡矣安得起先生而與言之因歸仲脩寶蔵以俟知者

碣

亡兒慈哥張六郎墓碣

余四川銅梁縣人側室火氏於萬曆辛巳二月

初一日亥時舉一子行六孩而名之曰慈哥諱
叔珠其母性好佛每月齋繡大士像以一珠飾
之剖其珠又得一珠遂孕而生兒其大小命名
意本此兒生甚健爽無短折貌今年二月初一
日忽患痘越十日夭死僅朞耳傷哉余時仕兵
部右侍郎不能返兒柩於蜀道余友王致菴錦
衣割其營地數尺以殯兒余甚德之骨肉歸土
麤博有故事矣乃抆淚而竪之碣俾知所考云
明萬曆十年歲在壬午三月朔日居來山人
記

居來先生集卷之五十

銅梁張佳胤肖甫著

書牘二十一首

答張太史鳳磐

夏初接奉瑤函佐之文綺解衣等愛何以報之
乃數辱敎言謂夙昔當塗所頁問貽虞有司措
置稍難奉奉體念非長者大人之度憐不及此
其又謂當塗既檄下所司自信禮成矣豈知公
移竟東高閣門下虛享其惠謂之何哉況守臣
日理訟事贖鍰可積儻絕好貨酬應有資如奉
門下者幾何哉日者王鴻臚歸再領台敎顧獎
與太甚偏愛忘醜覺有慙色更蒙垂示志序遠
覽成敗淵蘊不窮眞如與常氏抵掌古今揆藻
江漢之間序者紛紛當作衙官所謂小巫見大
巫便欲神氣俱盡矣使遯土舊章藉賴不朽岷
峨亦有光耶顧前稿已梓今再錄新製遣騎赴
闕中匠氏梓之嗣便顓呈覽也太翁福履甚佳
近買園孟盟之傍叢林脩竹翠巘青川信是出

塵之境時苦煩燠且未投馬稍俟雨餘招侶緹壺前壽太翁於蒼碧之野令弟抱璞父淹喜秋風近矣慶門厚積受天之祐夫復何疑吏去勒狀奉謝竝布淵悰伏惟台炤

報洪山人

足下穮秕流俗霞舉青冥僕托交驩周旋帝里三載之間物我兩忘投逾膠漆亦信白首從遊餐露金莖已矣豈知小臣不法上干陰陽一麾中原吏卒為伍追感郊寺眷然臨岐高雲搓落

美人千里我懷何如遂自已哉別來日月不處片言未報訛傳足下揚帆踰越常恨絕國之無從也邇有京隸趨蒲將奉雲翰空谷跫音胡為來哉所貺聲詩實為閑麗東絹仙史相結同心竝得問訊起居無恙耶以自解獨念旅贅父淹舊遊飄散儻僕從官能命駕乎僕致尚未改最是簿牘疲神斑毛種種已復委頓青城赤城吾與子俱有丹竈在焉百年生計何言寂寞也纔懷難既清覲乃申幸足下念之

與黎惟敬

發京時形影參商含淒郊寺執手命觴以醉别情自棲陳蔡逾歲量移河中亦復二霜曾未緘書邈如秦越同袍之士乖阻若斯此風何可聞也緣覲時禁束濕指極纖毫流羽傷弓驚避曲木誠不敢操方寸之言媒孤寒之疑爾別來萬事傷心朋輩零落僅得明卿稍稍振顯顧攢眉烽燧亦何望永嘉高致哉僕疎放素習足下知之不謂苦我劇郡文牘填委牛馬應人風昔岸

幘廣坐舉杯相抗之態埶然一無所售假令嵇陶復作僕以何面孔向之令弟公輔之器空入承明胡為藩伯不厭人望喜足下移官清暇便得陸沉金馬不知俯仰高臺秋雲莽互傷無和歌之客能不戀戀荊高輩乎僕不審起居為日已久幸以相聞僕留滯首陽斑毛種種聞家山狷鶴日夜哀怨昔邴氏位不欲過六百石尚子願了婚嫁事僕頗學二子去矣淵抱纏結未布萬一晤語何時益增感歎不宣

與孟得之

已未春杪伾山解携追念流光六易寒暑別來人事與懷舊遊寥落仲木奄逝宗祀無主造物弄人可為永嘆足下學過半豹氣厭元龍置之紫庭必將吞光虹蜺並采琬琰經生一第在足下視之猶折枝也乃挾策十遊不逢伯樂反令勦說庸俗之徒纍纍然驀宿儒而上之事關氣運於足下無與也僕少不自量嘗讀書觀古人奇偉之節私心慕之往年棲遲郎署結客登臺

悲歌易水之側將謂陸沉金馬寄傲千秋何期垣耳孔多貴人側目一麾中原顧影懷疑咎在自致於物何尤僕典蒲郡冉冉二霜每登中條瞻望大陸伾雲不來涕焉何從一日同野明府將奉翰覗美人千里好我甚殷且得訊省起居肹蠁同聲為慰不淺同野公高材雅望仰之十年芮邑久廢得此神君新聲爗然光襲隣壤媿僕接引無能惟咏伐檀質成之章使魏民和而頌之是區區耳久疎裁復抱罪滋深時方行役芮城謹托毫素少布積衷此後幸有錢使往來望勿遐心

復王鑑川中丞

城南言別客思依依每一臨高則嵩雲闕樹纍纍在目使者西還遙拜台翰並及嘉茗煮以龍門之漿坐對中條之月清香颯然爽生郡閣時無儔侶轉覺蕭索月前示及佳稿行坐相携讀之不置五言古列之十九首亦復何別七言古格闘高岑間或出李杜奇正兵而攻之五言律

不求險語沉融瀟遠酷似右丞七言律雄渾悲壯擬以少陵又作高岑劉錢之調蓋緣胷中盤據諸人故筆下呑甲吐乙不可擬捉其何人也妥肆窺天重辱尊委不敢不吐露淺見其蒼然之色淵然之學公苦心數十年某信不能草卒遽言之也原稿已留作楷式中間評品點染字句不空但恐一返不來繞侯良覯出而觀之或者公拊掌大笑以某能窺其一斑也長公習舉子業甚合翰主司安得舍此良鑠次公奇瑋之

材不意督學使者僅進之諸生鄙懷嘗鞅鞅不樂然麟角鳳毛以次登顯此福澤延長寧非慶門盛事哉日前使去未敢俯復者緣餞别俚言初未脫稿故不空以空書走瀆近因行役諸邑署中公餘亂道十絶巴人下里之曲何當聒雅音也竝錄近作一冊專求斤削不宣

與王河汀祭議

中年一奉徵言是使蘧篨戚施者而一日俯仰快哉其懷也嗣後賴人兩至貽我瑶札佐之腆

貺又得聞車騎返華下錦衣省覲生人之樂何以易此某本豎儒如駢拇無益世用柄事者受以釣劇况承絶德之後豈不欲自策而抵掌優孟耶然材情長短不可强恐識者目我為夸父愚妄爾唯是馮藉寵靈竊以寡過足矣南轅計何日想與鶯花作伴使去竝具不腆少代觴歌仍不自量賦詩一章以辱行李

與林邦陽

僕結交足下十六年遊於形骸之外稱同袍也

昨歲僕起自廢罪與足下共事中原深有得朋之慶適傳邸報見足下左官鏌鋣為鈍無復論矣古奇男子垂不朽者俱自坎壈中來苟浮沉流俗便卿相終愿夫耳况我輩自營四海心據千古即不華要退而壠畝間事業何限僕不為足下恚知足下自當囂囂只世路可畏哉僕同繡衣使者行部計首夏乃還賴不得走陳蔡觴足下而歌送之且相與上絃歌之臺發曠抱也今遣騎卒往訊言不宣心足下歸羅浮選一石

以要我何如

與吳明卿

宛丘一別歲序若馳三載之間片言未報自足下兩移閩郡弟復留滯山右海雲塞月渺焉何從以我之思足下知足下眷眷於余也弟無他行能足下深知幾老蒲關大關牧政去秋徙我顑上入汴得遇臺長楊雲衢章章述起居甚悉且云彼中相得極驩謂足下亦時念我不置又聞長嫂棄帷遺此孤幼殊難為懷顧遠道未能

致莫慰爾計足下嘗述職闕廷曾要楊君緘書遣兩騎逆之疆界不意車騎出汝上兩使抱書而還悵也何如弟自抵頴本不堪戎馬事喜陳頴同風弟稍稍諳識舉措無大拂人意處只奔馳太苦耳緣南畿諸院使甚多弟駐頴僅七日餘畫隨驄馬客日了磬折債也足下才氣擬古人想閩之父老惟恐一日去足下廼沉抑既久遺會明時弟決意晉廣學吏必以待足下不意其付他人也蜀亦有此缺弟日夕望足下但不

審當塗云何只恐我輩素不講時學終難以執券度人意爾聞足下別後再舉一子弟八年不返室廬近遣使奉藍輿迎養慈親又憚跋陟不果止遣大兒子來視天涯遊子方寸甚亂弟於去歲荆婦舉一女長兒舉一孫通家瑣語敢以聒聽子與來京不于鱗元美二兄處待弟還頴方得走問時正行部淝上望旌節無消息又恐從舊道而南特馳使候諸汝中客囊羞澁殊無一物托寄不腆復陶竝蒲坂近作附獻左右者

復嵩陽先生

守河東時任良告還汝海先後奉書者二嘗喜門客之情不即竦遠今廼知此僕化作般生矣昊天瑞踰蒲關悉動寢稍慰歸時業已緘札此老數懇辭某亦窺察其微乃止居嘗思先生不置過花辰月夕便欲從杖屐環胣湖上不可卒得益令況致無賴某滞蒲逾二霜無他行能可表見直不敢漁獵元元暇則遥雷首片石携諸豪宗而議論文墨事不尚法者而直之仍罰大

斗故宗人昔號桀横撓有司者稍稍懼繩以文事蓋宗人好名喜品題蒲中長老學士咸謂某得制貴宗之一奇也其自去秋聞報攝戎頴上除書限迫不能西嚮省覲慈親卜冬月初三日就任汴臺二十日携家口駐頴川二十三日即奔趨滁泗揚鳳閒臘月廿七日始還每語妻子此地去光殊近俟新年了賀節回即走人省問起居遂以正月初三日復行不意至泗水繡衣使者下令行部郡邑某竟不得返矣曾迎養老

毋昨蜀中人來老親怯犯峽口不遠行喜善飯無恙遣大兒子來任計八年父子相離兼第五兒感脾病呻吟在蓐屢請諸御史輙難之蓋御史欲自大必使外臺吏晨夕磬折門下有應對則唯唯令諸司望之生栗不知其抱此骨肉痛切之念不復諒察矣過汴時憤少景不第備詢其故主司甚愛其文而更奇後場不作今人語竟以策字售疑豈非命哉聞先生去冬產明珠孫郎又頎健不凡大景捷音當在睫下且計春

來湖上萬花競芳正若匏繫日夜籌一便道之策殊無端倪使去聊具素書俟得大景報即馳騎往慶蒲阪稿一冊呈敎

復羅月巖考功

辛酉天變黜罰不良其幸聞過蒙賴薄譴載負除書拜違君父旋亦辭謁左右陳攄參商之懷時足下養痾謝客未遂晤言迺命僕夫理策長往忽接珍貺載示雲緘語涌腹心字皆手澤眷然戀戀之私悁然咄咄之氣厚矣厚矣其自守

下吏樓伏陳梁聞足下遺帷家鄰其辱在故吏且稱知己豈不欲將奉束芻少洩哀痛迺羈旅遠臣抱影省疚方斥逐京邑不敢輙有聞問緣慎孤踪殊涉簡嬾死罪死罪其別顏色且五年常恐奉職無狀一旦竄伏草野使血衷停鬱無以自白謹不避嚴重布諸執事其嘗聞無鹽之女抱貞獨行媒妁不顧短於容也荊山之璞蘊美含靈匠氏所棄惑於迹也故士有侑於幽獨致於形影加片隻之詞貽白首之恥是何異按

形迹而毀本實哉其歷覽載記見古奇傑跅弛之士往往累行無以自明徒令人拊膺頓足氣塞千載之下諺云孰為為之孰令聽之悲哉悲哉其西極豎儒少不矜重譬之駢拇無關於用自庚戌釋褐佩印白馬遭會曠度畧分投蘭儔黨何多獨蒙優渥一時使者累章先後交薦闕廷當日儒紳之林燕趙之間莫不知有滑吏皆賴餘波引潤金諾吹噓所致然也敢誰欺哉繼後守職方視草多暇坐署中好覽當世奏記講

求輿圖邊圉之略出則抱筆研秉欵叚間造一二交遊扣領墳典或形為詩歌發明情志亦可以白首為郎矣不意太宰吳公執於獨聽毅然草疏移我禮樂之司切惟太宰統百官均四海臧否進退唯天子得以主之某本孤寒微賤無天下之望卿相左右曾無根柢吳公不擇疎遠猥加物色其何足以當天下士則太宰氏之舉措誠公矣柰何長於愛士短於守法當時權幸之臣銜某不出門下至舉前太宰李古冲擢我

職方為根必欲決裂吳公所為選郎王夢鶴曾以此說聸耳其當時愚謬反笑之至應變議起罷吳公吏部引用親黨攝冢宰事彼人以我為不肖大宗伯袁公爭之不可少宰馮公爭之不可足下為司功氏爭之又不可竟斥出嗟乎風帆破浪瞬息千里轍鮒洵濡立就槁枯數有所遭於物何尤發京時所惠教札中有云高才被枉解之無術此行勿自憂若仰見恩德勤拳誼超骨肉讀之潸如不覺橫涕竊意足下素察拙

直不能依靡贈言諄懇永希自愛父母生我鮑子知我其敢忘明惠耶某嘗觀古人如屈賈二子一不得志輒抱悲憤竟作汨羅之鬼難逐長沙之魂每痛之非之夫烈士不違時而毀性君子不履險以尤人身者榮辱之寄也情者萬物之天也何大何小其天各足此蒙叟逍遙之談深獲我心也已某昔佐宛丘者逾一年守蒲坂者逾二年未嘗作世俗不堪之容重違先師素位之誡去秋移職汴都提兵賴水玄冬受勑視

事江淮又念此調矜重二十餘年不以輕授一日為某破格曾何德能而徼異遇無乃心跡昭宣當塗察所以去國之故而決西江之水活此波臣也耶況生逢明世陽德方長足下天縱人倫懸衡萬類某於斯時不能披竭犬馬少資涓滴則足下夙昔愛我望我何為而甘墮末路如此已也時行部淝上指顧匡廬浮雲在目美人千里奮翼無能方謀伸紙馳情忽報德音先及敦篤舊好略罪投懷聊述區區[illegible]於長舌但鹽

車之足久困隴坂一遇伯樂安得無悲若足下柄事材舘某又宜遵承清禁屏息外服矣極侍知遇狂發寡倫正欲肆石父之愚以顯上相之度挾王生之妄以高長者之名耳千萬亮察死罪死罪

報何賓岩提學

不接英雄之論忽忽五年弟自蒙斥逐幾老中原追念舊遊冉冉凋落畏途中獨足下振釆揚芬此心何嘗一日忘於左右乃南北寥杳飛鴻

難托弟去秋始移官汴臬提兵頴川之陽宛丘道上逢鑑塘鄉丈出示瑤函佐以兩刻雄詞鉅特吞固吐遷弟當望下風矣居嘗恨漢雋舊本不可人意卧遊錄良奇雅可喜然函夏靈區何限玆書曾不足以當十之一二往年正與鄉里長老升菴公議及謂宜括水經酈註英奇者更博陳耳目所睹記勒成一書掃卧遊錄之陋迺升菴竄死滇中弟復淺薄難語此事今足下拳拳勝槩正愜素心顧弟所經覽多秦晉河洛亦頗神奇俱未有記容暇日次第筆之以荅明問閣足下學政敏而有辨毅而不私弟質諸彼中學士大夫無慮十數咸章章頌之且云十餘年依靡之政洗刷殆盡足下眞豪傑哉畢陽志本吾里中舊典刻在河東工字俱拙更欲再為之佳册索鄙作與畢陽志狀置衙齋時方偕使者行部淝淮間計六月始還頗不得卒取奉覽異日必圖寄也偶遇湖山兄便略布心腹近困煩牘殊不能作一語舊稿又未檇笥中徒以空緘

馳達大異事也湖山博涉古今純德君子弟素敬之鹿坡兄齋志為地下郎矣可痛可痛縷懷萬狀握手何時更希嗣音以慰瞻戀如何

復胡侍郎栢泉

竊惟明公經術政業着在函夏其為諸生切嚮風焉自庚戌釋褐後未嘗少忘執鞭之願時明公退處瑯琊山下其十餘年宦跡亦復出入燕趙梁晉之間雖切利見徒附牋綵已矣去秋濫辱頴川之命玄冬視事即遵滁上請於應偟得

側階次仰見明公位列上卿家知寒士舊德旹
風人倫師表不俟儀憲耿光而觀感深矣久切
省候緣事奔馳行役廣陵傅壽州將奉雲緘竝
惠疏議益荷長者不棄庸愚且多奬進其自顧
不良承乏之重寄今春偕按院行部貴郡眞見其
地衝民困監司殊有慙色亦曾問所長老學士
大要與明公所敎略同已將里甲冗費驛站外
幇月夫横派議呈禁革但州無良吏事事苟陋
近撑詹通判署理郡務諸事當督責舉行務求

便利古云有治人無治法滌欲長吏萬望明公
廉其賢者乞諸銓司則無方之福上下竝受矣
敢恃知遇不覺肆談竝具不腆之儀少代芹獻
伏惟鑒諒狂爇幸甚幸甚

與楊朋石太常

自乙卯秋緣守部疏遇公於闕廷傾蓋片言心
神無貳越五年共事南宮趨承雅論意氣最親
於時方重趨走而疑學術某踪跡孤寒遂垂首
掩口俯仰班行之末間嘗於議論中一探徽言
而公亦未嘗輕自吐發知公遜言守嘿私心嘆
服自送別後應變黜幽某首蒙譴斥當時心跡
不能自明嘗恐貽羞門下大負風敎後聞其故
乃知為徙官一事此舉公知之最眞曾亦備陳
肝膈公亦自引當時天室出知荆州事相解咲
也豈知竟坐此累哉自公移湖湘某典鄖山右
奉書無因及公移河藩喜晉梁伊邇曾具單疏
寄托繡山年丈不意惠鴻竟未渡河曾得五臺
書謂公不遺固陋時加汲引此恩德何可忘耶

某自去冬攝我頼上奔走江淮日無停軌自顧
非薄不空尸位又念今日 天子神聖相國苦
心使我輩拔自罪廢有所憑恃犬馬血衷何敢
自委哉緣辱知愛率爾一談前至廣陵會馮脩
吾始悉起居及詢麒麟尚無消息公曾言至四
十而納姬豈今日又有待耶一笑然公篤行有
道陰德種種天報善人福履無極此可以理驗
若試靜俟之偶值任齋兄賀萬壽行知門下垂
念誠不敢拘泥外吏疎遠左右謹勒短啓略敘

濶懐五臺其益友也會間道區區不盡

寄嵩陽先生

中夏頼人還奉徵言津津甚篤也近緣毒暑行
役畢濕相交抱痾江淮憂端難撥第四兒昔云
脾病者竟夭𣨛其時客眞州不能視其葢棺痛
憤何言此兒八歲警敏彊記屬對應聲間作一
二奇字在群兒中亦稱白眉天必奪其佳者何
哉六月望後送王靈出徐方即值新舊撫臨四
院代事絡繹濠泗何殊郵子甫還頼上追哭𠃊

兒妻子輩相顧作色曰何兩月不見顛毛種種
遂持鏡鑷白其艱然笑曰留之以决去就爾𠃊
兒柩不忍遠棄送歸吾土此我輩鍾情未免為
季札所笑矣長兒遠來初擬其回頼稍暇遣過
門下令其縱觀禮樂發所未聞他日不必寬九
疑探禹穴也不謂此兒風雲氣少自來任不習
水土日親醫藥其亦不及言别趣此秋風與鳫
同歸矣時方隨御史行部中都竊計嶽降靈辰
會於三五每瞻汝淮之間佳氣氤氲下有仙室
雲璈羽人珠履子孫環侍斑衣起舞當斯時也
其曽不能奉巵前壽雍容子弟之後其謂何哉
先生逾六十矣其當致詞遁憂病嬰懐文牘塡
委曽於署中抽思半日含筆腐毫竟不能吐一
字未必才盡亦古人所謂情饒岐路如桓譚感
疾於苦思者矣尚俟氣清伸紙獻頌惟先生亮
之容中宴篚不能致一物以供瑶臺之讌謹授
書使者臨風百拜以代祝私不備

答助甫

鯛陽讌罷杳若晨參豈不懷人岐路堪悲矣不
肖去冬始奉璽書遵乎舊京二陵風雨龍氣氤
氲荆塗淮泗之間爰有英雄遺烈羽客高蹤佳
麗鴻都鎬豐流亞惜哉才謝班左索然腐毫負
兹奇遊地靈切齒何如助甫吹笛岳陽射蛟湘
浦决洞庭以灌巵斬斑篁而為箑使汨羅掩獨
醒之名湘靈有再鼓之瑟但恐流連仙舘交驩
牧羊則不肖何從扣橋樹而傳尺書也不肖視
事以來頼如遽舍一年之間旅食無頼忽枉亦

牘投我瓔瑤展杀命觴次第放歌不覺鮦陽故
態耿耿成虹迴知達者摛詞清音獨遠明卿蔌
於大觀窺手一班遂進眼底二語非知言也適
來聞命不肖復作南中之行碧雞何靈空持漢
節徒使絶裔孤踪中原萬里心豈木石能不念
德哉蒼茫秋色淮楚愁予肅輛有期願言珍愛
不備

報張山人

僕知高蹤抗于青冥舊矣豈鮦陽傾蓋之謂哉

爾有持華牘者好我百里之外蒼然之作浩然
之氣似欲騎日月而扣鴻濛區區孫謝諸子不
願足下慕之也助甫久不聞問偶接二張之論
空谷蛩音胡為來哉僕與助甫陸沉於俗亦覺
謾世之為者若飄乎遐舉塵𡏖不緇勤一家言
藏之洞府名山非足下誰望乎僕方負劍遵乎
金馬之陽萬里言別遣使以徃俚詞不多錄出
寄助甫卌而竝觀之如何約卿吾之酒徒聞行
部燕趙間無世俗氣又解折節山人似可與言
者

寄胡正甫

日者顓使往省道䟽承示瑤華種種如學政一
書弟遵為指南木石諸刻味之愈有天趣昔非
不觀鴻作殊不似今日在意象之表也來諭褒
許太過非其所當弟有志不安下流常恐蘖負
天衷自遠賢者之門顧識下學淺本源之間不
止隔一塵也居懷足下豈直呻唫者思廬扁已
耶來諭憂世拯救之念甚殷讀之令人沾然汗

下且誘弟而進之聲氣之同豈信弟可與言哉
誠勉之矣弟兩奉足下皆無一言相報緣賊發
之後奉親僑居愚民危疑亂及雞犬又無良吏
可恃歸來兩月日洶洶懼也弟留妻子侍慈幃
三月初八日匹馬南發欲長路省便去就適意
此可與知已道也別懇係骨肉語乃聒聽惟足
下諒之

謝朱僉憲送酒

倦客日夕思金陵春政自無賴二尊何來纍纍

在目即閉戶登樓頫蹬蜆川一吸欻盡擊節醉歌大呼朱生不置此何異文園令得金莖漿也僕今日乘舟浴湯泉明日宿太華頂上必期仙舫來不來當遣海若楊大颿吹十丈蓮擁足下參牘令足下不得省簿書悉期會也晤言在即旨不及多

與盧按察璧山

曲靖霑益兩守謁臺下各以尺素付之嗣此杳然無聞矣弟山行為淫雨所苦日坐輿中觀夷

部狀夜抵荒館令邏人環榻不爾虎狼行堂上何人危哉危哉蠻天寥絕思公如隔九關又意公正笏登臺霜横域表令夜郎王稽首階下顧遠人不得承筐篚一覩威儀亦平生闕事也弟念二日如永寧一道藉賴威德所至如歸不然立槁岩間矣明發漸入蜀界寓目巴丘親舍在下且北堂初度將及遊子遄往屆期前壽皆臺下之明惠也何敢忘何敢忘救盧為妖賊破盡今當枝數椽敵風雨且瞿塘夏波古有明誡入粵之期亦難自決除書前已奉浣不審云何弟自離滇如坐井中世故漫不相聞新報幸於郵筒中一遇可也使者還草草作謝局扇四柄數甚寂寞檢笥中無餘耳外寄懷鄙言並陳覽教

與俞虛江總兵

生慕將軍之名廿年矣往守職方時好講疆圉之事私恨無因緣以質諸將軍後忤當塗斥出州縣益無因緣以闚將軍也今幸遊西廣遇將軍佩印蒼梧之野似若天假之奇迺將軍復建

牙而東桂江傾蓋數語亦甚草草然容詞氣魄得覩而信其與夙所慕者同又何必同堂同席呫呫亹亹而後為快哉別後即賦詩一章無便以寄東賊撫勦竟歸何策如其諒推置之誠縛面而來平可刻日不則募士習戰雖釜魚難逃未免煩日月爾近日行部南寧遠辱使者將奉翰貺戎旅倥偬應酬暇豫如此並得覽佳刻與征西賊狀按圖指掌遂欲平吞又恐徵書尋下不審西人之福分何如爾佳刻既富使者取回

答甚迫不及遍讀略觀前後題詞殊寂寞不稱
安能發明勲烈也生不長於文詞而氣槩好慕
古今豪傑侯將軍膂功告成當草一記與海山
竝壯將軍信之否檢行笥中無物報將軍謹以
扇帕佐函惶恐惶恐

謝洪方洲侍郎

伏惟明公稟上哲之資備聖賢之學行足以經
世而勵俗言足以明道而行遠某竊慕休風廿
年於茲矣自念賦質凡下無豪傑自興之勇生

長窮邑終鮮師承徒與經生伏習時尚弱冠釋
褐湧自高步又喜交海內輕儁之士相騁才力
於文藝之場沉溺苦海無所援而際其實者數
年繼為禮官朝夕與亡友楊朋石遊言論投契
意氣相許然時重趨承殊未敢章明其駁以媒
多口後朋石出憲某蒙譴斥懲創往愆稍有所
明乃又從事簿書驅馳州縣無所因緣承侍明
公之門以裁正其失往年攝武賴上值明公督
賦南臺私幸得奉奔走儀憲耿光及節鉞甫臨

其又徙官南中矣後數月於南中得邸報見明
公不遺庸陋置名薦書之上竊惟古之知人也
莫不辨之於功言之等驗之以德采之載試於
耳目而後信於心志若其也服官頼上之日淺
曾未効犬馬之勞而脩尺寸之業况所謂功言
德采者絶未嘗有即有一二明公亦當疑於耳
目之所未試而阻於心志之所難信乃決然無
所疑阻騰章天子之庭豈謂其果賢乎哉夫偶
合一事而稱之曰賢人情之大凡無所試而稱

之曰賢此必証往驗來超乎常情之表其必勵
其方來使明公之言信於天下誠區區圖報之
血衷也然亦何敢望明公之我知耶恭審明公
晉位大卿上毗廟謨下執天憲際會昌熙君相
倚重吾道大行誠千載而一時自此秉鈞持衡
賴於明公者不淺某雖賤末猶能推言勲德傳
述文章退而與西土之士服守師説亦平生偉
業也其比年歷官遐方回首中原杳如異域無
力遣使一通慶問知明公望於其者不在尺牘

之末故其踪跡稍踈亦清嚴之不㝎輙瀆外吏
自守之分當如此爾僚友譚僉憲素辱明公之
愛玆行必請謁門下知明公必垂遠念乃敢勤
狀百拜授之若其瘴鄉水土之不㝎家人疾病
之多變此寒溫私語不當敘於長者之前或恐
下問所及譚君能口之也臨紙喋喋伏惟鑒亮

居來先生集卷之五十二

銅梁張佳胤肖甫著

書牘二十六首

賀陳松谷相公

某以頑鈍無立之資幸生而附明公鄉曲之末
徒以章句下藝極蒙寵知仰見盛德納汙將欲
市及朽骨以勵鄉黨後來之駿顧某非其人也
伏惟明公自晉宫詹繼登師席應當今五百載
名世之期續吾鄉四十年元相之業明良一德

斯道顯行即如往歲表章往烈搜録耆遺吾鄉
存歿節貞之士獨多於他省使梁益之間綸詔
輝映此皆仰仗明公上毗國論下秉人衡某竊
謂明公之生雖降神於岷瀆非得明公以道德
文章光重兩朝則岷瀆亦索然無聞已矣今夏
得報復審長公先生掄魁甲榜拔儁玉堂世澤
相承蟬聯無極稽諸載籍韋丞呂相先後竝芳
然求其際會熙皥左右明聖恐未有若明公之
盛也德門多慶薄海同歡況某辱厠賢館之末

舍親高內翰曾寄書備述明公垂念之雅豈敢踈候自取多愆緣比年歷宦滇粤僻處遐陬且西土之人遠越瘴鄉水土違宜百病交作家口變故旅況無聊兼以無力遣使遂失慶省實非敢遲遲也玆遇進表官入京便謹勒狀恭候外具不腆之儀極知菲褻仰知明公不以為罪而萬里犬馬之私亦藉此將恭敬爾伏惟鑒察宥罪幸甚

上王南岷總憲

某本鄉里末學蒙拙無能往年兵備穎川叨列督治之下初無善狀仰承任使猥辱曠愛矜愚濫與薦草司銓者取重然諾不謂某為廢謹餘魄一視滇學再叅粤藩此皆藉賴引拔榮逾華衮某惟日夕矢心期自樹植以報明公不報之施寔犬馬血衷也恭惟明公泯瀆英靈伊傅流亞明良遭會千載一時甲子以來三年之間矯枉畧過士習矜重幾於成風伏自明公秉憲內臺總持綱紀又與太宰楊公同心輔政奬進本實捜録者遺兩歲以還學術反正風俗改觀使善類有倚爭相磨濯一切空虛盜名之術無所因緣則明公培植元氣以贊堯舜之化誠非小補某學無所窺材不適用居嘗見學習未明不無世教之感不知生人之道發明於孔孟闡述於程朱中正直截經傳具在近世賢智之過牧視寘心師承張陸流風鼓動高自標題非仗明公主持敎化則虛名欺世如啟深源簞者恐不終無此某竊幸明公扶世之功永賴無極當今

薦紳之士徒以忠清勤亮頌明德者良亦淺矣某夙遭知遇又躬逢簡晉元僚公子先生榮陟華省德門多福禮應脩慶不宜自取踈慢緣年來兩宦遐方無力遣使又懼清嚴不敢輙瀆外吏尤當自守玆值成都周方伯入賀行知必候謁門墻某又周之僚末故干其行也臨風百拜勒狀授之又不敢侑及他儀干冐清重伏乞台鑒宥罪

與趙良弼太守

嚮時車蓋行浙洋枝江舍親負弩以往往且卒遽遂失候起居枝江返廼持亦牘臨辱益服公長者生自暮春理裝西歸業已挐舟適荊婦病甚就醫藥及稍愈則蜀江大汛不辨牛馬又安能檇家冒險為也歸既不得自空之任但盛夏入炎方是視功名重如此身蘇除書限在秋不得已留滯枝江枝江東下江陵且順流豈不欲數承末光大慰利見之懷廼旅食之人迹似偷暇顧揭揚入大都與大夫士周旋殊無理也公

能推心置人腹者以是知公亮我爾昨枝江督隄工怨走書報公至生馳心欲翼值荊婦病又作主人去則醫藥自發以是復阻豈非數耶擬暑退即入廣無端之抱陳吐有日謹遣使代候詎布心腹不宣

上張太嶽閣老

某生長窮邑行能無取幸承先世獲附梓里之末自辛酉應變斥出塞塵畏路亦既數年每覩報章恭審帝眷優隆進登揆席某不敢輙脩省

慶誠懼政府清嚴非外吏所宜僭率今春以齎捧入京得候門墻僅僅逐隊竣事及還任後京中相識者貽書咸謂明公曾薦某以文學之職銓部遂擬督楚學復因原籍中止聞之驚汗數日莫得其故追憶往年某濫典滇學注措乖方曾病特學惑人謬列要約廣厲儒習不意傳之京師譁於衆口試未畢而徙官癉鄉矣居嘗內訟日夕待罪乃明公衆惡必察執於獨見使司銓者取重泰山之諾而駑蹇之價頓增不惟不

斥之草莽頃者更建天雄之節明公為德於某者茂矣顧某曾何足以辱門下之一盼而受引拔如此豈欲市及朽骨以勵後來之駿耶不然則某誠不足以當天下士也某以八月朔之任即當具謝緣秋防迫期任後一日即提兵戍守三關玆幸羽檄稍稀乃敢顓使上瀆與言狂躁極知死罪明公既以國士相遇故不能不鳴狗馬之衷以聒尊聽也伏惟鑒察下私無任悚息待命之至

再上趙相公

某出京明公以南寧藥物下委曾托僚友譚僉憲購之但不審此藥齎上否其自舉進士後即遶門下廿年來明公之出處不定而某復擯斥有司者數載居嘗思領教益卒不可得今春幸以齎捧入京疊荷枉顧並賜寵筵每一接見明公亦時時獎譽且語及衷愫顧領教未終輒以他客罷論其遂隨衆請辭其所欲就正者竟抱快去矣今夏偶有兵副之寄皆賴提援所致近

因防秋赴邊習見將領所為戰守者誠近時所謂虛套也匈奴益驕我師未厲即如今歲之虜頗非大舉據各帥之力本足相敵乃竟觀望了事切嘗憤之細詢其故皆云宣大士卒無意抗虜不過為目前苟安之計若果如此則將來邊事能不寒心伏自明公柄用以來趙魏豪傑之士莫不舉手稱賀方今國家之急孰有大於北虜舉世憂國之臣又孰有如明公者哉近見上理財議者又拘拘於查覈邊餉餉非不宜查但在督撫得人而任其便宜出入如其不效則治以罪斯可矣此今日之弊全在浮詞太多拘牽太甚搯摘太苛使跅弛之材無以自見耳明公當得為之時居可為之位則天下事亟時而圖之尚有可捄者伏惟明公留意焉天下幸甚

答何肖山

門下信河東之秀某願為執鞭者有年幸得聯班右輔風義潤被又日增而月盛往者緘札以干典謁無非達所未將豈敢踵世俗交際徒費

往復然者迺勞使者臨辱教言且過為許可而儀物又極腆重他辭既不宜托竟何以報稱哉愧之深矣黄生時義誠善非得孫陽之遇幾作凡品豚兒輩伏習此業即寄之使院中以宣猶子之愛蓮石佳韻翩翩開元之語而逸氣過之大書遒勁飄灑欲掩虞學士每歎材器天授舉手啓齒無不驚代某愚直不能善諛人如門下制作恥受命者又何可與言哉門下不以其為至愚而特賜大教其雖未嘗窺作者之林而蒲

阪南滇亦往往發為巴人下里之曲切欲錄呈郢正顧時趨中山謁賀中丞原稿未之携也自入粵多病迨今未大愈三年棄捐筆墨已覺衰颯遂無一言相聞無已則回天雄時檢笥中所謂蒲滇語者往報何如

上高相公

某本庸劣而賦性踈濶當世名德如明公者曾未敢一奉清塵李明公召還從邯鄲道上一望衮舄然亦旅進旅退兢兢惟以有司不能除舘

是懼及明公秉銓無何晉某大參逾半歲而憲長又僅五閱月而領江左之節此十四月內事也某本斥逐之蹤沉淪二十餘載一旦遭逢知遇驟登顯融布衣之榮極矣然何以報稱哉日夜籌之惟有盡職差可仰副德意而或者則云高相公之用某江南也豈徒哉為華亭公也某即應之曰若所言則前此朱陳二公豈專制徐相有功耶是大不然矣今明公之心無以暴白於天下而徒令揣摩之徒遞相傳訛某不忍負德使明公遺譏後世某將奉明公天地日月之度以揭示愚子某無任待命之至

上陳趙二相公論盜賊

某近得家書傳聞西鄉太平之間賊徒流劫中多白蓮教亾命之輩聲勢甚大又兼忠萬地方黃中之子近復倡亂道塗梗塞各州縣人民惶惑不事耕作盖懼盜賊流刼遂無固志也此皆因往年妖賊蔡百貫殘破之後而亾命之人每每有報復之說今愚民見得賊勢萌動相顧驚

駭況各處城池不脩防守全欠如往年蔡百貫陷九州縣之城各掌印官有先期懷印而逃者有被賊擁入營中而甘受辱者賊之所至如履平地及至事後論罪俱從末減而朝廷明憲竟作虛文如此寬縱地方何賴萬一前賊未滅則今日之事尤可寒心近又會戸部丘主事原任富順知縣新自蜀中來又云松藩沓衷亦復搔動竊惟巴蜀地險而民貧險則攻取甚難貧則轉輸不繼區區一隅懼此多故此全在當事之

臣治國如家及時遊會制之方萌如果前聞是實伏望明公貽書彼中當事者嚴脩武備安集人心已形之賊刻期擒捕如有失事官員照依律例擬斷愼勿似前姑息以貽地方之害增人心之憤也鄉土之憂有聞不敢不白

與李于鱗

惟足下振中興之運僕方釋褐始學為文詞而蚤見許可者莫如僕十餘年絶方寸之言似無與於平生者亦莫如僕則何也自足下歸耕歷

下後僕以罪斥出馬卒間數年稍起為藩臬大夫非滇則粵足履所窮遍及遐裔所以寓目者誠奇賤軀為瘴癘委頓者僅餘喘息在也自分中原日月不可再見而海岱之間有異人焉此生其何如哉不謂往秋移我魏鎭適于鱗起為汴臺使得報喜非以徼名故也尋抵魏于鱗先免喪去矣任後即諜使者去冬以戍邊今春以迎送各院使君一行作吏便不如意類此耳僕代元美事可謂奇頃又見元美乞骸疏恐不得遂初衣耳吾黨昔所為好者次第擯斥而當時學士亦相用為諱已而張陸之學盛行談空說靜者輒據貴顯及此輩不放而足下與元美始稍稍起斯文未喪非天意哉獨子與明卿留滯可歎僕自揣才氣不欲居吳徐二子後緣瘴病侵淫心神衰短一有涉目寄心之事輒病三年來閣廢筆研入魏間萌獵心檢笥中僅得數語舊有懷于鱗詩稾在使院中容録寄時隨御史澶淵望齊魯甚近謹遣使將奉束芻往奠太夫

人之靈抒情為疏不暇文詞惟高明亮之

寄楊虞坡太宰

叢臺拜別淚滿車塵原命甲士介導仙里旋蒙遣歸遂阻音耗屈指安車晝行當在花朝前後惟明公一別鄉井垂二十年閭巷後生爭求識面且序屬青陽舉芳在目不惟使父老子弟得遂瞻依即河汾條華增釆不淺矣自明公去國來舊德次第解組廷論紛紛如訟回想往昔國是不搖聲色俱泯如此氣象何可多見故海內

之人日夕望明公如渴也惟明公德出天成神本嶽降勳在盟府望繫蒼生今日功成請老脫然無累且形神健盛餐飯愈加河山勝槩可供几杖世之遺榮者不謂無人然或迫於衰病之相仍限於嘯歌之無地如明公者備極全美自綠野以還千載僅見也但世事漸多人望益歸竊恐渭水釣磯不得竟遂明公之願爾本菴在汴日有相聞近寄考卷評品精明誠一時之選介菴在京每有公使往還輙得脩問獨於明公處久失省候殊負罪愆謹此顓使竝具鄙言遠代下私伏惟鑒亮不宣

與歸太僕熙甫

門下一代鉅儒凡有耳目者視聽誠易乃反不見知於名卿何事之大謬不然也然古聞人遭際往往類此前聞量移南太僕甚喜非為區區一官為門下重且得脫馬足閒差勝爾頃又聞自秘監適南海黎瑤石訪僕大名驛騎走報書至讀之益令人喜欲狂也黎與門下誠大儒竝

名石渠可謂極一時之佳選矣以門下才學亦與絲綸從此華國不小所慶幸者亦豈在清貴職耶遠承手教讓溫於僕過為獎許僕方謂不能效犬馬而乃勞記存如此感之愧之前已致書門下竝以水經原本奉公子處收入矣豚兒每承至教只不審此兒有志否也倘門下視為猶子時賜教焉幸也幸也聞仙眷入京謹遣二騎使周旋途次燕趙使者絡繹不窮此後努力相聞如何

與王敬美儀制

往冬見量移除目下也會關中王君之膳部任遂緘札問足下不謂尚里中也近梁舍人抵予書言足下入長安尋遇中山太守亦言足下新從趙而燕討道路起邯鄲至于中丘南北逾二百里魏使者主之足下舉玉趾辱我敝邑驛臣不以告卒不及饋盤飧犒下執事僕之所為懼也元美何又草乞骸疏計不得遂初衣僕旦夕謀一介使逆之境上當從魏博踰大行而西令

魏子弟騎竹馬迎之久不聞風雅署中且清暇幸有以教我五禮碑一本奉覽此宋徽宗御筆帝王中絕藝也上方剥落數字為俗吏妄補可恨

與朱元意

足下三上皇帝書始得謝事惜材潔已之道可謂兩盡聞足下同王郡守聯帆而下蓬窗讌笑頗不寂寞但恐難為解携耳僕羨足下此行無異當時同足下在金馬山下羡何振卿獨弟未

便引决從尚子去然弟終非功名中人乃復覥顏畏路意在希封典生報慈親堂上耳此言非鮑子那可聞也半月前遣候錦帆清源竟無消息返今再走騎使代別大名去清源僅逾百里制不得越境私交情其如何海内良朋次第高舉江湖滿地寸心難言聊作歌發吾二人之情何暇較音調之工不工也足下歸矣勿以烟霞自尊鄙薄故人僕抱風雲氣吏而隱者也惟彼此嗣音毋相忘

上趙相公

嚮時人旋伏承台諭敢不知重惟明公抱伊周之具當堯舜之朝知無不行言無不盡至誠至忠可質天地在明公自信其可為在天下亦信明公之得為數月以來接見邸報乃又有不然者可見人心之難測時事之難行居嘗拊膺長嘆孟信孔孟之不能如意豈盡在哀定宣惠諸君也屢讀明公歸田疏詞旨懇倒去志甚堅遥想明公在朝中立無倚然中間處時接物之機

使伊周孔孟復生必有權焉以濟之初非所以為混俗同塵也明公高明天縱超悟如神其辱明公知愛輙敢肆芻蕘之言者葢明公之身安危所繫此身既安方可以言天下之事矣其職絆封疆政府嚴重不敢數有省問自干輕褻顧犬馬血衷蓄藏之日久矣故不避貤罪謹馳單疏奉候伏惟台鑒無他

與鐵推官

雲陽一會可謂奇矣顧匆匆為別未盡縷談歎

也何如生以閏月代事地方錢穀甲兵色色繁錯雖不敢自怠心力但未審異日者能勝任否也執事高才雅德昨者一見可决生驅馳仕路最久每見為司理者率喜好形人短以自見其長好入人罪以求合於上雖一時聲譽藉甚久則畢露而自敗矣何也短人者人亦短之罪人者人亦罪之此皆淺露者所為望執事見定守力寧妝斂毋表著寧過厚毋過刻生於執事非泛交者比知執事美器也而猶喋喋如此聊以

自盡區區已爾偶值敘州高節推入蜀便草草布候並陳心腹之論惟亮其無他幸甚

與張內山憲副

南中晤言之適可謂情投膠漆者矣居嘗靜思海內好友如公可再得哉別後抵役西粵殊方瘴癘幾登鬼錄隨帶家僮喪亡略盡業已投牒棄官復為元洲督撫假以齎捧之役遂於半途遂繫仕籍竊食至今也居粵時驚讀公搆讒之報令此心怏怏者旬日追憶昔年滇南黨亂岌岌殆哉公首倡大義躬擐甲冑已而諸孽授首再造西南如此勞烈直追武侯遠陋靖遠滇之士民口碑未泯李中溪三記蓋實錄也豈謂銅柱既標薏苡聚謗呂司馬賞僅銀幣璧山與公相繼報罷昔年入京楊太宰詢滇中事生反復論說功大賞輕無以勸任事之臣楊公默然者久之顏君輕信何物輒騰飛語彼人交驩黔國清議醜之果敗事去矣孰謂天道無知公中傷而還長公大魁天下生時官玉關與諸僚讌集

一得捷音不覺拍案頓足大呼僚友曰此天報內山哉顧絕徼萬里無從慶問歉何可言生庸愚公所習見江南重寄謬屬匪人以閏月代事地方入吳謁兩泉先生始知公送仙眷於京口何生來暮不得一晤吐此積報也方謀裁候忽枉使者將奉手教並惠多儀情文腆渥何以當之何以報之謹勒狀具謝明德容當專使省候不宣

上內閣高張兩相公

賜台諭拳拳以安慶事為念深感生全之德幸當時發縱後即密擒諸首惡矣若待官校來而後擒捕恐之則變緩之則逸坐失事機矣地方自振武變後法紀大壞官司掣肘仰仗神謨借此一事大伸國威地方已省惕矣原任查知府極是良吏近日遠去亦知明公苦心為調停之妙用乞優處一郡不惟可以慰合郡士民之心且以絶武夫之觀望也其時赴池州審問諸囚罪狀此是大獄據事體先該由道府官審解覆

問具招緣九江尚兵備屢催不至耳此招或半月後方可具題也

上內閣高中玄張太嶽太宰楊虞坡

安慶逆軍首惡二十餘人情罪俱重面審輸服無詞但理難盡誅謹擇其尤惡者擬上刑八名調遣者十三人擬杖者三人然其中造謀鼓衆者則指揮馬負圖其巨惡也查律例殊無正條伏惟裁奪外請復兵備䟽此七郡不可少者驗諸事體質諸輿論皆言甚便往時不過惜供應小費所以設而復革即今徽寧等處礦賊出沒無常如涇縣青陽南陵銅陵等處白日刼人不敢報官恐懼復讐鄉村得過之家日惟閉門不敢出入有司玩愒知而不問近日出巡方知前事皆因往時巡撫窵遠既不巡歷巡按每年止行一次則兵備之官何可少也伏乞俯念重郡早賜施行地方幸甚

上高閣老

皖事賴明公主持綱紀斯振地方幸甚惟明公

須命世之才當熈明之運握髮吐哺咸誦元聖再出如某者西極豎儒孤寒自立曾未敢上干典謁只尺音容不知明公謬聽何語遂加引拔一歲之間三遷無已竊惟江南重地注措最難諸凡可竭犬馬者敢愛其勞惟是華亭徐公憂疑太甚其初被命時人士相危及其具瀆承示舊日所貽華亭公書稿三復其詞光明正大皎若天日自關將軍報曹一書之後千載無聞也柰何承望之輩反不信明公已形之言而謬揣

明公未有之意甲傳乙受日甚月增遂使刀風大熾讒言密起深文羅致使一代元老偷生無地此豈明公意哉即觀近日擬駁劉御史之疏明公之心可以白於天下後世矣某受明公知遇最隆若華亭公蓋某庚戌知貢舉先生耳某不敢負門下尤不敢負先生且明公方欲平治天下豈不欲一夫各得所哉其近以語蔡兵憲渠猶然若有所未領者是明公之心反為人所掩矣其近見松江人乘機而訟者每告不下數

百捧其重情者發問招解某親鞫之率皆誣挾無賴一一治之此非為徐公蓋為風俗耳某敢於信明公之心者前有私書後有明旨倘徐氏有不法事某敢撓三尺以負任使哉某無任待罪俟命之至

與吳一瑞昆玉

二僕遠來始蘇得賢昆玉書驚聞南池年丈卒官之報欷歔抆淚起九京之無從也吾榜淪落既恃為年黨立赤幟不過南池數公今復如此可傷已閱來書備知南池治行上下交孚而操履清嚴更為難得生有惠政殁無餘貲大丈夫當如是矣且令賢昆玉為清白吏子孫即年命未躋耄耋其名亦壽矣顧他鄉孤櫬扶載艱難時李秋水漸平便當戒道不宜久留其土諺有之久駐人賤賢母子必有見也勘合一道夫馬頗寬折頁一封少見束芻之私臨風酹酒知在何日言之徒令酸楚諸上司一時相知俱離任即具書無益矣亮之亮之

回潘笠江

某嘗謂守令者非能吏之難而良吏之難為其職上牧道與提三尺法者異指也鄜尹緒童貴邑其視事來日聞其和惠之政方為地方喜昨父老請留泣告銓司署其缺未敢信之及領諸老先生書果然矣但不審議者何事假令失一良牧而繼者未必賢則來諭所云字字金石言也貴邑士民忠厚愛官以誠豈獨其感之尚俟邸報至悉其顛末乃與按君圖之昨據百姓牒

批府留鄺尹供職矣使旋謹奉復且謝至教不
盡

與曾惺菴同年

高齋解攜又逾十載吾楞弟兄處朝野者可指而數其係重望為楞甲增色者則董董兄一人以此知弟仰慕益深矣比年宦轍不南走瘴鄉則北走玉塞雖曾微聞起居然終未大習也襄野使來遠辱手教惠以大學就正二刻大學講讀之一過具見高明洞悉聖賢之蘊自與時學迥異就正大論緣去人索書不暇觀之即觀之非可粗心具復者容玩之以盡一得之愚也弟方上書投劾東裝待命且不多談

與王西石大司馬

僻處東隅久未馳訊不意先帝上賓呼號莫由賴嗣主英明任賢圖治哀痛之餘躬逢盛事誠萬國之福也懷寧丞操履清慎不意有此良用悽惻即行府厚恤之且幸長江一水扶櫬稍便也安慶諸囚部覆俱如原議惟妻子免流此皆仰仗教誨不然與內議相左今行巡按斬以狗矣西府覆設兵備此地方不可少者亦已題允其切欲移鎮緣秋糧會計徵派正在此時今欲置給由牒遍給花戶使知應派數目在他處通行而此中不行者憚於繁耳旦夕又當自陳惟東裝待命不審得侍左右否也使者旋謹此具覆不盡

啓劉嵩陽先生

某自魏徙天山之下已而移晉席未煖遂有江南之命兼程西歸迎養慈親今春扶持板輿挈舟東下過孝感逢郭簿訊之光人也因而省起居渠祇能言萬福狀竝不能細承節目想亦門下疎遠之人故不果附書意在入吳圖之也入吳以來值皖軍告變往返江郡處置反側竝奉命擒捕叛卒緩之則逸急之則變竭盡心力閱兩月而刑書始聞案月始返於姑蘇緣慣習西北水土不耐渡江便覺卑濕病者彌月先是歐文學經吳值其行部皖郡其人攜子玄書附於

太倉友人王元美所始寄而讀之至子疑弟掮館語駭呼悲咽如夢而覺者曩時見子疑方在茂年儀度魁岸吐氣如虹其竊謂異日國之天柱也豈意厭世如此知先生曠度似東門長者來教亦未之及豈不忍操筆而強制鍾情耶使者道先生健甚而書中復言得丹經之髓其何勝慰藉顧宦途相左侍几杖當何時也所著通論已令善雕人為之但匠氏亦不多或兩月方可完使者且令回擬九月初當遣一人至吳並

以刻板覔舟由淮而返萬斛之抱且不多談

復茅鹿門

十九年饑渴之抱所必欲酧而不謂比者之遇也比者之遇天高氣清玉光芝宇胡為來哉主人當市牛酒治遽舍攀留十日修平原之樂遒明公家慶戒心而其復亦招客他所毋論操豚肩杯茗相勞須臾即欲效尋常交遊懷刺報禮且不能矣暑中片語情神躍如彼此所欲吐者雖不能盡然亦不必盡當令別後兩有所念而後再晤可燕適也又念明公西遊時夜半客船寒山鐘送而獨不令某一聞豈俗吏者不可語耶其近日講求水利躬屨江海東巡海虞而使者遠至手書懃懇詩冊精工中間見貽二章決決大風其嘗病今之作者每岐詩與文而偏之又嘆才之果難如明公者可謂兼美而並出之矣未盡欲盡之意前已言之畧布心腹以授使者惟鑒亮幸甚

上翁侍郎

往年待罪河魏得奉奔走惟明公負高世之才建伯禹之業提衡一十三州儀刑庶司籌謀獨運其縮帶以來出入兩省所見大人長者亦不為少如明公者幾人哉當其時某在諸大夫中才質最下不能效尺寸之勞嘗懼為公所棄乃騰章闕廷濫與賢書使當宁者不問某之賢與愚而惟取重翁之一諾至今藉以為階明公之德茂矣前秋從宦張掖會明公視河徐方遂未敢越疆辭謝及抵西塞玉門萬里迥隔中原即

欲省訊起居且無從也共自分老塞上矣已而移晉未發尋有江南之役事出意表恐懼交并以今春代事地方繼因皖軍告變往返江郡安戢反側者數月中夏始還姑蘇一日建平尉將奉德音如從天降始知翁宅憂在里久擬遣候緣連年服習西北之氣一行渡江便覺卑濕抱病彌月遂違省訊罪如之何吳中信繁區非小材所宜時方自陳束裝待命近接邸報恭聞廟議推轂明公計禪終之日蒲輪且至矣吳門僻

在東隅殊非適中之地先因海移鎮茲土遂將西郡置之若棄而文武諸吏亦不知有巡撫矣近疏請復兵備一員而還九江金衢兩道於該省亦荷俞允移鎮事已咨請兵部賴大司馬楊公據題仍回南院每至春汛如期防守先因炎暑且會計秋糧在邇遂延至今若自陳倖免擬九月移留都矣縷縷下懷卒難盡布

居來先生集卷之五十二

居來先生集卷之五十三

銅梁張佳胤肖甫著

書牘三十四首

與申瑤泉宮諭

某嘗讀書至往古豪傑有生不同時之嘆如門下者以文章名德繫四海之望某又得叨殺名都且習聞鄉黨之誼使某有所因緣獲從執鞭之願又不但生同時矣頃者大慶覃恩濫與茲典前曾遣使將具不腆以代羔鴈之儀然實未

知出門下也人旋承示華牘深荷高義留意於斯某聞之喜不能支蓋某入仕二十餘年而今始封封即得名公代言此平生所願以榮親者空其之感激明德愈無窮矣謹介使再奉書以謝但思先大人為譽髦賁志以歿而慈親在堂備極艱苦黨蒙推置心腹稍為褒引所謂一字之榮華袞不逮令某籍手以報二人則門下錫類之仁大矣臨楮無任懇切

與張滸東中丞

弟發吳時不知操江無候代倒遞迯巡途中旋聞車騎渡江則弟惟仰屋而歎及人回得兄滁陽苦次書始知伯母仙逝曾不數日一待永訣知伯母念遊子而兄哀痛可想已然自古賢大夫勞於王事不遑將母而其賢母亦拳拳勉子以供事如鵠羽陟岵之詠慈孝忠義何所不至而兄今日似之亦可無憾矣獨弟不得生拜伯母於堂殁不得酹酒於柩左豈所謂通家子哉弟於冬月念四日始入院每經北臺則愴然不

樂又安知今生可聚首否也介使將具薄奠拭淚為文雖鄙言無倫而情則真實望兄以告伯母之靈見范張交情也禮戒滅性兄之身係社稷也珍重幸甚

與王敬所中丞

初九日使者齎奉咨文為運船一事反復來文亟當請教大率謂各衛缺船欲將一三米內陸升令民顧船裝運與軍船一齊兌運但不知所謂裝運者抵壩耶抑抵京耶若抵壩似當仍照舊例七升而來咨云每百復量顧十餘隻每米百石給銀十兩五錢似為過多矣若抵京則據各府申請原無民代軍雇之例即雇船過江已為受累且如江南連歲為白糧民運困苦萬狀節經請處未有端倪今若又令糧長雇運以補前船之數恐益難矣想臺下經畫周詳必無此事生因讀來咨未明故敢請質又未審今歲閘工何似前已遣使往訊尚未領回音也漕務嚴迫開兌有期希文再示使督粗吏有所持循幸

甚

與何震川翰林

辛酉之歲生罪貶宛丘其年執事棘闈與裴雎州比屋而處當時誦讀高文欽祇拜其下風以為此必嵩神之所委靈者後僅於西亭宗老所一面此後飄泊殊方無從慶問生本西極鄙儒束髮時即習讀令祖大復論稍知蜀文即手大復全集不忍去後來得交於海內二三君子寔惟淵源於名家矣惟門下靈哲天縱世其家學

生顧不得執鞭弭以從居嘗歎之玆者大慶覃恩老親叨與斯典且屬門下代言生素欲托門下一字之重且不可得乃二親及余小子竝獲華袞之榮此其慶幸當世世頌之毋忘也儻蒙不鄙棄其人而速惠焉幸甚

上徐相公

一行金陵候問稍遠然逢人輒訊起居未嘗一日忘也遠勞先生遣使致書且過譽昔所贈染中翰鄙言其本無才識十年以前希心於此近

歲頗厭之而染君則索乞太殷遂多檢舊語應之其實無當於懷也計明春徑如海上專領誨言而先生過有他移之慮其冒此已逾分量既乏才力又兼親老亦有鄙心尚希面承指示非敢在父師之前為毫髮游言也五臺起家仰賴吹引不淺近日書來未改堅卧之意亦曾同司空張公具書勸駕不審意向何如鼎言重於泰山一促之自當遵命矣使旋草復竝謝明德寒序惟珍愛不宣

與陳蘇山憲副

吾丈學識才氣同嶽澤江漢之所委和不佞章句豎儒而得附聲光為椈中人可謂厚幸矣然自足下解趙使者歸不佞亦譴逐下吏浮湛數年稍遷藩臬為大夫不南走滇粵則北走玉門矣即欲通尺素何從耶曩不佞視學六詔時瀾滄一從事奉手教至不及報書會有他徙今春綴任金陵謁傳中丞訊起居萬福且言老丈好學無厭不佞入吳後即裁書以托傳公使者不

謂傳公北行矣五嶽次公才本天授而又世其家學不佞往年抵役燕市推老丈所愛者而愛之又得竊觀其文詞粹然一家言也其時京山富順兩君與次公稱鼎足焉吾黨家學之盛如此哉二李翰林矣獨次公不薄淮陽異日首循吏傳榮施千古恐不讓筆札之儒即今淮陽治行第一矣老丈德甚厚天報未盡以今日驗之孰謂無乘除也不佞庸材濫竽江左姦負馳河惶恐殊甚與次公晝江而治幸藉教益不淺昨

方奉書次公正欲候安而翰貺先及載讀高篇眞誠郢雪而不佞所言者信下里巴人矣謹檢舊作博笑非敢曰報章也惟垂鑒幸甚

與張內山

自附書鏡水後又覺踈闊然左右之思何嘗一日相忘也羈人歲暮政復無聊使者持珍賜種種載讀敎劄念我何深昔者洞庭之約豈美遨遊所謂會稽之野山水名都東吳撮土安能欣艷高賢其將托山靈移文期與門下為十日之

飲而來諭云云未免牽情孺少竊恐尚平反脣於千古之上矣其自入留都旦夕應酬無暇拈筆祝壽之章擬對青春取萬曆之元以祈遐算是區區之私也承示太史長公疏草報中竝未之見一峰之後百載寥寥而今日長公遺際熈明較一峰所值遠矣義方懿訓於是見之鏡水陸沉下吏方幸儀封可托不意中阻今釆山中丞則鏡水同門友其惟順風而呼嚮更疾矣幸以鄙意致之使者草草具復且謝不盡

與羅野庭左轄

前歲行役沲水之上去旌節僅百里外彼此羈絏不能從吾所願徒以尺牘相往來至今歉之弟自入晉則兄被東粵之命已而量移山右弟每恨不得同堂而論及聞藩翰全蜀逖矣西土之人何幸得沐休光且遂邑神明之政至今炳然在人耳目遥想露冕再遊則三巴父老迎竹馬於江上者何多顧弟不得從二三齊民以望見顏色殊有餘憾也弟庸劣叨玆重寄負山為

憂如兄才十倍於不佞者猶徊翔如此此弟愈自愧而思避之矣　新主英果信任老成而當塗各欲事君以人無不汲汲於門下想蚕叢撮土不得久借使君耳偶值司中二吏訊之始知台駕已入蜀謹勒單疏為候不備

與高崑崙翰檢

璧山馬氏人來得奉手敎抵吳及朞初聞萬福之耗何異空谷中跫音也載讀所撰邑乘數日手之不能去事核而言直善彰而惡戒其他差

賦風習經畫計慮誠一方之珍典也顧先大父散逸里困之民不敢望名公齒及而片言重於華袞固知直筆不以私故獨不佞所為誦義與子孫共永永矣但選舉志中所謂張雲翰者其名姓爵里平生無聞安志何據而載之其人空刪吾邑豈借光於斯人也王都憲原係協院僉堂後巡撫湖廣殁而賜塋饗堂满石碣可命蹋一本證之譚櫟菴原以進士改興府長史兼翰檢職此老遂忿而詈及太宰降出又聞曹公名

卿者初亦改吉士且曹氏弟兄俱吾邑人即分安邑而曹之籍貫可按圖而知安志妄入之何也此則妄引度山陽則排去甚哉淺俗之難醫也以上據所聞如此惟裁之

與何應岐京兆

伏惟門下雅負當時之望年來畏途荊棘遂潛龍德不但巖穴掩光而吾汶濱之野落寞不振甚矣方今新主御宇英睿天縱元相太宰而下師師濟濟風竝唐虞則門下奮羽乘雲斯其會矣其庸鄙下士濫糈重寄去冬奉　命移鎮啓京因得附太翁周旋之末顧太翁志在遺榮再四慰留終不能勝其至高之見太翁塵根盡脫誠超物表惟斷腥飲一節稍非頤養之宜何也凡入仕途自多膏粱一旦禁之恐涉太驟但可節而不可斷即先王養老之政每於食肉衣帛拳拳焉門下純孝或同此心前太翁聽鄙言亦覺首肯者三矣冗劇不及多談俟車騎還　朝別有所候不宣

與茅順甫

海內稱管城子之良必曰吳興昔對使者問匠氏姓名將欲購之也何使者輒以闕左右而遣三百輩遠來縹囊赫號一時動色庸材無所用之柰何長公事虧於一簣殊用怩惋胡君且未還里中俟面府扣之然長公大才非久下人者今日拂亂蓋大任地也近得譚大司馬書去志仍有所待世路眞難言哉朝中近捕犯駕細人窮治未已識者有隱焉想門下亦有聞也謝君

書即致之餘懷不敢多及汛期近矣尚俟晤言不宣

與李子成太僕

自車騎駐琅琊之野而應酬左右亦旣勞止旬日之間先後奉手札者三而儀物種種過於腆渥何長者用情獨厚不佞如此五臺入京首言滁署堪吏者之隱而又得知已朝夕以明身心之學乃五臺則處門下旦夕有　新命而不佞復慮五臺不能久淹騎省間然雙龍合璧自是

天地神物即今承寵亦必共翔青雲之上而白首膠濡矣如不佞庸劣一無所類獨幸執鞭犬賢之末視封萬戶侯孰得哉竊自慰藉矣五臺若京中交接止得共談二丙夜再欲乘便一語不審如意否使者旋草草為復且謝明德不宣

與陳以中中丞

自去秋各役還吳辱書貺之賜嗣後託便艱難聞問踈闊然私心未嘗一刻忘左右也去冬弟移鎮白下時正欲遣一力以直揩使者勘牒寄覽偶於士夫所聞伯翁仙逝之耗素審伯翁彊飯竊以為疑後屢屢覆貴鄉人所云亦如是矣因念兄丈至性純孝為天所佑即撫吳善政以求全致毀使兄丈錦旋承歡尊人之側又獲奉永訣無復遺恨假令當時遠客宦所其將能乎由此言之天欲成兄之孝乃借讒於撫吳之時天欲顯兄之忠又銷謗於去吳之後始終出處非人所為益信兄為完德矣讀禮之暇興念至此寧無自信哉况伯翁壽考令名兼而有之兄

愈有以自解矣弟昔承至教移鎮事弟以歲久相沿難自徑行乃移文兵部仰荷坡老題允從此後來者如饜亨衢肯念吾二人用意如此哉又嘆弟淹留姑蘇者半年不免在毀譽中矣久擬脩訊正恐消息未眞遂爾蹉跎至此兄緒萬端說之無從別具不腆少脩通家子絮酒之敬惟賜內幸甚

與馮汝迪兵憲

淮上解携幾於十載凡方以內古所稱庠鄉玉

塞無不策馬而臨之宜其與臺下寥寥也臺下旣稍遷江臯胡又守河東近入池陽始得其端倪前言無稽今已氷釋過此以往盡亨衢也先聞臺下副晉喜慰不可言竟不審開府何地在留都時毎與盃川求之不得及領手敎竝詢使者始知即兵巡平水之陽也平陽故晉名邦而十適稱分署者則以河東為上臺下儼然臨之出其緒餘而郡縣望風化矣不佞某浮湛此地最多能無河山之思乎仙眷經吳適某守汛於

此草草慢去惟心亮幸甚

與王元馭大司成

四月十八日捉馬貴郡而枉太翁之重竝以翰貺見貽計一月内兩奉手札津津其言而進我形骸之表則門下待人如此厚且恕矣聞天祿虎觀之間賢勞特甚盛代典章非得鴻筆潤色則何以傳萬世哉某抵次舍一日而太翁榮發聊治供帳西郊殊草率無禮也近聞大獄頓寢上相苦心國家之利也丹陽大賢不佞願為執鞭者前語斷在不疑而近議稍稍同異恐多昔所寀治者衍其說惟公持之於内若得柄用尤剴長之機也非公不敢聞此語幸心知之華子云云台諭出至公不佞守之惟恐後敝鄉翰林諸君子皆一時之雋而高崑崙則不佞兒女親也其人真純恬雅門下剪拂之幸也

與曾中丞

正月二月藩司承吏歸先後奉書記室不審塵清覽否近得甘棠甫手札道臺下將有平戎之

役而且誅茆闢舍以待旌麾當此之時元戎小隊翺翔郊垧而謝范兩丈共侍清言酒酣而歌嗚嗚獨不念大江東有肖甫其人乎南夷竟作何狀實煩經畫近見譚司馬使劉將軍之過深得任將之體弟聞郭成者亦戰將也江南嶺表各有聲稱油幕中亦可召而問計乎弟平生不識其人而知其才若將官以廉素名檢繩之則韓衛諸豪傑棄甲而走矣高明以為何如近得家報豚兒以二月十九日抵寒廬曾具慶問之

儀蓋去冬書也玆以鄉人回再布區區不宣

與陳明佐道長

比者聽天子命而屬臺下稱滄水使者以代東狩之禮則不佞某喜不知所自來遂操豚肩斗酒以羞下執事固私情亦成典矣十之日自嘉定乘一舫從風雨而東入吳淞以校將軍之師則使者儼然臨於其途飲食珍腆水陸錯出不佞某是用稽首拜賜以飽明惠載誦教言獎與太過似非迷津之人所望於指南者矣又聞前

茅欲東以王新甫出淝水而不果則江海士庶瞻企屬車無已時矣在不佞某又何如為心哉今歲藉庇海上或可苟免計巡雲間後即由廣德徽寧而還於白下領教可期不敢縷及使旋草草具謝而懷抱則隨紫氣往來鍾阜矣

與王子裕

仰門下行誼數十年其流傳鈔墨在海以內者每得竊而觀之嘗自念生同時而不獲鞭弭以從其謂之何忽承公子繼山先生走使白下將奉名筆其山水之幽奇若移峨嵋峿崍諸山而崛起毫素之上載讀所為大筆鏗然古聲意超物表其近上書陳乞未有所遂乃懸大筆齋閣中又何異置身蚕凫之里也近太宰楊公寄公所繪五賢圖屬其附謝明德此其意不敢不相聞

與陳憲卿

嚮具尺牘以托淮陽公子計達主記久矣弟以汛事早春入吳而夏杪始還每得從傳大夫問

起居毋恙退食時則手所著江閣文選鏘鏘金玉聲也弟奉毋署中不能盡養而慈顏日憊憊思歸且衰病相仍傾者拔劾甚力而當事者縶諸籠中且柰何哉淮陽今歲澇而公子苦心則他日循吏傳不必言黃龔諸君矣聞傳使還率爾為候不盡

與林弘齋掌科

近日青浦之建據衆議俱言唐行便而李蒲溪亦亟稱之及生親履其地則舊鎮瀟條人不樂

居誠恐復詧之則民無生理必至廢棄若唐行則地不必闢民不必聚且在舊鎮境内十五里而近將來治之有餘力矣自古建置郡邑未有不擇利便不順人情而偏曲可以長久者唐行工已完其半而石尹注措亦有次第今具疏留在地方知翁篤念桑梓從中贊成臨紙無任拳切

與李編脩棠軒

夏間遠拜手翰具悉體中無恙幸甚生以親病

乞身誠決而部議中格何異飼鳥雕籠而饗以大牢九成意雖善神不王矣近於唐民部再領令岳書烟霞逼人益令生興不淺矣前所委鄙作竝近日令岳别有所索者俟稿成寄之昔開示書數種中亦有可辦者騎使不能携止具世說小書一部奉覽

與汪伯玉少司馬

伏惟 聖主急邊事而薊鎮又屬在股肱為尤急則明公之行誠重矣報中得大疏讀之非邊

計之詳明則吏治之精覈即今虜衆内附明公之論未顯異日者盟寒而事起則天子長城今已隱然寄之明公蓋社稷臣也其竊大方之役無以自效比者乞身田間其說不行柰何恭聞二尊人齊壽無疆夏中擬行部貴郡其或自託於通家子之末得奉几杖前壽及抵宛陵而督學使者以校士至其遂返白下僅遣有司恭代鄙私殊簡率甚矣明公當代文雄也某無以報先君之德而託諸立言者墓表則元美為之異

得明公立一小傳竝傳則先君榮名豈有旣乎元美入楚意甚怏怏老吏折腰固是不堪而臺省諸君率非同輩前於盃酒間與近所得手書無不言明公同袍友而雲霄之上大得引庇聞主爵者擬撤棘而還不審然否元美長君文甚奇今秋高第意頗屬之不謂中場遺表年號遂不得終其事殊可惜也元美如撤棘後仍守其官則恐拂衣去矣明公幸留意

與趙良弼中丞

許時不奉書左右望楚雲悠悠無賴偶使者至門貽我簡刻與予畏令親書甚慰友朋之懷弟竊觀兩公出者策勳鼎彝處者垂名紀載古云汝頴多奇士今乃信然弟治江左無尺寸效豈惟弟不效以往諸君子纍纍去矣慈親衰病念家山甚切為子者奉職既無狀又安可不尊板輿賦閒居乎門下知我深偶一談之兩兒庸愚非不儼然在弟子列蓋虎皮羊質何能辱主司一盻而伯父沾沾念之何耶使旋削牘具復且

謝不宣

與陳玉叔太守

使者載臨奉手書竝佳刻種種至讀近日所為諸詩字字比於鈞天之樂淮陰繁郡也日治程書不給而頃且稽天為虐猶能公餘而大篇短章由是言之即百淮陰不足煩畫諾矣日與司徒公言足下旦夕圖事於明堂又卧理淮陽逾三載玆行知不厭承明廬矣不佞不能治祖謾賦一詩以別其所委拙書草草塗數幅請敎安能引刻商羽中郢上詞人之聽乎李元甫托所購書出金陵肆中者業已付一郡從事囊中行矣獨所購吳肆者至今未有以報柰何會元甫一道區區冗次不盡

與曾三甫中丞

兩日前一家僮回裁數語具候且謝彭理問所奉書刻云他不敢縷縷陳也聞兄翕坐虎帳中運籌獨勞且將督大帥於鬱雲瘴谷之間櫛沐風雨食飲星月九重耳目徹於遐裔異日者必

能書在盟府而遂矣西土二三子弟耕鑿井廬妻子相守日皞皞以鷄黍愉快又安知有所謂大制府者晝夜聽刀斗伴猶鳥者乎聞兵餉大治旦夕席捲九絲吏望令軍中止俘僇其酋長而倘有脅從者示以不殺之恩彼類誠醜亦天地赤子耳又聞劉郭兩將軍者驍武足多弟不識其人而習其畧功成後或疏請以制西南夷者其在斯人乎彭理問事竣告還謹以具復不宣

與吳定泉憲副

猶記去春時削牘以付萬大夫使者至於今杳然道里誠遠卽鴻雁不能習習來也昨歲詔舉巖穴之士私計必首以足下應明命矣而讀兩臺使所薦書又何足下寥寥也心頗異之然足下讀書談道大自有致正不須此只當事者不能察舉所知羞為獻納臣耳不佞竊食江左冉冉二霜海以內稱繁而口語難調者孰有過三吳哉不佞日兢兢若捧盂履冰而卒無尺寸之

效且奉板輿在邸舍中慈顏每蹙額思歸乃上書乞身田間復不得遂擬明春再舉巴山之陽宇水之陰蹲鴟耶筒色色可老又何慕哉伯翁知健飯仙郎頭角隆隆起矣不佞五男子今秋一人獲覩棘闈餘食餅果足矣貴鄉鐵博士歸草草奉書所不盡者俟再便布之

邯鄲寄劉眞子

客中山時遣使迎車騎河上計必偕長公行僕遂遲回孔道間期二龍也及長公至則言次公尚留山中令人愀然亦時時舉杯目長公曰二弟不逐兄豈有不可別者邪更復大笑長公酣歌連榻者三晝夜登叢臺值大雪秉燭語輒鷄鳴可謂傾倒矣廿九日詣祖郊關有七男子善學楚漢英雄又呼肆中屠估少年射鵠躍馬是時僕與長公氣蓋平原令邯鄲兒女環觀者如堵至今趙之博徒漿家多歸長公使平原主人門下無食客柰何送別長公後留待車騎數日又不至初四日驛子報泊河中丞代事遂馬首

東矣大抵邯鄲古俠客場也僕與長公既作如是事又令次公復豪其間恐叢臺滏水摧竭欲盡且使趙勝毛遂虞卿觸龍之名從此銷歇今日不得遇次公理與數固然也聞次公脩髯而隆體儼然偉丈夫奇文邃學更復不群頃得讀長公時義大能改絃僕亦出所見抵之亦頗有振發處兄弟制科古有眉山今汝南矣時發邯鄲椷書代意竝遣二騎使隨行李冗懷如何可盡

與李編脩本寧

鄉領手書情旨深厚竝視我三高王劉諸家著作則未嘗不歆艷大方多才賢然以管目窺之俱出翼軒下獨高氏伯仲後事可悲非籍賴甫翁仁人長者竟不知一二新寡填何處溝壑矣前得甫翁九月山右書伏審體中無恙旋復索便再伸悃臆至今尚未領回荅甫翁才德兩勝生之師表不空至今日尚折腰兩臺間頃者越中之命或亦假道爾前翼軒書中拳拳於晁司業家藏籍生抵大名時即弔其廬而問諸孤蓋

司業於生稱厚善顧兩子俱能墮家聲長者嗜酒肉少者事游冶司業平生所購圖籍蕩然無存矣久不相聞問以大計伊邇倒禁特嚴外吏凜凜奉之則私心嘗繞左右也甫翁何日發晉陽衣錦行仙鄉否皆所欲知者久擬出一二鄙律代柬率率無好懷自邊防戒嚴後日奔馳馬足間耳然終當請敎不敢自外也翼軒所示嘉冊緣寒序凍筆不便塗染俟稍融乃呈笑偶值計吏集明堂遂以短刺寄候別具米炭細事將遠人歲暮情也

與劉嵩陽先生

十月有事眞定使者劉順將奉台敎旋亦草草具復無何會大景於叢臺下談三晝夜細問起居可謂詳備索大景時義觀之高者欲掩唐薛中有一二篇不稱者奇古勝之也其妄肆批評竝面訂其是且出某近年來時義一二十篇印証大景首肯不休且云若有所悟大景聰明辯博人也為文有賢智之過但患不悟今覺悟則來春取元魁如折枝然別大景又留叢臺五日

待少景不至且河道中丞代事遂入濟寧別十年不得面語雖聚散有數而耿懷多矣少景遺仲子新文若干篇讀之字字合轍其誠不能置喙其間但高處讓伯氏此行二龍驤首絕無可疑大景昆玉先後行孔道中其發騎使竝邯鄲市中諸俠兒懸交鞭執戈殳車馬甚都直至京城下始返大景昆玉館於城東偏以從者多各為主僮去三四家耳今歲大寒甚念家僮善作

湖綿衣為大景治一具較皮裘輕煖十倍但不
及見少景體中何狀恐寄之成弃物也又聞兩
少弟竝諸孫甚偉少景子更奇先生抱弄家庭
間致足樂也大景昆玉鼓篋遊知先生倚門日
切殊方歲暮其又不能越疆一問謹遣使代候
台鑒不備

答蔡兵憲

紅門十絶貽我好音靜言詠之鐃歌之響也異
日采奏郊廟鏘然中興之曲哉最是陳事質實

摛詞典雅如長風月明渭上諸作仰窺雄才便
欲吞胡請即磨崖塞上使千載之下復見燕然
姑衍之文也刻成示教幸幸尖本下里巴人無
能一和春雪之章略檢舊言往報不宣

簡陸與繩

追憶奉書足下豈非稱魏大夫時耶已而西窺
天山至於大原則日日矯首東南竊歎曰何如
使不佞銜一命出構李之墟共與繩語也頃有
天牵下江東矣且署姑蘇臺矣去宇下實惟比
鄰馬屬者入吳艤舟錫山辱使者手巍牘逆諸
其境時擬裁數言報命顧客子次第至應酬不
給僅以姓名委之且簡使者去去始悔無禮復
呼之不至矣不佞來地方冉冉幾一月殊無所
見安得領長者指南之教知有待也不佞業已
期望前行海上因擇便地俟長者車轍偶奉大
司馬檄以二月皖城軍變不佞馳入　天子震
怒遣執金吾收三四武臣而以諸惡卒責不佞
擒治幸疏行後不佞先收群黨矣不則豈倉卒

可辦即生他不測矣旦夕當入留都會叅贊守
備操院諸使者即如皖城督道郡吏案罪狀以
聞期足下又擬他日信聚首難預圖哉七日前
元美二龍視不佞問起居無恙幸甚謹介使往
布區區嘗恐知已以俗吏而隔友道奚遅矣

簡向侍御

慕風裁日久竟不得一奉光塵曩鄉人馬元岡
者嘗司圜避左亟口稱臺下才德為今日第一
流馬卿故端士素重然諾業已解組為山水中

人而不忘鄉往如此其心豈有為哉以此益慕臺下深矣頃聞簡命代狩於大江之南不佞得執鞭弭以從無問六郡士庶欣欣色動即不佞素願見者喜又先於六郡士庶矣近奉命案皖城諸逆因罪狀次于姑孰之野聞騶馬尚欲晝行里中計程當道姑蘇而主人乃不及糞除遠館以迓旌麾如禮何謹介使俱蔬水奉羞從者惟是家庭事畢肅駕西征此六郡士庶所為饑渴者

與袁提學

惟足下紹離龍之慶握靈蛇之珠生所委心而願執鞭弭者數年矣頃竊天幸隨牒具區之野自分得展嬿婉副當日高山之望適足下不欲示人以容亦旅進而頓駕使者之庭眉宇相望神似有知何兩千典謁望屋而退即私心之永慕於清塵者亦猶足下之有意乎區區矣而卒不可得豈聚散有數耶曾諸生望鐸音久矣聞旦夕戒道生入皖殊不自料東還之期謹遣使布此心腹炎序漸深惟良食是願

寄濟南李千里秀才

僕從先大夫遊甚驩也僕自左官後獨瘴癘之鄉者數年遂與先大夫闊問疎濶已而代元美為大名始得起居無何而濮陽李伯承以先大夫之訃來告不覺痛之次於心也聞訃不旬日又從我天山之下玉關萬里何從一誄先大夫之柩耶之官東吳每得㑹王氏二龍時作竹林之悲正欲托便相聞適袁學憲行乃具不腆

少代生芻之意兹挽詩四章昔所為者煩千里陳於先大夫之靈而歌鄙言一過以聞於地下元美刻集成而屬余序尚未就俟完而付之梓以寄

居來先生集卷之五十三

銅梁張佳胤肖甫著

書牘二十五首

與吳明卿提學

昔與明卿浹密中原可謂媮快已而明卿入武夷不佞走雷首也此十年以往事中閒惟梁舍人奉明卿燕市書者一若不佞無一字之報有故也往甲子冬執憲穎上曲周王使君言邰武大夫旦夕上計當出爾境內不佞介使椷書幣

逆于滁陽竟返至今書在笥中無何徙滇再徙粤飽經瘴癘僮僕喪亡略盡僅與妻子存是天不欲絕吾祀也在蒼梧牀蓐聞明卿再調病中驚起歌風雨西窓之詩不知涕之何從後有客自長安來言與明卿飲於他人所酒不入脣四座談時事談文詞甚譁明卿默默俛首且也日敝屣緼袍跨一款段行市中類椎魯少文者不佞聞而嘆曰明卿處世之計窮矣然能此官必達豈意臥高涼閣中又三年比遷更以鯨鯢甞

明卿武備也不佞自粤移魏代元美自魏移張掖再移晉又代元美奇矣屬者江南之役又在元美宇下豈不益奇不佞仲春始入吳奉版輿舍中喜慈親良食每會元美弟兄念明卿未嘗去口忽得貴陽之報彈冠而慶貴陽彈丸裔土二三子僅能具青衿何足為明卿喜追憶吾弟兄稱同袍者半登鬼錄存者復偃蹇得明卿與文學之職此黨與王氣也不佞視事會皖城告變時問罪於皖行經池陽方聽晝錦音耗謀及

尺素忽報使者在戶外未暇開椷先問明卿二毛何狀容體意況如昔日不使者具報明卿毋恙幸甚幸甚乃發封讀所寄墨本樂府甚精絕豈非窮而後工惟詩稱不佞太過不敢聞也又聞往冬賊火燬掠里居此無異乙丑敝邑為妖賊陷沒先人之廬化作烽火不佞平生所購圖籍即二三弟兄所贈答者俱無隻字在世間蜀道險阻歸何容易至今灰心藏書是故耳明卿棲息無所安得便有他念且攜家度五溪雲山

即黔俗瘠陋且藉公饟作食邑徐而圖之耳不佞甘心邊吏矣今日之事出自不意吳語難調前十五使君而叙遷者僅三又何有於鄙夫先手着已在肙中决不令後生輩描畫辱吾黨也子與客滇久矣主爵者何以待之儻以滇士付子與則子淵長卿豈不稱西南兩使者哉亦欲遣力問起居使者言除書限近恐車騎先走柂源道上矣乃濡剌附使者并檢舊詩内左右見不佞未嘗一日忘明卿明卿別十餘年止二詩

吾不知之矣

與余沈兩翰林

往年執憲右輔去天尺五得濡剌以干典謁亦嘗奉教言津津毋論文藻即神情飛射似收某於可語之列居常誦高義無窮未有以報已而徙天山下又徙太原從事車塵將問不給屬者節鎮之役濫及鄙人竊謂江左巨區即得彊幹通敏之士猶懼無以辦此如某者辱夫也奋山之憂其將免乎亦知門下有所游揚謬得大寄不則為藩臬大夫時積慭若阜蹙之不遺餘力而一旦儼然至是哉誠感之矣其如懼何惟是不棄昔好指示迷方使某奉若蓍龜而令後至者亦藉口某且能之何有於我則門下之風動士心為賜不少矣洪山人者滯閑以東久矣何故而忘其弱孫客燕市者乎知門下好山人敢以問其蹤跡

與曾以三中丞

日月若流而海内之窮交者幾人自明公進太

僕也弟遠處祁連山下迄秋陳臬于晉席未煖江南命下矣弟以慈親越在田里間八年於外省覲未遂遂兼程西至江陵登陸過郢都僅能懷剌高門而返向里中僅十日即奉版輿共舟東下以閏月代事於時值皖城軍變專待撫臣一疏遂具草晝夜書發一切交遊未暇聞問即如明公稱同袍者亦不及致蓋有待也已而得明公開府之報令人盱衡跆足喜不自支非徒沾沾為一衣冠喜也惟　天子不忘西土之人

而功德在蜀父老者孰與明公故必得明公拊循其民人即今蜀之旄倪家製竹馬伏於江山之左右者何可勝數如是則弟之喜不先於諸父老子弟哉弟誠陋今日之役似不量力四月陽羨吳録事奉巍牘上姑蘇之臺高言逸氣震蕩具區獨與弟大過非所願於知己者陽翁伯丈何為拂衣又念社稷之業明公可托翁伯即優游帝里蘗顧天和令明公畢志竹帛是一道也弟時行部池陽案皖罪人旦夕具刑書以聞

禮不敢越境望冠履以盡編氓之分謹介使將具不腆為賀別作近體二章真巴曲褋於郢雪前也伏惟教之幸甚

與汪伯玉侍郎

比者拜掃孝昌幸賴祖宗墳墓無恙不能走武昌北嚮稽首長者為先人謝四世之德不孝之罪大矣𢌿使者辱臨敝邑况勞盛腆至今未有毫毛之報非敢忘明惠也業已檄縣官值伺書郄之期傳遞而闈頃問罪於皖投策青陽則言車騎十日前迓於黃山之麓矣竊恨戒道遲暮不能負弩前驅正切省咎何為長者用情過厚篚將既盛矣似不薄鄙人而貽臭味之好佳刻炳烺不但借盍於王充之典已也入吳甫月王元美兄弟來會時時口明公不置且言車騎還朝約為吳門十日之飲不佞當冀除其室伏俟道左豈惟竊諸君子妙論而民間疾苦乞顧有指南者實於明公汲汲焉李于鱗集刻成元美請序想有以應之皖獄具更以勘報水利事甚

急且還吳了之並以報元美也介使持不腆以脩慶問惟麾置之所欲言者知有日矣不多談

與范中吾叅政

咄咄惟事哉我范大夫之蒙詬於簧口也不佞往度函谷日聞關以西父老子弟誦說大夫文而才守凜凜三年如一日也其最大功德繕城治兵平賦訟奮武綠林之衆至今關以西擊壤帖席伊誰之賜哉彼主爵者已不能計功而超拜之且擇夜郎者授大夫十道使印何纍纍而

必以夜郎當之哉又豈知今日並夜郎奪之恠事哉恠事哉嘗謂親莫親於母子曾參殺人母且信之又何言踈遠臣吾詩以明其意大夫固安之矣大夫自達者子若孫各抱風雲之氣所未究於功名者終有以托之惟是共謝甘諸君子左圖右史一觴一咏從茲老焉未為不可但恐蒲輪鶴書交映金川之上幸勿忘蒼生而口實犧牛文龜之說也曾以三開府西南吾鄉士庶之遭知諸君子彈冠而慶偶便布起居並詩

一章見故人之懷子大夫和之

復徐相公

某昔宦滇中一申省候嗣此歷遊絕塞起居無從矣某本西南豎儒不嫻於吏事自辛酉冢譴待命下僚汞甘溝中之斷已而明公執政留神淹棄東銓者仰體德意不謂匪人亦與齒頰之末從此移遷藩臬稱大夫焉既踰分矣如江南開府之吏提衡十一州縱橫數千里租賦所供居天下半即用才德強幹之士猶懼不效乃謬偽庸愚誠所謂以蚉負山矣地方一切治體曾焉無知抵任後即擬遣候台階並請至教緣旦夕欲守汛海壖因而匍匐門下布此血衷乃承使者先施台翰兼惠多儀拜嘉長者之賜榮寵萬端謹勒单䟽敬授使者以復明命容當摳衣門下謝此闊畧之狀伏冀垂亮幸甚

與徐中丞

自門下埋輪都亭之日郡縣吏蒙一諾者則不啻千黃金于時門下信某最深不知古人稱遇

國士者何狀如某之徼寵靈至矣竊名郎署者數年大半家食至辛酉應變議起擢遷下吏門下開府薊門而不敢承筐篚迄門下繫貫城而不能奉起居勢與迹宜然也今天子念門下功臣而聽几杖山水間數年某不南走滇粵則北走玉門即欲問動止無從也何言托書郵耶比有天幸不謂匪人濫膺江左之寄今春入吳止擬介使適當問罪皖城行次池陽瞻宇下甚邇乃明命嚴切旦夕督郡大夫具刑書以聞然詢

道嚴萬福慰浣多矣謹函只尺之書鳴謝十餘年未報之德其他問諸所疾苦願受成於門下者伏惟惠此德音不宣

與茅鹿門

某下里人也釋褐而令白馬之津徒以少年盛氣妄自師心學步效顰強作解事中間銜櫱什焉而九繼明公執憲臨也以精博雄才品裁羣吏某於其時如小巫見大巫便欲神氣盡矣廼弘度矜愚取長於寸吹噓剪拂不遺餘力各院

使者不必問滑政之成與否有丘山之諾在焉則雖不信其能不信明公哉自明公購譏歸也其拙於趨時自謂鷹書盈庭知音易得已而陸沉四載始陟計吏後有憐之者一徙職方再徙繕部然終無以釋柄臣之意竟斥譴去矣越數年稍起為藩臬吏亦聞明公橫被口舌顧某素不能說靜談空攀結貴盛少出犬馬以致大誼尚得為國士之報乎惟明公豪傑之資天所縱出文章德業軼古絕今曾不得畢盡志願令人抱英雄之嘆然制倭之筴用於浙中平夷之勳銘於廣右則明公所為不朽之事者自在也某辱知遇最深往無一字相聞者平生宦轍大半西北間或南遷非滇則粵矣其本罪廢餘生徊翔兩省僭稱大夫已無他望矣不謂江左重寄誤及匪人任後即擬遣訊茲脩問於宗伯董公會蛇城軍變往來江上擒案諸囚五月廿七日始返於吳方抱濕病忽承使者將奉前後二札書幣種種豈惟不責無禮且先施焉從來長者

之德之盛如此感之愧之載讀嘉刻古今之作並臻妙境明公今之韓愈也來教索鄙律自粵中染瘴大病之後棄捐舊業況本不能為者如明公必欲觀之以驗進益囊時間作一二語俟秋涼筆之以求郢削應天使者提衡十一郡自巡行之典廢而疾苦難聞某意欲舉之前已巡池太二郡矣詢道里徽寧竣事當出廣德經吳興折而松江吳淞等地則甸匐門墻似有期矣盛儀且不報容當布之先具單疏敬授來使以

復明命所欲吐者面盡不宣

與王元美敬美

柰罷皖郡吏議屢更留滯江城蹉跎日月比歸適繡衣使者至酬酢甫定海上材官以汛畢來告遂無因緣與言東邁前書所云正慮此耳聞二兄大治山亭勝掩金谷糞除三徑供具百壺豈惟足下切故人之思在地主尤當乘山陰之興不謂人事巧違大戾初願梁大理奉手翰至幽期乖阻思極而怨嘗恐伐木道喪督過宜然

至讀魏其語背汙交流范巨卿吾之師也彼武安勢交者曾何足云弟自歸署中初病瀉已又病瘧比歲服習北土一行渡江便覺卑濕近多閉門赤脚不履東望海天二龍在下情其奈何哀詔將臨未暇言行部事近奉璽書屬以河渠已下所司勘議弟當躬視之計在服除後與二兄為布衣之飲於時名園秋色較炎伏何如也別製真軸初擬臨哭伯母靈前者顧日月漸遠似屬無禮乃介使將具不腆先代真私候行貲郡吏多雖東歸盡通家子意也不宣

報子與

江東別後時時望車馬之音驛臣竄不佞與足下厚善數日前傳遽來報憲牒即介使持狀伏候江淮令津吏操舵以待又訪郡城南高座山寺最負郭且傍雨花臺可供二子眺嘯昨遣書慰問二美即吉無不以此大誇之忽承使者奉翰晚至則知足下此行徒望國門而返及讀登臨二詩奇甚當與海岱相雄長更復縱觀闕里

山川禮樂鼓篋而收足下斯遊而豈徒哉不佞擬來月仲季之交治賦太倉足下亦如期而會勿令四子參差也二美於上元易苴麻敬美得自為進止元美起家之命旦夕可俟如此英雄豈終寂寞使旋草草為復茲謝尚有欲吐面盡之

上張相公太岳

朱都督人來承枉密示即收諸有名人口語具別帖中但審李春華供稱李保舌本木彊無他

技能且迯去年久亦與來諭相合今從清河舟中捕獲矣至所謂投有力之家殊無端倪又云其人有智計其竊思若有智計則此人當在近協謀不宜遠越千里外也伏覩明公柄政以來內外翕然號稱極治且　主德天縱遠邁周成即有異志畢竟何為如果根究明白乞密賜處分示天下以無可疑之形勿致滋蔓以搖人心此中傳言欲文致此獄以報新鄭公日月在上祖宗在天誰適與謀而作如是事所謂萬代

瞻仰在此一舉望明公留神李保收上元獄若解去恐生別事也某惶恐再拜

謝王元美

先君大自負而老死諸生間此不肖所為日夜痛者天假之便使不肖遊吳因得乞言於足下得託不朽幸矣幸矣惠來表中時時比於蘇明甚當先君生也酷嗜嘉祐集曾有懷老泉詩至己酉下第頗厭舉子業又一詩云脫身學老蘇誰為歐陽子昨狀中不縷及者嫌於自引也而雄文無端道出信筆有神耶感之異之不肖誠不自知所以為報矣讀手教備闡別後動靜及得令郎令愛吉凶之耗為足下悲喜並作然喜固勝悲矣拜違後以中酒飲水大瀉兩晝夜竟以五香酒實爵而愈十五夜分始達雲間謁廟後始造徐相公之廬昨手書述相公以蒲公擬不肖可謂不倫本相具在誰能欺哉而相公之意誠厚矣京中家報來慈親近感暑濕微恙雖云勿藥此身似不宜人在外郡數日了事即挂

帆瀏中徑達廣德循宛陵以還白下仙舟入楚時不肖扶劉光祿治祖江上一醉而別足下製扁索名園詩不肖所欲奉者不但園林中一首已也苦無暇遂不能吐一字旦夕脫稿請正

復友人論時學

日者猥蒙不棄投贈篇章屢日讀之仰見學力閎深音格高雅且發自性情止乎義理庶幾驚心動魄一字千金矣顧某識謝商賜安可言詩而執事開誠下及豈不惜齒牙餘論而欲引進

後學耶幸甚幸甚日來切擬賡和竟為應酬所奪尚俟異日也但其幼而顓蒙長乏師承釋褐以還僅於簿牘之暇涉獵典籍或有一得又未敢語人誠懼贅說之欺世也茲者三復來教評騭古今發明宗旨可謂見高萬古獨取玄珠絕不隨塲悲喜信蓋世英雄也某惟詩者持也古人亦云持人性情三百之蔽義歸無邪而已夫人稟七情有觸斯發對境詠志天籟自鳴故玄鳥雲門大唐南風以至衢巷諸謠文取辭達曷

嘗他求哉奈何王澤殄竭風人輟采元朔黃初古質猶存自茲以降風雅凌遲如來教所云逞能賈名之徒自矜意匠無所取裁鏤心鳥跡之中織辭魚網之上風雲月露剪綵雕龍扣之性情奚啻千里至如六朝初唐雖稱靡麗然於詩人比興之義尚千百而什一也迄乎趙宋儒者輩出力黜詞章甚至誚詈大過此又諸君子之失也及觀河南新安之詩是豈學究所能為哉本朝未嘗乏才而有過尊宋儒之弊近世楊用脩譽之應聲蟲可謂中其膏肓但道德文章至近代一厄談性命者崇尚金谿之學而倡為六經注脚之語結友空談以藏拙於不可窮詰之地而且自立門戶矜許為儒夫本朝以道學名者無如河津新會餘姚江浦高陵諸君子之諸君子者其言語具在豈如近世空言者耶某末學無知從來不敢以此語告人懼贅說之不信而獨聒於門下者以門下玄覽千古或以其粗有一班之見也某數有讀書尚友之志而汩沒

風塵功名可欲也而所欲有甚於此故屢章求退且里中耆碩又有如執事者可朝夕而就正之敝廬薄田可以蔽風雨供饘粥足矣而又求田問舍是鄙夫也是非執事所以望我也而來諭拳拳勸駕某不敢聞命匆劇漫言畧布心腹以謝高義少俟新涼當匍匐門墻以聆緒論不宣

與王敬美憲副

頃者不腆少助長安中桂玉萬一至煩報答似

非弟兄勞苦之意四扇詞翰絶倫十五城不與易也再乞揮灑數章以供清玩日來報中不見上書私喜此意寢矣及奉來教語語眞諦一切世緣何能損道心耶獨來書憂生之嗟亦覺已甚惟其能憂是以無憂即宗徐二子望不滿百皆耗神於求嗣吾輩庶幾免之惟精進幸甚不佞封疆臣何敢言去嘗悔此出草草耳元美長公出處不能自明不佞所不能一日忘情者恨無氣力振之耳東歸可計日只吾黨日凋散無

論歿者存者一一堪悲矣擬春夏間專力視二龍東海上春寒善自愛别詩錄在扇頭

與陳玉叔提學

曩介使具羔鴈入錦城而不知行部梓州山人踈慵大較然矣使旋奉教言並悉起居毋恙幸甚幸甚聞校文北道且畢馳驅險阻者獨勞而人士南來者誦門下公明並運品隲如衡其士之自負者恨不即蒙冀野之顧而素游惰者兢兢砥義日夜繙經不休不佞遊門下父子間稱

厚契者豈敢爲佞哉大作篇篇合轍自少陵入蜀之後作者寥寥岷瀆何緣而遇明公哉承委以尊翁稿序顧不佞言甚庸何能重之只義不可辭耳然須先寄全稿一閲並尊翁昔年守職方蒙詬之由幸示大畧不佞往年與尊翁爲同舍郎不佞亦稍知之又恐未詳且或訛也

上陳松谷相公

某門下士也門下方順和緑野某當日奉杖履不則朝使而夕信以候起居故理宜然者所謂

報答往來豈後生所敢承哉迺門下情格過厚遣使飛書並及腆貺慈親在堂猥蒙記問其裁水之外無以爲養而獲藉寵靈令親心知子之不見絶於元公之門幸甚幸甚某不敢忘親又敢忘明德哉老夫人處尚未具眞高敏甫傳示尊諭尚未敢恝然於中奉祝鄙言别當製軸乃敢爲獻使旋謹勒狀具謝

與王元美中丞

弟以去年端陽日渡江登陸從棧道返也於時

夏令似秋日走清涼之道弟得奉與清平就舍竊意天助歸人或不偶也蜀稱遐僻敝邑又在蜀之東偏還山後日坐井中一切人間事杳然不相聞矣弟遊於二季間受知最深即寢食不能相忘而又自念年已半百吳蜀且萬里求如在名園中須臾之樂胡可得也每一念至五內並裂九月高內翰報訃人入京械書急附之其僕業已往矣及高內翰田得奉手教始聞兄開府鄖西音耗兄公輔器也此官何足為重良為

朝廷上亦有推轂之人殊太平盛事也明卿自楚人無他慮而子與得兄與伯玉一洗其枉弟曾於邸報中見兩生同日而升則兄為吾黨建赤幟不少矣弟料兄必便道里中而後之鄖弟無力不能謀一使候安而勞相念不憚數千險阻之程遣使飛書儀物腆厚兄之愛弟可謂異姓骨肉矣弟歸後即值家長兄一病者數月至今呻吟牀蓐閒弟從來歷宦在外家事無所托寒廬自妖賊焚刼後猶然未就止有田數畝可給饔飧家毋歸來較在任時倍徒弟居家日為米汁所苦乃思弟昔以勸兄者取以自解也鄖府素稱仙都兄藉以吏隱但恐行召兄耳諭索楊文忠集敝邑去新都千餘里平生未嘗有之近日托陳督學取文忠父子全集尚未有以報也聞新春前茅指太和弟昔遊此山以病目僅至紫霄而返至今獨耿耿焉

與曾中丞

弟伏草莽中而且僻在巖邑想像威儀維日為

歲每讀杜子美集則歎草堂不得枉嚴公小隊矣比者藩臬兩大夫介使徵言始知內召之命聞者莫不頌聖主賢臣其奈西人失恃幪何惟明公世有德於蜀土即明公北轅而心何嘗不西哉弟居山中奉母讀書亦頗自適六月上乞章至今消耗杳然萬一當事者不諒野人之情弟之進退豈不狼狽乎哉不審代事於何郡儻在渝州弟當角巾野服一扣制府為千古之別謹遣家僮將具不腆少伸慶私弟辱明公愛甚

深幸勿以例郤弟前為藩臬諸公代言者文殊鄙陋此亦諸公知弟為明公厚善遂委之耳平巒頌丞凱歌久脫稿愧不能揄揚勳德無學無材伎倆止此耳萬斛之懷臨紙難盡

與王元美中丞

漢中吏不遠數千里忽抵寒廬奉兄書貺種種然此自舘穀使臣之禮弟且堅臥何為安然受之惶恐惶恐弟近日始見邸報前疏於七月十五日始上未審部覆云何即不覆家僮亦當抵

家矣萬一不遂弟遵兄教且暫之官後再圖歸計未晚也鮑子知我敢布心腹兄正當嚮用請告疏弟亦未見政府既勉留便宜從之況鄖府稱天都即坐五湖中何如傷黑帝日覽芙蓉也載讀太和稿令人兩腋風起自茲山開闢而古今遊人何限未有如足下窮搜殆盡如此奇哉奇哉近見董子才撫秦則閩中君何在子才故與與繩厚善茲轉豈其援手耶與繩不知北任否兄書未見及之前所聞翰林云云何足為兄輕重弟讀習老書文中一段文義宛委見之了然何乃指摘太苛似當罰墨汁五斗千古大業必有知者何得孺子雌黄耶聞敬美令弟宦況安好慰甚佳集梓完幸惠一部賴有李教官人可托書郵也小作奉謝錄在扇頭縷懷難盡難盡

與劉總兵

自將軍出而當國家多事之秋東征西討闔闢疆場所在稱神僕於時已釋褐而周遊四方則

聞將軍之名甚大將軍之功甚詳獨自恨宦轍相左不得一望麾下如友人劉維南中丞陳玉部憲副二公也當曾司馬撫蜀時而僕亦在事江南曾司馬貽書切以平戎為慮僕答曰劉將軍者發跡西土諸夷畏服且仁智忠勇有古名將之風得此一公剪犬手如振落耳曾司馬固延攬有度然所以再造西南續武庚之勳者則將軍之伐也僕幾枯筆欲為明公紀次勳略但以未同中止昨曾司馬書來述明公亦不遺棄

鄙人乃敢通只尺之書以道積抱倘將軍有意僕尚能效一言勒在朱提之野與天地相為悠久亦萬世之烈也凱詩數首奉贈

與沈龍江太史

某貶居陳蔡時往往有事商丘之野則李子中憲副頗稱好我遂為文字之交而門下方讀書山中某且不能執鞭左右愚庸甚矣及門下高第作賓玉堂竊從高崑崙所而習聞螽世之才之德盃內訟當時大昏謬而子中亦何以稱里中智者哉其至不肖偶以雕蟲下技受知長者長者自負大奇而海內操觚之士又何能辱長者之一盻乃拳拳不遺下里巴人之音豈市朽骨意耶某以慈親衰病主爵者不諒自引之疏而曲處於讒口之餘使去就大節稍不能明所不能為門下玷者少矣歸田以來奉母之暇壚戶讀書蹲鴟郫筒可以自老不但尊顯者無所闚問即親故亦索然尺素矣而帥渭南自數千里外遣使緘書以奉明命其又何能自絕於門

下哉某攝戎河魏時曾具詩冊一本以托崑崙崑崙不知置何所而每書來督責其之跡不自知跡衲又過矣鄙言俱近體不覺冊終而別體亦有數章請俟異日以付崑崙

與朱廣文

以公之才之德一仕楚而稱令尹僕謂公卓徵拜卓魯必不能舍公他往也後來左官出自意外僕於他省一聞音耗從此不復論天下事矣繼知公改臨安博士彼郡故滇南文獻又私喜公之道可南及僕抵山中以起居問吳秀才始知公居廬在里方欲圖候左右忽枉使者問遺甚厚載讀來教則自居以謙而譽僕且過僕庸人也承之至此且慈親高年今已望八即富貴可欲撥諸七十一子不從政之禮僕悖戾久矣歸來巴嶽之巔白雲千里巴水之曲芳草二冊半生漁樵色色可老又何羨於人世來書猶存勸駕雅意僕感德誠深顧出處已自裁矣聞公既終禪旦夕謁選必出敝邑僕謝客成癖而獨

不能避敬掃榻以俟開尊川岳之間當令峴首漢水復在几席上也率爾附謝有懷統期異日不宣

與李棠軒太史

不佞濫竽江左受命之日豈不自量奮力哉顧不佞平生浮湛中外所謂州有九涉其八獨以不見江南為恨爾已而長江巨浸計稍得窮討不佞又何敢不審才之無當而靦顏竊位為哉往時投劾之情實出血衷而人之諒不諒何知

也不佞以立秋之夕解鞍故里吾家季鷹先得我心養親之暇埋戶讀書而敝邑有巴嶽者負郭之南巴川若繞城之腹以漁以樵誠無美於人世乃足下義甚高才在雲霄曾不忘草莽之廢人長牘雄奇大幣腆縟至所為慰勞而引譽者亦殷殷篤矣擬明春約彙甫中吾諸君子為三峨之遊只不審二君能裹糧從不也歸田後讀書時多搦管時少足下以卷扇下命誠無以應之聊檢舊作數章引笑

與顧玄言

大江之南山川幽奇發為人文亡論古昔即今時登壇建幟提軼抽毫顯庸者振藻士林其巖穴棲遯之流無不窮載籍而發天籟泱泱乎東海之風也僕弱冠時結客燕肆希心此物已乃放逐瘴鄉棄捐舊業頃領大方之役則文牘填委意興衰減然於境以內高人未嘗不博求名德將有所待以修晤言之適承使者貽我四詩並及國雅盃見巖穴名流用情斯文以揚一代

文明之音意甚善矣往得俞氏百家集雖稱廣收已勤而汰揚未力讀足下所為書可謂精核而又使僕以巴人下里之曲夾雜其間將無蹈俞氏之轍乎使去具謝美意臨紙惶恐

與李惟寅

僕仰盛名既久情神時時往來而竟不能一奉清塵是耿耿之懷也僕謬承重鎮才為事窘札之役荒廢畧盡頃辱使翰並及腆儀載誦佳稿才情並茂詞格兩高今當右文之朝而海內

稱能言者又何以望下風也邊吏日取而歌之佐以三白愈令塞上紫矣浹旋先此具復且謝所欲盡於明公者統嗣布之七月晦日某再頓首拙稿二幅博咲

居來先生集卷之五十四

居來先生集卷之五十五

銅梁張佳胤肖甫著

書牘二十六首

與余祭酒

不佞望扉屨於白下傾蓋而語合人皆異之不知以神內交於足下者有年矣顧不佞自棄明時日抱烟霞之癖以足下山斗何不可為皈依而必硜硜自信於一丘一壑者不佞豈不誠庸衆人哉移句曲之日玄黃盈於筐篚翰藻流於

統素都門祖帳繾綣讌語之間而不知日之旣旻夫苟鍾阜可移長江可竭則同心之言庶幾其有盡乎代事渡江於睢陽道上得聞國師之命盱衡擊節夜以繼日由此平章門下為帝師臣而岷峨之野有一人焉鼓腹擊壤以發何有之歌則不佞之受賜者多矣不佞歸來當秋夕吾家季膺千古同情慈親一見家園夙痾如脫不佞得日餟江魚以佐菽水暇則墐戶讀書勿忘舊業異日山中或有一言可采必當獻之左

右敢勒書一首報詩二章托含親紹介門墻如金玉爾音即以付之不然投書渚去秣陵城只尺耳惟尊亮不宣

寄御史大夫王南岷

去秋一拜公於綠野之堂歸來壠户山中息交自全遂於門下鈌候其本粗淺下士誤蒙薦達致身今日每念厚恩未報終同草木已矣惟公三朝舊德安危所繫比聞時政稍類積薪如公者尚淹蒲輪恐非所以培元氣而從人望也在

公視之皆一切泡影顧四海屬意於公者如是耳某奉母之暇明農課子時或習静似得收攝之驗恨山川阻脩不能時奉几杖一經陶鑄也某今夏起家南卿即上乞章未蒙見允而當路移文督行甚勵顧慈親高年進退狼狽其素愚拙不敢蹈近世矯名者以退為進之轍擬來春單騎之任以答當路不棄雅情俟任後徐而圖歸某忝為門下士不敢不陳血衷也因便布候惟鑒原率語幸甚

與朱泰菴憲副

比從御史大夫吳公所而聞有虔州之使還署削牘以奏記室自疑突札必盛足下無禮之怒辱君子仁明而謂不佞質勝其文復椷書千里之外慰存甚厚夫得明公一言之諾即重於千金已何更承實篚也哉不佞出而無當於世業已草乞骨狀内笥中如知我者希使上表以守我貴之道矣初夏時廟議欲以江移浙而假不佞虔州之節會膠河罷役無以安徐司空也則

徐竟浙而前議塞矣明公文武才也虔鎮彈丸耳稍損萬一之猷即可稱伯安先生復起矣又况朝廷所汲汲於明公者有社稷之寄耶使者旋屬不佞病瘧少差乃據榻口授書童錄為啓以謝别具不腆誠秋毫也烏能報德惟鑒存有光

與龔侍御

始明公起諸生間則里中士無不推轂明公以為淵雲之復生已而明公釋褐綰章廬陵也其

治行異等大江以西咸謂明公今日之龔少卿矣其竊附桑梓之末未嘗不信岷瀆之委和㝎惟明公當之顧其官轍每與明公左生平所欲為執鞭弭以從者徒瞻企高山北斗已耳恭惟明公簪筆殿中執白簡以伸天紀豈惟鄉之人勃勃有氣色即內外百執事有不稱說朝廷得明公以為重哉比者王汝文中丞人來則奉遠札藹然乎情爛然乎語至所為引譽之過又似非知己者愧之愧之其本鄙人也無當於世用

往年請告山中奉母明農聊以卒歲不謂去春起家再乞不報竟作勉出遂名小草今春始抵役南都每會汝文中丞則中丞未嘗不誦盧陵之績而且謂明公高明寡二其正圖北風以通方寸之書乃辱明公先之矣夫明公不以某為長物而猥加存記其即有胷無心其終能忘高義耶王使復入京謹勒單疏以復且謝冗談無論侍心愛也惟鑒亮不宣

與西亭宗正

自壬申之歲一徽人負令弟子錢而匿諸金陵肆中則門下貽書為之地嗣後王臯亭來自大梁則索門下一字不得於時說者紛紛謂僕有罪日惟內訟已爾往年歸農行經杞縣擬奉書左右奈何應酬不給且扶侍慈親適在暑中戴星而行期在前路馳候不意竟無便也王臯亭人至辱珍賜載聞督過之語不覺惶汗淫淫下也僕誠陋每讀谷風篇白頭吟未嘗不慨歎合并之難何知僕承國士之知而中發此論也僕

之心如初所不能源源於形迹者始廢田間繼起南服即欲通方寸之書固無從耳喜聞秩眞大宗師竟不能從諸大夫為賀若僕之心則李生遇春今遊梁可俯而問者惟是公無遐心彼此有便努力相聞

與趙寧宇憲副

生幸而與明公生同鄉同鄉之中又幸而生同郡則生於明公亦既有緣矣乃生先數歲而叨仕籍遂不得一奉耿光然明公汶上神明之譽

臺中正直之風則生得於耳者甚熟以此益慕明公無已時夫明公抱安攘之畧西北急則明公西北東南急則明公東南年來海陸之間神謨駿烈在二廣則韓襄毅在吾鄉則余肅敏其人矣比歲蜀中衣冠之氣索然非明公誰與歸哉南署幽清江山佳麗以吏為隱似不減吾盧也廣中近有羅旁之役則明公獨勞此肘腋之患誠當除之但生曾經其江見彼中箐巖深峻較之別巢為甚明公自有石畫之見區區犬羊

旦夕遊釜中矣偶便率爾為候以通數年景仰之懷所謂未同者又不論矣惟高明鑒之

與周霽川方伯

自前弟指天雄生得奉謦語嗣此則書郵無從至所為景仰風義覽仕籍則歎踪跡之靡常逢秦人則省體中之安好其所不能源源於左右者惟是尺一之書耳生本鄙人無當於用幸賴南署清適事務簡稀經卷茶鐺瀟然不異田居時也古所謂吏隱陸沉者其然乎其然乎惟明公譽望隆起行且褒舉異典以奉臨軒之問台垣衡地虛左久矣近者中邦比士惟門下得人甚盛惠及賢書何異登中嶽而窺河洛之文則明公所持以報天子者厚矣吾友明卿又得參佐紫微之府朝夕論道討文大是宦中快事樂可知已使者旋草率具復病懷不多及心原率甚

與吳明卿參政

春從申汝介杜使君而上書記室今且十閱月

矣弟作典客瀟然之署不減野剎且稱髮僧而逍遙乎其中心何復承先祿之上堂皇棲鳥印文生塵較鴻臚而簡寔類之弟自幸得陸沉於斯矣足下參佐中藩勞烈既深除目如雨而獨不及足下以今日之目覽諸昔日之耳是何不相蒙哉然往時所為足下荊棘者夷芟殆盡行且召足下矣弟守閑曹乏力以問足下齋錄人來遠承教札損惠太多至讀貴陽古作汴上今文洋洋乎美哉弟十五年不望顏色矣以弟且

衰白則足下可想然誦足下言愈深於健壯時以此念足下神王弟十倍矣幸甚幸甚長公文奇今秋再屈何也至聞次公之變為足下悽然昔卜商以喪明而損賢者之譽望足下寬之元美四部稿成可謂著述之盛擬在至前始任白下足下所寄書物弟貯而俟之來役言旋屬弟病瘧強起作書以復不盡

與王元美大理

前有便人以一札付長公上記室矣弟病瘧匆

藥矣以過飲再作今秋宛轉牀蓐間計杜門謝客且六十日一切不問戶外事前見足下量移平平比又見奪俸之旨弟心稍動知當軸無成心小人徃徃望君子之腹即弟當時安慶事是已昨晡王汝文中丞來問病榻間對語忽及足下比為白簡所擊不覺驚坐而起顛倒自失吾黨伏足下立赤幟今若此弟之齒寒矣即刻介使奉聞但不知所列云何再四托汝文索之今得而讀一過殊謬舛可笑足下居鄉兢兢名檢

所指好女諸說斯人豈不畏鬼神耶若疏中反復大要責足下忘親而仕此又謬甚夫以足下至孝閒關萬死為伯翁伏闕白見冤狀 天子卹之而還其官當時陷害伯翁則嚴氏父子 天子又已殛之是君家之仇則嚴氏也即人子守不共天而戴之義僅可施諸嚴氏若老死而不食有明之祿是仇受恩之君父矣其理是耶非耶足下自起家無頃刻忘山林誠不煩今日之論但足下今之鳳麟用人者其能舍諸弟又

憶七月時其人過語弟托以助甫而談及足下其人稱述不容口且欲紹介於弟而為其二人請文於足下弟諾之此言猶熱而忽作此事何厚貌乃爾弟恐此中必有風指者不然不至中變之速如此也足下有辯疏且俟旨可也病懷不多盡

與向明臺侍御

生夙有天幸得附青驄之尾以共事於江南其為發奮而振勵者惟明公是賴自明公念太夫

人而移疾歸也遂失師承諸所注措不能伏厭群心甲戌之春蒙罪以去獨謂當時言者專以查安慶賄生而倖免此何以逃日月之明哉然此往事勿論已生躬耕嶍山之下日食蹲鴟堪以自老不謂去春起家再乞不省而當事貽書其大指謂生徃既不能自明其心今人為明其心矣而胡可自晦之生乃一馬二僮以今春抵任又幸未嘗雪用其民而猶得見江東父老也惟明公還朝及代狩楚也生越在山谷不能以

田父之名上記室至金陵日索武昌魚以傳尺素卒不可得忽承飛翰走自千里之外藹然手情爛然手語明公誠長者矣生何能報之恭審大典告成楚材入彀楚人言是歲榜中皆知名之士若所謂第一人者生亦耳之熟矣人士談者又服明公之至公有他人所不能者則明公亦自鎮如泰山即此而占明公異日柱石國家者豈在古人後哉賢書紗絕想多出鉅手生讀他省且六七在楚錄下風矣不佞不佞生陸湛

閒暑瀟然自稱髮僧日與經卷茶鐺共之是亦斥鷃枋榆之適也使旋屬病瘧初愈所欲布者匆匆不盡

與董右坡總制

九月初咸寧人黃比部者有人回關中具一寄啓奉聞不知到否齎錄人來遠辱翰札具儀物腆厚以足下賜不得辭而令散吏何為報耶弟棲遲此中頗安斥鷃之趣故近來無缺足下所云郿陽弟原籍孝感人故不可得也弟惟聽主

爵者安頓呼牛呼馬應之而已與繩近兩月不相聞矣知此兄混迹僧寺亦覺清淨不無義氣太甚而鄉里中多巧人知與繩與二宰善則挨其好而乘之而與繩日為此輩人盡力此與繩佛心之過也足下於六月間不知浮言何來弟以八月始聞之即以報足下弟近日過楊掌科陳道長訊所言者何事皆云足下官已部覆致仕而為高相公起之弟即叙足下平生盛美而大要則謂足下在虔州喪妻喪子且險守不奉

敘而伺監司者萬狀以此乞改南原未令其致仕也即無高相公則董公之官可終已乎高相公誠董公親以兩任憲副而始叅政此謂之躐乎後從叅政至今日則高相公還新鄭久矣海內公議正方高董公之節而今以為議何以服人心也陳公以為然今其議不聞矣足下托元美寄弟石經已到盈箱之帖弟不敢裝時方禁驛傳恐累行李元美擬是月之任弟欣得同心不意中楊君白簡聞此疏一入政府甚不樂即

出其人黃州伏讀 天語旦夕網羅二公而用之者有日也但楊君詆元美忘親之難似涉太過鯀殛而禹與夫子謂無間然而今日必欲王氏仇君父耶足下刻楊太傅奏疏書內云寄一部而竟未之有豈遺之耶足下屬弟序之其何敢辭但不得刻疏一見耳足下所患云澗筆而弟得之澗屋冷曹寂寞有此便作陶朱公矣足下明春之事絕無他說過此則足下當內召不則乞疏或不可少者硇砂不甚佳以其多鹽硇耳此在河西至賤物耳

與陳五岳學憲

去臈寄書十二峯下冉冉又一歲矣生守南署雖稱寥寂而都人士相應酬者殊無寧日當時一片讀書之興妨去多矣兒輩承陶鑄令歲秋事頗屬意次者及觀寄來七義亦在可否之間得之不為倖失之不為屈也但孤負恩私愚父子日夜不知所為報矣賚錄人來遠承翰刻之惠遂寧公當時直聲動天下非得臺下幾沒沒

無聞臺下之光顯蜀士豈獨存者哉鄙作雜亂尚未窾正意欲序其大槩而更求宗工題削乃始就梓玆固有待也王元美一疏而免可惜其集刻於鄖郡名曰四部稿共計六十四冊著述之盛未之有者但此兒未肯示人耳賚錄人回草草具復且謝不盡

與鮮主簿

僕與公布衣交也每過郡城未嘗不干典謁而汲汲芳潤之親承乃竟相左私心切嚮往焉前

聞公選而得空城嘗歎豪傑從枳棘而棲主爵者安在其能用賢耶望公弘展翁之度養鸞鳳之羽行將必有物色足下者勿謂宦薄而人終不知也解户來遠辱教言及别論者無不領悉僕近報撫中山此地乃湖省孔道書郵可托倘可效區區者無不盡也

與陳五岳提學

不肖以去臘濫中山之節竊幸風氣甚善可奉板輿與俱業已發白下而西指劍門不意薄德

延禍先慈中道聞訃徂被以歸歸甫浹旬屬珮兒以佐貢赴臺試不肖方在哀痛且嫌疑可遠遂不敢奉只尺之書者心固耿耿在也苫次荒迷忽報使翰辱臨厚奠名誄寵及九原感泣何如承示諸刻既富且佳題詞諸家不忝玄晏而李伯承者乃北面劉韋甚至引足下而繼其統非惟不知公且不知開元以上人矣當今備詞之士質有其文濟南文不勝詩大倉以全妝之蓋世之雄也伯承所將者衛尉長樂之兵曾未入淮陰轅門空其以使氣雋語隱然病二子也使氣雋語誠有之故二子短處而長者安可及哉元美四部稿刻於鄖不多示人意在俟後世耳不肖僅得一部如尊意亟欲覽之取命書吏錄之不然大拜在即別索刻本更善也哀經不能備甸臺下為謝

與羅野庭中丞

兄以剛直為險人側目上海者勿論獨不意通州作如是事耳弟竊意鼓播者固斯人恐中間

尚有主之者要之黄鍾玉磬不擊不鳴兄遭以此擊而始知為大器也大疏明切無可議者便當上之舉剌疏仍不可少弟當時應夭改調亦有此疏但要舉薦貴精耳地方人才如陳六亭之才藻甘太溪之醇正宋二山之端方邊少微之純雅竝皆無愧不意胡石屏公清俯有德而為曾確菴郭環一見遺也確菴今已悔之緣蜀中有士夫以貨殖短之者此老居家瀟然如老僧是川東之舊德弟見其清介平和不取不與

尚有過於曹自山者此老年已七十無仕進意
只得齒錄以為林下重且使為善者有所恃耳
弟言有一毫私鬼神殛之只欲大踈得人也

與胡雅齋中丞

硤石之遇天借奇緣顧哀迷中不但無以自盡
而門下亦無以盡於不肖矣三月初抵於廬居
百憂交并恨不從先慈而地下遊生不能養而
殁不能訣不肖非人哉門下代事後遙想江南
父老盡藉懞懈已而鄖中丞徐太室者遣使山

中則將奉鳳洲書書中言門下節儉精明吏畏
民懷不肖在哀戚中亦不覺慰浣矣不肖愧處
閑邑上而親下而友嘗日思之如門下高義不
肖又當何以為情者謹勒狀托鳳洲上達鳳洲
一代異才遭家不幸而往往為人揞摘知門下
為人倫之鑒幸有以慰其岑寂也不盡

與王元美

奔歸時道逢胡中丞而一通訊問後至於今杳
矣不肖季春之初始抵廬居妻子輩日誦先慈

遺言令不肖何以自解敝邑僻在蜀之東偏一
切世事絕不復聞一日徐中丞遣使奠問將奉
書貺如從天降載讀奠文一字一淚感三兄高
義眞不能報答矣先是不肖請祭時上書政府
回書中云云意甚善兄自處誠高如人之不舍
何此後惟望勉出以副人望胡中丞有執君子
也催科諒非得已此公作為將來必大厭人心
不意絕徼上而有斯人也明卿一蹶不起去中
州而人言愈甚不謂此兄淵畧至此久不得子

與音耗讀兄書甚慰助甫越在河外有量移消
息否近日趙良弼書來甚念之但恐此公長者
不肯出氣力耳伯玉尚不得起豈昔日浮議未
定耶處世之難如此兄書云敬美行後忌者愈
甚弟固未之知也聞令弟吏事甚精圓方互見
此又可喜先慈卜今臘塟道遠不能請名筆且
托里中人為之尚有待而求高文也敝邑今歲
大旱斗米二百錢日有生口之累非親戚墳墓
宇宙內豈不能容六尺軀耶得兄書始知陸叔

平死少微星坼叔平可以當之又幸生得公傳
目可瞑矣徐使去草草附謝外寄胡中丞陸大
理令弟三書幸致之

與甘奠甫憲副

不肖起白下時則元甫致足下書自燕入吳良
亦勤矣不肖日夕候西飛之鴻竟不可得而一
日三秋貴邑唐瓊州知此心也足下主盟烟霞
既有歲月而江樓覽勝萬象司新不審酣暢中
搖筆浩歌江山花鳥又增一段愁色乃三甫玉

叔何人者而得從杖底反令平子賦四愁在數
百里外也不肖有意乎三莪曩時寓書三甫乞
為地主而不肖裹糧偕足下以往歸則從臥江
樓脩布衣之飲然後按景賦詩使百靈識吾面
孔顧左甫於役山都不肖興遂盡矣古人云州
有九涉其八不肖誠有之而獨不得見江樓此
王右軍所以有江山之嘆也不肖本為親老屢
章乞身絕無當世之望前歲起家再疏不省於
時先慈徤飯且督行甚勵不得已單騎一出決

擬移官後即上書去矣不謂中山之報甫至先
慈訃音亦復相聞袒被西歸恨不即死三月抵
廬栝棬如見風木生悲夏中查尹過吊而不肖
訊起居萬福擬作一字相聞竟以哀迷不果禮
壞之時疏節乃爾遠勞使翰泣及奠旣陳告先
靈先重存歿不信乎朋友不順乎親則不肖將
無藉足下之我信而慰親地下耶拙作久負郢
無督書不肖且圖寄之謹如命一一錄去鶴樓
雜詠自覺形穢但恐點辱飛甍耳夷陵王汝文

甚推轂足下讌會未嘗去口且云令王生而在
燕安能令足下丘園也汝文謂徵書必不久彼
故選人諒非虛語即足下無羨於人世而人其
舍諸先慈以今臈安厝卜地塋兆日無寧晷僅
存皮骨耳塟先慈後不肖業已廬於巴嶽山中
便當侶猿鶴老矣聞嗣公甚穎發足慰通家之
懷豚兒被儒服者三可望者一然尚乳臭未辨
龍豬而何勞伯父記念之深也閬中美髯公梓
其作不審完否近見王元美四部稿一百八十

餘卷著述之盛本朝一人彼欲總抱歷代之長不無夾雜之憾甚哉立言之難也近作不能盡録來冊紙不佳且乏管城君聊以肆顓染之便似張飛捉鈍刀也使旋草章裁謝別具不腆略見區區惟垂内幸甚

與范中吾大參

不肖孤今春奔訃入關不忍仰視仙人之掌而當時河上離歌似隱隱在耳焉及抵廬居梧棬觸目風木增悲生不逮養殁不及殮不肖孤何

以稱人天地哉日惟寢處苫塊怨慕欲死即投契如丈者無能奉只尺之書矣不肖孤近奉先慈返於玄室甫及初虞而輸睨臨辱誄言凄清一字一淚非丈不能為此言非不肖孤不能當此言即陳告先慈几筵讀不及終而子姓輩俱云不知裂肝涕泗之何從也豈古今交情專屬范張耶載讀別諭乃知長嫂棄帷比復有骨肉之感而里中小兒憑陵長者此皆人所不堪而丈以曠度遇之善矣善矣不肖孤從此廬於墓

左日取圖書數卷學蠹魚生理便足了當餘年若畏途意味備嘗之矣或禪終後累千日糧過訪玄亭竝拉征甫踐三栽之約然後扶杖山城再探巴嶽之勝若來諭所云寶頂者既無山水不過緇流俗界且不足以當不肖孤一盼又何能辱天眼哉聞蘇光祿明春將有事於雲臺先慈曾命不肖孤焚獻未果也欲往從之以畢心期不知杖屨能共乎來教欲登壇枰上不肖孤自別丈後曾從橘中二老遊每一臨局不待叱

咤而千人盡廢丈猶然謂阿蒙哉豚兒輩僅能稱諸生何能比群珠萬一乃勞念之甚深但恐負伯父耳勉留使者不得謹勒單疏奉復別具不腆少言謝私

與陳于韶憲副

往承賜奠以遠阻故竟不得匍匐為謝此何以稱人哉王使君遣問山中竝枉敎札伏審體中毋恙幸甚載讀臥雲稿鄧林武庫何所不有他毋論已即陳拾遺冲雅處較勝至嚢奇變化如

遊龍紫電之不可揣識者恐非拾遺所能望而
談者輒稱二陳似不知足下且不知拾遺矣兄
委不肖一言不肖所願為卒業以藉不朽者從
容圖之王使君人回草草勒狀具復如此

與張中丞潜東

前歲滑人還曾具書幣以謝不審達記室否不
肖孤罪過深重天降大罰廬居山中欠者一死
而海内朋好投蘭斷金如兄者指不再屈往所
示慰言與先慈名誄聲聲成楚字字切肝陳宣

凡筵無問不肖孤兄弟暨子姪輩至凡五服以
外人觀者聽者罔不泫然泣下且謂不肖孤何
緣而辱知己又歎天地間而有斯道義人也不
肖孤竊謂與兄事相值而稱通家者甚奇昔年
彼此奉板輿遊江南已而聞訃江北則如前奠
詞云云固然也及不肖孤上書請卹而部議比
兄翁例何奇哉近於胡石屏中丞所談及先大
父按察敝省時攝督學事行部敝邑校諸生先
君以文字為先大父期許甚重乃先君竟不第

深負先大父期望也不肖孤從髮燥時每聞先
君云平生知遇無如張兵公不肖孤知所謂張
兵公熟矣而竟不知為先大父即往與兄翁握
手時亦未及此若非石屏公則終身憒憒已矣
由此言之則不肖孤世受翦拂非偶然者兄翁
免喪後沮抑數年近始闡起家中山則又非不
肖孤昔所領節地哉奇之又奇矣顧不肖孤憂
廢草土之人無足為世重輕便是禪終甘心老
丘壑已耳惟兄勉樹功勛令不肖孤鼓腹田間

受賜多矣偶因大名材官之便草草馳候聊具
不腆常幣惟垂亮不宣

與劉子玄

西極懷人淒其欲絕已而足下不遠數千里介
使慰存此巨卿隔歲之心期束幣辦香指貲馳
酹此南州高士之雅道名誄華軸聲聲成楚此
宋大夫放招之鴻章尺牘千言摛藻道愫此子
桓簡吳之劄記雄心大節慷慨相許此蕭貢彈
結之交要嗟乎子玄友朋道喪於今振之每與

親故傳宣令德不覺神王既而循省今昔又黯然内阻不知涕之涔淫下矣不肖孤奉諱以還勉襄大事塊處廬居冥心塞兌聞干旄則鬱坏遇吉禮則屏跡日灌宰木期其可拱以和哀響於風雨之夕也獨結習未忘不厭敝帚居恒形影一室作老蠹魚三食殘編倦則散篵園池來窺魚鳥雙眼難青能無足下之思乎詢福使口起居詳悉大自慰藉又喜足下能運圜機以收物情斂鋒鍔以銷側目令雌黃卷舌日月當天

而足下所稱趙張其人者竝能藻鑑人群折節名德此其人目中必有珠者誠不意河朔傖父東吴孫盧中而有斯人也不肖孤以孟夏十六日薦禫事於先廟追念未禫時猶能從哀麻以儼然慈顔今禫矣悠悠之恨不與天終哉伏審女弟猶子婚嫁俱畢經理獨勞始信當戶之難又聞衍衢二姪頭角嶽嶽此阮家仲容子眞弟可以免矣來書謂衍郎學不勝貌恐是晚成如其晚成承藉更大足下姑待之不肖孤往年購

得外氏園地數百弓比始屋廬之青峯四塞綠水前縈画舫石梁疎篁雜卉難望輞川之幽奇頗陋平泉之豪侈比令福兒一歌使溪山草木色色飛動嗟乎子玄遠矣誰與共之長安貴人數數遺書疆埸之節似欲再假安傳樊英之虛名恐成謝安之小草萬一簡書臨辱其何以解如在中土或携家一行終不令兩姬竝驅而糟糠居守也諸兒皆預省試儻一得儁當鞭箠從叔父上黃金臺作小英雄豈非奇事哉顧不敢

必耳書來知高相公徐子與竝登鬼錄王元美再列彈文小兒弄人往往如此元美無所不可獨高徐二廟竝作若敖之鬼情何以堪助甫移官河外不得其縣來書云有鎭五郡消息吾黨未運尚存頊果福兒自大家韵致山間寂寞無以待之已取蹲鴟䣊簡數石留俟秋風偶值帥侍御北行險遠之程不得不附鄙情遂薄矣蜀地無一物堪荅來美別具殊惡而賸獻則忠也書及紙尾而胷中所欲吐者如萬派泉澎澎爭

發顩緒多而反説之無從起也僕之俟之

復戚將軍南塘

某通籍三十餘年浮湛牛馬走中耳生於東藩接於趾所謂州有九而涉不但八也顩卒不得奉御須臾非惟事哉然不得嚮明公面孝竊讀所著之書不得聽明公言辛竊聽東南人代碑之口某姓以吳郡王元美生弇山堂中抵掌談天下士則稱明公令韓白也某謂韓白少文何以望明公而祭征虜羊鉅平足下倪得之元美

以為知言矣某自丙子冬奉先太恭人之諱憂廢山中自分不復當明公於吾世去秋起家謬假宣節宣故轅門右隴也地不踰彈丸而當單于者五六惟是明公以先聲奪氣以不戰屈人亭鄣列于金湯威神應乎雷電君相推轂鈇𨱆清寧甸奴即懷烏獸心而左顩右盼無敢得志夫東有所畏而後西有所懷某誠不習西北事承籍寵靈得待罪疆場以竊旦夕之祿明公之餘也先是抵鎮時恨不即奉尺書以通幕下草卒械幣殊不成享書發而內訟者累日乃辱使翰儼然臨之所為奬予篤至射氣於重關之外而玄黃實篚爛然充庭既難于辭又難于報明公將無謂某豎儒哉某請俟異日再陳悰悃聊勒狀附材官為謝不盡

復陳少參萊峯

六月廿四日滸東中丞轉致手教啓之則去冬書也書中拳拳敝邑署篆事地方今已無福矣姑置勿談今春忽見大察及公駭而嘆者累日

公直節大操前無古人不安於南臺而出之敝省敝省小方也又不欲安也而左之地瀾天空必欲公何安耶僕每會人士輒抱不平恨無氣力為公一吐之即如郭夢菊眞學行師也今亦蒙詬大方兩賢者而令敝省士無所教民無所養當事必有執其咎者獨不意平明之世而有斯舉也匆匆不盡衷言又恐此書孚素爾幸亮

幸亮

與戚將軍南塘

初春王遊擊領踐更戍卒還上谷再奉敎指詞文而意篤愈令此懷日思御龍門不可得已來書云千里而近數武而遥有味哉其言之也近得鳳洲書意興甚適而乃弟麟洲復上乞草二龍竝臥恐非上天生才之意仲公盛年需次有時獨長公百已過半而出處不能自明不肖居嘗念之殊無力送上天耳芳草漸綠邊事日多東藉長城自當帖席獨上谷間雖稱稽顙而枕根引繩虜之求無厭者又未易言也門下儻以

不肖為可語幸無吝金玉音也王遊擊再戍得無與採薇之思乎解子故工於撫而虜多熟之此王司馬所為受筴者惟少假王遊擊以色則恩等挾纊而不肖雖使不怨矣尊裁然之否草率不多及俟再便一盡其餘

與戚將軍

比者行役南山遮障諸要則登火焰絕嶺東盡孤竹西盡漁陽指顧山河如繡如錯因憶元戎開府在馬又安得挾寸翼以奉淸塵陳說十餘年顧見之懷堇堇徘徊蒼翠幸有山靈知此心也封域旣隔日月忽流方切瞻依使者臨辱載奉手書精神竝往貽來内典帙不盈尺而眞諦因遺從此行坐相隨聊証小果麾下之津梁不俟何多乎不一

居來先生集卷之五十五

銅梁張佳胤肖甫著

書牘二十八首

與山陰王元峯

追憶丁丑仲春時生祖被而奔先慈之訃經行潼關右顧河中盈盈一水耳柰凶喪哀毀求死未得之人而又何暇具尺素相聞也廬居以還僻處山邑勉強襄事遂結廬隧左茅屋白雲世事簡稀緇黃者流間一相談始信眞如從前差

別而一切詞章舊障漸次廢矣篤禪後本不欲出初有秦命業已草疏繼得上谷之報鎖鑰重地舉而授之則生亦人倫中人也又安敢自便青山耶遂以單騎往薊富之間有間道焉徑趨而北不得踰河以奉玄論是又一差別矣抵上谷日坐腥膻羊馬中與胡兒語刺刺不了剛之不威柔之不德又賴平時微聞忍士之敎頓覺忘境也近有蒲人來者首訊起居萬福慰藉何如知賢王年來精進將無意於度人耶謹差官將具不腆少代侯私惟鑒存幸甚

與丘太常月林

弟自廬居山中意謂永與兄絕聞問矣不謂承乏邊鎮得介使具候知兄體中無恙學力精深望愈重而養愈高文則彰而身則隱立朝有古人之風居鄉多長者之譽兄固吾楊中龍虎弟敬之服之無頃刻忘也獨窮蒼太高問之無從長嫂去帷仙郎繼折聞者惜然不堪而況以身當之者乎知達者之度遽廬天地逆旅浮生一

切幻境空華俱身外障業望兄自寛弟本庸劣往撫吳中以皖城兵譟弟疏請治將卒之驕狂墨吏之啓釁不宜再假姑息以從振武故事幸伏聖明寘之典刑無何而墨吏僨將之黨交口中讒弟遂解應天節而改卿光祿又無幾出撫中山次於途而先慈訃音至矣弟之近迹如此顧惟宣鎮為九塞中樞西連山大姑不具論而東當遼薊此肘腋之要害也近年夷酋雖稱款塞索賞無度兼以前人創制未善一切給賞俱

撫臺親筆弟每日對腥臊羊馬之輩口舌應酬刺刺不了此皆諸鎮所無者守轍則褻開府之體改絃則有忌器之慮難之又難弟自當之顧艱大之任弟何敢言去俟他日量移弟便拂衣矣弟今年五十又四齒髮驟衰以我度兄當可想見讀兄詩章詩章合轍經書摘訓尤極精當古今之學可謂竝傳弟不敢作一字諛詞也弟自嶺南染瘴後詞章之嗜久已廢閣今讀兄作不覺技癢聊以和荅聞兄有目病特購羚羊角一枝奉用但恐非藥物可療又不若收視攝靜之為上也何如何如何如別具二紬少見遠私不盡

與莫子良

自金陵一訊後毋何而奔先慈之訃廬居山中無從聞問僕年來甘心憂廢日食蹲鴟自分可老不謂薦禪之夕起撫秦中未已也而又徙上谷若示以可使之迹不知羊質虎皮此自主爵者之謬也去冬北行時於途中索南北鄉書以求長公之名竟無所得令人短氣豈不中程度

耶僕次豚亦復如是不能自教而以望於門下舛矣但上天生才未可暴棄倘子弟能念家聲以傳時尚他日馳騁天地間有日矣胡為目前以蘭當人戶哉門下養益邃望益高而僕且觸世網中尚不知稅駕之所言之徒以塵聽別具不腆少佐杖頭一日之需雪菴和尚敝邑人屢強之歸作蓮社遠公竟不能舍大方幸善遇之

與大同賈撫臺

再閱歲而三覲履封未得稽首鈴下動勤材官繼以卮廩寵以玳筵榮幸何如聞隼旗之南也屬車之塵猶然在望自訟西發不蚤坐失登龍每聞至人難遇信哉拜珍惠不能為報謹介使具單疏占敘謝悰惟鑒原幸甚

與劉中丞惟南

去臘起家過郡得接道範不謂兄方抱至痛九弟所欲與門下修平原之歡亦復索然矣行時辱大貺解纜以後乇便馳謝疏節何可言仲春抵後白下歸思勃勃復移光祿而當路者意似

不薄徊翔冷局藉吏為隱山川佳麗頗不負吾古人陸沉於金馬弟且效之兄乃里中一偉人即無論勞烈於南北平生處心累德洞然如青天白日彼蒼於目前且未技殊此旦夕之慮也望兄寬然自覽造化之機惡則逆順則成莊生所云玄珠者惟罔象得之此其理可求也前在郡中稍聞兄頗溺於箕神之筆此神對席起論或有可采若奉之而得福不惟神有所吝恐無是理也且禱祠紛紛亦疲神耗財之大端惟兄

裁之南中逢諸老無不稱兄安攘之烈不空奪於讒口而社稷重任必欲兄肩之此皆兄身外物所不欲談者而弟聞之則有同袍之喜故爾馳聞又見海内猶有不壟瞶者在也褰理巷回草草附候竝謝風愛不宣

與楊郡丞

往公以黎陽入計而僕從官天山之下去魏無何則丞公建寧矣已而僕從河西而晋而吳萍蹤無定鴻羽難求彼此之不相聞也固宜僕撫吳逾二載以老親不習水土兩上乞疏竟不得請後以處皖城兵變中間彈治一二墨吏遂中於讐黨僕蒙詬去矣山居年餘奉母明農暇則携高陽一二友酣詠青山綠水之間竊自媮快又何羨於人世不謂去春起家再請不報只得勉出今夏抵白下從里中人問門下狀而始知猶然滯閒矣以公往日尋常量移僕猶口實修郤之臣遷怒於公迄修郤者去至今遠矣而公尚長子孫於彼地固知武夷君不欲奪公他適

然名山五百支山三千何地不可置公耶僕故廢棄人而每為公拊膺甚矣方圖閒中便以候忽枉遠使飛書竝及大惠書旨嗚嗚僕誠不欲再讀之矣吾鄉氣尚未振往往蜀人以直忤時而當事者率不喜談蜀人此運中興殊不省在何時耳僕守閒曹藉吏為隱時下且未敢言去不出歐歲取笥中草和九閣矣使旋率爾且謝縷懷何能盡陳惟公善自愛下積之薪終有時而居上也不盡

與崔運長

僕往濫江左日兢兢于職事不意安慶變作僕之糾墨吏而扶太守治武夫而戮叛卒無非雪振武之恥明朝廷之法當時廟議翕然以僕為是後來王判鼓舞唇舌南北流言遂以查守賄僕而讒詬出矣僕之心公知之鬼神知之今後何言哉還山後棲遲僻邑明農讀書奉母課子曾無當世之望不謂去春起家以今春二月始抵白下僕之去治境天壍南北書問誠難乃辱

遠使將奉腆貺載讀手敎督過於已而歸恩於僕此長者之言也惟公以實心實政茂修古循良之業僕嘗謂公之治行當居十郡之首詎意讒口交作而獨不能惑僕之耳目僕何德於公哉天理人心不可泯滅耳假令僕枉是非古以敝賢為不祥僕固當之矣公鹽政修舉廉正不撓淮揚之人畏若神明愛若父母且見薦章交出公固報君以忠而僕亦得以人事君矣僕每共諸老而談良吏儻明春再舉卓異微公其誰與歸哉公之名實起矣惟益崇令德僕即伏草野有餘榮矣不宣

與石太僕拱辰

比辱使翰病中授書以復殊未盡中蔵也生體中近少差但脾胃大損不能飲食日猶累頭容室擁褐匡牀一親圖史兩目生花中年之人精力頓異猶然日處雕籠即享以鐘鼓何王於神哉滁陽公署夙號神仙之府生平生垂涎竟不可得固是望微亦由福淺足下時坐醉翁登瑯

琊將無念一人在江東耶少春今之豪傑落在錮籍令人短氣不審比來起居何似生日念之盧次楩集生梓完以付其中表宋有孚者宋知天文乃生門下人也別具一書以此刻托足下與少春而生遂西還豈知宋子無賴闘毀生之序而以板賣吳中人蓋小序中誦二公高義而頗言盧之見憎於濬人豈宋之意出此耶殊可恨也王元美每書來輙念足下不置擬長至前後之任但其弟兄移官俱常調不無歉歉耳元

美公子文甚奇擬今秋首捷竟不售可惜也病
懷且不多及惟鑒原幸甚

寄趙大洲閣老

某往年罷歸山中業已褁糧戒期將從明公几
杖旋值家兄病篤纏綿半載已而某且病㾠遂
無復言行旅事矣恭聞明公著書談道將以垂
不朽之業鄉土後來之士如某者亦有志於道
術今又得明公為知覺之先某終身有所依矣
某奉毋明農已絕意仕進不意去春起家再乞

不報只得勉出遂成小草今代來山而叨光祿
則老先生之典刑在焉竊自幸矣其意在丘壑
初任且不敢言侯異日圖之歸從杖屨而老志
願畢矣何來山便歸草草具候不盡

與王百穀

僕聞百穀之名二十年所往者濫役大方僕誠
不欲以公府辱高軒乃於移白下時折簡而求
望群公之靡履則獨不得為足下執轡僕以此
愈高足下非流輩可企下風者比者起家東來

從叔寶問體中亡恙幸甚僕方擬一奉竿牘使
者尋臨瑤章輕葛情文兩勝載誦翰札奇文遂
學壘壘近千言其所為表發積愫矜重名檢者
即無俟於來書而僕慕足下之高義舊矣顧書
中語意僕誠求之無端已而會余司成洪山人
則稍言昔日吳語所云豈不過哉夫吳中士人
未嘗一字持足下長短聞此言則剩僕仰足下
不但高山聞此語則駭僕之肝膽恨不得一奉
末光出而覘之也余洪兩公者又云皆彼中忌

足下者造言也果然則鄉里小兒之口又何可
日陳壘於胸中耶願足下勿他疑僕誠不能當
長者之譽一念求為王先生結襪至勤也叨移
光祿應酬紛遝來章未及和答容圖布之不宣

與朱明虹太守

蟄江一奉竿牘後日從大江而東無能托西飛
之羽虢節甚矣忽承使翰臨辱侑及腆儀明公
之相加愈重而生報明公者何薄也生本安於
畎畝無復當世之望辭之不得勉強一行幸昔

日未嘗虐用其民猶能見江東父老子弟臚臣尚懼負乘也比又以光祿屬之豈醫國者以牛溲馬勃亦可不廢耶閒省庸材藉吏而隱便長子孫甚空蔵拙但恐執秩者竟欲驅馳疆場間生故無當也遠聞春旱明公一禱而澍蜀之耄倪庇賴明公者望之若慶雲潤之若甘雨何修而至此也寒門子姪荷恩澤尤深今科名第至今無聞不審得與棘闈否也尊人大刻誠一代作者明公不棄而委之序何異以白氎而巾美

丈夫也春時業已屬草苦無便奉敬以授諸來使

與陸叔平山人

句曲別後僕遂作岷峨一老東望吳天數千里而遥即欲聞起居且無從矣僕年來結菴巴嶽上懸佳畫於東壁携方外人終日對之殊不減奉几杖支硎間也仲春抵任凡人士從吳中來者無不言體中安好慰浣何如正擬馳函相聞而陸太學者至將奉三札竝山茶八幅足下念我深矣僕昔遊滇中歆艷山茶爲海內奇品今覩大筆又不覺此身坐金碧之野僕擬奉贈一詩屬草未終而報移光祿人事紛遝應酬不給值陸太學回先具單疏往候併小詩咸統致暑氣漸深惟珍攝不備

與陸宗伯平泉

比者遠使將奉翰貺不罪某無禮而反出格遇之此眞大人長者之度既感之復愧之矣恭聞功行閎深直超聖位某汨沒塵緣不能自脫安

得匍匐門墻齋心以領教言也雪菴苦欲蘇歸勉留數日得渠講論便覺有益然所藉以[illegible]値而安常住者則頌明公之恩德不淺也令弟單南學力精深自是家承時得親炙教言則當來不為徒矣久缺候安今介使奉千[illegible][illegible]北面何時臨楮無任依依

與陸與繩廷尉

又不通訊之便故也兩公子應試來邁足下[illegible]命日閉戶卒業弟復始知即遣某[illegible]見兩公子

皆醇儒天質固美則庭訓何可誣也弟侯其入場後方脫粟待之閒起居萬福又得肆力聖人之學弟素食閒曹亦頗習心於此每從殷宗伯一語自覺灑然柰何不得執手一論也劉子眞已奔訃西歸董子才關中安好比兩得書皆致意足下吳縣諸生毛文煒來奉手字慰我言言至論書生得此誠不薄矣毛生赴太平弟通之太平劉司理但不知此子得入楮先生幕否也書云弟與何君奠文為賊竊去此亦異事此稿

成時原送何君登軸弟無留者姜司成事聞應天按君已覆但不得見覆稿近時唐按君遣人來弟拳拳言之且言中間阻之者乃陳御史一人而陳之意則因鄉人姚御史考察之故而藉此報復之也冷曹乏力今始遣訊儀物甚薄望足下內之

與武昌李太守

往歲承乏江南幸逢明公綰符雲閒當時艱難之際雖桑梓同心之雅而僕得竊位許時則明公之賜也已而明公蒙詬西歸賴天理未泯漸次昭雪蒲坂公亦深悔當時過聽此明公屈抑未遠而還朱幡於江漢之上者此也僕之愚本不能肩重任彼時僕自揣明甚屢疏不報竟使姤口得志而當事者始惜不早允其請豈去國者必欲不潔其名乎今春抵任無何復移光祿偭翔冷局藉吏為隱時且未可投劾以負當路雅意僕異日便當拂衣終不能效轅下駒也遠辱使翰竝及腆儀故人厚意銘感在心謹勒狀

具謝且復揮汗作書旨不多及

與姜守沖大尹

僕往年濫竽江南尚賴二三賢者以匡所不逮猶然不能自振其庸劣甚矣追憶當時嘗慨吏治之不飭皆毀譽之過也僕欲致察於衆好惡之中雖不敢自謂盡材然愈於不之察也其時如崔徽州之廉執石桐城陳東流之才畧而謗書紛來幾至盈篋況公義數子之長而自蹈於古循良之轍其所為指摘之者未敢謂無僕惟

自信此心之無他而真見明府之務實遂排衆議而疏公於朝人之不祥莫大於蔽賢僕庶幾其免矣僕自還山奉母明農聊以卒歲畏路風波有何趣道而沾沾念之不謂去春起家再乞不報以今春抵役白下比聞政聲交孚萬情翕然不但有光於僕而宛之民得父母矣遠承使翰亹亹數百言稱述太甚僕誠愧之顧儀物過豐郤之不情受之傷惠謹對使拜嘉別具不腆非曰報德聊見區區耳秋暑着困人旨不多及惟

鑒亮幸甚

與董李村中丞

前歲送人從關中回一札以謝自後入山愈深蜀稱西南之徼而敝邑又蜀之東偏既非郵驛孔道又鮮薦紳問訊一切世事眞隔異域直至去冬偶得一報始聞蕪湖之事駭異而仰屋者屢日夫以長兄銳意江防規畫詳整一時文武將吏最稱肅清况蕪湖素鮮城池商旅輻輳其盜之掠劫則有司不謹之故何至奪一中丞而

且令兵憲稱編氓哉弟近聞當事者自悔當時之太甚其意不過欲風示四海而以成夜户不閉之俗吁求治亦太急矣今兄返初服未為不久所謂當時之悔者曾未聞一降除目此弟所不解者兄曠度大觀洛中多山水之遊曾何羨於人世只廟堂所以處大臣者棄之不啻草菅殊為世道慨耳弟山居年餘拍結酒人以敝廬瀕田分付諸兒輪嘗甘脆之奉自號清閒之叟一切世味視若泡影所不能忘情者海内二三

兄弟耳不謂去春起家弟豈不自量猶欲染指瀝誠再乞復不得請而一二當塗督行且厲上賴慈親健飯亦獲促裝遂携二僕以往今春入白下舊遊凋謝不覺為之感歎棲遲閑局藉吏為隱南都之江山無恙弟之意興不減獨不得兄把手銜盃遂覺索然矣弟惟杜門焚香讀靜者語自稱髮僧聊以自適傳聞當塗意似不薄如循資而徊翔於寺署之間暫可藏拙若再假開府之節弟當圖漁樵之計矣歸時必當過洛

與兄為十日布衣之歓又恐兄此時就徵車耳蹇郡丞擢守平陽必經貴郡草草布候所欲吐者何能卒卒盡陳也

與蹇文瑭僉憲

去臘起家過郡過辱寵莚感愧與俱弟以仲春抵役白下守臚臣無何復承光禄之乏散曹閒適深與庸劣相當日惟閉戶焚香讀静者語因而自號曰髪僧每遇方外之交謂弟稱名定矣仲公徊翔皖郡以長子孫凡在親識無不拊膺

今擢平陽乃知主爵者原少芥蔕而昔日之談今且氷消盡矣中原三大郡平陽首稱此亦兄所素知者不意仲公兩登巡守之庭皆老丈折腰之地豈所謂父不得而子耶屈指兄嫂齊眉而及耆弟不能從諸長者前壽聊擬一詩付祝史歌之以侑兄嫂三進酒也別有家報煩兄多方覔便寄擲豚兒宦況鄉思旨不多及知仲公能口也不盡

與趙良弼中丞

山中械書而紹介於確菴知徽主記久矣嗣此良便旣乏而野人日習於簡嬾遂於明公紲尺素焉去冬聞明公召還中臺喜而自失者屢日良以正人嚮用永保恬熈使山人得擊壤而歌初不以彈冠自為也弟屏居巖穴奉母明農可以自老不謂去春起家以仲春單騎之任曹務簡稀極與庸材相宜日惟盥手焚香讀静者語亦無異雲卧時也懷明公而有蓬之心苦無力以奉起居偶值王使人便率爾具候旣不能專

使遂不敢將一幣之敬南行近作茲以呈覽詞固卑鄙欲明公見野夫性情耳

與龍郡丞

比者草草以荅雅意又辱遠使携楮先生百十輩貺我謝謝三復來教慰待不淺但恐負知已耳主爵者薄公必成於三至之疑益見吳語可畏矣吉子當時遍揭公極力詆誣而無聽之者此僕所親知其他郡邑言評俱頌公德豈復吉子其人哉丹陽心迹得公而明但不審按公知

丹陽不也學使者僕雖素面而不甚臚侯還白下相語必告以王生此公言也何歎之有近有三缺定為有力地僕殊不能望且黔吾突而陸湛於中無不可者况聞公復欲益吾斐下材耶

與莫中江方伯

生自還山越在西極每懷清教無從省訊生誠鄙人往事覆餗已甘心畎畝間矣不謂去春起家抵任之後詢豐中萬福正擬圖候而長公雲卿來則奉台翰藹然之情宛如面承僕棲遲閑

局且復陸湛異日得調方求漁樵之計時下未敢自明嫌於擇官矣恃知己敬布心腹如此長公器識益勝閒邸第外日日履滿矧齒日以長舍今秋無所之矣昨會時勉以本業長公超悟絕倫或不以鄙言為非一會後期在次日屈長公同令姪文學一飯偶爾病作竟不能將毫髮之忱歉甚歉甚聞令姪歸草草布復不盡

與錢兼山郎中

二龍東歸海上益令心神與之搖搖嚮左右矣再入舊京風土又似初習兼衙齋卑濕體中亦復多病賴冷曹可以臥而守也使者西來奉手翰竝悉萬福甚慰貽我玉粒爛然充庭爽官暴富恐成福過即老丈念弟周至而弟將何以承之近覩除目紛如雨下而所以待弟者殊類積薪儻非老丈挽西江之水幾何不餓欲死耶由是誦高義益深矣聞宅上樓臺池館色色鼎新安得一把手道濶緒哉使回草草具復且謝

與黃總兵應甲

公抱戡定才僕一見而重之無何公修直實之政吳語日持長短於二臺惟僕相信不疑此公所嘗試者彼時僕慮海警一意治戰艦賴公與暘谷同心為之其時吳語亦數數來言徒棄不貲水中幸而不為所搖變矣昨年大捷固公威名則當日治艦未必無助今公為東南長城僕所以信公者益驗私心慰藉可想已僕本無意世用偶然起家勉強一行遠承使翰相問感雅情不淺一切賀儀例不受惟心亮之

與王伯冏秀才

不穀山居時時承尊人問勞而因得聞足下力學之耗不穀仲春之任每逢貴鄉人無不問足下動靜正欲圖寄一字忽承使翰遠來竝及珍品感謝感謝屢得尊人書念足下太甚蓋恐足下離庭訓而時或自用其意以足下超識而豈見不及此牵足下勉自淬勵一舉而冠於鄉再舉而冠於天下豈惟尊人是願不穀辱在世講者喜又可知已近來時義有佞牵錄數首見寄

以足下高材何憂其他但恐海外古董難遇賈胡只如當時初試體裁而稍加充融之色此百中之找也伯冏以此談為迂否小兒至愚僅堪為足下執鞭今秋亦謬有所期倘得如意亦大奇也臨楮不盡

與孫太守同年

名園晤語一別到今人生聚散可付浩嘆弟自辭事還山屏居遐邑東西兩極闊閤甚難弟索處年餘頗有意於古皇先生之業於小庄右偏結得二菴一曰赤松一曰招隱日群靜者稍涉名理宦海風波夢寐不到久矣不意去春起家再乞不報抵任時訊體中萬福喜公子能世其業獨覧名園化為異姓一丘一壑晚景相依誰適與謀而遽奪老丈半生烟霞也老丈有道者會心處正不在遠即焚香方丈之室便可作義皇上人矣簿廳張君奉手敎至宛然如對顏色張美材弟與之棲遲冷局彼固無所表見而弟且無氣力振之方僧號雪菴者敝邑人也住居

松江者十餘年所往弟兩至雲間而竟不知此僧則此僧亦善晦矣近日問及他僧始知其人者尚寄貴郡別具一書勞走一介付之弟欲約渠至金陵一會耳

與雪菴和尚

與雪菴別自僮子每問雪菴行徑皆云在方上作高僧此心甚喜不意雪菴久住松江不肖當時兩巡其地何不一會大是雪菴高處不肖宦情甚薄前年回在巴嶽山上結二菴最為善地

苦無好僧耳近日抵金陵會眞海始得雪菴信息已托渠作字請雪菴杖錫一至令師繼宗去冬入滅昌拱久故幽閒昌聲俱故止遺一徒孫弱甚將方丈賣去不肖贖回令其奉幽閒香火惟令師一枝甚微不肖與敏僧會保持此七一切幻境不足入高人耳但雪菴欲自度而不能度繼宗非西方聖人意也何如

與陳我渡廷尉

弟以甲戌中人語歸以奋負山本自不勝而對

客則稍稍借兄為口實使聞之者謂鉅材如陳公且不免又何言某也惟兄棲遲既久弟雖起家南卿則又無氣力為兄效毫髮之私董董從相知者仰屋浩歎已耳弟在丙子冬溢領中山之後旋奔先慈之計毋幾得聞兄起薊鎮乃知當塗意自不薄而弟哀苦中亦復與彈冠之喜夫一官何能為我弟兄輕重只令天理昭明不見棄於明時足矣弟以四月薦禪於先廟種樹灌園為桑榆計偶以姻家冷戶曹人來奉兄廣陵書字字肝膽何異把臂丹陽時也但儀物腆盛大助買山之資感重感重吾黨之氣未王而知厚若與繩印川兄翁者駸駸乎八座之右弟即跧伏草莽志願畢矣近有報三秦之耗行止未自決豚兒輩有一二可望者來諭言印川子與長公竝是國器二三兄弟之後儻得再稱世講豈非奇事哉但恐豚兒無緣耳冷君去不能一物以荅來美容俟抵關時専使盡區區也瀾懷萬斛草卒不多及

與李本寧提學

前歲張渭源奉足下隴上書竝佳什一首慰勞數千里外此其情非悠悠者廼僻邑廬居無從具荅來美日登巴嶽望關山月徒自耿耿耳僕憂廢數年簡嬾成習業已結屋青谿為終焉之計不謂偶承秦乏之僕所以趦趄故里者欲得乞身田間已而報從上谷肘腋重地僕惟畏簡書已耳他何言哉第羊質虎皮或廟堂偶未知之耶惟足下留滞周南久矣閱歷世故承藉自遠

入關來聞風教甚著秦士何緣得大宗師以反西京也日來雨雪若人旅懷甚惡偶成寄懷一詩擬托朱秉器使君致上而使者將奉大兕情文腆厚僕何以承之讀手翰始聞令祖之變足下順孫也其何以堪然令祖既登上壽甫翁以絕孝扶侍數年賢昆玉後先輝映五福全備世可再得耶甫翁處僕久不相聞容抵鎮後介使奉慰倘有家報亦幸道鄙懷也使旋草草奉復別具不腆少見區區心亮幸甚

居來先生集卷之五十六

居來先生集卷之五十七

銅梁張佳胤肖甫著

書牘二十三首

柬屠長卿

足下命駕百里作別千秋主人欲為平原十日之飲無不可者乃慈幃在念情理難留草卒解携徒有耿耿爾分俸不腆聊以為壽即不能少佐山資亦宜歸襄大事足下世緣都盡立德立言三分有二勉旃自愛不佞數年在行間筆研久廢與足下別何得無言勉成二詩以代三疊

嗣有便風願言相問某再拜

復王敬美督學

春初祝司理赴任倉卒具尺書為候玆托徐子與汀州祠事晨起得石司馬拱辰書內致手教得聞抵閩音耗良慰讀所寄科條甚佳如看書作文二則切中今時經生謬習亡論時義每見為古文詞者輒用且也等語而孔發赤今春助甫從西夏寓一書刻意修詞中有彼一時也且

也諸句不佞駁之云語本出莊孟偶用於一人以希為奇人人遂效其顰甚至時義中亦多剽竊不謂吾黨亦復似之不知助甫以為然否今見高論何與鄙心相契如此即寄豚兒書揭坐隅朝夕味玩足下不獨惠闇士也足下勉出之意若未堅者鄙意則謂足下在盛年抱才學又當平世長公既絕意仕進而徵書每每見招足下何辭於世而欲偃蹇其間是又一叚千木矣撤棘後必大拜一官將十年不得調無是理也

長公亦時有書問自言與田父老鬬健此清心省事之明驗足下可安意校士元馭爰立自愜輿情兩疏詞旨真誠若得從其請當是九霄一鶴不則時事頗難而元馭剛直性微隘善惡界嚴士君子仰望太厚而志不得信於斯時也惟有嗇蘗已耳鄙見以不出為高陸與繩以口過時時為人側目今雖南邁風波未恬亦宜自決不佞望人如此而已不能去如重地何終當不負此心為知己玷承念邊事尚無他慮惟屬虜

時或竊盜無非為索賞計惟謹備之使不得遂當自馴伏來教下問豚子不佞有五男兒一與三受文武廕五尚穉二與四知屬文可望折桂林一枝今秋試於鄉矣舍親蹇以上兵憲書來極稱尊門群從之盛優者為龍劣者亦不失為虎又言兩令姪頗好奇而自外於繩墨所以見遺長公了不介意此達人也京朝事稍就清寧上賴首揆弘度正若太弘耳足下所謂得食者已自止饒良是雖然老饕何厭尚能以口腹借

人幸氷山消去終鮮氣力來教若有憂於彼人者近聞又一人相結傅能改易當軸視聽畢口者為禍為福不可料也極厚心愛畫搜六府中秘藏以吐於左右幸存而不論

與南太宰丘懋實

比見簡命私心喜之以老丈節氣才諝當左右一人使內外敬憚汲長孺之在朝也乃老丈以目疾請告甚堅廟堂不得不曲成於南實欲借老丈臥治以肅清舊京百執事也弟誠雖肋既

惜其不可弃而故畱之畱之則又若棄之何耶最苦重地啓口難耳弟為老丈計如目無大恙似不宜高蹈海濱以孤　國恩以負人望如目必不可強視則老丈當自決弟不敢效諂詞作世俗交也別具不腆皆自用者老丈收之不至損清德前乎三十六年之友後乎千百年之別彼此能無意乎伏紙難盡難盡

與南叅贊潘時良

是月初五日遣人具杭城事略十三日又具疏

書牘　居來山房五十七卷　四　三十六

稿奉聞俱未得回音貴省夙稱樂地兩月之間兵民繼變即在宣雲干戈之鄉亦未有若斯之異者弟誠勞人動輒值之且鹵莽舉事未知所終今疏已上矣日惟待罪以俟報罷倘從此挂冠安知非弟之福今事稍底定諸役之被裁太過者怵於用威之後鬱鬱不敢告上之人又當推置心腹以先意而拊摩之業已行藩臬諸大夫議矣弟又覽貴省事何可一日忘武備哉但募兵未遽銷也土兵未遽練也此須需之日月如尊諭云云老成之謨也今軍門在省會閒安可失居重之策出京時人言兵可罷此迂儒之談弟不敢謂然冗次不盡

上蒲州張相公

某再啓浙中今歲頗稔人心大安營兵時時訓練亦頗相信有犯者必治勿敢異心且日在營中教習武藝出入有考皆言較之往時散漫無統者不同而杭中士夫每揣某未發之意恐有他舉切切求免蓋謂法度已行人心已定之故

書牘　居來山房五十七卷　五　三十四

也某尚不謂然近日處州有白蓮敎妖賊皆因節年養亂之故某訪出即嚴行道府擒其為首者數名杖斃而暴屍於市愚民始信其無他術而自悔無知一面出示盡行諭散歸農地方已太安矣初道府具文欲行上聞某謂浙中自變後訛言朋興若再張皇則乘機而惑人者不知有幾況此事甚易治之於早不過一應捕之力耶如鎮江近日之事不過如此各官鋪張甚大可發一笑某之意只在修實政黜虛誇但求地

方安靜足矣浙省一切應脩復事空奈何、一時司道更置殆盡舊者既去而新者不來遂覺壅隔而難行也

與唐府孔炎宗公

僕聞君侯之名甚久無所因緣一度宛洛今春盛生者持足下書不知何所從來即屬盛生問中原之烈以報足下無幾浙事突出忽奉簡書倉卒戒嚴一切應酬廢矣越望宛甚遠書郵殊不易逢使者從二千里外勞苦我此意良厚莞

園脩竹曾不得似鄉人長卿授簡為賦奈何扇頭之作足稱風雅謝謝元美精進二氏之業遺榮甚眞意殊慕之擬明歲上書歸食蹲鴟晉山下幸助甫尚壯後業未央偉哉碩果矣使旋草復案頭拈一詩那復好懷聊以相報耳

與子厚宗公

盛哉孔炎之奇也而足下又娘娘然起往讀漢魏書其所稱青藜綠桂校象繡虎云云者僅得於耳茲何幸得於目耶來書若不自暢宗室之

條上書者時有之卒不寬其禁豈惟足下樹麾薦紳輩率怏怏也梁苑鄴都授簡托乘千秋而下風雅猶存豈必盡出科第中耶惟勉旃自愛使旋湧詩一首以答來章吾家平子愁賦可歌獨以不能報美人為懷鄙意政自爾爾

與郭君賓中丞

弟得厲行於楊末受老丈弟畜之德甚厚即踪跡踈逖而心神未嘗不流貫數千里之間弟言如此老丈將不謂然耶去臘枉使者奉翰貺至

且審起居安好老丈宣力久矣中朝之乏未嘗無每一缺出則弟揹首於老丈屈已而又左令人怏怏不可言然功名之際愈拙愈有味惟弟與老丈安之顧弟叨此重寄脫之最難而浙之事變人情尤非他鎮比嚙蘗之苦心自知之耳

與楊伯謙南戶書

其慕長者名甚久常恐不得一通姓名於左右比者眞人東渡而越覗舊京鄰壤也乃敢紹介以竿牘進及奉溫答眞若有投於轂氣之中而

進於形骸之外乃見大人之度類如此至所以奬許者則誠不倫豈長者故誘掖之使激昻耶晨起得邸報恭審 帝眷耆德入掌邦土凡在薦紳罔不色飛而況某為門墻不棄之物耶敬介使具羔鴈以修慶問竊恐還朝亦旦暮矣臨風不任依依

與潘時良大司寇

春色漸和江花夾路屈指曳履星辰之期駸駸近矣弟忝有司自當祖帳郊關瞻依袞舄乃復羈轄省會心往跡留情其如何屬者漫題尊像恐方謼教草率而成來諭謙退者半謀許者半夫以弟之齒雖稍少於門下而弟之伎倆即作門下衙官不能也以弟仰窺精神益王德業無疆弟前所望於門下進八登九為國老成非虛語爾如弟者待罪大方苟免顛越萬一得脫樊籠猶能周旋左右不則巴水之上草堂在焉弟固不敢望西方聖人空有之境亦當遵苦縣老子止足之誡也門下信之否懷抱萬千如何可

盡

與周公瑕山人

九十春光強半雨雪比始融和而六橋花柳種種可愛不審高興可一乘否惟公春秋七十古之所稀久擬致祝竟緣冗奪偶撥冗草率一詩附獻左右

寄吳明卿

去秋王生自汴中來得足下書問起居安好幸甚浙兵告變弟謬承任使倉皇就道抵役之夕民變更甚只得開諭營兵借其力以治之至於兵之罪辟如癰然不治則養患早治則決裂苦心將一年必待潰而始從事固是才短亦治法宜然今幸兵民胥安而弟之罪得少逭弟故薄命人所至輒有利害事不知享清福不為風浪驚者豈司命者獨厚之耶去秋望公子與豚兒得一第竟爾落落又幸王冏伯者魁南畿為慰耳元美精進似無意於仕路弟雖不得面書時時可托然亦未嘗不念足下耳弟在浙公私竝

困絶無好懷遂不能拈一字請教茲聞王生謁足下草草附候不敢他緘恐此人作殷洪喬也

與王元美

久不相聞忽馬校來問起居安好馬校不持足下一字知足下不欲此人來耳首惡營兵於此月初三日斬以狥矣知足下懸念亦欲走報而馬校則云太倉已聞此事弟故遲遲耳此事弟積慮一年而後從事固是才庸亦寧緩而求全之意即弟婦去冬已至廣陵俟命之歿陸而歸

冒雪冒險間關萬里弟非人哉誠懼來淅萬一舉事生他不測弟以一身當之又柰何累及妻子革作官如此安排弟之心良苦矣幸仗福庇得以畢事可謂堂堂之陣國法少伸弟藉此免罪矣令弟敬美竟不出眞雲霄之鵠矣屬者臺省尉薦兄名此不足塵聽亦見世上尚有不聾瞽人也

與王元美

弟修汎事於明州抵紹興而馬舍與承差茲歸得領大作微勞何足言只高文不易得前讀手札許以托七寸管故弟乃上請不然兄坐精盧屏處時何得以此事擾擾也又聞兄小恙中猶能為弟扶體成稿弟之感尤不淺敬美書來憂兄持齋拜誦為勞而復苦於文債意欲泣請兄自今謝筆墨弟竊謂此事自天機也在他人視之以為琢心鏤腸在兄如萬派泉溯溯發也如不至苦更堪足樂兄但從所好亦不必強障之恐文爛畜極終當一決即兄不能禦之耳屠長

卿胡元瑞弟誠慕其人尋當圖一會代者若不歸豫章秋初可出境不則八月矣訪戴之興虞心久矣但得共二龍一語不在酒也

與王敬美

弟已行役紹興而馬舍與承差回得奉前後二札但得名言便足驚人又何擇體也書來始聞令兄小恙清養之極風露微侵何患焉弟之微勞誠不足道令兄扶病為弟作記感何可言兄欲令兄斷筆墨良是詩文誠苦心事每見令兄

腹中無所不有只取出[illegible]立位次不佚他人授
雕也兄又謂令兄瘦甚山滓之腥政當如此弟
求瘦而不得祟何弟代期多屬仲秋安能不扁
舟過從孫文融兄以為癡渠方以豢龍為絶技
也然已聽之皆非兄所能行止者

與蕭可發中丞

某一蚕之力也而以泰山承之不待知者而辨
其非任顧越之變屢出猥云次第經理然天實
胙之夫　天子之錦衣玉食惟越是貢至文武

材傑為　天子經緯内外者越之士方内幾半
之國家綦隆景運如太陽方浴咸池而升扶桑
甚盛也豈一二么麼能尊越又能損　朝廷外
府耶某藉此而後從事無恙實要國家威靈耳
敢誰欺乎差官回重煩獎荅某從舟中讀之背
汗如雨祇益桐江波耳惟明公綏懷所被秦民
口碑差我唇脗之上屬者賑貸諸萃起白骨而
肉之明公功德甚大如越則繡斧之所振厲聞
風者已爭自磨濯又何必望露冕而始格心耶
豈惟民哉某糠粃在前誠不知受覆露若干矣
以此日侯車馬之音為諸吏民慶慰不淺某近
脩汛事於海甫畢歸杭所謂善後事者不過議
過削一二尾尾蓋廟堂以越多事憂越太深耳
不知淅兵未處之先譬如癰然一潰而百骸就
平又何必別求海上奇秘以益他症耶况兵之
食餉有定數兵之分布有定方只在撫馭已矣
明公處此何有哉知雙旌必晝繡里中為尊人
壽某何敢重違大命顧某擬代後從關中還蜀

携家恐寒序漸深不無自苦耳謹差人勒狀候
於中途茲訂後期容再專力修問仙里伏紙不
盡欲言

謝劉直卿翰讀

前者人旋遠拜大敎至敘及內丘受知尊人之
故門下推尊人之愛以愛某且過為謙損謬引
某於執友之列某心服門下盛德而所以降禮
於某者則不敢當矣吳中翰棫門下為先人制
詞三道始讀之而寵光萬倍再讀之而涕洟覆

面夫以先王父一農夫耳先君一經士耳雖耕
讀相守不敢為盛世之戮民然聲不出於樞戶
鄉族之外誰則知之今門下口代　天言上發
兩世之潛德下錄半生之微勞恩澤在　天子
言語在門下傳之子孫播之閭里使存歿並榮
此其為感寧獨某一人已哉初擬入長安時躬
詣門墻為謝顧代期且遠而沾沾誦義之懷不
容沉鬱乃介使具不腆為獻且以伸犬馬之私
惟鑒其誠悃俯賜優容幸甚

與沈箕仲比部

清淮傾蓋宛若故舊此後日懷高誼無時可已
莫春修汛事於海上得觀大邦山川文物之勝
自謂平生一壯遊矣及登招寶以望東溟而眼
底青翠如染者則人指之曰某為蛟門某為東
西霍以此益瞻明公深矣在貴郡時聞太尊人
上壽健如壯夫恨不得侍几杖僅納刺於閽人
而所幸以憲乞消後生鄙吝者則樂翁二太老
矣令弟肩吾宮諭寓書欲各損貲建三壽坊此

肩吾體悉有司雅意生謂此希世之典業行府
君為助矣久欲通候竟緣冗奪別具不腆聊以
見忱晤語非遙有懷倶盡

與汪伯玉

往奉教必以前月廿一日解維於仙里謹先期
專力淨小艑於嚴陵之瀨又掃除一室於西湖
不佞日沾沾喜欲狂矣不謂音耗杳然而蕭中
丞廿三日代事之約且至不佞即欲出虎林不
敢也卜日於六又卜於十遂不能留矣地主無

禮疑若避客之為者百口何能自解耶抵吳興
正閉門屬草忽奉富春之書屈指僅一日也遂
作三秋封侯易而識面難古人豈欺我哉吳興
草完在望後始見客恐諸鄉大夫之應酬更劇
且不敢勞左顧聞道駕將訪二美不佞即追帆
而至奇緣奇事比與大將軍撫掌決策如此別
具不腆聊以供諸廩庖容負荊太倉且居間二
美為不佞謝兔罪

與程子虛茂才

足下去秋挾筴舊京行經虎林之郊不佞以冗俗無能授餐於下執事至今猶在鞅鞅足下才高困於有司獻納何人必有執其咎者聞傳經孫枉史之館因而發憤以待來秋直扶搖羊角上矣不佞浙事草定遂有今移爪步道中勞使輸問我高義甚殷扇頭二詩格力相敵猶然不忘西北之憂銅章古雅絕倫惜今日無所用之彝鑪逼眞古作日當焚熏齋閣如襲清標矣

與王季孺翰吉

僕少年守尚書郎於時海內數君子講先秦西京建安開元之業輒不自量忝預末席豈知刻鵠未就雕蟲得名然羊質虎皮惟心知之最後播遷中原投荒滇粵瘴癘為雲意興都盡而舊遊諸子亦復凋零隆慶以還無心斯道久矣往歲領節大方弇州先生謂越多奇士而四明又奇則張大司馬為之嚆矢其功甚偉僕自牵可以執轡結韈矣不謂受事之夕赤子弄兵而悍卒驕狂未問其罪以六尺軀置疑卒之上者一年僕也何心尚能矯情於綏帶耶今春戎首伏誅修汎海上因得覽貴郡山川之勝地靈人傑固自不偶因憶弇州先生所忻豔四明之奇者尤信然足下之名僕所嚮往今歲聞高捷之音已又聞館選之報竊謂儒臣柄用天右斯文行且黼黻皇猷流光藝苑雖曾薦羔鴈於仙里然自有司常典爾擬入京得奉清塵不謂復有蓟門之役甫任匆劇未遑省訊乃辱華牘情文竝盛獎借何殷贈言奇秀他篇無不驚人塞上歌

之氣色愈紫自惟羽書旁午無能和荅倘或清暇不敢自厭下里之音也屠使言歸率爾謝復不宜

與屠長卿儀部

月前兩奉手教得聞撥頭之事又恨不佞以王命戒嚴不得少待仙舟令慈閫受驚耳任事逾月鎮日匆匆不知何事正擬遣候而翰既先施今歲嚴爽邊庭更厲足下拉客仙曹銜杯賦雪而不忘塞鄙之人高義良厚檀州故三戶十室

耳猛士有之詞人絕跡僕携得貴鄉名釀無可同醉賴有幕外青山差足往頻也辱示詩冊别去幾時洋洋如此陸平原常患才多足下其謂足乎雙劍遠遺深謝國士之知愽愧茂先不能蚤辨斗間之氣勞足下舉而貺之且是君典舊佩此死生交誼也使者言旋率爾附謝尚圖專候

與趙汝師宮贊

去歲嚴寒病者比屋而門下所靜攝者得非風

露小恙乎旋當勿藥何為復動南歸之念生無所聞遂阻候安罪矣罪矣業已椷札介使省訊而使者在門問遺甚盛載讀來書籌度邊計覆露生者良厚南兵雖兼二人食而驍健可守土著軍大半疲於工作近議罷雲中軍而召集六部良家子今募得二千七百餘矣先給安家銀三兩其兼食視南兵類皆無賴即厚廩曾不能當須臾賭飲之費或為盜或行乞坐縻多餉無資戰守往往談者皆曰罷邊兵練土著今土著

如此生且甫任屬當祁寒不可操俟春和督諸將訓練以驗可否然後為計也薊鎮阻險本可守邊長一千二百餘里其修者足稱金湯以數年工力僅完什之三役軍有數完限有期以力計之尚得十餘年生竊謂當西虜款塞之日似當破格發帑銀雇募夫役併力修舉乘時完報今太倉冏寺積畜殷富一聞邊臣請發輒作硜硜守財之見不知積多必散與其供無益軟修邊孰宜也此在　廟堂定謀主計協心而後邊

臣可以注措不則工不及完虜不可測不知其所終矣即如近日議修山海關城僅二萬金而司計者難之事之掣肘類如此門下忠誠為國乃敢吐布所云使回勒狀以謝旦暮當嵩候不宣

居來先生集卷之五十七

銅梁張佳胤肖甫著

書牘二十二首

復張助甫中丞

去春在越太原委官回曾勒一札為候並寓詩明輔且以簡足下委官去無何而聞西夏開府之命計前札不得上矣弟故庸人也往時浙變相繼偶承其乏以六尺軀置數千悍卒之上左顧右盼五技已窮已而思之東南為縣官外府

如此全盛之時天將胙之而潢池弄兵者何為弟實賴天之靈草率從事不然人力不至於此也既得解事謂是息肩倦飛時矣不意復被薊門之役羊質虎皮此自主爵者之不明以一割之鉛刀嘗試諸髖髀之地其可再乎重地難辭稅駕無所一過此犬馬已耳惟足下文武天授經略西夏中原魏公今復再見側目吾黨者猥云無用弟何敢稱嘗矢又得足下登壇建幟元美且起京兆于韶敬美音耗非遥風雲之際或有可觀而且洗文士無用之誚是一快也去秋代後從吳江買小舩皇與陸與繩具山人服過雲間吊故相因泛婁江訪四王先生先期汪伯玉來會四海弟兄文酒佳話不知太史曾有占不元美去歲苦病心切憂之及握手時神氣甚王與弟痛飲三晝夜不倦雖曰骨立然山澤之癯自合乃爾鄙懷欲往問久矣擬在春和而使翰先至儀物不可有篇章不可無足下反是既感之又望之矣自後相聞箋不必紅即遺之子

孫想見一時父執如此遂勒狀謝復非久扣鈴閣者至矣不盡

謝三閣老

某無似夙荷寵知援手雲霄不遺餘力比者論功濫及匪人命數殊常俱出意外若非仰賴吹噓安得至此感激之私當至沒齒而後已也顧惟遼左舉事一一受成有明公之主持而後諸臣得以展布今告成功而明公深自貶讓退然若無幸遇皇上神聖播諸綸綍雖賞止金幣而

聖主日月之明明公勞謙之度真明良千載
盛事也獨某無功忝竊殊非所安耳羈處封疆
不能匍匐台堦為謝謹專官代布下私伏惟尊
照

與陸與繩少宰

兄此來老嫂並公子隨任否弟往在越時切欲
為兄建坊以表宅里緣諸鄉大夫多故代時屬
府君為之亦不敢聞於兄也兄以端人正士為
士林倚重太宰可謂知己而首揆亞相並皆從

臾昨者兄書不能無疑於四明謂弟作方便門
良亦有因去臘得四明書云陸丘二公並是舊
德云云丘蓋左丞也弟聞此公亦嘗從中推轂
弟聞而喜甚四明今日贊佐政本亦須用人圖
治安得如往日爾爾耶弟竊謂今時與往時異
江陵尚嚴雖失於專執而政出於一今日尚和
而欄柄不無旁落矣兄此來又不知能行其言
否倘若言之無益不如正己率物扣之乃鳴可
也元美再轉一一皆太宰之力姜司丞尚未見

處吳中丞曾上書首揆未報而四明公則亟稱
其當用至於胡司徒則又杳然不知何意何振
卿選君曾疑其衰弟於去秋相會此公喜欲如
昔未見其老亦曾以此達之太宰矣曾何諸公
前聞有消息想次第可望兄來則諸公彈冠時
矣兩司中如馮陳兩公不可以小疵病之並是
繁劇之才言官近日尉薦似宜亟用不然日月
逝矣

與鄭禹秀總督

弟之未嘗學軍旅也何以逃日月之明哉屬者
遼左告捷弟越在數百里外祗從公移從恿之
而詎知其成與敗耶賴　天子之靈彼鎮之力
一旦功成而廟堂修循故事遂冒異恩明公不
為弟懼且愧也而介使械札名章賻睨爛然充
庭得無重弟過耶如明公久勞西鎮威震諸夷
貢市告成以歲計之屈五指且盡矣比者梟龍
之服裹蹄之金誠哉功賞不濫以此弟益惶恐
欲死矣長者有賜弟何敢辭謹再拜受之旦晚

修慶且謝不宣

與張助甫

上元日勤一狀以授使者且謝大惠計達掌記矣惟陽春改序寒草薦芳洪河氷坼渠澮皆盈足下於斯時也高倡疊奏賀蘭欲摧風流可想已弟處此重鎮西應屬夷東苦土虜容適京邑口語煩興比者濫承無功之賞愈切驚危非不知 國恩當報只恐力不副心耳元美再晉貳卿令人懽忭 帝命又及恐不可不出以荅羣

望倘或堅卧不欲其高愈不可及矣雖曾寓書勸駕未卜意況何如也

與趙汝師宮贊

生庸人也而冒無功之賞月來跼蹐靡寧叉幸有明公在冀得規勉以補所闕失乃煩遠使貽我華軸鏘然四作逼真雅頌顧生何人敢藉寵言夫以生之無當人人而知之柰何明公言語妙天下而可托不朽者假令千載而下信明公之言而謂生真能軍旅者豈不誣耶然明公之愛人常過而生之感怍無已敬勒狀附使者為謝前具一札以寄元美不謂元美之使來矣讀其書想其意真若天際真人殊以為快 朝廷之求舊元美之自愛可謂熈朝盛舉生具書從臾其志矣明公以道義交者想同此懷臨紙不盡不盡

與曹提學

浙中以羔鴈進此亦綿蕞不可廢之禮過成優荅感懷無盡惟不腆小邦文行無所底而夭眷

西顧借文星照之所謂齊魯西南遠修文翁之烈斯道幸甚生去秋甫釋越事謂可息肩不意復有薊門之役以蚉負山此憂方大倘有緒論實企發覆偶值舍親高監生有事成都不敢緘幣以瀆清重且托東器為之紹介焉惟垂亮不宣

與孫太常

不肖切山斗之懷豈一日哉而聞公亦不鄙棄不肖使得備門墻之一役往年在京初以甫任

匆劇擬得少間而干謁者不謂倉皇趨貴省矣不肖之待罪於貴省也罪戾非擢髪可數皆賴曲庇遂得畢事及抵鎮後長箋短幅情旨何殷而不肖亦時時發為狂噪並荷照察所謂相知以心庶幾近之至於公年來進賢退不肖以上佐太平之業人人而能言之無所俟不肖矣晨起接報喜聞簡命乃伸紙作書且敘且慶不腆之儀積衷久矣惟垂納幸甚

與王元美書

三日前從報中見乞草又恐使者歸迫即具一札以附趙汝師無何使者至檀州將奉手教何殊面語且聞體中大勝喜躍欲狂又聞誓斷筆硯誠是篠變至理只恐詞源襄陵終當鑿龍門一線通之兄能障之否兄負雅望愈久愈尊弟何能為兄重往得三相書詞旨甚優在吳縣心實相知祈奪於讒者之口四明新安則實重兄之名者至於海豐太宰則可謂兄之知已弟與汝師與繩拱辰不過因人從臾也兄丘壑意濃弟望兄正如此弟曾上書海豐今且既留侯兄再乞而後予告庶幾朝廷優禮大臣之體弟自揣無能徒要天幸每每竊非望之福只恐難於承受兄乃擬諸餘姚儀封惶恐惶恐佳園高會弟安敢不效一言以荅來章而敬美手卷至今未啓此皆心上事祇緣別後無日不冗久則漸習為嬾往夏行部溫州題王陽德園者蓋因溯流栝溪牽風步蟻舟中悶鬱遂托筆於詩自此以後至今無一言矣顧孟卿且軍旅才弟當藉

為左右手李寧遠不忝古名將而書生吠聲頼主上知之敬美起色非久匆匆不盡

與吳比部

公以實政自效而無所表於人之知與不知然祚席永康之民厚矣所謂文苑循良公兼收之往聞比部之移頗不當於心大丈夫不朽之業固不必較諸目前也適駕北來未及慶問乃煩使貺辱臨郇翰之爛然唐音之鏗爾不覺塞色愈赧矣謝謝使者旋並附不腆敬授來役緣即

刻有事於壽工者不多及

與范大司成

某嘗讀書見漢文帝守文主也而與賈生左武帝英雄主也而與李將軍左居嘗拊膺歎之何意當吾世而明公處時類此哉今明公行矣爲天目主人爲五湖長著一家言以副名山古所稱不朽之業豈盡出冠帶間耶聞解纜有期檀州去潞水上百許里耳以疆圉不得執手而別含情南望傷如之何某雖在雕籠中而神不王

言及稅駕未卜何所以此又羨明公之舉如冥鴻矣介使將具不腆備榜人一日之資惟鑒存幸幸

與郭建初山人

往與太倉王元美談則言士人腹中有墨汁筆端有鋒刃便如張桓侯橫丈八矛閒戰陣事則技即癢不佞謂元美近之而又得足下矣想足亦以此自信

與山東李撫臺

惟老先生涵養宏深注措光大雅負朝堂之望而作式士林之範久矣　主上眷然左輔之地而賜履以表東海行且德教沾濡風猷峻烈即滄濱讓潤岱宗讓高是在臺下之所優爲者如某庸庸碌碌濫役封疆稅駕不知何所而敢言犬馬可效乎某愚昧昔嘗留念膠河之役據東省士人與官膠者皆言挑濬易易耳往劉司空所以難者安有鄉先生而可以行之者乎某每聞老成人之言則謂此河惟二院會查公帑托

之監司與守土者循序爲之即不能通漕亦可通商是一方之大利也若可通漕於時乃聞此臺臺萬世之伐惟臺下諮訪可否其不過道聽未敢謂其必然幸恕瑣瀆

與楊侍御

尊使奉二札俱至感謝感謝再讀別教以理與心自信而不苛責於人此老成闊識天必鑒之大要人無純德亦鮮全材伊周孔孟所謂聖賢然自後世推尊之如此其在當時多少浮議使

在今日其能免乎且如江陵相業可謂偉矣惟
父喪之後以本有之良心而奪於左右之搖惑
遂與天下為敵至於驛傳大量催科諸事非其
法之不善無柰希指者之過當何秉　聖怒之
方殷而或指他事或指黨與攻擊無休只恐
聖怒愈積一發而禍烈殊於國體有損今內批
屢下多不閣擬此非細故徽聞三相亦無可柰
何耳老丈居可言之地幸惟持重天下至大也
其事之闕失與其人為衆棄者未必全無幸計

定而後行則百發百中矣生厚知愛且附鄉曲
之末不敢不布心腹生曾聞新鄭有病榻遺言
尚未之見恐曹公不安其位矣舍親高宗伯今
日聞有言之者不知所言云何傳聞猶是劉誠
意舊談若然豈不冤哉舍親出題原欠檢點當
時聞而問之答曰諸生多記誦此題則其意外
者舍親之意在此不意今日作口實矣不審
聖意何如娓娓多談不能已於知己之前惟鑒
之

與王掌科

不穀之無能也不但人知之而自揣亦甚明往
年待罪大方事變相仍豈不穀真能辦此哉蓋
東南為縣官外府天胙國家如日初升一二妖
孽安能干全盛之氣哉此不穀之所繇以要天
幸如此比者遼左之戰此自彼鎮之勞於不穀
也何有廟堂循舉故事遂冒渥恩辭之未得受
之履危明公不為不穀懼而緘書加幣且以為
慶甚至比於文成不覺背汗涔淫下宜矣不穀

少年為郎時分宜在事舉國趨之或有不趨者
則托文詞見志不穀於時竊效秋蟲之鳴中年
耳明公誤以為可語而賜之高篇案頭莊誦數
以還自覺無益廢棄什九間有觸發者亦僅僅
過風神如天馬之馳空光景如丹霞之絢采聲
中律呂格準開元蓋一代名筆也及覽台嶺集
信家學有淵源哉不穀曾登招寶望大海至今
屢形諸夢想讀觀海篇泱泱乎大風又若置身
浩淼間矣大貺百拜受之酬德期在異日在越

亦有東巡小作題未竟而奪之冗矣然實無當於黄鐘之前所謂巴人之音從來如此使旋草草為謝不宣

與張掌科

薊鎮稱天險倘將吏耳目明則一夫當關可以無慮獨遼東歲歲苦虜如寧前錦義等處一歲而犯者無時生身雖在薊而心無須臾忘遼也遼之所當亟亟者軍人稀少月餉當加馬價當添必士飽馬騰而後議復舊遼陽城至於海禁

之可否隨而議之生久行該鎮計議尚未見報明公旦夕復上命幸為地方造福諸邊和貢而獨以遼為墊殊無息肩之時矣李將軍今之名將明公親見之矣則往時議論不可坐照耶知明公虛懷生不敢以未同而遂脉脉不語惟垂諒

與張大司馬

晨起奉尊諭叙遼左功倘得不及其尤幸幸加餉事不審大司農之意云何八里鋪修工專俟

明旨行其東巡時與撫臺計議欲處去歲犯黑谷關小阿不户此酋素在喜峰馬蘭二路領賞業已密屬張臣且照常寛假令之不覺誘其近關而後擒之又一面屬李如栢於黑谷關多方備之今撫臺意欲以數千人馬而出塞三四百里搗巢此必不可者此時草茂馬肥駐牧不定一也一出塞則玉石不分以失他夷之心而開釁二也且此小酋為青把都部落一有殺戮則青酋必認以為左右人而不肯休三也此事

一行而難於結局四也况三衛乃祖宗二百餘年撫賞之人不宜輕舉自撤藩籬以震動　京陵五也以諸路兵力而殲此小酋誠如振落但熟計前後之事終非長策只是近關時可撲則撲之如不能撲只斷賞嚴備之以俟其内犯而後舉事則在我之名正而彼亦無詞若在黑谷關為之尤為正理且如往日遼撫合勦之說非不壯其諮謀數月審度利害此說徒動人聽耳且薊鎮事又安可與遼東並論乎其乃當局者

安敢誤國古人舉事貴謀勇相資蓋不專尚勇
也謹復

上申相公

某謹啓比時口語不歇亦知尊懷未安又不敢數數奉慰徒煩清重耳聞太宰必欲歸老成者宿安可聽之如温　旨眷留義不可去矣舍親高宗伯途中聞追奪之旨舉家含寃痛哭此公平生三受恩封制文共八軸今止携七軸繳還吏部其一軸乃係已故嫡母者為其兄什襲於

家不知可免繳否如不可免須俟到家取送但恐吏部移文四川則文移遞下有司籍此齮齕殊於體面有損今欲求吏部免移文萬一文移已行又求再移一文於四川巡按免追也舍親過慮又恐尚有言者禍出不測並望台慈曲為解究寃抑痛苦之人無所控訴幸素辱收識故特命某備讀事理可否望賜台諭轉達之以免憂疑不宣

與王吉士

不通音問幾欲半載邊塵迸人坐成俗吏良自嗤耳僕故書生謬膺重寄比歲二奴之捷入夏與中繼之此自彼鎮勞烈僕本因人成事豈敢貪天為功受賞以還芒刺交臂乃煩使貺辱臨載奉明翰褒獎泰甚甚且歸之尹大夫徒重愧僕矣聞車騎曾為塞上遊至今紫氣未歛獨大將軍蒙詬南徙思令矛纛再北無繇耳先尊人古之遺直而文詞特其緒餘往從吳明卿私淑言行久矣茲得再奉遺稿容當卒業乃見足下

淵源之自謝教謝教使旋且勒狀為謝容專力布此鄙衷不宣

與順天張撫院

不佞之再蒙賞也實有愧心焉有懼心焉上書政府樞筦者非一而求免叙及乃猶冒之以此愧與懼深矣惟臺下為不佞知已宜有以諒犬馬之衷而材官辱臨筐篚玄黃庖廩珍奇爛然庭除之間令左右俱為奪目臺下之寵光盛矣如非望何載讀長箋疊疊三百言拾平生之所

倖成者而張大之舉平生之所未有者而溢美之甚至高比於文成下亦叅預乎近代之作者夫文成者世有兩哉若論雕蟲之技久為壯夫側目不佞自宦癉鄉大病後業已棄捐矣而乃齒頰餘論臺下恨不使不佞為文武間人而虎皮羊質誰將欺乎不佞受臺下知遇一經品題至今當事者以佳士目之飲水思源不佞心豈木石哉大賜不敢不拜容筮吉盟手械書拜使以報明德匆劇未盡所云

與耿中丞

奉違道範此懷無日不在左右乃門下就徵車而生羈役邊疆僅能瞻尺五天耳舊吏陳良木來奉手敎何殊面語且從良木問門下往日山中狀惟其蓄也深故其用也博望善自愛以副

主上登延舊德之意只比來國是未定遂使諸大老俱無固志仁賢進退關係國家非細故也惟老先生留意來敎所述與周先生結廬石潭讀之令人兩腋風擧不意陳子雅能不俗獲周旋有道之門孟子曰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此老先生居鄉之效如此所委署書生久不事此容製筆乃報命不宣

居來先生集五十八卷

居來先生集卷之五十九

銅梁張佳胤肖甫著

書牘十四首

與兵科

日昨連奉四札以膚鄙而膺重寄所藉以覆庇者不知凡幾過承稱亮且不拒朦瞽之語感重何如近日劉家口[illegible]失其罪止是臺兵之不先覺即路將之不早援者亦以傳烽之遲也其有罪者已狥於塞上至於南將路寧率兵死戰虜多被創所以長酋至今報復之心未已也已嚴行各路謹備之意欲誘之近塞而擒之但恐狡猾不入吾筭耳近日兩撫大參商皆困紙上之言徒美觀聽此其失在薊至形之章疏若對口而詈此其失在邊地方多事即傾心共膽猶懼不濟而乃自矛盾至此乎幸邊疏得寢即以生竭力調處恐不能釋二公之心也近日薊撫徑以夷情揭部而生正以不會行為非體此中事體往往如是即前剿處之疏生絕無所聞是何

謀之易耶

與兩廣總制吳子彬

追惟右廣得奉晤言之適別後南北萍蹤書郵難托即生之浮湛畏途如何可陳往聞召命慶慰不淺意得履舄歸朝庶幾可謀一介以盡瀾私不謂復有總師之命矣生也至陋本不嫻於軍旅所謂羊質虎皮不知廟堂何見而誤任之即今肩任艱鉅而虜之日謀內犯者無虛倘藉寵靈得完秋事亦欲以衰病請矣戚將軍人來遠頒記注竝及上儀載讀翰教藹然之誼十七年而如一日也感重感重戚使南歸草草謝復別具不腆聊以見懷時方巡歷邊堡窮旅中無以為獻伏惟鑒之

與部科論虜情

連日以來報東西糾合之說紛紛不已只在我備之生於十八日回鎮調昌保二鎮兵馬分布貼防西協以防小阿不戶抉賞之事然後提兵東駐馬蘭松棚之間以觀賊勢向往此時諸夷

聯絡邊外圍獵一面探內地消息前獨石報西虜青把都東行至今尚未見虜地的信蓋虜賊欲大舉必是東西相合然後長驅鈌一則不敢也今內地備之可謂不遺餘力只恐備久而怠心生惟此一節當時時申飭也若虜衆知我已備必轉而犯寧前寧前兵馬頗單薄堅壁之外無他策也小阿不户許以八月內認罪開賞今乃乘機借兵於西虜以挾賞於三路意欲哨探其兵力何如若果可乘當誘而殲之但恐兵力

衆大又不能也念頭如此亦不敢自謂能了此事知臺下東顧甚殷草草布聞不宣

與遼東李巡撫

惟門下當此難局苦心萬狀而人言之如此殊覺難堪又李大疏中止仰服宏度昔蘭大夫不以已私而加李將軍千載以為美譚張公亦頗悔其言之過彼時只欲發揮降夷之當恤故不暇回顧實無成心也今歲虜情不在東路決在寧前該道備之似密又得主師以精鋭當之必

收奇捷只日前合剿之說事機已晚西虜漸集多不能美前者小疏請廟堂破格經畧而大司農寓書云當為國家權緩急不知言今日之急者孰有過於遼耶大司農能知此說而不能知緩急之所在亦可笑也咨示月餉馬價二事即當具疏途次接手教匆匆不能多及草此為復

復羅學院德鳴

惟明公稱不世出之材辟如遊龍所至嘘則為雲噴則為雨此五嶺之所誦神而三輔之所誦

明不穀雖未嘗一奉清塵其所聽海內之士口上碑者則差峩比比然也以明公之功德即左右一人不以為泰屬者之命得無需次常秩而未能酬萬一耶今歲虜報孔棘提師東防使者奉書臨於邊關其璚瑤之報抑何盛也大賜不空以常例辭敬百拜受之草率勒狀以謝不宣

與王大司徒

某以庸才而當重任不能為地方展一籌每每上賣清聽前奉台諭欲以天下為度仰見公為

國赤忠其非木石者敢忘明訓但薊遼唇齒相依遼危則薊受其敝薊救而京師不得安枕則以天下九邊利害較之所當急為之圖者無過此二鎮也張掌科為遼請議月餉真不能為之處賴張公在貴部時曾行扣發之議故薊鎮稍有所積似可通融相濟但事貴可久萬一扣積者盡又不能不仰望於別鎮之通融若遼東事寧開荒以增本色則折色自少亦可停發矣伏望俯察當事者不得已之心地方不可已之事曲賜矜允無任厚幸

與貴州撫院舒時見

生也至庸徃濫越中之役左顧右盼兢兢將歲廟堂知人移此良翰生遂得奉持密議因緣從事生之得此寡過公之賜也惟門下抱絕倫之才所謂舟楫霖雨者其人乃主爵者矜重泰甚不即開府而迂道於冏寺即開府矣而黔竹如斗大何足以當門下萬分之一籌耶豈西南之夷易動難安必欲藉穎德威遠修文德而令稱夜郎王者肉袒牽羊以望見威儀耶南北各天每懷教範無從省訊乃煩使者來自數千里之外豐儀鼎翰備極情文生感之又愧之矣使者報命道遠不能諜一介以上起居敬具不腆以勞使者極知不恭仰恃高明遊我形骸之外也不盡

與郭山人

人年五十外齒為虐此其常者不佞亦患之計旦夕愈也業已除治公館而前書且未有西意

一聽自便寄來文字甚佳不但奇古而使事左右逢原何言曰淮陰之善用多也初欲差官載圖籍足下既不即西移室留借檢閱且潞水已氷統俟來春竝迎道駕時載之

與耿中丞

久缺裁候懼煩清重向委大書緣邊地嚴寒不能運筆俟春和乃可復命陸與繩忠直端亮人群中之君子也止因往蹠過直遂成牴牾即近日蹠中所云公之辨解明於日月不然以鏌鎁

為鈍如人心何公一念忠耿對越神明甚於國
是有裨乃不免於省中復言者蓋大疏中數語
稍涉重刺一時正氣激發或不暇顧計也扶植
世道方賴我公以及數君子幸自寛勿萌他念
以副　主上登延耆舊之意聞與繩去志尚堅
其寓書勸之恐未必相諒公一言重於泰山想
能忠告也少司寇姜廷善近日蒙謗不知何因
南學之事公論久明今復拾其陳言至謂迎新
昌公於杭者其正撫浙時事也廷善遠視其於

杭蓋壬午八月同與繩吳惟修而新昌公過杭
則後來事也事固風聞不應倒置至此爰途口
語往往如此程憲副需次甚久後來者反得先
補令人有積薪之歎不宣

與屠長卿

不佞少不自量講業燕肆於時海內數君子相
與揚扢風雅之場不佞腹無五車才謝七步下
里本色抽毫畢露忽忽歲計亦既成帙每取而
觀之輒擲之地又欲投諸水火已而恨平為童
子拾掇案頭則又自解曰蟬蛙之鳴豈不欲為
鳳之喈龍之吟耶物各有性天所畀也不腆敝
帚姑且享之足下言語妙天下慨然修詞冠之
以玉至謂兼乎古歟乎今又歸之於上玄之旨
不佞豈斯人之徒哉不佞竊慮後之觀覽者謂
張氏子才耶言無可采謂張氏子不才耶胡能
動長卿之齒牙乃爾不佞處才不才之間足下
推明之德茂矣青天長什字字悲壯大有青蓮
之致胡鷹摯鎖碧空茫茫此又難與俗人言也

羈旅歲殘太君在養統侯春和乃迎道駕先具
單疏馳謝別具不腆代椒觴耳不盡

復南兵書陰定夫

台騎出京尚羈東鎮無能從鄉大夫以治祖都
門至今耿然不肖往濫封疆愧無寸補不意忽
承本兵之乏冬月入部大覺不稱入則對石東
泉而思寅寀之無緣出則對何來山而嘆鄉土
之寡偶良亦不肖之不遇也日伺南都之音竟
不可得然承翰既恭審榮任天限南北恨不能

匐匐台階一承筐篚也使旋草率為後別其不
腆籍手致謝諸惟鑒原不盡

寄陰月溪大司馬

去歲釋負歸田麋鹿之性一見山林便自愉快
柰何衰病相仍日事裹藥非無名嶽巴川而初
興減矣豈非命耶喜卜得永宅一區堪作千古
之計日惟焚香讀二氏書他無所羨矣何來山
相去三四百里而遥不能源源相通孰謂林下
人有餘閒哉偶因叚吏赴南都便率爾為候且

布瀾私不盡

寄何少司空宲山

弟竊從長者後而稱同年兄弟固今生之緣也
豈知二十七年以還無把手即通一字且未能
焉雖萍蹤靡定而弟之疎簡甚矣老丈為楊中
豪傑往醇閩事天理幾息賴　國論公明雅望
逾重從此秉鈞為吾楊中振荒落之色非門下
而誰與歸哉弟誠書生往叨重寄輒見覆餗弟
當時自揣明甚兩投乞章不報而竟以罪去豈

去國者必欲不絜其名耶弟還山後奉毋明農
頗安一枝之適不謂去春起家再　請不得勉
強一出真成小草又恨東行稍晏不得共老丈
一語此懷無日不耿耿矣使者南歸遠奉教翰
兄弟之情藹然如面柰何獎進太甚豈所望於
長者哉弟素食閒曹何異騈拇丘蟄之思固有
所待耳弟無力不能遣候敬托少方使者之便
率爾裁訊瀾懷萬端臨楮無任馳神

與何宲山太宰

平生竊寐大方頃假汛事得屬槖鞬不但文獻
山川豁然快覩而龍門萬丈竝獲攀登真如入
宗廟而觀禮樂平生之遊莫盛於此過承高誼
賜及綺筵行時匆劇不及謝辭實懼煩清重也
別後行經鴈宕頗得冥搜於時風雨從之暑氣
盡脫天助遊人又一快事也抵永嘉簡閱水陸
諸士畢當從括麥而歸瞻企光儀豈任馳戀別
具不腆聊以代意惟揮存李甚

居來先生集卷之五十九

銅梁張佳胤肖甫著

啓書三十一首

餞蔡中丞 代守巡作

中原秉鉞蘭臺分八座之榮列郡憑熊霜簡肅兩河之氣靈根天目秀挺句吳材何問乎全牛學豈止於半豹析衡千里師表一時頃者忠簡帝心詔頒天府光生熒惑火精映蒼珮之文象炳勾陳將度殿紫微之右萃屯環固樞密箴嚴雖麟閣圖形側席之求有賴而甘棠垂蔭攀轅之計無由某等備數末僚慚非上智荷顧眄而成飾信咳唾以為恩指覲闕於烟霄頓使浮雲滿目望長安於日路何當權節前驅穆笙嘉辰僭修菲酌河魴潦水敢駐高軒適衢去梁驚看岐路伏望俯臨蓬館願沾玉屑飛衣暫繫隼旟猶勝金戈返日

餞王方伯學甫赴中州

岳牧褰帷画戟肅中原之氣熊轓戒道錦衣垂故國之光愧負弩以未能屬青車而在望笙期敬得於三五沽酒敢靳乎十千紫蕨丹魴式薦首陽河曲之味朱樓紅日少攄嵩雲條樹之思所覬軒蓋俯臨頓使几筵生色届期伏候豫啓維虔

三司請劉紫山侍御赴太平宴

燕喜鎬京齊慶平戎之績澄清滇海全資攬轡之功雲霓克慰於東征宵旰可舒乎南顧太平有象絶域生春恭惟某嵩嶽精靈蘭臺人望西南建節運耳目於萬里之中文武憲邦消氛祲於百蠻之內封章石畫計覩未萌籌略風生算無遺策乃采薇而采芑斯七縱而七擒昔裴度秉憲節以監師竟平淮蔡李恂以御史而撫狄永戴幽州信千載以同符合全滇而頌德茲者書傳吉語典率舊章執訊獻俘式鞠諸方之旅吹笙膾鯉敬陳六月之歌酋長爭覩漢官威儀上客元須張仲孝友豈但宣揚遠裔於以共答膚功伏望王節遥臨星軺肅駕庭陳鍾鼓中心

願響於一朝路擁風雲稽首歡迎於五尺

賀少保冢宰楊公

統百官而均四海古今重太宰之司咨九德而弼一人中外獻得賢之頌元僚峻極綸制寵光寸心快覩乎鶯遷尺牘敬伸乎燕賀恭惟某閣下降神雷首誕秀龍門由守令而歷公孤功名何損於前後鎮雄邊而掌邦政威望久著於華夷茲者虛席首卿屢懷當宁忠誠博雅時咨特重於　王言端慎公明知遇益隆於　帝念材

眞不器生適逢辰吉甫爲憲萬邦允副文武之任周公既征四國復膺冢宰之權出將入相之皆空六典五兵之奏績功調萬物寵冠一時玄鑑垂光妍媸難混其質工師用木大小咸當其材身繫安危化成舉錯豈但鼓清風於仕路將以培元氣於國家展也百世之師巍然三代之佐竊念某江濱寒士門下諸生襆被南宮甘作漁樵之侶哀鳴北野猥蒙顧盻之加慚報德之未能徒銜恩而成泣羈棲萬里忻聞丹詔之如春喜動二天自覺陰巖之向日謹裁單疏用代慶私伏願眷命無疆中和介祉尹躬暨湯咸有一德施三事而格帝格天高宗得說命總百官歷萬年而作霖作礪

三司請總鎮赴太平讌

元兇授首大張萬里之威群醜格心早著三旬之績西南帖席夷夏謳歌茲者返旌旆於轅門洗甲兵於昆水敬脩讌飲共賀昇平振旅采蘩慰勞懷歸之士炰鼈膾鯉爰陳受祉之詩伏望

大纛高臨飛軒戾止借金戈而駐日諸酋覲司隸之章列玉帳以同春四座獻中興之頌

大名兵備到任謝少傅冢宰楊公

伏以天雄藩鎮夙嚴鎖鑰之司地位邦畿聿重股肱之任肘齊晉而臂燕趙帶河衛而引江淮屋比禮樂之風土擅桑麻之利制兼三郡節建中原自昔號爲北門於今稱作右輔非賢勿授不肖奚堪恭惟某閣下一代師臣兩朝耆德題材四載燕天地日月之公明憲度群工總江海

山河之閟大盡回禪鑽之習廣搜八吏之遺大作棟而小作榱用無棄物寸或長而尺或短照必容光如其者罪譴餘生凢庸下品學無半豹事每過於師心目有全牛才豈優於從政詎期溝斷永荷雲扶由陳晋而受策舊京波起轍中之涸自滇粤而提衡內地風來天上之吹生還八口於瘴鄉榮藉一官於帝服恩齊父母仁及妻孥頃受簡書夙興道路筮得八月之朔佩膺一道之符時屬秋防民逢水溢其敢不矢披丹

赤勉濟艱危趍風雲以赴昌熈效犬馬以報知遇上負師而下負友盖從鳴皷之徒位可安而志可行妄附請囊之客與言狂僭上瀆威嚴特在門墻遂鳴心腹

賀趙大洲入相

天生良弼應貞元五百名世之期帝相真儒乃
聖主第一親賢之舉事無藉於夢卜誦已遍於兒童柄用云遲明良有待恭惟某官閣下器兼文武道備天人閎襟滙江峽之淵涵正氣淩岷峨之峻蚤臨軒對策品題親擢於　先皇幸學陳謨啓沃獨孚於　今上始焉抗言庚戌之變大忤權奸繼而寘身瘴嶺之鄉益堅志節讀書談道百折百鍊而愈精修己俟時三仕三已而無累鍾兩間劉大之氣為千古聖賢之宗所幸群枉陰消斯文未喪運方隆於國祚天若誘乎
聖衷制映白麻誕布外朝之聽班聯黃閣有嚴上相之尊直道事人舉世爭看獨立孤忠結主平生誰為先容益信正人之有遺仰荷明君之

求舊豈但先生梁益從此望重華夷其桑梓微名童縫晚進傾聞鄭命守絆封疆悵賀廈以無階求掃門而莫及仰春風於山斗之上願聞先知後覺之傳操翰墨於簿書之餘敢效聖主賢臣之頌臨風拜使望闕馳神所冀優容俯憐狂率

賀撫院朱東原生日

岳降屆期弧懸鷹祉千齡茂春於鴻鈞六郡驩騰手燕賀本道備員撫屬躬遇靈辰切欲雀躍

台階面獻函關之像祇緣符分信地空瞻南極之光敬採仙芝於紫荆爰酌壽尊於易水代民申祝為國永祈期天監申甫之春秋使人羨東方之歲月

邯鄲送虞坡太宰致仕

駟馬行春好作還鄉之伴錦衣當晝爭傳過里之榮賢達方惜於聖衷去留大關乎國運恭惟閣下两朝舊德群辟元僚五百年名世者興不但經文緯武四十載成功者退果然後樂先憂玆者肅駕西征銜恩南下身輕似葉逍遥臨函谷之鄉望重如山仰止竝大行之峻某封疆故吏函丈門人聽歌歸去之陶詞快覩賢哉之漢傳焚香郵舘設祖叢臺序爵初陽杯獻平原之酒戈輝落日座聆大呂之音蕪牘先聞荒亭伏候

河西五道公宴撫院

河西開府萬邦憲文武之材塞上分麾五郡耤帡幪之福箭不傳於青海亭已列於玉門職等叨備屬員欣承督教覩華夷之安集獲保蝸名隨將士以驩呼曷勝雀舞謹循舊典式潔公筵卜得八日之良聊展一毫之敬伏望風霜少霽牙纛高臨職等無任懇祈俟命之至

張掖到任請楊中丞

鹿塞建牙大繫華夷之望龍門執御欣承鼓鑄之私驅馳偶濫於窮邊覆被幸逢乎清樾驩同五郡喜動二天如職者罪譴餘生回翔末路洄鱗起轍既河東而復河西困雀投環自今日以期來日遂忝下僚之偕敬循前道之章水酌甘泉豆登園蔬序殷鷄火齋心卜廿七之良書獻蘭臺稽首致再三之瀆伏望俯臨蓬舘暫解霜風雙旌開日月之光華四座仰珠璣之宏論豈惟番漢爭覩威儀且使山川頓增氣象

賀王鑑川總督

天眷有邦氣運篤中興之佐人稱名世 明良際交泰之期 廟告殊勳位登上秩才非借於異代事實喜於同朝竊念 國家之患半在匈

奴驕靮之難莫如邊吏蠢玆醜虜介彼燕雲憑
陵數十餘年虔劉幾千萬衆兵糧交困　宵肝
屢壓議每及於犂庭事竟歸於畫餅豈知洶濤
天湧必待巨舟披靡風行方看勁草恭惟某官
鈞候洪深敏博剛大直方世德淵源本龍門之
望族神靈降誕發雷嶽之元精忠以事　君誠
能動物頃者天心厭亂夷孽來歸當攻圍要挾
之秋正強弱盛衰之會蠶諠盈　關利害剥床
所賴胡運將亡　天衷若啓指孤忠於日月之

表排群議於枘鑿之中爰整六師宣威五堡驅
衛霍於股掌一戰而醜類膽寒騁鄺陸於氊鄉
片言而名王心服分茅雞塞稽顙龍荒昔曾奉
貢　先朝尚垂竹帛豈若稱臣今日永奠疆場
文事必有武備兼材總牧御之長地利不如人
和率土享安全之福　九重天笑　宗廟居歆
萬歲山呼華夷晉慶乃計功而明德亦賞祖
而獻俘晉錫康侯優禮頻施於清晝唐尊德裕
酬勞每恨其無官　始進青宮南省列上卿之
位　再頒紫誥　東朝齊三太之尊　玉帶緋
袍光騰　制府朱提寶釜賜出　上方信儒者
之至榮為功臣之罡數某自知末品濫廁屬員
伏覩　成命之臨敬脩慶問之典輳門只尺霜
府崇嚴折簡承筐原非下吏私交之禮祈天作
頌聊歌　聖主得賢之章

代諸生謝邑侯張公 公沅陵人也

文運方亨多士際風雲之會眞儒出宰一方切
山斗之依人世奇遺統林泱覩恭惟某官沅湘

清淑衡岳英靈博學宏詞修於家庭者盡酉陽
之秘典鳴琴製錦播於堂序者皆蜀國之朱絃
父母與師道兼隆文苑共循良兩勝　聖朝二
百載銅侯開進士之科童子六七人函丈列春
風之坐某等桑樞黔首畎畝黃童桃李托公門
全仗三陽之造化驊騮增價值難酬一顧之恩
私遂使韋布微名獲被膠庠勝選謹涓廿日言
效寸心澗芷溪毛愧無珍於席上杏壇絳帳願
擁篲於堦前伏望玉節俯臨鷺車肅駕水一盂

而菜一豆片言借頃刻之光主有獻而賓有酬
四座盡東南之美

送鄭範溪制府年禮

嘉平紀月九有慶天地之交名德應期三鎮藉
春陽之澤關河色動夷夏氣舒勛猷與日而更
新福履隨年而滋長某叨承綂馭恭遇良辰兔
卧鯉橫聯效蘇公之餽歲銀罌翠管空歌杜老
之篇章本欲奔趨躬承筐篚爰遵督教待命封
疆伏望霜威少霽俯容不腆之儀日照何私下

察積誠之悰齋心懇切稽首慚惶

回高鳳渚送年

嘉平紀月景星麗黃道之文開府當陽玉宇轉
鴻鈞之象關河色動夷夏氣舒勛猷與日以更
新福履同春而滋長某情聯桑梓交辱金蘭欣
遇良辰用修常敬椒盤餽歲聊存故國之風啓
函依人少見友邦之誼本空匍匐恭獻霜臺柰
阻封疆徒懷羈旅來者厚而往者薄深知投報
之甚微物雖小而意則誠儻荷慈仁之嘉納齋

心懇禱伏紙慚惶

請鄭制府公讌

時逢剛長陽和發布於玄方序近春生景象具
瞻於黃道應地闢天開之運成文經武緯之功
三鎮俱在帡幪四夷咸歸鎖鑰信 朝堂之大
棟為 社稷之長城某久藉吹噓遂起衡門之
色茲承督制益瞻幕府之光敬潔豆觴仰攀節
鉞倘寬遲慢之罪曷勝寵遇之私謹此預期伏
候來命

請蔡兵憲

鄉邦賢喆平生切山斗之思隣壤芳華此日抱
蕙葭之慶茲幸承乎芝宇敢敬獻乎芹心伏冀
棨戟光臨少畫枌榆之誼鸞車戾止頓增俎豆
之輝折簡先期恭遲後命

賀曲周王封君揚坡壽

北辰天近春堂依日月之光南極星明羽客奏
雲璈之曲嵩神惟降海宴弘開恭惟其官門下
士類耆英人群大老鉅材天授解簪紱以辭名

陰德淵深衍箕裘而啓後龍章異數緋袍垂紫綬之榮麟跡發祥華胄仰青箱之業年已逾七而望八壽應累百而成千手植三槐歲比靈椿之暢茂身居五福碑看壽域之嵯峩儒紳相顧曰榮都城喧傳為盛某通家豎子浮世畸人沾司馬氏之餘波有是子則有是父羨頼封人之錫類信乎友必順乎親春酒霞流沽十千而挹斗疆場匏繫徒尺五以瞻天敬將筐篚之微聊代海山之祝

賀張太夫人壽

世仰鴻猷懋著相君之業堂開燕喜適逢壽母之辰慶溢諼闈祥生槐位上方珎賜咸稱咢養蕤隆三世綵衣信是天倫至樂某躬逢盛事目極台垣末由前膝於階除聊獻微芹於疆圉願言聖善遐齡永奉　兩宮仰戴母儀卜算同符萬曆

賀申相公生日

應運生申秀氣元從嶽降　祈天永命靈辰偏近嵩呼（公生辰在萬壽前一日）君臣竝壽於堯舜之朝福考同登乎黃軒之世發祥非偶頌德惟均某夙荷特知欣逢景誕名世五百年而出觴歌淇澳之篇地方三百里而遥月斷長安之日敬陳筐篚僭獻台垣幸鑒三祝之私少光一介之使臨風舞蹈稽首齋熏

賀制府鄭範溪生日弁冬節

允武允文夷夏荷生全之德壽民壽國邦家需耆艾之臣天心甫見於一陽岳神遂臨乎初度

三風序而道泰五福同而壽先弧矢晝懸瑞色映夫容之幕冰桃時薦歌聲樂珠履之賓某昔忝編氓今承督制值元精之旣降芳辰與至日俱長羨覽揆之惟時佳氣與塞垣竝紫祉繇類應業以時成愧燕賀之未躬效雀舞之徒切敬酌陽川之水聊修東海之辭薄采上谷之毛用擬南山之誦臨風致祝望日馳神

回董潯陽大宗伯來賀生日

竊惟張懸旅舍開卷時廢於蓼莪釜列齋居寸

心永悲乎風木愴焉閉閤敢曰稱觴何期長者之多情念及後生之賤日郇雲焜燿言言華衮之褒遽使貴臨種種珍奇之盛軸中孤鶴孝廟名家掌上雙杯崑丘神品亦錫本尚書之優叟自星辰金蓮垂玉燭之光分從禁苑其他寶錄堪備元龜當一舉足而懷罔極之秋乃九頓首以拜非常之賜瓊瑶難報肝膈徒銘内美全無湧道靈均之初度中心永佩敢忘衛武之卒章敬勤素書上鳴高義伏惟鑒照不任懇祈

賀潘水簾拜相

風雲際合公承　帝命以遄歸槐棘高穹望協人情而復相綸音一播輿論同懽竊惟閣下學貫古今名垂天壤巍科親擢於　皇祖元德特簡於　聖衷聿懷黃髮之臣用踐上台之位去國原非既久得君如此其深寵駕追鋒就登師席次第起維新之治從容開久大之圖可謂明良一德上下交成者矣其夙荷特知叨承名省覲賜環之盛事當負弩以前驅先具筐篚之儀聊代羔鴈之敬仰希鑒納曷任光榮

請潘水簾

使臣銜命東山起太傅之趨朝雅望逢時中國慶司馬之入相凡彼草木罔不向榮況屬薦紳豈勝交賛兹者乘槎八月直登天漢之宮肅駕三秋前叱蓴妝之馭繡裳亦錫元聖歸來爽日擎天皇家有賴某叨承名省欣際洪麻益信地靈人傑之奇敢獻聖主賢臣之頌謹涓吉日用潔初筵伏冀台星之照臨少展血衷之誠悃

回應天按院蔡梅岩

夙欽山斗之懷竟左龍門之御芝蘭載襲饑渴同情顧生心長髮短識陋材庸謬辱大庇之深遂承東南之乏鹵莽在事罪狀何多幸逼攬轡之都庶幾執鞭之願方擬齋心而削牘忽焉飛翰之從天麗藻排雲即吳錦越羅曾何可比玄黃實篚雖山珍海錯未足稱奇感記念之慇懃愧問聞之遲莫敬當拜賜先此鳴私尚容稽上良辰於以恭承謝悃倘叨宏宥何任欣榮

啓應天按院蔡梅岩

惟臺下冠冕南極綱紀西臺戴輔埋輪對狱為之屏跡輶軒攬轡山水倏其增榮白簡爭厲秋霜惠文比高鍾阜使鎬京莫磐石之安皆栢府沛悴憹之澤某夙欽芳譽尚阻音徽宦切震隣瞻龍門而未遠心依鼎望具羔鴈以將誠自惟俑訊之不先盍令譽尤之孔厚敢裁赤牘用表丹私仰冀揮存豈勝慶慰

回董宗伯

某謹啓月前人回遠拜台翰雕龍吐鳳戛玉鳴金至𥐻墨之揮灑若雲高情之愽厚如地喬齡優入古稀椎才執云今有仰窺元神之益王盍徵遐算之無疆矣恭審長公偕計策賜臨軒詰孫銜恩錦當衣晝泥金馳報綵服遍綫且孫壻騰騫靡匪陶鑄州里之碑在口内外之親猶龍慶總德門福繇天道如棊者年丁七八事無一成罪積萬千官慚寸補苟非悴憹之托奚勝摇落之嗟爰有興除實煩轉語因緣龍丈具在副言至謂鑒元祐之騶更籌今時之䆒要老成格論心腹衷譚自先人見背不聞斯訓某獨何心能不念德耶徃有書跡必付楷史此後生事長理道宜然乃溫諭開誠許作行草顧手腕有鬼帖意未聞而心敎入人成言敢背儻狂妕之唐突賴嚴令之已先惟是俯原庶幾可繼

謝董宗伯賀平亂

於越山川十道讓提封之勝憲臣鎖鑰九官推分閫之權自省何人濫兹大寄追惟客歲偶值時艱謬膺綸綍之音遂承地方之乏始而被命本為營弁脫巾繼而如杭適當市民斬木倉皇猝變五發欲窮指顧旁援一籌莫展恭遇某官忠貞天植仁義性成緯武經文不但池上夔龍竝是禁中頗牧齊家治國豈惟功高廊廟亦且化及鄉閭其妄意詞塲猥蒙剪拂為郎春省獲倘驅馳深逢國士之知叨附材舘之錄念時變之艱大既憂其始又慮其終憫某某之庸愚既提其左復挈其右長箋小牘石畫言言代筆手

書機宜鑒鑒其仰藉廟堂謨訓上承　天子威靈行生萬目者一年次第授首者二變迁遲有罪褰鈍何功惟天眷大邦不欲廢朝廷之外府使人邀至倖逐得竊餼廩於名都不罪已是寵榮其他敢萌覬望詎期　皇命誤及下流惟左樞參軍國之謀而中臺總繩違之地夙稱華秩交集厥躬循省知慚凌兢罔措皆賴明公用情忠厚不非鄉國之大夫接引周全回照陰崖之朽質齒牙何惜羽翼遂成擬陳犬馬之悰忽枉紀綱之使郇雲繡卷祖孫之文翰絶倫錦幣金巵筐篚之珍奇泰甚夫恩德隱於不可知者其心銘之而口不能道儀文加於不可報者其手受之而心不能忘如結草而有是事乎期以異日計及瓜而登斯堂也謝在中秋魃祟方殷暑疴是困敬裁單疏鳴布下私

回董宗伯賀生日

竊念某本以下里之士忝游君子之邦冉冉歲年徒飽漢庭之粟淒淒風木豈勝曾子之悲感

動懸弧歎形仰屋屈指而五十七載王事靡遑懷人而百千萬端昊天罔極惟是閉門督過敢謂麈客為雕伏承其官容物不擇細流采菲無遺下體黃金成諾咸願先生樂善無方青眼施榮或以孺子眞為可教忘年下問寧知身比喬松愛衆親仁盡欲人歸壽域送吹噓於青冥之上加眄睞於奥渫之中巍牘粲乎成霞球儀富而如海情文錦爛上纏吳阜之雲德意淵深曲比浙河之水玉鈎綺繡佩服難忘錦軸芳尊對矜愈切金橫三爵居然三雅之嘉名履化雙鳧儼若雙鸞之良使燭自金蓮分及枕從仙夢歸來無一物而寓義可遺無一言而發蒙或遠頋吾少也賤本是峨山之氓俾爾壽而臧難酬閟宮之貺幼而不學垂矢奚為愛之欲生役珠泰甚其敢不欣承飛眉之音紬繹比物之義韓公南斗休嗟磨蝎之相臨吉甫清風仰誦鴻詞而永好焚香百拜盥手十行所幸掃門之未遥聊且削牘而為謝

賀申相公壽

清秋序正台垣仰霜宇之高華誕時逢上相應岳神之會惟天眷祚惟聖篤生慶豈一人驩通八表恭惟某官萬言邁董二室生申言行可以世則道德真為　帝師當中外望治之時屬明良交泰之日陽春藹藹回萬國於焦枯王道平平裁九重而康裕由是沉寛胥暢野無遺佚之悲舉措昭明朝有雍熙之盛為上為德為下莫鴻業於金甌多福多壽多男聽華封於寰宇所

謂功名富貴在明公固自有之至於耆艾熾昌在天心方將俾爾某欣沾雨露積有歲年覩盛事之非常效丹衷而罔措身覊越嶠莫從珠履三千極目燕雲寓祝春秋八百

回高少宗伯報親迎

伏以同井耕桑宛若朱陳之里通家門閥世款孔李之交次息敢謂邦媛仲公蔚為國器牽紅非偶繫赤有因恭惟某官峻節繇巴岳以降神詞源煥宇川而成采邇城鴈塔二榜掄魁虎觀簽坡八磚試直侍講幄而上啓四聰毀宮坊而兼稱三史横經壁水仰南北之師臣建禮仙門佐寅清之常伯有詩有禮經學相傳為箕為裘鳳毛是似豈期梁家之簡斥謬採黃氏之輕微慚附喬松爰嘉坦腹睠玆天地之義言念婚姻之時男願室而女願家心何間於父母三十娶而二十嫁俗已異於古今顧姆教未閑婦德婦言婦功之無一但耆謀既協良年良月良日之攸同枉重魚棫敬聞鴻命禮有定序自合之子

于歸時屬嘉平所謂迨氷未泮百年鉅典二姓奇緣身滯龍荒想像乘龍之事書傳鴈帛恭承奠鴈之儀雖阻父言應承毋無繄惟姑嫜之大順願守琴瑟之永和鳳凰于飛卜君門八世之盛婚嫁既畢了子心五岳之盟莫罄寸衷用裁尺牘敬敕豚子上達龍門

居來先生集卷之六十

銅梁張佳胤肖甫著

啓書十六首

賀徐相公八十一歲

伏惟岳降届期泒懸爲祉當九九純陽之數紀萬萬久視之年方　君命之眷存值嘉辰之介福耆英在洛薄海視以安危尚父漁磻後車卜於旦晩某門墻下士江海羈人忻逢景誕之臨莫遂躬觴之獻敬裁尺牘代祝南山

賀董宗伯子舉進士

慈源衍澤天目流光世業萃於慶門家聲振乎喆嗣臨軒射策姓名標鴈塔之尊釋褐升朝經學表鯉庭之訓行且讀書中秘摛藻詞林賢科三世同堂作於父而述於子衣冠一門接武顯乎祖而似乎孫豈但閭里之榮抑亦朝廷之慶某躬逢盛事跡繫殊彊謹陳羔鴈之儀用伸燕雀之喜仰惟優納豈任寵光

謝翟巡撫舉防秋禮

越邦代任時已過乎高秋薊鎮服官事惟遵乎成渠風猷素著夷夏歸心經畧丕揚封疆眞仗不佞曾何尺寸之績敢冒繁盛之儀將欲却之恐違舊典及其受也豈任深慚倖叨非望之榮眞貽得緝之辱先此陳謝尚布餘衷

回大同撫院

天地春回華夷化被實煩經綸之力遠垂沾濡之仁生也羈役東隅馳神西塞山川伊阻雲樹興懷謹修餽歲之常儀聊寫獻芹之下悃仰祈容納豈任光榮

張巡撫請啓

惟臺下秉文武兼資之才受眞元間出之氣無施不可所至垂聲屬者虛席薊門上憂　宸極疇咨卿寺之內孰過明公遂降　綸綍之音殊快輿論惟地方之有幸逢節鉞之載臨豈特威震華夷亦且驩生將吏謹涓吉旦用潔初筵倘得借重於輶軒無任施榮於俎豆

復許相公

昨奉劄諭下示腹心捧誦之餘豈勝感歎惟明
公身依日月運際風雲而忠義性成才猷天授
柰何江陵鼎革之後世態人情至此明公憂先
社稷誠及氷霜忠言讜論揭二曜以行空保泰
辨奸奉一人而作極何少年喜事相與比周上
下本當一心今假言路而語穽横行宮府正宜
一體今樹私交而太阿倒授使閣部孤立魍魎
公行逞胸臆之私心陽陽自得論朝廷之大計
種種可虞今明公以戀　主之孤忠而見忌於

如簧之口抱經邦之宏畧而難免於側目之人
奉身雖曰自明舉朝從此多故豈天運人事黙
有尸之而外寧内憂理或然耶望益弘相度大
示包荒荷温諭之眷留似未可去俟風波之少
定再與惟新以去而荅群豪以留而報　聖主
輕重先後明公自有主持不鄙芻蕘瑣瑣聒聽

賀申相公壽

嵗序流金相門協瑞當此春秋鼎盛弼成天地
泰來百辟交驩群情丕罄[illegible][illegible]相公閤下受天
之祜為王者師中秋至而嶽神降生曾閭臯陶
感白帝之嘉兆萬壽臨而嵩呼將動乃知彭祖
為堯舜之老臣徵應非常遭逢豈偶某忻聞景
誕於役東封南瞻尺五之天中阻萬一之抱仰
體清德不襲筐篚之彌文徒有此心敬效海山
之祝願懇祈矜亮豈勝光榮

賀三閤下本兵加　恩

伏以滇中奏凱曳首已就七擒闕下獻俘武功
告成　九廟風行萬里聲震八埏此皆　聖主

之威靈實由廟堂之贊畫惟天啓運惟帝報功
念帷幄之坐籌渙絲綸之異數孤卿絶席百揆
具瞻清秩賞延千秋濟美豈惟縉紳之慶抑亦
廊廟之光某素荷眷知忻逢盛事仰承清德不
效常儀謹拜緘以鳴雀舞之私惟稽首以切燕
雲之望

請順天張撫臺

羽書自北馬首逐東蕭蕭戒班馬之鳴騤騤望
芙蓉之幕文韜武畧願聞黄石之遺編暢轂文

茵反枉稽生之逸駕山河四顧亭障森羅檄草
全稀關城載謐饔余不類仰庇良深紫塞相逢
歲月感金天之候清秋無事旌旗希玉露之文
敬卜來朝粗陳小集酌彼潦水盃中之物甚微
言采溪毛席上之珍何有仰惟寵顧豈任光榮

賀大司馬張公生日

伏以儀陳亞歲正熙朝禨獻之時福介台垣值
眷臣岳降之日佳節佳辰會合初陽初度同升
百辟賴有典刑中國允稱司馬其恭逢景誕羈

阻疆埸目眞斷乎燕雲情徒切於雀舞五百年
而鍾賢聖乃徵孟氏之言八千歲而為春秋敬
效莊生之頌薄脩常幣遥代稱觴仰冀揮存豈
勝忭祝

賀順天張撫院生日

惟臺下朴忠自許材畧彌高居中則直氣盈朝
歷外則良聲隨轍睠茲左輔允賴宏猷此皆天
授之英豪豈是人群之常品所以帝心助順嵩
岳降神六十初輪色澤儼仙眞之侶八千為歲

春秋承雨露之偏時方玉管迎長正值靈辰薦
祉人事天時會合初筵景運亨嘉老成樂有令
公閭達齊乎司馬祿位名壽公自有之耆艾熾
昌人之頌也乃搖筆以代封人之祝爰承筐以
附蝦史之餘倘荷海容豈勝雀舞

賀蕭胡二中丞陞官並送年

竊惟律轉星回天地啓泰來之運鍾銘鼎勒朝
廷普晉錫之恩萬物訢訢以向榮元公赫赫而
底績堯階晝永風動瑞蓂漢塞霜清功成細柳

珠星璧月清陽開左个之春文綺兼金上秩列
中樞之重造化與人事並協王言與天命俱溫
此氣機相感之徵正明良一德之會生也忻逢
慶事豈任驩悰恨留滯乎東封徒瞻對乎西極
楚桃嶰竹聊黎獻歲之椒觴實籠牽羊少涸成
群之羔鴈倘矜不腆殊荷多榮

回順天保定送年

斗建寅而天下同春肇開令序卦交泰而君子
道長鼓動群情睠茲熙豫之辰聿仗保釐之寄

三陽茂對五福咸綏內㦸鎖鑰之無能虛糜餼
廩尚藉楷模之有托聊慶歲時望碧幕於雲中
走赤書於足下椒盤栢葉用將節序之常儀壽
域鴻鈞竊幸陽春之下覆不恭為懽番照乃榮

賀王公拜相

鵷序班庭誕敷顯冊鳳池揆宅胄屬眞儒論一
相而百吏向方竝三孤而二公弘化宣傳鼎職
有赫巖瞻惟某官閣下學本六經躬全九德庭
前之三槐舊植方內之北岳降神華胄出自龍

門名家夙稱瓊樹疇咨二八之賢相恭逢九五
之聖人阿衡實左右乎商子王係重輕於奠久
矣帝心之簡在翕然公望之攸歸某目斷台垣
身羈榆塞徃閩三公黑頭之盛事於今見之快
覩兩府黃閣之榮名此心幸甚敬托篚筐之物
少代羔鴈之儀仰冀優容豈勝寵遇

賀遼東陳按院生日

伏惟臺下望重西臺名高中夏攬轡玄菟之塞
邊圉奠安宣威白簡之霜華夷胥服茲當清肅

之日適逢揆覽之辰五百載而名世生天開景
運三千歲而桃花實仙啓遐齡生也忝在東封
欣聞初度借醫閭而獻南山之頌酌遼水以祝
東海之詞筐篚是將匍匐未效仰祈鑒亮豈任
寵榮

迎王總制薊鎮交代

飛傳南來白雪映朱旗之色前茅北指寒霜清
紫塞之塵　帝重總師廷臣推轂詔傳左輔將
吏盱衡惟某官千古英豪二儀間氣歷中外而

著績具文武以兼資書下謝安垂光三徑天生
李晟豈為一人睠此疆場夙嚴鎖鑰古檀雲樹
猶歌召伯之棠東海提封再賜齊侯之履在軍
民爭迎舊主何須露冕而久識威儀在小子喜
遇故人不必登龍而素投膠漆自矜狂瞽疊藉
帲幪追憶上谷之相承奉楷模以寡過豈期薊
門之偶代慚糠粃而在前會合有機曾徵宵夢
天人交與乃見輿情穆卜詰旦之良少展荒筵
之敬循途守轍誰言定遠之多奇以舊告新原

乏子文之大政但借盃中之物聊攄別後之懷倘荷賁臨何勝益豫

居來先生集卷之六十一

表啓

居來先生集卷之六十二

銅梁張佳胤肖甫著

祭文十六首

祭高叅政文

惟靈遘王塗之豫會降精閟於巴川含岷瀆以擅華顯慧淑之嬋娟承德系乎中葉卒麗古而齊賢蚤岐嶷以鑿壁夌脩翰於九天扇英風於栢府追孟博而施鞭除戎馬於秦楚潤滇海之窮編植燕樹於欄榭較七衰其比肩既福考之

孔臙胡大音而絕絃吝閬度之峻舉羌營魄乎一棺某先考納交於記室世誼比重乎金蘭托嚴慈以孤渺稱猶子於弱冠乃司直之稅駕撫胸臆而汎瀾問造物者何心循終始而無端計窀穸之孔邇瞻秋露於松巒陳芹水以薦格起大招而永歎

祭舒兵憲文

惟公岷瀆炳英降形嶐嶽蚤擅靈哲神異卓犖弱冠岐嶷陜岵興歌爰依聖善矢心琢磨橫經

鑿壁綜貫群籍題柱錦江揚鞭紫陌計部含香
氷玉比光籌畧石畫省署堂堂西陲重地實惟
靈武邦有司直授鉞開府惟帝知人惟翁殫忠
甲兵錢穀顯於羗戎賀蘭既宅乂奏膚功再命
西南飭戎貴竹韜畧太公文武方淑砦落格命
青史垂休翁亦辟穀子房者流惟翁秉智塵機
洞睬東山卅餘冥搜抗志惟翁玉樹希世棟梁
惟翁雲仍鳴陽鳳凰科第蟬聯東川世閥曰惟
翁祉庶幾罔竭嗚呼國有老臣儀刑百職鄉有

耆舊後生楷則翁胡乘化厭薄塵寰拊心追德
隕淚潸潸其也三世訂交誼深孔李忝辱令孫
朱陳締美翁今長往通家之悲丹輔載道誰其
蓍龜嗚呼年屆台耄疇如翁壽青雲繩武疇如
翁後所悲者情不悲者理翁靈在天酌此明水

寄奠彭封君文

惟翁炳河嶽之精氣降靈閟於闕門藐紱組其
如屣紉蘿芰乎丘園消歲月以經史付得失於
琴尊駕青牛於函谷著道德之玄言植蘭桂于
庭樹齊脩翮而翱翔垂青瑣之令問應郎宿於
西躔葆陰祉以孔膴奕世澤而蟬聯躋天年於
上壽極五福之兼全埒耆舊於邃古期千秋乎
鏗鏘胡厭世而不處凌飛翰於中天計鸞誥之
將及竟輝耀於九泉覽鼎湖之故墟瞻紫氣其
渺綿其昔操印於白馬踵仙郎之後塵仰休光
於寮末視骨肉而逾親忽訃音之遐至收涕泗
以惔神痛執紼其無由起大招而沾巾倘靈爽
之如在用昭鑒於藻蘋

祭楊栢崖少參文

惟公發祥二室降異河濱岐嶷蚤擅激昂青雲
學綜千古望震中土董賈之儔管葛之伍既奮
天衢揚鞭上都數奇蘭省寄志神皋於惟白馬
天雄之野盤錯夙稱膺茲民社惟公材賢畢效
鳴絃匠石運斤允矣烹鮮繼陵漢郡顯光令聞
爰晉司空堂堂遺韻粤若貴陽遐跨要荒紫薇
弭節以請鬼方公情曠適眷此泉石洛社逍遙
聲驅往迹其也蜀人昔渡孟津景懷休哲投轄

經旬離歌彌月余亦寀滑奇哉嘉緣世詑罔竭緬惟令名河洛耆英萬年宓壽遽返蓬瀛惟公有子麟鳳之比上苑蜚聲藝林媲美五福難期公實兼之於理胡鈌惟情是悲西瞻嵩少浮雲綿藐迺賦招魂托玆芹潦惟公有知庚止靈輀千里孔邇慰我遐思

寄奠趙中丞太夫人文

惟母毓靈巴水炳化坤維四德載循六行允持繼偕名匹揚芬月室婉娩昭宣陰訓無逸迺玆

壺懿克備者誰踐霜衣絜異代興悲母是女士前賢伉美翟母穆姜調藥織屨既相夫君姆教孔聞拊植長公橫翮青雲蘭臺鐵柱埋輪寰宇曰大中丞湖湘開府燁燁休聲歛閣嗚嘑伊何燕貽聖善相成胡為不佑沉淪嫠宿振珮西池遊神巫岫於惟令儀閨閫之師里無內則誰其著龜其等側交令子詑速梓里訃音忽臨招寃陳誄西望丹旐寄奠蘋醪臨風灑淚閒白生濤

寄奠沈丘劉夫人

伊婺精之毓兮何母德之淑靈擅邦媛之嬋娟兮鏘環佩於下庭考女史而婉娩兮陳姆典以陶型既結褵其承則兮愜伯鸞之嘉匹芬蘋藻於宗廟兮勅中饋而從一相君子成鉅儒兮戒樂機之累疋誕石麟於紫宮兮覩飛龍乎帝室羌令則之清貞兮指河嵩以為期何鸞使曾不可少留兮空明月於總幃豈塵緘之厭斁兮迺翩翩而從之睇丹旐又莫吾返兮蹇獨傷此異路信代謝為經兮固將誰乎考度惟長公之

守白馬兮余曾令於玆土邇畀棲此陳蔡兮又接沈丘之華宇望靈輀之南下兮世罔嬰而難攀心蹇產其不化兮憩天地之回風挐旐丘之芳芷兮酌頳流之清水儻西池或可躋兮余將覿乎鑾只

祭楊封君並孺人文

伊岱宗之巘業兮涵溟渤而澄瀾爰降神于陽丘兮何海嶽之貺奇翁既應精于長白兮景鄧魯而振王女郎闕而誕母兮陋韋氏之遐躅廼

厲脩翰以垂天兮號神君於上黨曰壺則之克
襄兮誇好逑其相彷蔦雨露於蘭桂兮綸音渙
而顯庸既埋輪於畿內兮旋授鉞於雲中遡淵
源其伊庇兮羗世澤之罔終信舉案之相成兮
吾將望乎期頤何元造之莫究兮悵仙跡之履
綦其等舊服官於魏郡兮蒙一顧於令子招青
雲以舉手兮感綢繆於知己胡訃報之適至兮
淚涓涓而注之眺神宇之寥廓兮秋氣清而含
悲寤大暮之齊物兮豈遺憾於翁母維廻腸之

不可解兮托哀衷於椒酒

祭陳封君文

粵若岷嶓奠宅梁益氣摠巴西澄源閬白精閟
效奇震毓者誰於惟陳公降神岐嶷公生方格
爰備耆碩應象少微尋盟泉石果傳逸流元彥
譙周於惟陳公異代為儔爰協休祥楓蘭兆夢
以篤長公石麟朱鳳溟渤鵬鯤霄漢翩翩摛詞
鰲禁視草金門遵彼承華苑分愽望羽翼青宮
甲觀勤亮大廈棟梁清廟珪璋遡茲貽穀靈源
聿彰於惟景福孰其竝輻帝曰賢哉錫之章服
嗟嗟人生五福難并公享壽考復兼令名緬此
耆舊邦之山斗期以萬年方齡崗阜如何元化
遊神太清蟬蛻囂埃羽奮蓬瀛我我華表天路
縹杳訃飛巴蜀雲愁燕趙嗟惟返眞長公慘神
輿歌陟岵隕涕高旻某等籍通桑梓情逾骨肉
聞報消魂陳誄而哭惟公蓋棺百順孔完生榮
死哀寧有遺歎垂垂海月脉脉江雲丹輤長舉
掩淚秋旻燕山有芷桑乾有水遝薦英靈萬一

鑒只

吊李鴻臚文

羅二室之靈穆兮胎閟化於河溪委神源以浩
瀁兮沛嘉澤乎僊李既暢毓此宣德兮蚤岐嶷
而粹纏天機欻其神解兮爰須達乎名理彼大
人為世鴻儒兮承鯉庭之家聲掞火藻于膠序
兮烜河洛之元英賦上都而翺翔兮擅成均有
顯名羗天路之緯繣兮抱荆璞而叩鳴信哲人
秉茲皇覽兮豈浮雲之可筌道無地而不順兮

情無在而不宣苟九關之難扣兮又安用夫糾
纆棄佔俾其如遺兮驟首戒乎紫陌迺風雲會
此閶闔兮拜中朝之典客心搖搖其旋轡兮指
白雲乎孟澤需天露之淋滋兮萃冠裳而炳奕
上舞班于華屋兮下數榮乎桂之叢余將執仁
壽之定則兮于君子乎考衷何冥數之不可知
兮傷百年而弗中痛大音之絕絃兮余焉問乎
鴻濛豈卿雲之不終朝兮或造物忌乎多取抑
修文之有待兮爰厭塵紛於區宇讀哀銘以抆

涕兮信鍾情於夷甫水何流而不下兮時何暑
而不寒維君子完爾百順兮誠事定於蓋棺余
遵汲津之蜿蜒兮懷舊德於夷門覽繁臺其偃
蹇兮吊賦客於兔園悵雲旗其揔揔兮安能起
乎九原酹河水以大招兮萬一鑒此青樽

寄奠許尚寶

毓河洛以呈瑞秉二室之元精篤靈穎乎弱冠
纘閎業於玄成既服膺乎先訓亦振翰於上京
綜百氏之嘉言蘊瑰瑋而縱橫出奉帷於名郡
入簉羽乎鉅卿信世澤之孔膴擅今古之令名
既厭俗以高軌思桃野而歸耕返物表之初服
選泉石而結盟拾紫氣於函谷與老聃乎番聲
奠河山以共壽胡稅駕於蓬瀛豈代謝之有序
抑生死而難明況得正於易簀植玉樹之崢嶸
其不可悲者理可為痛哭者情某辱傾蓋於往
歲側咳唾以為榮聞訃音而抆涕空望氣於太
清采河曲之蘋潦聊以告乎平生

奠張夫人

猗歟賢母梁園望族毓炁坤靈梱範載淑鴻臚
奇之好逑維卜歸于崑崙居然雙玉翟冠霞帔
金鞶繡服茂膺　帝錫揚芬朱屋人謂夫子貴
而且祿毋厲素風崇脩純樸絺綌齊家蘋蘩維
穆恩逮小星福綏樛木慈孝始終儀刑閨閫敘
子孟夫宗老稱獨天胡不遺失此女師時惟孟
夏一疾長辭豈無遐算豈無金枝令德云亾邦
國之悲瑶臺春永巫岫雲垂桮棬如在繐帳空
施伊余小子長君舊知側聞慈訓奉若耆龜母

今往矣隕涕陳詞竝將某酒以告靈輀

眞張雲田僉憲代二司

嗚呼先生負忼毅之大器抱體國之丹衷父妻
聲於郡邑遂持憲乎南中屬逆酋之煽亂変孃
慨以臨戎銜毒瘴於窮谷厲臣節而匪躬人皆
以此服先生之忠也惟虎穴之迅入無敵偵而
出奇何廢學之內應使身陷於獄夷覺英雄之
失策實聲援之莫期氣凛凛以罵賊肯白刄其
如飴人皆以此高先生之節也嗚呼孤忠是以

報 主大夫可以淑芳典尋優於 帝錫名承
勤於奚官先生於先生之際庶幾與日月而爭
先矣某等交誼深於僚寀官跡共於戡亂誼天
道之無知使正人而云亡撫將歸之旅櫬悲長
夜之茫茫酌淚水以奠告惟忠魂其來嘗

祭栢山李先生文

隆慶三年十二月初十日門生某爵於職守固
歸無由謹捐俸遣某某置辦牲醴香帛之儀而
以文告于李栢山先生之柩曰嗚呼吾先生果
眞長逝耶抑夢覺耶尚忍臨文以告耶追憶先
子與先生竝崛起巴水之上先生以周易鳴先
子以毛詩鳴俱為時髦而相得甚驩然先生
之學行為先子所推轂遂改某所治經而受業
於門墻方先生之橫經家庭士無遠邇莫不擔
簦負笈而至某以頑鈍下資幸藉鼓鑄在諸生
中而獨於某加器重焉尚記講藝山寺時令某
與子元嗣君共臥起每值祁寒晨昏則省視被
褥所謂視如子者非耶已而先生貢入太學適

當鄉舉大比之期先生每語人曰吾邑舉者必
張子是夕夢某第若干名覺即告諸主人而記
於壁上月餘蜀使報至果然及某上春官先生
面言予所懼鄉試也今會試何疑是夕亦有呂
奉正門之夢是先生之期望某意氣精神質諸
鬼神故輒符所夢如此其自此筮仕數年先生
亦謁選官於豫章之奉新邑銜敉而頑梗吾先
生捐貲葺衙宇募差役平訟省刑撫摩百姓不
但如嬰兒而獨不能趨承上人遂落籍而歸歸

惟閉門讀書課子督農絕跡公府清脩高潔不愧古人時某自滇還得朝夕侍几杖及之官粵中先生送於東郭屏他客囑曰予自今皆亨衢但仕路甚險切勿露才取人忌妬追惟斯叙猶在兩耳嗟嗟自先子没後不聞此言使得早承先生訓豈復有辛酉之事耶當時觀先生之健履善飯耳目聰明年高而顛毛未白竊自幸度百年易易也顧粵中去家甚遠經歲無所寄問及今春過枝江始聞先生之訃音嗚呼果夢覺

耶抑眞長逝耶造化之無知小兒之弄人天誠高而莫問鬼至幽而難明某尚恐窮詰耶先生抱博古通今之學而一第不售負輔世安民之畧而名位不顯二龍皆當代掄魁之器而不及眼見其成吾先生之不瞑目者或在是耶然人之所以為先生慰者咸謂平生脩行無一玷缺所謂得正之斃也子孫林立致青雲所謂仁者之後也年逾七十古來稀有所謂立命之正也易學大行造就多士所謂百世之師也嗚呼先生之所以自慰與人之所以慰先生者某誠知之矣顧某於先生分則師生而恩猶父子有罔極之懷則某當有終身之慕儻此身一日在世則吾先生墓上之土皆某洒淚之場也心喪至痛難以語人惟天日惟吾先生庶幾鑒之不審西歸何日某當率同列倣西河故事為先生議謚以告地下以詔來學嗚呼某之哭吾先生者豈沾沾兒女子私情耶惟先生之亡也鄉國失其蓍龜後生無所憲乞吾恐巴嶽字水從

此流峙無色矣某之哭也何能自已耶嗚呼哀哉尚饗

寄奠濟南李大夫人文

滇海之西岱宗之北炳靈坤元爰篤婦德婦德伊人猗與賢母莊慧淸貞維天所誘以迄有家克諧佳耦上恣宗廟下操井臼鄉之名媛前曾後孟千古寥寞聖善斯茲發祥令子人士之紀姆敎宣閫維帝嘉只霞帔金輦白髮朱纚人謂夫人貴而宜壽意斯萬年蓍龜厥後天胡不遺

婺光中墜繐帷棄捐青鸞其使生備多祜歿有良嗣月室無芬千秋迺暨伊余後生長君之友慈訓梱儀薰被斯久毋今逝矣栝棬猶在告以茲文慟裂五内嗚呼哀哉

祭許號田太守文

粵若號都實維輿區大嵩天造群流環趨萬古靈閟迺孕禎符公也篤降而稱鴻儒惟公既生上承華系以父莊敏以祖襄毅冑閥勳名古今寡二里號嗚珂信係世類公自束髮智慧孤騫

涵仁優義扶藻鈎玄蜚英九野騁轡三川人亦有言漢之羣賢先朝舊德應及莊敏公寔長君帝命斯允陋視貴介動由繩準猗與家聲後先接軫秩二千石綰章昆池霜清癉癘化洽黔夷忽理初服仙闕委蛇二益三仲酌酒賦詩嗟嗟古人喬松可託疇比難老倏終河洛胡不駐顏返眞廣莫抑有成數神不可度余與公遊于今十年情逾金石誼貫山川方訂後期竟阻世緣西望函谷紫氣在天千里陳誄淚下如泉嗚呼哀哉

祭汝寧趙望菴封君文

汝號多賢余奉周旋如翁耆碩妥心執鞭方念萍踪侍杖何緣昨歲西歸阻舟荆土納交嗣君大傾肺腑起居我翁瞻像於宇稽手容光殊切快睹帷絃令儀既古且奇對像含毫語具讃詞爰藉先容以續後期甫隔音徽日月彈指聞翁仙逝反眞太始喬松之言曽不可恃身享壽考歿兼令名汝南先賢其誰與京翁之生旄可謂

哀榮余忝通家以友令子阻獻生芻未和蒿里兩地寸心聊書斯誄嗚呼哀哉

居來先生集卷之六十二

銅梁張佳胤肖甫著

祭文十五首

祭楊封君中山文

北海之濱雲門之野氣槩高旻靈通中夏猗與降神以篤賢者賢者伊何惟中憲翁岐嶷秉質金玉在躬試陳鉅行共揖清風弱冠厲志目為國器徃役公家名動大吏拯溺濟河曰翁之義舉履循循爰發天眞急難倜儻瞻族睦鄰誦言無間曰翁之仁少供子道敬順克肖啜菽承驩履霜興操二人允若曰翁之孝作宮西郭輪奐美哉內嚴梱法外絕塵埃菟裘遂意曰翁之材天誕中丞積善所召義方作則愛勞是儆立身顯名曰翁之敎　兩朝褒德推及本生　鸞章疊出光照齊城緋服金鞶曰翁之榮備玆衆美享玆多祉揆之人心證諸冥理誰無祝願千秋兒齒云胡玄造杳焉難知豈返洪濛抑厭澆漓嗟呼邦國而失耆龜某生本巴渝宦流張掖備

屬中丞尚期親炙訃音西飛疚心如刺封疆伊阻執紼何緣天山有芷黑水有泉於以奠之來格靈筵

祭太原王水亭封君文

太原王氏望族古今晉澤涵烝夏屋成陰靈異醞釀公也降臨惟公秉德仁義之極幼既慷慨壯益亮直偉然丈夫剛柔相克爰拜衣冠職舉名完人曰展獲不卑小官聊以見志而非其安發祥令嗣允矣國器五畝歸來一經是事蚤奮巍科薦登大吏　帝眷良臣推及二人　龍章繡服鞶帶垂紳里閭並采素封等倫追思往日躬扶杖底屈指歲年癸丑甲子竊料遐齡與天終始云胡不造稅駕玄堂汾流嗚咽恒嶽歛光塗人且泣况子弟行頃承名梟靈輀巳徹萬里未知遡成永别九京有知來格斯設

祭猗氏何中丞母夫人文

母誕秀名門毓德素里莊懿性成柔明天啓歸配大賢訓承師氏敬著采蘩敎徵寸累婺宿揚

輝瑶臺媲美仁聞樛木祥呈麟趾斷機示誡却魚齊軌迺發長公屠龍擅技通籍金閨顯名朝市下鳳南國建牙西鄙上郡運籌匈奴嚙指盟府勒勳　帝念本始華竝翟冠寵光霞帔屨此弘禧僉曰久視胡為乘鸞而歌陟屺繐帳凄其風木悲矣某托交中丞一十七祀仰止邦媛驗諸令子玆返玄堂屬望丹旐軻母鴻姜九原難起禾恒之毛酌汾之水聊代生芻爰陳斯誄

祭邢良登文

嗚呼鍾期殁而伯牙破琴惠施亡而莊周寢説余每掩卷三歎疑其過於用情也迺今良登逝矣始知古人先獲我心嗚呼痛哉繄惟宇濱弟畜小子既而出就外傳共授義經負笈門墻同結鄭申之友斷金鄒𪗇何殊管鮑之知試名互有後先談秇稱為伯仲風晨月夕盃酌竝其驩娛片石清泉杖屨同其興味不但總角之好永言投漆之交若其養志於舞衣竭力於負米茂矣棠荆之樹歸然棠棣之碑實桂闘其芳華鯉

庭陳其詩禮人倫領袖士類蓍龜此吾友之遐風小子之所降志者也柰何天心叵測人事巧違璞售君廷竟下陵陽之淚文慙我輩叨登甲乙之科遂使出處異途雲泥殊跡而君寘心墳素抗志叢塵一畝之宮九流竝業草玄問字分明楊子之廬籬菊烟蘿彷彿蔣公之徑余每歸省輒有經過沽酒論文座下爐昆之月焚香連榻窻銜宇水之波氣發雙龍禾同合璧將謂年壽可躋乎黃耇金蘭永托於白頭豈知朝露日

晞宜職已登於地下玉樓天造緋衣忽召於人間長恨難銷岷瀆之流寸心同折武擔之石夫誼篤者無間於幽明交深者無情於生殁余聞棺不入墓元伯尚待巨卿腹病下車喬公能感孟德頃余恭承　帝命塡撫海邦聞訃奔程相期執紼何為旋車之日屬君返兆之辰萬里猶有餘哀江天慘其無色知音既遠處世愈孤若夫壽考令名肖子賢孫君福已徵於身後無與為善無與為質余悲難盡於目前益信周牙之

鍾情自愧曹范之不逮爾其停雲旦夕搦管酸辛風雨想黃公之壚竹林慟山陽之笛溪毛潦水哀哀微效於東芻寘路重泉交態用伸乎掛劒顧乾坤而獨立牽靈爽之居歆嗚呼痛哉

奠張太恭人文

隆慶六年冬十月十一日我　誥封張太母老夫人考終正寢次月訃至白下廵撫應天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張某為位而哭少甦追念太夫人嗣君濟東中丞迎養金陵舍中而其亦奉母太恭人姑蘇使院交相慶慰遊子咸若於懷乃太夫人先歸浚儀而吾太恭人亦時時思家不能去中丞尋得被　命撫浙遄歸迎母越中行經滁陽大變來告中丞一慟幾絕吾太恭人聞之潸然淚下素雖未面其通家之情難已也其乃奉太恭人命遣使將具牲醴香帛之儀而告之以文曰昔有成言驗本於枝求太夫人以視佳兒伊余微眇產自巴蜀夫人長公中州望族追憶昔鄗始交中丞參軻名世聖善斯徵頃來

撫吳中丞開府江左二臺情聯肺腑余亦有母垂白在室年比夫人俱踰七十迎養邸舍彼此問勞雞黍相將世講之好高秋板輿返諸浚儀余役海上悵望江涯已而中丞被　命全浙省覲肅征未遂永訣嗚呼哀哉粤稽聖經鴇羽陟岵母勉行役子歎靡盬曰孝曰慈施聲萬古中丞所遭庶幾步武於惟夫人受命允臧佐夫顯子珈翟輝光考終非殀有後奚亡以槩世婦孰其較量余與中丞十年心友於太夫人視之猶母母今不祿返歸玄谷維禮有訓生拜歿哭兹其介使爰越千里炙雞束芻告之靈几母愛中丞應及小子嗚呼哀哉

祭陳雨泉如夫人文

古者擇母以師厥宮寬裕慈惠敬慎溫恭惟二夫人善門所出既長而笄諸德孔佶雨泉先生爰副其室惟余先生宦久且貧生產不問浮湛薦紳自梱以內爰屬夫人上承嫡正下逮兒女家介攸室婚嫁畢舉嘉隆之際先生起家南滇

西蜀爲道天涯夫人隨之閒關萬里飲食起居先生相倚先生予告江湖徜徉心無内顧寔賴賢良胡爲不造一疾奄棄少子甫婚弱息俱穉脩短孰無毋未可死嫡庶孰無仲氏任只爰稽古昔代有名流劉薦及馬屈節與周夫人有德夫人有子絡秀湛姬千秋媲美謇余不佞忝及師門夫人令德歷歷可言爰陳誄詞酌彼清酒旣慰先生竝告于毋嗚呼哀哉

祭周與叔通政文

人之相知貴相知心余長西蜀公振武林先後釋褐宦海浮沉風波末路内外辰參惟茲同氣神交孔深來鴻去鯉投漆斷金每憂吾世永隔徽音遠余建節公亦南來余幱開府公掌銀臺片言傾蓋表裏洞開或從談藝文苑之魁或從議政王佐之才風晨月夕結駟銜盃公不鄙棄遺我瓊瑰人亦有言今之陳雷驩聚方協驪駒載鳴公將奏績余亦陳情卧病齋閣言念友生七發投贈下里相賡門常車轍長話縱横孰謂無坨多慷慨聲别去幾何訃音忽馳伏枕驚起疑夢疑癡哀哉浮世朝露如斯人孰無死六八數奇人孰無恙曾不移時妻子在里孤櫬淒其余旣解印公且騎箕死者吳越生者峨嵋江湖滿地悠悠履綦無與爲質誰其惠施山水絶響誰其鍾期重泉萬里死别生離東勿陳誄以告靈輀魂兮歸來庶幾鑒之

祭高太淑人文

惟太淑人安貞應地姆德椈儀余得而誌誌言

寂寥什不及二丹旐將歸陳此未備嗚呼淑人作配大參豈徒配之風媲二南大參之學淑人是琢大參之約淑人坼拓大參之顯淑人勸勉大參之業淑人攸攝大參之子淑人肇起大參孝友淑人左右大參節志淑人克遂世孰無婦得此缺彼何如淑人備厥衆美大參之存入誥其貴淑人損之布衣蔬味大參往矣復昌其子淑人處之慎終如始夫封子加天章塡委淑人當之固有而已子也鳳麟孫也楩梓淑人教之

咸遵懿軌嗚呼年壽在天不可常值淑人之齡
八十有四爵命在君不可私企淑人之貴先夫
後子匪德動天胡為多祉如淑人者何憾於死
其幼承世誼通家最親父視大恭母視淑人締
好諸嗣交錯而姻淑人返玭小子歸耕所至痛
者儀刑永失所至慰者生死哀榮束芻茲夕敢
告精英屆期執紼作蒿里聲

祭李竹菴文

惟公明明懿諠葛天先民故家右族作鄉之賓

悼孝篤友畏法守身維其德矣亦孔之純亦既
有子愛而克勞義方是訓為時譽髦巍科高第
阿閣鳳毛維其教矣亦孔之昭碩人考槃曰軸
曰薖二頃負郭三徑設羅焚香掃室安樂名窩
維其清矣亦孔之多厭薄世態有托而逃客常
滿座尊常潤醪得醉中趣足以自豪維其適矣
亦孔之高玄髯蒼鬢顏和葆眞年躋耄耋酒德
逾臻生無憂辱為世完人維其考矣亦孔之振
嗚呼克備諸福以迓繁禧宜熾而臧保佑命之

云胡不弔失此耆龜其連姻長君通家子弟瞻
企音容幽明隔世辦香陳誄千秋隕涕

祭南充一品夫人陳母文

惟靈緝和中範翼亮外儀昌暉陰教紘誕攸宜
爍彩發曜鍾淑方祇含章洪胄蹈訓翠禕弘美
二宗芳躅是追作配元老藍玉並奇既操井臼
亦潔醴酏靜好琴瑟警戒機絲采蘩示敬樛木
致慈克相元老為帝者師上安宗廟下奠黔黎
曰惟夫人内以助之撫鞠長公和丸含飴丕承

家學偉業世貽毋兮生我邦人同辭豈曰毛裏
而不屬離粤若古惠疇其等夷似陳在閨似蘇
在眉升聞內則惟帝曰咨前後累封貴絕朝姬
人謂夫人億萬年斯天胡不弔遊於西池惟老
相公吹臼興思惟太史公風木生悲嗚呼哀哉
世孰無婦腐同草木何如夫人弘備多福卹典
特隆輝映里族　帝詞慘切便房玄穆生榮死
哀古今所獨其鄉黨後生出相公門爰友長公
受國士恩夫人歸矣遙望雲軿巴川之水巴岳

之奠于以奠之庶幾來歆嗚呼尚饗

祭楊襄毅太傅文

有明御極　九聖積功和氣烝洽名世迺隆孰是應朞猗與我翁條汾發秘在河之東公也靈異蚤魁南宮由宰而郎以迄顯融四師雄鎮三掌兵戎兩正天部薦躋上公提衡文武遠邇嚮風勲銘鍾鼎名識兒童周召再出塞馬近同惟茲元德古今寡二具瞻三朝儀刑群吏天下人心欣欣望治往年予告憂切善類亡論華夷候安眠食方脂蒲輪而忽奄棄國無耆龜士失依庇訃聞於天　宸衷用悴卹典特隆爰輟朝事寵贈上爵易名以謚既享令名復兼壽考五桂森然明堂大寶生死哀榮名節完好聞喜汾陽異代同道某蜀東豎儒白馬笠仕蚤辱薦書過以國士天上吹嘘溝中振起自頂至踵生成厚矣柰何不佞負師教指中道蹶歸混迹鹿豕驚聞訃音一慟欲死豈為己私安危所恃憂森杞人九原難起敬將水蘋爰陳哀誄師靈在天嗚

呼饗只

祭光州劉太母文

惟靈爍輝婺曜閫秘方祇篤生洪裔嘉協翠禕弘美二宗作配我師克勤克敬井臼醴酏是和是惠樛木機絲師也大魁蜚聲洛伊尋成進士為名拾遺曰惟夫人內以助之已而師氏觸忤鼎司出領益州文翁等夷竟妬嫫母淮康反而往來蜀道析阪艱危夫人相從曾無怨咨師既歸田夫人內持拮据婦職爰震洪基敎廸良嗣和丸含飴二龍扶搖次第鯤池載撫孱孫恩德比兒豈曰毛裏而不屬離似孟在曾似程在眉文章父子佐之者誰人謂夫人億萬年斯天胡不弔棄捐總帷其受知師門卅歲有奇以視夫人何異於慈起家南服迂道演湄冀拜北堂展此寸私倉卒聞訃五內俱劇痛惟師逝物態參差齡齔長公夫人實悲爰書晚定甫及恬怡方願長公射策彤墀去何見背天道難知惟師捐舘心喪如擬夫人又逝棬棬恐窺民生於三事

報何時惟余小子長公肩隨産雖梁豫誼則塤篪相與淬勵以漸羽儀誓策犬馬皓首為期滄海可竭泰山可移敢效市交上負母思潢川之水潢洨之離于以致奠竝告誄詞視予猶子豈不鑒茲

祭劉碧泉封君文

於惟我公奮迹荆楚世德純明烝哉丕緒公也篤生圓規方矩經買毛韓望繫伊呂領袖楚材巋然膠庠方收和璞入對當宁僉謂晚成而子

飈舉題柱奭鳩掄材天部九列薦登南北衮黼承　帝曰咨是子是父命爵如之三世繩武惟余無良忝君友矣寤寐徽音高山仰止今春起家艤舟仙里望公之居寂如畏壘入公之門淡如秋水公謂與謁恨不倒屣柰何緣寡而病於趾屢命蘭孫數問居起登豆提壺維旅維旨羃孤天涯視之猶子夫公之恙匪曰心腹為日幾何而傳不祿星坼南衡哀動黃屋秘器便房賜莖恩篤壽將老傳後俱良玉兩備哀榮曾何不足痛公之存未能一面迄公之歿未能一奠縱及畢時墓門告獻其木已拱其人已遠悬峽峨峨長江漫漫寄此椒漿腸隨目斷嗚呼哀哉

祭張内山文

大中大夫陜西行太僕寺卿内山先生卒之年友人某業已解應天巡撫節還蜀矣越三年而為萬曆丙子予小子起家南卿以問長公殿撰三年之喪且畢予令出撫中山旦夕戒道無從拜先生之墓矣迺辦香束芻抆淚寄奠而告之

以文曰惟公奇傑天授襟度仌豪蜚英藝苑入即春曹時惟不佞釋褐視政佴蓋蘭省而公予敬公登楚臺懸鑑掄材再陳滇臬風裁共推公時與予同堂而語杯酒鉛槧形忘爾汝維武定酋梟張部州四野騷脫憲臣虔劉載奉天討猷仗元老草檄誓師武侯同道酋既伏誅西南迺蘇奮武揆文一一公謨公代稱首忌者啓口齋閣之夕伊人使酒予時財公未可居功公寔予信柰彼心戎流言之倡惟機惟隱慝茲明珠薏

菲貝錫公滏有滇公心有天角巾東歸俯仰悠
然家有神龍咸疑其角長公錚錚次者嶽嶽予
往撫吳絡繹尺書公懷洞庭予待闔閭予旋醳
事公亦抱病比予起家公受正命嗚呼痛哉公
魄在越公武在黔公文在楚公名乃冀惟予無
良辱交最長墓木將拱始奠椒漿臨風陳詞慨
焉以悽瞻彼山陰宛其山陽嗚呼痛哉

祭吳太夫人文

惟母聖善發祥南池己酉獲雋余也同之爰稱
世誼側聞訓詞如陳在閨如蘇在眉博觀女傳
齊軌前姬南池出宰湖湘之涓雋母內教單父
是期席不及煖奄棄黎遺惟母垂白寡獨增悲
天植蘭桂而在孫枝代子為父代傳為師令伯
有托元卿可追矧躋遐筭令名永馳焚黃馬鬣
請俟他時惟余小子山川阻睽生芻一束南州
之私

居來先生集卷之六十三

居來先生集卷之六十四

銅梁張佳胤肖甫著

祭文十八首

祭內江趙文肅閣老文

嗚呼天地之氣正大麗洪日月之精光明麗中
靈秘佑啟乃有我公致身上第　世廟之際策
冠天人品題者　帝玉堂翺翔木天奮勵庚戌
之秋虜薄神州倖相誤國群議悠悠公獨廷諍
國是斯正忌者無何隱伏機阱投荒數年晚始
兗全一起再蹶林壑晏然穆廟訪落徵車乃前
惟　天篤　聖惟　聖知賢曾無根蒂爰立自
天公感　帝眷矢忠靖獻上佐機務下秉天憲
汲黯在朝而誰敢撞直道事人亦有先民百鳥
一鶚孤也公身投跡西歸綠野角巾別構玄里
優道之比讀書談道洞觀無始周公居東司馬
在洛九有蒼生以莫不託人之度公與公自度
鶴算松齡收諸橐槖天胡不弔而反玄漠嗚呼
哀哉功業氣節道德文章世稱不朽公兼其長

輕車秘器贈祭易名世稱至遇公總其榮　世
祿　今皇榮生哀死　三朝寵異公全其美老
傳之壽麟鳳之後人不可必公享其祐公瞑者
目公在者神鞭霆駕風疇與之倫某等里中後
進風奉耿光典刑既遠杖淚沾裳江漢涸流岷
峨剷芭公追胡髯以御先皇斯文將喪哲人淪
亡徵詩百身聞達在邦何以奠之束芻椒漿尚
饗

祭先妣沈太恭人文

嗚呼痛哉明發之辰我母祔窆矣柩不可留生不復見以有限之時陳終天之痛嗚呼尚忍言哉痛惟我母蚤毓善門長繼父室於時上奉祖母之操切下承先考之嚴威辛勤警惕以日為歲丁酉以還父廣妾媵讒妒內張離間我母垂二十載本是有夫之婦儼若未亡之人我母曾無幾微見諸詞色獨撫二孤形影相吊荼毒萬狀聞者傷心既而伯孤業醫也則脫簪珥以佐藥餌之值仲孤從師也則躬紡織以供衣食之資侍侍妾絕無猜妒待子舍即如已女寬仁慈惠自少至老以姑婢視之可謂孝婦以夫視之可謂賢妻以子視之可謂慈母矣及仲孤筮仕先就養於滑臺後就養於江左服食雖腆不忘淡素名都雖麗愈戀故鄉往年奉輿西歸決意終侍及徵書既下母牽康強勉遵慈訓宦僅一歲方圖迎養訃音忽來覩栝棬而如見聽風木而增悲尚忍言哉夫母壽望八子孫男女踰二十人以母自視以人視母似無不可但昊天罔

極大恩未報痛母蚤歲之困也備嘗艱難孝母晚歲之亨也反自貶損蔬食布衣白頭如故是我母遺後人以不盡之福後人曾不能奉我母以有餘之養哀哀蓼莪從此廢卷嗚呼痛哉父歸玄堂母所送者母今同穴父必待之二靈在天二孤在地幽明永訣盡此一觴

祭劉太淑人文

嗚呼某與太淑人之子孟眞友稱昆弟也則母視太淑人矣其往撫吳而孟眞卿光祿則時時

歌四牡北山之什然碧泉公與太淑人不以離憂易其心樂故孟眞得安光祿而奏最矣及省覲而孟眞不忍一日廢晨昏而碧泉公與太淑人却杖示壯加餐示健孟眞乃去而為奉常為廷尉即無論孟眞安於朝廷人且欣艷二尊人恬愉百年易易爾無何碧泉公捐養天子祭之以文竝令有司治塋孟眞猶然引痛刻責而稍可以報稱者自謂能精專甘旨於太淑人矣而太淑人又相繼從碧泉公地下遊孟眞何以為

心耶夫太淑人加七著以成雋京兆之引經和熊丸以成柳大夫之守法太淑人固知孟眞他日無所事訓與生而稱未亾人又孰與偕老乎夜臺哉乃太淑人之被鄉也則視碧泉公而遺丈夫子以備夔龍之列夫固順存而寧沒矣獨謂　天子不能旦夕宅孟眞端揆之地而天下賢士大夫不能遂旦夕登延之願胡太淑人不須臾待耶其謬稱猶子也盧居逾歲亦抱先太恭人之痛聞太淑人訃而躃踴哽咽如孟眞者

亦情也顧生不及拜於堂歿不得挐舟以奠塋不能執紼以和蒿里之章而徒具哀詞以寄於楚峽啼猨之間而曾叫嘯跗蹄之不若矣太淑人謂其何哉

祭胡中丞文

嗚呼胡公古所謂不歿者其人耶已矣乎不能復為蒼生借公之身矣當公之釋褐而評棘寺也引經平反而天下無寃民及陳臬屏翰越楚東巡公以忠清自獻寧積漢庭之薪曾不濡足

於要津迨乎權倖既斥國是用伸起公而塡撫中丞也義以摘發仁以拊循一疏而蔡同姓之侯王再疏而理瓊水之釣綸槩公之平生廉取以自檢而不以墨形人勤取以成事而不以敏先人名或居人之右而人未嘗忌直或中人之諱而人未嘗嗔有好公者不能以其好公者而得公之親有不便於公者不能以其不便公者而撓公之仁外柔内剛心勁氣醇難者其進易者其退庶幾哉古之大臣公今倘徉江湖者吾

十六年所矣烏角逍遥水綠山明而望之者曰錦里之先生載酒問字亭草玄文而就之者曰西蜀之子雲父子兄弟離經討論而擬之者曰眉山之後身當夫清評著於月旦薦草騰乎楓宸東山負天下之雅望薄海企長者之蒲輪而公視之若夢聞之若泯蓋已遊乎不去之途而棲乎廣莫之濱矣嗚呼出則羽儀縉紳處則著龜里鄰過其閭者淡乎若畏壘之居即其容者展也義皇以上之倫夫以公之齒固静虚葆一

含神即不齊久於三光亦當等期乎莊椿胡溘然而永逝遂翩翩而返眞嗚呼飛羽觴於曲水蘭槳指仙客之綸巾攬波崙於蓮杜茝鞋趨法界之由旬此往歳之故事試言之而如新曾日月之幾何人已遠而跡陳嗚呼公之壽躋老傳而又三公之後為鳳兮為麟夫奚不足於公而徘徊以悲幸蓋痛黄髮之既遠而後進之罔所詢也敬酌巴川之水采巴嶽之蘋就靈輤而奏些〻達世誼於幽窀嗚呼哀哉

祭蘇室恭淑王氏文

翳眉山有程媛稱蘇家之太君佐明允以華國誨軾轍而竝文迺江漢之委和數百載而降神迄夫人以誕彌曰茂宰之閨珍既偃蹇於嘉匹竟光祿乎作嬪惟蘇氏之素封紹程卓於梁岷羌夫人之儉德操井臼而必親舅姑感其孝敬宗廟絜其藻蘋家逯逯以千指絶嘻嗃而恬淳華笄斥於元首綺縠斷乎此身惟光祿之炳耀振舊京而垂紳長公翔乎藝苑仲氏薦於成均

斷機之與和丸程太君而等倫謂不騫於年壽比南山之崚峋胡人理之不常忽瞬息而返眞玉魄恍乎長夜蕙質為之不春合歡委於亭榭忘憂摧而荆榛音容悲乎宗族涕泗揮乎里鄰若懷清之内政高臺築於先秦僅巴國之守虜疇敢望乎夫人矣盆鼓兮君子風木凄兮鳳麟不可見者形貌不可沒者令名　褒寵期以異日蓋棺定其平生擬恭淑於私謚寔胡公之公評信德曜而可宇獨公父之稱情某辱光祿之

世誼相攸得於素聆敬比德而束芻陳絮觴以告靈意何盡於肅誄且將勒以幽銘甚哉人孰無死夫人之目可瞑

祭劉母文

太夫人之樹内德於吳也言不出於中梱足未歷乎四方胡為乎生而天下之人稱為賢母殁而天下之人重以盡傷意者毋氏之聖善緣令子而顯揚耶方午堂公之發賢科而尹湖湘也三異紀績四長齊芳已而遷守吾合包仁義以

為度秉廉正以自防時或歌青天而嗟蜀道之險念白髮而望吳天之長室板輿憚九折之路甘膬阻五釜之將然太夫人意不在魚官之能養而在叔敖之啟祥又聞太夫人之念午堂公也時有寄音誨廸且緘其大指在寬仁惠利恭儉循良而午堂公恪遵慈訓牧政允彰高第冠乎巴蜀遐軌接乎龔黃使一州二邑之民閭閻起來暮之咏岡陵頌令母之章益信雋京兆之平反而進食者德栁大夫之守職而和丸者倡美矣以太夫人之年九齡而又與以三其壽考可謂無疆矣曾不能旦夕待午堂公之趨拜而令午堂公數千里外擗痛悲號他鄉耶夫午堂公之痛失怙也此毋子天性之常而獨使吾郡邑千萬人之命失慈毋而去之又何如為徬徨哉不肖方抱先太恭人之至痛而不忍聞太夫人之云亾敬束一芻望告蒼蒼切慕南州之高誼庶幾來格而來嘗嗚呼哀哉

祭楊用恒文

嗚呼君承善門之令緒秉德宇以和醇長受經於先考即解頤而邁倫發雋較於瓊水名嶽嶽而崚峋賦凌雲其未遇抱和璞以沾巾屬公事而偕計忽幡然以離塵開三徑於江滸為聖世之天民既左圖而右史亦山屐而水綸縱非唐之箕穎庶幾楚之桑庚惟懿行之純備空歲月乎莊椿胡風馭之超忽神飄摇而無垠性不亂於易簀信終始之完人其奮共聞乎詩禮稱托契於雷陳當雲斬之在駕屬簡書而下臨和蒿

里乎未得負吾友兮此心乃酌水而薦毛聊告虔於斯文

祭董總制子才文

嗚呼朋友在禮宿草不哭公逝二載草豈但宿余何以故而涕如瀑維余與公異姓弟兄仕也同郡生也同庚黎陽白馬一舍兩城切劘治行竝起良聲余郎計部公尋踵武中道參辰差池其羽余貶中州公出東土荏苒風塵實類積薪幸逢道泰蠖步斯伸余先撫吳公繼撫秦憶在

丁丑見背我毋祖被兩奔與公把手長安夜話東白生牖公曾有言期余代焉余方廬居公制三邊余果起秦公則棄捐嗚呼哀哉既奪以年復斬以後公有丘嫂繐帷誰耦公有墳墓松楸誰守公有遺經五車誰授巍巍具災蕩蕩頹湄山耶水耶公神在茲人生至此天道何知嗚呼哀哉安攘之謨載在盟府猶子之嗣宗廟有主天章之卹哀榮萬古公目可瞑余心是寧千里東望敢告英靈大招長些庶幾式聽嗚呼哀哉

祭冉先生文

嗚呼世有皎心白日制行青天如先生者耶世有塵芥軒冕勇退盛年如先生者耶世有杜權嗜學至老彌堅如先生者耶先生以名御史代狩叢冕之鄉也惠文與三峨爭峙白簡與玉壘齊光竟用直而左廷尉歷藩臬曾不慍見於毫芒蓋先生之所不能為者適當乎濁亂之世而其所必究者則以托乎象賢之子人徒知先生

之蓬蒿乎徑也咸指為畏壘之居而不知先生無涯乎智也蓋已得夫乘除之理當其歲在甲辰先生校藝於梁岷某方白屋士而孺子倫也何下駟之褰產蒙一顧於方歎今其髮種種新矣感舊德之未報徒隕涕而沾巾嗚呼先生之殁窀穸久矣其非人耶而今始誄難巽者身不晦者心彼築場成冢者非弟子哉而大負先生於九陰嗚呼哀哉

祭麻總兵文

嗚呼將軍雲中世將生而英傑虬髯虎相北虜知名諸邊之望嘉靖末年匈奴控弦攻圍右衛急於倒懸將軍仗義守之彌堅煑韉熏鼠萬家悲楚將軍傾家其勇逾賈毀舍為薪發倉賑旅士氣奮爭效死孤城兩月不下虜衆乃驚齧指宵遁保障群生聲聞於　帝天顏開霽表厥鄉閭名曰忠義伊誰膺功將軍所庇不佞往時上谷撫綏將軍銜命佩印搴旗開府同城雄畧相資於時疆圉滿酋匪茹將軍同心誓師耀武酋

乃肉袒刑牲受撫威震殭鄉遠猷孔揚至今馴伏罔敢跳梁不佞何勞將軍于襄余去上谷門無忠告性率擊鶩或舍正鵠虎成三言百口奚贖爰書既成覆盆難明拊膺仰屋抱痛含情一病不起傷哉九京嗚呼伏波勳勞毀於薏苡李廣飛將不侯而死匈奴未滅將軍徃矣御將有端才將最難子女玉帛假王乃安豎儒少識文墨拘攣有寃未白有疑未釋生負豹韜死非馬革悠悠彼蒼飲恨幽宅不佞總師今在東陲思共將軍平定百夷九原不作吾將與誰將軍雖逝家聲奕世秉鉞登壇姪與子弟惟我知爾以發心事將軍目瞑來享斯祭嗚呼哀哉

祭成封君文

緊惟天雄稱河北之精銳余也昔年兵旅是寄此非封君桑梓之地耶即丘園雅致而積功累行以佑啓乎喆嗣諸子姓蜚英譚藝都人士歆艷一經則誦封君貽燕之備當其時憲大夫業與計偕褎然上第蓋余敬事邦賢未嘗不沾沾

引重大夫而因推本義方之自已而大夫由天曹郎出秉憲於孤竹之治適余叨總師事日與大夫諮謀安攘圖維永利而大夫筴虜籌邊又何啻乎折枝承蜩之易厥幾國有長城是依是庇方擬授鉞建牙顯親揚名以尊養於不匱胡為少微星隕溘然長逝使大夫不得旦夕登壇以劑余之紕戾嗚呼封君庭發蘭桂之祥名依日月之際壽登黃髮之倫躬被龍章之賜所不可作者封君之夜臺所可必者衣冠之奕世倘

英靈之來歆鑒誄言而匪贅

祭余文敏閣老文

惟公備　帝師王佐之器發丹山赤水之奇蚤掄魁於鼎甲直鑾禁而摛詞踐端尹之峻秩稱南北之國師方　聖主之夢卜爰大拜於台司當癸甲之議起言盈廷而參差棁棘搖而靡定列卿咫以興疑賴我公之居間上下乎而平治君子恃以無恐國是安而罔移信擎天之八柱斡元氣而恬熙羗一疾之纏綿乘箕尾以反而

嗚呼哀哉天之生公謂無意耶何神明之出類而應運之孔時謂有意耶何微恙之浸淫令盧扁其難醫莽高天而莫問嘆逝水之如斯緊余質之頑鈍辱國士之寵知托交誼於肺附視管鮑而等夷徃越邦之二變余承乏而撫之事岌岌其累卵公晝度而夜思旣調中而劑外遂畢力而持危當封章之上聞公撫掌而揚眉共休戚以相關非同胞而為誰迄余還乎夏省無何鎮於東陲公旣幸余之能用不惜余之善離情靡時而罔間書無日而不馳擬良覿之再申指百歲以為期胡中台之夜坼動　皇慮之悽其卽典備而且厚贈謚美而榮施准文章於遷固齊事業於周伊延世澤於麟趾掌絲綸於鳳池旣榮生而哀死萃福履其何虧稽近代之故相孰俛得而鮮疵忍春氷之旣泮指潞水之流澌挽靈輀以東下負泉路之交期束生芻以陳誄旹疆吏之羈縻嗟無繇以執紼望素車其來遲嗚呼哀哉

祭魏懋權文選文

嗚呼懋權遽止於此悠悠我思何從説起緊余執憲沙麓之里時惟懋權弱冠稱士金玉其丰錦繡其胸進之齋閣譚藝從容頭角日異矯矯如龍雨闈上第臨軒對　制文堪粉黼才優經濟目無千古氣蓋一世嗚呼懋權厚昇於天芳茂之歲德性已堅古今之理幾微獨研翩翩摛藻口所不道入郎天曹榮名非實知我者希從吾所好嗚呼懋權自昔才難誰為砥柱以障頹

瀾誰慕雲霄以振羽翰數際陽九夢雖非偶所嗟懋權逢歲在酉昊天不吊奪吾小友嗚呼懋權何可無年太上三立中道棄捐殄寧玉碎存愧瓦全上有二人為萱為椿中有兄弟為鳳為麟下有詰嗣為蘭為珍懋權之目瞑而就木天地茫茫生芻一束人曰余悲孰望余腹

祭陳文端閣老文

嗚呼五百昌期精靈蘊畜億兆馮生疇其炳毓於惟我公天錫之福蜀有岷瀆以奠西極降神

家相作楨　王國於惟我公天縱之德公產果郡早擅英奇發為文章彪炳陸離垂躋膴仕聲動赤墀既直鑾坡再晉宮洗羽翼傳師　東朝紗選正位端尹儒臣冠冕　先帝嗣服舊學惟公爰立左右比于夔龍開陳十事上契宸衷於時大僚甲猜乙忌公居其間昜足乃時一旦請老　帝眷篤至　璽書獎褒上介尊之特晉太宰兼領宮師賜廩賜隸給驛西馳即古二疏恐不如斯逍遥洛社潞公司馬為良赤松為度

綠野身繫安危羽儀函夏公壽之辰上達　楓宸黼絲冰紈朱提寶緡允冢君請以寧其親賢哉冢君家學夙聞世登史職門閥芳芬閩陳眉蘇曾何足云自有父子自有君臣疇如我公完福備倫始奉　天命期七之六功行圓成而瞑雙目馭箕鞭虹翱翔太空文華上國功勒景鍾天數既定曾不從容武擔之陽維石斯折台斗之垣維星斯坼有司訃聞　朝事遂輟宗伯治祭司空治窆司封議贈太常議謚國垂青史家

藏遺志榮生死哀山川永貴憶在庚午台司表表獨公遺榮四上乞草悠悠世情疑公太早迄十餘年昜軸屢遷多取成忌覆滿為懲今始服公名完節全余小子某里中後進弱冠登朝少不自振一麾外服爽灰欲燼乃得公憐援手細旃謂此溲渤何忍棄捐左提右挈立拔九淵某過公里必奉杖几銜盃論文小友相視每探除目必問張子一得姓名拊掌而喜如此恩私銘在心曲梁木辭堂喬峯隕嶽雖欲報之算遠造

促嗚呼望在廊廟魄在山阿森森象賢為陟者
多南州之誼不遠千里而其羈韁情薄如紙絮
酒炙鷄侑此蕪誄公神行天靡所不視儻念此
心庶幾鑒只

寄奠沔陽陳憲卿同年文

余年友沔陽蘇山陳先生以壽終於家訃報至
京余甫入佐司馬則萬曆壬午三月廿三日也
追念同榜弟兄凋謝殆盡捉筆作誄未及成草
會浙兵告變　特旨命余往撫之即日單車南

發又明年癸未戮叛卒於市始得續誄則萬曆
癸未四月朔也於是同年友提督軍務巡撫浙
江等處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張
某某謹捐俸代奠為文而告於中憲大夫山西
按察司副使蘇山陳公之靈曰嗚呼蘇山楚澤
麟鳳南岳太和洞庭雲夢公所降神為世梁棟
嘉靖庚戌彊仕逾年始成進士而余附焉以齒
以德謹奉周旋嚴事如兄敢曰隨肩余即職方
與公同舍商略韜鈐揚扢典籍日靡不晏間逵

丙夜於時權相有子豺狼公執其正以抗猖狂
齮齕日至鼓舌如簧黜憲中山心猶鱗甲星變
議起用考功法公何芥蔕歸輿孔洽投竿沔濱
逍遙角巾大隱小隱雙林比隣人亦有言漢陰
丈人古聞太丘翩翩群從卿家似之為世賢重
仲氏仙材何減供奉文章政術克紹家風典學
梁益化雨蠶叢齊曾西南異代文翁余時盧居
塊寢山谷紹介仲公書郵往復公有江閣南山
在目日手一編老而彌篤仲公望起公健在里

所未究者盡付之子壬午之春余貳夏卿訃至
作誄搦管哀生誄言未就銜　命宵征倉皇戒
道手扳顛倒拮据逾歲海氛始掃爰續前詞申
此情好嗚呼丈夫事業蓋棺定議公有文政公
有行誼峙而五華流而三滏公有令器文武國
經公有蘭孫策名　大廷精靈想萃陳家德星
越峯兩高楚望非遙靈旗葆羽公神飇霄而余
留滯賦此大招爰托衝鴈千里寄奠楚水可酌
楚蘭可薦吾老交情死生乃見

祭[illegible]山嚴侍郎文

台[illegible]之[illegible]泰伯之鄉洞庭震澤靈秘攸藏公也
[illegible]爰啓厥祥公成進士以繼華胄爲　帝使
臣爲郎司寇民譽旁流出守江右仁明廉靜茂
著循良作伯作牧駕龔軼黃一時治行高第豫
章𢖍秉憲節沅湘之涘板輿險阻言念母氏拜
表自陳奉親故里依依孺慕左右晨昏養物養
志人鮮間言方之古人曾參閔騫貞不絕俗廉
不近名撫孤恤寡斟酌物情行誼純備賢哉鄉

評余昔撫吳　明詔訪落邦有斯人豈宜丘壑
爰登獻納徵書交錯薦歷大卿叅佐南兵洞悉
利病上達　承明凡所興除著在章程公不鄙
余時托雙鯉公之長君爲名太史間從起居欣
聞暢理胡爲一疾而遽不起嗚呼公之功德出
入寡倫家曰孝子國曰純臣壽逾耆艾子稱鳳
麟訃報之夕　朝野駭聽宗伯議葬冢宰議贈
卹典優隆蓋棺論定嗚呼人所少者公兼其
全不可必者其機在天公之終始復何間然吳

天千里音徽難再椷誄告公洋洋如在

祭南京兵部尚書郭華溪文

世廟庚戌發策臨軒我輩磅礴附驥騰騫四海
之內爰稱弟昆𢖍拜除目宦海改路南北萍蹤
散如風雨其跡則遐其心如故公郎度支望起
司農仙曹畫省題柱從容一驅五馬以守南邕
維彼邕騶今之荒服忠信篤敬起骨加肉去後
遺思比屋尸祝惟公政術不忝循良賢者獨勞
經營四方爲藩爲臬所至名彰薦登開府兩塡

粤土冕不待露群情鼓舞不曰杜母則曰召父
時有其人稍憑社城苞苴海陸草菅民生南越
孔棘禍萌已成賴天之靈不絕二廣推轂得公
仗鉞而往五嶺表裏聞之稽顙揆以文德奮以
武功古府懷寨柳朔福容內安外攘勒銘昴鍾
睠兹元勛聞於　天帝爵賚兼隆賞延來裔遠
陋伏波近超襄毅旋　召舊京秉憲南臺再參
機務振起隳頹長江天塹公保障哉盡瘁王事
乞章屢上　天子勞之以期毋恙公愈陳情竟

不可強特賜予告完節歸閩人謂靜攝年比大椿錦旋幾何而返於眞嗚呼哀哉訃聞之夕朝野悲憶一切卹章靡不優異乃見純臣死生無二惟公之目在天可瞑功垂夷夏名重朝廷所不滿者傷哉典刑其等竊附年籍幽明永隔屈指人間晨星可惜萬里椷詞有感今昔嗚呼哀哉

祭白訓導文

夫人之有生也必有死以相禪其有死也必首丘而後為無歉公奮跡敘南為西州之名彥竟數奇於棘闈乃偕計而歲薦及　廷對以受除獲分教於吾縣楷模端於澤宮經席專乎南面然其至誠動物和風鼓扇多士仰如山斗何異七十子之繾綣將謂北斗與南斗齊壽泰山同巴山比算胡為一疾奄棄遂成夢奠北斗隕而文星斂光泰山頹而梁木與嘆家壁徒立橐裝寡羨所賴芳義襲人士心孔忭且值秉禮之邦共懷脫驂之念襚賻各盡其情脡脯死生不變

由是妻孥解憂旅櫬斯遄猥云忠厚之遐風聿驗流光之未殄即首丘之未正豈叢息之異產丹旐望以飄搖朱提指而擁傳諸士負土其有待人人心喪而淚轉古云一生一死人情乃見惟　公聽余誄之蕪詞鑒椒漿而來盼

居來先生集卷之六十四

附錄

明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贈少保

居來張公行狀

友人汝南劉黃裳

於公生蜀裳汝南人何能為少保狀悲哉先大夫守瀘裳未婚也從行部銅梁諸生迎太府一髫年把裳臂馬不得行吏曰太府子也生笑而脫去裳梃之明日太府試諸生髫者為冠先大

夫曰此生幾警神絕為文高華深遠褒雲流也當以文武著名一世延入見裳裳曰把臂郎昔何為者曰自欲把爾問姓名固公也與同筆研臥起凡三年嗣少保過汝南相視四十餘年何論汝蜀哉嗟夫少保卒其冢君錦衣叔琦纍然而哭以狀委裳謂裳知其父云裳焉能辭忘其陋沸沾沾為少保狀矣少保姓張諱佳胤字肖甫別號居來始祖諱天性者楚孝感人元末避兵蜀之銅梁羅市鎮生琰配郭氏琰生迥配汪

氏迥生曰巽配劉氏蓋質離累善其來遠矣曰巽生文錦稱南潨公為弟子員軒巖有古豪士風工詞賦蜀之豪雅故呼為張長君配沈氏夢神物躍橋下而生公公鋒秀非常七歲父談古書論即舉以問父而語多符授以諸經古史日記千言性好遊嗜琴父怒欲碎其琴公跪而請曰姑緩之兒不成名碎未晚也年十七補弟子員試輒高等為前後直指督學使所賞識然稍厭薄舉子業不甚肆力文自先秦兩漢詩自魏

晉盛唐賦自屈宋揚馬無不咀雋毀實曰文在茲矣先大夫喜談兵多異籍公窺之潛記無遺共裳兄弟工古文詞思著名千秋每論古英雄嘗曰吾家子房云謂裳曰居常何以見異於人當變而人所憚避吾能鎮之以決策始足稱異故趙武談笑而當東甲亞夫堅臥軍中不起其忠智邁世矣蓋公神敏而精藏外寬大圓通而內多沉毅也嘉靖己酉舉於鄉庚戌成進士明年授滑縣令滑畿南劇邑公平賦和訟省罰無

適事通南陂厮其滞為利滑故貿乃彬彬多學
士家每過鉅鹿與太守李公于鱗遊故自鉅鹿
而名益高嘗有髯者隨一郎稱錦衣至縣假
旨過門者而入公曰何罪曰屬公沒耿主事家
耳耿滑人方罪繫詔獄公信然延之後屏左右
擁公至踐更室坐坑上郎坐於門公曰沒耿氏
商之此邪髯笑曰公不知我乎我霸上客也出
匕首交置公頸曰出萬金可免公笑曰吾非匕
首可挾者但滑安得萬金哉髯出尺籍列如數

公駭曰庫金有字不利汝且我干朝廷法死不
若死汝手以頸就匕首曰速斷之吾骨猶香也
不爾徵之富民可乎二人相顧曰公智哉公呼
門吏劉相入陽曰錦衣繫我酬非五千金不可
亟向富人某某貸書孟珏李實數十人各金多
寡有差相慧唯唯時丞與游檄皆知賊恐驚公
而謀諸堂相出指富人者名而珏而實皆徤兒
也丞喜曰公知矣珏實等作富民狀衷鐵錘而
加金焉泣曰曷得累民金公陽怒以金提之附

二人耳曰須作駕官態色無令富民覺髯與公
坐上郎倚公背李實銜金以長案格髯者間公
跣曰擒賊髯者搏公不及孟珏後抱髯者腰而
髯刀穿袖剄焉持郎不得剄訊之髯者名任敬
而郎為高章也有輕騎善射者伺閭盡匕去後
覺取章對皆磔於市夫公以弱齡而應卒非智
定謀沉雖佽飛莫展也視趙宣孔明觸樹入廁
之客為尤難滑而尸祝之盧柟之記有味哉是
歲滑大饑富民射利公議諸臺平糶輸倉得粟

十餘萬為粥活千萬人疏報賜金幣銓將首徵
公權子嗔不出其門陞户部主事時弇山王長
公在比部已向于鱗得公所與和篇慕之臬公
入都長公置酒邀諸子吳給事明卿余比部德
甫宗考功子相翩翩集社中講業燕臺甚哉不
講乎此業久矣前代姑勿論自　國朝李獻吉輩
出而是業一鳴王長公李于鱗諸君子各成一
家言亦欝龍虎偉哉公崛起于諸君子中建大
旗鼓後世大雅君子斯訂此道矣是年分催閩

廣金錢所在嚼然太宰李公默素賢公改兵部
職方主事丙辰二月聞南溪公訃刻毀卧由革
浮屠法制喪禮以行於邑奉太夫人必躬進蔬
水服闋赴 闕時吏部缺蜀人權子視為奇貨
太宰吳公鵬顧文選張公守直曰蜀吏部言論
紛紛無足當者張子來其人乎次日補原職越
十日擬調稽勳郎權子搖首曰是故李氏私人
職方足矣今又欲吏部邪吳公持之不得乃改
精膳主事慇力執業日與王宗二先生和訓善

汝南張助甫南海黎惟敬廬陵胡正甫括蒼何
振卿而忌者益側目矣辛酉五月風霾變作權
子嫉御史上考察疏謫公陳州同知公若不為
遷人也者而傳舍視之務整刷畫職檢緝累年
巨盜發諸豪惡不法事置之理宛陳之間肅然
壬戌轉守蒲州蒲為晉名郡疆宗負民數難前
守公為調停爭相灌輸以時給宗祿裁偏支者
無不人人自喜城西迫河流是年大決嚙其岸
州人洶洶公為文禱於河率衆投土石塞其要

害處水漸殺而西一日忽有聲如雷晝倒右岸
乃為取石龍門築方斗數百丈至今賴之甲子
陞河南僉事兵備潁州睢曹多大俠亡命椎埋
之徒譬匪一空明年調雲南提學僉事如故滇
人故椎魯公倣文翁之教明要束嚴訓課祟雅
黜浮文學日益盛稱西南齊魯焉丁卯參議廣
西從蒼梧渡豚鬱撫恤猺獞刑餽金者己巳兵
備大名賑河北流民提兵三千駐黃寺畿南大
安由陝西右參政抵甘州整振疲弱虜不敢窺

居延酒泉由山西按察使就道巡撫應天至九
江聞安慶軍變蓋大府核占役故也道為不通
公夜抵潛山屬九江兵備張公岳先諭以開府
至由桐城趣金陵受代乃上疏曰臣不佞將入
安慶境上軍吏作變倡亂之輩由指揮馬負圖
首訌忿鷙張志學擅發軍冑張承祖詐調屯軍
各陰使舍人糾集鼓噪豎旗入府以挾金觜吳
錫等二十人江洋賊黨法不可赦疏行召太守
先擒渠魁寬脅從以待 命詔逮諸軍吏械繫

入京吴錫等屬公斬馬囙䟽請復徽寧兵備駐池州不復以九江兵使遥制江防遂寧若公少留於潛山不即䟽其事或緩收軍首則洋賊昌而蹶諸皖矣時太恭人沈病上䟽乞扶母西歸楊襄𢻱公慱議覆安慶之變不動聲色海汛賴康事關三吴難聽其私留之蓋皖變由通判王應桂激也公劾問發遣為所親在臺者賄𠜝法書得溦南臺𦬼病別調南京黑白簡心忿螫鄂人矣因奉太夫人歸乙亥起南鴻臚卿歷光祿

卿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保定十二月太夫人卒於家洒血江梭奔於廬嗟公之孝友性也嘗讓千金之産以懽其伯兄奸人不得離之夫公豈獨懽其兄乎海内賢豪以意氣合以穢合以片言單技合雖兩壘相對縱横變亂中咸延挈與之飲酒且毋覩其大觀其細世𡚁流風焉已卯服闋起撫陝西旋改撫宣府庚辰二月𡧖駕祀山陵虜酋滿五大擁鐵騎六百潰獨石柵公出兵生得小酋八賴者滿酋卑詞求宥八

賴公謂大將軍麻錦曰不殺八賴非威也殺之𥘉以失諸酋心將軍陣而縛八賴聲以斬首鼓之余馳赦則威張而酋德我也麻將軍曰善如命諸酋色如土抱八賴泣叩首曰非張太師不能生刑牲血誓不敢欽馬城窩給八賴銀符稽散夷行竊北路一清是秋貢市省餉二百萬緡有奇城七堡費少而功大邊民稍蘇貢市告成賜金幣脩南山邊墻一千六百九十四丈城二堡築獨石半壁猫兒峪城三座明年滿酋復挾

賞公下令有自增一餅一肉者斬虜退滿酋懷憤促叚𣏌台吉與銀定倘不浪千騎辻累射傷軍人掠牛羊公遣諭順義王俺荅罰叚𣏌台吉馬駝牛羊銀定倘不浪奸闌俺酋不能制公謂虜之敢於既脫挾者以内地狥之也内地不敢抗者懼廟堂以開端罪也因上䟽極言不宜狥虜人挾求不宜令邊臣掣肘虜萬一渝盟吾以全鎮之力當滿酋一枝宜無難者其畧曰臣竊見往虜要挾得計積弱之勢漸成與其忌醫而

諱疾執若辯症而早圖臣惟今日虜情與往日異由前言之收犬羊若摶沙不得不萃其既渙之心而懷之以惠由後言之甘市當若芳餌不得不乗其難舍之欲而振之以威若邊計不效治臣之罪臣萬死疏入　上嘉之虜僨聞公治兵盡相歸怨抱髑髏刑白犬鑽刀蹛林以誓還所掠人畜進馬一百六十二匹牛羊駱駝稱是報聞　上曰今歲處置虜情勞績茂著倍錫金幣尋轉內少司馬壬午春浙中丞吳公善言減

羅本營兵馬文英等月餉兵譁門入刦擁善言至營捉之涯椎詈萬狀諸司閉門莫敢誰何北關榷稅主事王君讜挺身至營曉以福禍後按鹽兩御史三司續至挾牛酒二千餘金勞之勒吳公自書劵詞極卑屈吳公始得還疏入朝圍視而起時江陵張相國以代者難非右司馬不可聞於　上曰張某有應卒才前後擒盜制虜有功是可談笑解也　上勑公以少司馬兼右僉都御史視浙師便宜行事即日戒道是時非

惟其家憂之士大夫皆為公危公單車南下秪從二僕曰此吾報　主秋也與吳代於嘉禾間忽報杭民亂謂游民失募受役者往往倚城之豪求免有司驟以濕束而丁仕卿者上虞大猾也素舞文於市諸猾游民深相結便利便上書監司守令不聽乃謂游民曰我曹營兵之不若乎謀諸市跨裲襠子博酒肉而陰治兵官盜堅閉不敢加咈息會仕卿坐他法有司杖而木囊之諸大猾奪之千人響應火巨室刦財公聞之

曰奸民乗亂也行行從者跪舟中曰民踵軍亂大人入必損威詞以觀機公曰非若所知　上命安軍正安民也我已代可坐視乎蓋軍皆括發兒也故胡少保糜餉以起戰功後漸裁縮桀孔吏爭言汰兵矣民為吾之赤子二者何怨於我彼必抱不平者亟為之處因問曰兵哨海者行邪曰行矣留二營無他變行行公馳入杭夕仕卿卒無賴二千餘人闌入御史臺揭竿焚文書公肩輿從數卒出諭衆圍公市中公曰爾來

爾良百姓值兵亂有司不能撫若等　朝廷命
我來安爾我爾主也有說可向我道我為爾解
不則朝廷有法爾何干族滅禍哉衆伏地曰吾
輩更生矣然亦陽聽而陰實奧之也公歸夜城
中火大起哭聲震地公獨而坐堂皇草檄懸諸
市衆取裂之剽盜甚仕卿鈎城外猾以夜入水
門合大亂公大怒曰奉　上命戢悍兵也亂民
不治胡言治兵哉夜下水門板猾不得入密召
遊擊將軍徐景星曰悉入營召馬文英楊廷用

來或曰二亂魁也曷召之公曰兵心揺而民起
卒也罪可使而摶影可碎耳二人至公跪之幕
中曰見汝貌非反也前臺誤迫汝于死汝豈不
明死生乎死亂孰若死忠況死亂且滅家死忠
而寢況不死邪我為汝等謀無可逭罪者而值
民亂是汝贖死會也汝吐義膽哉吾為爾聞於
　上二亂魁叩頭泣曰臺能生之罪人敢不盡
死力時日巳春公默示二人潛某市伏某橋景
星為中軍呼趣鋒薄亂民刮之火場洗之楮家

塘民反鬪於官港口躙之奔童家橋平之縛仕
卿與猾百五十人公即要御史三司訊刃而奪
金舉火者五十一人斬梟其首餘杖殺之衆散
匿上疏曰竊見東南人心處處思亂臣自渡江
日聞於耳詢厥所由蓋緣近來有司奉行太過
裁削太甚徒務一巳之虛名不惜衆人之疾苦
兵民人役待食於官者不知凡幾不行體察革
之太驟以至遠近離心乘機竊發始而兵變繼
而民變誠見人心不固戎首易生此特發於兩

端耳若非仰藉明威申飭法度其挨踵挾持不
知所終所謂根本之憂莫大於此是時諱言寬
恤疏入廟堂頗為感動　上優詔奬荅有曰奮
身犯難定變俄頃紀綱大振忠績卓異賜飛魚
服金二鎰文綺四是歲復以宣大閱視追錄偹
守功蔭一子入監讀書又以三載考績再蔭一
子因奏善後十議革保甲間架差稅種種不便
者浙人大悅然兵猶未正其罪也緩生疑而悉
生變掩襲之則威不振公陽謂二亂魁曰功差

贖罪且冠帶汝餉若舊咸帖然二亂魁矜幕府寵氣不無侵溢衆始悵悔曰絓禍我曹者二豎也歛我金以一死贖我曹罪今又責我司馬寬赦主臣然楊揚游市無當也公已盡得其形情録倡亂者屬春汛届發乃令監軍副使顧公養謙建牙誓師命徐景星以名捕七營各一人詰臺詰之曰汝亂先也欲貸汝天子法不貸汝遂斬之已名乎亂二營主名赦之曰以捕賊功贖死不欲食吾言已收二亂魁曰官而美衣食生

之已久今得死晚也梟諸轅門凡九人馳諭諸營曰殺九人者法也女等無罪盡赦女皆伏泣趣春汛去夫當兵之亂也浙已排乍而公亦不有其身况杭乎衆公之指嘉禾杭已焦若燥炭使公不疾馳則杭不一日為燐鬼趡矣今容與自保者謂公幸以傅𡖋功且曰何殺百五十人之多嗟乎使不殺百五十人殆盡抗而斷鋸禍拏之也幸矣弇山王少司馬曰公之誅亂民利用速誅亂卒利用緩不佞竊或知之速而能審

緩而能容則非不佞所與知也司馬嘗為詩擬之周條侯郭汾陽知人哉浙之士大夫為歌頌以紀歌曰機神兮孔張保民兮于襄世俎豆兮不忘頌曰功德不諼千秋末期我用作頌勒之豐碑是豈浙為誣也乎哉浙亂請疏入　上大嘉悦陞都察院右都御史回部管左侍郎事尋拜兵部尚書協理京營戎政先是虜犯黑谷關有所殺掠　上震怒褫督師職　詔所司推才望者往公未抵部任即有薊遼之命　上傳旨

命差軍吏催赴檀州是秋虜犯山海關諸將血戰被傷者衆公具疏辯實遠近論功屬夷大嬖只槍軍人十六名馬二百匹乃嚴行協守副將拏小酋各力箇七名禁于獄議勒大嬖只闖惧請罪還所搶人馬甲申開元夷逞家奴仰家奴結土蠻為陵兩關公計不征此二奴遂不可條決戰議令總兵寧遠伯李成梁率兵馬戰斬首一千五百六十三級酋首仰逞二奴二級賊首白虎赤虎兒干四十五級獲胡馬一千七

十三匹弓甲無算捷聞告　郊廟獻俘稱賀部
議威伸北漠勞著東夷功當首敘奉　旨該鎮
勦除逆夷斬馘至千餘級奇功可嘉加太子少
保廕一子錦衣衛百戶世襲賜金幣誥命後虜
三萬騎入寇公授李寧遠以方畧故什方寺堡
之戰斬首四十二級酋首四馬八十一匹鈎鐮
甚衆前屯之戰斬首七級又斬一級於三山營
二級於寨兒堡二級於大寧又出塞斬一百三
十五級八酋首於中興地方捷聞告　郊廟部

議巨酋叩關驕胡授首功宜優敘奉　旨勦賊
有功先廕錦衣百戶陞一級賜朱衣蟒袍金三
鎰文綺四山海關外城屬夷董狐狸長昂尤桀
黠不可測會有犒欵說者徒羨聽聞廟堂頗搖
動公建八議其略謂屬夷忸忕不可輕撤藩籬
無擅言犒欵以挑禍二酋不可縱剿工不可緩
邊將當為之處格流移改營車而議衣糧疏入
俱允行又以夷易入者要路未隘也乃橋者三
墩者百七十七墻者六千五百七十丈房者千

八百五間賊入不得橫隨出公曰賊出必再來
命李寧遠夜伏橋下飛馳賊營斬八百三十七
級內酋首十三級捷聞告　郊廟部首敘奉
旨該鎮出邊勦虜斬馘數多奇功可嘉加太子
太保廕錦衣百戶陞一級世襲乙酉九月命公
回部會有傷睨者　旨命再推臺省交章論邊
境多故非諳邊計者不可宜無如公部上五人
公名第二　上竟用公士論翕然丙戌春　廷
試南宮士公讀卷所獎拔皆海內知名士　朝

廷錄重囚故事皆太宰秉筆忽傳　旨命公蓋
異數也公持正秉公多所平反是歲大察天下
武職選廉去貪軍吏悚肅司馬門無奇請而貴
人目攝之蓋公生平處危難恃其孤忠畢誠以
引繩排根之私多所妞忤襮方之品神明可對
每欲學辟穀方興故山之思而積勞頓發時作
疾疾屢疏不允三乞骸骨詞益切奉　俞旨致
仕馳驛歸丁亥四月抵家向巴嶽山玄天宮下
買田數十畝與道士養空而游明年思先太夫

人曾命謁欵雲臺觀往挈神懽以慰慈靈蓋觀
在潼川州相傳玄帝真形者也著遊雲臺觀記
寄余余讀其記與詩翩翩非世間語切異之而
書曰近卜宅兆一區山川清美意殊樂之不省
從此逝矣余益大詫奄公訃至無疾而終其假
化而前知者邪有司以訃聞　上為震悼輟朝
勅禮官循例優卹贈公少保給誥命遣工部郎
馬君曾卿治塋事及祭祭為壇九九錦衣君將
以某年某月某日塟公於　賜塋飛鳳山之陽嗟夫

生榮死哀兼之矣公生嘉靖六年丁亥七月五
日卒萬曆十六年戊子閏六月十六日享年六
十有二父文錦至祖曰昇曾祖迴俱贈光祿大
夫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母沈至祖妣劉曾祖妣
汪俱贈一品夫人配一品夫人向氏生子三叔
琦叔珮叔璽女一名蒲側室趙氏生子二叔珂
叔環女一名潯火氏生女一名杭叔琦授明威
將軍錦衣衛指揮僉事娶僉事冷文煜女封恭
人生子四元孫宜孫保孫同孫女四曰蕙曰二

曰壽曰芳叔珮鄉貢士娶舉人舒九齡女生子
一肇孫女一名變叔璽陞授奉訓大夫南京左
軍都督府經歷娶典籍高啓奎女生子三詒孫
振孫明孫女五曰雲曰祥曰保曰瑞曰桂叔珂
國子生娶國子生高啓翰女生子一蘭孫女一
名淑叔環恩生娶封知縣楊時進女長女蒲適
秀才高元之次女潯適秀才高任之元孫娶秀
才徐龜齡女定孫聘舉人陳顯道女孫女蕙適
秀才邢君錫次適童希賢壽適高伯名肇孫聘

秀才梁雲拱女詒孫娶秀才邢如鳳女振孫聘
秀才冷大華女明孫聘舉人張義質女嗟哉文
武之業春秋罕兼司馬遷劉向楊雄杜甫之徒
文章著矣而功業不少槪見絳灌衛霍武功絕
世而雄篇奇語未鳴人間豈天所悋哉而公經
緯若日星蓋百世一人乎故有張大司馬集南
北督撫奏議若干卷行於世悲夫天生偉人則
能幼而神焉必也嘗觀公之殊智自把余臂中
數矣公所在著奇滑以弭盜名晥以安亂軍名

以公而北上谷威以公而南兩浙安以公而東
遼海晏皆人所畏而當焉先後　綸誥褒美
賜勑奬勵有曰應卒解紛俄頃定囂呼之變宣
威布德從容寧反側之心文武兼資安危攸寄
有曰裴度方赴行營蔡人心服韓琦暫為招討
夏寇膽寒有曰忠清篤亮歷險不渝慱雅淵宏
投艱彌裕料敵烱如觀火應機速若建瓴保境
銷萌之務遠邇皆完摧鋒敵愾之資洪纖悉辦
有曰聲色不動定亂於指顧之間威信丕彰折

衝於笑談之頃傲外壯萊公鎖鑰留中富范老
甲兵八事之綢繆每勤手桑土三陲之保障允
固於金湯經世環材殿邦碩哲嗚呼盛矣知臣
莫若君　聖明固已洞悉方諸方叔名虎何加
也或曰公惟福也臨之地自福而然邪悲夫浙
之行蓋以公不訾之軀嘗之也嘗之而勝則以
福云三捷而三告　郊廟功在社稷誰其掩焉
今之　寵命隆矣而一字之褒議者則不以身
嘗者得之果昭雪非邪不佞與公為髫年交狀

公之行若浮海涉一波且詞嫮鄙何足以狀公
而皆錄其實非敢言也所賴以不朽垂金石者
有世之　鴻筆銘焉貽諸史謹狀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贈少保居
來張公墓誌銘

友人吳郡王世貞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銅梁公之乞歸也實在萬
曆丁亥云蓋三上而　天子猶難之最後不得
已乃許馳驛以行而一時公卿大臣咸謂公甚

壯武即縣官有緩急必名公既歸猶日徵公起
居食飲狀以為　國輕重而至明年戊子公卒
得風疾不起　天子為之震悼輟朝下宗伯太
宰司空議贈公少保予祭九壇俾工部郎馬曾
卿治葬於是公卿大臣西嚮咨嗟歎息曰　國
棟摧矣公既易簀謂其子曰葬我必以王元美
誌銘元美友兄弟也而劉玄子為兒時交其必
玄子狀之於是其子錦衣君叔琦等卜以庚寅
夏四月葬公於鳳皇山之賜塋而先期奉玄子

之狀以請予從金陵得公訃即為位而哭以告
辭寓夏官之役於公里即不能下從公而又何
敢辭公張姓楚之孝感人其先有天性者避元
季兵亂竄於蜀深入於爐之銅梁係籍焉再傳
而為迥配汪又傳為吳配劉又傳為文錦是曰
南溪公配沈自南溪公而上遡迥皆以公貴贈
如公而配皆一品夫人公諱佳胤字肖甫初自
號爐山以其家在居來兩山間更之曰居來山
人沈夫人感異夢而生公公少穎敏秀俊異凡

兒七歲侍南溪公舉古書傳語即能談質如素
習者日誦書千餘言十七為諸生義試輒冠諸
生時重慶太守光州劉公出行部得公文而大
奇之使與其子游即玄子也劉公固以古文辭
名又好談兵多奇文籍盡以屬公公間與玄子
談英雄而歎曰夫英雄若其吾家子房乎當其
動以無之用當其靜以有之用卒遇之而若素
忍歛之而叵測若文子之談笑於衷甲周條侯
之安卧於攻壘斯其亞矣玄子異其志而公又

益習先秦西京言下上於黃初大曆之間多所
厭咀矣二十三舉於蜀明年遂成進士出補大
名之滑令滑故三輔巖邑也公至按宿牘讞決
若神而恒以情裏法而行之兩造甫畢各得意
而去吏民之嚴愛公若父母矣時緹帥挾 上
寵張甚其所遣詗事官校與 詔旨竝重公一
日晏出有升而急裝者一髯輔之至邑門門者
軼之叱曰我官校也遂入公下與語徑前曰縣
官欲捕若邑耿氏豪亦與若有連胥吏以下皆

辟易遂挾公入別室出匕首交置於項公心知
所謂曰若何欲曰予我萬金公陽驚曰我何所
得萬金髯者曰其庫有萬金公復陽驚曰庫金
誠有之第上皆邑賦長名氏若出十里外必敗
且令自予公庫金法必死不予亦死死等耳寧
死 國引其項曰匕首胡不下髯者曰我何忍
下第欲得金耳公徐謂曰邑郭中多富人我出
一除授之即不得萬金可半致也呼一小吏前
命筆書除應賦金者二十曹曰緹帥責金甚急

可人賦致二百金來于之時丞簿踦蹐儀門外尚謂果官校捕公既得公所賦金主名乃皆賦曹游徼驍武者也始知為刼賊亟集此二十人者人奉二十金而袖鐵椎前謁公謂民貧所賦金止此矣公陽怒曰賦汝人二百金胡二十也何以解二公櫜復令一人前忽躍而就之髯者出不意即自刭死群縛弁者訊之名任敬髯者高章也使游徼四跡郊外有三四輕騎皆逸去考問皆得其人磔於市公之見刼時從容若無

事者刼既解鼾卧達旦人以是知公可大受矣公居邑多暇乃益為歌詩而李于鱗守順德為比壤于鱗即刑部時與余及同舍郎徐子與梁公實宗子相及吳舍人明卿歌詩酬倡頗傳於人人公意豔之乃謁于鱗出其詩為贄于鱗大善之與折節講鈞禮然公益心儀于鱗矣時歲大饑而富民有故壅糴者公請於臺平價納諸倉為粥以食餓者所全活數萬計事聞特賜金幣公治理流聞法當首埴省以年未及格擢戶

部主事命下于鱗以書寄余盟壇中有一當齊秦賦者張肖甫也公實不死矣公既入遂與余比部德甫同造我而是時諸君子秇文翩翩自肆相牴彌為高人之行且飛觴染翰卜夜無已而公獨溫溫然其間若巨源濬冲而年又最少宗吳頗詒籍公卿而恒呼公張少保云其後公加至宮保而汪司馬伯玉書戲余少保今驗矣足下得無亦沾沾乎已何出權閫廣金帛公洗手出入毫髮無所私道改兵部職方主事蓋太宰

建寧李公知之也俄以南潊公喪歸一切裁之古禮而哀獨至服除至京師時蜀當有吏部闕而太宰嘉禾吳公難其人聞公且至曰此佳吏部郎也至則補故官而少日以司勳郎請時權相分宜于前已知之風公賂而不得乃睨謂吳公是子故太宰私人今太宰亦私之耶吳公持之不得乃遷公膳部郎以自解而公故社中友皆徙謫無在者第與南海黎惟敬汝南張助甫濮陽李伯承廬陵胡正甫多所倡和側目者譏

之分宜子曰故王李社中白眼而譏執政者此
子尚無他於是假風霾變察諸官僚而公得謫
矣謫而同知陳州是時子與守汝寧而明卿由
謫遷歸德司理三人相會自愉快然公獨不自
處遷客勤脩其千陬盜姦惕息中丞吳興蔡公
嘗宴是三人者備客主禮時人稱之遷知蒲州
蒲於晉最雄其彊王貴家櫛比而亟遭地震之
變廬舍畜牧無所賦不時供公委曲拊循之而
威亦不廢若它所操攝則遊刃解也銓部雅知

公之屈而得其政理超河南按察僉事飭潁上
兵公益得發舒潁亳之間謐如矣尋改雲南為
提調學政以經術文雅振諸生昆明黠蒼之勝
皆以古文辭收之自是公望益重遷參議廣西
入飭大名兵備為副使分守甘州為右參政按
察山西為使所至有聲實吏民所頌稱山西之
未幾而復超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應天
等處軍務兼巡撫公乘傳至九江而安慶以兵
變聞道路洶洶為梗公夜趣潛山屬九江兵使

者使郵報安慶軍門旦夕至矣會叛卒前已就
擒餘黨謀外應者脅息不敢動而公自桐城走
金陵任詗得其實則安慶之衛體宿重與郡守
抗而守志隆以故南兵部出稍裁之而又嚴梜
其占役指揮馬負圖張志學張承祖忿使其舍
人桃悍卒故嘗為盜江洋者吳錫等張旗幟犯
守守跳遂行剽人財帛守已與守備設策平之
矣公乃具疏上其事請一切正法而留守中貴
人意惑之謂守實激之變以挺公公不為動詔

逮指揮等論死而以錫付公行法焉守卒得白
公出履行諸郡縣務持大體不屑屑期會務以
民瘼吏弊為急時余強起大名遷山西皆得公
代不相及余奉慈諱歸而公來按部相持而泣
懽甚比余服甫除公與郭御史之薦剡上矣余
起湖廣入為太僕卿公猶在事念太夫人老欲
奉之還蜀上疏乞休而太宰楊襄毅公故蒲人
熟公賢而固留之所以褒揚甚至然公間嘗語
余必歸矣吾之承乏茲土也故相新鄭公實才

我而次相江陵公從史之吾以為大臣一意為
國用才而已兩無所報謝二公乃兩疑我以為
必偏有所厚新鄭去矣而江陵公方柄國是且
甘心我而安慶倅王應桂者故為指揮孽守志
隆者也公極論其狀應戍而南臺與之有連曲
庇之得末減因入其蜚語中公江陵果信之俾
聽調用公欣然奉太夫人歸蜀公歸而諸謂公
寃不蔽白簡者謂公賢可大用者籍籍江陵公
不自安又察知公實無他厚乃大悔曰吾幾失

此人時江陵公雖枝而尚能為縣官忌才尋補
南京鴻臚寺卿公始獨身之任未幾遷南光祿
卿擢右副都御史巡撫眞保諸郡甫發江口而
太夫人之訃至矣公嗷號不欲生括髮粥飲晝
夜馳歸哀毀如失南漈公強自力治塋既襄事
推先人之產直千金者以予兄服甫除而召撫
陝西未任改宣府公為宣府之未幾而虜別部
長滿五擁鐵騎六百闌入獨石口剽掠時久已
通互市矣公檄大帥麻錦伏兵邀之生獲其副

八賴滿五使求之辭甚哀公計以縱之則見狎
僇之則見讐乃以屬大帥錦俾建旗鼓縛八賴
將斬而馳赦之八賴叩頭流血曰微太師身首
異處矣公諭以威德給之銀符八賴自誓不敢
復闌入邊然八賴擾而滿五驕明年挾益賞公
下令有浮予一餅一肉者斬滿五乃媾叚柰台
吉銀定倘不浪數千騎闌入邊有所殺略公移
文順義王罰叚柰吉馬駝牛羊以償然滿五銀
定倘不浪強俺答不能制於是廷議有稍益之

賞以羈縻者公上疏謂今日之勢與曩異曩者
權在虜不得不中彼之欲以全吾之體今者權
在我顧乃屈我之體以伸彼之欲乎哉即欲可
伸漸不可長彼苟叛而更大入臣自悉一鎮之
力制之不效則治臣之罪愼毋使虜輕我　上
曰善虜既聞公治兵互相恐乃更還所畧人畜
獻馬百六十疋牛羊槖駝稱之求勿解互市
上謂公處分能慴虜勞賜金帛過當是歲公所
減省糈餞以萬計城七堡一城二堡又城獨石

半壁猶兒塔三城脩南山邊墻萬六千九百四十赤功倍而費省復婁賜金帛入為兵部右侍郎未幾而浙江有驕卒之警督撫浙者吳中丞善言故良吏也而不習兵嘗取　中旨减卒月餉卒訴之不聽遂譟而縛吳公車中冠履俱破至演武場羣詈吳公而數之且甘心焉會工部郎譙與二御史徃解譬百端然猶責吳公狀使復餉而以二千金謝過乃已吳公遂出避於吳興當此之時吳楚閩越之卒皆驕而督撫臣悖

至有穴垣以防不測者事聞江陵公曰孰能制之既而謂吾得人矣遂　請公兼右僉都御史出填浙許以便宜行事公馳至京口約余出會余方稱直民謝不能出公謂若何而可予謂不僇則廢法多僇則生變惟以時緩急得其魁而已公領之時陸與繩以少司空里居公過之謀與余合然公甫與吳公代而市民之亂復起始杭城中諸柵俱有役夫司干陬諸土著者募游手充之其後必取身役其人惰多借貴勢以免

夫數益以狹役益迫而游手無所得食僑客丁仕卿假利便言之監司弗聽意忽忽曰謂我曹無爪距耶寧營卒之不若謀之市猾構詛為亂而會仕卿坐它法郡囊三木以徇市猾相與慕奪之諸亡賴子益麇集行焚貴勢家謂庇其應役者遂破兩臺使門略其衣裝以出使者跳與三司俱匿跡佛廬以免事聞公謂其人曰營兵哨海者發手曰發矣而二營畱問畱者不與市民合耶曰未也公喜曰吾知所以處矣速驅之

從吏惴惴無人色公飲食談笑自若既抵鎮而民行剽愈甚盡毀諸柵以快意千餘人且抵臺門公以輕輿出諭之而從者材官劍客數十人皆彀弓挾鳥銃以從公直前臨橋而喻曰汝曹毋反反則以天下兵孥僇汝矣且汝必有所苦曰若夜役耳夫強有力之家倚貴勢之家以免而監司守令若弗聞也者公曰易耳柰何以汝一憒易汝族即下令除役衆姑叩首退既退而行剽巨室竟夜大光亘天公夜草檄質明使一

校馳喩之衆裂其檄公大怒曰　上命我誅亂卒今乃見亂民而靡耶召遊擊將軍徐景星使呼二營之長入而慰勉之曰亂民之惡極矣雖然非爾曹比易剪也何不自以為功贖曩罪乎咸踴躍聽命公又呼黠卒之首倡亂者馬文英劉廷用曰聞汝二人前自縛請死壯士也汝死法胡不死義且必不死二人亦踴躍聽命公乃約束二營壯士使景星帥而討亂民凡四戰大敗之生獲百五十人至轅門而丁仕卿與焉公

擇其豪得五十人皆斬首梟轅門餘悉下獄其從亂者咸惕伏或鳥獸散去杭人若更生公具疏以聞且謂邇來有司奉行太過栽削太甚徒務虛名不究實禍以至遠近離心乘機竊發始而兵變繼而民變誠見人心不固或首易生若非仰藉明威申飭法度其接踵挾持不知所終蓋陰以風喩江陵公也江陵雖忮而為之少寬言於　上優詔褒答以公奮身犯難定變俄頃紀綱大振忠績卓異賜飛魚服金二鎰文綺四

表裏是歲以追錄宣府功又以考三載績後先錄一子補胄子公私念兵且戢矣寬之則廢法急之則生變乃陽好謂二倡亂者馬文英劉廷用曰罪可贖矣予之冠帶二人意自得洋洋羣卒間且有所侵侮羣卒大怨恨謂若倡我以亂自為功得官而使我曹尚惴惴也公度是二渠者與衆心左無能為矣乃與兵使者顧君養謙謀俾發諸營之卒哨於海而密以名屬徐將軍下令縛之至軍門并文英廷用數而斬之餘皆

赦弗治仍呼平亂者二營卒語之曰吾非不得若主名以昔有微勛耳且吾不欲食言羣卒咸股弁唯唯既而曰吾曹始能食寢矣公復具疏時江陵前死而代執政者以公功請　上大悅拜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俾還部理左侍郎事當是時余里居頗悉其事為志之且謂誅亂民利用速誅亂卒利用緩不佞竊或知之速而能當緩而能容則非所與知也劉玄子聞之亦曰子房之籌與趙文子條侯之膽少年

時所自許何若左券也公既得代道拜兵部尚書協理京營戎政尋又改兼左副都御史總督薊遼三鎮兼理糧餉公之在浙也蓋不獨兩定大變而已所規畫十議草保甲閒架差稅不便者皆奏而行之浙人至今奉以為絜令而相與謳思公不忘其生祀者公既至薊門申約束蒐卒乘信賞必罰大將偏裨以下凜若負霜雪又似得春陽而嚮之也時遼左與大虜土蠻近而開原故屬夷逞家奴仰家奴與之通為嚮導數

犯邊遼左之大帥李成梁者素負勇略麾下有強兵公虛心寄之以二奴賊為急成梁率精騎搗其營斬二奴及裨酋四十五級甲首一千五百六十三級鹵馬一千七十三匹駝羊弓甲稱是捷聞告郊廟獻俘稱賀加公太子少保錄一子錦衣百戶世襲予　誥命金幣土蠻三萬騎入寇寧遠伯拒之大有斬獲賜蟒錦衣金一鎰文綺四百戶之應襲者為副千戶公戒寧遠伯虜不得志出必更入善防之寧遠伯設伏以待

而身自搗其營獲酋長十三級餘賊八百三十七級優詔進公太子太保百戶之進為千戶者得世襲當是時山海關外之屬夷曰董狐狸部曲頗衆而桀黠多詐貪功者以遼兵之彊也謂薊兵夾而攻之若振槁耳公獨謂邊釁不可開藩籬不可徹得無行而他所備邊諸策俱報可公當虜出入要害督工築之為墩者百七十七為墻者六萬五千七百赤營舍千八百楹屹然金湯矣兵部尚書缺廷推公　上遲佪久之

乃決入理部事嘗廷試充讀卷官歲決重辟嘗廷審秉筆者為吏部而　上忽以屬公蓋重公也公為人坦心大度而性又愛客有以執文至者無不延納客氣益發舒或自詭能狎公意有所關說公雖不之許亦不問而中貴人驕故以兵部為外藏公多執不之應以是怨公臺諫秉而有齕公者賴　上知之然公以盛滿自抑恒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吾家子房非師哉三上書乞骸骨辭益懇始得　俞旨歸而買田

巴嶽玄天宮為請盧延道士與䢜居又謁潼川州雲臺觀玄帝像曰先太夫人意也為文紀其勝飄飄然有遺世志云將盡刻其詩文集走書金陵謂王子為我悉序之前是已敘公詩及奏議矣書至金陵之日而公卒於乎　明興以來稱文武才者獨王文成楊文襄王肅敏而已肅敏小孫於武而文襄踈於文非公比也公之就大矣不當以一雕蟲之技與不佞還往之私溷公誌然公之精神實注焉尋曹子桓所云云可

以已哉公集若干卷行於世配一品夫人向氏有婦德佐公至貴老尤夫子五錦衣指揮僉事叔琦娶冷恭人鄉貢士叔珮娶舒南京左軍都督府經歷叔璽娶高女一曰蒲適高元之向夫人出也國子生叔珂娶高恩生叔環娶楊女一曰潯適高任之側室趙氏出也女一曰杭火氏出也諸孫男十人女十人元孫宜孫保孫同孫女曰蕙曰壽曰芳及未名者叔琦出也肇孫女曰變者叔珮出也貽孫振孫明孫女曰雲曰祥

曰保曰瑞曰桂叔璽出也蘭孫女曰淑叔珂出也所婚字多名家　銘曰惟滑其邑三輔西偏公時為令皙而少年刼盜之雄篡挾金錢公色不動授筴外援卒以身免刼首遂駢其帥上谷綱徼猾虜彼不自意有所縱舍綏之以德振之以武譬若驕稚縶我掌股或朴或乳無敢齟齬其最艱者莫若錢唐亂卒虎伏民乃鴟張公曰驅之從吏仆僵乃乘輕輿示以周行彼陽伏從而更披猖大勇赫然呼此戎兵留者二營爾罪

實輕殲彼狡徒雪爾罪名戎兵懽呼公賜更生受律買銳薄彼鴟狋若掃敗葉累累就俘斬頭穴胷血流為渠餘黨遁巡弭耳以逋悍卒犯帥胡可弗誅司之彌歲乃獲首渠彼實不知益縱以驕縛之轅門慴不敢囂曲赦二營以全風要迅霆一敉白日昭昭公之心儀乃在子房及其作行寔等汾陽單騎走敵氣吞胡羌狀僇絳人天威忽揚歸從赤松始得歛藏猗公之武不取攻鬪猗公之勳不在甲冑仁心為勇毅以弘就

造物私爾胡不竟究文士無用敢藉公教

居來先生集卷之六十五

張太保墓誌銘一《居來山房》六十五卷　三十七里　四十

居來山房集六十五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張佳允撰佳允字肖甫銅梁人初號嶁山以其家在居來兩山之間更號居來山人案居來一作崌崍蓋字之別體嘉靖庚戌進士官至兵部尚書總督薊遼事迹具明史本傳佳允為郎時與王世貞諸人相酬和七子仕宦多不逮而佳允鎮雄邊定大變以功名始終論者謂其詩文才氣縱橫而爐之深致蓋雄心大略不耐研思於字句間也是集賦一卷詩二十八卷雜文三十五卷末一卷附錄行狀墓誌後又載同時諸人所作序記等文十一篇